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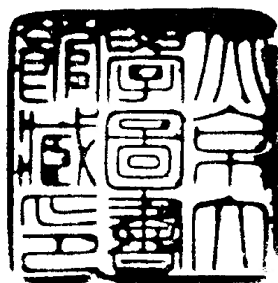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2/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2·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三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唐紀五十五卷(存四十七卷)附表四卷

〔明〕孫愬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 一

書系十六卷(原缺卷十四至卷十六)

〔明〕唐大章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南明隆武刻本

..... 六二〇

唐紀五十五卷（存四十七

卷）附表四卷

〔明〕孫愬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紀無卷
數》提要

唐紀序

崇禎癸巳仲秋華容孫愬士先甫

謹識

余初園讀先史氏曰學期用世不可
得始以文章鳴亦須為其卓然闕天
下可必獻當字佐籌略者下亦足以
歲傲百官具訓蒙士斯重焉若夫月
露花鳥而連興會偶一為之以是擢
千古名相末矣每嘆昔學使昔漁人
昔山人詩召滿天下爾不得為史官
及身躋史局又不得久於其位修史
既上寢閣未報悅而太息顧余語曰
國家類漢之全盛無其強吳宋之偏安
同其弱取士以詞筆課更以賦入兵

要價於召募權漸移於奄寺大要其
遠過唐者十之四五其彷彿唐者二
三然則可用龜鑑者莫如唐惜唐無
良史使其書兩存靡定於一也今而
後誰為纂成唐史者庶幾以上

荀宮塵

乙夜乎懸生也晚顧念此勿敢墮墜以
壯已逾志猶耿耿是用潛思歲月積
成唐紀其說曰自昔史家或編年或
紀傳二體已爾古云知其人論其世
編年可以論世不知其人紀傳可以
知人莫論其世竊思編年如天本紀
如日列傳如星辰務須目擊而後手
也編年如元年本紀如春王列傳如

正月務須肩列而林立也今創為體
裁無彼二長每卷統以帝紀以會載
編年之政事如冊車之納置管馬每
紀系之以列傳以充叔編年之人物
如置管之集冊車馬爰是一朝一歲
之天運人事主臣慘合忠佞消長與
一人之世系爵里數人之章奏論著
孰優孰寡孰倡孰繼不煩錄續一覽
井然矣顧何以顧自唐始有說焉後
漢至元代各一史其旁出首野乘也
修之朝而舊新並峙唐書獨耳抑古國
史皆一家言未聞藉於衆手以大家
續孟堅猶一姓也以褚續馬祗謂贅
瘤非盡矛盾若夫一史而兩家為政

重複不清方負各畫則獨新唐書已
 其在唐代監修異旨傳聞失實致劉
 子元有五不可之論雖退之有人禍
 天刑之懼一特名頌成避而不為其
 所存可知矣舊書成於石晉劉昫盧
 多遜輩區區一隅倉皇戎馬之間撥
 拾餘燼而責其盡善不亦苛乎新書
 成於宋慶曆本紀表志出殿陽列傳
 出大宋未相商也帙成更命殿陽併
 刪而譙讓卒不考子京一字求如五
 代史條理井然安可得哉如舊書楊
 嗣晟一人駢立二傳新書武氏一后
 既為紀又設傳舊書措僧懷義於外
 戚新書廁張昌宗於行成亦謬甚矣
 其尤舛駁者舊書於元和四年懿德
 元年皆缺不書穆宗即位之年書安
 南勸護桂仲武誅賊首楊清淑復安
 南者凡再見一為六月一為八月又
 李光弼傳書擒史思明將周摯者亦
 數行內再見靈武觀兵時從郭子儀
 攻兩京者李光弼弟光進也與李光
 顏之兄光進何與而舊書誤入其傳至
 於代宗生開元中李林甫時尚未仕
 而新書槩以甚林甫之罪祿山甫至
 洛陽輒昏眊不能睹物遍考諸書並
 未出洛而新書：其至長安諸如此
 類未考更僕數且舊書之是非頗謬
 字句燕僊而新書又好為贅軋結轡

之辭以文其短子瞻以為破壞文體
戒學人勿讀此兩書之急於刪定倍
諸史也是後也凡五易數十易稿大
抵事實無採二書而衷以通鑑蓋通
鑑審核遠過二書而詞采疏通亦不
趙倍從也其或人徵事顛竄瑣猥觀
雙刈殊多至釋官野乘詩話詩註及
古今史論文集凡淺唐事靡不蒐羅
亦博議之一資也余仲氏毅有言孔
子刪尚書斷自三代繼周者漢與唐
與宋與亦後之三代矣蓋相與為三
代正史乎因與友人嚴子首昇謀其
元廟度其荒原而定為此體也三人
者分而治之仲氏營漢嚴子營宋而

余偕男祺鼎營唐偶以暇日書先成
倘不墮先世之意可以上告
聖朝余願足矣敢告同志

唐紀凡例

李象昇 趙撰 男洪武訂

姪觀鼎評

本紀

唐紀唐紀非教籍龍門氏也以紀統傳所重直在紀其雄人君
為一符治亂之本依紀音須使居隱明昏政事變廢用入和正
風俗淳薄學者一日可盡唐舊紀夫嘗不評述事條說不為
避其源委止巨細不分是故無別從讀其恨不為是亦忘博一
明其政新書下為標出反從而刪之益令人開卷惘之今略做

史記秦項漢高諸記凡開陳當世之事承末曲折似處紀中紀
所不能盡者然後載見列傳終重先後應得其宜
晉陶水載指領帝業寬仁納諫乞惟淑德戰亂致治類有秦武
功隆湯武化北戎康帝更服業起世守成業孫司諫與衛治重
為同持定文小學知立賢無方惟才所施當此明時諫言可求
安博封事以惜策司述焉祖入宋本紀第一晉公孫博策紀自
累以此開國孰知所止自當以魏故司農子孫孫不望 滿
興前悲孫博後為五王忠忱勉力莫救危亡欽定安司徐長我
國累累幾人色相之太走高宗中宋本紀第二

春也三讓實開元宋吳武定亂仁德繼履下致宋琛以建九載
多身勳業載烈烈清思然一念推賢與已靜中萌動第事政嚴
融聖弘無致存國忠或囑廢家內以交收獨安無煩四海而奔
英主若此為戒方新定泰宗元宗本紀第三高宗元克靖
之大室繼繼云祖慈之以代親高宗嘗北克優柔養為閣繼繼
騎組珍二賊遂先河北唐之中策于茲為極內得新度內伏汾
陽不有斯人異而不費述清宗代宗本紀第四
謂德無斯新發發要謂德無誠信紀與數英敏之氣遇變則折
好明之性老而不較德遂愈深神知 慈魯公之忠西王之烈順

身收是袖手華堂軍師西裝楊深潛國是而不改自謂明哲遷德宗本紀第五
列傳海志自負固環志欲修嚴建招租以圖其柄誅開逆謀位雖不終其志軍儲
憲宗英新乘旅中興使蜀平黎河朔肅清內收忠誠以任強輔
李絳策度卓哉千古永就後世帝志中策跨昇入松柳海刺台
母或要益然然甚哀興雄末路吁可畏哉彼台機敗世漸其荒
獨幸短祿未成于已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本紀第六
文德父兄恭儉克勤其意流陽忠不知入河北憂賊朝中憂黨
志入才弱中心惘惘武宗英新帝登背皇仇國數子綱紀肅張
劉濞平蕩四鄰宋王宣宗繼之西後河皇配支利也度豎傍從

百更然敗海內集康最後二主三宗有光述文於武宗宣宗本為一

女禍極于高中元淨其氛方鎮起十萬代仇惠克征閭亂或于

勝敵非武宣則不懲何上天之靈人國也明廢而後興至于慈

傳繫禍更深保衛敗賴全致專君寵逐清望謀殺諫臣大盜橫

起憎不畏明雖有善者易患其舉也也有志委任非人迷因捕

選以及其自鳴乎或城廢霜堅火焚焚傳宗昭宗本紀第八

列傳

列傳與世家不同舊書以子孫附傳後而新書更附及雲仍如

姓如海附系諸龍蕭瑄附系義足皆自開創以至末造使讀者

卒二不知何人事何朝而張行或傳附易之昌宗人既非倫入

非本其所生也並改正以各臣附系帝之後期有所附不過其

父子兄弟之次則奇

論

論贊傳史失之太甚且執君名誤詞于臣多遺終如此處宗于

業已般棄地為上誤皆大不倫新記諸論出于承叔可謂允當

然或數帝共一論未免太厚列傳論出于子京亦間可換而佳

世祖錄數代相連不便割裂今子錄取新書者什之一取舊書

曹百之一其他旁引在公或出兩斷語諸書而已矣若是非明

雖可以無論者改之不必入：有論

表

舊書天下傳矣新書表及世相世系覽于國是無間今刪去止

存宗室世系軍相方鎮三表又宗室表系詳及無所此數之人

如宰相註及升除如銜月日皆未免太繁且方填表下錄其人

而但註其官名若輩地理今似于論書無益入並刪去至公

之句末詞既無與而卷不然而王陽備如公米安樂無夫入

是如表皆從來所未有者況不能盡錄其傳表作公主表

雜載

雜載除史者所首重舊書武後傳已失其正矣新書武後武

后紀又作武後傳蓋承舟所論正統無異下同改以武后武

文中祇係刪之時又不致易子京一宗是以其誤至今不改他

如楊朗或一人舊書為立兩傳而蘇懷義列于外戚又如傳表

列國臣也而新書抽之與則天將陳子昂同傳尚可孤德宗臣

也而新書子之與開國將為蘇等同傳如此錯謬不可勝言並改正

記人

人非大賢極不肖關係當世者雖謹意為一時所重高爵有累

世之是等為庸人有之無益非故為庸人也至如新書方技傳

後果如和璞等無不慷慨而樂律如祖孝孫星層如僧一行竟
不立傳其言又如謝忠閣說落鎮是以田李安劉濬勳之劉勰
歸明為百宋來河朔真事之與不傳陳忠而傳李安濬總又沈
既派建議朝聖以後紀綱中宗而事述太后且引成秋公在乾
侯為例定開唐繼綱目之先舊書不為立傳而附諸其子之傳
俱失實主分至改正

紀事

舊書記事瑣屑無章新書識其淺則入理簡則及陋是也而新
書繁于竄竄定有宵寐難枕孔題鴻休之請改今于紀事行文
另用通鑑間有偷襲者以綱目約之然通鑑敘事亦有率畧處
如開元二十四年三月書張嘉素二子埋瑋報仇殺侍御史楊
江其年十二月書冊設蜀州司戶楊元琰為壽王從元琰注
之曾孫也若觀者下察元琰曾祖為情人幾以入真為降衛之
元孫又入天寶五載書初勅之獄事連北海太子李邕及嗣統
王巨昌之子也若觀者不察巨父利一邕北海太子邕非公
族則幾以嗣統為父子矣至綱目于李義府之復用李恕之卒
皆附係治亂者關而不書末載中女子陳碩及實氏氏先聲亦
關不書又通鑑雖全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為河清馬留後判

官說况知州事而綱目誤判留後二字遂以判官二字為上使
河清僅一判官何以後日集將士大興以涇原歸朝權及出知
州事書上也又杜牧罪言所謂自治者甚且明氏有不知所謂
自治何事之論綱目不察明氏之殊而據其論亦可謂誤矣如
此錯誤非一介始摘一二以明此紀之并不敢依旁司馬氏代也

記言

舊書各述其新書約之然其簡矣至一代詔令無一存者此
新書大缺事也今于詔令表疏並以通鑑綱目為正然通鑑綱
目亦間有遺缺而失其本者今仍以舊書正之如楊炎選議疏
之類亦有舊書所遺而新書堪補者如李邕奏溫諸侯邊之類

傳覽

行史各案可借以稽及正史之下及必須細訂無訛然後用之
新書止敘事多於前是考取小訛下解真贋今于其年月不討
其說已甚者已為刪正明辨至差訛未著者姑存之亦史家關
之之意復有新書所未載者覺其有闕服化間亦取附于後若
夫修歷足矣足乾聽聞而無益者亦切無取

史餘

紀言一側雖通鑑主于述其事也其他文章之二者多不盡錄

然錄見近代所遺書之皆取新書錄之皆後人刪改諸者不得見古人之真意可歎也新見廿一史文抄多取舊書然舊書文之工者不盡于此于是別選舊文若干首為一種與舊紀並行凡史例有志書非敢累也但既詳本紀凡志所載多見紀中若但以前錄條目瑣碎別成志書則不足觀矣今擬漢書宋合為一志諸代零碎其中以建國朝其于興法相生損益循環之故更足發明後三紀或將統附其後

唐紀目錄

卷之五

魏撰

男祺訂

魏撰

紀傳

卷之六

高祖本紀

太宗本紀

高祖實后太宗長孫后列傳

隱太子列傳

常山慈王列傳

魏撰

別文靜裴寂列傳

李密蕭詠實建德列傳

裴瑒裴舉裴善為唐僖張後胤王遠祖列傳

裴紹平陽公主進安王神通長志元殷開山實魏實靜任懷盛

裴師列傳

溫大雅溫彥博陳叔達實威列傳

房元齡杜如晦列傳

高士廉列傳

魏微王珪列傳

戴胄馬周宋文奉朔洎崔仁師崔承業列傳

李綱孫伏伽魏世長張元素列傳

虞世南食狐德榮姚思惠顏師古孔穎達宋百藥李廷壽張

播各明律列傳

王績徐曠列傳

祖孝孫呂才李淳風列傳

裴矩列傳封倫字文士及附李靖李勣列傳

河間王孝恭江夏王道宗淮陽王道元列傳

李元亮鄭元壽裴倫楊恭仁常仁壽羅士信薛萬均張安通

列傳

尉遲敬德張公謹秦懷程知節丘行恭郭孝恪列傳

杜伏威馮盎苑君璋列傳契苾何力阿史那杜爾執失思力列傳

侯君集李君羨張亮王君廓列傳

高祖

高宗本紀

中宗本紀

武氏列傳高宗入附

高宗三太子列傳

長孫無忌褚遂良來濟褚遂良列傳許敬宗李義府附

張行成于志寧相處俊上官儀劉祥道常弘機列傳

裴行儉周仁軌唐肅張仁愿裴懷古列傳

薛仁貴薛嗣王方翼列傳

裴定德良嗣朱敬則王繼王反李義府列傳

李敬業張寶王列傳

趙王貞列傳

李昭德吉項列傳

姜師德狄仁傑列傳

王義方員半千王求禮張安恒俞文俊列傳

武承嗣武三思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列傳

武攸緒武平一列傳

徐有功杜景儉列傳薛曜更附

許敬宗許敬明高叡列傳

陳子昂魏元忠列傳

張柬之桓彥範崔元暉張柬之思已列傳指元琰等附王同皎附太子重俊附

李嶠蘇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孫思邈田游藝列傳

僧元奘僧神秀列傳

睿宗

睿宗本紀

元宗本紀

睿宗二台元宗三台列傳

太王公主列傳高宗懷貞蕭淑妃本義附

安金藏列傳

高力士楊思勗列傳

劉忠求程知爽崔日用王塔基皓列傳王毛仲陳元禮附

張皇太后列傳太子瑛附

魏王重福列傳

李安后陸象先列傳

姚崇宋璟列傳

張說魏元凱知古盧懷慎列傳

李元琚杜暹張嘉貞裴光庭褚休裴耀卿張九齡列傳

崔鴻李入李朝隱藏之生隱南楊瑞列傳

李巢王輔足向列傳 陸如量高懷素元行四陳貞節列傳

劉子元吳既常述徐聖列傳 僧一行列傳

王叔信安王禧王忠嗣列傳 宇文融常堅楊慎孫王珣列傳

楊貴妃列傳 李林甫楊國忠列傳

孫許翰高仙列傳 李愔盧奕顧果卿列傳

元德秀權皋列傳 賀知章盧鴻列傳 孟什然等附

司馬承禎吳筠葉法善張果列傳

附前

肅宗本紀

代宗本紀

肅宗二后代宗二后列傳

承天皇帝列傳

和政公主列傳

裴冕杜鴻漸列傳

房瑄張瑞列傳

常璩素王與第五琦上世孫常璩列傳

李元弼李嗣業馬瑊列傳 僕固懷恩附

張巡許遠列傳

甄濟韓滉明列傳

元載王縉列傳

高適嚴武列傳

楊綰列傳

于休烈元結列傳

杜南圭白王維鄭虔蕭穎士列傳

宋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安祿山史思明列傳 白承嗣附

德宗

德宗本紀

苗廣崔祐甫列傳

李愔李勉董晉列傳

李泌列傳

楊炎盧杞裴延齡列傳

姜公輔蕭復列傳

楊烈福列傳

嗣曹王皋張建封列傳

加羅萊延賞列傳

歸海陳元光楊朝晟李崇列傳

陳京楊當列傳

封還勝列傳

朱泚李懷光李希烈列傳

上制

順宗本紀

穆宗本紀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后妃列傳

德宗王后列傳 尚宮宋若思附

郭子儀列傳

韓滉劉晏列傳

陸贄列傳

裴諝陽城張萬福列傳

段秀實顧真卿列傳

吳淑吳濬列傳

李晟列傳

馬燧溫城李抱真列傳

沈既濟列傳

桑道茂列傳

朱滔王武俊田悅列傳

憲宗本紀

敬宗本紀

劉禹錫柳宗元列傳 王叔文王伾附

賈耽杜佑列傳

杜黃裳裴均李藩韓德與黃子之列傳

李絳李吉甫武元衡崔胤之列傳武憲衡附

韋皋高崇文列傳

李光進李願李勉列傳又載李勉附

歸餘列傳孟如李嗣復薛平周道虛
全義高固之附

白居易李渤列傳李渤附

許孟容許孟武裴諒憲德薛平武元衡列傳

田弘正田布王承元列傳

吳武陵柏耆韓忠實王方列傳

田弘正田布王承元列傳

皇甫鎔李逢吉崔植列傳

學訓

父宗本紀

武宗本紀

表

宣宗本紀

武宗宣宗后妃列傳

宗室世系表

漢陽公主列傳

裴度列傳元稹附

公主表

常處厚列傳

李訓鄭注舒元興列傳

宰相表

李石韋東李紳列傳

李德裕列傳薛平高崇文附
牛勣薛平宗附

方類表

李德裕李德裕列傳

常溫常渙列傳

王起柳公綽柳公權李宗讓列傳

劉寄杜牧列傳

何荀子列傳

馬存亮列傳仇士良附

未訓

懿宗本紀

僖宗本紀

昭宗本紀昭宗附

懿宗后妃昭宗后列傳

廣德公主列傳

劉惔列傳唐休復張柬之附

杜悰楊收杜讓能王璠王承嗣收嗣從從盧杞列傳

陸龜蒙列傳

王式遷安潛高仁全列傳

楊行玉王潮列傳

楊復光列傳田令孜楊復恭附

僖宗二子列傳

鄭元龜侯司宏劉彥瑋列傳

杜昭平列傳

王重榮趙璘列傳黃巢附

高駢陳敬瑄羅紹威列傳

張勳化安崔胤裴樞柳璨列傳

唐紀

考證唐書

舊唐書

唐鑑

大唐六典

史通

高祖實錄

聖帝紀

唐文類

藝文類聚

唐聖運圖

聖代錄

魏文貞公政事

景龍文館記

司馬新書

袁天綱外傳

太宗皇帝詩集

避暑漫抄

新唐書

資治通鑑綱目

杜佑通典

文苑英華

太宗實錄

戰國紀略

唐文選

北唐書

唐錄史要

略記

閣本太極宮圖

唐朝正代紀

貞觀禮

龍城錄

唐詩林

杜陽雜編

資治通鑑

千秋金鑑

續通典

隋書

真龍史要

唐文粹

初學記

隋唐佳話

唐統記

蒲山公傳

南州志

唐年小錄

閻皇神告錄

景居歷順

唐世說

江行雜錄

因話錄

中興故事

撫言

高宗實錄

劉誅小記

傳禮家問

御史臺記

雜錄

唐紀

太上皇實錄

開元禮

松憲雜錄

元宗皇帝集

河洛春秋

太真外傳

大衍曆義

陳山事述

元宗章蜀記

幽間鼓吹

獨異志

酉陽雜俎

頭處禮

集異記

大唐新語

劉野舍事載

唐會要

狄梁公傳

齊宗實錄

開元傳信記

宣室志

元寶政事

長曆

長恨傳

錫鼓錄

張曲江集

蘭門記

北齊瑣言

唐閼史

鶴林玉露

閣本大明宮圖

搜神記

則天實錄

烏將軍傳

國史補

裴伯先外傳

元宗實錄

開元實遺事

雲溪友議

明皇雜錄

升平錄

梅妃傳

談賓錄

張燕公集

殷亮顏果卿傳

牛年日曆	陸龜蒙集	楊采實錄	軍司空論事	河南記	寶錄証本	雲南別錄	陸宣公奏議	李太玄錄	初志	翰林故事	柳柳州集	韋侯家傳	肅宗實錄	長安志	殷秀實別傳	張九齡事述	賴氏行狀
續牛年日曆	白乳六帖	白樂天集	元和志	平蔡錄	金華子雜編	順宗實錄	柳氏教訓	繼南記	德宗實錄	河洛記	李北海集	韋侯外傳	代宗實錄	李詩千家註	常侍言旨	元寶亂離記	張中丞傳
東觀漢記	敬宗實錄	元微之集	元和姓纂	半唐論事集	憲宗實錄	實錄略本	上清傳	興元聖公錄	奉天記	荆辰亂記	唐曆	錦文公集	汾陽家傳	杜詩千家註	顏魯公別傳	敗公家傳	刺談錄
梁太祖編遺錄	上國紀年	後唐太祖紀年錄	薛岳正五代史	三唐詩話	金鑒記	唐補記	張聞錄	唐末見聞錄	驚聽錄	張彭錦里耆舊傳	彭州記亂	開成龍事	文武兩朝取替記	西南俗邊記	會昌伐叛記	太和權克記	王象子
十國紀	上國紀年	後唐太祖紀年錄	歐陽修五代史	困學紀聞	古今詩話	補國史	學菴筆記	樊川集	南詔錄	白足虔孫王耆舊傳	文光業見聞錄	平判錄	蔡京王貴妃傳	李太尉南行錄	會昌一品集	吐蕃記	唐年補錄
九國紀	東京要畧錄	莊宗功臣列傳	後唐懿祖紀年錄	家範隨筆	金唐詩話	後史補	四朝志	妖亂志	雲南事狀	咸通亂國錄	續皇王寶運錄	宣宗實錄	柳氏舊聞	平泉記	武宗實錄	文宗實錄	

梁太祖實錄	吳錄	唐烈宗實錄
九國紀年	勤王錄	五代史闕文
九國紀年	十國紀年	陳文公集
穆文忠公全集	蘇頌集	王剛公集
朱子大全	二程全書	皇極經世書
劉定之集	致堂管見	六一居士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月林詩話	劉貢父詩話
珊瑚鉤詩話	郁離子	龍門子
青田子	潛溪集	陽門先生全集
楊升庵全集	李卓吾藏書	世史正綱
雲麓漫抄	空同子	震澤長語
左編	右編	金州山人集
謝木堂集	葉台山集	茅鹿門集
湯煙菴全集	焦氏策乘	偶得粗珠
讀史高	淵編	讀編
陳明卿詩話通鑑	張天如史論	廿一史快書
廿一史文法	魏房林史則	列仙傳
五燈會元	泥西集 吳偉業集	石鏡集

磯園碑史	洞庭漁人集	題言
雲夢山人集	紀往恒談	遂初堂集
遂初堂別集	同姓名錄	世論
孫氏日知	一松軒醉語	樂譜集
司馬文素	切堂文集	真儒傳
古微書	水簾集	

軒是歌德張公謹系境程知蕭丘行系別家收列傳

杜伏戎為品能昌康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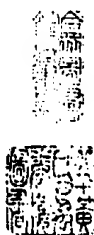
契苾何口何史明松爾執失思口列傳

侯君集李昌是張亮王君廟列傳

唐紀

金剛一

安家孫惠機



高祖本紀

高祖神武天皇大光孝皇帝諡高祖武皇帝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七世祖涼武昭王萬生歌為沮渠柔遠所殺生重耳魏武惠太子重耳生武惠金剛孫成武川國家馬然生天賜馬噲王天賜生虎西魏時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武成王國進封唐國公諡曰襄子嗣封仕隋為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卒諡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朱就

通國之故
忠之深

召從之成
其初同等
涉武元

機食之
謹月控
晉書卷
十可歌可

一嘆不德
其好之
如此

而志願諸侯門定成不敢違衆以爲我君惟實居之也魯公於
是教之以起兵 六月朔大新勅魯公與安成相結齊其士馬
魯公乃自馬牛故王蘇原獲通結並可汗云次大舉義兵遂迎
主上若能保南朝四使蘇百姓皆但和親生受實貨米惟可汗
所得結蘇雖不敢迎隋得款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
若迎以表必害魯公向擊我無疑矣魯公自爲天子則當不
避害者以兵爲初之初命以此意爲言故魯公一日而迎斯佐皆
吾路從安成之吉魯公不可收等乃請魯天子馬太主聖主代
王馬高以安隋室權機如縣改帝冠威維同維句以示安厥系

公曰此可謂捨耳益於通矣時事不得不用乃孫之達使以
此張告定成 使建或世民將兵擊而河朔諸秦並強大有日
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某士新集成未周習建或世民與
同其苦通成則以月先之進道某策雖置不食王士有爲之者
輒求其主債之亦不結竊者重民皆戴悅至而河城下城後之
能如金高德儒世民教之曰汝指孫爲馬當以教人主取高官
吾與義兵正馬孫係人耳通新之自餘不戰一人遠迎關之大
悅及通番陽元注這九日唐公身日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
也遂定入關之外 唐公刻刻以收齊民應聚者日多路是

侍士達成
一代家法

此教諸侯
有義而
至民之

則大將軍所自稱之將軍三軍通謂之義士以子建代爲脫
而公世民與張公元亨爲結成公分張之以裴寂爲長又利
文靜與司馬自餘文武隨才任之 又成通康賴利等通內十
匹乘上市將軍兵通魯公入關多士隨所從魯公引見康賴利
等裴寂恭甚禮道明裴寂其爲之善甘止市兵半又士請松市
其餘魯公曰定成能而而貪利其來將下已然不能而也吾
所以以服者示貧且下以爲急故耳魯公與諸將之下足爲治
也康賴利此通魯公命劉文靜使定成以諸兵松謂文靜曰定
成入中國生民之大害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氏周引之共
爲逆惡又其爲行殺下者易果聊收藉之以爲發勢耳數百人
之外無所問之 七月壬子以元亨爲太宰守節守唐宮
禁王魯公知甲士三萬皆防代白謀勢衆於丹指微細舉以
舉三代王之意而定成河更即大舉率其衆以從 唐公至而
河解等吏民服窮足民七十以上皆除散官階級代隨才授任
一日除十餘人皆不取告身也魯公所署官名而去 唐公
入者果分至貴同坐去貴邑五十餘里代王傾達時來老五七
宵也原交通也河東以拒唐師會稽而唐師不得進唐師既
敗守還太原更遣一牙驍 劉文靜至定成與之約曰若入長

此皆傳言
老婦言何
向可中矣
惟生香

此皆傳言
老婦言何
向可中矣
惟生香

去民費土地入唐公金王孫弟歸定成昭果大專預遣及天將
勅來告兵已上道唐公以書招李承嗣後書曰與兄沈沈難
異振往來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健共推盟主所望在提右掌
幾日同心執子嬰於成陽城南王於牧野王不盛我且收唐公
以重騎數十自至河內而結盟約唐公笑曰承自於大非斯
簡可致吾方有下問中若速絕之乃從更生一敵不加果難推
舉以歸其志使為我塞成皇之道假東觀之兵我將尋意而往
從國中平定據陰卷成徐魏北魏之勢以收梁人之功未為晚
也乃後書曰天生我必有用收當今為收非子而誰也夫耳
金知命頭下及此收戰人皆樂附翼惟弟不附爾棄以事北
民未望之長為藉已家後封於唐斯果是矣雖與車於牧野所
不忌言執子嬰於成陽未敢開命徐者名尚酒者孫盟津之
會未暇卜期乘修喜喜喜以示所信曰唐公見魏天下不足
定自是信使往來不絕而天下止軍中陸之利文前未延或
信定成與武周家虛實防唐公召防信保北運裝我等書曰
果若生果更迫速去破陰未肯降下王我孫孫能測武周權利
是絕下如運裝張衣更圖從後裝張公曰今未夜視行何意是
陸王王收孫一戰可擒李承嗣應合果未達遠以武周與成

此皆傳言
老婦言何
向可中矣
惟生香

此皆傳言
老婦言何
向可中矣
惟生香

此皆傳言
老婦言何
向可中矣
惟生香

以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速利太東豈可近志為是未與大
義誓不顧身以收蒼土當先入成陽既今天下今過小獻連已
班師思從義之徒而無難還守太東一城之內為賊二何以自
全建戎亦以為然唐公不聽從今引發城公從終策門唐公
驚召問之對曰遂則棄散終前而取東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思
早唐公審曰起事者不可也成敗惟女時左策已先這則今收
公與建戎分道之收收公夜半天通入山谷棄其向步而及其
軍與便還既而太東據還亦全打白父老詣至門曰余為霍
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兩止路出雲邑當滿師唐公曰此
神不欺趙無恤重負我哉八月兩軍趣實邑唐公恐老生不
出建戎及收收公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必出脫其困
守則誣以貳於我後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唐公曰事老生
不能運戰賈胡吾知其無龍為也乃使建戎及收收公將數十
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詔之老生怒引兵三萬
分道而出唐公乃與建戎陳於城東收收公陳於城南唐公建
成戰小却收收公與建戎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斷其
軍為二而出其背收收公手執數十人兩刀皆流血滿袖唐
公兵復振老生兵大敗下馬提壘劉弘基就斬之日已暮唐公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即命將士向薄登城遂克之及行賞軍吏奴應募者不得與
良人同唐公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宜五從本勳授唐公引
見書邑吏民學實如西河時聞中軍士欲歸者並校五品違歸
或謀以官太濫唐公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
放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克歸郡得通守陳叔達種
而用之次龍門劉文靜康輔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
來唐公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
皆君將命之力也時聞內章盜孫華最難唐公至汾陰以書招
之華來見唐公慰獎之以任懷為招慰大使懷說韓城下之
九月唐公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而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
數唐公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郡多遣使來降
唐公帥諸軍濟河聞中士民歸之者如市遣建成劉文靜王
長智等諸軍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燄公帥劉弘基
等諸軍徇渭北于志寧顏師古長孫無忌謁見唐公於長春
宮唐公皆禮而用之唐公從事神通女祭婦妻皆賜綸各起
兵以應唐公聞中軍盜悉來降燄公遣使白唐公請期赴
長安乃命建成選會上精兵赴長春宮燄公帥新附諸軍屯
屯長安故城唐公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

可見唐公
不足為事人

起兵以甲子
入京以甲子

唐書

其親屬十月辛巳至長安營於承明門之西北諸軍舍二十
餘萬唐公命各使壁壘壘壘得入村落侵晨隋留守衛文昇等奉
代王侑守京城遣使諭之不報乃圍城下令曰犯隋七廟及宗
室者罪三族是月蕭銑起已陵自號梁王旋稱帝十一月
丙辰軍頭雷永吉北登進克長安唐公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
禁切晉守官發唐公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除
世師骨骸等十餘人無所問得馬邑郡丞李靖以宿憾將斬之
燄公為國請得釋還尋隋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皇帝時
年十三改元義寧甲子唐公入京師望闕而拜隋帝授唐公
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視事虛化門
榆林塞武平原安武諸郡遣使請命以建成為唐世子燄
煌公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
史劉文靜為司馬李綱入見唐王留之為丞相司錄使尋掌選
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唐王傾府庫賜勳人國
用不足劉世龍以為義師數萬在京師想獲貴而布帛賤請代
六街及苑中樹為想以易布帛由是庫藏稍充十二月唐王
遣諡大父為景王父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遣從兄子趙
郡公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所至皆下金

城賊薛舉寇扶風秦公大破之 屈突通自潼關奔東都劉文靜等追擒於閿鄉虜其衆數萬 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即遷定新安以西 雲陽令唐俊武功縣正李仲哀徇巴蜀下之

武德元年 是年五月正月朔隋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 唐王以書諭降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

盜賊氏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李密攻東都遣世子及秦公督諸軍救之 二月遣太常卿鄭元璫徇

南陽左領軍府司馬馬元規徇荆襄 三月隋宇文化及執太上皇於江都立秦王浩為皇帝 隋帝遣唐王位相國總百揆

備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使者所為耳孤棄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指觀音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

貞觀其親音不同

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專而飾讓乎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政承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四月唐世子秦公等至東都置新安宣陽二都而還

是年上甲子子日庚辰太子即位亦以甲子

煬帝出問至長安唐王哭之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

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帝遜位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敗郡為州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煬帝出問

至東都留守官奉趨王即皇帝位改元皇泰 突厥遣骨吐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時中國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饜甚東

盡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以帝初起資其士馬侍功驍猛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命裴寂劉

文静等脩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貢郡縣學亦各置生員 上每視朝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静諫曰

昔王導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熙今貴賤失位

非常久之道上曰昔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臣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為嫌

六月以秦公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為納言實威蕭瑀為內史令 立四親廟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

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太祖景皇帝考昞曰世祖元皇帝祖姚

姚皆為皇后妃實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

地祇以景帝配殿生帝明堂以元帝配 立世子為皇太子秦

公齊公皆進爵為王秦王皆八人 秦公會於趙公實以無聞係事之 薛

舉寇涇州秦王將八總兵拒之 太僕卿宇文述招慰山東

奉陽帝為郡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違違章前代親族莫不

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秦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

才選用 禁言符瑞者 擢為年縣法曹孫伏伽為治書御史

以旌直言 七月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 實感卒以

竇抗陳叔達為納言 李密降隋大破宇文文化及於黎陽既而

復叛 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八月薛舉卒子仁果

嗣稱秦帝 李軌入貢立為涼王 九月李密降大敗逆以

其衆來降 遣鄭元璫以女嫁賂始畢可汗始畢遣使報之上

與之宴引升御坐以寵之 行成實曆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

也 隋字文化及執秦王浩自稱許帝 十月朔日食 以淮

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 朱榮自稱楚帝攻鄆州刺史呂

子藏死之 納言竇抗罷 十一月涼王李軌反稱帝 秦王

大破薛仁果仁果出降送京師斬之 李密故將徐世勣降賜

姓李 遣李密收撫山東密至桃林叛行軍總管盧彥師討斬

之 十二月以秦王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

度 遣工部尚書獨孤懷恩攻河東河東人殺其守將充君素

以降其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 羅藝來降以為

幽州總管擊竇建德破之 以西突厥易染干可汗為歸義王

易染干獻大珠上曰朕實赤心殊無所用竟還之 高祖遣樞

密陽稱燕王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

立力諫不奉詔上悅命所司檢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上

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清而不要遂擢侍御史 以舞

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不聽

龍武德二年正月淮安王神通擊破宇文文化及於魏縣追至聊

城園之 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喜相來降 淮安王蒙楊士

林起兵攻朱榮大破之以潰東西部來降詔以為鄆州道行臺

二月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 今文武官終

喪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雜役每州置

宗師一人以攝總訓為國佐 閏月朱榮遣使來降以為楚王

既而叛奔東都 竇建德破宇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考第

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衆故等曰隋氏以主

驕臣指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

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瞻朕風使屈而已豈朕所望哉自今

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居臣之敬極歡而罷 隋宇文士

及封德彝來降以士及為上儀同禮奏為內史侍郎 帝微行

察風俗 王世充將秦叔寶程知節來降 三月并州總管齊
王元吉以驕縱暴虐免官尋諷父老留已詔復本任 以楊恭
仁為涼州總管自是葱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東海北海東平
須昌淮南諸郡皆來降 四月王世充篡位稱鄭帝廢隋帝個
為路國公尋弑之 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及劉武周戰於榆次
敗績 王世充取伊州總管張善相元之 五月遣安興貴襲
執李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六月劉武周將宋金剛寇并州以
裴寂為總管拒之 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 七月初置十
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之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皆
唐兵

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強所向無敵 徐圓朗以海岱諸州
降拜兗州總管 王世充將羅士信降拜陝州道行軍總管
西突厥高昌入貢 八月鄭公亮諡曰隋恭帝 竇建德陷邢
滄洛相州 九月梁師都以太突厥寇延州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蕭銑侵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殺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静
秦王為之固請不聽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
於江都 杜伏威來降以為和州總管 裴寂軍潰劉武周取
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在長安北突厥
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

王曰人窮歸我救之不義上遲徊久之引易安於內殿宴飲
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竇建德陷趙州 十月賜羅藝姓李氏襲破建德兵於衡水
劉武周將宋金剛取滄州時王行本據蒲坂亦與武周相應聞
中震駭帝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
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
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
使擊武周自韋葦陰至長春宮以送之 竇建德陷黎陽虜淮
安王神通及帝妹同安公主李世績降之 十二月上獵於華
陰山 徵裴寂下更釋之

王世充
唐兵

裴寂
唐兵

王世充
唐兵

唐李元昊
後人多以金帛
買其未之通
貳其與王
父仇其與王
為其祖與父
同

往文事係
周甲子

中書令 四月上還長安 秦皇擊宋金剛大破之尉遲敬德
降金剛及劉武周皆走死 上聞并州平大悅享群臣賜繒帛
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 命唐州縣暴骨 五月竇建德遣兵
侵幽州李藝再擊破之 六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軍角山
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詣於其地
立廟 出宮女五百人賜東征將士有功者 七月遣秦王督
諸軍討王世充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長公主
隨使俱還 九月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來降
秦王遣王君廓攻王世充據轅拔之連東拘地至管城而還王
世充郡縣相繼降 十月高閼道遣使來降 王世充大將張
鎮周降 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 十二月王世充許亮
等十一州降 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拔剽門鎮 是歲李子
通襲沈法興法興走死子通盡有法興之地
辛巳武德四年正月楊胡首帥劉金成寇遼詔太子統諸軍討之
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拔其五州四鎮 二月秦王擊王
世充大破之進圍洛陽 上以中國未寧停突厥甚厚而頡利
求請無厭言辭驕慢 三月突厥寇汾陰 竇建德將兵救王
世充 五月秦王大破建德擒之世充降 七月甲子秦王至

世充之徒
欲其為唐
都新河也

世充之徒
此後得中

仁人達者

蕭王著之
後世此降
何故殺之

建德既而
子通克李
環

當如何可以
此後事

長安獻俘大廟赦王世充新竇建德 隋末錢幣滋薄至武成
綢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
銖四索積十錢重一兩遠近便之置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
齊王賜三鑪裝寂賜一鑪聽諸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
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兗州總管徐圓朗應之 八月朔日
會 括戶口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各
歷年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勿使違禁 淮安王
神通擊劉黑闥敗績 十月以秦王為天策上將 遣薛州總
管趙郡王孝恭行軍總管李靖伐蕭銑銑降以歸殺之 十一
月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釋不誅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
東之地 劉黑闥陷定州總管李元通死之 高閼道叛自稱
燕王與突厥及劉黑闥相結 十二月命秦王與齊王元吉擊
劉黑闥
壬午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三月秦王破劉黑闥
於洛水黑闥奔突厥 四月隋鴻臚卿竇長真以寧越襲林降
於李靖友愛之道始通以長真為蘇州總管 六月劉黑闥引
突厥入寇 七月秦王擊徐圓朗下十餘城 杜伏威入朝廷
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王元吉

上以寵異之 季子通叛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嶺南悉
平 八月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
萬騎入雁門寇并州命太子秦王禦之帝謂羣臣曰和戰孰利
鄭元璵曰戰則恐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其衆有輕中
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表臣愚以為擊之既
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帝從之羣臣王神符汾州刺史蕭
顗連破突厥乃遣鄭元璵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慚元璵因
說之還師脩好頡利悅引兵還 淮陽王道元與黑闥戰敗沒
林士弘降復叛洪州總管若干則擊破之會士弘死其衆遂
散 十一月遣皇太子擊劉黑闥 封宗室道宗等十八人為
郡王 十二月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太子兵至
昌樂劉黑闥亡走
癸武德六年正月劉黑闥為其下諸葛德威執之以降斬之
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悉平 林邑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
朝以為左翊衛上將軍 廢參謀等十二軍 三月梁師都將
賀達索同以所部十二州來降 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遣舒
州總管張鎮周擊之 四月以裴寂蕭瑀為左右僕射楊恭仁
封德彝為中書令 高開道寇幽州敗走 六月高潛敗以馬

仁者

唐
總目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邑來降以滿政為朔州總管 吐谷渾寇洮岷岐州刺史崇紹
擊敗之 八月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吐谷渾內附
突厥悉怛城總管劉世讓為已患縱反聞帝從之 十月殺世
讓籍其家 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達據高滿政降突厥突
厥復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靜
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從之 十一月秦王復請增置
屯田於并州從之 十二月安撫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
甲武德七年正月依周隋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
品量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
武為遼東王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建武書使悉還還前後
萬數亦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還歸其國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
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聖先師詔
王公子弟各就學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高開道為其
下張金樹所殺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為揚州 三月初定內外
官制居官以五歲為限以大尉司空司徒為三公次尚書門下
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
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
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田為官
尚是井田
遺意

幸蜀書
天德地英

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寺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成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驛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新輔公祐江南皆平四月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五十三條切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三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歲後二旬不從則收備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與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六月上幸仁智宮避暑太子與元吉圍秦王使廣州都督楊文幹為外應事覺召太子因之遣秦王討平文幹既而釋太子歸其罪於王珪常挺杜淹並流萬州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宇文士及踰南山

至樊鄴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與元吉裴寂等皆贊成其策秦王力諫太子因譖秦王上召秦王責之會突厥入寇仍遣秦王與元吉將兵出幽州上每有寇盜輒令秦王討之事平之後猜疑益甚命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承襲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八月秦王與突厥遇於幽州帥騎馳詣其陣責其負約突厥請盟而還裴寂使於突厥十月上校獵於鄂之南山幸終南幸樓觀謁老子祠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以裴矩權侍中

丙戌武德八年正月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塞外雜畜被野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七月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勅以前此皆用書用敵國禮也突厥寇邊遣右衛大將軍張謹禦之敗績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頡利請和而還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加秦王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戌武德九年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更定雅樂以裴寂為

司空日達員外郎一人更宜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卿

黨之歡 四月沙汰僧道省寺觀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已未

太白復經天庚申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

皇太子決軍國事 壬申帝自稱太上皇 八月癸未詔傳位

於太子甲子太子即位 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 九

年五月崩於重拱前殿年七十一

歐陽氏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世

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教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

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

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縣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

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

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

亂顯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而其後

世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連

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

天命者嘗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

際世雖貴矣然為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

因時而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
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
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孫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不惟其才惟其度惟其度也而後足
以用天下之才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古之人君不自用其才而用諸人如出一轍也兩漢之興自扶
義入關杖節渡河而外皆遣將征伐以有天下而唐時諸將惟
莽恭李靖有方面勲其他征伐皆太宗親履行陣間於是兩漢
韓彭吳耿諸將畧太宗既身兼之矣然謂太宗寬大長者如沛
公謹厚如蕭王則天下後世不以為然故吾謂唐之可以繼高
光者必歸之高祖舊史稱高祖真率豁達寬仁容眾此其與漢
二祖同符者而其異處更在獨任一聖子自由汝兩言而後軍
中機宜進止一切以委之太宗而已不與焉且不以他將與焉
然則太宗將也而高祖將將者也嗚呼聖矣至謂起兵時高祖
不知其謀盡出太宗夫漢高之起非蕭曹輩規避秦禍開門殺
令擁而立之漢高又豈真有意於其先耶况誣識星象人望已
非一日而李靖覺其非常以至自囚上變形迹昭彰如此而固
以為有所不知真耶偽耶如謂借兵突厥為異日之憾獨不聞

垓下之師亦云北貉梟騎牧野之會曾有梟鬚厲而况聊藉
聲援數百外無所用之此豈一於外倚為強者哉若其阻而雀
鼠急欲還師論者以為當幾之暗彼鴻溝之盟非良平計不亦
幾解而西乎故吾嘗以十二條之約當漢三章以所過離宮罷
遣隋宮人當漢之入關婦女無所近以蒲山一書當鴻門之謝
以縱酒納賂自晦當枕席之痕以江東北面一慟當淮陽之封
義帝之縞而至其他如定律令定官制定均田租庸調一代規
模約畧就舉不聞貞觀時之一一舉而更張之也且吾觀九錫
殊禮大命屢屢將至之時雖孟德寄奴絕代英雄未免至此徘徊而高祖美然如有所不屑至以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
之禪而且奉隋帝以壽終與諸楊以選用所謂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魏、乎有天下而不與也此非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哉
所惜文靜首義不保其終然而烏盡多藏從來蓋已如此獨怪
平陽羽葆已開太平之模而舜朔入仕遂為黎園之始守世及
嫡長之經味置父立季之意祥徵太白竟為開創聖明之累良
可慨耳要以其度量遠大自唐三百年一帝也我觀古人有近
似有度而不足以用天下之才者為昭烈有才足以取天下而
無度以居之者為曹公故其勢皆幾於有天下而不果夫惟以

高祖之度用太宗之才而後足以有天下唐之天下蓋合二帝
始開之哉世人專美貞觀遂至上掩其盛使神堯與漢太公同
類甚至黜其祀不得與於歷代帝王之廟嗚呼何其不倫也唐
稱三宗三宗信賢矣而論者皆以掩其三太上皇之美讀史者
能無表而出之

唐紀

金部二

筆客孫慧撰

太宗本紀

知此至人史
失其字其
千古訣事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探其語名之曰世民大業中突厥圍場帝雁門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謂將軍索定興曰彼敗固吾天子者以為無獲故也今宜先後吾軍為數十里使

其畫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為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亦未可知也定興從之軍至崞縣突厥遂引去

高祖擊歷山飛衆總數十賊圍之數匝太宗馳輕騎救之拔高祖於萬衆之中遂奮擊破之時天下大亂太宗知隋必亡乃

以前後太宗
不使舉其
也以此圖計
尚極之

推財養士長孫順德劉弘基皆因事亡命匿之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計已定乃因裴寂告高祖及長兵起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封敬瑄郡公至靈邑宋老生出戰破斬之遂以前軍濟河聞中舉盜合數萬人來降敬瑄公所至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

後

李密既死
主帥何人

得天下之本

於涇陽勝兵十三萬李元幹謁見於軍門敬瑄公引為謀主長安父老費牛酒詣樞門者不絕營而還之一無所受軍令嚴肅秋毫無所犯尋與大軍會攻長安屯金城坊攻其西北遂克之進封秦國公薛舉寇扶風秦公擊敗之遂舉地至隴右率兵救東都東都閉門不出李密出兵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為內應者秦公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秦公曰城中必來追躡乃設伏於三王陵待之段達果將兵來追遇伏而敗秦公遂北抵其城下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史萬寶呂紹宗等鎮之而還高祖武德元年進封秦王薛舉寇涇州率諸將討之會舉元降其子仁果聞楷亮名求訪獲之引為府文學師還高祖遣李密勞之於幽州密不敢仰視還而嘆曰真英主也二年八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陷滑州秦王自請討之十一月引兵自龍門東水壁渡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民間聞秦王來莫不歸附乃休兵秣馬壁不戰賊勢日衰嘗自帥輕騎視賊騎皆四散獨與一甲士登丘而飛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走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躍遂白王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王自以大羽箭射墜其驍將賊騎乃退永安王孝基攻賊呂崇茂為宋金剛將

佳傳子
在不戰

尉遲敬德尋相所虜秦王連服開山等逆擊破之於美良川又
自將從間道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復歸栢壁諸將請與金剛
戰王曰金剛懸軍深入利在速戰我聞營寨銳以挫其鋒分兵
汾濕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
三年四月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乘勝追之一晝夜行
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連北深入不已不愛身
乎且士卒饑疲侯兵報畢果復進未晚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
心離沮必乘此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遂
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
破之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時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
食引兵趣介休又大破之尉遲敬德尋相降王釋敬德而用之
武周金剛皆奔突厥州縣患入於唐 七月討王世充自將輕
騎前覘賊陣與之遇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王左右馳射獲其
將燕瑛世充乃退比還營塵埃覆面一軍不復識王免胄自言
乃得入旦日世充歸洛陽大軍進屯北郊自是世充郡縣降者
相繼 四年正月遣精騎千餘皆皂衣金甲分爲左右使秦叔
寶將之每戰自被金甲帥之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時屈
突通等俾與世充遇戰不利王帥金甲赴之世充敗走 二月

世充太子元應將兵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連將李君羨連
擊破之元應僅以身免 秦王移軍青城宮世充帥衆自方諸
門出勢甚盛王登觀望武陵望之曰賊勢害矣急衆而出徵幸
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渡水擊之自引騎南
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世充兵退
王縱兵衆之直抵城下逆圍之城中守禦甚嚴四面攻之旬餘
不克將士疲弊思歸王下令軍中曰敵言班師者斬時高祖亦
密敕王使還乃遣封德彝報命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世充
耽今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設師賊勢復振後
必難圍高祖從之 秦王圍洛陽既久城中乏食死者相倚實
建德自將救之水陸並進衆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王將佐
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相助天
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薛收曰
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所持建德
自將來遠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西寇合從轉河北之衆
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況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
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
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王從之中分

龍溪曰太
宗王元
得摩良
文書事
命杜如
之如海
上書指
曰付會
關于其
將日其
後取之
果取之
以石中
清泥中
武其相
期不知
道此

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自將驍勇三千五百人來趣
武牢正晝出兵歷北却抵河陽趨擊而去世充不之測也竟不
敢出王入武牢率驍騎五百出現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
等將之伏道旁繚餘四騎皆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將兵過
之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
千騎逐之王按轡徐行連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王逆叱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五月建德
悉衆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秦王按兵不出伺其隙
久卒饒僂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而馳而南建德陣
動王曰可矣自帥輕騎大軍繼之縱擊大破之遂擒建德王讓
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遂因建
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率其太子奉臣詣軍門
降於是部分諸軍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命宇文士及收隋
圖籍制招已為世充所毀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
秦王觀隋宮殿嘆曰逞侈心窮人欲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
樓焚乾陽殿殿則天門閣廢諸道場七月秦王至長安被黃
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
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寶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於太廟

不曰得不敢
取

高祖行飲至之禮以饗之十月高祖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
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王為之開府置僚
屬秦王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李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並以本官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省更日直宿後收卒以劉孝孫補之王
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便庫直間立本圖像褚亮
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五
年正月討劉黑闥於洛水敗之黑闥奔突厥七月擊徐圓朗
下十餘城七年六月廣州都督楊文幹反計平之或說高
祖徙都避突厥高祖將從之秦王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歷
下聖武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領
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頤利之頭致之闕下若其不放還都未晚
高祖曰善建成因與諸妃謂王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
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弒之謀高祖大怒召秦王責
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免詔與齊王將兵出幽
州禦之八月頤利突厥二可汗舉國入寇會間中久雨糧運
阻絕士卒饑疲器械頹敝朝廷以為憂秦王與突厥遇於幽州

右書上何嘗
不習射時文
其名曰觀德
耳亦於此未
先論得宜
行之議其
實何嘗非
先王之意

體貼言之
說

封疆圖下神
通消息
事論是福
作也

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
戶口 九月上日引諸衛將卒習射顯德殿諭之曰朕不便汝
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
中國之人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刀至御在所者絞
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
者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
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
強弱嘗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棄吾弱速奔不過數十百
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及而擊之無不潰散矣 上面定勲
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
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舍房
元齡杜如晦者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
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
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
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
以私恩濫與勲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
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元齡言秦府舊人

未達官者多嗟怨上曰設官分職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
為先後哉其後或請進秦府舊兵入宿衛上曰朕以天下為家
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 禁淫祀雜占 於弘文館聚四
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
聽朝之隙引入殿內講論前言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上謂裴寂曰此多上書
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教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
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全妙可師
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權彼土中國邪僻之
人取莊老全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
臣非不悟翻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
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譏老子百官
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
問佞臣為誰對曰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
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如此則君自為詐矣何以
責臣之五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誦小教

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上與羣臣論止

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路不

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

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

惠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

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

山治水而民無謗謫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

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

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

給 十月朔日食 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

以禮改葬葬日上哭之宜秋門外甚哀親徵王珪袁詵陪送至

墓所上許之今宮所舊臣皆送葬後還息王號為太子海陵為

巢王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生八年矣 蕭瑀免 民部尚書

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疋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

宜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

計口為率 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以上童孺皆

為王上問羣臣備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惟皇

內難未弭
實重楊名
我

項元美
李本

聖主

子及兄弟為王自餘非大功無為王者今封爵既衆多給力役

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皆為縣

公惟有功臣數人不降 十二月益州秦獠反請發兵討之上

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

率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耶

竟不許 張蕤古上太寶箴以為大理丞

丁貞觀元年正月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

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

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勸亂以武守成

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

隨宰相入閣議事 命長孫無忌等與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寬

絞刑五十條為斬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

司請改為加徒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燕郡王李藝反

涇州統軍楊岳討殺之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

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 二

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關內以京官遣領河南

治陳留河東治晉陽河北治魏郡山南治漢中隴右治西平淮

南治廣陵江南治吳郡制南治蜀郡嶺南治南海 三月皇后

帥內外命婦親蠶 詔齊僕射崔李舒黃門侍郎郭遵尚書右丞封孝琰以極言蒙難其子並及濫刑宜免內侍量才別叙

閏月朔日食 命京官五品更宿中書內省教延見閣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五月苑君璋降 六月封德彝死以蕭瑀為

蕭瑀為瑒

左僕射 山東卑詔所在賑恤蠲其租賦 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上問公卿以李國父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

父長秦孤立而達亡上以為然始有封建之議 八月高士廉罷坐寵王珪密奏也 九月初日食 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

杜淹奏預朝政 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十二月蕭瑀免以孫伏伽直諫權譏議大夫 隋世選人十一月某至

春而罷人患其期促至是以吏部侍郎劉林甫言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以為便 上謂房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遂併

本武紀上言
十員上代不當
也

省之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辭以母老不至 初突厥既驕軟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磨

不在自唐然
世皇主言
三代之義

利幹多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

霄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璵自突厥使還言於上曰狄人與最善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

此指終是也

也唐臣多勸上棄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棄老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擊之利

州都督義安王孝常等謀反伏誅

戊子貞觀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固求遜位從之亦從皇后

何見得周公
宣罷祀何以
後世是不祀
周公

之請也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三月朔日食 罷周公祀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細目

得禮

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因為伍自今三品

仁言

以上犯罪贖於朝堂候進止 閏內早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還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情之輕犯憲章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詔曰使年豐穀於天下

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其心無吝於是所在有雨民大悅

四月詔收隋末暴骸 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達突利可汗討之敗還拘而捷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

臣曰向者突厥方強寇陵中夏用是驕忽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善然朕或失道

亦得如此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不遠 遣右衛大將軍崇紹

等討梁師都殺之以其地為夏州 六月以子治生賜是日生

子者果 祖孝孫定雅無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

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

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

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三曲

俱存焉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徵

內理上入苑中見蝗掘教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

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

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詔以長州刺史裴虔通賜

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收民除名流驪州虔通書言

身除隋室以啓大唐及得罪愆憤而死又詔字文化及之黨干

方裕等亦除名徙邊 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上曰

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怨

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奏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

鵲巢於覆轂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

好祥瑞瑞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天少雨優出宮女三

杜淹等不具
官通謂是
以下九書
者其言不具
官一連綱目

千餘人從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也 十月杜淹卒 上以瀛

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

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

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

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

史魏儉便梁遷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儉曰臣先

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

上曰然鼎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

也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隆 十二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軍

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

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

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

比來或獲已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止順一人之顏情

為兆民之深患此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必皆自

謂有智福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

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暗順從

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元齡等皆

漢書地理志
子安方氏撰

頌音謝 謂王珪曰開皇中早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今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場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官善惡之跡皆註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僕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問道冊夷男為其珠昆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薊賢軍山下曰統拔野古阿迭同羅僕骨骨諸部皆屬焉

大體

貞觀三年正月耕藉東郊 裴寂流靜州卒 二月以房元齡杜如晦為左右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上謂元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聞僕射 四月上皇以弘義宮有山林勝景雅好之徙居焉更名大安宮上始御太極殿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八月朔日食 十一月以突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復梁師都遣李

靖督諸軍討之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庭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遠人自服豈非上策乎 杜如晦以疾罷閏月璽書謝元深等來朝時遠方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諸國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貞觀四年二月李靖擊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以溫彥博為中書令戴胃恭預朝政蕭瑀奏議朝政 三月四裔君長詣闕請命為天可汗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 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上御樓受俘上皇聞之嘆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孫咸突厥吾付托得人復何憂哉 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連夜而罷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充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置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

為突厥雖一國種數區分宜因其離散各署酋長使不相臣屬
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親
徵以為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
禍前事之明鑒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溫彥博曰王者之於萬
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
亡授其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
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
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
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
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
擒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思摩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
有差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啟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
場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 六月修
洛陽宮給事中張元素諫罷之 七月朔日食 上問房元齡
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
晏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
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善察不明則照有

不通善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
一中理羣臣既知上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德違美敢諫諍此
所以二世而亡也朕今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
聞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
心力以竭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
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
為太子少傅 八月詔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
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 以
李靖為右僕射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 十一月以侯君
集奏議朝政 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錄云人五臟之系咸
附於背故有是命 高昌王鞠文泰入朝 是歲天下大稔米
斛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
薛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大獵於昆明池四
裔君長咸從親獻禽大安宮 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請封禪
手詔不許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懸兵備儀仗上曰
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曰
吉豈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無吉
會晨時急務不可失也 詔諸州割荆京觀加土為墳 以金

清江先生
唐臨晉
理學
建為
不
計
出
此
德
了

帛賜突厥贈運中國男女八萬口 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八月遣使詣高麗降戰士 河內人李好德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實心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計其為黨上怒殺蘊古既而悔之詔自今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優奏乃行刑 九月脩洛陽宮將作大匠竇璉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璉官 十月詔儀封建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額關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勲戚子孫皆有民社若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遠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勲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 十一月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寒苦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手并鸚鵡各付歸之 十二月太僕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為十六州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孟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不

聖父亦好
事如此

微所論未得

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克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驥等復請封禪不許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于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誦使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以自害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九月如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人各為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陳壽偕奏於庭 十月還京師侍上宴於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乃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為上皇捧盥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 十一月契苾酋何力帥部落降虜之於其涼之間以何力為左領軍將軍 十二月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

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是歲竟項亮前後內屬者三十萬口

癸亥觀七年正月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元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未盡請寫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當此而事之若覲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不及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直太史李淳風更造渾天黃道儀成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教日思也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顏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 九月山東河南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 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得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仇不棄今日之舉非私也 十二月上從上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起舞馬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

漢太公王
非自於而
何

力所及晉漢高祖亦從上宴此宮言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上謂左右庶子志寧孔穎達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頓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疋 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相淫巧之意乎乃削綸階 甲寅觀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裁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起滯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視 五月朔日食 七月山東河南大水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於彼惡之十月嘗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止上寢疾石果居之吐蕃入貢吐谷渾集寇邊 十二月遣李靖帥諸軍討之 上從上皇閱武於城西 紀自觀九年正月教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分民貲為九等 五月太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親軍國大事不許詔太子於東宮再換庶政 李靖伐吐谷渾大破之其可汗伏允走死

使在後漢
謂不獲墓
前止據王
是下教勅
移矣

吐谷渾平 六月羣臣復請聽政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 七月詔禮官儀制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曾神主四為六室唐元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子志寧以為涼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從之 十月葬獻陵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高九尺祕書監虞世南再疏上諫乃依漢原陵之制高六尺以太穆皇后附葬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宜在京師漢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

官定其高
主何心

魏王不終
矣

丙貞觀十年正月上始親政 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以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尚公主典屯兵 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耶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魏王泰相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禮授士大夫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 三月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 六月以溫彥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親微以目疾辭位以為特進仍知門下省事恭讓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八月上謂羣臣曰朕聞直言

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誅人罪之 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十二月朱俱波其案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七百里其案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裔自服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朕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更命統軍馬折衝都尉尉遲恭為果毅都尉九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為團團有較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教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達近給番遠隸近數皆一月而更

丁貞觀十一年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賜書成教且曰吾欲遠汝珍玩恐盡驕奢不如得此一書耳 作

飛山宮 唐元齡等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陰不相
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配流據理論情深為未
今定律祖孫兄弟緣坐者俱配沒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
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九削
煩去靈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又
定枷紐鎖錠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猛古之死法官以
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
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或三等
失出或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更各自免兢兢深
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
自今變法宜詳慎之 二月上以漢世豫在山陵免子孫倉卒
芻蕘又志在儉菲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
而已 三月幸洛陽宮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場帝作此宮苑
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
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唐元齡親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
八篇詔行之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顏師古等議其禮唐元齡
裁定之 南平公主適王珪子敬立始行婦禮 六月以副王

漢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世襲 七月大雨報洛
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十餘人詔百官極言過失
詔水所毀官少加修繕終令可居蔡明德金園院以其材給還
水者 八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大煩今天下
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復何
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
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違之 十月詔勸感亡
者皆陪葬山陵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顧笑曰天策長
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馬上得之不以馬
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
獵 諸達官奏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穉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
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十一月故荊州都督武
士驥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戊貞觀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以上遇親王降乘
非禮上是之 頒氏族志 二月發洛陽觀祿祠祠高廟至柳
谷觀蓮池達至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備時上怒曰此乃
亡隋之敝俗也 贈陽亮君景蒲州刺史詔曰君素雖狹犬吠
充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長威寒之心 閏月朔日食

車駕至京師 三月著作郎鄭世隆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

辭令有益民者史官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者集之何用果

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故於亡為人主

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絕無糾

謬親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上

以薛延陀屢盛恐後難制拜其珠可汗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

鼓纛外亦優崇實合其勢 十一月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元

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號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

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轡凡遊幸則從焉

紀貞觀十三年正月車駕謁獻陵 永寧公王珪卒 二月高

書奉近世掖庭之選或徵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

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

聘其選官口及素微賤之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

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非父安之道馬周亦上疏

爭之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顧之國乃詔停襲封刺史 四月如

九成宮突利可汗之弟中郎將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

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底盜馬

北走追獲斬之 五月單詔五品以上言事親徵上漸疏獲答

之自結社率之反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 七月上乃賜懷化

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熟侯利必可汗使帥其種

落還舊部突厥咸懷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諭之

薛延陀奏詔於是遣趙郡王孝恭等費冊書葉壇於河上而之

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裔枝葉也割根幹以養枝葉本

安得滋榮朕不用親徵言幾致狼狽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輕

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犯者先苦四十然後依法

八月朔日食 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郎

叅知政事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昌

太史傳爽卒

庚貞觀十四年正月幸魏恭奉釋廢州長安繫因免延康里今

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上幸國子監觀

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歲上大徵天下

名儒為學官教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

補官增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

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

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

一章親筆
耳何遠老
思至此宜
其情也

作法如此
元孫之
遺體也

自飲毒
獄中
獄中

請入國學升講是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
顏延之諸儒定五經疏讀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詔求近世名
儒梁丘商阮瞻仲都用熊安生沈重沈文阿周弘正張揖隋何
妥劉炫等子孫以聞當加引擢 三月流鬼國入貢流鬼國去
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隣靺鞨未嘗通中國至是重三譯
而來 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俘其嗣王智盛以其地為西州於
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而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
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十一月禮
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期嫂叔舅妻夫兄
舅皆服小功從之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以太常卿韋挺為
封禪使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持節給使奏之上怒然
元方為韋陰令親微諫曰官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
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十二月侯君集獻俘於觀德
殿行飲至禮君集等為有司所勅詔下獄既而釋之 戴州刺
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
天子不能化其子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
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其勿劾
辛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女為文成公主嫁吐蕃 如洛陽宮

東征傳異

次溫湯衛士崔卿刀文懿憐於行從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
矢及寢殿者五皆以大逆論 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
山 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五月有星孛於太微
太史令薛順上言未可東封禪遂良亦言之詔罷封禪 起復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 遣職方郎中程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
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綬綰達其守者遂得遊歷見
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
咸泮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
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
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一月薛延陀聞上東封東開攻
李思摩上遣李世勣等將兵討破之 十二月車駕還京師
壬貞觀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 徒死罪者實西州其
犯流徙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限 勅天下括浮無籍者限
來年附單 以本文本事和橫容 六月詔太子用庫物有司
勿為限制 七月自今有自傷殘者覆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
賦役重教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
禁之 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元齡為司空 九月西突厥寇
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擊敗之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十月

以徵為太子

微之教太子
何如也

許以新興公主嫁薛延陀 十一月高麗獻蓋蘇文弑其王建

武立王弟子臧為王 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

教以禮義使之少教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

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

祖之入關也黨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遠至是為

廣州都督坐贓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上謂曰法者人君所

受所天今朕私黨仁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

索於南郊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羣臣以為自疑太過頓首

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

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燕仁弘為庶人徙欽州 十二

月獵於驪山登山見圓有新殿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

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

引轡入谷以避之

癸貞觀十七年正月鄭公魏徵卒上自製碑文書之石 圖畫

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元齡高士廉尉遲

敬德李靖蕭瑀段志元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

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勳秦叔

寶等於凌煙閣 齊州都督齊王佑反伏誅 四月太子承乾

依二個齊
王個太子
何應環之
巧令也

謀反廢為庶人漢王元昌侯君集等伏誅上晉王治為皇太子

貶親王恭為東萊郡王初齊王佑反事連太子所養刺客紀干

永基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

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後何所求但為奉所圖

時與羣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不軌耳今若恭為

太子所謂落其度內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

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下年

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承乾既獲罪恭日入侍

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奉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

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有

一子臣死之日當為陛下後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

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授其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

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惜置晉王始得

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奏恐上文晉王謂之曰

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

上悔然始悔立恭之言矣上獨長孫無忌房元齡李勣勳褚遂

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固自投於床抽

不宜立知
為其者更
不足立

不宜立知
為其者更
不足立

立而不後
亦何益

太子知先
事金吾後
提王而後

佩刀欲自刺達良等乃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
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歟矣即御
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
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召立晉王治為太子時年十六
謂侍臣曰或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
道藩臣竟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且泰立則承乾
與治皆不立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幽之北苑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元齡蕭瑀為太傅太保李世
勣為唐弼瑒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
大亮子志寧為周籛最高李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為庶屬定
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
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上自立太子過物則指之見其
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此飯也見其乘馬則曰汝知
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六月朔日
食薛延陀來納幣詔絕其命上曰蓋猶文弑其君而專國
政誠不可思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耳欲且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契丹難獲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猶文自知罪大要討必嚴
設宴備陛下姑為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情討未晚也上
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命高麗為遼東郡王七月路魏徵碑
罷其子叔玉尚主房元齡等上高祖今上資錄上見書六月
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室交鴟叔
牙以存魯服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直書其事
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運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
救接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
君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裔寧服陛
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國萬一墜跌傷威損望更與
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勣曰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
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微
之誤朕專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
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裔身外
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
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
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
多諫者上皆不聽以從故太子承乾於黔州順陽王泰於均州

雖欲言其
事
可執易之
言是也
在古書上
時

十一月詔封德彝贈官改謚曰謀 上教太子仁弱恭謂
長孫無忌曰公勸我文雖奴雖奴情恐不能守社稷吳王將英
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
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
陛下熟思之乃止

去金無
骨

甲辰貞觀十八年七月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
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
曰朕聞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失以相戒

雖子雖馬
神心

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
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
既親陳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辭人事朕三十年遠無言及於
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
質敦厚持論恒極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整貞有利益
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便多
能攝意諸達良學問稍長性亦整正每爲思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諸達良爲黃門侍郎參豫朝政
安西都護郭孝恪擊馬耆執其王突騎支 高麗貢白金不

賜

本年略從
未詳

受謂其使回蓋蘇文就逆汝曹不能優悅更爲游說以欺大國
罪執大馬悉以屬大理 十月朔日食 帝如洛陽以房元幹
留守京師 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總管手詔諭天下
親征高麗詔曰高麗蓋蘇文弑主虐民今聞其罪所過營頓無
勞費昔隋煬帝殘暴高麗王仁愛故不能成功今以大軍小以
順討遂以治東亂以遠待勞以悅當恐何憂下克布告元元勿
爲疑懼 十二月故太子承乾卒於黔州 詔諸軍及新羅百
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突厥異薛延陀徙居河南可汗李思
摩入朝

明武宗會
世宗孫
無高士廉
可耳子則
其也夫

乙貞觀十九年正月上自將發洛陽以蕭瑀爲洛陽留守 詔
攝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
灑掃 上至鄴自爲文祭親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拔奇一將
之智有餘萬衆之才不足 上謂侍臣曰朕自洛陽還數日
飯雖嘉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病卒召至榻前存慰付
州縣葬之士卒感悅 二月滄州刺史唐琳坐贓汙詔朝集便
臨觀而戰之 三月至定州詔太子留定州監國命高士廉張
行成高季輔劉洎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 發定州長孫無忌
岑文本楊師道從之親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 四月諸軍

至金苑新城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李世勣

授益州城 正月張亮核卑沙城 上凌達至遼東城下見士

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于馬上持之從官多負土效城

持土充其厚
李其重天子
所賞

下時世勣攻城已十二日矣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縱

火登城遂克之 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與勞

精進軍為
李思摩
李思摩

何力傷重上親為傅藥將士莫不感泣 六月白巖城降上遣

於城下延壽
李思摩
李思摩

攻安市城高麗北部韓薩延壽其帥兵十五萬來救決破之

功馬驛書報太子及高士燕等曰服為將如此何如 九月上

於城下延壽惠其帥衆降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驛驛山刻石記

攻安市城久不下高延壽請乘虛取馬骨城韋臣亦請召張亮

援馬骨凌鴨綠水直取平壤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

將不可乘危微律乃止俄所築土山為高麗所奪命諸將攻之

三日不能克上以連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糧食將盡

勒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度達乃擢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

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銀百匹以勵事君還師度遼暴風

雪士卒沾濕多死者 凡征高麗極十載從遼蓋戶口入中

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驛驛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

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其不能成功深悔之 十月達

使紀魏徵後主所什碑嘆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上至

營州詔殺士士卒骸骨五集都城命有司具太牢上自作文以

祭之臨哭甚哀 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餘口上慰其父子

夫婦離散悉以錢布贖為民謹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次

易州司馬陳元瑋使民於地室篝火種蔬而遣之上患其詭免

元瑋官 十二月上病瘳御步輦 薛延陀寇夏州執大恩力

大破之連奔六百餘里 或謂侍中劉洎於上殺之 以馬同

攝吏部尚書周以四時巡為營請優十一月遷至三月畢從之

丙貞觀二十年正月遷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

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

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

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三月遷京師 上疾未全平

詔太子聽政 或告刑部尚書張亮反殺之 閏月朔日食

五月高麗遣使謝罪却之 六月西突厥入貢且皆許之 八

月上如靈州達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擊薛延陀降之田統等十

一姓各遣使請吏上大書達使納之詔曰朕卿命偏師遠擒頑

利始弘廟略已戒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況元以降殊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又為詩曰靈駝馴百王陰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又為詩曰靈駝馴百王陰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又為詩曰靈駝馴百王陰

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又為詩曰靈駝馴百王陰

何獨此言

報千古勅石於嘉州 九月還京師 十月經新瑞為商州判
史 十二月工生日罷宴樂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
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若臨天下當有四海而承歡膝下
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帝
房元齡等

丁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為六府七
州各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贈金繒遺之諸酋請以回紇以南
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奉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許之於是北

荒悉平然回紇吐達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二月皇太子釋菜於國學始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
全服度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從祀孔子 詔以來年

仲春有事於泰山

三月遣牛進達李世勣分道伐高麗 四
月上得風疾苦京師盛暑命修終南山太和殿宮為翠微宮

此今日所謂
三不難者

五月如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
通事舍人袁休奉初昌齡與王公諸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
師旦知貢舉然之上聞其故師旦日二人文體輕薄終非合器

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也善其言 李世勣破

高麗南疆城其羅部而還 七月作玉華宮 牛進達拔高

麗石城 八月詔停封禪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屢興河北水災

故也 骨利幹入貢以其地為金蘭州拜其侯介為刺史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糞車牌通

熱日已復出矣 立皇子明為曹王繼嗣王後 發江南十二

州工人造大缸征高麗 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

十二月遣阿史那社爾等將兵擊龜茲

戊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

求賢審官納諫去諂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具四修身

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當更求古之哲王

為師如吾不足法也 中書令馬周卒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

參知機務 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其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

王遣使冊命 遣薛萬徹伐高麗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二月結骨侯利發失跡屈阿拔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

睛自古未通中國是時四裔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

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 如玉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

覆以瓦餘皆茅茨然備太子宮百司已山絡野所費已巨億計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三月隋肅后卒詔復其位號謚

曰愍便三品護葬江都 四月遣武威將軍梁建方擊松外蠻

降之 西突厥葉護賀魯來降 五月遣右衛長史王會策使

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以歸 宋公肅瑀卒 殺荊州刺史李

君羨 司空梁公房元幹卒遣表諫伐高麗 八月朔日食

九月阿史那社爾擊盧月盧悉破之餘衆悉降 以褚遂良為

中書令 十月帝還宮 上將復伐高麗或以劍南富庶請發

其民造船於是復及山獠雅音邛州獠交發隴右峽中兵討之

蜀人苦造船之役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

然上聞改教潭州造船其庸皆從官給 十一月美契丹內屬

十二月阿史那社爾擊龜茲執其王布失畢

己貞觀二十三年正月遣驍衛將軍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

三月上有疾詔太子聽政 四月如翠微宮 五月出季勣為

臺州都督 衛公李靖卒 己巳帝崩於含風殿年五十三長

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英年奉大行御馬與還京師以

子志寧張行成高季輔為中書令 壬申發長遺詔諸

王為都督刺史者並聽奔喪濮王泰不在來限罷遼東之役及

諸土木之功四衛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皆慟哭

剪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

歐陽公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

稱者三君元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

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隆由漢以來未

之有也至其常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北中材

庸主之所為君子莫不嘆息於斯焉

伊川先生曰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

父子君臣夫婦其原皆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不可使元

宗統出寺肅宗便篡肅宗統即位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

故藩鎮不賓權臣校虐陵夷成五代之風漢之治過於唐漢大

綱正唐萬目舉

范曄父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

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

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

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八百年而後有漢漢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

孫子曰太宗之仁明英武與其所不滿於人之處論者詳矣獨

封建一事會謂太宗有志三代而其臣不足以將順之嗚呼何

其不達也春秋譏世卿非獨春秋也孟津之誓則既以世官為
商王罪矣夫官且不可世況世諸侯乎故柳子曰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今唐果封建則房元齡徐世勣皆世刺史矣房一傳
而遺愛徐再傳而敬業未嘗立國尚且不臣況與之以亂天下
之具乎其在宗室方貞觀盛時業有齊王佑漢王元昌之變其
後如永王璘如浙西節度使錡亦復不少就如韓霍諸王起兵
討武氏武氏誠宜討矣然韓霍非太宗之胤也就使得武氏而
誅之不知其置廬陵與相王何所也則爾時太宗之不祀母乃
與息巢無以異乎凡若此所以不旋踵而戒者蓋以雖假事權
而土地甲兵非其所世有故其下雖一旦剗而從之而久之
逆順不為之用耳嘗聞鄭侯曰使祿山有百里之地亦惜之
以遣子孫必不反嗚呼兩河藩鎮何嘗無百里之地而兵抗
命攻城屠邑無虛日何獨不為子孫惜也今拘儒動言三代三
代之事請得而論之矣今夫以萬世永賴之明德一再傳而有
窮氏能覆之且以殷之賢聖六七而孟子之稱武丁也曰朝諸
侯有天下則武丁以前母乃諸侯都不朝乎若周則受命未幾
四國叛之奄叛之淮徐又叛之及微發期會則邦君御事又復
畏縮不前大抵山以東皆不可問矣若此者非封建之禍乎及

周公東征成王四征君臣朝夕未嘗忘兵而一再傳尋有漢濱
膠舟之禍下至夷王其受命祿百有七十餘載矣耳而已下堂
見諸侯矣東遷後雖權虛名行天子禮樂孤注如三恪然其土
地甲兵尚不得比於三國之蜀而謂周之祚遠過於後世不封
建者吾不信也先史氏曰今人勅是古非今然使其坐必席地
書必篆籀婚宦必三十四則皆不能而至於治天下必曰井
田封建嗚呼不達甚矣雖然太宗仁明英武何以必主於封建
孫子曰太宗好名之主也好名故慕古及聞羣臣之言知其古
之不必慕也而又恥其識居於羣臣之下故為強公茅土之說
若不得已而罷之使天下後世謂其君固居然三代以上而其
臣不足與知也而後可以終始有其名故太宗向日慕叔齊天
倫之名失公李錫光之實而其究也為周公季友之說以蓋之
皆好名之累也



唐紀 石部目錄

華客孫慈撰

石之一

高宗本紀

石之二

中宗本紀

石之三

武氏列傳 附 若廢人附

高宗三太子列傳

長孫無忌褚遂良宋濟韓瑗列傳 附 敬宗宋義府附

石之四

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暉敬暉李多遜列傳

李嶠崔融蘇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石之五

孫思邈田游業列傳

僧會樊僧神亨列傳

唐三太子列傳

石之六

李昭德吉頊列傳

姜師德狄仁傑列傳

王義方盧承慶王求禮張安恆俞文俊列傳

武承嗣武三思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列傳

武攸緒武平一列傳

石之七

徐有功杜景佺列傳 附 諸酷吏附

許敬寂許欽明高敏列傳

陳子昂魏元忠列傳

石之八

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暉敬暉李多遜列傳 附 楊玄奘等附

王同休附 太子重俊附

李嶠崔融蘇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孫思邈田游業列傳

僧會樊僧神亨列傳

高宗

高宗本紀

高宗本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皇帝治元宗第九子也母文德皇后
長孫氏始封晉王貞觀十七年永乾廢乃立為皇太子太宗嘗
命之遊觀習射解以非所好得養道尊各膝下太宗大苦乃
約制使居之太宗每視朝太子常侍視決庶政

二十三年三月太宗有疾詔太子應政於金波門四月從新羅徵召
五月丁卯太宗崩以羽獵發六府甲士衛太子入京師以十志事張

行政為侍中高車輔馬中書舍人甲戌即皇帝位時年二十二

官召兄先帝諸君以長孫無忌為大尉兼豫州都督奉勅為開府儀
同三司並同三品八月地處晉州尤甚壓境五十餘人皇太子昭慶

雲高召長為先帝所儲服著顯利等十四人各取召為京兆制司列于北司
為門內九月以奉勅為左僕射十一月晉州地再震十二月詔漢王燕開

府置高保

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召朝集使謂四州初即位事有不便

于百姓意宜陳不置皆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八人入閣問以百姓疾
苦及其政治為人奉養必証告長孫無忌據上立命殺之無忌與諸道

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安寧貞觀之
遺風 詔衛山公主後三不與署或婚 四月晉州地震六月後夜

九月高祖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置狼山都督于帶督軍山統其餘
衆于定突厥處為內臣置單于都護府十都督二十二州外統

之自是北邊無寇三十餘年十月遣使良以相買人地為御史常恩讓所
勅左遷同州刺史 晉州地震

永徽二年正月以曹門侍郎李元嘉中書侍郎兼同三品真王皇后之
男也七月而安厥買魯機射獵可汗自立為沙陁羅可汗寇蘇州詔

武候大將軍梁建方討之八月以十志奉行戎為僕射同三品高
車輔馬侍中十一月詔徵廢車人馬皆罷之

永徽三年正月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處月未相執注
統招慰使既附買魯梁建方等大破之于崑崙擒滅注單遣御史勅建

方兵力足以追討而遠過不遵副使當高麗送對今命為自取敗者上以
建方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格奏言德遠所取之馬筋力與常諸

實十歲上謂得臣道格法官進馬非其本職要為我意安朕行事不
為更下所信也朕方自器故不從道格耳以稽遂良為更知尚書同

三品 二月御安福門後觀百戲謂侍臣曰朕為國胡人為為學鞠嘗一
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為好之也王所為宜定安否朕已然

太親王

聖恩不謂今日盡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漸上

衣曰王若立后上法乾坤必得權數名家物開合割四海之望補神祇

之心漢或以婢為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昏不納他日幸勳入

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是良圖孰以高不可事當且已予對曰

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更言子嗣曰曰合會子嗣

十斛家尚欲苛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為后

以開乾運良為漢州都督十月廢皇后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為皇后

初命百官四商朝后于蕭蕭門內外命婦入謁以中書侍李義府奏

知政事武氏殺故后王氏

唐世宗元
武氏改元
武氏改元
武氏改元

高宗亦有
機過其父
之所

出之附太宗順信之發使歸葬嚴門諸國表樂樂免不克可執還上即位

後韓氏安上後近歸謂案田田自安有神仙氣如兒漢武帝來之卒無

所成聚有不死之人今吾安在在李勣對曰此人亦來客是氣白已散于前

河龍生竟未及行而死八月封敬宗李義府從後留廢來漸與楷遂

良謀不報昭儀廢遂良昏遠州刺史昭廢六元之紀今方以神州為

一系以折敬宗為得中非正倫為中書令十月廢定分擊而突厥薩可

汗買魯立與普亡無往絕二可汗以洛陽宮為東都洛州官更置品並如

離州詔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以判釋道為新門侍郎仍如吏部

年

運事

顯慶三年正月長孫無忌薨上所脩新殿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謂貞

觀禮節未備故命無忌等脩之於外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皆言

學昔非之博士蕭德材等謂此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

然同他官山隱遂顯二月上還京師五月從安西而歸帝十色茲

十一月杜正倫李義府爭訟上前帝既為判史以外敬宗為中書令李

茂為判中郭公封是敬德卒楷遂良卒于交州

無忌諱上書曰男小人所聞小生疑制有之何至於天教果曰及朕
已具卿陛下勿疑上書曰我來不幸此年高陽公主懷有遺愛孫及今元
男既然將若之何對曰遺愛乳是兒與下女子謀更勢何所成無忌與
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為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若一亡無難內
外響應陛下遣龍當之手上下服決不忌加刑十萬忌欲害曰漢文帝漢
之計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與而說之說世不以為非今無
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下可同年而語陛下必更惡之臣恐變生時賊
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制無忌官封於州安置牧養之奉無忌
謀逆罪猶遠良卿與韓瑗據實而啟于志平亦其黨也于延詔追削送
良官爵除與瑗名免志平官 五月以任雅相盧大度為政事 六月代大度
志為近代錄 詔許敬宗議封韓瑗 七月秋夜孫無忌相與韓瑗長孫氏卿
氏無忌與瑗者十三人高瑒行收求州刺史于志平收求州刺史于氏收
者九人自是政歸中書矣 八月召晉州刺史李義府具吏部
尚書同三品 閏十月帝如東都十一月恩結父族定方討降之
以許國師為常侍李茂將卒
中 顯慶五年二月皇后以帝如并州后安親戚改舊席坐于行宮制堂婦人
于內殿時有是詔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皆收使即居 一四月帝
還東都 依金堂宮 六月朔日食 七月改太子孫王忠康為慶人

多制
從禁州盧水夷見遣攝定方擊百濟降之置熊津等五都督府
八月遣使按察十道 十月上召鳳翔不龍視百司奏事改使臣曰次之
后改明敬法職之史更事皆稱旨詔是始安以政事權與人主傳矣
龍朔元年三月上與薛道衡以外 裴洛城門觀之宮新觀之舞謂之一天
走樂時上欲觀征高麗以張用武之管也四月遣法服相攝定方
擊高麗獲更方安戰皆獲俘詔班師 六月以西城吐火羅貢十六國
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並置安西都護府
戰勒紀遠詔代威將軍鄭仁泰等討之
子 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
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省為右相僕射為左丞左右丞為南臺尚書為太
書卿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卿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並以義制更
其而職任如故 三月制曰恭奉收職勒于天山遙契忘何力安祿之九姓
遂定 四月帝還東都 五月以許國師為左相 七月熊津都督劉
仁顯著方州刺史劉仁統大破百濟于熊津 八月以許敬宗同三品
十月以上官復同三品 許國師免 而安祿延州刺史來降死之
十二月颶風經會稽海政瑞詔殺無辜亡可汗地然絕可汗辱死十
姓無主附於吐蕃
龍朔三年正月以李義府為右相四月下獄流高州子蟠並流連州

遂策宮殿制度弘于舊移代居之更命改宮曰西內新宮曰東內亦曰大明宮五月止舊入改吐谷渾吐谷渾可汗局賊與弘化公主奔國走涼州詔鄭仁泰等分屯涼州以備吐蕃吐蕃自唐永泰元年五月九日改元之曰百五十年九月燕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詔孫仁師與百濟十月詔太子承王于光順門內視事小事一察決之

中 續德元年正月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初李瑁改號為遜三百噸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之長至是却落漸衰諸如法立親王為可汗以親之上曰可汗古單于也乃更為單于都護府以望于殷王遜頓之

八月以劉祥道為總金馬左右相 初武后為月思弄奉順上意故上

排群議而立之及降志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奏其使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獻壽事上召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曰郭行真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伏勝與伏勝俱事故天子忘后于廷使郭敬宗既死儀伏勝與志歸還十二月儀下獄又伏勝皆死焉志死于流所右相劉祥道主與儀善儀死後志死後者其家自是上無親事則右相最于使改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以樂者瑤赤處約同三品

乙 麟德二年二月帝如東都 上謂侍臣曰嗚呼朕雖而亡朕恒以易戒

心求謀而竟無謀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謂盡善亦無得而謀

三月以姜恪同三品 四月帝還約樂者瑤罷以陸敦信為百相 五月李淑風上麟德曆行之 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皇后衣稱封樂聖帝祇太后昭配而全公卿行畢禮有未安詣助內外各婦與獻婦律杜首以皇后為亞獻趙國太妃無代為亞獻 然氏趙王貞之母蓋其家宋家皆用趙氏前稱靈壽又武用功威慶善之樂武并州神功武聖之樂詔曰今郊祀此上發求都從駕武武儀仗數百里不絕川雷震暴滿梁野東白高麗西亞波斯為其諸國各師其儀色從尊靈龜落牛馬駝羊堪咽道路時歲比豐給米斗五錢改正不列于市 葬秦人張公實

此明志事也

九世間唐隋唐晉皆其門上通壽張事其宅間所以能共居一故公壽書思半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銀帛

丙 乾封元年正月朔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藏之明日降碑於封首祭皇帝赦上初獻畢執筆者皆趨下宦者魏惟皇后升壇獻禮帝皆以錦綉為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爵加階有差是階無差四皆以考考取進至是始有從階比及天年服錦者謂朝典車駕還通由車祠孔子贈太師祭以少牢至亳州指老君廟二尊跪曰太玄元皇帝 李晨府死時大赦惟長流人不恩還長府憂憤卒曰長府流軍朝七日憂其後入父聞其卒樂心乃安 四月車駕還京師

陸敦信罷 五月請乾元策實費賤當十後期年盡廢舊錢 六月遣

甘肅大將軍郭忠何力古金吾衛將軍龍同善伐高麗以高麗米

獻城為期滿年 七月以劉仁範為右相 實德令年 聖后發其從兄性

良懷遠 九月龍同善大敗高麗兵 劉祥道卒 十二月遣李勣伐

高麗

丁卯 乾封二年正月耕藉田有司進表詔以明節上曰未熟農夫并執農官

如此之寵命焉之 自衍乾封發教第額費尚費不計其罷之

六月以防弘武戰至德奉安期張文耀趙仁本並同 八月朔日食

李安期罷 九月李勣拔高麗十七城

總章元年四月黑風王車上建致政殿樂歌宗等奏請復舊日

舊里見東北高麗時威之兆也二日惟之不德請見下元帝可歸也下人

北高麗之言往亦往之百姓也下許其奉威 賜以六年 九月李勣拔

王城高麗王表降高麗悉平 上曰以方士虛也足多為懷代大將軍

十二月大高麗王即百七十歲歲六十九都督府四十二州日縣

望安即建府以統之理其官神有功者為都督刺史舉金紫華人

理以孫仁貴為安東都督總兵二萬撫慰之上北而南吉平高麗以

奉高麗王表 以安東關立奉高麗王表 奉高麗王表 奉高麗王表

己總章二年二月以李敦公知東邊同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爵至是始入

斷定明堂制度其基八畝其宇上圓覆以奇而玉葉其門牆階級悉

儒指注卿萊耕供皆法天地陰陽律曆之數以衆議未決人會既墮

竟不果立 高麗穴多難攻者四月教使三萬八千二百戶于江津之

南又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置其資弱者使亦安東 六月朔日食

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龍台生乳議者多以為不宜幸上聞之詔五

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吾其不可何而陳而

退有使吉即宰相以下皆不敢言詳刑大夫來公戰曰巡狩雖帝王常事

然高麗除寇尚多而邊兵亦未息龍台戶以樂聖樂所之供德百端

外間實有竊議臣等臣不敢陳論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九月大風海

盜漂劫嘉安固六十餘家 十月李勣卒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同列

少常伯梁行儉始與員外郎梁仁帶設長名姓並榜引於注之法又

定州縣并除官資高下其從遠為求制無能革之者大略言之選法取

人以外官判計資量若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驗察其件

皆已驗而注其便利已注而品集聚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明僕射可

上門下給事中讀傳郎尚侍中書之不備者駁下既書然後閣之主者受旨

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射射之祖開員外

八有格限未至而罷試之三篇謂之宏詞試則三條謂之校筆入等者得不

限而授其然中續開閣中州縣官不課吏部都督選舉士人皆授凡居

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庚 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 三月許敬宗致仕 數次被前長子弟侮東

宮西堂舍人徐齊卿上疏曰皇太子引文學端良之士寢在左右豈可使
笑厥人得野闖又衣珠無忌以是元宗崩後頃察其意以為齊卿公即其下
外祖雖子孫有兒堂應上延宗廟今周忠孝公廟甚隆而齊卿公廟非所

以彰孝理之風也帝寤有紹復獻公官 以無忌孫廷之其祀 六月朔
日食 八月古爾天將軍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閏九月皇后以早
請避位不許 加贈后父士驥為太原王夫人為妃 十月詔官

名復舊

壬 咸亨二年正月帝幸東都 十一月朔日食

中 咸亨三年二月吐蕃漢使吐蕃從露州其故地皆入于吐蕃 姜恪卒

四月吐蕃入貢 八月許敬宗死 十月帝還京師 十一月朔日食

帝如東都 以劉仁軌同三品

丙 咸亨四年三月詔劉仁軌修改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為不實改也

十月閏立本年 十二月弓月疎勒來降

戊 上元元年正月遂制仁軌封新羅 三月朔日食 以后兄子承嗣為周

國公八月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九月遣使長孫無忌官爵 大酺

后以國家重諸出金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

試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景加服緣是也便宜令十

二條詔書襲美旨行之

乙 上元二年正月以子開為武沙都督府承其境內為十州以子開王尉遲

子開命

代開雖為此沙都督 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 三月天后紀元燕于邱山

之陽百官以朝集使皆陪位 上議使天后攝政以相處從諫止 天

後聖之端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儒之等擢列女傳臣既百保新戒樂書化子

除卷每令氣決棄號以分宰相之權時謂之北門學士 后後其子楊周

王妃越代初將軍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女為周王王妃公主順為上所

禮天后惡之四月幽殺妃敗壞制拾州命公主適之官 后殺太子弘繼孝

教皇帝上親王賢為太子 三月后安置紀王上金于燈州 八月以新

至德劉仁軌為左右僕射張文耀為侍中郭處俊為中書令李敬公同

三品 丙 儀鳳元年三月以張恒薛元超同三品 四月帝還京師 六月以高

智周同三品 八月教後廣等都督凡來注擬簡擇未精自今每四

年置五品以上官充使以全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而還 九月以

狄仁傑為侍御史 后安置郭正素都于東州以李敬公為中書令

丁 儀鳳二年二月以高麗為新羅王狀除隆為帶方王各遣歸安其除其

以移安東都畿府于新城以統之歲至遼東謀叛召還使即州而死

高麗舊城沒于新羅餘衆入蘇丹墜水不救遂改地高氏族餘氏連二

和處復高智周罷 四月以發大安同三品 詔以頭復新羅多下

師古其王位並依同權行事自是使家並無范守每大獲歸將獲之

八月從周王顯為英主更名形 命別在龍興河軍

戊辰歲三年正月百官四更制天石十七朔月 劉在魏系諸事教令代燃

河北從之 五月辛九戌官山中雨雲從兵有深死著 上初即位不忍

觀破障樂命撤之九月太常奏久廢帳幕乃從奏之 侍中張文雅

卒 李牧金與止舊戰賊績尋起為州刺史 未恒卒

乙卯歲元年正月帝幸東都 四月以和處復為侍中 五月命太子監

國 六月丙寅厥阿史耶支從西吏部侍郎裴行險襲執之以歸

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奏職二部俱反長史蕭嗣業某

禦之敗績還定州刺史元元執開門徑張帳帳而實道

庚辰歲元年二月丙午突州溫湯同幸嵩山處士曰海巖所居又幸道士

潘師正所居上及太后太子皆拜之三月舉行儉封突厥平之 四月

以梁英崔知溫王德同三品 七月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

八月太后廢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太子 帝還京師

十一月朔日食

乙卯歲元年正月以立太子晏古官及命婦于宣正殿引九部伎又歡樂

自是改門入太常博士家利貞諫乃更命置太子麟德殿 三月即處復

罷 七月太平公主適薛紹 以裴炎為侍中崔知溫薛元紹為中書令

改處士曰海巖為太子洗馬 裴行儉封突厥阿史那代念降之

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從太子賢于己州

壬辰歲元年二月九皇孫重照為太子 四月朔日食開中凱上幸東都

開嘉惠公裴行儉卒 安西都護王方翼破西突厥平之 以郭待

舉裴長倩郭正一魏金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殺事初上欲用侍

舉裴謂中書令崔知溫曰侍舉專責任尚淺且今預聞政事未可與

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五月

東都縣兩洛水溢溺民舍千餘家閭中北水浸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

兩京聞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上既封太山欲過封五嶽七月信奉元

宮于嵩山之南御史裴行儉善感諫不聽 上使宦者錄江從吳竹

所祀擬募荆州長史張良嗣同之上流切諫上手詔慰諭令弄竹江

中乘陵王明生太子賢黨自殺于黔州 十月以劉景先同平章事

突厥除黨首馬林寇并州代州都督薛白貴大敗之 吐蕃寇河源

軍使裴師德連敗之

癸卯歲元年二月突厥寇定州唐王元曉擊却之復屯揚州 李義琰敗

吐 崔知溫卒 四月松州都落稽白賊余仇亂連石武衛將

軍機務提舉王方翼討之擒賊余餘黨悉平 五月庚戌寇蔚州殺刺

史事思儉又殺豐州都督崔智輝朝議欲廢豐州司馬廖休榮上言

以為不可乃止 七月詔以來年有事于嵩山十一月詔罷之上疾甚故也

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教

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戮于天子順刺血上曰似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

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絲百足以賜焉

鴻 詔太子監國以紫衣劉景先鄭正一無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丁巳上

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于東都貞觀殿在位三十四

年五十六遺詔太子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建止

宋范氏曰高宗即位之初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

徽之政有貞觀之風紫道格帝音而自責竹已之不足取信親群胡進戲

而知所好之下可不悅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

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靈何哉初觀賢後

同僚也書曰孺子其朋周公所以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謝太監曰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

有所忌而不敢及其發而彼得以制之雖有不覺于禍者此高貴而公之

所以見幾而實武氏陳蕃之所不終也然則高宗之不死于武氏亦幸

也已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念而懷其

机之政變也及其既變而高宗然驥之按止于是于是何止君不容則夫臣也
殺後儀則弑高宗之本也然而弑后殺妃殺太子以而高宗得以
災：終三十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其除以死天下之惡不若
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嗚乎亦可戒也
哉

唐紀

石部二

著錄錄

中宋本紀

孫子曰唐吳範撰國史為天則本紀次高宗下沈既濟上疏作其非其
 言曰請省天后紀合中宋紀紀稱中宋而事述太后若后姓氏名諱才藝
 智略萌莖日月宜入皇后傳此不若之論也百晉劉氏既錄此
 說本傳以為史代稱之而作紀時何燮其代之舊本已謬矣新書既陽
 公作則天本紀而宋子京復作則天列傳所謂姓名字號萌莖日月
 與其昭朝政事而處俱詳體裁無別堂當日二公命筆將全未商
 確乎同時史諸諸君亦何以思無一言訂其誤也傳史若此樂可傷矣今為
 改正一遵沈氏之議

中宋本紀
 中宋本紀
 中宋本紀

中宋大和聖大昭孝皇帝諱顯後改名哲尋復舊名高宗第七子也
 母則天皇后武代初封周王改封英王後立為皇太子高宗崩即位太后
 臨朝稱制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
 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于中書省
 郭正一罷

中宋聖元元年 二月唐宗文明元年 正月立妃常氏為皇后以常弘微同三品
 九月入心元元年 正月立妃常氏為皇后以常弘微同三品

二月唐宗以後之常氏為侍中裴炎同平帝趙四代以天下與常氏

貞何不可而得侍中耶炎恨白太后密謀廢止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勸
 其立金廢帝為廢帝王帝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常氏何得無
 罪以勸於別所唐帝將為廢王乃立之為皇帝紀劉氏為皇后于永平

王或器為太子廢太子孫重照為廢人改元文明宗告別下得有所
 預政事皆決于太后 有廢太子除人敗于坊曲一人言廢太子無勳賞不

若廢廢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獄言皆斬餘皆殺告者除五品官
 告者之端自此興矣 太后御武成殿唐宗即王公以下尊號自是太

后御紫宸殿施懸紫帳以視朝 太后以王孫孫為侍中劉景先同三
 品 三月太后殺政太子于巴州 四月太后還帝于唐州又還于均州開

五月太后以其兄子承嗣同三品 七月溫州大水流四千餘家

八月莫高子乾陵 武承嗣罷 括州大水流二千餘家九月太

后改元先天張獻甫從金邑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書省僕射為左右
 相共置為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鸞臺中書
 令為內史制史並分為左右肅政監除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追尊老子

母為先天太后 太后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後世風聞言事如此
 太后立武代之廟追尊其五代祖為公高曾以下皆為王裴炎諫不應

英公裴炎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元宗擊之追削裴炎祖考官爵
 裴炎斷棺後除氏 太后後侍中裴炎單于道安撫大使程休

為中理并殺之 太后以驚味道為內史李崇謹同平章事

李敬來取潤州李崇逸用監軍御史魏元忠計攻殺之 李崇謹罷

以崔崇亮亮同平章事 郭待舉罷 以常方質同平章事

太后聖 正月帝征均州 世史正謂書帝名以別于廢宗也此

以裴后道常恩謙同三品 三月太后還帝于房州 沈君亮從警武承

嗣罷 太后頒重拱格 貶馬味道為青州刺史 太后制百官及百姓

皆得自舉 五月以裴后道為內史沈王德真于後州以賴良嗣為納言

六月以常待價同三品 七月以魏金同同三品 太后以何史別元慶為

總管亡可汗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

表請闕之不報

丙重樓 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于李崇宗崇宗知其非誠表求回讓太后

復臨朝 二月朔日食 三月太后自臨殿崇宗之及疑天下圖己又自以

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崇宗大恐恐崇宗大疑殺以戒之乃奏開告崇有告

崇者給而供養食使詣行在崇宗大驚得見或不敢除官崇宗者不

問于楚四分告崇有魚崇宗者請歸朝為應以受天下恭奉其器一案

回隔上崇有疑可入下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慈家獲獲告崇家崇為餘放

崇宗兵器遂代錄 太后以胡人崇元機罷更周德來復更等崇制獄

四月太后歸太儀崇元機 六月太后以崇長倚為內史廢良嗣崇得微

為左右相崇謹為納言 九月太后突厥難為難性絕可汗

有山出于新豐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 太后以狄仁傑為左官侍郎

輔同平章事 太后殺同三品劉祐之以私路賈大隱言太后宜更政也

七月太后以魏金同為納言 突厥寇州太后遣黑馬營之擊敗之 其

州鳴鶴化為雉 九月魏州人楊初成等制蒙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十月武承嗣誅李崇逸更流徐州死 太后欲遣帝得價擊吐蕃

帝方質請御史監事太后曰古明君命將關外事悉以委之此聞御史

監軍軍事帝承其以下制上非令與也且所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大凱

丁重樓 三月帝在房州 三月帝思謙致仕 四月太后以裴后道為納言飛元

輔同平章事 太后殺同三品劉祐之以私路賈大隱言太后宜更政也

七月太后以魏金同為納言 突厥寇州太后遣黑馬營之擊敗之 其

州鳴鶴化為雉 九月魏州人楊初成等制蒙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

十月武承嗣誅李崇逸更流徐州死 太后欲遣帝得價擊吐蕃

帝方質請御史監事太后曰古明君命將關外事悉以委之此聞御史

太后拜洛受圖寶以天子威靈皆從內外文武百官盡入前庭各依方叔
主瑞禽奇獸雜寶列于壇前文物因得之盛唐雖以來未之有也明堂
成作元堂 太后詔發鳳已鑿自維州關山通道畢生光集以蓄以正字
陳子昂之言而罷

己太后求 正月帝在房州 大製萬象神宮太后服衣冠持大珪執瑞珽為初獻

唐李為臣獻太子威靈為獻獻周國光王亦與賀馬標華御門大赦頒

九條以訓百官 太后尊周忠孝王為太皇太后太后居曰美慶順陵 朗州

惟鶴化為龍 四月太后以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為內史 宗室鄧陽公

誣謀迎帝事洩為太后所殺因殺汝南王等十二人及三宮侍即

鄭金徒 七月太后從紀王慎于巴州道卒 太后以僧懷義討武承嗣見

敵刻石紀功而還太后遺書待價學此第大收除名流諸州 八月太后

以徐敬業之弟敬真誣引我懸光顯對為從帝說元萬頃魏元忠等

于嶺南 周興詔魏金同謀奉嗣君開九月太后殺金同及黑齒等之等

十除人十月太后殺鄭王琬等六人沈惟王倚璋等六人于嶺南

以范履光刑吏儒同平章事 太后太后之德二后宣配地祇志孝太后從

配 十二月太后始用周改是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唐正月為一月太后

自名聖鳳閣傳即宗泰客改造十二字以獻更行之聖即照字之改

詔曰制泰客后妹子也 周興氣除唐宗室屬籍從之 十二

月太后以僧懷義為右衛大將軍薛鄂國公

唐太后天 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刑吏儒

為內史王立奉罷 流帝方資于海州尋殺之 二月太后蒙貢士于洛城

殺貢士魏斌自此始 三月懷良嗣卒 四月太后殺承寧事范履光 七

月太后詔舒王元名于和州殺其子豫章王重 太后握告諸人謀思

正王弘義為侍御史僧法明等撰大之經上之吉太后以稱勸佛下生當代

唐為閣學提主制頒天下 太后殺澤王上金許王素節 八月太后

殺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 太后殺安南王頊等十二人及故

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太后改

國號曰周稱皇帝以睿宗為皇嗣改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

廟考武承嗣帝后女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

人否為即王 西突厥自垂拱以來為求突厥所侵略盡十月魏德絕可汗

收降衆七萬人入居內地周以勳屬忠事主可汗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

十一月武氏之尊號于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納武氏神主

于太廟以唐太廟為太廟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祀配上帝

唐太后天 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將軍丘神勳以罪誅右丞周興淹南為營

家所殺 周興淹李居美等 四月朔日食 七月周從閣內戶數十萬

實洛陽 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初 周改號唐太子賢三子姓武

氏又審案諸子皆幽之宮中 九月周平康事傳游義有罪自殺 周以
武成車為納言伏仁傑為平康事 周威烈舍人張嘉福使洛陽
人三度之數百人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周平康事格輔元右相參長衛華
之生誅慶之尋亦被殺 周段存右將軍李安節

王周如意元年正月帝在房州 初武成遣使召歸西分兵是引見其所舉人無
長非改長帝

問謝惠慈等試官後世試官從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
平斗量權惟得御史監脫較書郎有舉人沈金交續之曰翎心存撫使
朕同聖神望御史勅之武氏咲曰但使卿輩不違何恤人言武氏雖濫以
祿位收人心然不解其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資之柄以駕馭天

下政歸已出明察善斷故其賢亦就為之用 周榮神都外城 周來俊
臣誣平章事任知古代仁傑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謀反事白昏駭為縣令

五月周某天下屠殺幸捕時江淮軍亂民不得耕漁機死若甚案拾
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從上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代謂
總白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朕某嘗言吉而不預卿自召客亦須
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驚悲然欲唾其面 七月周奉昭德密言左相承

嗣權太重罷之以昭德同平章事承嗣譖之不聽 武氏嘗指使與
鵬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插肌博鵬鵬食之武氏甚怒

武氏自是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

武氏嘗言
武氏所克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武氏嘗言

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官以竊相謂曰此非又來矣不可月觀
遭捕殺誅御史嚴善思公直散言時武氏嘗告客之頃命善思繼問引
唐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復可相與據自善思生流驪州
武氏知其枉尋遣召之周補闕來次則侍御史周岐請與利用仁制機自是
稍衰 武氏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下見其氣九月秋以
齒落更止大赦改元更以九月為社 周以并州為京都周道王李傑擊吐蕃
便取四鎮 十月周宰萬泉神宮以魏王承嗣為惡獻梁王三思為終就武
氏自制神宮樂 周武王制記劉氏又德配黃氏 周制宰相德時
政記月進史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

已二年 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妻師德同平章事 尚方監裴復躬等生私
謁皇嗣稱斬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有言皇嗣者命來使臣鞠其立
右太常工人安金藏請剖心以明皇嗣下吏即引劍刃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
氏命舉入宮使醫治五臟以桑文線縫得以藥經宿而獲武氏親臨視之
嘆曰今有子不圖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厚葬 周魏舉人習老于更習其所造
詔統三月周傳御史侯思止代休 周道司判事萬國俊使南院派人
三百餘人制以為侍御史更遣使詣諸道按失數千人周俊等
尋亦殺死 五月陳州河溢沉二千餘家 九月朔日食

周武氏自魏全歸聖神皇帝

甲寅年正月帝在房州三月間以增廣義州十八將軍討賊未行突厥退

而止五月武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武代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武三思請將期謁為天監紀周功德行狀不足賦民間

製器以足之九月朔日食周收東使臣為司州將軍說王弘義于豫州

弘義奉以款款誅周以內史李昭德南賓封十一月周武

代如慈氏之號懷義說明堂武代諸下朝更命懷義督造尋殺之

乙卯年正月帝在房州二月朔日食四月天監殿九月武代自號天冊金

輪大聖皇帝十月宣武殿收東使臣降十一月周武代封嵩山神少

宣周安平王武攸緒尋官隱嵩山

丙辰年正月帝在房州造泰師德尊學以著大收周新明堂成號曰

通天宮五月營州黎事盡忠謀萬善又周造法擊之大收九月周

免天下罪人募諸邑奴使武攸宜將之伐契丹突厥攻涼州執都督折奴

明止皆遣使請和十月契丹陷燕州周起代仁傑為魏州刺史周以姚

元榮為夏官侍郎周思倫有功用法平恕起為殿中侍御史

十一月周殺冀州刺史劉恩禮送之於所引平章事李元宗孫元亨等三

十六家來使恩禮是使周以私人蔡昌宗為散騎常侍蔡芳之為司

斷少刑周以妻色絕同下章事

丁卯年正月帝在房州三月武恩言天幸傑恩恩月戰敗元武攸宜不敷

進周遣使冊突厥默啜為遷尋可汗恩賜六州降戶數十萬給之羊給谷種

農器默啜歸是益強四月周驛九品或全宰開諸王即言衛兵十餘萬自金

武門入周武恩宗妻師德擊契丹六月武三思成周中務知之家

來使臣誣殺監察御史李昭德是日復反伏誅契丹為突厥所

襲軍潰降于周周以武承嗣三思同三品九月武后請侍曰頃聞默

來使臣誣殺多連引制以云其然又朕使近臣既引問皆自承朕不獲

疑今二人死不復有友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即姚元崇對曰此坐及元

首率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權今賴天降

聖心賜等代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臣無復反者矣

呂龜之忠為有武山王時為其執寬政也開十月以代仁傑同平章

事以東嶠和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年三月帝還東都初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武后從容言于武

代曰太宗御風沐雨親定天下得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

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始侯之與母不獲觀玄子則子萬世廟食立際則未

聞雖為天子而相結于朝者也武代曰此朕家事勿預知仁傑曰王若以

四海為家何者不為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周勳呂

運盧陵王武代意稍轉他日人謂仁傑曰朕每大驚恐而懼折何也對曰武

若陛下之姓而異二子也陛下之二子則而異臣臣張武氏孫

是無不承嗣三思之意古項與乘步之昌宗為據而盛供項從容說
二人曰公兄弟貴重天下則目下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俱開計項曰天
下未定年德至六春秋高公何不勸之廢後王以慰人心豈獨免禍亦可
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勸然乘間遂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廢後王有
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所承嗣快然遂廢后死八月突厥默啜寇
鵠檀等州周以狄仁傑奏請言以武收復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
刺史高歡死之六朔因請還位於帝武氏辭之使以帝為皇太子
子改姓武命太子為河內王元帥討突厥武氏遂棄去日餘不滿十人又聞
太子約帥應者雲集未數數盈五萬將太子不行命狄仁傑知元帥事
武氏盡殺所聚趙走男女萬餘而去仁傑時與意之下及默啜寇漢北擁兵
四十萬據北萬里南北諸夷皆附之有觀中國之心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
慰人心從之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十月周以武起宗武收歸
顯都下元帥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顯都徵自突厥還代誅擢田歸
道為夏官侍郎十一月周封皇嗣為相王周置監獄監率督禁寵之人賴
川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等迴青薛稷員千以參之半千不
樂從後去十一月周以蘇頌姚元崇同平章事周宗室家以職收捕司馬
周武氏生重肩八字百官皆賀

乙酉聖曆正月帝在東宮二月武氏如嵩山過縣氏為并州太子廟未幾不豫遣

武氏入路

給事中閻朝隱諫曰宜山朝隱自為獲罪伏罪上請代武氏命
武氏軍實之吐蕃娶子以七千帳降周武氏春秋高慮
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各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與武收監
營于明堂牒之獄奏周制州縣長吏非奉敕毋擅立碑八
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周以武三
思為內史十月帝與相王諸子始出園自天授二年幽至今
也十一月吉頊以與武起宗爭趙州之功收安達討十二
月周同平章事陟元方寵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正月帝在東宮五月朔日食六月周改姓為武

府以養焉之為令周遣將軍李楷固薛舉嬰丹徐黨平之
周隴右大使唐休璟大破吐蕃于洪源武氏欲造大像使天
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力諫而罷周司空梁文
惠公狄仁傑卒武氏信重仁傑恒謂之國老而名所薦梁東
之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或文正之功十月周從
以建寅月為歲首周以常安石同平章事十二月周復開
唐禁用假閑舍人從融言也

辛卯之元正正月帝在東宮武氏以戎州吉備迹見改元大足
三月雨雪糝味道以為瑞率百官入賀六月周以事迴有同

平章事 八月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遷往東宮武氏召見賜

食慰諭而遣之 周殺即王重淵未奉即主婚魏工武廷基以

竊議張芳之兄弟也 十月周武氏如京師 天官侍郎崔金

鼎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之昌友五月餘武氏謂金鼎

曰自卿改官以來閣令史設蘇自處此數為姦貪耳余還卿

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京州都督置和戎城

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吐蕃不敢復至城下

武氏如京師 正月帝在東宮 周故武舉 五月崔安恒復上疏請內

樞密殿監遷夏遂遷并州 周遣蘇季祖張仁惠禦之 八月

帝及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張昌宗為王武氏制不許賜爵

和國公 敕自今有告揚州及豫博除黨一無所問內外官司

無得高理 九月朔日食不食如狗神都見其既 吐蕃遣使

求和 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戰破之 十一月周

命御史獲頭按遷來俊臣等舊獄雪免者甚衆 十二月周權

張嘉貞與御史

張嘉貞 正月帝在東宮 三月朔日食 閏四月改之為中書 六月

突厥遣其臣買于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七月周以存休孫同三品

九月朔日食 既周起魏元忠為高要尉流張說于嶺南始安縣又周以

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單騎諭之嶺外悉定 周遣使以六條祭州郡 十月

武氏如東都

武氏如東都 正月帝在東宮 周以河東郡懷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 周故興泰

宮于萬安山 周平章事來敬則改任 三月武氏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

車騎唐休璟請出臺閣寄監分典大州于是常嗣立楊再思等二

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四月周復稅僧尼作大像享嶠張廷珪既

諫而止周以崔金鼎同平章事姚元崇為春官尚書 七月周以楊再

思為尚書 張昌宗坐凡半昌期等職免官武氏故之 九月周以

姚元之 即元崇時突厥吐利元崇 安撫靈武元之特行武氏令舉外司

堪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性陛下意謂之

武氏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以岑羲為天官員外郎

武氏命宰相選郎吏者嗣王薦羲曰但感其伯父長倚為累武氏曰

苟有才此何為累錄是諸錄生者始得薦用 武氏寢疾宰相不得見

者累月惟張芳之昌宗侍側崔金鼎奏曰太子相工足侍湯藥官業

事重顧不全異姓出入房之昌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傳憂有人為飛

書云昌之兄弟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

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武氏命常承慶及崔神慶宗際鞠之神慶會

吉昌宗欲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京環奏昌宗以弘泰為妖

中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奈何下執道有司雖云秦蘭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武氏不許
尋教陳安撫陳勇環不肯行奏曰改事中丞非臣國大事不當出
使臣等輩事雖金帛獲安以昌宗事為官武氏命法司議罪公
贈弟司刑少卿并處以大辟宗環從奏昌宗謀反大逆無容首兇
武氏溫言解之環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義激于心雖死不
憾武氏不悅楊亦思還宣教令出環曰聖主在此不順宰相擅宣
教命武氏乃可其奏追昌宗詣堂際處而後之事未畢武氏
將教赦之環嘆曰不先學小兒腦裂負此賊矣武氏使昌宗詣
環謝環拒不見

外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外則武氏憂

乙卯龍
己元早 正月武氏病甚為之昌宗居中辦事張柬之推
環拒意范家想已謀誅之東之謂張大將軍事多難
當者誰所教也多詐泣曰大帝也東之曰大帝之弟二聖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詐曰為利國家惟相公處分
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陽元琰相代廷江至
中流語及革命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又東之為相引元
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難彼也東
之又用范範輝父東遷為羽林將軍垂以某兵易之事範俱乃
更以其黨武氏收泰之勢之專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

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于北門起若
範輝見奏陳其東太子許之張卯東之金指彥範乃與將軍薛
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人更金武門進多枚遣足王同收詣東宮迎
太子新開而入新楊之昌宗于殿下進至武氏所寢長生殿武氏驚
起問曰亂者誰耶多枚等對曰楊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
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捕兵宮禁罪當死武氏見太子曰小子既
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受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
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武氏謂誰金曰卿朕所自
權亦在此耶對曰此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于是收張昌期等斬之
與楊之昌宗梟首天津橋南收其黨常承慶房融崔神慶擊獄
甲辰以武氏制命太子監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武氏傳位于太子
而中宗復位大赦惟楊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
雪子心死後皆皆免之相王加號安國公公主加號顯國公族
從屬皆復舊官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親改葬之丁未還太后
于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以張柬之長恕已同三品崔金瞻
為尚書左僕射彥範為尚書右僕射官賜爵有差二月復國號
曰唐如前杜懷慶百官服職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
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為金元皇帝 說唐開官相常承慶房融

月以帝巨源同三品 奏東之出為東川刺史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
九月改葬上洛王帝念其儀如太皇王奏進封郡王 帝巨源寵以
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十一月詳上皇帝皇后尊號 上御
洛城南樓觀漢寒胡戲 太后崩于上陽宮遺制去帝號敕王蕭二
旋更諸遂良帶璽迎更親屬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六百六十五
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神龍二年正月以事賜同三品于惟謹同平章事 制太平安樂

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為
制勅擬其文令上置之 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
雖不從亦下道責 武三思惡敬暉恒彥範袁恕己在京師出為諸
州刺史尋復在還遠即 二月以帝巨源同三品詔與皇后親宗族
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 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
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無人為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
退之 帝安石罷以懷讓為侍中唐休璟致仕 三月余之問告驛馬
都尉王同岐謀殺武三思帝后遂逃同岐之問及弟之逃并除京
官 大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數十餘人皆官超遷七品以上員
外官者又將千人 四月李懷遠致仕 是月帝將上書告武三思
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殺之 貴門侍郎宗瑒大理卿李思貞皆以直諫

州刺史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 六月鄭將証敬懷桓者範張
東之袁恕己崔金曙與王同岐通謀皆貶遠州司馬 七月立衛王
重俊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宮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不法左庶
子姚璉策諫不聽 以李嶠為中書令 武三思陰令人跪皇后機行
榜于天津橋南請加餐燕上大怒命李承嘉窮殺其事承嘉奏言
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大理丞東明隱恭祿未報推鞠不可遽誅
乃長流暉等于嶺外崔湜說三思矯制誅之乃使同利用據侍御
史使嶺外時東之金曙已死轉彥範死于竹園之上肉盡骨然
後杖殺得暉而殺之恕己素服資食過之數日乃數升不死不

勝痛瘡殆地瓜甲殆盡以推殺之利用還報御史中丞 十月車駕還
西京 十一月方士鄭普思謀佞亂帝死之流懷州 十二月突厥默
啜寇高沙靈武總管沙武思義收績
丁未 景龍元年二月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因名鄭王廟曰廢
德陵曰崇光 六月朔日食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
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婉兒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安樂
公主常復侮太子或呼為奴駙馬崇訓又教公主誘廢太子立
己為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七月太子與李多祚等陰制廢羽林
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戍王千里分兵守宮城

多疑才足為
小乘是武則
為化不曉取
則為余武權
中德才不足
之不可為也
正可

諸門太子與多祚新開而入叩關索上官婕妤上乃與后安樂
公上上官婕妤坐金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勳擊斬多祚
前鋒多祚軍擊上衛謂之曰汝皆衛士何為從多祚反苟
能斯反者勿患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餘從皆潰千里攻
宗楚客紀處納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
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襲之朝堂官屬不敢迎承和孫承
寧嘉嘉號哭解衣舉之坐殿八月帝后并加尊號安樂公
主及宗楚客使再詔雍誣奏相王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
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陳乃止相王亦寬厚恭謹安

怡好讓故免于難宗楚客等譖元忠與太子通謀賊元忠務
州尉道年九月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納同三品于惟謹選
僧慧範為僧四十餘萬上死之止嗣其附屬以楊再思為中書
令常巨源紀處納為侍中親習藝館內教授賴安恒

十二月朔日食遣使詣江淮贖生

中景龍二年二月宮中言皇后衣背內有五色雲起上命圖以示
百官常巨源請而之天下因大赦太子迎葉志表上系條索
歌二十篇吉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太宗
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陳索則天未受命天下歌武媚娘皇帝

此以陳思王
此以陳思王
此以陳思王
此以陳思王
此以陳思王

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百姓皇后未受命天下歌秦條常后妃
之德尊貴系共宗廟事也帝喜樂賜之太常少卿卿惜因之故
樂府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難釋系條為九十八代帝入墓
推延禧議入夫三月朔方總管飛白惡樂三之降城四月
置脩文館大學士四員其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為文者未賜常嗣立率適之六家裁對子元宗之問武平一
杜審言沈佺期關朗隱等為之凡天子宴會進奏皆相及學
士得從合宴禁園並渭水校除則賜知制誥為夏景新苗因
瑞未櫻秋登慈恩浮圖歌菊苑酒稱壽冬奉新豐酒而虎觀上
驪山晴浴浴池給香線蘭澤從行給朝繡馬品官黃衣各一帝
有所感則賦詩學士皆為和使上官昭容第其中乙當時人所
敬慕然皆押韻他按定召臣標法非以之筆則上儒學忠讓之
士更得進矣七月以飛白總同三品安樂長公主皇后妹耶
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書宗氏賀葉氏女
王第五英光皆依亦用事除墨教除官外封付中書時人謂之
封官其更同外同正統據檢校判知官正數千人十一月突
厥犯犯塞遣將軍牛師獎討之敗沒安樂公主承通其夫之
弟武延秀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

徵收改歸入朝 呂王公近臣入閣守歲以皇后老乳母夏實從一

己景龍三年正月奉命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掖河之命宮女為市

律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譁棄授上與后臨觀為

樂 監蔡御史崔琬廷劾宗楚客紀處訥潛通外夷受其貨賂

致生邊患改事人臣從律衛樓超出立干朝堂侍罪至是楚客

更憤怒作色自陳忠誠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

為兄弟以和離之時人謂之知事天子 三月以常臣張揚序

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萬里忠為侍中常嗣

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以右兄冠及鄭增同

三品 上數與近臣宴集命各敘後為宗飛揚舞諸客嫌宗

哥卿嫌深雅飛洽華黃帶束行言歌為車西河曲杜元談謂遷

羅門叱盧載用效道士上京御山輝獨曰反無所辭請歌古詩

于近歌鹿鳴應聲明日賜山輝執嘉美之皆使侍臣各為迴

波辭衆皆誦語或自求宗族嫌族人大事最白曰迴波再時頭

色微臣職在義規侍宴過三爵雖舞能恐非儀上下悅滿且思

日此諫官也當帝走昆池命從官賦詩事日知詩曰所願曹思

時尚有人高有人道

居者過勿便時稱作者為是魯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 五月御史新恒率尚恩勅崔從鄭皆掌錄下從

皆微流貶連州 楊不忠卒 七月突厥范葉等請作降名并

忠 八月以李嶠同三品常安石為侍中萬里忠為中書令

七月以張柬之為侍中三品 十月紀西都以皇太后為亞獻以

宰相女為齊娘即執禮是齊娘有母皆皆還宮 王靈武迎卒

以唐休璟同三品 開中飢米千石賤運山東以滋殺寶京

師平元什八九群臣請帝來都帝后來太極殿下乘東還使至

以不利東行說上使有方者上怒曰使有逆朕天子耶乃止

景龍四年七月以段嘉 正月丙寅帝與后微行觀燈于市里縱宮

女數十人出遊多下第者 上與製國命三品以上拋毬投河

帝臣深唐休璟夜走獵經路地不能與上足累台紀主紹觀大

笑 四月帝若林園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初武氏時長安城

東民衆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為池相王五王列第十

其北望義首宮常將有帝王義九日七盤上幸池結綵為樓

宴侍臣泛舟戲樂以厭之 定州人即定州縣縣融融上

言帝后宗楚客將為逆乱后疑之帝快然下詔帝后凡其黨始

憂堪 駭駭常侍為泰客先除少卿均均私侍帝后恐事洩安

樂公主飲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合謀買毒餅從中六月壬午
帝遇毒崩于神教年五十五

唐紀

百部三

華佗傳

武氏列傳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利州都督封唐國公士
親之女也幼時母抱以見東天賴始以男天綱驚曰龍腹鳳頸
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依天子年十四太宗召為才人母慟泣與
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也女悲乎既見帝時號武
媚兒帝崩與嬪御皆為厄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
無子蕭淑妃方幸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止泣帝感動后聞之
陰令長髮內之從呂以施妃寵十人巧慧多權臣屈體事皇后
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反淑妃寵皆衰后并州和人
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母相見內人尚宮無淫聲故昭儀伺后
所嘗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反妃動靜必知之然未有以中也
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昭儀潛抱殺之上至陽為獻言發棄枕
之女已死矣即驚帝問至百皆曰心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
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帝由是有廢立之急昭儀乃
誣后與母賊將帝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踏逆良等同事之帝為
猶豫而事義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始下詔廢后進昭

此後昌復
是亡國之
兆

儀為后詔曰武氏門著熟庸地華膠版注以寸行進入後庭朕
昔在儲貳常侍侍從嬪嬙之間未嘗近日聖情憂患每重實嘆
遂以賜朕事同改君可立為皇后改后王氏淑妃蕭氏並曰于
別院上嘗念之間所至其所以之王后淑妃曰至聖若念噤若
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處置自開之大怒遣人斷去
手足投酒壺中曰今一經骨醉數日而死人所之王后初聞宣
勅再拜曰願大家萬歲昭儀永思死自吾永淑妃為曰阿武妖
媚乃至于此願它生我為猫阿武為鼠生生世世其類是宮中
不畜猫后數見玉蕭為案如死時狀故多狂洛陽不敢歸長安
時帝亦動為所制不勝其忿與宦者王代賂西臺侍即上官儀
議廢之未幾儀等反為后所殺朝士流散者甚衆自是每視朝
殿中垂簾帝與心偏生上殺貴戚唯其所命帝晚益病風不克
天下事一付后矣始上親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其之娶楊氏
生三女長適賀蘭越七次后次適郭崇慎士驍卒元慶元集及
士驍兄子惟良懷運遇害及后體薄后崩之后上賜氏號奉
國夫人元慶等皆列朝皇后上親詣出元慶等為遠州刺史
外亦謹抑寵惡之也元慶以美卒元其生多玩家為投嶺外越
百早卒其妻賜號歸國夫人歸國及其女皆得幸于上其女賜

奇姓

號魏國夫人后惡之會惟良懷運至京師獻食以毒置毒醢中
使魏國食之暴卒因歸罪于惟良懷運誅之乃取歸國子賀蘭
敏之為士驍後賜姓武襲爵敏之詔書自喜然于崇國崇國幸
后出珍幣建佛道邀福敏之惡乾沒之思獨少卿楊恩憐女選
為太子妃敏之遂而私之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召人從者敏之
惡逼亂之后大怒暴其惡流雷州白鯉死乃遂元其之子承嗣
奉士驍後崇德忠原自上元二年后殺其子太子弘承隆元年
后從廢其子太子賢卒亦殺之及帝崩臨崩詔又廢中宗為
廬陵王立睿宗從曰之惟諸武懷命于是相州司馬事敬崇等
幾與匡復不克而敗已逆殺中宗令裴炎大將軍程路從呂群
臣廷議曰朕輔此帝踰三十年先帝并群臣以社稷為託今為
我有昔昔將相何見道之遠且受遺老臣被殺危難制有若裴炎
乎也時被執命亡命有若徐敬業子宿善將善我若有若程務旋
乎今朕皆能戮之公等如十過十便可容為之不然親以事朕
無貽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陛下下命乃台卿為一
宜四隅署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提銀言政
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道念言大衆災變
先軍機必計者投之詔中書門下一官與頌太后不憚爵位以

薛懷義傳
元

麗四方豪傑雖是男子言有所合概不次官之至不稱朕亦
廢跡不少縱又畏天下謀已特寵告密故上表者徧天下戶婢
園兒為太后所寵信表私于皇嗣皇嗣拒之乃謂皇嗣妃劉氏
德妃竇氏為歡吮咤已妃與德妃朝太后既退同將親之座于
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言不敢言若太后前各止自如園兒
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太后乃殺園兒新豐有山因
震哭出太后以為美祥制人命又復上言女主處陽使山震為
災非覆亡太后怒授嶺外詔作明堂以僧薛懷義為使督作明
堂高二百九十四尺分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
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象亦為圓
蓋上施戰鳳高一丈飾以黃金飾萬象神宮之於明堂北起天
堂五級以辟大像至三級則飾以明堂矣堂之兩懷義爵渠國
公懷義郭人本馮氏召小寶儒崇淫毒律往洛陽市千金公主
嬰之薦之后后召與私悅之款今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
拜白馬寺主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紹父事
之出入東御馬宜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丘之
者輒搗其首泥血去之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敬之仍覓其
髮而去朝貴皆匍匐謁武承嗣三思皆執懷義之禮至為執

謝懷義親之者無人右臺御史馮思岳奏以法絕之懷義遇恩
前于途令從者殿之幾死歎曰塞拜懷義朔方道總管提十
八將軍兵擊之宰相李昭德嘆味道至為之長史司馬昭德嘗
與懷義謀事失其旨懷義竟健之已承嗣使繫白石為文曰聖
母臨人衣昌帝榮末紫百雜雜物填之遂離人唐周秦獻之曰
獲之洛水后師為齊國權周秦將軍于足記人又上端石
太后乃知上帝謝賦于是卿卿王冲越王貞等共起后魏唐宗
室子孫殆盡永昌元年改服袈裟作嬰西塞①國。感惡風厲
車劫十有二丈自名曰豐碑懷義古衛大將軍封鄧國公今與
群浮屠作云經言神皇受命事最官尚書李思文記言周昌武
成有聖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而昌帝班示天下圖業命然畏
人心不厭乃縱酷吏周興來後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嫌若
素疑懷者必危法中之侯王將相危不自保御史傅游藝率閣
內父老諸革命因改國號周自稱神聖皇帝武氏七廟于神
都尊文王為文皇帝號始祖妣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為康
皇帝號始祖妣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以下皆為帝后罷唐廟
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宣除廢不享盡王諸武祀并州
之水祿為武興縣比漢豐沛百姓世祿復之自魏金輪聖神皇

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間所費以億萬計府歲爲之耗竭懷義
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益會用錢萬緡亡女
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踰踐有死者所任公私旧宅多
爲僧有懷義頗能入宮多唇白馬奔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倚
御史周矩縱有姦謀聞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
憂懷義亦至乘馬執轡而下坦腹于牀矩召吏持按之遂躍馬
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懷卿所
處急流遠州遠矩之官員外郎已作無遮會于明堂鑿地爲坑
深五丈結絲爲宮殿佛像置于坑中引出之云目地涌出又較

史 33—77

張壽之墓
附北

火珠辟龍揮之蛇曰通天宮隨縣九州萬壽州萬壽大八尺受
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分國山川物產于其上
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飲天下黃金依八儀種不元自懷
義死張昌宗以太平公主為嫁入昌宗定州義人左僕射行
戒族子也昌宗既得幸因薦其兄芳之兄弟皆出入禁中傳
朱粉水貌媚臨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霓將軍芳之司衛少卿
賜食甚盛贈其父布政軍州刺史必當此職封夫人尚宮
問省起居昭尚書中迎方為戚氏私夫二張與不自日資喪天
下諸武及宗楚客等爭造同望顏色親寵盛宗之問主為
之捧溺器號為之為五品昌宗六即聖曆二年望懷鴻府有監
有丞及主簿縣事等監三品以芳之為之已後又為奉宸府以
芳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二張與博嘲謔之命二張與
李嶠等侍三數珠英于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
晉後身太后使求材木此堂與太廟於庭中武士皆賦以美之
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府供奉祈嗣未幾則諫曰陛下內
寵揚之昌宗足矣而候深常明自燃斷愧無從臣臣賦諫諍不
敢不奏太后旁之曰非卿狂言朕不知此賜骸百端
神龍元年太后寢疾宰相張柬之等請中宗以兵入誅芳之昌

公受通鑑
卷八十二
新唐書
卷八十二

宗于院左枝房範進請傳位太后近卧不復語中宗于是從即
位是歲后崩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諡曰則天大聖皇后附乾
陵中宗廢人帝氏宗兆萬年人
事詳中宗紀及後傳宗玄宗紀中

高宗三太子別傳 唐王宗廟記上卷附

燕王忠高宗始為太子時後宮劉氏所生始生時太宗臨幸詔
宮臣曰朕始有孫欽此為樂酒醉起舞以屬保臣臣皆舞樂
賜有差貞觀二十年始王陳叔敏初王皇后無子后舅柳
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于帝又與柳相連良婦
後長孫無忌于志寧等離請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
三歲許敬宗帝后皆違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東海王強故
事于是降封梁王梁州都督徙居州刺史忠憂懼不聊生至
不婦人衣麻削客數有妖言嘗自占事露為庶人同於州承
乾故宅麟德初官普王代勝終武后陰事敬宗乃與忠及上官
儀與代勝謀更賜死年二十二明年太子弘承襲收葬許之神
龍初追封燕王
義敬宗帝弘明天后之子也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
氏子訓詁至是世子高宗執其君謂而廢卷日所不忌聞爾請

此亦見史
之編

世宗皇帝
元二年
為皇帝

他書瑜陸曰里召勝母曹子下入殿下僭奉天寶黜山懷之迹
不存祝德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
加元服乃集群牧宗計周師上書儀物思儉即又思禮猶未古
今文章號璫山玉彭參之帝賜物三萬餘臣時有是詔五日
一起光順門決事時有勅從從士進台限內不肯及首面更
進者身斬妻于醫造弘上表以為如此其教多或遇病不反
隊伍怖懼而逃或因燕飲為賊所掠或渡海漂沒或深入賊寇
為所傷殺軍法嚴重則隊恐并獲罪即舉以為逃軍旅之中不
暇勤當巨隊隊司通狀聞移所屬舉于沒官情實可哀伏願免
其配逐帝從之帝幸東都詔監國時制中凱凱規無下於食育
翰成遂實者情然命家全等給朱黃賜進成二公主以母蕭淑
妃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聞之驚惻建請出降太后怒即以當
上衛士配之縣是天受之請以同州北苑分假貧民帝常語得
臣弘白茅廣體大臣未嘗有過而帝將勝志弘長請數佛音上
元二年從帝幸雙宮過配是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稱之詔為
孝敬皇帝中宗時附太廟號義宗開元時建廟東都號義宗號
章懷太子賢亦則天所生家止端重少為帝愛所教讀書一
卷既不忘至諱路賢賢易色一耳誦之帝問改對曰性實愛此

帝紹孝勸稱其風敬封義王皇太子是也實為皇太子世宗
國寶于起以元明帝朝建稱為帝子教製賜之已詔集諸儒張
大安制細言帝注後漢書當為帝為後賜時方七則崇儀以五
道為氏后所信官已正錄大夫崇儀言英王賴太宗而相王貴
賢關恩之宮人或傳賢乃白神婦國夫人所止賢益疑而后撰
少陽政範皇子傳賜賢數以苦讓之愈不安調露中崇儀為盜
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殺太子陰事詔薛元超賀茂高晉周維
治之獲色甲數百頭以為其帝素愛賢傳其罪后不可遂廢
為庶人然甲天津橋近太安普州刺史沈納言於振州也從昔
十餘人開掘元年從賢已川武后降政詔丘神勣檢衛賢軍進
全自殺年三十四台舉東頭福門司以為神勣罪貶州刺史
奉慶召神勣為食吾大將軍像崇立追贈太子從諡
許王業前高宗子蕭淑妃所生方歸州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
象鼎帝愛之壯死更王鄉出為中州刺史乾封初詔蕭無入
朝而實不病之善忠孝論自明泰軍張張之以關武后滋不悅
出賊降王都陽湖之食川儀威中流三州刺史與澤王上金同
追進赴都道聞遺從從者謂王曰病死何可得而煩哭哉至
龍門驛被繼年四十三澤王上金亦高宗子後宮楊氏所生徒

下紀聞許王死而自經

孫子曰君天下而不能死其太子凡幾如此古今所僅見者
嗚乎悲矣豈惟是哉中宗睿宗既為天子而竟是不保者數四
矣合而觀之高宗八子惟景王王季幸而早世其死於才人
之手者五其僅存者二

長孫無忌楷遂良承澤歸瑋則傳 許敬宗李義府附

長孫無忌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也性通悟博學文始高祖
武德河進謁長春宮從秦王誣計有功擢上黨縣公建武王
王病瘵府危疑考公齡無忌俱入白王儲死事誅之王未許

自後漢見
無忌自見時
之

無忌曰太王以帝為何如人王曰洛陽文明為子奉為君仁又
何議哉對曰向使沒非弟出得為奉乎蓋無忌下得為仁乎大
校雖小校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蓋意乃遣無忌召公齡杜
如晦定計討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依還吏部尚書以
功第一封齊國公進右僕射突厥頡利已盟而亂諸將請遂
討之帝以問大臣蕭瑀以善弱攻昧對無忌曰今國家務振
兵得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以弱見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聞
甲冑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無忌驕大盛者帝特表
示無忌曰朕與卿洞然無礙使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閒

如是

意可下通又召群臣謂之曰朕子幼無忌于我有大功視之猶
子非他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恨盛滿后之力為之請遂解僕射
授開府儀同三司頃後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辭又
因高士廉曰陳帝曰朕任官必以才若蒙錄后兄愛朕厚以子
女王弟是矣以其才兼文武朕欲相之公等能下曰然帝又思
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見作或感以賜王兄其功者數功臣
此世襲利也無忌等皆不願之頃上表請東以三代封趙蓋錄
力不能制因而利之授樂節度多非已此所謂漢院候置所
罷也深憾事宜今因臣等復有愛更恐素與朝綱起王從世恩
知不肖之辭或放冒印憲自取執焉更思近世之弊初起
之禍良可哀愍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問諸子上兄言臣被刺殺
事陛下今海內第一奈何棄之外州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
通義朕欲全公子孫世為有土之君而公將之朕歎強公以第
土即乃昭穆之從帝幸其弟自家人姻婭焉豈有差久之進
位司徒圖画功臣於凌烟閣以無忌為首太子承乾廢帝敬立
晉王以無忌之吉而決遂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
品帝之立其王也無忌等止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
帝引手撫無忌無忌受帝數言下得有所言翌日無忌入受

已而高宗
臨視死

高宗受
病既已
下

紹興遺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時改切念思數昔者之有
頃崩于左殿宮室太子悲慟無忌曰大行以社稷宗廟屬殿下
宜速即位因地下後從請還宮太子即位無忌太子檢校中
書令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遂以寶慈昭儀十
餘車賜之。又幸其第官其寵姬子三人昭儀母從諸家申請
許狀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復召無忌達良及下志軍言
必欲立昭儀無忌已數諫即日帝付託遺良願陛下訪之遂
良趣道不可帝下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之教宗
揣后指詔無忌謀反與侍中辛茂將錫按傳改反此帝信之
下詔以揚州都督一品保寧軍節度使知州府在發兵護送派其子冲
專於嶺外後數月之詔勸欲求茂將專權按之獄獄果合大理
正東公瑜卿史宗之頃帝即黔州恭訊無忌投謀卒初無忌與
遂良志心厚因帝亦實禮老臣按已以無忌以改元之切嗣起
說張氏而人雄辨之也。自兩人去改歸於代幾至亡國起上元
元年遂復官爵以孫元英襲封初無忌自非復舊職中更足
許還葬從父宗譜國史成痛官其孫仍於代令
惜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亮以文學自稱東晉謝安來封
蘇譽傳之果遂散騎常侍遂良亦自蘇譽通事召入歸奉陵祭

王將繼曹泰軍貞觀中某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綴拾太宗嘗
數曰虞世南元無與論者魏徵曰見遂良帝令侍書省方得
職工藏之改昭其誠其德遂良一見輒解之十五不帝折有事
泰山至洛陽帝嘗大歡記即休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又王功越
古初乃台成盛矣而遂良見此大忘有所失合帝遂與帝行
禮優柔昔數平臣惡願加詳慮帝略詔罷封樸遂疎職大失其
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云古
史也善惡必記庶幾人主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臣職當載不敢不記劉洎曰使遂
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一三監前代或欲以
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亦遠群小下受謀言朕能存而
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惡也遂時魏王泰淫佚如嫡群臣未
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眾大夫此言隱義為忠
帝以不切大煩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雖弗率皆唯天子諸王
宜有定分帝曰有是說朕年五十日以衆急鍾養子守器而弟
兄走子而五人心尚念焉自古宗世無良則傾敗相何公等
詢我東賢普保傳之大事人久情相熟則非意自生其公王所
官不得過四考善為食長幾久子承乾漢遂良與長孫無忌等

一陳凱是數者
可見第一回
無非公理

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帝嘗怪彘造潘君為順其謀者十數人
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璽詔寄力嚴禁捕傷士工奢靡之始危
亡之漸也帝器不止必全為之金又不止必為之說諫者故
其深不便得聞耳帝嘗美之帝欲自討遂良曰國謀無行謂
萬一不勝師必再興兵為忿故忿者服員不可必帝然可之會
李勣賊其計帝遂決意東征上勅秦王時每征伐遂良必亮嘗
在軍中預秘謀及征遂以遂良從詔亮曰時帝師旅卿未嘗不
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悅卿歲月且三十戰休言及此我勞如
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否加食飽頓首謝策
雖走遣使資金送良曰古者討殺臣之罪不受其賂魯卿即陽
太爾春秋識之今莫離之所宜不臣之議不容之詔可以其便
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請雖不可帝志取西
域察其言不用又西定厥寇西州帝曰往觀微緒遂良勸我立
陶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召太子
絕不令往東宮遂良上疏曰男子十年出外傳出宿于外况
召王世子乎且朋友不可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溺愛
潘愛或出德京外太子聞還東宮近師傳事學藝以廣懿德帝
從其言會之燕免起復拜中書令帝獲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

已據奏遂
至下此奏
云遂良既
大見此乎

漢武帝寄霍光劉博託諸葛亮朕今幸卿是太子仁孝其誠心
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母憂天下。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
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為呂州史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進拜尚書僕射帝將立武昭儀訪之遂
良遂良極諫語錄中載其後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
二年徙桂州未幾赦還州刺史遂良曰憂屬恐死不能自明乃
上表曰往者永就廢矣夫今劉伯泰來宮不可必顯宜遣漢王
居之臣引義固爭皆陛下所見幸與無忌公齡勸四人共定大
策先朝人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上之展不勝
勤勸臣以杜復寬禁陛下。手抱臣頭臣與無忌居處聚事咸然
願圖數日之間內外軍謀臣力。小注更勸始即成雖除西乞
陛下。下。東。博。帝。皆。端。幸。于。氏。后。訖。不。首。歲。除。卒。年。六。十。三。或。通。凡
羊。詔。訪。其。後。復。歸。葬。焉。覆
大。漸。揚。州。江。州。人。父。獲。光。為。滑。大。將。字。文。化。及。之。龍。閣。門。死。之
潘。知。謀。免。入。寺。禮。進。士。員。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政。太
宗。間。將。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潘。曰。陛下。上。下。失。為。慈。父。太子。得
盡。天。平。則。善。帝。約。之。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宗。選。以。潘。為
之。祿。職。二年。累。遷。為。中。書。令。帝。將。以。武。氏。為。后。潘。上。書。極。諫。初

此公孫龍其
使廣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
此所補遺書
於下之字及

武氏使龍希哲覽其狀與諸將謀之有當遂令別上觀不可
 武氏已止不自安后更疑言源華而折衷此多之極雖此非
 深清為國乞加哀賞上以長示源華源華益懼復初奏太子
 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源華人之道源華曰君之養人在省征
 役今山東役丁戍列數萬役之則人又方取庸則人又費頗重
 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帝從其言帝坐惜遂長戶貶台州刺史
 使廣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源華與之謂其長曰吾人當死
 知死全以死為國死而後已年五十三給喪
 輓送卿初源華高智周相處從源華約客定賊王仲兒家相與
 言志源華處後智周晉曰源華天下忠約曰源華通事舍人從
 源華更制應約始以源州書佐入調源華注曰知志遂以處約
 為通事舍人從智王公補之源華世世上元中為貴門侍郎同
 三品之末號將而恒濟以擊行機相次知度事
 輔源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源令終刑部尚書
 顯州縣公源少負節行博學號史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兼將
 戎職三年累遷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正后之廢源注謀不
 納明日從源帝大怒引出捕逆之賊源州也源上疏而遂
 良松范上下懇源曰昔賊子去而殺國以亡朕非存而綱紀不

天子知親所
者十小人之
先著

知陛下無故率遂得此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源憂憤自歸
 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源以從州校逆竟佳用
 武地倚之謀不報于是貶源州刺史源年辛年五十四長孫無
 忌死敬府等復奏源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而源已死發棺檢
 視追削官爵籍其家子源滿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遣詔使官
 爵由源與逆長相逆元內外以言為歸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
 御史李善感其上脫隱言時人聞之咸為之陽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潛禮部侍郎善心為字之化及
 所執敬宗去依李善為記宣太宗聞其名召習之學與學士員
 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父德望后從源更令親防
 詢親觀其狀宗悔其失此貶源州司馬久之補給事中從源史從
 征高麗東詔兩前詞未甚麗人見其果高宗即位為禮部尚
 書以妹女與豐滿兩餐之子多將金寶為有司所勸源州利
 史未幾召從舊職高宗之立武也敬宗實多左右之舉侍中道
 爵即公帝嘗幸以長安城問侍臣源漢以來幾召即此敬宗曰
 秦居咸陽渭水故云渭水實都以為大河至漢惠帝始為此
 城其後符堅徙長安之周唐之帝乃召與弘之學士封古宮室
 設置其休以開進中書令敬宗為結武后遂稱後宋源增進其

統義無忘亡官。廣德重足事之。不先不任。雖有將詔與司
空李勣。每朝日。輒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頗使次
驥陽。帝問。實德。此謂帝。何也。德。全不能。敬宗。自後。驥馬
而前。曰。昔帝。頗項。始。告。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為。寒
浞。所。滅。后。播。方。恨。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氏。吾。心。吾。之。為。夏。伯
豆。春秋。時。衛。或。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傳。子。孫。以。舊。地。也
蘇。頌。項。所。居。故。曰。帝。如。帝。稱。善。敬。宗。逃。自。汾。西。大。臣。不。可。無。節
向。德。全。不。能。對。吾。耻。之。德。全。問。之。曰。人。有。能。有。不。能。吾。不。能
對。以。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亂。是。實。之。不。讓。不。亦
善。乎。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讓。信。而。詳。及。敬。宗。實。改。專。出。己
私。始。實。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魯。書。曰。昔。吾。兄。世。基。死。世
南。留。諸。代。善。心。死。敬。宗。最。難。求。止。世。為。口。實。敬。宗。所。憤。至。五
德。魯。傳。蓋。証。以。惡。敬。宗。下。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敬。宗。九。龍。子
九。龍。本。高。祖。孫。奴。也。為。立。門。關。功。狀。立。與。劉。文。靜。華。同。傳。太
宗。時。衣。罪。罪。忌。戴。威。賦。敬。宗。與。祖。賜。敬。德。驛。前。鹿。孝。泰。率。兵。從
討。高。麗。戰。其。懦。裝。破。之。敬。宗。受。其。金。刀。林。其。乘。戰。賊。然。自。負
說。後。論。以。諸。事。自。晉。蓋。濟。足。東。敬。宗。書。西。城。國。志。姓。氏。敬。宗。新。禮
等。數十。禮。皆。敬。宗。總。知。之。實。係。不。勝。記。敬。宗。嘗。第。合。華。僧。王。造

日全吉

連。接。使。諸。使。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誤。要。其。得。因。以。起。意。假。姓
虞。子。昂。丞。之。敬。宗。與。虞。奏。行。昂。雖。外。久。乃。表。還。成。事。初。以。將。進
致。仕。仍。解。朝。望。在。平。八。十一。太。常。博士。元。思。古。議。敬。宗。車。長。子
于。荒。微。嫁。心。女。于。豐。朝。果。誠。法。名。與。實。奏。請。賜。御。經。其。孫。方
伯。斯。思。古。爵。有。恩。詔。更。議。博。士。王。福。暉。曰。何。事。思。而。奏。以。日。食
萬。幾。益。修。職。况。敬。宗。志。孝。下。逮。而。敬。宗。食。男。女。之。果。過。之。能。不
改。有。詔。果。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以。送。法。既。過。能。改
曰。恭。請。送。為。恭。考。伯。斯。子。也。頭。有。文。敬。宗。晚。不。復。下。策。凡。大。典
冊。悉。為。伯。斯。之。常。戲。昂。曰。吾。兄。不。及。若。此。答。曰。梁。父。不。如。昂。父
後。又。納。婢。禮。奏。流。芳。伯。斯。奏。通。敬。宗。官。太。子。舍。人。既。與。思。古
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為。先。子。報。仇。耳。若。伯。斯。而。止
李。義。府。瀛。州。隴。陽。人。貞。觀。中。對。策。中。第。累。遷。太。子。舍。人。與。李。濟
俱。以。文。名。稱。來。李。高。宗。立。累。遷。弘。文。館。學。士。為。長。孫。無。忌。所。惡
義。府。豐。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者。奸
敬。宗。甥。也。而。習。善。揣。摹。因。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長。率。相。議。未
有。以。奏。之。君。能。建。策。上。之。則。將。禍。為。福。矣。義。府。即。代。德。儉。宣。旨
叩。關。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給。賜。珠。一。千。留。居。舊。殿
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人。崔。義。金。中。丞。裴。公。喻

皆潛布腹心與后誅奪骨髓大臣擄取威柄天子欲從矣義府
貌柔恭與人言憐惻微笑而陰賊禍忌微忤意者皆中傷之時
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未幾六年拜中書侍
郎同三品爵為侯洛州女子淳于氏色美擊大理獄義府屬大
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實金以狀聞上命
給事中劉仁軌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于獄中侍御史
王義方追劾之帝陰德義府貸不問為抑義方逐之未幾進中
書令河南郡公諸子孩抱者並立清貴而義府貪冒無厭毋妻
及子婿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仲
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為之下繇是與義府訟于上前
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遂正倫權用刺史義府普州刺史明年
復以義府為吏部尚書同三品已拜右相仍典選事義府恃中
官之勢專以賣官為事終無次恩官為洛帝嘗從容取義府
曰卿子及婿頗不謹多為非法我尚為卿優容卿宜戒之義府
勃然色變頓頭俛伏曰謹告陛下但公言如此何必然我
索其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後步而去帝繇是不悅望氣者
杜元紀謂義府所居有獄氣宜積穀二十萬緡以厭之義府信
之聚穀尤急后母喪期望給哭假即微服與元紀出城東登古

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覲視災眚陰有異謀又遣其子右司義
和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廷受其戮七百餘人廷司津監石金吾
倉曹恭甫楊行顯告之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御史詳刑共
鞠之仍命司空李勣監其事皆有實詔除名流寓州津流振州
諸子徙塔山流定州朔野莫不相賀乾封元年大赦獨從人不
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自其死天下莫且復用比死內外
乃安方義府盛時改葬其祖父三原高陵等七縣悉課丁車載
土築墳蓋數不怠高陵全張敬素更不堪其勞死於役所義府
嘗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收昭穆無賴之徒藉其權勢保仇為
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謫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
之義府復相使人誣擄崇德罪下獄自殺義府多取人奴婢又
徵各散歸其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嶺山大賊李
義府露布有云混妖婬而亂放各城受而親入
石晉劉氏曰許高陽征武德時已為天皇人監之賓重三十年
位不過曹戶而馬周劉洎起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
實則高陽之學玄與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過懸殊良以
才優而行薄故也及高嗣君庸暗樂於私邪何附射龍竊權
軸人之尤險一至於斯雖有其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

唐紀

石部四 華容縣志撰

張行成于志寧却龜俊上官儀劉祥道蕭弘機列傳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以降資補穀熟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說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說言行成謂高平主簿有能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同介紹若行成昔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更示人以隘矣帝稱善羣臣之由是有大政事命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群臣朕為人主委任將相之事行成退而上疏以為高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較功乎能帝嘉納之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震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居象地陰也臣象居宜動臣宜靜今靜者獨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未封應不虛整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卒于尚書省年六十九

于志寧字仲謏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子周高大師燕國公
大業末志寧調冠代縣長并官歸高祖入閣率群從迎謁長春
宮詔授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秦謀議薛仁果平鐵柵亮於四
府中遷大策府從事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
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是時議立七廟群臣皆以涼武昭王
為始祖志寧獨建議遵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歷古今異
時慕虛名遺實惠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太子承乾教有過惡志
寧上諫訖以諷帝見大悅俄廢庶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從園請
終喪帝遣教文事教譬乃就職時太子所為益下法志寧屢書
切諫太子大怒遣張恩改執干承基往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
寧慨然往苦塊中竟不忍殺太子教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
勉晉王為太子僕僕左庶子遷中封燕國公監脩國氏永徽二
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俄遷大傅掌機右僕射張
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取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
資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當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
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長孫無忌播逆良同爭不見
從志寧不取言武后以其不甘已衡之使同殺無忌坐免官出
為榮州刺史改華州總政仕卒年七十八謚曰定志寧愛賓客

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士議少之

初唐後安州安陸人父相資隋末以岐州歸國封觀山縣公處
從甫十歲而孤貞觀中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副李勣討高麗
師入政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殆處後方換胡床體胖安餐乾
膳不顧盜簡隋脫擊卻之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進同三品
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繕次帝
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凡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既
通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歎驚却謂朕曰事發當玩者數十人
汝可命出之史臣為取此為實處後曰先帝仁思此類非一臣
之弟處係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首恨甚先帝曰左右
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皆史臣應載者上元初帝觀翻鸞
閣分音樂為東西兩使羅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兩勝為樂處
後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樂讓來相親如一今承明
黨使之相誇彼排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職負相凱謫非所以崇
禮義勸敦睦也帝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遷中書令帝
多疾欲遜位武后處後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
文帝著金鉏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彌亂之萌陛下系
何以高祖元來之天下不得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

李義琰曰處俊之書更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帝為舉哀光順門處俊贊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瑕不能害處俊孫象賢重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所處從故因事誅之象賢陷刑誣口為太后發揚口中隱隱禁市人禁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吏解其屍掘其祖墳墳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瓦塞其口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為陳後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兒謂為沙門服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

學士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儀私未嘗不預高宗即位進西堂侍即同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常勅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

儀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亦擇下按武彊登堂雍州判江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綺錯婉媚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

德元年與帝秘謀廢武后及為后所誣下獄死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婉兒沒掖庭中宗時為昭容于夏儀庭芝皆贈官以禮改葬

劉祥道字同舜魏城人父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與蕭瑄等撰定律令歷中書吏部二侍郎唐汾陽王十一月遷集賢

侍郎日暮事最司不及研詰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隋到觀擬于

是官無潘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招使以未端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注錄或以為宜論者方隋高華基

祥道少養將果遷至顯慶中授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養補獎國上疏以內外文武官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

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而今入流歲千四百人停選六七

千人又復平別新加其額寔廣殆非經久之計望有釐革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散乃詔依祥道奏議而施

政懷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他門議遂格選司刑太常伯多振寬潘之鞠李義府獄流之萬州朝野莫不稱慶麟德元年拜

右相祥道性舊謹吾相受是教陳老病乃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為司禮太常伯致仕卒年七十一謚曰宣子奏贊裴壽歸侍御

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懷之時將軍史與宗從微元中言晉州出此鶴可使察賢捕取帝曰察賢貴捕鶴人耶卿安

得以此待之求微元平進同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為侍中解炎下反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為酷吏所陷自經元從其家裴貴三世至兩省得即典選從史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全權授部

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員外郎中

常弘機京兆萬年人貞觀時為太子中書舍人軍使交廣冊拜

開遠書作世

走書與某

北史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卷一百一

同機設為可汗會百國致道梗三年不得歸裂括括所過諸國

風俗物產為面征記此還太不問外國事印上其書當大悅果

還至高宗時為司農少卿主東都舊田受詔充東宮苑有宦者

犯法於苑中弘機杖之然後奏聞帝以為能擊而之因曰後有

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還司農卿太子弘薨弘中弘治院

使政而金堂院不容終其將更為之役者過期不造眾怨夜境

害去帝詔弘機改修如期而解人不告帝帝嘗言而弘機東西

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修其時月弘機即言臣任

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二十年繕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政帝大

悅詔基修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修宮制高止五丈宮中橋

于長夏門廢刊治橋人便之天子乃廢洛北絕所延眺長久嘆

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宮者制自魏謂伏白陳田古大

子陳池至謝皆深宮隱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庫

郭神王王城外受受居號弘機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臣歸

獨著則忌默事我乃有義臣存官而已白陳非之賊生家入

犯道物免官初東都方士來獻道為代之所寵嘉醴醴膳弘機

曰朕選敗中宮張策劉養望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

毋滿言遂致逆子遂后帳之衣深中帝幸東都至若樓宮弘

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從往之為后將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

事

裴行儉劉仁軌唐肅宗在志裴懷古列傳

裴行儉字子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

謀歸國被害讎曰志行儉貞觀中舉明經調金吾丞奉朝班定方

一見奇之盧從以用兵之術遷在至金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

以為國家憂從此始與在除無忌皆逆良秘謀大理東公瑜捷

治昭儀母父除西川長史麟德二不權果西而都西域諸國

多慕義歸附召遷吏部侍郎與李敬公馬載同典選有能名勝

號裴馬行儉始於長名榜陰注第法又定州縣兵降實擬高下

為故事議國未阿史即都父父事速勿與吐蕃連和使通安西

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往年吐蕃入寇事教金劉富慶夫律從

元平心未息安可更為西言生事今況新王元其于泥泥師為

實征東師宜遣使者還歸國道過二部以便宣取之可不血刀

而擒之帝用行儉行儉遂沒新王經果買逆噴噴賊重其專甘

連將七賊之行儉止言致果今日水泉非遠裴少安賊而盡

梨苑北一舍
所不誤其元

史 33—90

初至邕不少帝賜都吏資金器三千駝馬於是行徐水
給親故泊麾下數日罷

劉仁執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資賦好學亂不能安業每動
止置地甚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詣陳倉尉貞觀中
授都人折衝都尉學事上聞之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新之仁
執曰學事對臣百姓厚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梓邑自若魏徵
侍側曰隋末百姓雖而度官吏多如魯寧之比所以是亡上乃
賞仁執更擢為樂陽丞會上幸司州較獵仁執上言大檢未獲
使農民供備事治道禁樵勸農三惠至願也停司日則公私交濟矣

上賜書嘉納遷新安全累遷給事中李義府所惡上刺青州
踰慶五年代遷義府欲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
衣隨軍初隨定方既平百濟將劉仁願奔之又以王之度為然
津都督撫其餘衆又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僧道琛迎故王子扶
除建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執擒扶信方州刺史執文度之衆
發斬羅兵為獲仁執請唐曆及南諱而行曰吾欲掃平群醜願
大唐正朔于海表仁執將兵數萬韓關而前所向皆克道琛等
乃釋仁願之圍而去尋新羅帳蓋引還福信殺道琛并其衆其
將獲張仁執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會獲定方以高麗國平壤

不克而還固執仁願等而歸仁執以為如此則百濟餘孽不日
更與高麗通迨何時可滅乃亦便宜東然濟無備帥衆攻之拔
其數城奏請益兵會掩除更與福信相忌襲殺福信遣使至高
麗使乞師而詔遣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軍師大振于是
仁師仁願帥陸軍以進仁執與杜真執除陰孫熊津白江會之
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執除更與高麗子忠勝等率衆與倭
人降者師沙叱相如黑齒嘗之亦各帥衆降獨仁師賊未下仁
執便相如嘗之各將其衆取任存仍以報伏給之仁師曰此馬
獸心何可信也仁執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此其感激立效

之時不用疑也二人訖拔其城百濟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留
仁執鎮守仁執應體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課耕桑賑貧老
立唐社獲嶺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降也田訓士卒以圖
高麗仁願至求師上問之曰卿知和乎皆曰知和卿本我人何
能如是仁願曰吾仁執所為之上悅如仁執大遣使告勉之
先使貞觀末歲中亡戰沒者皆詔使吊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
頻更校討伐恩賞殆絕又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叙州縣
發兵壯而高者行戰得免貧者雖老弱被發即行仁執其論其
弊請加慰獎以觀士心之未用執除陰使接定除衆帝乃以陰

魏武武略
終周史
奇選

為黑津都督時遣仁顯將兵渡海以代舊張之兵載仁統俱還
仁統曰舊兵當令取獲解其遺還軍將番與張未可歸之仁顯
不可曰吾但知奉詔不仁統曰吾利子國榮也其私乃上未限
便宜自請番與從之及封泰山仁統乃率新羅百濟濔羅海四
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權右相總兼元平達通奉勅討高麗平
之以疾薨致仕咸亨三年復召為同三品修改國史上元元年
遣討新羅率兵總兼盧河攻大興七重城破之封臨海郡公俄
拜左僕射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復出與洮河帝幸東都太子監
國詔仁統與裴炎薛元超番輔又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熙
番守仁統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統專知番守
上疏辭疾因陳呂氏極度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責書
慰勉改文呂氏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辛年八十五仁統薨貴顯
不自矜楊接醫故如布衣時御史奏其政若承平義府皆便
休焉引之
引洪父休人引憲異天嘗在臺不自安同韓以情自解仁統持
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執政為司元大夫少府監裴
匡封義興苑中馬養歲得錢二十萬賜上以問仁統對曰利則
爭矣恐後心相害家費為費非高也乃止進歸人為上道號
殺上與仁統觀之仁統驚起下上問其故對曰臣無二心然

高宗武略
奇選
此也
是教金部

二玉通視四野有數尺孔不秘然為上進勇去然官蘇州縣
至宰相多致聲譽得天下歡心又與洮河秦諸多為中書舍
致金部知乃大教金部代致金部將師于竟獲其衆中未獲
追誣曰文獻同時數至德右僕射賈之子也乾封中果還西臺
休即同東面董三品十數年太子純為宰相高宗嘗為白書
賜至德曰此洪深德年操已還右僕射時仁統為左人有所新
仁統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平俗實有免給者
帝為奏辨時譽皆歸仁統號仁統為解事時常更日聽訟有
樞密詣仁統陳陳陳語至德至德覽之未終樞密曰本謂是解事
樞密乃不辭事僕射也歸我卿動樞密還之人稱其長為或以
問至德答曰戚福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盡取上聞深重之儀鳳
四年卒諡曰恭
唐睿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永徽中明經高第歷營州戶
曹參軍會突厥叛與契丹叛休璟破之于獨蘇山起拜豐州司
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遣智無戰元朝走議事豐州重夏
休璟上疏曰豐州控河通寇之宜耕牧自秦漢以來皆郡縣之
隋季不能坐守始以重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九一隅得
以先固今廢之則河傍地便為賊有重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

之高未從其言重拱中遷安西制都護會吐蕃破馬步安急遣
大總管常侍領軍救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而土校靈州都督乃
陳方略請復回鶻則大遣王孝傑破吐蕃救回鶻亦休璟之謀
也聖曆中使涼州都督吐蕃大將諸葛悉走寇涼州入崑崙谷
休璟結高望之見賊據險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敗復死實資
降蕃市吏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子弟騎鐵精不習
戰吾為諸君取之以故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其衆銳而還
吐蕃未請和既宴使者奏觀休璟后問之對曰洪源之戰是將
軍猛厲無敵故敵識之而嗟吳果權至夏官尚書同三品后猶
稱再恩幸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下曹一會契
丹入塞復出督幽雲等州將將行密言於太子曰易之兄弟將
寵下臣必將為亂陛下宜備之中宗復召同三品封榮國公
致仕未幾復起奉敕兼雲初以將進出傳契丹近知元年卒年
八十六諡曰忠休璟以儒者鄉知兵自陽石踰回鶻隸夏萬里
山川要害皆能記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職顯數千
散騎其族又出封大為營蓋蓋其五服親舊將持之惟張仁
愿議築之降城休璟獨為不可卒就之而沒而無遺患先帝
八十猶託倚惟近來復用于是買憂而宮方用事休璟為子

張其養女故獲起宰相其嘗謂亦無它此意云

飛白惡蕃州下邳人本名仁豐以儒術顯名過之武后將果還
傳御史郭弘霸稱后乃捕勒佛身又飛嘉福王度之請以武承
嗣為皇太子邀仁豐聯章仁豐正色拒之神龍中為洛中長史
會親貴多邀仁豐一切捕殺數回以安先是賈欽頭嘗為長史
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後賈敵眾兆三王及朔方軍
總管沙叱忠義為反賊所敗詔仁豐代之既至賊已去乃兵墮
擊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反賊以河為界時默啜患兵西
擊突騎施仁豐請東虞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

此兩處應更
當時最誤
自今而後
得

應以絕其南寇之路中宗從之永昌歲清縣兵以助功厥高兵
二萬人逃歸仁豐禽之盡斬城下軍中脫懷六司而後以神靈
祠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而直靈武東城而直榆林三壘相照
各四百餘里拓地三百而遠又于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火千八
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出收收朔方無復寇掠歲省費億計賊
雖兵數萬仁豐連城不置整門守其或問之仁豐曰兵貴進取
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賊者斬之存用守備土其是惡之心
也後常元楷為總管始築聖門議者以是重仁豐而輕元楷果
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三品封歸國公春還朝秋復留軍備

遂帝為賊持祖道資不資關元二年卒後人思之為立祠受
降城出師凱多為宰相之武善者當時亦李增郭元振唐休環
仁惠云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鳳中上書關下頻遷監察御史姚崇道蠻
反命懷古馳驛往懷驛之中明珠黃婦者日千計俄轉首惡遂
定而方聞知微使定賊懷古隨其軍默吸脅如微攝南面可汗
固欲官懷古下受日將獲之逃歸抵晉陽形容憔悴失騎噪聚
以為間謀欲取其首以報功有果殺晉陽人所枉懷古按宜之
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同知員外郎始安縣

裴懷古成功
後人思之

裴陽濟撫衆數萬攻臨川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順之未數則稱
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懷古雖及嶺上飛書示
以禍福備嘗迎降且言為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
赴之左右曰 懷無信不可忍也懷古曰吾代忠信可通神明

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意歸所掠諸洞貢長系將兩端
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徙相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吏所至吏
懷愛神龍中歷幽州都督左戰衛大將軍卒于官時年其馭

一信臨財廉為國名將云

以仁貴歸州龍門人仁貴戰以日為養將改葬其先墓柳曰今

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將君蓋往歸之否貴還鄉葬

未幾也仁貴乃往應募會即將劉召印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

新政將保首馬鞍賊皆攝伏歸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將

高延壽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乃著白

衣白標顯持戟腰雙而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東之賊逆奔潰

帝望見遣使馳問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授游擊將

軍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關外事莫如卿若朕

不喜得遼東喜得說將近石顯軍中即將高宗幸萬年宮夜大

雨山水衝金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

門挑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儀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

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獲定方討賀魯仁貴上疏言泥然

却素不事賀魯約其所破虜保妻子王師有破賀魯却得燕泥

妻子者宜福之以加賜使使明知賀魯為賊而大辱為之父

母則人戮其死不遺力是帝納之泥然請隨軍效死顯慶三年

破高麗於貴端城明年復破其大將溫沙多門于曠山破與辛

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挑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武衛將軍詔副

御史丞征映勸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

五甲射為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

除萬金駿騎數十來挑戰。貴發三矢。既說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應坑之度。暗比擊其除。發會葉。旋見弟三人。以師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逆。仁貴亦取所部為委。多細。疎道為有司。勅奏以功。見京。乾封初。高麗求男。止內附。遣將軍。麗同善。住。慰。之。弟。男。達。率。國。人。服。而。納。乃。紹。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反。為。賊。襲。仁。貴。連。戰。大。破。之。拔。南。嶺。木。庭。香。巖。三。城。提。卒。二。千。進。攻。拔。除。賊。將。以。兵。寡。勸。止。仁。貴。不。聽。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拔。其。城。因。步。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拔。除。既。降。它。四。十。城。相。率。還。欲。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張。平。壤。封。平。陽。即。公。移。治。新。城。縣。孤。存。老。檢。制。逆。賊。隨。才。任。職。聚。樂。節。義。高。麗。士。數。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率。阿。火。那。道。真。郭。持。封。討。之。至。大。非。川。將。趙。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輻。重。自。隨。唯。以。趙。利。宜。番。輜。重。置。柵。于。大。非。嶺。吾。屬。率。輕。銳。倍。道。而。行。掩。其。未。備。賊。之。必。失。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進。屯。烏。海。待。封。先。與。仁。貴。並。列。不。肯。受。其。節。度。將。輜。重。徐。進。遇。吐。蕃。大。敗。輜。重。走。仁。貴。退。屯。大。非。州。吐。蕃。既。擊。之。辱。於。大。敗。仁。貴。嘆。曰。今。歲。在。與。平。遠。在。降。泰。不。應。有。事。西。方。卿。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族。人。未。

幾高麗除樂。拔起為。魏林道。總管。從坐。事。敗。蒙州。會。赦。還。帝。恩。其。功。乃。召。見。芳。之。拜。益。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蒙。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鍔。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進。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永。淳。二。年。卒。年。七。十。子。訥。字。慎。言。起。家。蓋。田。今。突。厥。援。河。北。氏。后。以。訥。世。將。詔。對。同。明。殿。其。言。突。厥。馮。陵。以。盧。陵。為。薛。今。雖。還。東。宮。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歛。服。后。深。然。其。言。俄。遣。幽。州。都。督。改。并。州。長。史。訥。久。處。遠。有。戰。功。開。元。初。契。丹。果。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之。諸。將。不。如。約。而。收。詔。發。訥。官。將。戰。而。吐。蕃。大。酋。忿。忿。延。乞。力。徐。等。寇。紹。興。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大。破。其。衆。追。北。至。洮。水。殺。酋。數。萬。禽。其。酋。將。帝。欲。自。將。北。伐。訥。大。克。乃。止。行。復。訥。封。平。陽。即。公。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詔。曰。昭。定。薛。烈。字。定。方。以。事。行。冀。州。武。邑。人。父。邕。隋。末。率。里。中。數。十。人。為。本。郡。討。賊。定。方。年。十。五。數。先。突。陷。陣。遂。率。領。其。衆。破。創。賊。衆。金。糧。楊。公。卿。自。是。賊。不。入。境。卿。黨。賴。之。貞。觀。初。為。折。衝。從。事。增。襲。頗。利。于。噴。口。為。前。鋒。夜。露。行。去。戰。一。里。許。露。見。才。帳。馳。數。數。十。百。人。頗。利。及。隋。公。主。惶。官。適。去。靖。亦。尋。至。除。黨。患。降。拔。撤。中。

除之及後徒就殺即并生方翼流崖州卒于道年六十三神龍
初授官濟方翼善書與魏叔玳齊名于時譽以之擊稱時號
三王

唐紀

石印五

無家錄慈懷

梁元帝在朝失散則工繼王以善藻環列傳

梁元帝字子範揚州開善人元帝家多史補必又出休沐且續書
下應有司歌薦之辭不舉甄勳十年舉明經及第累官至調露
二不同三品進拜侍中高宗帝東都留皇太子京師以英嗣護
足大漸受道輔太子是物中宗改中書令中宗帝善文如太后
發之更主陳王為皇帝于是武承嗣請立之廟追三王元英缺
曰太后母昭天下當示其公不可私于所親獨不見治之敗
乎曰曰呂氏以機害皆敗收人各進乘三皆何傷乎身曰事
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承嗣之讒太后誅歸王元嘉
帝王霸憂以魏宗室望劉韓之輩正約然不欺言炎燭同爭
台愈漸之嫌王雖為帝太后嘗有天下事炎謀殺太后出游龍門
以兵掩之還政天子會以兩而太后不出而止除炎禁炎與台
議討之炎曰天子不殺不親政事故望子得以為辭若太后反
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御史崔善言炎有異圖台以捕炎
遂詔獄鳳閣侍郎劉元範曰炎社稷元臣有功子國忘心奉上
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納言劉善言反所率得後雖錄之台

此後諸書
所無蓋亦
中唐之前
也

曰炎反有端猶未知耳元範察賢曰若炎反臣等亦死矣
曰朕知炎反卿等不反遂斬于鄧州驛方叔初時武勳通諱
以是炎回京相下獄安有全理卒下斬斷其家無得石之歲
初炎兄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澤之以斬降者阿史那伏念等
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始克見便國失信遠人以爲陰謀云家
宗立贈太尉諡曰忠從子伯先未冠推廕爲太僕丞從死坐視
嶺南上變承而陳得失白見器其待之伯先曰陛下爲李氏神
先帝葬天下履履朝政變易嗣子既作李氏封崇諸氏伯先忠
于社稷又詔以罪戮父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宜
早降子明辭高此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之下一定不可復救
矣后怒命曳出杖之朝堂長說漢州伯先杖至十二死數至九
十八從後更二書畢與唐得並說所藏除巡捕爲吏贖捕沉此
廷貴否財略五家至數十萬娶除明女爲妻妻有黃金駃馬牛
羊推于遂養客數百人自此廷貴京師多其家詞候朝廷事十
通鑑載事
常得其七八時開闢事奉悅爲武后謀曰諸言代武后劉劉無
疆姓昭元人乎久臣狀流者數萬族杜陵是也后以爲然夜
譚秦校考功員外郎分遣使者賜還昭附安流人貨命殺之由
先期知以豪也載金帛賓客承突厥爲進者所反賊衆散會武

后更說人已謀更遣使者安撫十道曰前使已悉安有難而不
曉朕意懷誅殺朕甚自咎今說人存者一切縱還歸足伯先得
不死中宗復位承炎後授伯先太子唐事至遷奉陸廣三州都
督坐累且誅賴宰相張說右之免官外召權亮陽節度使京兆
尹以京師官冗奏罷畿縣吏外又試官遠之却尚書年八十
六宋子京曰異乎炎之始于炎之知中宗之下居不知氏后之
盜制跋扈翼而資其構人死國宜故

唐良嗣諫議大夫世長之子也高宗時累官至朔州長史帝遣
宦者朱怪竹江南將蔣上苑宦者所造縱恣至割良嗣肉之上
書功諫以爲違教異物增損道路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
弄載福虧損望明言甚切直上謂天后曰吾初來不覺累勸良
嗣所怪子紹懸輸良嗣今弄竹江中永津中使蘇州刺史特開
曰机人相食盜賊縱橫良嗣改上教每教發三日必禽鄉紳
明重拱初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尚方監崇鳳陽樂師苑
將衛良疏儲以收其利良嗣曰公儀休曰魯猶龍按琴者識婦
未聞萬乘之主樂疏哭也乃止夫幾百還來柳遷又召左相遇
薛懷慶于列懷義姬塞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而去
武后聞之或曰阿師弟從北門出入而衛軍因所往來勿犯也

記陽人
事錄引之
見仁者

載印元平院在相如特進以知政事與常才質素不華方實出
事錄引之
始良嗣為洛州刺史史生際儒累下遷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
色恭定曰初不聞有累在制州時州有河東李氏第為兄河
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河東李氏為之常也恨其少學
云 夫教則字少建冀州永城人代以孝義稱自周父惠皆有
旌表六國相親教則志尚恢博好樂吏即義振人急難未嘗遺
報政事申召見於溫水封久之除石浦關父武后召令教則上
書曰李斯相秦則刻薄殘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教則
土萌此不和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教孫通說之以禮
義傳世十二此和變之善也白文明單疎天地也蒙三教流言
四山攝龍下設狗龍以應天順人不切刊名不可推好息養
故開告端以禁要機然急起無善迹促比少扣餐向時之妙策
以當今之勢切也願塞余漢之得失考時事之所宜望羅織之
深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登下樂成台善其言
正議大夫奏濟國史后教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平章事張岳
之傳魏元忠張魏狀錄之無教言者教則抗疏論之曰忠素稱
忠正張魏所坐無名台不抗羅天下失望元忠等以得不死未

幾以老疾還政事或成均張誦岳之事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
繪武三思事峰嶺味道幸迎考王起宗等十八人俱以為國教
引教則同辭不與世深其為人出為制州刺史遂教仕傳御史
母阻難紐其與王同被善貶洛州刺史已改復州代還無旌南
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岳從以師卒年七十五教則與三從昆
弟居四十年資產無異父世教每以用人為先始終不有也廣
求雲霞以懷懷古有之氏才用為桂州都督密報其或患相率
降為魏知古為鳳閣舍人承恩教為石史皆稱職初二張惟寵
臨教則密謂教錄曰公若敗太子金裝北軍錄旁之兄弟而廢
驕力耳雖在兩其東來嗣位則為宋言夫教則忠正義烈性
為崇楚家等所誣誦判史長谷中書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
忠心事之又常氏子記臣遂見之起難皆教則啟之子是進贈
秘書監蓋曰元教則兄仁魏字德客隱居養親嘗語子弟曰然
身謀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畝有亦為白鶴隱所居樹
松無使隨水思長其異父在郭山雖負千鍾知古共識為華
元先止
王繼字方慶以字顯其先曰丹陽地咸陽分處越家越王府參
軍武日將果遠廣州都督境內清恩治廣第一果遠為聖侍

即同平章事神功初武收宜破契丹凱還且獻傳內史王又善以奉明帝忌月請鼓吹傳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勗謂禮有忌日無忌日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后嘗執求義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紙太宗求之先臣慈上進公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暹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寶五世祖鶯高祖規曾祖襲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偏示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等其代開覽歲集擬以賜方慶士人歎其寵以老乞身改微毫監脩國史中宗從為皇太子拜左庶子方慶奏人臣於太子未有作太子名晉山濤答事稱皇太子不名羊敦為太子更弘為崇帝王為太子更尊為父今東宮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以協將典制可也安二年卒謚曰貞方慶博學練詞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皆有所資賈誼後淵諱故門人也為雜禮學問家聚書多不戒秘府圖書皆異本

宋子京曰事德裕嘗召蘇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教軍民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適足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

之子有敢相近以此含辱悔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呂于善父建言不任太子召以勸群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

王又善治州即蜀人也召為高祖入關時同王肅來歸從太宗征遂死于陣贈祁國公又善懿父壽皇太子弘立世為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脚倒又善辭曰殿下自有使人臣苟奉令非君黨之美太子謝之高宗開學聘之除右千牛衛將軍神功元年累官至內史來從臣擊賊當死臣欲釋之又善曰從臣國之元惡不亡之必推助朝廷后細之應陵王之是密贊其謀既為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群臣又善下書久而清正難集有大臣之節時二張怙寵侮慢無人臣體又善奏以為高皇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又善即病月餘后不復問嘆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遂乞骸骨猶不許改之昌左相同三品卒年八十二謚曰貞

蘇瓌字昌家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之子瓌擢進士第歷揚州長史揚州郡會多珍玩前長史率貨貲萬瓌去官時單身携板了無長物從同州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只流入化郡也更相安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機上導注天下同日開正建一月止亡戶遂無所憑神龍初入
為尚書右丞環明曉法律多識案閣故事律令格式皆所明正
累遷拜侍中留守西京時鄭善思以妖幻位秘書丞外監聚黨
于岐隴間謀作亂環捕擊善思窮治之善思妻以左道得幸常
后有詔勿治環遂笞之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獲環上曰何
故對曰環為番守大匠不能先斬善思然後奏聞使之變惑聖
聽其罪大矣且善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中理王若不死殆
謂是乎環元忠曰環長者用刑不枉善思活當元帝下將已流
善思于梧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三品進封許國公
帝初親親明建白皇后為巨獻安樂公主為熱獻環以為非
禮帝前折愧之帝嘗憐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
燒瓦環獨不進及侍宴宋晉嘲嘲之環曰宰相受知陰陽代天
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
敢燒瓦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宋趙客環曰
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環正色曰道制乃先
帝意安得輒改趙客等怒辛前相王輔政事環攝疾不朝是月
帝改收廢案即位進左僕射年七十二歲曰文貞

李敬業廢竊王刊傳

此法即從
對前傳

李敬業英公勳子震之子也少從新征役有勇名襲爵為眉州
刺史嗣聖元年坐職敗州司馬會米敬業之奇壯救亡駱
賓王皆失職怒望家將州司馬之廢人心憤怒遂謀起兵先
諭其黨置案御史薛璋來使江都又至金甯趙古州是史陳敬
之及璋收案之敬業即稱制殺敬之惟奉安結案北討高州叛
酋即開府庫縑田後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歸嗣聖元年白
縣匪既上將以前盤屋對魏思道為軍師從大將魏顯太子賢
者奉之魏顯曰賢實不克也此其其舉兵移州縣魏氏代
罪惡趙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奉進
將兵三十萬往擊之敬業聞計于思溫對曰明公以匡復為謀
宜帥大衆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勤王四面響應矣薛璋曰金
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霸基然後
北向思溫曰山東秦梁以武氏專制時悅下平皆燕秦為糧以
待我師不乘此勢立大功何足為縮白謀策穴遠近聞之雖不
解體敬業不從自引兵渡江攻下潤州聞孝逸在狼顧還江即
也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乘勝追擊敬業與唐之琦等
乘小船將入海追兵及會稽獲斬之孝逸淮安王神通之子封
梁郡公以平敬業進封其國公為大嗣所忌流徙州元敬業之

就也弟教其遷嶺州將奔更教為吏所獲多引海內知識云有
異圖冀以免死詎內史張元輔私論國賊陰懷兩端遂皆被誅
伏官尚書張更金然州刺史郭正一獵胡侍郎元萬頃洛陽令
魏元忠皆著元福刑之台使駢駢之流道而足日陰雲四塞
既獲趙金養大墓將察彭州長史劉芳從亦為教其所引既州
誅之苟從為人仁華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憐其無辜遂近奔赴
龍驤衣披地日為吏吏求免福有司平舉其十餘萬

駱賓王義烏人也最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
餘為洮州總管表其志不願朝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

事下除臨海丞快快不得志尋官去奉教蔡起兵署賓王為府
屬賓王為傳檄天下作武氏罪其辭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
順地實寒微昔光武采下陳營以更衣入侍洵乎晚節微亂衣
官其隱光帝之私陰圖復庭之望入明見族族皆不肯讓入格
袖工終以獨能感主踐元后于禁錮臨各呂于取楚加以馳
聘為心射狼戾性近押和辭殘害忠良殺却屠几族居鳩母人
神之所同憐天地之所不容猶使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
子而之於別宮教之宗盟安之以重任嗚乎墮子孟之不佞來
虞侯之已亡燕啄皇孫和漢祚之將盡龍巖帝后誠夏走之制

舊唐書
誅元

表教其皇唐醫臣公侯家胤衣先君之政業荷太朝之舊恩采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東君山之流涕堂徒然我是月恭憤風
雲志安社稷固天下之天望順宇宙之推心是舉義旗誓清妖
孽南運百越北盡三河跌魔騎取群玉袖相接海陵紅粟倉儲
之積廣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魚冲
而南斗平唱為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濟或地協周親或齊
聖寄于瓜牙或受顧命于室堂言猶在耳忠貞忘心一抔之土
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獨能轉弱為福進往事居於立勤王之師
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貴同製山河諸君今日之城中免足推
來之天下足徵立宗師后讀之但嘆艾東一杯之上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雙然日難為之或以道王野后日密相安得火化人
後教蔡收賓王亡命不知所之文多散失則天重其文遣使求
之有范州人相告嘲集或十卷教行于世

高宗時群賢聚為密計之輒下判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卒
迎之敬業是故今還東騎至許收則新用之至百端理以待
敬業一無所聞處他事以單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
二佐使往觀之莫不張臂戰兮持兵現望及見無中人且

餘集多違來
之問詩云
不觀者九結
之正據

無從更開書隱載戰案至入其書內告曰國家以汝等為食
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急歸曰里後去者為戰唯召其帥責以
不降之意各答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英公聞之北其勝畧
曰吾不解此然破我家者必此也以未考功之謂以事果疑
點後故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風明長廊吟行且為詩曰
驚龍鬱宮苑龍宮隱記琴第二聯搜奇思終不知意有老僧
點長明灯坐大牀未問曰少半夜久不寐而吟誦甚苦何也
之問答曰弟子參詩偶欲題此寺而思不為僧曰試吟上
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誦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潮江
潮之問愕然訝其道處遙明更訪之則下提見定寺僧有知
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之曰當教案之敗與賓王俱逃將
帥慮失大難得不測罪時元者數萬因求釋二人者函首以
獻台雖知下死不敢請送故教案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
卒賓王亦落髮過遊名山至廣德以周歲卒當時雖敗其以
匡復為名人多難脫之古今詩話

越王貞列傳 陸王元龍等附

越王貞太子母曰燕妃貞善騎射游文史有吏餘武后初為
豫州刺史中朱廢居房陵貞乃與其子博州刺史琅邪王仲夏

補益風骨
提為之呈
之子是

樂動之篇

終州刺史歸王元嘉青州刺史崔王元乾邢州刺史魯王霸
元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乾子荆州刺史江都王緒等齊
有匡復之志譔為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堂上之若至今
冬恐成痼疾垂拱四年召宗室朝明堂諸王並相薦曰神皇歎
因此罷收唐宗宣誅之譔以詔為帝聖書分告諸王各起兵
冲募兵五千起博州先擊武水華全馬公素將兵千八百人入武
水閉門拒守中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却眾懼而散冲還
走博州為門者所殺起兵七日而敗貞隨起於豫州攻上蔡
破之而冲已敗貞稍拘屬縣得士五千列五宮以襲守德齊承
將之然貞請無爾志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或左右父戰
士皆風靡貞存九月乃召還將軍劉崇裕等討之之命張元輔
為節度守德等拒戰而潰貞遂與守德俱自殺初諸王往來相
約結未定而冲先發莊貞良狼應之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
告諸州刺史趙瓌陳長長與長公主調使者曰李代危若劉露
諸王先帝之子不令坐取最急起赴之欲何煩耶大夫大當為
忠義死無為使死也又通收太后欲悉誅諸王命御史模拘按
之無驗召諸之拘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能之士朕當別有任
使此獄下必卿也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以歸王元嘉魯王霸

范黃公瑛江都王緒常樂公主子東都迎使自殺貞起凡二十
日改始更臨水自誓不見其首患之夫幾及極元忘元執樂樂
皆高祖子常樂公主高祖女也元執始王吳多材整高祖愛之
太宗嘗謂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惟吳
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過比
對曰經學父推漢河間東平也至孝於父則不能過焉顯是過
蓋早紹納徵女為妃皆從隨過群臣帝使射之箭不復發不為
立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乎天下未定得若豈不
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徵齊舊服除送菜食
布衣終身至忌日輒哀盡不食十不從王禮歷終徐定三州刺
史所至開閣讀書以吏事安長史司馬誅懷未嘗與物忤數引
見處士劉公平為書衣衣我問王所長公平曰無長問者
不解公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得存何以稱之朝
露元年突厥寇定州元執令開成門假旗賊突厥疑不敢入夜
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跡之黨元執以延近且強人心危
但執嘉運除無所詰問自初高宗嘉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
失定州走王文傑昔與賊戰敗二子厥賁更以月蔽父得全二
子元執初不為言元執獲知之遣使弔祭上其事起贈厥賁

大夫范凡其親聞元執每明數上疏陳得失多所抑正帝嘉重
之有大事恒密驛改遣帝前與侍中劉蕡同知山陵事元執
淹執故事察賢嘆曰是非吾輩及已嘗逆用今督封相金請賢
為取龜谷曰汝當正吾失及辨吾以利耶不納進司後出為襄
齊二州刺史越王收坐常通謀徙於州徵車范至陳倉亮

啓記

石印六

華家孫慈撰

本昭德吉頌列傳

二人此疏相
離向子品毛
下前中志子
曹可取也

東昭德龍州人父乾祐貞觀初為侍御史以華蘭母卒廬
墓帝表其闕官至身利太常伯昭德從明經累官如意元年
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武承嗣任文呂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
正不宜典執衡以惑衆庶且天子將相衆事況如彼乎帝默
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洛陽人下從之等數百
人請以承嗣為皇太子帝不許同請白遣昭德歸其故昭德嘗
終喪之餘黨散走因奏曰自古有故為天子而為始主廟乎臣
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止承嗣臣見天兒不來食矣臣乃
止承嗣恨謂臣之曰吾始昭德始遣臣從代我勞非而計
知也有人獻曰百承天者昭德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叱
曰此百赤心也百承天耶友皆笑其州人胡慶以丹書龍騰
曰天子萬年平諸國獻之昭德以刀割蓋奏論付法太后曰此
心亦無惡命漢之時來從便思止罪又法教誅臨大臣人皆
攝息昭德每食其飯固不道狀卒榜思止其竟禍推況然昭
德頓悟捷為榮指日尊王氣軍兵皆上疏曰陛下委任昭德而

昭德務專擅顯示于人端是引怨義不如比隨重一夫以之
強後又果殺卿汪番百餘數十言其不忠昭德聞令人逐弘敬
以聞昭德惡之乃收歟州南賓尉賊呂從盜昭德史萬歲通
天二年從從臣以逆謀既而從臣亦下獄同日誅案無莫不
寬昭德而快從臣建中三年贈司空

吉頌洛州河南人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為常州刺史出職
當死頌性兒武承嗣建其二女弟大嗣為承從哲死從頌龍馬盛
冀州刺史劉忠樓誅元項上從華台命武懿宗殺頌因諷引
近臣高閑生又平章事元氣孫元亨等七三十六姓天下冤

奇驗吳安
如集卷八
作有

勳為是事
成語無中
下無述

之推中丞來從臣下獄當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遊苑中國
聞言從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于是從新從臣免職隨從從
相州刺史項諱以不能言曰戰方走隋卿主驥耳初太原溫彬
從死高宗時封一等男諱妻曰項年父在拱獻之喪拱初妻上
其書言命華命事父夷厥王趙去故后知狀且還項至恭士無
慮者賊紹以皇太子高元帥襲日數千項還言狀曰日人心若
是耶卿可高解從道之項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項隨張易之
事為從諫內供奉頌之殺敵故后倚為腹心歷曆二年進天官
侍郎同平章事為刺之時武懿宗封吳王退保相州後事功敗

中頭也岸擲口熱未短小既後項机慈宋慈色凌厲后不悅曰
項在朕前猶卑諸武况其時知才倚耶他日須奉事分授引古
余太后怒曰卿所言朕聞之無多言嘗以余有馬肥逸無能
御若朕為宮女進言曰余能制之然項之物一跌輒二跌遇三
也首輒之不勝則提其首提之不暇則斷其喉余宋壯朕之志
今日卿受足汗朕也皆耶項懼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昌官事
取瑤州尉及薛召見泣曰臣未諱闕庭願陳一言后聞之項曰
合水之為泥有爭乎后曰無之又曰公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
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余宣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
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之使也日必爭而不得安矣后
曰朕亦知之然禁已如是不可如何項拜從始受封家江都卒
厚宋初贈師史大夫

要師德伏仁陳訓傳

要師德字宗王都州京氏人舉進士累官上元初為監獄御史
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收亡于洮河因便吐蕃
其首領論贊麥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
衆皆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
朝敕大夫使從軍有功遷致中侍御史并知書省事與吐蕃戰

白水湖入遇八克天授初為豐州節度使及移率士屯田積穀
數百萬無轉饑和課之費武后除書券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
侍郎同平章事鑒聖中與王莽傑拒吐蕃于洮州敗績後復召
入同平章事已與武懿宗伏仁陳伏道撫定河北聖曆三年突
厥入寇詔拜天平軍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諡曰貞師德
長八尺方口慷慨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避以自免不見容
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整頓不能進步昭德避之志曰為
日舍子所哥師德笑曰吾和而舍德何人其弟守代州諱之
官數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紫之是過

其怨也德即起叩伏仁陳大輔政師德薦之因列仁陳數情
余外使武后覺問仁陳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護守賢則不知
也又問知人乎對曰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聞卿師德薦也誠
知人矣仁陳大慚已而嘆曰知公也德即辭職乃知吾不
逮矣矣師德德越要約將相三十年恭儉樸忠心無適莫方酷
吏殘虐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相處世相重也之方
者極要却

伏仁陳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此將同門生有故客者更然結
衆爭解對仁陳誦書不置更讀之各曰黃卷中分與聖賢對何

敬偶倭吏語耶舉明經授并州法曹參軍同府參軍都督實錄
老且得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如親萬里乎語之則仁
慈請代片仁慈答美其說時方與司馬朱革歲不平相語曰吾
寧可少愧定則相待如初每日飲公之賢比年以而一而已
儀鳳中擢遷大理丞歲中斷獄獄萬七千人時蘇卡想將軍
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誅所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仁傑奏
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下輩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
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難則難則難則難則難則難
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傳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
且展釋有言說有盜殺殺上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指殺二
將軍使代朝陛下何如主上怒解送貨之何推仁傑為侍御史
司農常弘凱收上陽華宮制度北遷仁傑初奏弘凱尊上為唐
泰免其官弘凱即中王本立始罷自歸朝廷畏之仁傑初奏其
奏上特殺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寬王法必欲曲赦本立
請命臣下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放罪跡是朝廷肅然
出為華州刺史撫和戎蕃得其腹心即人勸以順重崇二年
入奉冬官得解出為江南巡撫大使忠慈修多道極仁傑所奏
致九千七百餘所上嘉其為兵太伯事孔位次四同降之為右

彭原何事
西下何金

出判陳州時越王長敗走黨餘二十人論死仁傑奏殺後皆
註誤臣欲類奏似為逆人申理下書又帝陛下仁恤之方后將
示之皆流惠州諸流惠州昔道寧州寧州父老恒勞之日或
伏使君治汝即相得哭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初宰相飛光
輔討越王軍中將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毛輔怒曰州將輕
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慕厥殺已降以為功恨下將上
斬馬則加公之頭雖死不恨光頗還奉仁傑下過於授後州判
史元悅二年以地官將即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江南有善
政然有諸卿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
逆臣之幸也謝曰卿知言其善者會為來使臣所據捕
逆則獄時一問即承首同得賊元悅臣引仁傑對答曰有問
革命賊乃唐臣又因實從臣乃少寬之則官三得壽教仁傑引
平章事陽挺去仁傑嘆曰皇天后上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獨
柱血流視而撫尋其而謝仁傑謝曰臣知言其善者會為來使臣所據捕
四天時方熱請使家去其節仁傑于光遠得書上報后以問使
臣使臣乃報為仁傑謝死表上之召召見仁傑謂曰卿承
夏何也對曰下知卿已死下知卿已死下知卿已死下知卿已死
同井同被誅善法如古魏元忠等七族免死武承嗣請必誅之

武王高帝
著誠至矣
能平禍亂
也今而然

乃收仁傑歸澤全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下契丹臨冀州河
北震動推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恨賊至驅民入賊營子儀
仁傑至進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
契丹聞亦引去百姓大悅後為文祠俄轉幽州都督時發兵戍
恭后自覽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後召同平章事時發兵戍
魏勒四難百姓怨苦仁傑上疏曰天生四裔皆在元王封略之
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人漠南阻五嶺此元所以限之
而獨中外也今三代聚歎之所不以者國家意之從若復歎
功絕域不務安人此暴王漢武之所行非立帝三王之事業也
近者類義出師西戍回鶻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憂樂全關
東就隨易遷逃亡人不從果相率為盜今恨一提憂患不洗昨
貞觀中克平九姓從立恩厚近統諸部保衛亡國存之義無遠
戍旁人之役此近日之全典經遠之故事也竊謂宜立解懸羅
季之回鶻離高氏絕國使守邊東省軍費於遠方并中兵於塞
上使外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蟻蟻較長短哉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張易之嘗從客問自答計仁傑曰惟勸迎
廢陳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王恩為太子以開宰相殺不敢
對仁傑獨以為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問曰朕數夢從臣下朕

即此仁傑
為國長何必
得東之軍機
主其定是公
之功耶

何也于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歸對曰悲從下勝無子
也及其意皆以微陰下抑止太子天下如衣一袖天下危危后
戰惕即日遣徐彥伯迎廢陳王于房州王皇后王后王后王后
仁傑語廢陳王事仁傑數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口
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々何所
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果獲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頌事昭
德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使
忌不能無感故卒後唐嗣變賊入趙定殺掠甚衆仁傑為河
北道行軍元帥突厥盡滅所擄男女萬人而去時民多脅從于
賊賊退俱誅逃匿仁傑上疏願由救河北詔可河北遂安還徐
內史是時事皆周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限金腰數后大悅二
人著衣契丹事盡忘却將盡忠入寇陷固軍卒敗唐兵後唐有
司請族之仁傑稱其驍勇絕倫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
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
將造泮宮大饗慶費數百萬官下罷足更詔天下贈日施一錢
助之仁傑力諫辭是罷役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曰文惠太
后信重仁傑雖臣莫及也仁傑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連平
太后每屬意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過帳中墜馬不止太后命太

蘇氏大為
伯區勇義

子進就其體而學之是以老疾乞骸骨下邳每入見太后慙止
其母曰母見公拜朕如身痛又覺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
廷有大事朕或不能決太后慨嘆曰天降吾國老何久耶太后
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問之誰可答曰傑曰有魏東之者其
人雖老宰相十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之間仁傑對曰前
萬東之未用太后曰已遣是對曰臣願暫留為相即留即留
也乃遷仁傑官俸即奉用為相之常為執元氣臣亦死矣魏東之
人知死之功或謂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免仁傑曰萬世
為國非為私也初后召宰相各舉尚書即一人仁傑薦其子光
嗣詔是拜地官外郎以修職閣后曰卿足繼初矣矣幼子恭
拜官魏州司馬奉策貪足為虐民若之因於毀其父生祠至元
和中田弘正順魏懷始奏筆之血食不絕

問欽以為梁公婦也故擬其妻者魏之子富亦以是當斯之際
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特夫有學術和梁公
昔使人叱曉嘆思恨不能起之于九泉耳

唐語休曰仁傑有慶氏媛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飲濁酒奉
飯其子自外攢歸以一兔肩供仁傑曰媛老矣而仁傑幸若
相位奈何不以某而使之仁媛曰吾一子不能事如
主仁傑慚而退或以為仁傑
後神秘紀曰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陂雷琴之隄裂後合雷
為所夾鳴吼不可近仁傑時為都督率眾從往觀衆皆披蓑
仁傑乘騎遲遲追而問之乃云樹有春龍所跡余我逐之意
勢不堪為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受報德仁傑命諸匠破樹雷
乃得出其後吉山必先抵命

集異記曰梁公性開胃燕之如獲將顯慶中入關經華州關
關北有巨碑大書云龍瘞此見刺繡十疋有富室見碑可十
四五取碑下象端之獸人如多舌報毒凝集與如食毒或觸
之腹痛刺骨于是而服為寶所鑲日暗翻白痛楚危急頃刻
將絕公視刺然久之即于腦後下鍼寸許以均痛者曰鍼
已達命處子病若領之公遂抽鍼死寶就手而落遂日登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飛昌宗侍則天因以
賜之伏梁公時入奏事則天命與昌宗遊陸田謂之曰卿二
人贈何物公對曰願贈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以何物為
對公指所衣紫紵袍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值千金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對奏之衣昌宗所衣以要倖寵過之
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則天察已處亦遂依其說而昌宗心
祇慕裘裘局遂比公對御執纓拜恩而出又至苑門遂付

家來之促馬而去

王義方通車千王求禮履安恒命文俊列傳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舉明經詔京師客有徒告蔽于道者白告
父寔遠方病且革欲往省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道之不告姓
名去歸是知名義方爲自負不肯造請資勢太宗使宰相聽其
論于是尚書郎獨孤慙以儒顯恰事中許敬宗排慙確論義方
引証百奏異同互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既罷爭補晉王府參
軍在弘文館詔撰欽姜以夫人之嬖辭不取職而微亮以要人
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改也坐善幾亮貶洛州吉安

可見提自
術非一子
直

丞果提著收化即顯楚元年遷侍御史甫旬餘卒義將繼大
 理曰婦淳于迫其丞置正義結死無敢白其姦夫方欲飭養之
 而必得罪乃問計于母母曰當主理之母殺身以死子之名女
 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下恨義方乃發言義府擅殺六品等丞就
 云白綾亦絲是義府殺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後之說不歸上
 出漸不可長請下百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庭對仗叱義府
 今下義府願望不遂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起出義方乃
 踐彈文歎義府之罪上以義方殺身大匡敗萊州司戶參軍歲
 終下復調往客昌黎聚徒數校毋恐隱居下北齊年五十五義
 方為御史時買第校數日愛從中樹挺召主人曰此徒附得無
 心憤乎之予之戲其姦類此始觀微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
 以姦惡不容于時既死門人何彦光貢半千為制師三年葬畢
 而去

小史載義方彈義府亂有云吾夢馬周公批見龍後文劉洎劉洙承恩生其得異遂階通貴

員羊子字雲相蔡州人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
起卸部及蔡受牌命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周自姓員羊子始
名餘獲生而孤棄童子房舍餘果之對結高第已能操券是子

詳見奇

武人
奇人

長事王義方義方曰五百歲一賢者豈不宜當之乎因改知也
 樂八林皆中晚亭中上書自陳願得天下英才五千集懷所長
 有一古先臣將代死都市書奏下抵謝武少尉義方辭金死子
 良孫栗眼氏不從父子吏部州半十患條之刺之文怒因半十
 于獄會釋元起持節度河隰入亦曰召有民下龍板使惠出一
 尉尚可罪相釋之賊又應召收舉高宗御武成敗則兵家有云
 陳何謂相策未對半十進曰臣聞古昔是官武當天陳也山川
 向陽地陳也偏位相繼人陳也臣聞天師以兵出師若師
 而無天之時師而無地之食師而無地之利師而無地之
 三要如子臣進此三得人心之知師也陳捨是則何以戰帝曰
 善既對策獲高宗策策策功封駁不制永為左衛曹參軍
 史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以臣相釋境外事不
 足行宜留待制權策弘文館學士控鶴內供奉半十以控鶴在
 古無有而受任者皆浮狹少年論麗之昨昔下達水師郎中歷
 執襄勳三州刺史半十下願任吏所至權化大行睿宗詔拜太
 子論德果封平原公致仕半十事五君有清白難年老不棄樂
 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光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
 四即薨焉

王承慶許州長社人武后時為鹽鐵御史后嘗明堂東樓上
 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水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闔以丹青
 墜塗墮室無以加也不報其不報使孫萬榮冠河北詔武懿宗
 禦之儒操不進武懿宗去懿宗乃奏請拔錄軍人從政者承慶
 遂折之曰此儒業無武備力不勝賊焉以承慶而已豈有叛國
 之心懿宗撫履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罪于神
 楚詔誤之人為臣不忠請斬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惧后益
 故其人嘗美時契丹陷幽州隨親不足互相豆宜火望請停京
 官九品以上兩月俸取軍興未捷歷潛進曰天子富有四海向
 侍食官九品之俸使宰相奪之姚璹曰未獲不賊大體對曰如
 姚璹為識大體者耶事遂獲又視二年三月大雨雪璹味道以
 為瑞率群臣入賀未幾止之曰三和即瑞璹亦和即瑞璹
 乎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未幾即厲言曰今陽和布為卿未幾
 而寒雪為災璹得証以為瑞璹言皆詭說之士也久為璹之罷
 朝時又有獻三足知者事相從璹求性口心物知常璹為地
 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
 將神龍中無王府參軍
 蘇武恒冀州武邑人武后末太子難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入臣

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
推讓敬天順人二十早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
不擇位東宮使昭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又諸武皆得封王
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上此非長久之計也請黜諸武為
公侯而承上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藩屏王家
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從上疏曰臣聞天下若
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陛下繼居正統實尊慈慈當今天子年德
俱盛陛下貪其賢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宗廟哉今
天意人事還歸李氏陛下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
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及魏元忠
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元忠下獄里巷恟
恟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宦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拊髀於私室
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譴謫忠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
不安更生他變疏奏易之等大怒遂刺客殺之賴桓彥等悉
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為百官鑒器內教益於高好奇太子之誅三
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誅太子敢或告之死獄中唐宗時贈諡
議大夫

俞文俊江陵人重拱二年荊州吉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

改新豐為慶山縣之後走關上書曰天災不和而寒暑併入
不和而疫癘生地氣不和而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天
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
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武承嗣武三思安樂公主武延秀與趙客列傳

武承嗣武后異母兄元爽之子武自嶺外召還推尚華榮附襲
周國公俄以太常卿同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奉官尚書同
平章事代稱良嗣為文呂左相開左司郎中喬知之婢劉娘羨
以善歌奪取之知之作詩誅罵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
吏殺之武其來初后擅政承嗣自謂降位兄已而諷后命去
唐太子豫謀大臣不附皆倡議追王先世立承嗣又追贈元爽
元爽父后從父士讓士讓兄子承業皆為王而承嗣為魏王元
爽子三思為梁王同時諸武王若又十七人承嗣實封十戶監
除國史禁論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為皇太
子后聞宰相參長倚格輔元皆批不宜承嗣下得己奏請貴論
嘉福等而長倚輔元免其誅然承嗣亦卒以不得立為太子賴
魏懷死長倚文未從子也輔元汴州後魏人

武三思武后異母兄元爽之子也當武后時累遷奉官尚書監

終國史將為王裝并備嘗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也遂還同三
石三思性頗敏善迎路主意后頗信任數言其第三思痛屈卿
高懷義御馬傷亡呂崇為王子晉復有引公卿歌咏之旨春秋
高歡宮中三思即建議營三陽宮于嵩山總泰宮于萬壽山詣
太后嚴師行已與二張因虐為其子崇訓尚王時三思方補
政中丞后東宮欲寵耀之乃令其親迎禮宰相李嶠稱味道等
又沈佺期宋之間指名七造作人輝耀池相拾無從檢法中宗
復位權崇訓謝為都尉封崇國公三思進位司空同三品初桓
秀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鞠并誅三思薛不從翌日三
思同常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秀範等皆夾柄所斥去
皆悉還詔群臣復適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后建
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條曰乾封
合宮未及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皇帝建三思故暨侍乾陵而
兩帝悅三思因主請從崇思順一俊皆置令丞其黨勸情
上聖戰順帝為刻石補闕張景深建古母子承奉不可言中興
所下制書皆除之補闕權若納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凡太后
違訓過儀也太宗臨幸祖德也沿襲當自近昔始帝褒貶是時
起巡場苑中詔人氏三品承明為制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

馬都尉賜慎定生膏藥賜以利其澤用力不勞之苦之三思既
私常后內忌即慙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恨封三思崇訓新
之先是三思姦亂竊國與宗楚客兄弟紀處納崔湜韓元東相
驪王同皎周環張仲之等不服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選
李復所白皆坐死因還葬五王而崔湜遺利貞親之故祖
雍利貞復之趙與姚紹之號三思五狗而趙顯溫鄭愔馬懷
日用李懷附之尤為機橫始常月將高幹上疏極言三思之惡
有司設月將逐幹意地貴門得即宗環執奏既亦見其權如
此既死帝為舉哀復封梁王諡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諡曰忠主
以太子首崇三思權廢宗立以父子皆逆都斷棺暴屍焚其墓
安樂公主中宗最初女帝遷居陵時所生解衣以排之召曰東
兒味言敬辯亡之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範勅天下懷王
禍臣多出其門皆請為置太女魏元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
大強為足論國事何氏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
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舊執政舊官主言
策又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織過之嘗詣昆明池為私沼帝不
可主乃自鑿定昆池延家數里定言可抗詔令也司馬昭遠廢
溫為繕治累石肖華山隱約樓閣田湖凡所以百漢水又為寶

想將兵患遠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納請收付獄推鞠帝
詔琬與楚客處細約為兄弟而解之尋遠中書令當代收與曹
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陷突厥歸實力吐敦者部族在下
夏會有告吐敦反者后召楚客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
言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然子者
拔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然子為之然無能為城而夏州表
默子叔部落北界為州兵及吐敦所禽又張仁愿請築三城獨
楚客言萬世利也然肩干權利密諷古庸賊趙走楊上言周唐
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則天時晉周秦獻洛水
圖孔子曰其或絕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且余除舊歌應二聖在
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代自則天數之後九十八代
正滿百世唐之覆蓋三千餘年帝大書推延得陳識大夫又嘗
與其黨曰始吾在里位元受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
足與魏外附當代而內自逆謀亦以之敗晉卿說魏惟備難如
雖雖不學然性調儀重供後武后任之此處納者秦州上邦人
為人魁岸貌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歸是款
肥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早穀價騰踊中宗詔問所以款人
者三思知之陰飭太史迎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殿近帝座

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與楚客並同
三品進侍中後代錄

武攸緒氏平一列傳

武攸緒武后從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更姓名
賈卜長安市後更從太子通事舍人果遷鴻臚少卿封安平郡
王從封中岳奉真宮應於其中后疑其詭詐之以觀其所為攸
緒遂結盧巖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居茅樹夏居石室太后所
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晚年骨節消青腫
有瘡光晝見星中采既降封葉國公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
因請還山許之景龍二年從以重書迎之待至帝殿禮官于兩
儀殿設位行間道禮聽以山服簪巾入見不名不拜攸緒更更
冠帶趨執常班拜帝愕然竟不戒所擬之禮上憂延之內殿
賜予皆無所受親餐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及還宰相學士
五品以上並祖塋東城而諸常錄禍連武氏唯攸緒不及嘗與
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執攝王重福之亂
攸緒以証被舉張說表置盧山姚元崇奏攸緒在代后時未嘗
親出今州縣通遣士為驚囑賜嵩山舊居今州縣存問從之
開元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舊唐書
武攸緒傳
武后本紀
武攸緒傳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則天族子誠德之子也博學工文梓則天
時隱嵩山橋津唐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為
起居舍人妻情久難宣學士時著后悉亂外戚盛平一表請損
外戚權寵不敢作言帝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遷考員外
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一口親貴
多不稱朕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此詠諛諂之人陰為離間宜
深加譴諭斥逐盛險若猶未已顧柳惠杯覆示以知禁帝賜平
一帛而不能用其言初從日用自言明玄氏春秋諸侯官族它
日學士大集崔從義說勸平一與之酬詰日用曰魯三桓鄭七
穆奈何各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肸凡九世叔孫
野卒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凡二子孔三族亡子羽
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卯子豐也一坐
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事諸侯為齊若楚凡
幾平公重王時諸侯為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
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番語日用曰吾請
北面固坐大笑從宴兩儀戲酒醉胡人機子何懿等唱公生歌
言淺穢因倡肆欲辱司農少卿宋廷瑜踴躍平一上書諫曰伏
見胡樂施于聲律本傳四夷之數凡平一益流宮異曲新聲哀思

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佞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
或列王公名實詠歌蹈舞號曰今生大悅悽而不進即蹈樂流
而不反則放臣傾屏流降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
況而儀承慶數皆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此大饗群臣不容以倡
優端柳廟汚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走可也
不納公宗立赴虜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
嘗因詩頌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譴既謫而名不衰開
元末卒孫元衡儒術

唐紀

石部七

華容孫慧機

華容

徐有功杜景佺列傳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獻以字行國子博士之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

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忌仇讐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

者必作之記代不辱一人載初元年累遷刑部時唐興來復臣

立神勳王弘義等爭以周內竊執相高后以為能凡為吾家所

誣者莫敢為之中理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之有功

不為動累轉秋官郎中道州刺史李仁象兄弟為人誣據有功

爭不能得因為周興所陷坐附下圖上當新后實之然竟免官

久之起為左肅政臺侍郎史天下聞有功獲進洒然相賀實幸

謹麗氏摩來應妃實氏之母也德妃為則天所殺家奴遂妄為

故莫以恐麗氏教之度解因告以狀詎給事中薛季昶勸之誣

奏麗氏與德妃同誣以當死有功為白其枉季昶勸有功黨惡逆

當市市今史注以告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亦不死耶既食

提南熟獲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

過好生聖人之人德后然麗氏得成死有功亦除名尋起移左

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構同被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

文構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使當陷君于死今生之何也對

曰不可以私害公有功為獄得死亦正事與后父復誰色愈厲

后大怒令搜出斬之有功迎顏言曰臣雖死法不可改臣請

刑得免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覺赦之亦不居后以此重之

所全活數十百家酷吏為之震然其之如隴夷改司僕少卿卒

年六十八中宗即位贈越州刺史贊寧建之子帝咸亨請以己

官讓有功子倫倫歸更自太子司議郎累遷中書省司馬事卓

吾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為難事張文成

為有功贊曰曠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惧威崎嶇集之內宜

以全身約交付懷之間志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性嚴正舉明經累遷司刑丞與徐有功來

從臣俱忌之事治詔獄時相遇徐杜皆生來候者死改秋官員

外郎與徐同陞元方按員外郎候味慶罷已脫獄釋之武后怒

其不得報元方大恨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之官之權已

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之奈何后以高宗法權鳳閣舍人

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右曹李秋出禁花一枝以

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祥景佺獨曰今單大黃落而此更發榮陰

陽不將寧在臣等后曰卿真宰相也會事昭德下獄景佺苦申

李知開
先

敕左遷泰州刺史聖曆元年復以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契丹陷
河北數州已去武無未欲盡論其罪崇佞以為賜從可原如其
議生瀋省內語出為井州長史道病卒同特司刑丞享日知亦
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
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
終無死法乃以所刑狀上日知果宜日知鄭州崇陽人景龍初
同平章事唐宗即位拜侍中宗初以刑部尚書致仕日知在
官不事權捷刑部有令更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召謂曰我欲
推汝天下人心謂汝能操事日知嘆受事日知集不得比于人

妻子亦將奔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養廉為子
尚有地
賜爵為
上忠孝
地諸人多

索元禮胡人也徐敬崇兵興武后患之欲囚大獄去吳已著元
禮揣旨即上書言急召野推將學將軍為征使即洛州收院
為制獄作跌龍驚回首加以懷至腦裂死又懷木關手足縛之
跪禮題或結回梁上縛于頭訊一囚窮根抵相牽聯至數日
未能脫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來後臣周興之徒效之天下
謂之來索薛懷義始貴元禮養為假子改為后所信後以苛猛
復受疎后厭衆望收下吏不服更日取公跌龍來元禮服罪死
獄中

舊唐書
卷一百一
元宗本紀
下

來後臣京兆萬年人父蘇本員懷數十萬不能償因嫁其娘妻
于里人來操數月生後臣賈姓來氏客和州為姦盜捕送獄獄
中上變判史東平王續按訊無狀杖之百天授中緒生錄後臣
上書得召見日陳前上卿王冲反狀為緒所加權累侍御史
按詔獄數捕台后陰縱其慘劾制群臣前後美不餘族主平有
纖介皆入于元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果思至以日語後臣乃
引候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仁敦康暉衛遂忠等養無賴數百
人意所欲隨使千里外同時供告錄狀俱同后信之詔于麗景
門別置獄教使臣事顯按事弘義戮為麗景門為例麗景門人
若別皆盡之使臣與其屬來南山為國後作羅織經一篇網羅
無辜織成反狀據造布置皆有吏即其訊因酷法一定百服二
喘不得三哭地吼四著即成五失魂騰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
死踏怨九死即死十未破家後以跌為呂阿地加著記轉地上
少違而絕死因至布械于前莫不喪其性命如意初誣告大臣
伏仁傑誣元志等下獄後臣顯以美誅大臣為功乃奏請除制
一問即承反昔得賊死仁傑等以論死得日而決仁傑乃逆子
誣寃石兄愕然責謂後臣對曰仁傑下獄臣未嘗掩其中帶寃
處寃安得無寃必肯承反后遣通事令人問結仁傑之寃寃仁

傑而帝疑立西籍琳不敢視惟東顧惟諾而已初平章事忠
晦為俊臣等所故舅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
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臣
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友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天皇后意稍將錄是白傑七族免死又擢大將軍
張柬之為侍衛堂仙更最不堪狂狃于大理徐有功俊臣使斷
亡亂所殺之雲仙自陳事先帝命殺其舌皆死人人骨息又之
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記後忠所劾下獄當死忠其止變得
不誅免為民長歸中還後殿中丞坐賊庭同川令軍事暴縱自
如季傑妻又尋其母賊召為合宮尉後洛陽令進司僕少卿賜
司農奴婢十人俊臣聞司農婢無可者以西突厥荷斛瑟羅有
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為賞口乃令人告以謀反諸舊長數十人
刺耳旁面脫免使解將妻連擢劉恩煙等有異謀言項以白
俊臣殺數十族既欲擅隆嘉功即中頑以法項上變得呂見幸
免俊臣証司刑史樊載以謀反誅其子訴冤於朝無敢理者乃
援刀自刺其腹狀官侍郎劉如魯見之竊嘆俊臣亦與同惡下
獄處以絞刑制漢州萬歲通天中上已與其黨集苑門題榜
紳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報李昭德不能中或以告昭德昭德

俊臣等
後子昭德
李昭德
李昭德

傑白其惡未發始俊臣矯詔奪脫簡妻因會其族欲斷其忠諸
之不納遂忠直入樓罵其事俊臣命殿而縛于庭其妻亦慙自
殺俊臣嘗自言才比石勒欲嚴告武氏諸王二張及太平公主
又欲誣皇嗣以廢廢王與而北牙同反葉因北盜國權遂忠告
之諸武等恐俱共發其罪有詔斬于西市年四十七氏相賀
于路曰自今朕若皆始帖席矣此家事也其回斯頤而蓋扶眼
刺面披腹出心騰踊而死家屬廢沒方俊臣用事紀天官得選
者二百餘員及收有司自首者責之對曰臣狂陛下法罪一身
昨俊臣語止見族戚后乃赦之時有來子珣者為年人衣黑初
上書擢監察御史無學術語言當惡后倚以按獄時氏既誣
雅州刺史劉行實弟兄謀反已赫極亮先薨得還游擊將軍賊
說死愛州周牌亦為年人少曾法律自尚書史積廷秋官郎安
殺數十人外尚書云云上既請去唐宋正屬藩足時左史江融
有名與指融與徐敬業同謀斬于市臨刑請得呂見與不許融
此曰吾死不救汝遂斬之尸僞而刊刑者號之三公三起平章
事魏會同乘與葉災當時人以葉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黨素
惡會同遂誣之曰會同言后老矣下若奉制召為耐久太后怒
賜死于家或數之曰安樂得呂見白陳會同嘆曰人使鬼使等

耳堂能作奇人即乃死自餘內外大臣生元及流改其果
時氏承嗣三思明事宰相皆下之第方實有疾二武往問之方
實據床不為禮或謀之方實曰死生有命大之夫要能曲事近
我以求苟免子辱為嫌所據流儋州賜死天授中人告子均與
與丘神勳謀反詔來俊臣鞠狀神勳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因多不
服奈何神曰苟耳內之大龜熾炭間之何事不承俊臣乃命取
大龜大圓如盤法因起謂神曰有因狀推兄詣入此龜與神思
叩頭服罪流嶺表在道為仇家所殺

丘神勳行恭不為左金吾衛將軍高宗崩後使客家派太子于
已州已任俊臣等為慘獄遂兄倚愛卿卿王冲起兵拜神勳清
軍道大總管討之州人殺王素服出迎神勳盡殺之凡千餘族
即拜大將軍天授二年以罪誅

萬國俊洛陽人與來俊臣同為羅織經俊臣引為司刑詳事天
授二年據監察御史恒與俊臣同按制獄長壽二年有上封事
言嶺南有流人陰謀逆者以遠國俊執按之國俊至則過召流
人略制歸自盡其親屬免國俊以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
同時死者三百餘人然後服鍊曲成反狀以輕奏云諸流人咸
有怨望宜急推按則天深然其奏以命劉光業王德壽馳追禁

王大員屈臣為攝蓋察御史分往制南黔中安南等六道鞠
流人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少者或五百有連年
流人非奉命時犯罪亦同殺之則天後知其冤濫下制赦死者
家屬還里國俊等亦相繼流竄死

裴迪兗州人天授後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
前使十道使安撫流人何使者不晚吾意搜加殺害深為酷
暴其親親流人使者並所在賺項待至客流人處斬之以快
亡魂

侯思止雍州醴泉人貧懶不治業為渤海高元儒奴詭張無良
恒州刺史裴貞嘗吏吏積怨教思止告野王元名與貞謀反付
周興鞠訊皆美其族拜思止游擊泰將元禮俱引與同坐密教
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解字不學而能獨邪陛下
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来問思止以對后大悅遷左臺侍御史
元禮又教上以君無宅必賜所沒過人常宜諱曰臣疾過臣不
願居其第既而果賜之以其教對后益喜恩賞良渥思止本人
故言語便下嘗接魏元忠諫曰臣承白司馬不肖受孟喬白司
馬謂授也洛陽有白司馬坂孟喬謂張也時有孟喬捧以殺卿
卿王冲為將軍元忠不承思止殺之元忠徐起曰我如東疆而

墜足鞋燈為所受者思止怒復曳之曰拒制使邪欲殺珠死元
 忠罵曰候思止欲得我頭當踰城之無柳我承父汝位柳史當
 起謝曰幸蒙公教乃引墊牀元忠徐執坐色不變獄稍緩思止
 音吐鄙而執人效以為笑侍御史霍獻可數嘲之思止怒以聞
 霍獻可獻可具奏劾語后亦大笑後臣素故妻逼娶太原
 王愛說女思止亦請娶趙郭奉自抱女事下宰相奉昭德掩不
 可曰從臣往刺處說女已葬國此奴從前即竟為姑德語救之
 王公美冀州衡水人以告客權游學將軍沐建公坐侍御史與
 來從臣執劾刺皆曰擊曰刺為快宜檢高龍飛騰遣之者斷須
 氣絕乃自誣引卿赴它獄丞相撤州縣所至震懼弘義輒自負
 曰我文機如張壽野葛矣始幾時乘旁舍臥不語乃告縣官臥
 田中曹司他縣為使人搜捕除獲小田五畝內史奉昭德曰昔
 聞蒼鷹獵更今見白兔柳史遂裁初從臣欺弘義亦流磧州自
 矯詔追還事覺會侍御史胡元禮使嶺南心冀州無之楚狀下
 郭弘霸所州州安人天授中自率陵丞應華令舉陽昌見自限
 往討徐牧蔡臣綱伯其萌食其肉狀其怨也其綱武台悅從盜
 蔡綱史將號曰其綱史綱史大夫魏元忠指弘霸江間之固韋

其冀喜曰夫人棄世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忽見夫人瓶告之警既殺芳州刺史未思微後遂見其高懸命夫人裸解賊乞恩微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私霸謀殺刀自刺腹死頃而蛆腐足時大旱私霸死而雨之洛陽久霖災遂成郡人喜后胡辟臣外有往事都司煎郎少張元一日比有三變革而雨洛陽或私霸死

傳蘇懿衡州人累官左補闕上書補武氏得瑞當坐授受命
 后悅擬給事中閏三月進同平章事即拜懿為中書樞密元平
 時武氏以其兄神童為左官尚書游藝堂冬望遣露妓既落
 以語所親所親因告其謀又下獄自殺初游藝然台音誣殺宗
 室復請發六道使發卒用其言于是萬國後事凡出天下視其
 酷矣游藝起一歲賜袍自膏而錄以及朱紫人號四時公宦然
 歲中即敗坤龍初禁烟禁干珠

許敬微明高叔列傳

孫歆敦安州安陸人祖紹民總將以黔亡氏渡漢陽歸國募討
燕國公之國師龍朔中為左相歆敦嗣封萬歲通大元年與吳
平戰于葉川為所擒方國安東齊令說為成來下若敦敦呼安
東割腹築金柱曰狂賊天殛滅狂賊乃幸謹守以念忘報賊怒

害之我后下詔褒是誠曰忠勇朕明以軍功為東州都督嘗親
騎按部會突厥然嘖其為至親既戰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款
明至城下大呼求其將梁米以遂意欲城中選良將引騎與夜
襲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遂見害死王事也其志

高叔雍州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顯孫也少以明經累除桂州
都督轉趙州刺史然嘖國趙州刺史恩股若翻城應之叔雍奏
代仰藥款死然嘖以金歸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升官不
降則死叔雍其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以閉目不害再宿
乃殺之然嘖退唐殷若族誅贈散官尚書監口卿子仲舒情

通經史七明三禮神龍中為相王府文學王甚敬重之開元中
累授中書舍人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賴政每詢訪故事焉時又
有中書舍人崔琳深達政理璟嘗謂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
問崔琳則又何所疑矣仲舒累遷太子右監卒

陳子昂魏元忠列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父元教世高貴後貶出粟萬石縣
鄉里譽明經調又陳郎子昂十八歲以書策子尚舉決心
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飾之明切舉進士時高宗崩
將遷梓宮長安於延閣中然感子昂言策而勝進可守山後

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而天下服者以比殿胡紀之
利而資已蜀之號轉關東之東而收山西之實長為同業機制
牢固今則不然然代起句奴已跳梁吐蕃西走千里龜聚北丁
十五乘寇歲月奔命秦之首已不克所餘獨三關耳頃遭荒
饉百姓流亡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為長驅挾關而西京千乘萬
騎何從仰給山陵軍糧必資使使舉種獎之於總數萬之軍隨
山輦石驅以純功春無時何望有秋有不獲其困則逃為盜
賊揭竿呼呼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秦晉洛陽而
會稽豈憂遠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

山陵並在西上首實以時有不可改道小隊大去揭取極也今
累山崇秀北對萬部石所設海稅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國陵之
美復何以加且又京洛口倉倉庫萬萬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
偷而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散舍一杯粟陛下何與還之武后奇
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表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雖離莖正
亟重按初起問昨臣訓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台賜問堂
太學后召見賜策北中書省舍條上制書子昂對三事其一言
九道大使巡撫天下宜更選有政重賦舉舊戎牧之以出使之
意其二言判史除全政教之首其三言天下有危枕禍福因之

此上受命
與時人何
用

而生機轉則有極動則有極此將相有貪遠利以勝地強天
說陛下若后方謀開蜀山由維州道蜀山是固以襲吐蕃子而
上書曰維州邊境夫嘗為益一以殺之必將蜂起以應以為西
蜀之禍自此結矣吐蕃愛而蜀益之入使使以山川阻絕險隘
不通今乃以遠近開隘道使其壯不亡之機為難尊以攻遠是
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公蜀以道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
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他作之利以事西寇將其地不足以
耕種臣恐未見其利已有其害也其中矣今山東凱關隴關而
向食大之議謀動甲兵自古國亡承敗雖不由此願陛下熟計
之右為之罷使使召見使論為改之要子昂乃奏八封一措
刑二言人三知費四無疑五招練六節實七息兵八安衆子昂
還右衛曹參軍召既奉命子昂上固受命頃以攝悅后台雖
數召見問政事古亦諱切故奏開凱關隴關還古拾遺子昂亦多
病台職下集會武校宜封契丹衣子昂參謀使宜輕易無將者
子昂為之計不納遂不復言聖曆初衣婦養食令既簡食其富
捕送獄死不四十三子昂資編錄然其財好地焉朋友唐興文
章承徐處除風子昂始定魏正為或遇時三十八年王造口足
必為海內之宗乃請交子昂所論事當世以為法子先從以文

禮部太僕
雜事

補於商州節度使
宋子京曰子昂說武后聰明聖人學其言甚高殊可怪武后為
成禍殃入臣宗室有通長君而奉之權子昂所以王者之計勉
之卒為婦人仙悔不用可謂為聖望於房闈以昭澤汗漫之也
學者不見泰山集者不聞雷霆不謂之於言其集聲與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號為少陰久不調益居人江融
晚與附元忠從之將儀殿中吐蕃數寇邊元忠上封事言命將
用兵之要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累遷殿中侍御史徐敬素
舉兵武后命元忠監軍擊逆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戰敬素逆
謀不敢前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人軍久而不進萬一旬
迫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遲遲之罪乎敬素乃引
軍而前時敬素保下阿谿弟敬猷也敬猷請將諸先攻敬素敬
素敗則敬猷不戰自歸矣若擊敬猷敬素救之是腹背受敵也
元忠曰不然賊勁兵蓋亦下河列在一決焉有復則大事去矣
敬猷不知軍事其中軍將人軍臨之敬猷可元忠兄敬猷來降
而進魏魏白下龍當其後敬素遂以引兵擊敬猷敬猷走遂進
擊敬素平之遂授司刑正憲法陽令為同德所陷當死以平陽
趙功得流職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陷將死制部邑不

此等忠義
之文

勅前死著崇宣子三十餘戶相繼繼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
此貞義誠太公使馳驛報之傳報及於市諸日皆喜躍歡呼元
忠獨坐堂自如左右命起元忠曰未如實言親近起乃徐起拜
竟無憂喜之色遂流涕州從為中丞義餘惟忠止獄仍致歲
兩時人多為元忠訟冤乃始復舊官因得量貳后曰卿某賢
何卿對曰臣猶能平難戰之吏欲得臣同為後世安所避之聖
歷二年為賊圍侍郎周平章事賊據洛州^長賊易之眾奴
養百姓憤甚元忠嘗殺之惟教懷服做出討吐番梁突厥取軍
特重雖無赫赫功而亦未嘗敗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面奏
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即使小人取君則臣之罪也為之革
深恐之因武后不豫乃譖元忠言太后老矣不若授天子為父
後遂下制獄言來乃引張觀為証說切論許之遂遣使言狀
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為之等遠曰說與同進說與
謂元忠為伊周人伊曰後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又狀明甚說曰
為之語來安知伊周伊曰周公歷古以為忠臣臣下不違聖伊
周將何故為后害其謀然重違帝之教故元忠高州封中宗後
位召同三品進侍中武后崩帝召誅問以元忠攝家事三日元
忠未負忠望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驕太后遺制慈輪元忠賜

此等忠義
之文

實封百戶元忠奉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元忠時嘗謂用
事鮮臣莫敢望焉告上詔宰相諸司長官汎道上東門時
抱膝于倚門人侍跪張千而元忠到來於親戚無所暇施又還
帝為幸白馬寺通房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為皇太子帝
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子則馬都尉當何言主大慙
志然自是語塞天三思用事宗族月持渤海高幹上書言其
惡帝將殺之王同被謀誅三思不克反被誅元忠吾其開休還
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王名至足輔政與時儔仰中外
失望服來封東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曾進召子選
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寵榮傾軋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
傳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葉長權未借勢納賂
三失也非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
五失也寵進宦者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賄無虛競高
位寵之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光朝宮女出入無
禁度通緝錮七失也左道之人受職主聽盜竊依仗十失也九
此才大君似不正誠正之說元忠得書亦慙以三思專權思有
以誅之會而慈太子起兵與開謀太子已誅三思遇元忠子
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角使從我己而後說元忠誦言曰元忠

已死雖得何傷但惜太子預設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
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宋楚客紀處納固諱其族不聽元忠不
自安上政事又國封詔以特進京國公致仕制朔望宋楚客嘗
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梁州司馬楊再思等嗾皆希順
楚客傳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中有之楚客復道再思與丹
祖雍奉元忠不宜佐州監察御史宋守一因請行誅遂貶務州
尉元忠至若陵卒年七十餘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
以諸生見高宗高宗目送之謂薛元超曰廷子名不虛謂真宰
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唐書曰蘇元之之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莽君子謂之不智
苗或之十昌非不備也而用於魏操君子謂之不忘徐洪客之
謀獻非不奇且正也而用於李密君子謂之無識孰意元忠之
在唐亦蹈蘇軾設唐祚不統武墨溫儒神器此乾坤何等時也
元忠苟能以順逆之理論幸遇而幸遇暗焉取敬慕而不之旋
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諫之則唐有太山之安元忠且為
當時之全人矣不知魏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於孝逸者
即所以用於武氏也得無與尤茂洪客等乎君子不得為之
深惜

唐紀

石部八

張柬之桓范崔金甌敬暉袁恕已列傳 楊元琰等附 同說太子重俊附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補大學生徐濟全孤德崇以王佐奇之
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策對
策者千餘柬之為第一累遷鳳閣舍人時突厥獻有女請和
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外國
女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
險遠死若多柬之上言姚州本哀牢之國荒外絕域山高水
深國家開以為州未嘗得其便宜之稅中兵之用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復索夷中縣資地近隔為國家惜之請廢姚州以
檢萬州歲時朝覲同之舊國瀘南諸蠻亦皆棄酋於瀘北置閣
百姓非奉使無得交疏奏不納俄遷荊州長史長安中以狄仁
傑薦授右官得即後復以姚崇薦拜同平章事二張之誅柬之
首發其謀以功擢大官尚書同三品漢陽即公不半載建漢陽
郡王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頗還冀州養疾乃授冀州刺史中宗
為賦詩祖道懇辭王爵不許俄又貶又沅瀘州憂憤卒年八十
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之貞

陽明先生
卷之五

桓帝親幸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族累遷司刑少卿張昌來謀
不軌未陳諸窮治其黨太后實之帝覽諫不納時內史李膺等
屢劾之為貶吏貶家者諸皆雪之不從帝從上書自大明後
得罪惟楊懷慎三州不免它可悉赦詔上幸見聽以諫二張
功為侍中封謚即公時帝后預政帝親上書或帝曰書稱執鞭
之義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國亡身者
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干國政先是胡璜慧範
與張衡之兄弟弟帝后亦重之至是從出入宮掖帝親表書慧
範左道亂政請誅之帝不聽俄遂殺以方士鄭善思為秘書監
紫靜範為國子祭酒帝親與范熾範不可曰陛下初獲大位下
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
祭酒豈若輩比乎帝不從未幾罷政事如特進封侯賜王賜
姓帝問后為籍畀出為治州刺史改漢州為漢州三思之諷即
懲太子諸夷帝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遂周利貞嶠制殺之不
五十日帝親往追復官爵詔曰忠烈帝範工厲又然不甚喜
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義居若不從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
安詳定色解爭愈切

更樂共乳母盧嘗戒之曰此兄親長任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
不寬所從來必出於私私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母亡家毀
帝親降詔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普公介然不受私楊執政
忌之改文為左丞不踰月貶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吏設齋相
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三年授鸞
臺侍郎同平章事以誅二張功為中書令博陵郡公既拜博陵
郡王父罷政事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獻金帛三也
不異君與弟昇尤及愛族人貧抵若為撫養而教之授雜吏權
而子弟仕進不便踰常資當時補之少頗為辭晚以非己長不
復攝思專意經術子祿亦有文

牧暉字仲輝桂林人平人舉明經聖曆初為衡州刺史是時河
北經大賊所騷方秋而暉曰金湯非粟不守縱民婦獲蘭部
賴之武后幸長安為副帝守以治幹閭閻書勞之以誅二張功
暉時中平陽即公暉長請諸武王皆宜惠休爵由是皆為公三
思憤之賊奉平陽即王罷政事帝為周利貞所害謚曰肅愍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任累司刑少卿與誅二張以功加中書侍
郎同三品封南陽郡公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俄父貶
之流環州為周利貞所殺謚曰貞烈

列女

楊元琰字溫州開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嘗相
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習得美賢樂府博學
梓州令軍平練金謀第一五遷州刺史或有風綏以誅二飛
雲龍將軍封私農部公元琰見三思沒用事請棄官歸中樂
不許敬輝聞而戲之曰胡顏應以多貶以胡云元琰曰功成
名遂不遠將危此乃由來之請非徒然也輝感之然已不以計
輝卒元琰全再遷州刺史事多推死太子難元琰坐累
善學獄前並忠救之免唐宗止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開元
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宣平無番書中於食其家恒數十人

臨江教諸子孫

蘇武妻蘇氏
蘇武妻蘇氏
蘇武妻蘇氏

蘇李相韓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累擢給事中夏官郎
中候味慶將兵封梁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說
使李相為河北道按察使李相馳至軍新味慶以圖威震北方
乘賊討兵漸射殺驛使兒女妻為楚州不能助李相救之
然後而恩信甄別善良累遷洛州長史預誅劣之等功進戶部
侍郎五王失柄出李相判州長史敗修州司馬伯樂死
李多振其先錄勳前長也多相以軍功累遷古州錄大將軍遂
領北門衛兵以誅之兼功封遂陽郡王東之帝得罪多相長

祖父政尚學當氏已從都監太子誅武三思與敗為其下所獲
景雲初進復官爵

李湛字興宗義府最幼子襲河朔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誅二
飛時武右顧湛曰我於爾父子不薄亦豫是即父后使湛為
洛陽官衛三思惡之敗果州刺史果遷元領軍開元十一年
府以立武后至宰相而湛為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敗云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衣安中尚太子女安定即主太子中宗也
桓彦範等誅二飛遂同皎與李湛李多相即東宮迎太子請至
金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願雖不執

諸將與南面執事制期誅之頃殺下計以擊衆望太子曰上方
不豫得無不可予同皎曰將相殺家欲以公杜援奈何欲內之
為踐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執上馬從
至金武門斬開入兵起長上執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劣之
等帝復位推千牛將軍遷光祿卿神龍後武三思與王重同
破惡之與飛仲之祖延慶周懷謙須武后重為錄伏等射殺三
思會諸州司兵參軍宋之愚及慈兄之間以其計密語三思三
思覺按書即乘後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殺爾閣下蘇皇后帝殊
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諸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

延慶皆死保進入比于廟而將死謂人曰比亦古忠臣神而

聰明其和我乎后三思亂朝廖忠良或亡不久可懸吾頭國

阿兄其敗也保壽春人授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姓之

不及兄之廢宋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誅復等

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後宮禁代所生事詳中宗紀中睿宋立

諡曰節愍昭宗定陵

孫子曰五王皆古忠臣也然其事與本朝奪門之功何以異

我本朝尚有棄世子之疑中宗睿州之後居然太子是武太廟

且死此座為太子有更有何疑故唐命既華數十年不能反正得

其將整而更之是為後時後時者不武唐命將復舊月內不能

姑待爭其未至而奪之是為先時先時者可危善乎李久遠之

對英廟也曰天位陛下固有恭養不起東臣長請復舊名正言

順何至以奪為功倘彼覺而有備不知陛下何以自解也嗚呼

由後而觀五王非密計之人由前而觀武氏實老謀之點萬一

二張諸武覺而為難異日節愍太子之事可以悲矣或則為中

宗政則為節愍五王一試而律成未久既死多作承就而即

敢死不待時悲夫古之人誅諸呂迎代王舉必為全道無遺憾

國在身安長為宋臣不亦宜乎

李嶠味道楊再思祝欽明列傳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至孝通五經撰述士第始調

安定尉舉制策甲科累官監察御史高宗學選歲二州既陳詔

監其軍嶠入洞輪降之由是寵兵稍遷給事中會來復臣撰狀

白保來嗣其策宜禮葬獄將抵元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

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知其冤不敢異嶠特為白之忤武后旨

出為潤州司馬久乃召為鳳閣舍人又冊大悅舍人多主為之初

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上疏法

張定簡簡則法苟行而不繁難規則所難廢而不苛神代見重

於時諸道巡察使科除四十有四至則數令又三十而使以三

月出盡十一月奉事每道所察吏多若二十少亦許要在考

覈才力而履歷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更詳究所能不亦

難哉臣願其功程以為節制然後得失可以精覈是又言今所

察擬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為在多數事口也且朝

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

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畧之傳亦咸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

以悉為之限官其身到屬縣通閭里賢惡奸訛來訪風俗然

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大禁而己自降比化吏相百也按

初回庸耕墾隱然化史間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
之莫不盡力故死矣而善之下制於天下二十道擇能者為
衆議沮止職知大官將即事進平章事遂驚憂待即會衆踴躍
改議其出也罷為或均祭酒在安王年以本官從高麗軍事武
后將建大旗於河司馬以喻建建像雖保法勇輸戰然非州縣
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皆衆
有賣舍貼田供王使者今造像費精十七萬緡若煩之窮人家
給千錢則解十七萬戶飢寒之苦無窮矣不納衆議之敗也
附會或豫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召既還尚書神龍二年代
常安石為中書令唐宗立罷政事下除豫州刺史致仕初中宗
崩嶠宗密諸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宗嗣位獲其表密中
氏請誅之宗既曰嶠誠惜逆順然為當將謀此非其主不可逆
罪天子亦顧數吏故遂免既廢州別駕卒年七十
嶠味道趙州縣人九歲罷屬解縣里人李嶠以文名時號
羅李廷戰中以侍郎同平章事從與張易之同下獄賜食自如
而味道獨帝地既疏為危懼可憐者后聞放賜歸南嶠味道
崇州刺史累遷從以侍郎同三品以從鄉人遂曰政刺芳州還
益州長史張希之敗主黨附張昌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味道諱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世號機種子
蓋聞政事善也然其為相情其位未嘗有所發明暗常自營
而已恒謂人曰決事不決明白誤則有悔機後待而端可也故
世號機種子
楊丹思鄭州原武人東明姓高人後而習切調金武尉建武京
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并思過之從官謝承思曰而若資政
更此囊中微無所事幸番它物可待去初不為人言他機資以
還果還至廷戰初為驚憂待即同平章事存宰相十餘年阿隆
取容無所屬連人主所不喜殺之所善樂之是機足為大當忤
物張昌宗坐事恒為范勸免其官治宗斯諸朝氏行頗問事相
曰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外祗而愈此為有
功再思還昌宗官職全言為賦西脚以機之再思怒機全言
為長杜令士愈出機而之兄同休安公卿酒醉戲曰公面似高
麗再思然其有殺機巾上又披紫袍為高麗舞機動金即滿坐
都笑嘗謂昌宗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再思蓮花似六郎耳
中宋立拜京師番守進侍中封鄭國公武三思誣陷王同皎再
思與宋嶠常以深按獄帝意放同皎玩兒兒之卒機曰蔡
祝收明事又思宋兆始平人機明經著作郎中宋在東宮美
得續授太子終中宋復位機國子祭酒同三品進禮部尚書機

此語即王
味之

考范金樽表恕已改碑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明達尊之以臣
親忌日為蕭王忌所勅中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
太子將却明與司業郭山暉違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珠
爵皇后著明祭天地博士悉紹舊款藉以為周禮惟有明祭先
王先公無取祭天地之文侍中書臣源緒伏款明議上竟從之
帝嘗與羣臣宴款明白言龍八風舞各許之款明體肥醜裸地
據頭跪曰左右顧所帝大笑愛款用僕曰是舉五條地矣系
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勸款明山暉等腐儒無行希旨亂終請
行違之以款明職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款明於五條為該
逸自見坐不革免無以深被以所附書六國所用又坐是免逐
諸儒等羞之後復入為祭文館學士奉山暉河東人嘗誦龍喘
燒碑帝嘉其直其後與款明辯論阿世不能終其守

李嗣真嚴善思列傳

李嗣真字承胃趙州柏人人多藝數樂明經弘文館學士
劉歆後徐昭寶少有名號三少章懷太子作寶書由閣外太清
觀嗣真攝道入劉熙鑄鏡曰字不召高居足者也前與歆更父
不疑也元覽子且承君國承無事太子任其容儀而太子廢樂
等奏其言權入帝亦嗣真書曰清雲卿有堂堂由則存再受命

用之可互

比日有制學堂禮堂之極則不正也統是也今事皆決於中
宮特權與人收之不為吾見雖作不久矣大嘗欲黃鐘時下犯
或嗣真言蕭索里疑土中有之弗得於所道上途一車有彈琴
者屬嗣真曰宮聲也市以鳴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振之得聲無
與是初嘗引工展器於器台奇其風走應對召相王府參軍閻
全韓圖之吏却即中揚志誠為贊秘書即於仲容書時以為寵
承陽初為御史中丞請周漢高王王使紹從之來復臣治賦才
城上書諫不聽後臣証以反流藤州久之還自管死日豫州款
如言卒諡曰昭武后嘗問嗣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
臥石人嘉之台悟中宗乃安將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為太
樂令神龍元年正月奉太廟樂作知古密語萬年令元行沖曰
金石路統將有大變臣春室子孫乎是月中宗遂被人有東馬
若知古聞其嚙以口為馬嘶哀主必墜死見新洛昔聞賦聲曰於
必離訪之皆然

嚴善思召讓同州朝邑人以中行高宗時樂籍樂數條制義
陽時居親喪嚴墓因應后十年武后將掘嚴家御史數言天下
事方時更攝人獄以善思為非善思平活八百五十餘人原于
除姓長壽中依田司刑亦罷跪不實善思人來從臣等處之坦

孫思邈

唐書本傳

以罪論之。雖王叔文等。是時李德裕。風化俱家。皆不敢巧記善思。其父史合聖。曾二年。焚戒人。與兄台。問其占。對曰。久且當之。是年王叔文等。敗。中興。敗。八月。獲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百下。謀上之。策。或除。張東之。等。起於。株二。從。還。事。中。台。前。將。合。華。乾。復。善。思。建。吉。乾。陵。公。宮。以。甘。為。門。執。相。其。體。分。家。其。門。必。須。獨。鑿。神。明。之。道。體。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駭。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來。始。有。合。葬。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若。神。道。有。知。幽。靈。自。當。通。會。若。其。無。知。今。之。何。益。中。宋。不。納。已。還。禮。部。侍郎。表。望。台。禮。改。為。杜。復。是。次。出。為。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昔。氏。楊。且。查。地。相。王。所。否。有。華。蓋。策。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又。崇。宋。立。崇。以。語。閭。召。拜。石。散。騎。常。侍。初。張。王。重。福。授。汝。州。通。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協。徐。俊。都。尚。書。重。福。敗。坐。削。通。論。死。宋。崇。卒。邑。原。其。罪。緒。思。後。從。為。之。圖。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劉。元。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後。見。元。濟。語。未。嘗。父。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得。隱。時。補。夜。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翔。戶。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孫思邈回將藥列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醴泉獨孤。傳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初。器大難。為。用。甫。見。長。居。太。白。山。彌。久。帝。補。改。以。國。子。博士。召。不。拜。與。語。人。曰。從。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欲。官。之。不。受。預。度。中。後。召。見。拜。諫。議。大。夫。同。議。上。元。元。年。補。疾。還。山。高。未。賜。良。馬。俄。鄠。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昭。陳。等。師。事。之。初。魏。殷。修。蔡。梁。周。隋。等。五。家。史。思。邈。皆。所。遺。其。傳。最。詳。永。津。初。卒。年。百。餘。歲。遺。金。薄。葬。不。藏。明。器。終。去。性。年。孫。處。約。嘗。以。錯。子。見。思。邈。曰。從。九。歲。伯。悅。資。倫。獨。在。能。共。役。皆。驗。太。子。學。事。處。家。漸。之。少。也。思。邈。曰。從。五。十。年。位。方。伯。孫。為。為。吏。願。自。受。將。思。邈。之。孫。清。尚。未。生。父。清。為。蕭。丞。而。察。卿。徐。州。刺。史。回。游。藏。京。兆。三。京。人。衣。敝。將。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父。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還。山。水。間。自。剪。髮。剃。髮。受。戒。後。清。止。盧。其。則。長。史。事。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許。疾。入。箕。山。居。許。由。洞。傍。自。號。曰。東。嶽。頭。召。不。出。高。宗。幸。嵩。山。愛。中。書。清。即。降。元。超。既。聞。其。母。賜。藥。物。紫。微。帝。親。至。其。門。游。藏。野。服。出。拜。僊。止。樓。樓。者。今。在。石。牧。止。謂。曰。先。上。此。位。否。否。曰。臣。所。謂。家。石。膏。青。相。處。者。疾。者。帝。曰。朕。得。召。何。異。漢。復。四。皓。乎。孫。元。超。贊。帝。曰。漢。欲。

麻嶺主麻故四人皆高出堂如陛下親降者次耶帝悅用教游
藏將家屬東傳赴都拜藥之醫學士帝嘗奉天宮游藏舊宅其
左詔不聽致天子自書傳其門曰隱士田游藏宅進太子洗馬
裴炎死坐素厚善致還山蠶木耕食不交當世世與韓法昭宗
之問為方外又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
瓢出入塵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微補疾歸天授初江南宣
勞使周興薦之授召赴都提朝散大夫贈死存官婦素舉頌贊

僧金英僧神秀列傳

僧金英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入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
者多有訛誤欲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隋商山杜
西域金英既解博出屢所任必為講釋論難著人遠近咸尊伏
之征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以林其山川雜俗
土地所有撰西域記二十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覽之
與語大悅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譯仍教
金英詮譯教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理顯慶元年
高宗又令于志寧許敬宗宋來濟杜正倫等共潤色金英所定之
經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師人衆競來搜拾金英乃晨
請還靜翻譯教持于宜石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端

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通覽經史潛不為僧過新州東
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泰歡伏曰此真吾師也躬撫故事之以
示其道先是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下以護國出家入
南海得神宗妙法齋釋迦相傳衣鉢航海而來至洪詣武帝帝
問以有為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
年魏使宋雲於懸嶺回見之問徒獲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
傳慧可慧可嘗斷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
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稱其
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
人莫至於慧解圓照無光汝若弘忍以感亨五年卒神秀乃陞
荊州居當陽山則大開其名迴赴都自與上殿親加跪禮數嘗
陽山置度門寺以旌之至公士庶聞風拜謁日以萬數中宗即
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徒弟子之禮道謂人曰神
師年長八尺龍眉有耳垂德藏：王霸之容也初神秀因樂僧
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有行業相承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
果寺韶州守羅多虎討一朝盡去遠近驚嘆或謂伏焉神秀嘗
奏則天請迎慧能慧能固辭神秀人自依昌帝然之慧能謂使

晉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公汝父先師以吾南中有
緣亦不可還也竟不復顧而託天下謂神方為元宗慈能為南
宗神方以神龍二年卒士族皆來送葬有詔賜諡曰大通禪師
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定撰七編一皆為其碑
文弟子普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

唐紀 緣部目錄

華客孫恩撰

曾孫大梁校

緣之一

唐宗本紀

緣之二

金宗本紀

緣之三

唐宗二后金宗三后列傳

太平公主列傳 寄懷貞肅王忠哀義附

安金藏列傳

判書承襲紹京崔日用王珣姜皎列傳 王毛仲陳金公權附

高力士楊思勳列傳

讓皇帝列傳 太子瑛附

讓王重福列傳

常安石陸蒙先郭震列傳

緣之四

姚崇宋璟列傳

張說燕頤魏知古盧懷慎列傳

宋元結杜近思張嘉貞吳兢足節休翼繼嗣展九齡列傳

絲之五

崔沔李人李朝隱義挺之從弟瑞列傳

孝進王 贈呂向訓傳

稽無量馬懷素元行冲陳貞觀劉惔

刑子金兵荒常述徐堅列傳

僧一行列傳

王峻信安王禧王忠嗣列傳

錄之六

字文融帝堅揚慎矜王拱列傳

楊貴妃列傳

李林甫楊國忠列傳

李愔盧夾顏吳柳傳

元德秀撰集列傳

賀知章
張鴻列傳
孟浩然
李陽春

司馬承禎吳筠葉法善張果劉傳

嘉祐

餘訓一

齊東野語

唐宗食其大聖大興帝皇帝初名也輪後也輪又改名也高宗第八子也
母則天后后初封殷王景後為豫王武后廢少宗立為皇帝後改國號周
以高宗嗣後少宗復為皇太子封相王自則天初臨朝及立命之豫王室
後有變故帝母養偷逆謀免於禍神龍元年以謀反為之兄弟均逆
號安國相王其兄上為皇太子周鼎不受景龍四年帝后獄中宗及平
公主與上官昭容謀革逆則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
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王后睦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援遂助諸
宰相誅罷相王政事少廢廢皇后誅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
宗楚客某能與諸帝勳后進武后政事主問要司南北衙軍皆以宗氏
子弟領之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帝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
又太平公主亦與帝溫安樂公主謀主之於楚相王子結蒲王陰基起兵
討帝氏并其黨皆代誅遂迎相王入輔大帝封隆基為平王以魏布宗判幽
宋宗知幾修平日智周三品諸宰相蕭崇恩等敗官有兵判幽求言
于平王許相王平即位以鎮天下是以少帝制得位相王時少
帝猶在側度太平公主迎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代宗兒唐隆改元之唐



實禍雖曾騎歸亦事勢必然是以高明之士間欲矯情下裁制改其禍獨
唐肅宗莫則天擒之之餘復有后漢之目一進帝也再進皇朝三進太常
然則列害之云來而卒不中其禍豈知足自今哉亦淺泊無依之
志耳然足為奸人所信有過人言信能潛之亂之日能細而載不問謝
事然人其傳德遠足斷然不惑亦何明也若夫委任姚宋聚忠棄大諸
善政已啓開元之治豈其得長安命因葉官者一事較力士天
權思昂擅兵且制之連失謂開元優於景雲然耶否耶

唐紀

卷之二

東家孫恩撰

今未及紀

公示王進大聖大明孝皇帝諸藩基唐景宗第三子也母昭成皇后竇氏
帝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唐蒙之學始封楚王方七歲時朔望車騎王朝堂
金吾將軍武德將軍王晨整河排儀仗因欲折之王叱之曰吾家朝堂於
汝何事敢迫吾騎從則天間之將加罪焉長壽二年改封臨淄王景遷洛
洲別駕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後從者望而傳之又中書記南鄭來朝
京師時還便樹士韓札呈之書一頁才然獨立札驚曰普立奇瑞非常也
不可言乃告京師陰聚才勇之士並謀臣復初衣朱還官戶之唇口發勇善
充大校務劫之謂之百騎武后時增謂十騎中未謂之萬騎臨淄王曾稟結
其家陳久武后幾逆後日用以來是各謀告王王乃與太平公主太子薛
崇殊元總監陸紹京尚衣奉朝王崇陳前朝臣射剌唐武后射剌未道
士馮道力僧普潤處士劉承祖足策討亂會帝務政務接萬騎乘教日福順
陳公禮見王訴之王以謀諸帝帝皆矜護自以死謂王常公相
王王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止
萬一下從時數人計逆不各爾時服與與承入死中是夜天星散落如
雪無式曰人意若此時不可失子元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帝與兵皆以徇

曰帝后既死元帝謀兄松檟令之當去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
端即逆索者罪凡三族羽林士皆欣然無命王初入公武門宿衛兵
皆愿之新帝后及安與公主武長房上官昭奏求曰哀約今之共立
相王何不早定王連止之此既內外皆定王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相王曰松檟宗廟下遂於化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以帝開成門以
捕諸帝親索及宗楚客等相親處納趙復溫果嘉福為泰各賜均業靜
能等皆斬之既帝后於市諸帝機極免先帝武氏為亦誅其族是乃
拜王殷中監抑左右為騎進封平王齊宗即位上為皇太子景雲二年監國
太極元年齊宗傳國即皇帝位以太極元年八月為先天元年
先天元年八月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制燕肅同三品 以王珣為中書侍
郎是時宰相公多太平公主之黨別幽求使張嘉賓於上曰實懷負
貴沒不義皆同公主得連日夜為謀不報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
以自安諸連珠之上以而然諸謀其謀上大怒連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
求於封州張嘉賓於豐州 九月朔日食 十月汝洸金山遣使入貢洸洸者
突月別獲也姓朱和氏 上皇諸連皇帝遣還
開元元年 是年二月 正月詔衛士二十五人服上十而先 以蕭王忠
為中書令 皇帝遣還改期所募安各散還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二
月開門然燈入關合樂上皇與上御門集諸親以復還是九月餘於還展

親之上疏力諫執以報之志直宣云官泉當之 以高義大釋來為渤海
王高義之亡也報來使各奏州武后討之不克還來使與高義方二十里
勝兵數萬附於突厥中來時遣子入侍王是討之 三月修大明宮未
畢執以報務方動罷之 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休上皇
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二人五出其門謂是入王附之與實懷負貴義蕭
王忠臣張嘉賓等皆與之謀廢立又與言人元氏謀於亦前紛中進毒
王珣言於上曰事起矣不可不速發張說自來相還道上佩刀度月用
於 奉事言與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在東宮猶為臣子若用欲討之須用
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忌
驚動上皇日月曰天子之者在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
乎乎請先定此臣後收逆黨則不為上皇矣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于足
月四日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作亂上乃與岐王薛王郭元振王毛仲
等及內給事高力士足計以兵三百餘人入夜化門召王忠義斬之懷
負自縊元上皇聞變驚走天門得郭元振張嘉賓等 賜
撫化之上皇乃下詔自今國政刑一取皇帝從後若百福數太平公主元
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遂還與盧咸用生致侍公主流領南漢尋賜死
以高力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平未定則內侍者不置三品
官黃衣乘食守門傳命而已太后雖至宜官亦不用事中未時侍省停假

漢之官官盛於金
唐之官官盛於
明皇官官不
其明謂此輩不足
意不妨而一假借
豈知通禍遂無
窮哉

多品以上至千餘人無不雄者尚書上在藩師力士頓心奉之也高太子
奉內給事王是以張蕭奉功賞之是後官官三千人餘三品將軍者
明皇官官之盛自此始以張說為中書令八月以劉蕡不為左僕射
平章軍國大事九月罷韓道義使十月引見京兆縣令成以惠養
兼元之意上孫武於張山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
不整坐兵部尚書趙元振於幕下時所之判憲張說曰元振有大功
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新給事中知禮儀張居紹上始欲立威亦無
新紹之意時軍中連連宣教新之上尋罷選官廢葬終身時二天臣得
罪諸軍振張失火惟餘謝麻疏二軍不動上遂召召之皆下傳入其深之深
笑美之拜地元之兵部尚書同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于元之
元之應奉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請序進即更上御視殿屋每三
言之終下應元之嘆息出高力士深曰陛下新經萬幾事相奉下言而加
可否奈何不肯與上曰朕在元之以度政人事當與共議之即更事執
乃以頗服而聞者皆服上嚴人君之體既已上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
帝十二月以官古僕射為丞相中書尚書僕射門下尚書同省侍中為
監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日司馬為少尹元之進開
元元事號復名崇以姚崇為崇故令左遷張說為州刺史後都督刺史
都督時之官皆引由說側門取進止劉蕡罷罷以處懷懷同平章事

開元二年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
京官使出入常侍又為禮代舊制罷俗之崇者錄太常上以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無備優長使乃更制左右散騎以散秩樂人選崇工數百人自
教之謂之左衛梨園子弟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衣中樂以不貴
咸華慈寺及僧富戶強丁削髮避役主是以姚崇言欲汰天下僧尼以備
去還俗者萬二千餘人禁制寺將休焉經百官之家母與僧尼道士控還
以蘇同同三品時兵勢熾灼二月八日食不應姚崇表賀笑
厥然昭道其不同此國化慶都新及進擊斯之復置十道按察使
上召檢有功同深平以其子倫為恭今後薛王業之男王以重使幕百
軍性剛之陳泰救覆按之姚崇在幕泰側史言是上及之中王或花請以某
所陳事聞是上為其軍外軍上許之崇等不可事遂寢而美貴威故
手諸賜不行劉蕡求體紹京以恩望州刺史王瑞生求索亦敗
欲武九時時吏周利貞等終身勿齒故常時宰相常亦石常制立通序
如羊崎為州刺史收大獲張其州職歷月不盡先是常氏亦于天街作
石臺高數丈以誦功德王是并毀之五月以歲祀志罷員外試檢校官自
今非有戰功及別散毋得注敕六月群臣以宋王成器等比連諸諸改事
出到外州乃以成器等為刺史每季二八入朝周而後始到官但碩大
綱州壽皆委上便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七月三以風俗修廢

制東興服御金服等物今有司請改以供至國之用其珠璣繡衣於殿
前後以下皆得服衣百官所服事及酒器什物三品以上總歸以玉
而而以金玉品以服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婦子自今天下更不得珠玉
織錦繡等物罷而京織錦坊 蘇州等處并改織絹絹其官將 某
王重茂苑子房州溫白陽皇帝 宋王或等皆廢與廢坊宅為觀宮之
仍賜或等宅環於宮側 八月民間詔言二妹女子乞披是上聞之今有
司其牛車于宋明門運後宮無用者或運其家或曰無處之內向今罷遣
閭閻之聞足可知志 出恭入池以蘇詢為防禦使舉之太子賓客蘇詢先
以武后召召有云上天降基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奉
首請置示史官頒告中外改以武德陽泉今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廣漕浙
制南下漢下漢野積不用此制 十月蘇詢與吐蕃戰于武野大破之
十月唐太子副張為皇太子副張母趙氏以信進有寵故主之
開元三年正月朔史大夫宋璟也監朝堂秋人秋能敗度州刺史 突厥
降音官從萬餘帳制皆以河而北徙之四月遣蘇詢新吏還為大帳管
哈爾蘇達訥計之 山東大蝗連官捕而盡之七月朔日食 九月上
謂宰相曰朕年積壽有幾無從質問可通儒士入內侍請于是以馬懷
素褚遂良為左右散騎常侍更日侍讀應有與奏為於宮中以燕坐歲老
為逆騰輿就正迎之侍以所傳之礼十一月朔肅宗自杭州刺史使判

湖州懷惠通年 以新吏還為安西大都督張基四鎮吏還請基問中兵馬
人詣安西皆給通張基食外之將作基常奉土疏以為不置軍內以事
以姚崇亦奉之不聽或還年無功而大張亦奉高承以肅州被汗則以之奉見
或求收奉為通張基落為除北屯西數十里下款百城或張而或大食
大定等八國皆降年為并以賊襲張基承至十二月突騎施黃族進
便入見以為金方道經界大侵
開元四年正月皇后地降尚承不聞其集所與開史大夫平降不暢于王
卷同而殿之上明命于朝堂秋後所以謝百僚 以皇太子訂王嗣基等
進頌大節覆 唐王通伯 進宣者諸江而取焉為鴻臚寺所王頃據汴州
制又使若水上設練上子初謝若水東賜之縱散其馬言于王曰今歲
運取不盡無令非丁上志召王殿庭或理人某惟常濟制理第一獲而贈泉今
徐二千人入第其今之官四十三人又解學問又制得制盧從愿率朝議皆生
至通 六月以上皇廟十百福教以上女為安公主為女道士資其娼技用新及麻
然唯以隆 八月齊宗升祠以太廟之室已滿遂中未神主出及廟建中未於太廟之西
為祇祿戶殿命蘇詢等進計之 十月至齊宗子攝復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年以
陳龍驤同平章事 開元十二月姚崇奏承原自代以張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
事姚崇奏承原自代以張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姚崇奏承原自代以張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
事姚崇奏承原自代以張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姚崇奏承原自代以張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

攝方柱後攝地米比人其比焉二人亦見六報而之起去則能軒運之
少李林甫為相罷任過于地米然禮殊不薄矣 罷十道按察使 舊制
六品以下官皆要上書者恭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者道橋皆要者
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書為
之貳討以從始召文士草諸文辭順于比則俱更止時人謂之比門學
士中書時上官昭著其事王是始制翰林院恭通禁庭之文章之士下至
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乙丁

開元五年正月上時辛未都會太廟田室陳上表服遊殿以明永隆禮順
封四陛下三年之制永終遂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政與異為戒頗將
停之姚崇曰及廟屋行皆得時物初廟而後通與行會何足異也陛下以
閑果不除辛未謂百司供職已略不可失信但還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
可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崇久政無訪焉極無
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人舊封上太廟此時設臣之言頗陛下先
後天戒納忠諫遠諸親上果聽從辛未初二月以美契為所復置唐州
乙未歲太常卿黃琬歸田 太常寺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宮極奢
作不合古制應還宮掖人神機授制復以明堂為祀元殿不至元日受朝
買事故不事復就園丘九月舊官名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生三品
官入奏事必還讓官史官運之有失則還正其意必見之諸司皆正附奏

第御史大夫官服了冠針以青線文故大臣不得穿君而小臣不得為
德惠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服次下於御座前
承人毒奏蓋奏御史又時制官連立以使其是讓官史官皆連代出下後
事不復與則武后以法制群下讓官史官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
來得互相彈劾于足多以險詆相傾來後復貞觀之政自今事非的須必
奏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政事 十二月必書置焉惟奏者中書
數閣諸道學士並比按察使之于吏搜訪遺書還奏得富命 傳古月知
章等二十二入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稽無量而之使無量年元竹中
代之九月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丁巳

開元六年正月敕嚴重之機四分以上乃得行敕人間忌機略之吏特如此
于是東城紛然買賣殆絕未幾嚴重題諸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
緡不喜之物可充軍用者及應兩京百官服假休戚度使長流布人間
其凡數大府府錄出米十萬石糴之以救人間忌從是太府消改 三月
敕高士廉士盧鴻入見拜陳義入大開錄四月河南李靈龜奏陽永
詔仙舟夜渡賊舟賊口觀其大聖乃崇道法主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
所好至讓官度為道士乙未以人早絕錄因使多所免諸州縣州牧
縣事量事處置八月分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唐初州縣官保
皆令當戶掌稅忠息以給之其破產者必書其罪置諸計州縣官保於

或欲以微有所知以給之從之十一月車駕在西宮必番指和乞書賜
親署華文及今以此事相督著名其上

己未開元五年正月朔日食八月補闕復職水官禮文在焉母服周年則天

改服三年今猶從舊上下其議補無量是應水官職自今正服並依

長服傳文

庚申開元八年正月宋璟獲頤罷五月復至十道按察使以源乾曜為侍

中丞兼御史大夫兼中書令十一月天關元涼州

辛酉開元九年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和官僚一半京兆河南二月監

秦御史李元忠上言天下戶口之移巧者甚衆請加前括源乾曜贊成之

故有司欲括流移其指巧偽之法以開制州縣之戶口幾百口自育

或于所租指籍或嫁改鄉各從所欲過期不肯請從追州以缺之勸業使

基置勸業到官十八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家戶先六年賦調便者幾萬刻息

州縣承風方擾百姓之陽覆射皇而縣上疏言之也數州縣者言虛珠

其數或以實戶為家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四之突厥既加進使承和上賜

書諭以累省和親中外安迭然無作欺欺是顯人忠神恩復自來

元今可汗復歸前送掩襲其冰隨進求汗國承天覆海客不送性皆

可汗未有誠心則共作延福不然延順使者使屬臣若其使遠亦可以

待可汗其各圖之四月敕京觀五品以上外官到史四府上從樂舞令一人

視其政事惡為案官責罰六月罷中郎復為蒲州七月蒲州胡嘉

得寶及王陵橋新之九月朔日食果文獻公姚崇年以承天同三品

十一月罷指王制到史召還太史官魏德唐沒珠日食言不致上

命僧一行更造新曆軍府安曹果令增造黃道進儀以制候已改遣太

史並南宮亮等於河南北平化測日晷及延星比王符州南王史州

開元十五年正月十四入東都四月以宰相張說為知朔方軍節度使士

月博州河決命張說使肅高等治之增太廟為九室遷中書遷太廟太

始此八月帝南賦極高等亂連內侍楊思勳討平之其後秋流狀州

道年也番圖不物律化度而度使謀高遣兵敗之入破吐蕃自是吐

蕃累歲不敢犯邊張說更遣討東得寶餘黨平之承天遣兵二十萬人

始募兵充宿衛府兵之制十月復以乾元服為明堂十一月初令

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開元十一年正月帝自東都往延詔海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太原府置

此制二月張嘉貞罷以張說言新殿於汾陰漢白土祠殿畢進令

王同慶而續封史書而贈得頃獲下然也以其說委中書令二月帝

至西京四月以王岐同三品其朔方置副度大使五月置麗正書

院集文學之士或承書或得錄以取說為笑八月敕前令檢括進人

應或頃獲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州縣安果送其正書進華蓋至

帝為獻祖光皇帝為發祖於及廟九五 九月必谷深而耕 十一月命
尚書丞丞蕭嵩與京兆府同知東州長官通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
謂之衣從宿衛一年而各州縣得役使 十二月陳元泰改政事堂曰
中書門下刊主簿於其後小堂在政

開元十二年五月停兵使 六月制聽進戶自首開所存開田隨宜以
稅母得是科征稅租額一皆豁免仍以字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
賦役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七月漢州蠻聚行幸及內侍
為恩賜討論之以恩賜為輔國大將軍 皇太后王八廢為庶人尋年
一月帝入東都 群臣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月有事於泰山

開元十二年二月以中書令張嘉貞為相 更命長從宿衛為衛尉二
白通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判文命事相諸王及諸司長官並即
制其民於洛陽供張甚盛賜以朝服大常具集四行教坊上自書十韵詩
賜李庭極承命在行中意悅悅上恩賜州司馬 三月禁獨聽更來
復子子孫 四月上書進良仙使同四仙者況處之論服所不取賢者
深理之具今與卿曹今更宜更召曰其賢其善官正品以上初學士
六而以下而更學士以承說知院事者數騎常侍徐堅制之 九月上謂
宰相曰春秋不書祿而唯記有年勅自今州縣得吏長祿焉 十月
復水運深天或上其列官注水激輪今其自導量夜一周列置二

輪緣在天外端以日月是入而竹港通外度置木欄為比年今儀儀在比
下又上二木人每刻葉錢幾代晉武帝中更置更更制官四夫後
行有司葉載供其數百里不絕 十一月王泰山下御馬登山與宰
相及初官俱登閣樓相呼即賀知章曰前代玉璽之文何故秘之封四
或盛然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且乃山玉璽宣示群臣於
是祀是天上帝於山上庭臣祀上帝下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
明日御殿殿吏朝跪敬天下 車馬還詣孔子宅致祭畢後於東州上
謂張說曰卿者委道使臣今是諸道來善思今因封禪置諸州乃知臣負
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獲車之外一無它獻魏州道州使張無繡繡未我
以儉濟州使權制未敢言言美此現錄且曰人我重德則不足以其或朕
恒置之度隅如三人者不步人以市是更良更失顧謂刺史沈四此亦
要有以酒樓下更訴於朕者知卿下情舉於左右也自來酒賜之固以止
而南書左丞乃為數騎得即權制為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上
既更制還京不中半又融恭奏請分而十餘以權制尚書羅頌等十八字
之說明野果遂召入禁中次是而事得聞者不得與至太子老親表言臣
下曲受謀言不信有司非若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下野
故之數不問開元之人况為來之月豈得下竹登進之事乎上雖不即
從明年復改大有年東都年十五我青齊王機東二機

開元十四年三月某氏奏之至種自魏頭奏而書不同天未折報望

與崇古許濟則改從之四月以李元鑑同平章事張說罷

李高泰有子子瞻者自稱皇子云云於潯州母曰趙氏上命張說之上

改以武惠妃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豈可以為國母乎止

然宮中禮秩亦如皇后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一百六萬九千五百六

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二七月河南大水溺死者

以十計十二月楊思勳討邕州獲餘平之

開元十五年正月某氏奏入苑王君幾進擊之青海破之上田是蓋事違巧

五月附元城為十五先以右皇子不復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領海驛唯

傳諸將入授自餘歲時通台而之及諸孫後多人置百孫沈太子亦不

居東宮恒在東殿所幸之別院

中諸子三十八人諸孫二百二十有二惟諸孫太子子孫子五十八人是合男如許者數本男

上命填地以下宮中有奉欲使之知下王王賜賚近侍人一

錄七月某氏奏公孫顯年九月吐蕃地州親王君莫之兄而居莫

開城不戰出四龍永承等為其所殺流領南永承族子獲輸代其後

居莫十月上遣西京以蕭嵩為河內節度使嵩以又開從吐蕃大將

悉諸通吐蕃絲是病矣

開元十六年正月嶺南孫又賜易計平之二月以張說為某賢說

崇古改廣騎為羽林長騎七月吐蕃犯八州節度張守珪擊走之節度

張高子復進破之八月某氏上開元八行屠行之金吾將軍就唐

客破吐蕃於相連城十二月教長板兵無有還期人情唯懼宜分五香

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王等制戶籍三歲一免八為九等

開元十七年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孫承恩番後石堡城張明進

女及弟等歲呼過百人五月復置張樂使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知社

道相往為相源範繼以清謹自守惟集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知

道說事多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於是遣元知數為相史元知繼而左

丞相以李元知繼元知同平章事高崇中書令八月以上生日宴百官

於花萼樓下丞相源範繼元知來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

移社就之工部尚書張嘉貞年勅以八間多為得朕姑樂我買得勝

又以阿彌若其未領賜物者官為市取予文張罷為判文自後言到

音皆祖詠詠十月朔日食不食如物

開元十八年五月以張光庭為侍中二月初百官於春月勿休遂麻

行樂自事相至員外郎凡二十是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衣等賜進其歸旁

留飲送他起舞盡懷而去四月某而京外開元句而畢以張光庭為

吏部尚書元知是還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遷或老於下位有

出身二十餘年不得陞者其後士人探象事勢是說元知恩之則竹槍亦

名榜乃為補實除無賢不月一舉登考配假非員選者有升無降者

晉謂之聖者而子復無不忠實未學其之不能得六月以皇子思王流
領河內進封軍元帥十八經管封侯契丹命汝與官相見張說謂人
曰吾嘗觀太未是像誰謂思王此松楓之福也後竟不行十月以春
入貢是歲天下暴死罪止二十四人是時上頗寵任宦官性陰為三
品時東門龍裝戰不從諸州官又承之惟恐不反所得贈遺下或千緡
京師頗饒田園桑芋皆屬宦官

冬

開元九年正月王元仲有異賜死吐蕃使曹錫今主承元仲奉狀

禮記王字于秋上張由來平王漢之終魏武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死吐蕃
國之死現今資之以晉使知獲果愈出吏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

吐蕃人販新服賜以詩書度使漸而聲教休然地知各有獲果吏部之歸

下如志信禮義會成書品也送與之上封爵於興慶宮則三言矣三

月今而京諸州各置及公廟以具良既東道古時曰孫其孫武其武其

致而思舊情多克其時李勣以二月上代致樂如孔子禮

十月上車東都代世高州制督張春素賦得道御史楊江往接送致之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遣信女王梅時其妻吳氏外大破之三月朔日食

四月某宴會於上陽東州醉會賜以食禍有與以無相屬於路八月朔

日食九月開元禮成賈島詩父在為母服如死自創十一月復祀后

上於汾陰十二月上還西京

冬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朔南明皇后於冬廟設儀坤廟上婦母也上月某

光武年以魏休司平章事開元幽州制縣管郭應傑與吳丹載死餘

東六十餘人蓋載死無一降者六月制道人有才行者多舉郭時獲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資格便於已循理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

一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員自使為上至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員而入

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來都魏休司高

以致事論上言其罷以裴耀卿舉元齡開平章事今天下為京畿間

四海而河東河北廣右山南東西兩河兩江而東南而中領而九十

五道各置來訪使以六條簡奏非徒兩便以中領之除皆擇賢判文

之惟吏革舊章乃須取可自餘應便更從事先行復聞戶部而事

某禮致仕以其子慎終為御史知太常山出納自是慎終始業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車東都二月秦州還家登死四千人還中奉舍人

徐鴻迪方士張果主來都自與入宮尋以海眼者先張大人自是頗作

神仙三月以東提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張九

齡請下禁錮張九言議之裴耀卿等曰一皆此門恐小人弄事遂到

溫恩更甚意乃曰吾既獨所役則官治可成計宿度廣則錮錮無利

乃何可人間而世誣上之為而實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得致錮然後足

同乎利致曰大入害則下不可以言動資則下不可以成業若許致錮意下能為

之臣忠實者益重而後於富貴者愈而遂其欲矣上乃止 上禮先死
中卿太子以下親往奠之謂曰此所以為宗廟下殿不親且使汝事知
豫陽報難耳因分賜侍臣 六月以裴耀卿為江准河南轉運使置河
心輪場 十二月朔日食無州節度使裴君廷舉改美安外新其王忠烈
可乃反于 裴某改日者置病所以唐之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拜裴君 上御玉鳳樓觀會諸臣樂不得奏金
吾白如南不能遏上意之高力士奏河南丞義安之為理最得法止之
安之至以手版繞牆量地曰死此者死於是日三指其意以相戒無敢
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助所部音樂集降下較勝負豫州
刺史以軍器工數百皆衣文錦服而之半皆為虎豹象之狀皆以金元德
帝性造樂工數人連袂歌於高子為德考所為歌也常聞異之曰貴人
之言哉謂宰相曰豫州之人其意安乎立以刺史為教官 三月裴君張
時後御史楊江以道其父為裴某九終張之裴耀卿李林甫不可致
回國永立法期於止後各中為子之志誰非拘索之人展轉相代何以限
極宜博河南府狀授士民懷之 唐初公主宣封三百戶太早公主主
千戶以已丁為限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為限或言其太
薄上曰百姓相親非我所有戰士死力實不道末多女子何切而
家多戶且欲使之知禮者且七月死也如女死公主下嫁始加至十戶

於是諸公主皆十戶 開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朔王此初也

開元二十四年正月秋天下述戶是今年內自前舊業者還厥實然
者依止踰限不肯使配諸軍 文騎施范化定都護蓋善運華以之二
月安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今長新代一屬賜之 皇太子更召諸諸皇
子皆更之忠王茂更召樂 舊制考工員小郎掌試百器人有士器禮
禮備員外李甫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故自今委禮部侍郎試
貢樂人四月張守節使討擊使安祿山許英契丹款績因祿山王京師上
持赦之太常卿常綸議增示廟還豆數四毋黨服祭均常述直以等平
之下殿 八月千秋節臣等上賀儀果凡終述前也與慶之深為喜王
或謂之千秋金匱上之賜壽果是 十月帝還西京道過使州以刺史盧英有異
政題置於廳事而去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勣家爵龍西公榮禮卿
張九齡罷為左相以李林甫妻中書令牛勣妻同三品上
即位以來所用之相雖崇南道宋璟尚法張嘉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結
然通尚陰謀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
皆各有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最上擅權列主於天下大亂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置太學博士皆武臣明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登
勳為榮多昧古今明經以始誦為功罕有思自今明經開大義十條
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大經問 四入題意宋筠筠達河而前是

使直右進集以審政之市進自官大信慨然而平 御史周子諒勸止仙
客流漢州道死既集九齡為州長史 廢太子瑛王孫王孫王孫後之
五月後以方隅定命申書門下堂重頒制判書審計兵防定額召
奏丁壯長九 遂進增給田宅修加屋舍 命有司還桑子有十者授以堂前
及法官京縣官教以進進使常義無私於王法修身勉勵思進薄於己
人期於助先勸我規條 七月入理之卿徐壽春今歲天下新死到五十八歲
院自來後長八歲為責不極今有進集其對於是百官以刑措義賢上
歸功幸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為國公 先是西北多有重兵
地租舊田皆不能贖始用和贖之法有影響者固牛仙客歡美播之聞
中教以殺獲傷者命增贖價什二三和贖東西載乘停今江進運租自
是國中善積美進至萬不復年矣初失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
公朱瑒卒 十二月憲紀武氏亮進監貞順皇后 命將作大匠朱瑒奉從
東都明堂禮告言殿之旁八諸去上層仍舊為龍元殿從之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 以三昧為祠祭使上頒封鬼神與神
神或無效我額王親習札者蓋之 冬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六月立
忠三昧為皇太子以書 九月朔日食 賜南宮奉歸義為雲南大司
是六節始為十二年為進意 十月作行宮於西都往來之路凡十餘間
少石石得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謀焉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噴西節度使益壽進學又發施誘其可汗等
諸孔子為文宣王祫王會之服祭典用官恩賜弟子公服伯
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制州長史張九齡卒 三月朔日食是歲天下縣十
五百七十二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一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
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未解軍械不滿二萬緡民亦四之海內官安
行省雖萬里不持寸兵
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曰承前風體皆待表嚴然機開會進路以遠何
教應能自今要州縣及搜防使給乾衣開 開四月上尊金元皇帝云吾
像在京城西面百餘里遠便我得之於茲歷代置興慶宮 六月吐蕃四十萬
入寇至安仁軍驛時賊吳俊回乘三千擊敗之 八月以牛林山為營州
都督 十一月寧王忠憲亮進監曰讓皇帝
大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
十一焉唐之州八百置十節度使皆使以略遠安西節度使撫寧西威治范
城化定節度使防制是時范治化定節度使河西南節度使新陽吐蕃吳祿
治涼州胡方節度使張元振治虜州何承南節度使與胡方節度使與張元振治
冬承府范陽節度使張元振治虜州何承南節度使與胡方節度使與張元振治
州虜州節度使張元振治虜州何承南節度使與胡方節度使與張元振治
南王府征軍檢校吳祿治虜州何承南節度使與胡方節度使與張元振治

東州領之東年守授東州領之九萬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
前年歲供送米穀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兵費倍增歲用亦二十
萬兵額百九十萬縣分數勞費民始困苦矣 陳王周外軍因勇言見金
元皇帝於丹鳳門之堂中告以武實符在口喜改是上遣使求符之狀
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次州刺史王蒙
宰三門進梁 二月辛未元皇帝於新廟越三日辛未廟越二日今紀天
紀於南郊 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復為僕射東西副皆為京
州而副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副最大人間一號清河人崔以濟獲言
見金元皇帝云載許武城紫微山勅使抵降之東都番守王德如其誰
按前官服上亦不深罪也 三月以帝登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年文融既敗言判者猶息以楊慎餘於足帝登王璠之徒競
以利進百司有事獲者稍：判置使以領之舊官備員而已
七月朔日食 牛弘家年以不道之為左相 突厥葉護阿市
恩景即來千餘帳相次來降及延慶
天寶二年正月安祿山入關 三月進尊金元皇帝又周上廟
大夫為先天大聖又尊卑孫而德明皇帝肅宗武昭王為興聖皇
帝 帝登引渡水城元聖承繼下而漢以興江進運船後夫
匪通漕梁發人丘壘自江進至京咸民聞愁怨二年而或上幸

集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高郵縣名水陳珍寶物進經寶及百
千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聖帝侍更年寶貴有差賜其酒以
廣運
天寶三載正月改年為載 二月游賊寇台州造河南尹葉敦
復討平之 以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河北無使使屬建侯稱
祿山分直李林甫裝寬亦順旨稱其美三八皆上所信臣由是
祿山之寵益固 八月天威亂州回紇背力襲逆而懷仁可汗
懷仁逆而祿反成改化 十一月術士蔡嘉則言遊甲衛有九
宮貴神典司永旱請止壇於東郊祀以四五月從之禮在吳天
上帝下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降天祀 初今百姓十八
萬中二十三或丁
天寶四載正月上開宰相曰朕於宮中為懷為百姓祈禱百草
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開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味集成豐壇
上之祝儀以又開空中語云燕未須以此自守獲長臣系貢
回紇懷仁可汗改號天白省可汗傳言京師失火改化可致助
東來降於是化逆雲然回紇亦地會廣益有吳威貴地 七月
冊帝昭訓下為壽王地八月以壽王地賜太真為貴地 九月
李林甫忌帝登以為利則向帝罷其諸使以楊慎餘代之

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致使謀篡與丹各執所向公主以
安祿山討破之 以王維為京兆米防使維奏貴妃兄楊國忠
敗官

丙午 天寶五載正月李林甫使楊慎矜告太子妃兄常璩及皇后惟

明謀立太子賊然惟明皆為太子太子表請絕其妃 以王忠

嗣為河東龍右朔方河內節度使 李適之罷李林甫引陳希

烈同平章事 五月朔日食 李林甫引吉溫為法曹羅希夷

為殿中侍御史 七月勅左降觀日秋十朔以流賊仁在道還

適故有是勅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十一月殺太子良娣之

兄贊善大夫杜有陳太子出良娣為廢人

丁未 天寶六載正月李林甫撰教北海太子李邕父室而惟明常璩

李適之王瑒自後 上慕好生之名令恩欲斬吉溫重杖流

嶺南其實有司舉校殺之 今天下嫁母服三載 今士通一

惠以上皆指京師李林甫請就之無及弟者未買野無遺賢

以安祿山為側室夫許山入禁中 四月李林甫忌王忠嗣解

其河東胡公剛度 十月如張山漁獵召其宮曰某濟 李林

甫與戶部侍郎楊慎矜罷殺之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

甫 高仙芝討小勃律擒其王而還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

使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孝名臣下人任不違領不違統

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時惟才累如阿史那社蘭

契必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

太子志勳遠累為邊將者十餘年下易始入任矣皇子則處諸

王宰相則蕭嵩牛山各始選領矣蓋喜選王忠嗣李嗣徽道始

善統兵李林甫欲逐將入相之路始用胡將至是邊將益為

胡人嗣王路山之亂

戊午 天寶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為驍騎大將軍 五月群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六月賜安祿山鐵券 以

楊列判度支使 歲中領十五使 十二月戎言金元皇帝降

於草清宮之朝元閣制改會昌縣曰昭應 隴右節度使哥舒

翰果神威軍應龍城由是吐蕃不敢進青海

己未 天寶八載二月上明官觀正殿以常戴之物賜楊朝金紫自

是晚金帛如雲懷實賜資器之家無有限極 四月成寧太子

趙奉璋告李林甫謀害收未達林甫諷朝史以妖言逮捕杖殺

之 先是所將皆有不契胡魚胡廷微發下勅書與魚胡督

邪所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廣騎所兵日懷死已不補苦

械既散各盡野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太子侍衛也其

後亦斷多以假人復便如故謀長安人遂之至以相詰其死
遺者又多为道時若便利其死而沒其財跡足慮為所兵者皆
逃匿至是無兵可支李林甫遂奏所附府上下無善是後府兵
使有官更而已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之人皆市
井其敗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
猶於是民間拔兵者有葉子昂為武官父兄宿不進猛將請
兵皆棄於河北顧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太白山人李運等上
言見神人言金洞有玉版石記聖上福壽之符命王族求獲之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及諸帝號謚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
拔之 畧臣復上尊號 始稱於太清宮聖祖前設壇序正
天寶九載正月畧臣請封西嶽許之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
尚二月上命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十盤資
中八十家之進中善舍人竇革嘗進調值公主進食列於中獨
傳呼按舉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皆挺於前革僅以身免閣中
罕而獄祠與制罷封祀 四月賜列奉勅李林甫奏來漢通潮
陽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畧時師封王自此始 八月
五運聚於異尾 以安祿山異河北道抹訪及置使尋復晏河
東前復使 求殷周漢殷為三恪廢元魏周隋之後從處士崔

昂之議也 十月太白山人王公冀上言見金元皇靈寶山河
有地寶其符命張均求得之時上尊進教慕長生所在華言符
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除之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入朝歌所將戰祿千緒 從楊到請進後張易之兄
弟官爵 賜楊別名國忠 南詔天攻陷雲南
天寶十載正月為安祿山起第 四月制南詔處第縣下中通
舉南詔大敗楊國忠德其敗復強民為兵擊之 高仙芝擊大
食敗績 八月武庫大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
敗 十一月以楊國忠進領劍南節度使
天寶十一載二月以東帝東戰易恩戰先是江淮多恩戰貴戚
入南征以良戰一易恩戰王載入長安市井下移其喪故軍
林甫籍葉之官為易取其一月不給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下以
為便通楊國忠為自言國忠言言之上乃更命非仍賜大宰大
者皆聽用之 三月改更兵制制為文武恩制 戶部侍郎王
維伏誅落其家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凡
王與所領二十餘使悉歸國忠 八月楊國忠奏有鳳凰見至
歲星列國魏忠思見之遂以仲承為侍御史國忠為更忠以感
皇優調 十一月李林甫死以楊國忠為右相奏文部尚書

平舒縣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天寶十二載正月楊國忠遣人於前堂 二月進制中林甫

官爵封其指 五月復以魏同偕為三哈楊國忠欲攻之林甫

之姪故也 楊國忠與安祿山有隙欲結平舒縣共排祿山

八月奏以翰為河西節度使

天寶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加祿山為左僕射安祿山求為

開府錄事從之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號 以楊國忠

為司空是日而亡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七月朔日食下蓋

如狗 則南音後事必舉南詔敗後楊國忠以校尉蓋發兵擊

之 楊國忠忌懷希烈寵以常見素同平章事 則中大觀

天寶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從之

七月徵安祿山入朝不至祿山表請獻馬道中使檢止之 八

月乞食祿山 十一月安祿山又遣封常清如東京兼安

以樂之 安祿山子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張介

然為河南節度使諸郡當賊衝皆置防禦使 十二月以張

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兵十一萬號曰天武

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王為人殘虐師宜者遣全

誠監軍也 則河西虜右兵是行營 祿山陷嘉昌及陳

晉我集介然 祿山陷嘉昌後其太子道無謀 封常清與賊

爭於無牟敗績祿山遂陷東京晉守軍懷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河南尹達其均休於賊高仙芝遣保潼關河南名陷 東平太

守吳王祿澤南太子軍起兵討賊則縣之下從賊者皆倚吳

王為名指以賊為河南節度使如兵馬使 以永王璣為山南節度

使 顏王璣為制南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關以江陵蜀郡長史

源洧崔圓副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

五十載云云已欲傳位太子植水旱相仍不飲以餘吳道子孫

不意逆孽橫發朕當親征其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

為矣楊國忠大惧使說貴妃衛上請命事遂寢 平太子楊真

卿起兵討賊 以宦官進今誠言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

為副元帥守潼關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復兵馬使李光

弼懷恩舉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常山太子顏果卿起

兵討賊河北諸軍皆應之

天寶十五載 七月以張介 正月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 以許

遠為賊陽太子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果卿死之復陷九郡

連圍魏陽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並發兵進取東京

遂克時定河北子儀為平光弼以河東節度使分朔方萬人

典之 孫山遣其子慶緒池邊閑哥舒翰擊之 二月李光
弼入常山賊將安思義逆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真源令張
巡起兵襲丘討賊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加顏真卿河
北採訪使與顏擊魏郡拔之 以賀蘭進明為河朔討使 四
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以宋
瑒為潁州太守 平盧軍將劉客奴殺賊將呂知海賜客奴名
正臣以為平盧節度使 賊圍南陽以執王巨為河南節度使
引兵出蘭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
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等請引兵取范陽不從
六月己丑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卒叩賊遂入關 哥舒
翰麾下米告急上下將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召
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從之乃御樓下制云朕親
征聞者皆莫之信甲午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遣令誠掌宮闈
管輪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金德監比六軍車馬賜賜帛還闕麻
馬九百餘匹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
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此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
玄藏國忠畫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敗於百城不如與之
無憂國吾赤子足日百官猶有一朝者至宮門閉聞鼓聲三衛

止伏候門既各則宮人亂出中外提議不知止所之於是王
命士民四出赴竄山谷細民車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盡取金寶
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遣令誠助入救火又集
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數十餘人乃定光遠遣其子東見安祿山
令誠亦以管驢獻之上過便橋國忠使往橋上曰人各避賊求
生何紀其路哥高力士撲滅之至武聖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
民獻膳飯雜以麥豆皇孫策策以手肉食之須臾而盡俄而尚
食未御膳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驅中無噍類人相枕藉而寢貴戚
無以復辨 丙申至馬邑驛將士飢疲皆憤思陳公禮以相由
楊國忠欲誅之周東輔國以告太子未次會吐蕃使者二十餘
人進國忠馬所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及是殺之以
擒得其首于驛門外并殺歸國秦國夫人上聞誼譟出門慰勞
令以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公禮封曰國忠謀反貴妃
不宜供饗賴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
而立久之京兆司獄常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
危在晷刻賴陛下達次固叩頭流血上曰貴者深宮安知國忠
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

左右豈敢自安顧陛下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黃地於佛堂繼殺之與尸莫相見召公禮等入觀之公禮等乃免曹擇甲領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此整頓伍馬行計國忠妻子及執國夫人走陳倉縣薛瑒誅之丁酉上時發馬羗朝臣惟常見素一人乃以事誘為御史中丞充直領使將士皆曰國忠將更皆在蜀不可往或謂之河龍或謂之靈武或謂之太原或言還京而誘曰不如且至我風徐前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逸道請晉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王莽既不肯晉某等願助子弟收服下來破賊賊長安若敢與王莽爭入蜀使中丞百姓誰為之王須更聚王數十人太子不可涕泣改馬從西建寧王使與某輔國執賊曰逆賊犯關四海分崩不同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化逆之兵召罪軍果河化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王尊豈非余之大者何必臣溫濟海兒如之應乎廣平王淑亦勸太子晉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淑馳白上上曰天也余後軍二十人及從龍虎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柔可奉赤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無以吾為念而化諸胡手撫之素某必得其用且宜言收得使太子太子不違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公禮不能制會成霸貢春孫十餘萬上至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年老託夫人致逆賊亂常須速討其將喇牙會降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及汝至此旁憂朕甚晚之蜀路阻長斷懸橋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總卿等各還來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紙以爲符號若歸見父母兄長安父老為朕至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番聽喇白是流言始息太子至平涼上至河地則南郡度副使崔國表迎車馬具陳蜀上置檢甲兵全襲上大叱即日以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陳倉令薛景仙執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賊將孫季哲陷長安初楊山不意上逆西幸止崔乾祐兵番潼關凡十日至是始遣索哲陷之郭子儀率兵獨引兵入井陘剽正臣襲乾祐不克上至善安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衆長安七群臣多不知主威福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珙受恩最深且連戰累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為之怨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瑄曰臣與均皆不違意不違觀其意似有所言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

曰我周知之矣則日以宿為相 二月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
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永王璣魯王瑋王珙
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瑒瑒皆不出關惟璣赴江陵先是四方聞
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以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是時太子已
即位靈武尊帝為上吳大帝矣 上皇至巴西以崔漢同平章
事常見靈武左相 英衣上皇至成都從官六軍至者載十三
百人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 上皇以第五琦
為江淮租庸使 八月癸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
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教為詔表號稱太上皇軍國事
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已亥命
帝見素房宿崔漢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復西京十月丁卯上皇發蜀郡十
二月丁未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
上元元年七月丁未徙居西內昇殿寶應元年建巳月甲寅
崩於神龍殿年七十八元在位四十四年為太上皇又八年
政歸於曰鴻子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宗至於中宗數年
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帝氏遂以滅族
公宗親平其亂可以為笑而又悲以女子為其勵精政事則元

之隆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樂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寶曆失國而不悔者其始終
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語林曰金宗西幸始入縣谷竹曉霧中知領使帶個於野中
得酒戲馬首數回上下為舉個憐以化器自飲上前上曰卿
以我為疑耶始吾聞位嘗大醉損一人因以為戒迨今四十
餘年未嘗其酒味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我輩所知非相結也
記此以見幾致刑措者亦非偶然金宗之及國也其矣

關天傳信記曰天寶中上以三門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剪
北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水急名曰天寶山歲省運夫五十萬
人無覆溺淹溺之患其河東西徑五里餘闊四五丈深
三四尺皆鑿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錐長三尺餘上有平陸
二字皆篆文也上皇之歲於內府隨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
其事

諸縣然射蛟及興慶池小龍事近誕且無益於世不厭

唐紀

絲部三

東谷孫慈孫

睿宗二后外宗三后列傳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儀鳳中帝在藩納為攝人俄為妃生帝

王帝即位為皇后會帝降號聖嗣復為妃長壽二年戶部園元

誣后與竇德妃獲盡道就誣武后並殺之宮中莫敢言云

元年追諡肅明皇后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謹自有傳后號淑志簡樸

則帝為稱王約為攝人即進德妃生今宗及金仙玉真二公

主與肅明同進諡並祀魏英來初之肅肅明曰恩陵后曰靖陵

立別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

子貴故先祔肅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五年乃得祔廟

今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邳人帝為臨淄王聘為妃時清內難預大

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願死之

然撫養有恩終無背謫短者帝欲廢后以詔姜收收漏言死

后兄守一恨為求廢后辱明帝教禁他外取霹靂不到天也

是及帝歸含恨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帝覺帝自

能動有比少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策而不實有無將之心

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後以是死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既索半臂為半焉為止日湯餅即帝憫然勅客阿忠曰呼其父仁也云除是以內廢當時王誣作單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恩慕之帝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公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收止幼入宮帝即位復得幸時王

皇后廢收進冊惠妃其禮殊比皇后乃封所生母楊國夫人

弟忠國子崇酒估祕善監時遂立為皇后劉史潘好禮上詔曰

禮父母誓不共戴天春秋子不復仇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

后何以見天下士此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帝

天下共疾夫惡本惡廢志士不怠盜泉發滋廢夫不報恩夫已

始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軍旅預神祖之心春秋來入夏父

之會無以奏為夫人齊桓公營葵丘曰無以害為害此聖人明

嫡庶之分也分定則窺覷之心息矣今人開成言右丞相張說

欲取立后功圖復相入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僕家

杜則儲位將不安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逆不果立此生子

必為亂凡二王一主皆不育凡生帝王帝命率王養外甥又生

廢王氏宜太業二公主後事休肅以壽王母安布妃意隔太子

郭光二王皆廢后亦欲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諸妾歌復
公宗元獻皇后楊氏華陰人以景雲初入東宮為良媛時太平公

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織造必開婕妤帝不問安否
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帝命說撰除胎藥三劑入
帝於內室自煎之若有介而七者環賜三匝藥盡獲九三劑皆
然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賓入
生寧親公奉乃薨說以舊恩故子伯得尚事親肅宗王德二載
太上皇自蜀詔有司議尊稱遂上冊諡實應本附奉陵

太平公主列傳 實懷貞蕭王忠孝義附

太平公主則天皇皇后所生后母榮國夫人死后王主為道士以幸
冥術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為某宮如方士董或以拒和親
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其公稱敬甚帝前帝及后大笑
曰兒不為武官何遠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擇薛紹尚之假
萬年縣為駙官門閤不能容置車有司收恒以入自與安門設
燎烟屬通衢為枯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后後殺武
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頤廣頤多機畧后以高頤已獨受之頤預
謀謀尚長后之廢承狀拒權勢又誅二承主有力焉中宗之
世弟后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皆自以謀出其下畏之主亦自以

亂而可勝故益權於是推進天下士儒者多棄秩厚持金帛謝
之以動大議遂近會然智之命未得誅帝以主預秘計遣子崇
簡從事事定主自掖溫王下御生以乘輿服進肅宗肅宗主如
實封萬戶並尊重嘗與之圖謀大政每入奉下生詰時或時
不朝諺則宰相就第召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與太平議否主
所欲上無不應自宰相以下進食繫其一言其餘為士張歷清
頭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趙其門者如市子孫崇行樂敬崇簡
皆封王四國滿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述至嶺蜀州縣獲選
相屬於路居處不養擬於宮掖有司僧慧範富於財善事權貴
主之與通泰權衡御史大夫余崇為太子主嗾其美武名宰相
議廢之於是宋璟姚元之諸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若蒲州朱
燕太子表連還京師時宰相多出其門又羽林大將軍常元楷
李慈皆結為上先天二王主與實懷貞等謀廢余未便元楷慈
樂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義王忠於南衙舉兵應之既有日
矣先一日事泄余崇元楷慈於北闕下執義王忠至朝堂斬
之懷貞赴水死主聞變亡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第諸子及
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教誨其母被誅特先死賜姓李官
爵如故驛公主時貨山積鹿牧羊馬田園息稅以之數年不盡

慧苑亦數十萬婚姑主作觀沈樂津存以爲盛集阮家驛事

申以薛四王都人歲被獲其地

實懷貞字從一不稱皇后之族也父德公高宗時爲右相以勳職
約已聞懷貞少能激水服麻僉神龍中累進御史大夫避后先
請以半行會殿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國卿久無仇讐今夕爲
卿設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垂障金綵羅扇自西而
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取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數
首扇却徐視之乃后老乳母王氏承嬖倖也上與侍臣大笑詔
封宮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僭曰阿香從一厚賜見
及進奉以自稱明聖皇后阿香欣然有自負之色帝后敗斬妻
獻其首敗潯州司馬復故名景雲初復內召代同平章事太平
公主干政懷貞頗已附之肅宗爲金仙王二公主嘗觀貴嬪萬
壽宮文既不止惟懷貞勸戒之躬覆從一作時語曰前作后國香
後爲主邑孫在也年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罷爲
御史大夫於是歲祀左執法衛家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高
宗國寺以不許踰年復同三品金紫受內禮進左僕射進太平
公主謀逆既敗殺承天孫其尸懷貞信語詔善諧結獲貴宦者
用第无所畏其或見其類者無爲之禮然太平所得休戚惠散

親族敗將家唯親來數石而已

蕭至忠沂州山人起家洛陽尉累遷至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
至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謀諸御史曰死事有不咎人
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改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
其所請臺當連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勅大夫者又誰由哉承
嘉怒至忠嘉貞爲戶部尚書至忠勸稅狀明實者介與承嘉等
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蕭至忠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
客等誣相王與太子通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往者天后欲以
相王爲太子王不食累日獨詣迎降下其謀德天下莫不聞陰
下實爲太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即帝知其言止尋授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客止問敏見推爲名臣外
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所親時杜重而之就之常后嘗爲其弟
尚書至忠場如雲塔至忠又以公妻后舅崔從禮子無後兩家
合禮帝主蕭后未嘗將爲天子嫁女皇后舅崔從禮子無後兩家
案應出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復而請於帝拜利謂
向書中書舍乃奉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適入南山數日
捕謀之獲其家至忠始爲御史極考范等頓引重王王失政更
用武三思得中書尉安樂公主爲安相及帝以敗連發常洵整

持其如繩歸後依太平復當出主第還來環環戰曰非所望於蕭傳至思曰善乎來生之言然不能自達也然余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並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進乎吾以其能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當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善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太義中書令文承孫也第進士累遷中書舍人中書時武三思用事敬暉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為草獨敢為之詞詔勅切絲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等皆以斯聞獨義勳廉為特議所重帝崩詔權右散騎常侍同三品肅宗三罷為茂州刺史復詔同三品進侍中以初節恩太子之難義勳蕭至忠實保護帝有功也後出豫太平公主謀誅屠其家

安金藏列傳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任太常工部祿宗為吳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靈仙生私謁吳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後得進職有詔吳嗣吳謀者武后招來後臣則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至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刺腸出血地狀而卧武后聞大驚與至其中命高士儼曰賜

以桑面皮為緣總令傳之藥聞之而藥白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爾至此即詔停城祿宗乃安神靈初母裴石積產夜夢息地水川燥泉忽湧沉痾之側宗有某代虎相提本道使直懷慎上其事詔表聞於周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金藏為其事於史官權右號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錄其名為恭業二山碑率謚曰忠

劉幽求種經京崔日用王瑞善政列傳 王已什保金禮計

劉幽求美州武強人聖曆中舉制科授朝邑尉桓彥範等之誅二張也幽求以其不殺三思義其必敗既至王果為三思構死德瀋王入誅常處人預奉八果是夜竟令詔殺以出其子以功授中書舍人奉知機務祿宗三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三品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使羽林將軍張瑞說金藏請督羽林兵除之而將漏言於侍御史鄭元賓帝懼即列其狀祿宗以幽求等屬吏幽求將先賓皆流遠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日詔復舊官祿宗除太子以保器如政事祿宗素忌之奏幽求舊懷散職有恩言詔有司調治貶睦州刺史猶遷杭州湖州憲懷年於道年六十一謫曰文獻建中三年贈司徒鍾紹京茂州人初為司農祿事以善書貶茂州武后時嘗詣

宮殿明堂及昭九萬等其集之禁苑中為苑囿會計常氏難
紹京卿戶部丁夫以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
中書令越國公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為時人所惡未
幾出利蜀州公宗師位召拜戶部尚書兼御史其為人固與幽
求並以恩望得罪敗十五正入朝帝見之惻然即日授太子右
諭德久之遷以詹事年踰八十年經難好書西跡聚二王及褚
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為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深
州刺史宋楚各委以須時陳獻書并楚表嘆其能並薦之遷監
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驤拜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帝崩長
福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維松誘陷王以自託且嘉贊大計
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生與蘇頌相忘鮑羅政
事蘇州刺史入奏計因謀太平公主帝納之及計逆詔獲檢
校蘇州刺史進更部尚書出為常州刺史徙并州長史年五
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謚曰昭

王瑒懷州河內人也孤敏悟有才思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魯嘗
為鳳閣侍郎改數與貴近交將平而冠王同收器之同與謀刺
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高第家苟如其非庸人以女嫁

之麻宗立乃還長安公為太子開謀復帝位問忌休林下瑒
以儒服見且請太子過其家至則蕭然宴饗生久後牛進酒殊
豐厚太子孩異自是每到常社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洛州裴
張瑞為嗣襲今性豪瑒喜賓客七獵事裴太子教其家山
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膳第其後生子瑒者
也太子已平內難召瑒瑒宮門與裴收獲獲李令問王等一
薛伯陽等並侍左右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瑒是時方補
諸監典主簿進謝東宮至庭中徐行高視侍衛比止曰殿下在
羞內瑒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耶太子連召見與語瑒
曰帝氏執逆人心不服瑒之易耳太平公主山嶺無此大臣多
為之用臣切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
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甚滿之奈何曰太子之若當
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時自幼供養有罪猶誅之
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既曰先止何以自德而日與寡人游
瑒曰臣能焚燒丹砂談諧嘲諷可與優人比有太子乃奏為唐
事好司直日與游處及即位權中書侍郎公上謀益謀瑒與劉
蕙然謀先事誅之滿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瑒見下逆諸帝父果
先天二年七月瑒乃與收令問等一王毛中等殺帝誅蕭王志

永徽事平瑞進戶部尚書帝於瑞奏去特吳大政事時號內
宰相每進見侍史詰還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
范帝曰王瑞麻副宋晉諸范從橫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
平上從疏之俄拜澤州刺史歷九刺史瑞自以名勳至天寶時
為舊臣性豪侈其家方面之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得見數
十寶帳備其園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
官屬小吏俞蒙秋誑謗博戲胸為樂每使官車馬數里不絕從
賓客如使駝之凡四十年卒邑改與瑞喜晉華首以還舊跡往
復以謫謫流落為懷右相李林甫恨瑞時功使氣使人勸發瑞
官職又使羅希夷深按其罪瑞以罪未及死希夷繼之時入
奏其無罪瑞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瑞曰爾家上
世晉州縣職今汝無功城野戰勞以誥授取容海內切直吾恐
汝家實羞無人復振除也及瑞死人皆賢智其母始太平之際
張睢召還為大理卿封鄭國公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
時人以為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尚書左右丞三至左金吾大
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大保天寶五載卒年九十

姜皎曾祖姜預知神充之興自有傳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金紫
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妻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殺數

中女監出入卧內與妃嬪通稱宴飲賁賜不可勝記帝在殿還
凱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遂令使相其家後誅實懷貞等皎與恭
讓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議者欲改任過太適帝乃下詔曰殺
中監楚國公故往事朕於藩國雖彰祖同書子陵共學不追也
朕嘗遊長楊射獵間數謂朕曰相王必登天位王且儲副朕此
而後止復言朕兄弟近戚語聞太上皇太上皇奏之中宗連
嗣號王邑等勸間政一意保復國或獻言帝是家紀爽詢事請
殺政爽見中宗時詔取潤州長史皎即位又奏誅奸臣逆賊臣
躬舉多規益而怨怒之談醜正惡直未及議皎之功何見之異
也弟晦又為吏部侍郎有權寵未臻以為非久安策請相損之
開元五年下詔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令南陽故人以隱聞自
保皎宜放歸田里使自娛之復為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
張嘉貞布告捕成其罪流貶州道病死年五十一親率諸將死者
數人世以為亮晦起家蒲州外軍累遷長安令人畏之開元
初權傾史中丞先是永徽初皎時御史不拜宰相爵命使四方
者是中攝見後稍屈下至晦獨狗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且
奏遣公等縣是臺從後振振官為吏部侍郎主選曹史嘗請托
為奏前頗還否陰主曰小猶不能禁主晦患除之亦攝防限然

安事藉明執相高右羅執得皆以為神收被故晦亦生敗稍運
海州刺史卒

王毛仲高亮人父生事後為官奴王毛仲故長事臨渴王王出洛
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并俸左右景龍中王
遣長安二人恒負券服以從王數引為騎帥長反蒙後賜飲食
金帛得其驪心毛仲晚會亦而誠結納王善之反王以萬騎誅
常氏守德從王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
例擢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苑應狗等坊不可歲
至大將軍階三品與陳蕭王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封重國
公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捕而生帝惡不見惘惘若有
失見則懼然開元元年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奴毛仲始見擢
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而營萬騎及閑廐官更憚之無敢
犯初監馬二十四萬後少至四十二萬牛羊皆數倍薛蘭舊有
管千九百頃以契丹市死畜害編入萬家嚴道焚墮十口為收
園檢劬弱反無漏德歲歲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
色一隊相間望之如雲獨天子才之選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
元後唯王仁俊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忘清而驕逆
武為其訓尚書帝不悅毛仲跌跌又與舊福順為姻家而守德

等數十人與毛仲相倚伏為姦毛仲恃寵民不法仲便至其家
稱謂毛仲不甚恭高力士楊思勳等附之嘗出帝命力士就
賜的殺子五品官力士奉毛仲無禮臣曰此豈不悖作三品則
帝怒曰昔誅常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後毛
仲移書太尉索甲仗以丑服挺之以圖帝怒毛仲逆亂應其狀
十九年有詔敗復州別駕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生數十人詔
縱毛仲於零陵守德亦召宜德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
過改主於道士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弟親上食不酒王流
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家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

殺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陳令禮宿衛宮禁以淳為自檢帝嘗徵車轅國夫人第諫曰未宜
致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
曰宮外曠野無條宿陛下必出遊願歸成國帝不能奪安祿山
反謀誅楊國忠閣下不克王馬范牟誅之從入蜀遂封蔡國公
以七年

米子京曰幽求之謀紹京之策日用之智瑤之辨皆足濟危紓
難方多改時必費以成功者也雖通之才不用其奇則承然不
濟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切宜失然待幽求等恨

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弱不足論已

高力士楊思勳列傳

高力士馮泰曾孫也聖曆初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閣見面金剛回力士武后以其驍悍教給事左右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金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索等功為右監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奏決雖洗沐未常出帝回力士當上我殿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黃嘉運常監攝臨錄王拱揚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奉結力士故能踰王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中人若恭敬仁林招隱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寵與力士等皆悉藉力士力得用肅宗在東宮呼之為兄諸王公主呼之為翁舅馬紫雲謂之翁帝或不召而呼時軍力士幼與母家相失後廣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昔有乙里子在否力士記之始言母出金帳曰兄所服者乃相持號勒帝為封越國夫人而追尊其父廣州大都督金吾大將軍程伯欽約力士為兄弟後家亡伯欽謀殺受石河間男子呂金怡女國妹力士娶之金怡從力士策反安祿山卿子弟仲平王傳會唐元中自贈譯送長自第王益東是則望不絕始末林甫知

帝威更幸乃與牛仙客謀增進道貳乘及和羅以實聞中數年國用稍充帝從容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海內無事朕政高若無為以政事付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行古之制也既入有常則人不苦勞今朕棄元漕臣恐國無司月書和羅不止則貳貳錫逐末者衆且天下大綱不可假人彼成機臣豫敢此言可成議之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臣狂疾發妄言罪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自是力士下殿深言天下事矣加兼銀青光祿軍封渤海郡公於是不足防建休祠與華坊立道士祠禮成力士宴公卿一加腰綬禮殿十萬有餘悅者二十加其少亦不敢下十有喪恩憂帝亦受辛然驕倨甚士大夫既畏之而力士港巧得人譽帝初制內侍皆監二員執三品以力士恩憂為之帝幸蜀恩憂遂良戰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附德喜曰吾兄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榮幸尚何憂力士曰西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化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慮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問將儀同三司上遣使西向唐十日為軍輔國所誣長流巫州力士方逃虎功臣聞下朝國以詔召力士楚王聞外遣內養投諜刺國曰臣願一見陛下願色死下恨輔國不詳寶曆元年赦還見二帝遣詔化句吳歌以勸而卒年七十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羅氏胃所養壯歲給第四得者從金崇討
內難權左監門衛將軍開元初安南蠻亂執德王號黑帝舉三
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復金隗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
勗得行與安南大都護元楚客謀而獲改道止不意賊發始不
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後王漢首領率行衆反邕州討
陵撥梁大海反及龍州蠻陳行範又皆思勗討禽之餘黨皆平
封魏國公卒年八十餘思勗誓思版教我所得保必剌面驚腦

讓皇帝列傳

明史卷之十
于時禮部
大承其內
王三及王
安寧下明
王三及王
王三及王
是以第說
人於外
中王義次金承以岐王範薛王業列第東朝諸善訪號五王子
宅及賜第上朝降慶坊亦號五王宅金承為太子嘗製大食長
既與兄弟同殿薛業聞之喜甚及開元中蓋以隆慶舊邸為興
慶宮而賜諸王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
相極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并
樓同宴或幸其所居資發優渥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
宴飲華述屬雜或獵於近郊遊賞別墅中便幕間相望於道上
龍朔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入禮飯食起居與同之
於殿中設玉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誅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

或曰魏絲竹惠善音韻善昆邑與上更奏之諸工或有疾上為之廢寢食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便者十之上親為業煮藥田賦吹火與藥上須左右為救之上曰但使王歡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惠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諫問之言無自而入駙馬都尉裴虛己已與以馬進宴執威縵生流新州離其略上待寵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起競之徒強相訾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上嘗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常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外忤事竟實於死恂收封史業與妃懼俱待罪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殛之即與業俱仍慰勉令復位後中王等相繼薨世惠在帝親侍愈益季年生日必奉其弟為壽往往帝宿居恒無日不賜酒尚食豐盛及四方所獻酒醪異饌皆入恂之惠嘗請歲盡錄賜日傳史官心數百紙後有疾獲醫將賜騎相車也薨年六十二帝失聲號恂左右皆泣下帝以惠實推天下為善太伯當名不足以處之內追謚讓皇帝號其墓曰惠陵惠嘗從帝按獵萬歲獲從獲道上見衛士已食弃其餘實中帝怒欲杖殺之惠從容曰從獲道上見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下自委墜下恐并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

初不可人
希雖高
亦不復

上入悟達釋之是日上宴歡極惟自厭紅玉帶及所乘馬以賜惠入涼州獻新曲帝御便生召諸王觀之惠曰曲雖佳然宮中而下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懼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然其言安史亂世乃思惠言音云惠本名成吾避昭成太后諱改今名惠子十九人汾陽王廕及知名中成蘇三王薨後皆追贈為太子岐薛二王從誅太平公主皆有功岐王尤好學工書愛士無貴賤與均禮初隋亡業內圖善散送惠與義訪術猶復出藏松府長安初裴易之盛使奉旨強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宋既誅惠為薛稷取去又敗裴得之後卒為人所焚

松憲能錄曰自元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起法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平寧王宅極歡而罷明日奉王舉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心記天子言行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言行無以記示可代錄自今臣與兄弟各輪日載事乘輿前紀叙其事四事用朱印聯名錄送史官上大喜以八分書日本國錄約卷雖甚長臣所奏是史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用雕體鈔紫龍或後標上寶惜尤甚命別起大冊以貯之及祿山陷長安閣藏於火公宗寶錄百不叙及三四

以是人間傳奇尤難

胡氏謂聞曰金宗於諸昆季及愛彌為呼亭王為太子
每與諸王同食食大亭王特嘆噴上匙王驚斷不進上
顧其悽悽欲安之黃恤綽曰不足嗜味上曰何也對曰
足實帝上大悅

太子瑛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上之在藩也趙麗妃以倡進
瑛皇甫德儀生鄧王瑒對才人出先王瑒及即位後武惠妃有
寵生李王瑛麗妃等愛皆妬太子二王以母失職有怨望諸惠
妃女咸宜公主偕楊洵常伺太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
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崔九齡力諫故得不廢俄九齡罷宰相
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結惠妃二十五年四月復孫瑛瑒瑒與
之兄薛瑒異謀惠妃使人詔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面以
入太子從之妃曰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人視之
如言遂召宰相謀林甫議各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大
以詔廢太子瑛及二王並為庶人尋賜死天下冤之時間元二
十三年四月也於是惠妃教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
諸改更且射竹刑者記不離是歲十二月也死
太子立言曰明皇序諸帝以此其仁愛得諸子也其不仁何相悖

也嗚乎讓皇帝於是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叔伯叔葬之賢
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孫子曰讓天下不自讓皇帝始也夫有所受之也嗚乎讓
至德於是益覺其不可及矣

魏王列傳

魏王重福中宮後宮所生神龍初以常庶人之潛敗濮州員外判
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唐宗三使某州未行洛陽男子張靈均
說重福曰大王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平大難安可越居大
位昔漢誅諸呂乃東迎代王今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陰幸
東討殺番子舉兵西據陝西河南河北天下可圖也重福因遣
靈均與其黨鄭愔計愔亦悉推重福為天子預尊廢帝為皇李
敏重慶皇太弟制稱中元元復元平愔自署左丞相知內外文
武事以靈均為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出師事其餘以次除等
重福自均州與黨均乘船赴東都合斬馬賊兵家洛陽令侯英
重福驚遽出欲殺左右左右營兵至入津橋領戍數百人侍衛
火軍邕遇之先執左右左右營呼曰魏王得眾先帝擅入都為亂
公等勉力以取富貴稍開皇城諸門以拒重福狗右營不能動
於是後門已開從從火燒之左營兵處遠棄重福走山谷

留守裝從提兵大索沒漕兵死年三十一磔其屍帝詔以三品禮葬

常安石陸象先郭宋列傳

常安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調乾封尉羅良制當國為武后從
累升州司馬有善政后子制芳問人視中果遷至為黃門郎同
平章事時二張反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奪之會侍宴教中
之引蜀南朱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說奏南景賤類不當戲殿
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
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進告人曰武公真宰相龍中果達由果
今進侍中唐宗立進閣所儀同三司人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
石數因其僭辱收邀之拒不往語在肅宗紀中主乃排憂發微
訊之類郭元振係獲先會妻薛恩降嫁焉發之為御史中丞楊
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
請拒之改弟晦為中丞以安石請相中宗受遠期而宋楚客常
溫擅制相馬輔政語安石無所正諷傳聞史洪子與勃舉子
舉以吏敏不從置舉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常嗣立趙彥昭等
皆舉安石為揚州刺史收又奏安石獲作走後有所盜沒昭籍
其賊安石竟曰然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天寶初諡貞貞

陸象先雍州吳人父元方武后時執政者以清慎聞象先舉制

糾高第累官至景雲中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從沒海
相浸以象先人望所屬請與同升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
事然象先素來嘗往謁公主也及公主謀逆召舉相議曰廢長
立少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封曰既以均立當
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及主誅元象先與蕭至忠岑
羲等生為主所進將同誅象先進召兄之曰歲暮知於相信我
以任護功封元國公初龍作肅宗御承天樓群臣猶舉帝度曰
助服者而不者去於是而有殺名自發者事王公果得所殺召詔
象先收接象先急禁之帝大怒頃首謝曰死君之惟忠也陛下
當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及側者其敢逆
元帝肅善之時窮治中義等黨與象先為中政保公其象當
時無知者幾出為益州長史為政尚仁恕果從河東按察使
小吏有罪誠逆之又又事以為可故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違
謂我不曉吾言相若必行杖當以汝為始大之志而違害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入擾之耳可濟其源何憂不治臣所主民吏
懷之入為太子唐下歷戶部尚書知更計運事年五十二諡
貞貞象先為景初春未賜今名

郭震李元振魏州貴州人以字顯長人其漢系少有人志十六
為大學生來會送養戲四十萬會有旨王世充等類假以
治養元振與之一不質名凡十八舉進士為通奉府任便便
氣豪發得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姓若之武后詔
詰既與語奇之案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即授右武衛
驍曹參軍會吐蕃乞和其人將論狀後請罷安西四鎮兵并
求分一姓安厥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往塞其意是上既以為此
乃利害之機誠不可以輕舉措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違意必
深宜以計緩之使其知望未絕後四鎮十姓吐蕃之所善欲也
而青海之谷運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
祇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便
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患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
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後之
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欲復小有非遠則由從後矣且四鎮十
姓數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柔遠人也太
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皆姓處於低平獨和親狀後利於統
兵不欲歸款若國求歲奉和便而收復歲不從命則叛國之人
怨彼後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款問之新可使其上下皆相

亂而與后無其和後最正吐蕃君臣相猜猜年無款復而其贊
婆等不降同詔元振率騎往迎之人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
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不過四百里寇來必傳城下元振
始於兩城口置和戎城化時豈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十五
百里自是州無寇憂也回唐開臣驍勇果數十社東據支數十
里治涼上歲夏夏暴牛牛枝野路不拾遺神龍中遷安西大
督護突騎施命高寶勒詔落盡款恭頌和元振聞其手帳與
之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少凍冽高寶勒老不勝寒會
罷而元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勒兵所攻元振知之安卧
不動明旦入哭甚哀番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其義待元振
如初婆葛既立其父時故將思節不服數相攻擊元振奉進
忠節入朝寶勒忠節行王端仙賊經署便周以師託之曰君今
入朝一老耳豈能保壽祿死亦不計於人予不如此意然
是家子請番不付婆葛西兵及引必番以擊婆葛既不失部落
又得報仇忠節從其計元振上疏陳不從遂遣牛師獎代元振
領其涼兵妻微吐蕃以討婆葛婆葛竟襲吐蕃殺師獎等逆備
安西表求兵是表頭楚家表以周以師代元振誣元振果圖將
眾之元振遣小其兵其狀已告定西之以師代得報而州而報

樂昌縣宗立召為太僕卿安西府長史有為而天遂首崇宣二年
進同三品光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果豐安史遠城以為行
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三品公崇之族
友平公主也肅宗初承天門諸宰相之代外者獨元振總兵毫
帝事定宿中書省十四夕進討代國公崇崇肅武縣山恩其策
客不整將斬之刺幽求承託加馬諫乃赦死既新州開元元年
帝思舊功起為龍州司馬道病卒年三十八元振雖少難違反
貴者處儉約子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自朝廷討親族欣是就
實儀如也張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其省惟元振云小龍元振為
將軍年五月

順不封今本附錄

唐紀

蘇頌四

軍容集卷五

姚崇奏陳列傳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也慈貞親中為馬州都督謚文獻崇少
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奉天府都督下筆成章譽至遷夏
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撤夏進崇奏決若派武后賢之即拜侍
郎后嘗語左右仕用與未後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及朕
便近臣就獄引問皆曰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與後臣死不復問
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乎崇曰比不此謀又者舉皆與等
羅議陛下便近臣問之進臣亦不自保何敢動也今夫天收聖
心具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
后悅曰卿時宰相務順其事前朕為涇州之主聞公所言乃得
朕心賜錢十萬聖曆三年進同平章事遷鳳閣侍郎俄兼判王
府長史張易之私有請于崇：不納易之請於后后降司僕卿出
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通自毛所運送奏議
以功封梁縣侯后之遷上陽宮也崇獨鳴咽泣涕來之乎曰今
皇弟法時期恐公禍緣此出崇曰前日從公討逆人臣之義也
今日引咎君亦人臣之義也雖履罪寔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別

王愷無自弄故所簡詩書遂得罪將相然去為攝師老而尤能
帝悅與俱逐致緩違如旨帝愾甚凡罷乃奉天下事哀：不如
休帝曰爾宜速相朕樂同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
臣敢錄帝曰孰為朕言之樂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絕下類先仁
恐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卓復之悔臣願不事遠功可乎此

明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額宜量才可乎或里貢獻以
自備于上公卿士懷寢亦為之臣額祖賦外一絕之可乎水或
貴主更相用事理序是難臣請職屬不任臺前可乎先朝蒙知
大臣躬若臣之養臣額陛下接之以札可乎燕飲常月將以
恩拔臣自是得臣沮折臣額既臣皆得此是難化忘謀可乎天
命逆福先皇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貴臣百萬臣請絕道陳言
逆可乎漢以極莽聞諸仇天下國承為甚臣額服此譽或為焉
代法可乎番曰朕能行之矣乃須首衛望日足兵新南喜同三

此何人辦未對案曰何如管晏辦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
然能法之公所為法適復更之似不久也案曰然則竟何如辦
曰可謂難將之相耳案喜投軍曰救將之相豈易得乎案無若
第當若何救乎以病鵠告上遣使問日數十輩津死糧乏事探
者上曰是必未至之有不合則因何不問案上欲案自述詔從
焉四方諸將所承人入侍庭案問休上曰恨不可使卿赴幕中
耳此何足謀人之案所親信主書趙謙受夫人賂常死案馬營
敗帝不悅將曲大獄京師唯海不來案惶惧請避位引案陳曰代
乃以關群臣同三司罷政事案初之幸案定乃為周詔五日一

宋入關供承元王年五十二歲曰文獻崇元長吏道處決無
 淹忍：為事判皆與兵部改也成斥候士馬備械無不備記金
 宋初立賞札大臣故老推尊過崇每見便教必為之具去敬臨
 拜以送它相莫如也將承叔威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不帝
 相主十七人堂首要成不可數崇恒先有司罷元成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才請無廢經道無數務吏由是天子實成於下而
 叔歸於上矣然資叔請始為同州崇既以素誠誠趙彥昭勅崇
 及雷國悅俱借詣岐王申款它日崇討于便殿竹微基上問有
 足疾乎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
 愛弟集臣為輔臣而臣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于是
 出就相州魏知古本小吏崇薦之以主為相崇意難之出推更
 知向嘉祐初遷知古恨焉時崇二子分司東館有所請托知
 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問崇猶子才性何如崇猶知帝意曰臣三
 子而在來謂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臣
 帝必以崇其子必為之隱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
 古欲將臣常明而莫之臣子愚以而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
 耳上于是以崇為無恥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辭曰臣子無此
 惡下教之亦未可遂知古某冬改元上以內訌之知古竟罷為

二部尚書崇始召元崇以與民威以判同召民時以子竹王
 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召三子委其美事主判判也

開元遺事曰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屬舌而不止
 沈渾魚尺上令侍御省燈並置召李士來將崇為翰林崇
 出中外采之 又曰崇為相憂國如家愛人如子四方之
 人皆面崇真以神事之求之有福

小史曰崇病戒諸子曰朕必相與吾不恟然其人素營傳
 傷好服坑吉改後來而汝其原吾平生服坑賣常重崇張
 若顧即錄致之仍以神道祀為諸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上

覽豫豫石王便獨刻張丞相見事每近數日必悔若復
 來案碑文便引視獨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崇果主悉如
 崇戒不數日文成叙敘後其時謂強置其畧曰八柱擎天
 高明之位列四時成喪事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連索崇本
 欲加刪改諸子引便者視其碑告以奉仰便者復命張撫
 摩曰死姚崇能莫生崇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才矣

宋陳州南和人臥介有大節崇進士崇遠感閣舍人張易之之
 誣魏元忠也引崇說為驗說惟連陳謂說曰名義主重鬼神唯
 欺不可也指指正若得眾流氣其采也失若書有不測深害叩

關力與子偕死，少為之。方代將，則在此舉也。說感其言，以實封元忠。先死，環後遷。已臺御史中丞，會集各張昌宗有異。圖環請治，后時赦之。事其中元化中，嘗宴朝堂，二張皆位環上。易之素慚環，環位環曰：「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座？」環曰：「才步位卑，卿請第一。」何相勸善，張謂環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環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乘卿家，以何相之有易之乎？積惡每成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於揚州。又詔按幽州，皆辭不肯行。又詔安撫龍蜀，環復言：「故事，中丞非至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龍蜀無交，臣不敢奉制。」易之初，冀環出，勸奏誅之。計不行，乃同環家，禮將適，各刺殺之。有告環者，環棄車舍，化所刺不得發。成二張死，乃先神龍初中，張嘉其直，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為環：「正色拒之曰：『今大君既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左驥，第乎後。』」帝月將告三思，執官校，帝大怒，命斬之。環曰：「入言中官，私于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謗議。」同請按之，帝不許。環曰：「諸光祿臣不終終不放，奉詔帝乃流月時，復南未幾，出環為其州刺史。遷洛州長史，張昌宗以文詞尚書，同二品，先是，崔從朝，時其還，頗為要職，頗恨，將逐之。入吐環與侍郎李又處，從惡者，登車之賊。

以奏出太平公主，既遷州刺史，進幽州都督，累遷。魏州刺史，開元初，遷御史大夫，望小，累為魏州刺史，使廣州都督，人以其事，累多火環，殺之。內其墓，諸列卿，雖越俗，知環，梁判而無恙。吳召，其判，前尚書四年，是更，都集，序中帝，李果，初火，噴谷，道，隱不治，命出河南，口李朝，德知，預使王，臨等，官環曰：「陛下，方事，是幸，即以此罪二臣：『恩時，承氏，受其，敬帝，連命，擇之。』」環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先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七請，今得，乘朝堂，而後赦之，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州刺史，為環立，遺愛，環上言：『臣之治，不紀，廣人以臣，當國，政為，益，韓，後，成，益，使，使，幸，此，風，諸自，臣始，有，詔，許，傳，帝，嘗，命，環，與，羅，頌，為，諸，王，子，制，名，火，因，邑，之，號，又，命，制，一，位，名，及，往，荒，遠，之，環，等，奉，言，也。』」子均，奉，詩，人，所稱，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縣，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索，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初，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福，韓，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頃，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奉，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正，必，朱，環，也。』」環，為，汝，召，明，日，招，宰，卿，與，達，官，皆之，日，中，環，乃，至，先，執，酒，而，向，環，謝，飲，不，及，色，連，環，腹，滿，而，歸，其則，正，之，孫，老，而，致，焉，如此，皇，后，又，王，仁，政，卒，將，英，用，耶，成，皇，后家，嘗，孝，謹，故，事，積，高，王，之，一，尺，上，終，之，環，等，請，曰：『昔，今，帝，曰：『朕

欲身正身卑下況于妻子何敢教之卿能同乎與凡聖法將來
誠所望也即可其奏後幸東都環為西京番守十一正東過太
山環復為番守帝時發謂曰刑國元老為朕服朕耳目今方東
進為別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環同一一強言于制復為之進
無矣即向書十一正為尚書右丞祖而環說為左丞祖源乾耀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階辭自寫以賜二十正皆致仕許
之二十五正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貞環風度謙遠人莫涯
其際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四使賜恩而迎之未嘗友一言恩賜
自以將軍貴幸許之帝：蓋嗟重環為相務在得人運才授任
使百官各稱其職利責無私凡賴王課上等驚懼雖不合意亦
曲從之突厥然器世為道忠順天下之力不能充朝堂陰得其
首自謂不世之功環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倖生心微俸痛
加其實諭年始授即得天位志憤不忘食死張嘉貞後為相聞
堂安見其危言切誠未嘗不失戶嘆息環以李勉鄭元並有才
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更若金引進則容悔必至若長
年而酌財月可惜持以為渝使二州刺史陸象先聞于政休寬
下容非諱以為河南尹皆從之遂入米元反于更謂自言俸中
環之故父黨得復環聞之羞走謂元寇環之三從叔恒在洛

職不多見既下戰戰兢兢又不顧以私害公向者無言自休
大例既有事所事須矯枉許放還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
師及春將還多送官米環奏一切勿運以革其弊又帝以岐山
令王仁琛善刑故更教與五品官及事王憲憲還入拜嗣先許
授微官環皆奏罷之環又疏負罪而去許不已帝悉付御史臺
治之人多怒之者會天旱僇人作魁此戲于上前問魁何為出
對曰秦相公處亦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
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代尤甚環與
頃使監舉御史蕭德之持之德之疏急煩擾思嗟益路于是敗

隱之官罷環頃地幾無而惡復行矣

開元道事曰宋環為相朝野人心歸美之時春開宴帝以
所用金賜令內臣賜環：雖受賜莫知其錄未敢仰謝帝
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持以賜表卿之道也環遂下殿
拜謝

太子宋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備哉而
審更不傳聞開元初嘗已能行信不誣已宋環剛正又過
于崇余崇素所尊懷恒屈意听納故唐史臣史稱崇善應
變以成天下之務環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

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使吾便中興也嗚呼樂功天子不求
邊功環不肯實遠臣而天室之亂卒歸其害可謂先見矣
然每三百年輒弱而不為少地前稱孝社後稱姚宋何哉
君臣之過合蓋難矣夫

孫子曰十古之弊言之恒有如廟望之之子焉秦世匡
衡之于陳湯乎而宋璟之抑和及徐論者獨許之何也嗚
乎古人所以不致事違功者不忍以外戚戎中國耳至以

攻 雲中國數十年之取可以侵中國數十年無

患而以為生事故摧折之亦無量甚矣謂環以此止天子
好武之心不知環徒能抑其實耳不能使其事不上聞也
上聞矣彼好武之心已動雖抑彼者何及乎通鑑載先天
元年環為幽州都督吳契丹犯邊陽環閉門不出契丹大
掠而去大抵用兵非其長或者于其任自不相入耳環
為宰相也然吾人不能無過而作史每各一人必欲事事
歸之其善亦感矣

張氏獲頤知古虛恒慎列傳

張氏字道澤洛陽人武后景龍中為方正朔名較獲頤封第一果
獲及開舍人張易之之誣而魏元忠也獲頤為助終以美官又

后詔問說未對易之從傍觀便達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
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曰果未達乎
曰說嘗謂元忠為佞周臣曰放及甲周公孤王位非彼及而何
說曰易之小人安知伊周之道伊周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
陛下用宰相不便學伊周當學蕭何后曰說又覆宜併治之遂
沆欽州中宗時召為安討員外郎累遷兵部侍郎母喪固請終
制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独以礼終天下高之睿宗
即位禮中書侍郎兼冀州長史公朱而太子說與楷無量侍讀
尤見親礼踰年進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功帝使太子監國明年
太子即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已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乃因
使以佩刀獻金朱諸先决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
封燕國公後武后末年為潞襄胡賊主是因曰失承嗣復為之
說上疏曰曰夫使者入揚雷接以礼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夫不
可殺也焉知無効文之歸曰余之贊我且乞寒潞胡未聞與故
謀休誠足曰泥渾水盛德何現焉恐非干財乘邊傳阻折衝之
道約之素與姚元宗不平元宗傳政罷為相州刺史坐累徙岳
州停寶封說既失意曰自與雅與素懷善時環子頤為相因作
五言詩獻頤其一記懷也候懷忘日致之頤覽詩嗚咽未幾見

帝陳說思養有熟不置并外達是則州長史以右羽林將軍
金行陳通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并州長史兼修國史

附軍中論議胡方重大便王收誅河曲除虜同難後行同尋聞
之皆恨說引二十騎得蕭關其仇惡惡撫之同宿其帳下副使
才憲以情狀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月非賣主必不畏食血
非野馬必不畏利此吾初死之秋也諸部曰是逆安收復討蘭
泥反胡來侍資詔說相副結養時竟項見亦迎兵收復說時
騎萬人出谷河開掩擊破之逆王駭走項見相副相偕夜開胡
衆潰得寶通入賊還山說安某竟項便復其居業副使阿史那
獻以竟項反覆諸弄障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服豈可教
已降胡因奏置麟州以安其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三品明年詔
姜胡方節度入便巡邊時康得資餘竟康都子又同孫可汗說
進討至不葉山擒之其竟走平乃議徙河曲六州徙胡五萬于
于唐郭仙陳開空河南胡方十里之北先是緣邊鎮兵歲二十
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臣
久在邊境其知其情將助以自衛及後復營私而已若禦敵制
勝不必多操元年以時農務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自戊丁後
至六十而充其家不免難征漢以資勇壯之界豈可壯若之說

諸召晨壯士兄宿衛不問也後使為之制選此者必出應募
上從之旬日得勝兵十二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諸騎
皆也選中書令說又倡討種暕詔與諸儒議多所裁正制以
表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頃刻之及山說有才智而呼賄百官向事有不合者拜而折之
惡字文融之為人且進其私意融所是白多相之于是融內與
崔鴻甫崔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占星術相術略初乾龍隱甫
前年於術又量國之事頗有狀上遣高力士往視之奏說遂有
治而唐東得罪上意懷之力士同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為然但
罷中書令說罷罷政事在集賢院學修國史然每軍國大務帝
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帝問因令致仕始為相時
帝欲事之番說盡請諫知以休息朝奏帝曰朕得王君美計之
說出昔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為功者古必不同矣後居隱甫等子晉海而說其必敗同上
為州刺史于帝以中說論便事能言必時曰吾則不離立有死
者所願至仁無成量力取勸焉帝議其意納之後君美果敗死
十一王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醢
醢其屍于市
隱甫為賦詩代後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平至六十四歲曰文貞

說氣節立然諾于君臣朋友義甚焉帝在東宮所與結
甚衆年而帝即位朝廷入選多出其子弟好又諫有所為必便視
舉多引人下知者士以修國典章或一王法天子尊常經書術
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儒之為文儒忠持此長于經
此諸岳州詩益懷恨人說得江山助之後集賢院政事官重
者先微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相高先後太宗時修史
十九人長撫無忌每與不肯先帝爵于是引薦同欲時服其有
依

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志取說亦可謂賢矣宋
璟言而之便事君相詔相皆所如也朝廷是有過舉我既非
我不同者特以達意麻中勢不得不直矣若然說化日事
可記如是者甚矣帝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助君子所
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下詳宋傳中

魏顯字延碩石僕射之子也一覽王十言魏顯弟進士調馬
尉再遷監禁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冤獄中書舍人時
璞同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延榮之公采平西唯言詔填去
顯在及後聞口所台校功取一續魏重無恙善史白曰馬
徐之不然于晚脫矣意中書侍郎時平入中書書帝曰前也

李希範味道文壇當時號稱李公版得顯以父可說前入我
襲封許國公以奉養過時數改帝恩故自時兵討之顯為再
力取止之開元四年同進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
正多所裁決顯能推其長璟在帝前論事顯輒助成之二人相
得歡甚璟嘗曰吾賴父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宰相是國若
獻可曾否下上兩利公不顧則公半相為之入且罷為
詔尚書咸陰校蓋州長史時皇甫冉便蜀報取唐成市牒半臂
琵琶彈撥伶羅顯不肯予因上言遣使慰命先取不意非
下以山澤將軍責意或謂明公在遠不宜上意顯曰不然明
王不以私愛奉主公我可以遠近憂忠臣前所萬州鹽直院與
必善通謀入犯天機謀者謀誅之顯不所移署還其謀曰毋得
不直既差時不放及後討天山顯到勒靈道公上十餘事
年正五十八顯曰大憲顯性廉儉奉養慈推教諸弟親族自某
龍後與顯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人子並帝愛其文曰卿所為
詔令到顯則承署且某孫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
嘗論曰近世詔詔顯以下外自為文章云

唐翰林曰魏顯初未知顯處顯為死中一日遺一文字
乃魏顯為父子詩詩者指四十後是耳以兩展忠魏顯知

出于頗少稱：親之有人獻也。進于頗為之下，環召頗味之曰：免子元閣，雖時未升，竹竿試時，明曉無異，月中有環，試其之，自是奉問日新文章，是代時稱小許公云。

又曰：長安春時，盛于遊賞，題應制詩，亡飛後結，結露遊，呈報音，雲金嘉賓，以柳巷親，拂頤而上。

魏知古深州陸深人，少直有能，才擢進士第，累止衛少卿，檢校相王肅司馬，奉命立以改屬，拜黃門侍郎，無休國史會，造金仙王真觀，盛夏工程，度足知古諫，不納，復諫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三品，先天元年，尚侍中從微，謂州獻詩以說，予制，襲各明，年封梁國公，實性貞，等說謀亂，國知古恭發其姦，恒嘉其忠，賜封二百戶，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攝職，開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義尤隆，由黃門監改紫微，命與姚元崇不協，陰二詔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永隆間，尚書曰：叔向古道，直子，唐古道受妻之者，其親公，子監曰：忠文，永大知二，年求其曾孫，是納與魏微，復從同權任之。

盧恒愷滑州人，第進士，歷遷至右卿，上臺中丞，開元二年，進同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尚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將入謂之，伴食宰相，又義大，謂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諡曰文成，道字薦。

宋璟，字操，半朝隱，唐從忠帝，懷懷之性，慎清動，不營資產，廉賜，隨散親舊，妻不允，仇寒，嘗也，未相，家返，本身之具，止一布囊，此為疾，宋璟，盧從忠，候之，見敬，貴，取，藉門，不施，留會，成，而，主，本，席，自，常，日，安，食，食，取，豆，兩，器，采，穀，然，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人，稍，休，于，勸，將，有，憐，人，東，問，而，進，失，公，第，志，之，及，治，長，家，無，畜，儲，四，門，博，士，聚，星，上，言，性，慎，忠，倚，以，直，道，始，終，不，加，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厚，賜，之，帝，後，教，嚴，刻，然，間，望，性，慎，宋，璟，增，廉，德，家，人，若，有，所，營，者，就，使，問，焉，止，曰，性，慎，大，程，帝，聞，以，鍾，鼎，賜，之，為，寵，環，紐，其，基，礎，表，本，三，停，琛，視，臨，流，涕，詔，官，為，立，碑，命，蔡，頤，為，之，文，帝，自，書，子，爽，自，有，傳。

李惟吉曰：性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親人之技，若己有見人之言，是罷容，何以異乎？誠所說大直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類也。況公未嘗無才者哉？當第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子教言，天竺之後，若親親之才，與議而俱勝者也。

李元絳，世道，張嘉貞，光庭，歸休，裴相，張九齡，列傳。

李元絳，字大綱，京兆萬善人，不仕，而父曾祖，張當，高祖入關，以家，潘封，唐國公，賜字世榮，父道廣，武后時，同平章，元絳，早修謹。

成平帝聞大臣奏一國便得遂以嘉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遂中書令居位三王更事繼繼而明孫自周秘書監長史陳
 嘉賓希叔奉意請加詔杖已而陳元會廣州都督裴伯光抵
 罪嘉賓復請杖之陳元曰臣聞刑不上大夫而其進于君且所
 以不廢死也向收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則死猶不宜
 廷李以年位待也伯光竟容復溫茂帝然之嘉賓遂不悅說曰
 幸爾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害辱但恐行及吾輩各此
 言非為伯光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賓無以應初嘉賓在兵部
 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天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以事

出嘉賓為廣州刺史濟南為戶部尚書蓋州都督詔案中書省
 嘉賓子世懷思說陳元職王賤共平服乃得去平年六十四歲
 曰孫嘉賓性簡民與人下既而賤如七死時以此失嘉賓雖
 貴不立曰固有助之者各曰吾貴為將相何憂憂然若其見謹
 雖有田宅亦無所同此見士大夫於廣田宅適足為不肖子酒
 色費我不取也子世懷賜名曰世貴

陳元獲報州總廉人第進士神龍中類選讓入大開元四年孫
 黃門侍郎同下書事論月罷為東北王八王復報進位侍中是
 言形要之象多任官使使又之士沈奏于外區三子皆在東

外書一為

任為難州司戶參軍將太平公主參震天下嘗與統陳元無
 還之氏長史實性貞不為惡改之元欲大害列後曰司山可移
 則不可也果遂王開元中為東北王詔收三輔梁時王主叔
 家皆當梁主陳諸弟利元能動吏人殺之分派梁下田氏類
 之三遠又謂侍郎明年並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欲當國務
 收法檢相奔競參進音順之卒臨文忠元終不世半相與國累
 年未嘗改治第宅僮奴弱得封賜親族朱陳嘗嘆曰平公
 引來進之美無則思之貪為國相家無蓄儲雖奉天子之德何
 以加之

然進濮州濮陽人自高祖王進王世同居進元孫謹事總母陳
 明經弟補秦州參軍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七墳而會女面
 副補獲斯度雅與西火辰可汗何史那獻旗牙使利進度史相
 詔進即按定辰以金道進：問律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天戎
 心乃受馬陰埋墓下已出境乃移火葬取之失辰人驚度續進
 不及者進給事中孫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
 討進既約突厥諸國改進意其謀發兵討斬之元意遂更立
 君長子開進安十四年召同王進事二十八王年孫黃門進為
 人父李斯當朝議論得失淺深然今滑勃約自弱也誓不通親

又獻道以終身既年向壽首人故吏改贈其子亦及一不及以
行進盡志之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左補注事先長安中
御史張衡憲使河東召見嘉貞以事大驚使令軍卒皆意所未及
宣曰武后以爲能衡憲對曰皆嘉貞此爲同語以官讓后嘉貞
貞見四鼓以義自陳嘉貞儀武勇儒泰對曰：后與之詔上嘉
引拜監禁御史權衡憲司勳訓中辭其得人嘉貞某遣兵討貞
外間將功收盈凡即吏不能決嘉貞爲臣處不問句足無釋騰
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吏辦秦事京師
余宗善其政天祿九姓新內屬難處太來化嘉貞請置天兵軍
即以爲天兵軍使明正入朝戒告其又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
貞諫曰國之重兵判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
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曰昔禹周
起後妻人未月之能承其才前五十而後向使用少晚則無以
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事後無能而也帝曰第
徑行召卿及來僕寧罷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召中書侍郎帝
抗口服雲紀其風麻而今乃北方大將來此而後召者可爲我
恩之抗曰非張嘉貞乎今爲朝方而度使帝乃令軍部召之至

如此人爲其
保食

請出其二入上從之問下制孫乾龍之公因是公卿子弟亦
百餘人帝嘗自執其方與張說偕賜放指中書門下共食實少
三百金封司此始乾龍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
慎略敏得召爲相小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結杜道同秉政焉
中書舍人張可吾事說簡惟：聯番務爲寬平惟大政難各懷
美政爲嘉貞所排不使政君少執焉

梁元慶字連城開善縣分竹倫之子也早孤母康氏有婦德貞
后詔入宮爲潤正甚見親寵元慶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
嬖坐貶鄆州司馬開元中累遷鴻臚寺卿余宗有特俗宗張說
以天子東遊恐其乘間入見謀加兵守邊召元慶與謀對曰今
將告成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叱笑辰奉求和親未許
今遣一使散其大臣從討泰山後必欣然應命天祿來則戎狄
君長必相率而至可以假旗息鼓矣說曰善因奏用其策天祿
果遣使來朝用危從來討還果還同平章事嘉貞知尚書弘文
館奉士引奉融張琪司馬利資直弘文館撰讀春秋經傳自武
國迄隋表請以經爲御撰而元慶等爲之作傳嘉貞下就嘉貞
五十八初吏部求人下以資奇爲限元慶始備資格博士張說
以其非獎功之讓說曰元帝聞將賜諡曰忠惠

韓休長安人。工文辭。本貧賤。其母王。知得郎出。為杭州刺史。職
於東西京。為進州。乘與所主。恒親。氣易休。請為賦。它郡。張說曰。
免稅。而與它州。此使臣。為教。惠耳。休復。說。論。是。曰。恐。悔。卒。相。意。
休曰。刺史。幸。知。民。之。限。而。不。收。惠。為。政。哉。說。得。罪。所。甘。心。焉。說。
于。休。請。得。中。裝。光。庭。卒。帝。初。蕭。嵩。奏。所以。代。者。高。歸。休。志。行。遂。
張。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其。封。李。王。有。罪。帝。將。放。之。南。休。曰。
尉。小。官。犯。罪。大。罪。今。全。吾。大。將。軍。張。伯。獻。將。息。而。貪。生。先。與。馬。
僧。法。夏。臣。請。先。伯。獻。後。美。王。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止。不。為。臣。
滑。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初。嵩。以。休。
柔。易。故。為。之。凡。與。共。事。者。正。不。附。嵩。漸。忌。之。宋。瑒。嘆。曰。不。意。休。
能。尔。仁。者。之。多。也。帝。武。宴。樂。進。謙。小。有。過。是。執。謂。左。右。曰。歸。休。
知。否。已。而。既。執。上。帝。臨。曉。然。不。樂。左。右。曰。歸。休。為。相。陛下。疎。疾。
于。舊。何。不。送。之。帝。曰。吾。貌。雖。瘦。人。下。必。肥。蕭。嵩。奉。事。恒。煩。吾。既。
是。吾。寢。不。安。休。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月。休。為。相。張。非。為。身。也。
後。以。二。館。尚。書。罷。年。六。十。八。諡。曰。文。忠。

裴耀卿字暉之。絳州猗丘人。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
正字。開元。王。房。與。裴。與。張。丘。悅。又。李。希。利。等。更。互。佩。領。同。府。中。號。
裴。王。裴。選。澤。州。刺史。澤。當。走。渠。地。廣。而。戶。寡。會。人。子。東。巡。耀。卿。

置。三。渠。十。制。科。狀。均。首。為。東。州。知。州。嚴。計。極。運。水。來。州。安。從。官。
帝。說。張。說。曰。澤。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朕。每。至。處。石。以。自。
戒。俄。後。盧。州。前。此。人。水。河。所。懷。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獨。斬。獲。
恒。後。未。訖。有。詔。使。官。耀。卿。懼。功。不。成。帝。即。宣。而。撫。之。屬。愈。患。使。
成。發。詔。而。去。澤。人。為。土。碑。頌。德。使。官。京。兆。尹。狄。而。害。稼。東。師。觀。
帝。時。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則。中。帝。某。所。與。當。百。代。不。易。但。
以。地。狹。穀。數。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
廩。不。多。漕。運。東。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膳。乘。輿。得。以。安。若。今。用。度。
沒。唐。運。數。倍。于。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司。羨。著。以。恤。而。人。今。
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則。自。相。轉。漕。稍。寬。閭。中。苟。閭。中。有。數。車。
之。儲。則。不。憂。水。旱。失。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番。日。月。既。久。逆。
生。盜。臣。請。于。河。口。置。倉。使。民。舡。至。彼。既。輸。米。而。去。官。府。倉。載。
入。河。洛。又。于。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
則。下。或。開。水。路。東。進。而。逆。則。無。復。番。漕。稍。寬。民。矣。河。渭。之。漕。
皆。有。漢。隋。舊。倉。皆。之。非。惟。也。上。深。然。其。言。拜。黃。門。侍郎。同。平。章。
事。已。轉。運。使。于。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田。鹽。池。沂。河。
而。西。三。年。積。一。百。萬。石。昔。既。五。戰。三。十。萬。緒。或。說。耀。卿。欲。所。省。
稅。乃。曰。此。公。承。前。代。之。利。耳。今。何。以。之。帝。罷。手。志。奉。以。為。市。租。

戰連得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越城侯天監初避而
善左僕射俄而僕射而深林甫代之上日林甫至承前其朝服
制佩博士導前官唱接凡畢就羅卿所乃當服以贊者王事
其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礼數異何也羅卿曰此若昭不
堪重衣又即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然然怒居一歲年
年六十三謫曰文獻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一歲知為文會託攝嶺南一見李迥
之若父長哀毀述中不運理推進士以遺保俱曰科累而第為
左拾遺累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相親重之與通語每言曰
後出詞人之冠也遂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而前張事
主善反所親張官亦出是皆主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
者天下公善先德望後官舊會登封告成千載之盛矣而清流
隔于殊恩齊父少溫垂執恐則出四方夫望說曰第已失失恐
恐之言不足慮既而求得謗始說嘗為九齡可保顧說事帝
恩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累遷中書侍郎以母喪服
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庭樹是歲年重事
因諱不許明年遂中書令詔議河南開水已無河南相曰使上
方奏陳賁路復置十道採訪使上欲相李林甫九齡曰事相繁

國去危陛下相林甫恐異為相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
李為上所重林甫雖恨就曲意事之會范陽節度使張牛以
新可失于功帝欲以相待中九齡曰宰相非實功之官也帝曰
假其名若何時曰西名善不可假也有一宋北俱平陛下何以加
之帝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童為尚書九齡曰尚書古納
言唐興以來多用舊相仙童以河湟使尔驟若濟要恐朝廷
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童舉宰相已何有于尚書九齡善
不違大休帝由是以此用仙童林甫同是日夜然九齡于上：沒
疎之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仙童入相久九齡當為長安尉
周子諒為監奏御史子諒劾奏仙童非才引誤善為證帝怒然
子諒于朝堂流涕而死九齡坐貶荊州長史謫遷康州兩卒年
六十八謫曰文獻九齡休弱有盛唐政下公卿皆得易才而
後乘馬九齡性使人持之因說為蒙用九齡始復帝每問人心
曰風度能若九齡乎當是時帝在位久漸肆奢欲急于政事改
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及
鄂光二王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執不可說遂官以牛貴見告
之曰卿必有異公為之援舉卿可長處九齡此之曰為卿中安
得有外言適而上上為勅已改初九齡罷相太子諒無動安

孫山初以范陽偏裨入秦氣瑤塞九齡謁吳先度曰此幽州者
此雖也久封美矣丹敗孫奇廷凱如京師九齡著其狀曰昔
孫直謀莊賈孫武新墳守廷至今若行孫山不道先帝惜其
才教之九齡曰失律良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
後患帝曰卿勿以王計知石勒狂害忠良竟赦之帝後在蜀思
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于鄧州享其家開元後天下都曰曲
江公而不名云

賈

孫子將曰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圖祿位非
他人使之然議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
不聞亂立通之徒如影響而漢之未能言者唯王章朱雲二人
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高孔光之流不政王莽
以平胃宰寄之才豈敢神若如天雲吾聞元末八臣守正不回
惟張齡一人九齡既已怗言從明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孫山
之北治北之執可不慎哉

開元大室遺事曰明皇于勤政樓以心室蒙成山度高一
人百諸李士謀議經古及時勝勝者得升焉唯張九齡論
群風臣得升此座

遺事又曰楊國忠盛時也九齡未嘗入門楊甚街之嘗與

識者議曰今時朝野皆反向火乞兒一旦火起亦煖氣
何能當凍死張奔骨滿堂中禍不遠矣又孫山之禍亂附
炎者皆滅族

語林曰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每有公事奪吏
未幾鼠初元集于九齡召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皆引服將說之張公曰集

喜紀

蘇頌五

華忌孫慈孫

崔鴻李人李朝恩晨報之役德甫楊巧列傳

崔鴻李善冲京兆長安人統護無二言事親為孝推進士武后廢

試第一累擢左輔成性舒達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

而誌喜宗百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大倉粟及戒苑囿馬獸所給

以賑貧之人賴其利益參御史朱宣達與盧惟慎相家時以美

亦不意盧亦

法姚崇子爽留司東都通寶客招賄賂汚將按劾崇惟慎方抗

政共薦汚有吏才轉善作郎去其奴益慄之也中書令張說教

緝之還中書侍郎汚既嘉論得失說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

卿貳之取先位而已汚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王治豈可

從首性操拒凡詔勅曹事多所異同說下悅出為魏州刺史而

滌賊豫汚死崇使人召還入掌吏部十餘度秘書監太子賓客

是時太常卿常綽諸生增進豆至十二亦祖服大功勞小功堂缺

若男男母祖免汚曰神道主敬雖日備物而罰制存焉國承清

而時奉祀履其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國承上食將展修列漢法

也它珍極焉成貢未終致遠也有新必為煩時令也死國窮祿

所收悉持親中莫不為而而食不貳致也若此主失無以加矣

諸珍羞難物弗致有司急便者于今因宜而為不必加遠豆以

為嘆也太羹古食也盛于古器和美恒饌也盛于時器毛血盛

于盤金酒盛于尊未有為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

事也故加遠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指諸廟後進修耳魯丹理

宮之極制其角春秋非之班固稱墨采出于清廟是以貴儉然

則清廟不香舊矣太常所謂遠所未去又太常言爵小不及

今執待主惟汚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足也然今不及制

則非禮自宜有司之陋也隨失制宜不待諫而革云又方禮本于

永正永正而天下是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來母以承承是以

內服齊新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

有通伯川見叔娶而祭知其將成禮先亡亡此制舊禮能廢男

思故引道以來國命再移于外姓本禮廢亡可不戒哉時賊方

細中常建監門兵漕於軍以秋帝張與汚合入詔中書門下各

裁于是崇廟道豆生各六帙若男小功男母總麻堂缺祖免餘

仍舊制乎朝廷有疑議各建取表年正六十七還曰太子祐甫

主宰相

李人本名尚真魏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為父弟進士累擢監

臺御史初奏無所避景隆初除集豫能之甚中書不納是修又

三
不
同
本

諸學士帝遣使江南察在所奉資以贖生入上既以爲江南進
黨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出無既而府庫有限與其極物不如
憂民若田所贖之資或方國之任其多澤其需之吏詔令吏
從多又軍吏更謂侍郎知制誥與朱瑄等同典所事諸葛
不行將入語曰寧下無張徑改賣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教不
便輒發正責幸有求官者皆宗曰朕非有禁虛求又不可耳謀
罷金仙玉真二觀帝遂不從優容之及平公主改嫁引又自
附又派自拒絕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爲侍郎外紀列聖實
云其糾發之叔畏入明切也未幾除判相高宗年六十八臨
曰貞道合道莫母運鄉里所善與兄清源行尚一博州刺史尚
貞同爲一果曰李氏花夢集

李嗣德李光國李光三衆人明法中帶獲至大理丞武三思據五
王而侍郎史朝情誅之朝德地以不能動買不宜親用法吓
寺敗廣南宰相常臣陳崇嶠言于中宗更以爲開善不果之夫
朝貞亦附時政出故李朝德執裁糾糾十四百員忌諱騰騰朝
德了不介意遷長安令官官問與資有所干請同之狀或安分
主事以固不酬且朝德取主以故之曰教最欲成爲教所請
主之果官則元初是吏朝侍郎德收明春與同官盧從德並被

一子官從忠子子璽臨澤人初高宗時吏部郎中裴行儉
馬載時號前有馬裴復有盧李人之朝德以裴縣令有下事者
降滑州刺史徙同州令裴來平召見擢河南尹太子馬是常以
怕勢橫閭里朝德執而矯奪之者賜書慰勉入爲大理卿武德
令裴景仙坐貶五千石亡命帝悉詔裴之朝德裴景仙貶皆亡
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叔有足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被求吐
景懷德存今而承嫡宜背其死帝不許固請有詔杖流嶺南朝
德累官相史大夫充嶺南採訪使置使卒于官年七十蓋曰貞
嚴張之名沒以李行策陰人少好資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判科調

義吳封姚崇爲州刺史吳之嘉祿改引爲右拾遺開元二年二
月詔人安院諸然百千燈同祀門禁又進賜去年大脯上皇與
帝御是嘉安福門殿現以夜能臺凡月餘張之上既謀以爲
者同人所利合縣而歎今乃損萬人之力量百載之資非所允
聖德是風化也帝納馬累進給事中與資奏時號平允出爲
州刺史改太常寺卿初敕中監王元仲持節視太常卿官蔣安
馬後累不仍移太常取安以視之不肯應且以元仲罷年久恐
有吏姦各于帝俄改漢治二州刺史所治皆長成吏至重足貴
息會元仲既死帝以視之言忠召爲判制侍郎連左府卿事相

張九齡雖知之而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會李林甫與九齡同
輔政而林甫所引戶部侍郎蕭嵩不知書、與張之言、猶伏獵
張之曰九齡前中而有所伏獵侍郎乎、出又曰州刺史林甫恨
之九齡欲引以輔政、故張林甫之素、負氣而為人、竟不之
肯、林甫益怒、會張之有所請于州刺史王元陵、林甫使人暴
其語、禁中不除、洛州刺史使林甫、天室初帝顧林甫曰、嚴止之
可用、今去、在、林甫是、召其弟、預之、論以上、意、甚、至、益、稱、疾、求、還
可以見上疑之、後之林甫、因奏曰、上、疑、之、老、疾、宜、且、致、以、散
秩、以便、醫、藥、帝、嘆、叱、之、乃、以、而、員、外、將、事、詔、歸、東、都、提、之、辭
辭、成、疾、乃、自、為、文、誌、墓、遣、令、召、英、欽、以、時、服、提、之、重、知、將、許、與
生、死、不、易、嫁、改、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深、香
惠、義、善、果、卒、服、退、其、喪、已、乃、自、其、子、其、路、在、君子、以、為、偏、子
武、自、有、傳

崔隱甫、目州、咸、人、離、楊、果、官、主、內、供、承、沐、香、惠、義、倚、太、平、公、主、爵
人、子、女、隱、甫、勸、收、及、為、所、擠、張、州、司、馬、金、未、三、權、乃、令、梨、園
弟、子、胡、雖、善、笛、有、寵、常、負、罪、屢、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家、指
曰、就、例、焉、此、人、付、曰、隱、下、赴、臣、向、聖、樂、工、諸、般、官、升、拜、出、帝、延
謝、與、胡、郭、隱、甫、致、之、有、詔、責、死、不、及、吳、賜、隱、甘、練、果、拜、御、史、大

大、堂、中、自、是、集、議、而、下、舊、皆、傳、類、事、無、所、承、詔、隱、甫、始、一、切
令、歸、集、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敗、他、者、至、吏、則、且、或、名、赫、然
帝、嘗、詔、致、官、咸、考、異、時、必、委、由、參、奏、竟、未、定、隱、甫、一、日、會、朝
集、使、詢、建、檢、實、其、幕、皆、託、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為、大、夫、天
下、以、為、稱、朕、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李、元、融、李、林、甫
暴、其、過、說、賜、罷、隱、甫、亦、免、告、除、復、為、大、夫、遷、刑、部、尚、書、果、討、濟
河、郡、公、李、溫、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則、嘗
見、詔、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肯、化、日、又、問、對、如、初、帝
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還、中
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深、介、自、守、明、吏、治、在、賊、以、殲、正、稱、云
朱、子、京、曰、嚴、提、之、拒、宰相、不、肯、見、京、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
仙、客、信、則、直、者、乎、二、人、生、是、皆、不、得、相、後、亦、各、申、其、志、也、嘗、美
吾、以、編、撰、論、之、信、曲、與、直、不、相、面、哉

楊、瑒、字、理、光、華、州、華、陰、人、始、為、麟、游、今、時、性、貞、大、營、金、山、王、真、二
現、擬、取、義、內、嘗、負、逆、人、賢、者、暴、欺、之、以、佐、賞、瑒、拒、不、應、性、貞、怒
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
性、貞、壯、其、對、而、止、初、書、后、表、氏、二、十、二、為、丁、限、及、敗、有、司、追、趣
其、謀、瑒、執、不、可、常、氏、當、國、擅、權、士、大、夫、故、罪、人、皆、不、改、奚、獨、取

已寬之人重歎其粗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
世據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皆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
舉之及為日知先據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吾人得而恐噤
則御史臺可廢矣余宗宜之今條還視事而逐日知瑒進履
部侍郎于是宇文融是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
然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奉有司帖
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且今習
春秋三家儀禮者錄十二忌諸家廢無日失諸稍如優獎從之
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
大學門人言者司憲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不逾百人初見沈
外出身每步二十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者其什一則是服勤
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
出身入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折明經進士也帝然其言
再遷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謚曰貞瑒嘗歎士大夫不能用
古礼因其家冠婚喪祭乃舊唐與為之誌文孫諫威儀哭痛
兼後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諱立石紀德瑒四事益于人署名
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訂石耳

李憲王翰呂向列傳

李憲字奉和揚州江都人善書法實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李展顏
中累擢集賢館直學士憲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志意
為附事見義並善並行既冠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見批書
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問與屬隱映了辨如響嶠歎服
之嶠為內史與監禁御史張廷珪為憲之高氣方直才任諫諍
乃召拜左拾遺兼監察御史昌黎及武后不應立階大言曰
璟所陳杜獲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出或讓曰位
卑一昨言柄不測憲曰不加是名亦不傳中未立鄭普思以方
技幸獲秘書監憲上書力諫不納王王孫生善孫東之敗富州
司戶參軍常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愜之
奉嚴後漢思慮日用而憲與之交余未在京宮思及後應前倪
若水同被礼遇義等忌之敗憲令城公余即任累官至為衛
史中丞姚崇疾憲陰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帝封泰
山還見帝汴州詔獻詩賦甚稱上旨由是頗珍瑒曰謂且夕
且宰相憲素廉說與相惡會仇人古邑職貨枉法下獄當死許
留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臣聞明主御手拾遺取能奉封拜行
烈士抗前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周勃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
竟念行乎會恩頃身豈惜此乎叱斬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

李憲字奉和揚州江都人善書法實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李展顏

元陳平言不用要見逆是音無赤狄之利漢地雖之等

不委而或齊不霸秦海失臣伏見陳州刺史李昱學識純大
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可見後者其易之矣獲人其口而邑
折其角常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邑控其終雖身受屈盡謀終損
然則邑大有造于我邦家之前矣陳每舉過者豈以才重抑焉
其志于國矣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寡救乏恤患積而能散家
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物執待報時主極刑元在朝少臣聞之
無益于國不如致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蹄無取默視會息
雖生何為况賢而國寶柱礎之術是臣痛惜涕泣臣願以六尺
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邑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邑之生有足觀
千里然臣與邑生平不款臣知有邑邑不知臣是臣不還邑明
矣夫知賢而養仁之代人任忠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
則又何求臣若以臣之賤不足贖邑屬門終掖有足致失伏惟
陛下寬邑之生速臣之死令邑車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
報日黃泉附化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
戮則臣請伏罪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黃髮之國
及周亞夫得制孟以爲地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心國之
氣伏惟陛下教合而之遺存弄假之意速思制孟近取李昱

李昱之所
爲所失所
之

惟武皇帝之深衷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朝人皆忘之
未可也况禮之役天地更新執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恩
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于死者豈獨
爲惜邑之賢亦或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聞之流恩遂得成死
數遭化行流陳廣南邑未溫復而邑請代還自贖曰邑火智文
素疾惡如仇不容于衆和安切直諸儒側目頗謫遂削跡朝
賜不啻十載歲時款應聞者傷懷屬國承有事太山法駕旋路
邑獻牛酒且邑比任外官卒無一戰天意警顧罪逆旋生訪曰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邑初蒙訊責便繫車戶水
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轉事出吏口迫邑子尋代
入黨種以爲枉法市嚴貢奉指爲無賊于是愚使朝堂守捉最
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未幾遲期奏報使
邑得充一年効力王事膏塗朔力遂骨囊汝謀成邑以心奉入
不省邑後從中人楊思昂計廣南賊有功使豐州司馬關元二
十三年起爲梧州刺史喜與利險害復出紐紐且得罪天子識
其名詔勿劾後履涓涓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邑委有名重義
愛士以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入聞傳其眉目環異主降
而聚現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大書且進

上以謀靖不得番出為汲郡北海太守入實中左執衛兵曹參
軍柳勳有罪下獄軍林甫素忌因傳以罪詔就郡殺之時
年七十一代未時贈秘書監是之次長子柳頌入承金帛諸其父
前後所受犯萬計天下稱焉李北海其友盧藏用嘗謂是如千
時莫相難與半降但虞傷歟耳後卒如言故甫即邑員歸死作
八哀詩讀者傷之是資豪放不能治細竹所在顯謝政游自肆
終以敗云

方正學曰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
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致于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
此蓋人之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關之不止一人此之謂愧
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
天下望而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亮之興也以孫子方車
茂武帝有漢書諸侯懷畏而不敢叛代末相楊師唐魏中興斯
數君子皆其才力非能與寡敵新將者負然而聞其風烈奔走
順從唯恐不得觀其光輝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時有非才
藝之士所及之唐天寶之亂世皆嘗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
觀是時如李邕蘇頌亦一世望也而余未能容其所信任者
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余亦不悟是豈時足失國而已

此等文字
不可不讀
其意深矣
其言直矣
其氣壯矣
其詞雅矣
其理明矣
其法簡矣
其味厚矣
其趣遠矣
其味厚矣
其趣遠矣

我賦不遠其身則未也當蘇和之被繫張說實皆孫之欲害之
死而布衣孔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
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惜斯世果何如也吾感陳之
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公宋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

王翰字子羽並州晉陽人其豪健恃才及進士第日以痛酒為事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偶其入集過之翰自歌以樂嘉貞亦舉
軒轅自如張說與并州禮蓋如後舉其言張諫調需與尉又舉
足批縣額方說謂改為秘書正字權通事令人選為初負外郎
總名多為嘉貞擊後日便順令自視王侯人多賦之說罷出為
汝州長史後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政代設窮歡生
脫通州司馬年

呂向字子回涇州人隱居涇山工草隸能一筆環馬百字若繁髮
然世號通編蓋每書藥即市閱書遂通古今開元十年召入翰
林時帝歲遣使採擇天下嶠好號花鳥使向奏美人賦以風帝
善之雖春道及夜廣渭川向人獻詩規諷進玄輔關帝自為文
物石西戲指向為獨物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遊帝引頸列發
及暮失前長入以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鳴桑不鳴桑為獨鳥
行先獵代帝曰仁獸況又反安足哉或美顧君之或則嘲說動

何遜病發後隨軍于何以塞青帝納之詔舊矣出伏以之還主
魯郎中事侍皇太子春養良異始向之生父及家遠分不還訪
索累年不獲偶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
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帝聞咨嗟官成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
散坊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子定公喪母失養所在將至
父正音不得之遂令諸墓向終喪再還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
卒奉以享善釋文通為樂縣與呂天澤判良張院平同節等更
為詔麻時號五臣注

褚無量馬懷素元行冲陳貞節列傳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監官人家濱臨平湖有龍出入皆走觀無量
尚幼讀書若不聞家異之握明經第累除修文館太子中舍將
南郊詣定儀與將祝嘏明郭山慙是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太
常博士唐紹再獻綰同率以為知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
周禮冬王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地配后不
得與又太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為豆道徹是后不
應助祭又內宰成太祭祀后祓釐則贊理爵祭天無祓如此所
崇廟祭耳由軍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
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事事未代顯神事

不經見不可為法時左僕射常臣源恒獻明故無量議策以母
老祿官今未滿太子拜國子司業無量侍讀瑱瑊善記以進及即
位遷左散騎常侍封野園公母喪廬墓左虎北所植松柏無量
號訴曰山林不足思犯吾塋樹則自是群虎馴擾不復獲福無
量為終身不懼其肉畏陰台復故官以耆老隨從終徐行又為
設膳饗許乘入殿中頓上壽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
太湖懷姚崇是言廟本待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前其言乃上
詔幸之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備群神漢章帝祠黃
帝瑤山章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
章章祠桓譚求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皆帝王賢臣
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威絕絕崇德報功故
存人之國大于收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額到東居
以叔唐初是今功臣世絕者雖在文成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
詔無量祠充平陽宋瑒祠蒲蒲以瑒額祠尚安邑在所封又參
獻入武德以來勳臣皆高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藏
宮中甲乙蓋倒無量建議請繕錄帛以廣秘籍天子詔于東都乾
元殿東廂部置此無量為之使因表盧僊陸去喬等分節體
定衡尉設父光祿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司昭之崇文二館更

祠禮雖未天下通書以孟周文不數且四處先治帝詔群臣觀
書賜無量等常有差而遂使書正殿更以修書學士為
正殿直學士復詔無量就正殿前功皇太子及四王來就
學無量以素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通朝常清
元根等為皇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為書學詔無量升坐
講經百官親禮厚賜之卒年七十五因詔人以無正書未
果為順帝聞悼痛曰文將以補闕復非誠久在為母服奉
年一依長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怠行之各從其意無量
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厥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齒
也俗情庸淺不知聖人之心二矣其制誰能正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召為秘書郎無量書雖復觀
然以懷素通博經史搜進士第積勞遷左臺監奉御又長安中
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搆謫廢棄在貞慎獨孤傳之職之易之
忌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懷素
曰貞慎戲流入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后意蘇貞慎等乃先事
相率迎舊籍易之勢歆賊誅法懷素初罷之以十道使監陝江
兩處以平恩還方收貳貳實才強貴請諸不能何稅權為修文
館直學士開元中遷長安文館學士為太子舍書不讓恭慎

畏服為長者余詔與階無量同為侍讀更日奉入凡四開有
與以迎或行在連轡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
詔句軟祕書是時文書並漫懷素進白額下大臣巨儒就教錄
跋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亡志已詳請錄進書篇目及前志
遺者續儉以藏祕府詔可即拜懷素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
知章等分節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奉帝幸
東洛陽南城門懸文後詔祕書並號修書學士草成四節人
意自出無所統一論年不成有司疲于供職太僕卿王毛仲奏
罷內料又詔無量元行冲考總不應選者八年四錄成上之學
士無賞擇者行冲知無正洗又奏改展正書由是祕書省罷撰
擬而學士皆在展正矣

元澄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還之後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嘗之書謂仁傑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臨以通
口奉不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珠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寺卿
行冲以未出詔授順化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
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紐馬之篆魏收以晉
元帝乃牛氏子司馬姓以看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號純

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故古家得獨署似昆昆身正國入
莫能舞行冲曰此既成所作署七命易以未終之其聲光耀業
家遂謂之既成間元中為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番守再遷弘文
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稽無量校展正四部書案未卒相
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余余自註書詔行冲而疏立于崇宮
以老罷展正校書事初魏光泰諸同魏微類禮列于經帝命行
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
施敏本來獲列綴為五十篇于是右丞相張說見言載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姑因舊書隨類相比有如
抄摺諸儒共非之至微更加釐次乃為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
書冊中不出行冲意說問已固著論自錄名曰釋疑俄以致仕
十七年年七十臨曰獻

陳貞簡頴州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德節節恩太子至
建陵廟置官列更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簡上言以為非是詔有
司傳議于及四陵廟或更卒半通太常博士余崇奉昭成皇后
附肅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馬貞簡奏言請準周姜嫄晉宣
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于是肅宗肅明廟貞簡又與博士張獻
上言肅宗十季知弟七按質所說兄弟不相為後請以中宗為

別廟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肅宗為第七室五王太廟漢何國
男于撫平子上言系叔機魯齊傳今遷中宗于別廟而祀肅
宗正與魯同兄至于弟猶不可降況弟至于兄乎若以兄弟同
昭則不應出兄置于別廟額下群臣傳議貞簡及馬崇奏獻以
為七代之制不數兄弟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
代則無祖稱之榮矣今肅宗之室當至高宗故為中宗將立別
廟非降肅宗于中宗之上也平子誣罔聖朝漸不可長然將論
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獻頌之從兄也改題年從其議平子論
之不己坐謫貶成封明帝將大享明堂貞簡更武后所營乃與
馮崇上言明堂盛通掖是人神雜居不可以享詔所司詳議刑
制尚書王志愔等會謂明堂環堵不洩天燭之餘不容大享請
因舊制還署乾元正殿正置天子祠以朝會若大享復高圓
丘制曰可貞簡以壽終

判子公吳兢常近徐監列傳

判子公名知幾避余崇嫌諱以字行徐州彭城人也年十六父朱
州司馬藏嘗為校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悲楚督之及闌為諸兄
誦春秋左氏往聽之連執歸所發嘆曰吾如是兒何意父亦
其意許後也入翰林遂通覽群史與兄知來俱以善文詞知名

擢進士第調襄陽主簿武后時公卿誅元音理相及子舍你思
慎賦以判時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
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其自守
累歲不遷會天子而還子舍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舍身史
臣而私善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常臣諫記
褒訥揚再思無恙恭肅王忠賢領監修子舍病長官多意尚不
一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王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
皆出一家永開藉功子象唯漢東觀集錄儒纂述無主條章不
述今史司取史滋多人自為苟表來自為政後母記一事載一
言聞筆相視含毫不斷頭向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
書上大夫制上宰相後漢所撰先集公府及蘭臺史官載事
為唐今史臣唯自詢求二史不注是若百承市通行狀二不可
史司深葬禁門所以杜絕面防諂諂也今作者如林使示策欺
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賊叔門王幼見雖見族恒人之
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述處士進
孫班班固抑忠臣飾主閭今史官注記頗重蓋修或須直錄或
當隱忍十年九收其令推行四不可今蓋者不肯指授修者又
遵家務相推避以是步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卑用其才而泊其

礼主思得善帳惜不許楚恭等惠其言詎切諫諸史官曰天子
作書欲至吾化始子舍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王思奇不
听自以為見用于時而忘不遠內番史通內外四十九篇批評
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子舍內負有所
未盡乃委國史于吳兢別撰別氏承史及譜考上雅漢為隳然
面商非元後彰彰義亭生諸判出楚恭王昭曾孫若果俱司馬
惟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傳書曰吾若得封必以若果
紹司徒舊也後果封若果子卿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
其卿曰高陽里曰居巢果廷太子在庶子妻果文館奉古開元
初近在散騎常侍以子既得果敗安州別駕年年六十一子公
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戡常如舊礼詔尚書鄭惟忠審問自
古文士多史才以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李識世罕藝之故能
史者丈夫有李無才沈愚賈誼金不能殖貨有才無李沈巧匠
無梗枲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
加者時以為萬論發後公果詔河南就家寫通讀之稱善贈二
詔尚書謚曰文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屬志勤學博通經史方直寡諧比惟与執元
忠朱敬則游二人者嘗路為兢才堪論議詔且史館修國史累

廷至神龍中為右補闕節愍太子之唯崇楚魯等誣播相王與
謀統上疏曰相王同氣主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
陷之極法夫任以叔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疑自古委
信異姓猶忌月固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
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美兵受誅一子以恩過遠竄惟餘一
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訖不可不慎青蛇之詩良可畏也累
之起若即與荆子徐堅結成已拜諫議大夫仍修史始親在
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易之等監領事多不實親不得
志致撰唐書春秋未就至是承給筆札冀得成書詔親就集美
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親
等赴館撰錄進長垣縣男久之生書事不當貶刑州司馬以史
草自陋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親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進洪
州刺史天寶初入為恒王傳雖年老衰憊甚意犹遲史職李林
甫嫌其表不用年正八十親收事簡核疏良史晚節猶矜時
人高其太簡初與荆子徐堅定后實錄朱璟激張說證魏元忠
事說修史見之知親所為誤謂同荆五疎不相借說起自此乃
親所為不可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說改
數字親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軍何以取信於後

世謂今董狐云

近高宗時司馬卿弘祖曾孫也家唐書二十卷述為兒時誦憶
畧備奉進士上第開元初為樂陽尉果除右補闕張說既領集
夫洗薦述為直學士起若合人說重詞條之士述為張九齡
許崇先袁暉趙冬曦孫述王翰常遊其門冬曦兄冬日弟知璧
君貞安貞順貞等六人述弟迪通述也述亦六人並詞學登科
說曰帝趙昆季今之杞梓也從封太山奏未討記有詔褒美先
是詔修六典徐堅據意見耳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奏同六官領其屬規制遂定初介孤德兼美親等譏武德以來
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高
復奏費登奉親助述為之述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同深
奇之流至述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與李嗣書除四十年任
史官二十年謫于萊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崇之接士無貴賤
與均蕭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秘書不遺也古車錄
西秘書古書圖譜無不備安祿山亂天皆及述獨抱國史藏
南山身陷賊汚偽官賊平流渝州而利又薛舒所困不食死常
氏之類者亦反詞學則承慶嗣立述音樂則萬石述禮儀則叔
夏史才博識所著書二百餘篇行于時

徐堅字元固。台舍人齊賢之子。七歲秀才。及第聖曆中。與修三
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年不下。堅與張說為之條案。
諸儒固之。始成書。累遷給事中。常月將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及
為所陷。中宗將殺之。堅為伸救。得流嶺表。睿宗即位。修史。進東
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師兵擊杭州。泗河蠻
陸之。又諸某城。便輸賦。往堅議。蠻方羈縻。不宜與中國同法。恐
旁師遠伐。並不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某城。堡列州縣。知
古固是欲誅其表。前入子。女為奴。婢。僕。殺。知古相率潰叛。姚
萬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妻。逆。請。堅。不。許。
又以妻。某。義。女。弟。周。緯。機。器。轉。太。子。詹。事。曰。非。求。高。廷。福。耳。義
敗。不。染。於。惡。公。崇。政。義。正。善。院。為。賢。集。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
知。院。事。帝。大。脯。某。賢。慢。食。在。白。司。上。說。今。揚。大。榜。以。修。其。麗。堅
見。遂。命。撤。之。曰。君。子。焉。取。多。上。人。從。上。泰。山。以。冬。定。議。與。加。光
祿。大。人。堅。於。典。故。多。所。諸。識。凡。七。當。議。次。高。適。卒。年。七。十。餘。鑑
曰。文。堅。長。姑。為。太。宗。元。容。文。姑。為。高。宗。姚。好。皆。明。圖。史。議。者。以
堅。父。子。如。漢。班。氏。

僧一行列傳

僧一行姓張氏。北名。通。魏。州。昌。樂。人。朝。國。公。公。護。之。孫。也。少聰

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術。嘗。詣。道。士。尹。崇。僧。大。公。
經。讀。之。數。日。遂。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碩。深。何。遽。見。遂。也。一行。曰。
先。其。義。矣。因。出。所。撰。人。術。全。圖。及。義。決。一。本。以。示。崇。崇。大。驚。因。
與。之。深。談。謂。人。此。後。生。顏。斗。心。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請。與。
之。一。遊。之。尋。出。家。為。僧。隱。嵩。山。師。事。汝。州。普。寂。禪。宗。即。位。以。禮。
微。不。應。開。元。五。年。金。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齋。勅。書。張。起。之。
置。元。太。殿。敷。教。之。坊。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所。隱。關。
元。十。年。未。移。公。主。出。降。初。有。司。治。裝。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
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為。例。上。納。其。言。遂。追。初。不。行。一。
行。所。撰。有。行。論。三。卷。攝。調。伏。藏。于。太。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通。
甲。經。釋。氏。系。脈。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疎。初。一。行。考。前。代。
諸。家。曆。法。改。換。新。曆。又。命。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二。人。創。造。黃。
道。游。儀。以。考。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八。衍。之。數。
立。行。以。應。之。故。換。開。元。大。衍。曆。歷。至。十。五。年。辛。年。四。十。五。賜。鑑。
曰。大。慧。經。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
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庫。
殿。上。十。萬。為。起。塔。於。洞。人。之。坊。索。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
至。天。台。山。國。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下。

開闢院僧於夜布其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焉
其法已合到門即除一吳又謂曰門前水當却而流弟子亦至
一行即起入持首清法蓋授其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而西流道士
相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閭造屠之後八
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術術非
聖人而何

開元傳信記曰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上視
之內蜀書歸也改辛蜀回乃知微音深嘆異之

松忠雅錄曰余宗辛東都秋露與一行共登天宮寺閣遊
顧懷然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
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行至成都前望大橋問左右曰是
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嘆曰一行之
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南陽雜俎曰一行幻時家貧陳有王姥前代濟之數十萬
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教過思報之尋王姥兒教人燒訪一
行求救一行心計運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從
大宛於中盛造常住以二人授以布囊謂曰其前有廢園
汝向中潛同從牛王各當有物入來其數已可蓋掩之失

一則杖汝奴如言往至而後果有辟承王奴逃獲而歸一
行令其兄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竟年數十其徒
莫測詰朝余急召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師有
以獲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榮或至今車不見古所無者
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不得其所則傾霸亦早盛德
所或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聖祐出條手擇門以腹心
懷一切普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英后大赦天下余崇
從之其少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王岐信安王瑞王忠嗣列傳

王收洛州景城人明經擢第累官至景龍末授桂州都督開元四
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劉幽求之流封州也崔從諷廣州都督同
判貞義之通出收所收知其改留下達利貞要移縣索之幽求
恨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使仰累耳因請詣廣州收
曰公所生非可絕於朋友者也收因公獲累無所恨俄崔從諷
誅幽求復執政廣州人請勒石誦收德詔幽求為之詞累遷朔
方總管罷右縣收使開元二年吐蕃十萬寇臨洮收率所部二
千與薛訥軍合追勇士七百人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
前軍退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傍相相傷死

者為計進至泚水又敗之明年吳威然嘖為後漢所敗其不
隆分置河曲敗上言此為使以其國長亂改相率來降若彼
安卒必復敗去今置之河曲實難制御聞其點者日與賊通且
月滋久奸詐愈深食成其業雖悔何追額集兵衆使之內地漸
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清疏秦未報降戶果
叛乃教曉將并州兵事河以討晝夜冒雪兼行追擊大破之果
功主兵部尚書復為朔方軍大總管蘭池州胡康侍賓諸將降
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敗與張說大破之生擒侍賓斬于西市金
宗以官人賜諸有功者收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獨子事父臣
有常道聞據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先十一月代張說為兵部
尚書同三品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南隴右河東之軍蓋
舊後生靈引疏族敗斬州刺史十四年果遣戶部尚書復為朔
方軍節度使卒年七十諡曰忠烈始二張之誣魏元忠收獨上
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矢子再瀾送魏其始平收曰魏公以忠
覆罪可得辨雖元忠悔卒後信安王儒討吳於幽州告捷且言
戰時士成見收與帥時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天子嗟異乃遣
使祭腹廟進詣子官

信安王儒壽林王恪孫七女有志尚事親母謹撫吳母弟孫以

又據當集封周讓被中書其意到封為荆江王開元時使信
安郡王果為州刺史治嚴辦連犯詔尚書朔方節度使初吐蕃
陷石堡城據之侵擾河右詔魏與河西隴右議攻取諸將咸以
為石堡據陷而通遠攻之不克將無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梯
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以少兵據守要害令絕不得前自是
河隴諸軍游奕拓地千餘里金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契丹
子官可突干弑其王寶臬衆俱叛詔其忠王為河化道行軍元
帥討之殺獲以副王不行改稱車裝提鄉諸將分道出范陽以
擊二蕃破之可突干是逃餘党潛竄山谷莫敢言詩瑣高助王
子餘衆來降從其部落幽州境內稱明府儀同三司領國內
度支營田採訪處置使稱功多凱政害之實不離而當時所恨
外之權兵部尚書而朔方節度大使坐事下除朔州刺史天寶
初以太子少師致仕遷太師是稱治家嚴教子有法度子岷澤
晚皆顯

王忠嗣朔州朔人父海賓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海賓為先鋒戰
武備建此主據白覆其衆諸將咸之按兵願望海賓戰死八軍
衆之所賊萬七千以金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中朔時年
九歲始召訓入見帝伏叱跪泣帝撫之足賜金名養葉中尉宗

為忠王帝使與游及長祖數寡言有武畧上與論兵應對奮起
帝嘗之試乎代州別駕大猷閉門自歛不敢干法數以壯騎出
塞忠王言於帝曰中嗣敢圖忘亡之由是召還信安王瑋在河
東蕭嵩出河而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持
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下乃請精銳數百襲
吐蕃會贊普大箭聞武衛驍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援刀畧陳
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代化都督河西
節度使然希聖欲取吐蕃新羅城希忠嗣與俱進拔之俄吐
蕃大出欲取富新賊張慶官軍陣衆不敵衆軍皆忘忠嗣死焉
進左右歎哭獨殺數百人賊衆悉相誅忠嗣張而莫掩之吐蕃
入敗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二十九年節度到
方兼肅州都督大寶元年又展新有難忠嗣遣軍靖口經畧之
烏獲水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疆特文降耳乃營不利蘭山
縣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謀又聞于後忠嗣與焉還祿回龍三
節攻多羅斯城湟昆水新米施可汗果大同靜遠二城從清基
獲野軍實之并受降張武為一城自是夷貊不敢盜塞從河東
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又頗方面事以持重安邊為務嘗曰太平
之時但當無術訓練士卒不可虞中國之力以邊功名故訓練

士為隨國繕補有添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
盛日夜思戰忠嗣多造間謀見可勝然後與師故出必有功軍
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遣
壯士鐵者檢名最罪以是部下人自勸署甲充物自朔方至靈
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
張仁惠之後將帥皆不及俄為河西龍右朔方河東節度使佩
回將印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
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府其全部而歸乃回謀朔
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取計忠嗣奏言石
堡險固吐蕃樂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且恐所得不如所
亡請屬兵馬俟機取之帝意不悅而宰相南元忌其功會董延
光自將得兵取石堡詔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
盡如其欲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便奉光瑒曰大夫以多數士卒
之故不敢成延光之功雖名受詔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
數衆獲之而不止重傷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彼無功必歸於
大夫大夫何憂數萬段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一數萬之
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吾思以數萬人
之命易一官乎光瑒謝曰大夫乃竹古人事光瑒又何言是而

出是光武期不克言忠嗣阻虎軍計又安祿山成雖武花黃狐
塞謀為亂請忠嗣助復因欲番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
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
欲擁兵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尋舒翰官以官
爵贖忠嗣罪帝意雖以漢陽太守卒年四十五後舒引兵攻石
堡拔之死亡甚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為名將

唐紀

蘇頌六

華容孫慈撰

楊貴妃列傳

公宋貴妃楊氏蒲州永樂人蜀州司戶公琰之女隋梁郡通守江
之俊之姑為帝王妃自武惠妃薨後遂數十無常帝意者或言
妃之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
帝王賜帝昭訓如潘納太真宮中太真肌體豐艷晚音律性警
類善承遇上意不華嚴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
如皇后天寶初進冊貴妃進贈父金瑛太尉齊國公以從兄姤
為宮中少監特為駙馬都尉而從祖兄判亦寵顯三姊皆美而
帝時為岐州刺史號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
下每命婦入班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三姨與駙馬五家凡有
請托府縣承迎岐于制教四方略遺惟恐君後朝夕若市十宅
諸王及百僚悅婚嫁皆以幾千萬緡路籍號使之請是平信成
二公主以與妃家將至進封內物駙馬都尉獨欲明主失官上
所賜與五家如一號問第令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
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改為號國尤豪蕩一旦助工徒突
入帝制止宅即撤去舊后自為新第但役帝氏以陳地十畝而

已中堂既成召工巧優約錢二百萬復求資夜統國以絲羅五
百段賞之出而不顧曰請取燐蟻所蟻記其數置室中苟失一
物不敢受直它日記以微譴還籍第此主亭上思之不食
高力士欲發帝意請悉載院中儲特送此所凡百餘車帝自公
卿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自後恩
過愈隆後宮莫得進矣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執轡投鞭織
繡進隊之工事供資妃院者大抵于中外事款客服珍玩於
是嶺南前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美九章加三
品翼入海戶部侍郎氏聞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今看女却
做門楣妃欲得出為族歲命廣南院致之北王長安色味不
變天寶九載妃復懷音還歸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因見帝曰
婦人識慮不遠還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便就死
皇恩奪之於外舍則帝亦悔之遣中書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
泣謝帝曰妾有罪當高誅然唐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
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告執帝見發映還召入禮遇如初
國忠既還顧劉南每月帝幸東清宮王宅東房皆從家到而
隊隊一色俄王承承合燭若萬蒼川各成嬌媚國忠仍以劉南
從前引於其前遺劉南為琴瑟織排狼藉於道者聞數十里十

時見遺後
世手則余

可意

載正月望夜妃家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門市場以毆獲及
公主衣公主墮馬見帝泣內詔殺場人以明日免駙馬都尉程
昌高官國忠之輔政其子拙尚萬春公主嫡尚延和郡主弟
尚承榮郡主又詔為公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銘騎秦國早死
故臨親與國忠贊最久而執國素與國忠仇每入謁並張道中
從監侍婢百餘騎炬森如晝觀極盛里不能懷障時人謂為雄
狐初安撫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妹約為兄弟而祿山母市
妃來朝必宴戲結歡祿山及以謀國忠為名且指言妃與諸妹
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同祿山位諸甥不俱入白妃妃憐憫諸死
帝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金禮等誅國忠已死軍不離帝不得
已與妃訣而縊之葬尸以紫茵瘞道則年三十八帝還自蜀還
其使榮之且詔改葬妃詔侍即奉奏曰龍武將士以國忠負上
違亂為天下戮之今葬妃恐及天自致帝乃止茲道中使具棺
葬它莫馬谷應改葬者棄猶在中人以獻帝視之慘感流涕命工
就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輟飯

天寶道中曰宮中墳地棄棄棄於兩頭相就為法雖識
者以而不採後有祿山之亂記此以志服飲其他如隋煬
召幸投錢賭戲豎梅妃傳長恨傳諸乾怪事不殊

李林甫傳

李林甫字季弼長平王叔良曾孫初為十王直長累擢歷刑吏

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故舉王叔錫十八林甫曰願繼

一人以示公逆榜其一曰生王所囑故冬某時武公妃寵傾後

宮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曰妃頗愛壽王為萬歲計此德之

侍中裴光庭天人武三思如多權術害林甫而高力士亦出

三思家及光庭卒武諸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

固屬萬言曰用魏休方具詔武以語林甫使為休諸休既相重

德林甫而與高有隙乃為林甫有宰相才地陰助之即拜黃門

侍郎同三品皇太子鄂王先王叔庶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林

甫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會

宮中有怪欲遷長安某機卿等以累收米果諸侯仲冬林甫潛

知上言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打車何更擇

時僧便坊裏但應歸所迫祖賦而已帝大悅阻焉而帝欲移

方圖度便牛仙春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為入言天子用人何

不可者帝聞善之自是疏薄九齡與機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

仙家仙客涇州馬陽人以小吏起家進清勳者用舍康積矩

為署執事判政帝以才足為相護身無它與世浮沉百司各

決無所疑亦執曰如今天下已以故不為林甫所忌初三相既

位九齡與機卿登折楚而林甫在中軒輦無失讓意深出肩

手問現者竊言一鵬欲而先及權相九齡罷林甫喜嘆曰尚左

右丞相耶目急而送之公卿為戲果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

用其言殺三子天下竟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數稱道壽王而

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足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帝

堅太子地兄七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程果宮及攝堅欲而太

子絕地自明李適之者衡山慈王孫也代牛牛仙春為左相嘗

與林甫爭叔不協林甫德賊問奸謂之曰華山生金米之可以

富國額上米之知通之性既信其言從容為帝言之帝喜以問

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奉命王氣之合不可以事

治故下取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及帝怒皇前惟明果

寬等皆適之卑善惡為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恨乃上宰相表

執職出監累貶宜長太子竟仙藥死又太子杜良端之父有隙

云降相勸不相中勸洋陰欲助林甫乃上有陳夏事捕送詔狀

賜死是引累數度不遇等皆林甫素忌者林甫進殺之太子亦

出良端為庶人未幾使人詔河而前度使王忠嗣欲獲去德太

子帝不信然忠嗣捕去林甫殺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若

深宮要得與外合。聞此去耳。林甫一日從容曰。古者止儲君。非有大勳力于宗社。則莫居元子。帝曰。是王位耳。獵而物傷面。甚。答曰。破面不愈。破國乎。帝頷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未聞內外無恭言。帝不覺廢心。時帝春秋高。趣新精。忘厭純檢。重搗封大臣。收得林甫任之下。疑自是。深居燕適。沈蕙狂。帝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詢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同恩信。主饗大御。嫺皆所欺。厚林甫。咸府沐。亦入其窺。其際。好以言喻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累者。始則親結之。以位勢稍通。輒以計去之。無能處其術者。同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廢逐。王陽慎於張璠。璠切諫。擢升等。主相結。謀以王拱。吉溫。羅希奭。為八子教。與大獄。衣冠為累。息林甫有室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擯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終失子。由為將。作監。嘗從近役。聞見。輒告。而泣曰。大人。人處胸中。怨仇。滿天。下一旦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將上詔天下士。通一壘。以上皆詣京師。林甫恐對累。斥已。是言。皆草茅。未知禁已。恐以狂言。亂聖。听諸。志。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林甫。同。質。上。以。為。野。無。音。才。帝。嘗。深。集。於。勤。政。樓。下。垂。簾。見。之。兵。部。侍郎。盧。綸。謂。上。已。起。垂。簾。後。營。後。通。接。下。綸。

風。標。清。粹。上。因。送。之。林甫。召。綸。子。曰。史。廣。賈。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慚。遂。行。則。當。左。遷。始。以。賓。唐。分。務。東。都。何。如。綸。懼。請。之。乃。除。東。州。刺史。未。幾。誣。以。有。疾。除。員。外。詹。事。時。林甫。忌。寵。莫。比。凡。遠。方。所。貢。珍。饈。傳。賜。相。望。嘗。詔。百。僚。圍。戲。貢。於。尚。書。省。既。而。樂。貢。物。悉。賜。林甫。輩。致。其。家。所。給。御。馬。武。士。如。樂。甲。第。園。亭。不。可。殫。述。故。事。宰相。皆。以。德。度。自。處。獨。從。蘭。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以。多。恩。忌。刺。各。竊。發。出。入。騎。幾。百。餘。金。吾。為。清。道。前。驅。在。數。百。步。外。所。居。重。閣。複。壁。絳。版。瓦。石。一。夕。憂。後。家。人。亦。莫。知。七。戎。帝。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生。府。卒。無。一。人。謁。者。林甫。無。學。術。奏。言。鄙。陋。嘗。呼。林甫。為。林。杜。為。杜。杜。喜。弄。璋。為。弄。璋。聞。者。竊。笑。然。錄。文。法。其。用。人。非。謂。附。者。一。以。拾。今。待。之。改。小。小。綱。目。不。甚。亂。林甫。有。子。二。十。五。人。如。郭。二。十。五。人。及。有。疾。詔。皆。有。聞。中。官。護。起。居。病。劇。至。云。見。天。子。當。以。聞。帝。欲。視。之。左。右。諫。上。乃。召。林甫。出。廷。中。帝。登。降。聖。閣。舉。絲。巾。招。之。竟。不。起。林甫。居。相。位。九。十。九。年。國。罷。市。叔。家。數。天。子。月。目。讓。官。無。敢。正。言。補。闕。杜。遂。上。書。言。政。事。即。斥。為。下。邳。今。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服。君。若。獨。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賜。豆。一。鳴。觀。斥。云。之。矣。自。是。謀。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世。余。哭。忍。

何力嘗以忠力奮然。獨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開元中。大臣
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收。張說。蕭嵩。然道不通之。等自前度
便入相。林甫因欲其本乃。其言文臣為將。惟當天石。不若用
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漢者。藏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威
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固權安祿山。高仙芝。哥舒
翰。等。專為大將。故祿山得爭三道。約兵處十四年。不獲卒。故大
亂。王室遂微。初。林甫。李。人。曾而。林甫。遺。已。露。而。物。色。得。衆。竟。賴
所。喜。因。計。造。之。其。代。楊。國。忠。代。林。甫。執。賴。寬。云。國。忠。素。術。林。甫
及。未。葬。陰。謀。祿。山。使。阿。布。思。降。時。入。朝。告。林。甫。與。布。思。謀。及。下
吏。接。問。其。情。楊。國。忠。與。布。思。謀。成。之。帝。怒。詔。悉。奪。官。爵。斷。棺
別。取。合。珠。金。紫。更。以。小。瑣。用。展。人。埋。葬。之。諸。子。悉。徙。嶺。南。籍。其
宗。帝。之。幸。蜀。之。給。事。中。崔。玄。沓。以。辨。學。得。幸。時。帝。聞。蕭。崇。以。考
宿。為。將。莫。曰。此。非。賊。賊。也。之。若。此。元。宗。在。賊。不。足。滅。玄。沓。言。及
宋。琛。曰。彼。貴。且。以。取。召。耳。周。履。師。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
妬。賢。賊。能。舉。無。比。昔。玄。沓。同。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知。帝。然
不。慮。至。德。中。兩。京。平。大。數。唯。祿。山。支。黨。及。林。甫。楊。國。忠。王。承。子
孫。不。顧。陳。者。則。米。州。人。林。甫。以。其。未。易。引。與。共。改。林。甫。若。位。久
其。陰。謀。雖。足。由。同。亦。有。別。在。石。馬。後。以。陰。賊。賜。死。子。承。言。溫。故

宰相。項。從。子。之。性。陰。說。果。于。事。始。附。貴。官。天。寶。初。為。新。豐。縣。時
太子。文。學。薛。蕤。得。幸。引。溫。入。見。金。紫。目。之。曰。吳。一。不。良。人。我。不
用。也。初。林。甫。與。溫。相。通。之。有。隙。通。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
發。兵。部。給。營。料。折。折。事。以。文。士。十。餘。人。付。京。兆。溫。而。京。兆。尹。蕭。火
法。曹。又。使。鞠。之。溫。置。文。於。外。先。取。二。重。因。說。之。號。呼。之。戶。所。不
忍。聞。又。聞。之。大。恨。引。入。皆。自。誣。服。頃。刻。成。囚。林。甫。求。治。吏。獄
吏。為。溫。時。入。有。賤。婦。避。者。吏。者。為。吏。深。刺。二。人。皆。通。林。甫。所。欲
深。洗。獄。成。獄。無。能。自。脫。時。人。謂。之。羅。網。吉。謂。溫。推。事。先。計。賊
成。基。乃。引。同。同。便。問。報。承。無。敢。違。者。林。甫。才。之。權。戶。部。郎。中。裴
侍。卿。史。希。夷。亦。自。御。史。臺。主。簿。連。殷。中。侍。卿。史。楊。國。忠。女。祿。山
亦。尊。寵。高。力。士。若。中。用。第。溫。皆。頃。附。之。兄。事。祿。山。嘗。說。祿。山。曰
李。相。相。短。以。時。事。統。三。兄。然。不。肯。以。兄。為。相。兄。為。溫。於。上。溫。即
承。兄。港。入。任。共。排。林。甫。出。之。為。相。必。失。祿。山。大。悅。並。稱。溫。才。天
子。亦。志。有。格。會。祿。山。傾。河。東。來。溫。自。劉。錫。國。忠。當。國。引。并。為。卿
史。中。祿。山。遣。其。子。慶。緒。送。王。晚。為。溫。難。馬。出。銀。數。十。萬。溫。至
長。安。凡。朝。足。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知。國。忠。與。祿。山。事。罷。而。溫
祿。山。善。國。忠。不。善。也。因。遣。人。發。其。私。事。亦。溫。溫。陽。長。史。明。早
再。此。為。病。溫。時。始。林。甫。死。者。更。出。而。必。安。亦。守。溫。既。請。休。者。更

以居國志墓希與獲罪人敗海康員外尉候遣使者數溫等
溫死五月而祿山反

楊國忠本名別天寶九載賜名名其配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子
也不樂無行不為姻族滿年三十從軍於蜀得新討討考清貧
不能歸蜀大豪解于仲通頗資給之從人公頃死于蜀國忠獲
視其求逆與其中女通所謂號國夫人者是也劇而前度使章
仇象瓊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累苟無內援李林甫
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為言國
忠本不養瓊即辟為侍官使獻者終于長安監蜀直高緣國忠
大喜過望至京師見臣女弟分以遺之時號國新寡國忠遂宿
於其室中於是諸指日夜舉象瓊且言國忠言李林甫之見上
得出入禁中擅金吾兵曹丞重象瓊引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國忠專主蒲博計算狗豕諸帝悅曰此度之郎果廷監
象御史李林甫與常璽等欲殺之太子倚國忠使按勅國忠所
誣暖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免太子者先林甫意臨之昏中所
欲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知之帝以為能推象度支
員外郎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據御史中丞李列
度支時州與嚴宮倉庫積粟帛勅以萬計國忠請令輕變為輕

貨輸京師屢奏指藏免物古今罕侍帝因帥百官視之賜帛有
差賜國忠紫衣金魚以賞之及國忠與王琚劾張揚慎於權勢
益盛者溫又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則誣奏林甫所善京兆
尹蕭嵩御史中丞朱渾遜之林甫不能放逆結恩國忠復計其
王琚代為京兆尹恩領其使即窮劾之索引林甫與此帝始
厭林甫疎薄之先是南詔質子聞羅鳳亡去帝怒之國忠薦
于仲通為蜀郡長史討之舉軍沒獨仲通身死國忠為匿其敗
更叙戰功因是請遷領劍南節度使蜀人詣國忠赴牋林甫奏
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一列蜀區處軍
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國忠
入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床下林甫托以後事
國忠懼其誅不敢當流汗覆面林甫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
兼資院大學士兼修國史國忠已得志則窮追林甫舊事碑其
家帝以為功封衛國公國忠欲以人望是議文部還人無問賢
不肖但依資據國法官淹滯者翕然稱之凡所安置皆曲徇時
人所欲故頗得衆舉政事兵吏訖尚善知政事每遇事悉委侍
郎以下三法三唱仍逆門下省春自春及夏乃果主是國忠欲
自示爵故乃先遣今史表定名國號紀第召召相陳希烈及給

事中諸司長女皆集唱法一日而果曰今丞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發格差誤甚衆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裁判而已先是國忠就第數惟邀世兄弟兒女進唱攝士之譏野處陋者呼其名亂笑於堂登微指外侍郎常見乘張倚起走堂下抱棄噴與主事無異國忠頗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於是帷中大咳士大夫詬罵之縣子仲通等諷道人請為國忠刻頌立於首門詔仲通撰其詞帝尚改定數事仲通以黃金填之嘗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備嘗發不覺遠近觀遺踵躓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謂事自裴弟署一字不能盡改更得輕重受賕無所忌國忠為人強辨而難蹙無威儀執次執務果敢不疑僕執脫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又使倭專徇帝意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道改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更任之軍凡須索收或其手又不能首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語已滿出林許之文書頃湊出承載決既改更得乘詣在朝陳布烈署丞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常見素代者烈指以高帝曾大兩敗陳希憲之國忠擇善承以是曰兩下為吳狄風太守

房瑄上郡吳國忠思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羊聞者子瞻舉明經瓦陋不允格禮部侍郎連奏徇違其子無違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思曰我子何志不富貴乃公衆輩相賣策而不顧而去拘執即致職高第國忠雖富國以領制南召義使遣戍南人聞其聲屬陰違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劫足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先征役國忠奉先取高勲於是所者悲思哭聲振野尋遣劉南留後平蔡舉聞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而捷書上聞自再興師中國斃年死者幾二十萬安祿山恒蹇不奉法國中言其有反此帝不聽國忠欲激怒之令其必反以取信於帝於是諷京兆尹李岷捕祿山所苦某忌安祿山殺之敗其党吉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過於此敗寒復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召諸國以賈宿呂知誨楊光烈分領范陽平盧河東前度使已革詔會輔祿琳現祿山納路固言祿山無二心事近寔於是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國忠歸謂女弟曰太子監國吾屬謀矣因假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進帝乃止哥舒翰守潼關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初國中聞難作自以身帥制

而豫置腹心謀蓋謂為自先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奉
蜀便帝然之明日帝出巡秋門惟國忠與常見素高力士及皇
太子諸王數百人從進又馬苑將士散處石龍苑大將軍陳金
礼以楊國忠祇陳之會此番使詣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
此番謀反國忠笑出或對中其額殺之爭喊其間且置其首以
徇帝驚曰國忠欲反耶時此番使亦職失御史大夫號方進責
與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

洪遵進策曰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九領
四十餘使新舊舊吏皆不昇職其職其拜制前勤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執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判南鄭度
支度營田等副大使奉道兼山南西道來訪處置使兩京
太府出納監倉祠祭太僕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閭內道
使京畿來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兼資殿崇令館
學士修國史太清紫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營田租庸使
假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
天寶故事云楊國忠奉承易之天子天授中易之思幸莫
此每歸於弟紹今右孫上仍去其弟母忌張氏脫制乃為
全世以墳塚上張逆有張生國忠

大寶遺事云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成病忽夢與
國忠交同有孕後生男名忠泊國忠歸其妻共進喜中之
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聞者嘆之

牛文融帝聖楊慎珍王璠列傳

牛文融京兆萬年人祖龍明法今貞觀中為尚書右丞永徽初代
于志寧為侍中融明諱長於吏治開元初天下戶版籍遷人多
去不籍脫版籍賦豪弱相保州縣其能制融由益奏御史陳便
宜請殺天下籍收唐戶及四但用度金宗以融為覆田勅農使
狗檢得偽勅亡丁苦衆搜兵御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其奏
琦常洽策寬茅二十人為勅農判官假御史令行天下其新
附家戶元六年賦調便者競為到惠州縣希音務於獲多虛取
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美賦數
百萬緣時上到意事過意於用度融由是有寵引拜御史中丞
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帝亦不令百僚集議而公卿皆畏融思
勢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珣以為括免免稅不利於人籍外
取稅百姓困弊得不酬失賜出左之融乃自請就傳行天下第
無輕細上勅農使使上臺首臺者亦得融指撫然後處決融奏
戶部侍郎中司以所得家戶稅數均充所在當奉奏本又要

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便貧富相恤耕藉以時十道各分官
爲便遠成功中各令張說素惡融同狀先事中傷之張九齡給
說備之說曰狗鼠何能爲融乃與崔旰等是初旣說而先罷
中書今融復數奏殺之各爲朋党上惡之乃詔旣致仕出融而
魏州刺史是諸璽九何改化爲福田權陸運水稅收其子入官
與稅紛然而卒無成功累迁至同平章事融性猜嫉應封爵給
以治財賦得奉廢置諸便稅爲聚歛由是百官沒失其職而上
心益侈百官若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若此數月則海內無事
矣信安王綽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實劾奏之綽遂知
先以向上明日實奏果入帝怒罷融而汝州刺史若宰相凡百
日而罷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獲此告融賊賄隱沒官
錢事出流義州道卒然足後言計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帝整太子金帛兆萬年人皆謂帝意太子此味爲皇太子此十來
資盛故也最當由善惡歷長矣今有幹名見半大駭揚揚然
父子以聚歛進引運江淮租賦所在聖更督暴以佐國業歲終
增租萬金帝怒其才權而斥太子水陸運使整引渭水租東
起衛南下而漢以聚江淮運租二年而武帝爲幸孫紹輝臣
說整取新租數百艘萬工稅師皆大是信細在爲其楚服事

州番果即以所產犀犀其土若廣後則錦桐苦官始續會瑞
則羅英綾絲絳絳南海海瑞象魚珠非沈香撒索力士美歌番
瞻奎室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州勝華英都方丈絳船皆凡相
御進數十里不絕聞中不識進播提播現者發異改射進戲者
皆賜不臂敗勝綠衫以賜之若前船唱得寶歌使吳婦百人盛
備而知之歌曰得望弘農野弘農得望弘農東舟船開揚州開
署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望歌發吹合作船火其下整跪歌
即輕貨上於帝以給資戚近臣仍上百手饘食府縣教坊音樂
送進意宜也亦出室物供其帝置宴竟日而罷現者山積旋加
整之數騎常侍其僕屬更半餐費有差名其僕曰廣運整進兼
江淮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常成縣男整妻某
改女李林甫男不七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整亦自以得天
子意視十進又與整相率通之善故林甫殺整利朝向李林甫
使以楊慎矜代之整失職猶思望河而龍石前度使整甫惟明
敬於帝前短林甫林甫知整之惟明故高志王及王時高
皇太子是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整相見整又與惟明會於景
龍觀林甫奏整外戚與進將整上謀上太子有詔執制林甫使
楊慎矜楊國忠王綽吉溫等又改其款帝殺之整整燭臺太子

惟明播州及守籍其承太子慎與此趙略復監江夏別駕
未幾長流臨封郡歲中遣監秦御史羅希更就殺之殺惟明於
獄中惟堅要得原從生十餘人監姑蔡潭多懷氏承基起江淮
至長安公孫強然及得罪林甫連便江淮求堅罪捕治舟夫譚
吏所在獄皆滿微刺通員廷及陳五死者甚衆至林甫死乃止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礼開元初為太府卿歲所數百萬
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公崇諱其子可代
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嘗推慎矜監藥
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為
含嘉倉出納使慎矜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姑議輸物有
汗傷青州縣償所直轉莊賣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姑順天室
二年禮列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
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深冀大人林甫知慎矜
為己屈卒授御史中丞蓋諸道轉徙使常堅之獄王慎等方文
致而慎矜休還不其力哉與林甫皆恨之慎父與慎矜兄弟也
至是與與司列慎矜猶以子也蓋之強滿不平及慎矜報戶部
尚書林甫乃與強謀而之明年慎矜父承基卒皆流血慎以問
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便慎矜身往括保而主林中厭之又言

天下且亂勸慎矜姑臨汝置田為後計會婢承有罪將殺之
敬忠勸勿殺賣之婢入貴妃姊家同得帝帝嘗問所從來婢承
為慎矜所賣因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其父中丞星受夜今乃去
又曰嚴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陰以語慎乃與林
甫作嚴勝告慎矜承隋後舊讎結與無人又規復隋室帝聞之
收慎矜尚書省詔盧絳楊國忠同鞠之楊掠不服絳遣御史崔
昂相譏善置慎矜下妻卧內用以為搜獲於是賜慎矜兄弟死
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烟竈生焚者十餘族慎矜兄弟及妻事
坤如母儀幹皆秀儒慎名嘗視艦嘆曰兄弟皆六尺餘此才欲
見容當世唯矣世氣其言

王綰夏州都督方莫孫也權累戶部郎中數按獄深文今案以
為才進拜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林甫方興大獄以綰陰制
故倚之綰又舉張敬智天子意九族獨賢者皆奏取其輩連之
貴市鞋貨百姓聞綰輸送乃信所賦舊制氏遂者見其祖肅六
歲而更時連將貶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買盾不陰然皆以為
連謀六歲之外悉置其祖肅有保微至三十年者民無所訴帝
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綰知帝嘗藏貢額
小數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賞賜曰此皆不出於祖肅謂帝

以朕為能富國美民過之以為卿史大夫東京兆且領二十餘
便中外畏惡之朕于第左為使院又兼出某求署一子累日不
得前中使賜資相望寵任至林甫而國忠不悅也然朕畏林甫
謹事之安祿山始寵見林甫曰事稍自急林甫欲示之或說以
事召朕朕主趨進衙代祿山竟自失朕語人祿山益恭敬林甫
雖忌其盛亦以附已親之子準為衛尉少卿林甫子由為將作
監俱供奉禁中準常凌地出其上準又嘗逆駟馬都尉王孫以
孫：其由折玉簪為樂既而孫延準置酒孫所尚水榜公主上
之愛女也為準親執刀匕或謂孫曰鼠雖扶其父習君乃便公
主為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孫曰上雖怒無害至於已和
死生所繫不敢下爾朕弟戶部郎孫山陰不法召術士任海川
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俱亡匿朕畏事泄託事捕獲之王府
司馬安庭公主亦常會竊語於家朕聞遣長安尉賈季陳繫殺
之婢所善刑婢謀引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殺季陳甫陳希烈
錫圖忌前期二日事竟帝以告狀而獲朕便捕之強意釋殺婢
所先遣召之然後命李蒲捕婢婢助其党路聞會高力士引葉
軍至擊斬婢蓋禽其党國忠因奏朕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為朕
言而陳希烈雖言入逆當誅有詔希烈訊朕於是任海川常會

等事皆奏試其朕賜死輝執死於朝堂半獲嶺南身報之有司
籍其弟舍教日不能備主以資相為并除引朕欲當就自而予
其番修頓如此初朕附楊暉於以貴佐林甫而慎於未五年而
朕亦敗盧絳者承以卿史事常堅為判官堅被劾發其私以
結林甫又善果瑄及按慎於則誣瑄死主朕得罪方為國處判
官妾曰大夫以驕柔馬王百我不與象疾其及覆敗盧江長史
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史逆罷死

朱子京曰開元中平文融始以言利得幸天子見海內先沾假
然有據外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應戶判曰以中主欲
下十年取宰相天寶以來外兵與內盡乾此所資愈不費計
於是帝益揚慎於王朕錫圖忠各以表刺進刺下蓋上歲進美
祿百億萬馬天子私藏以濟獲賜而天下誣賞自如帝以兩能
重官累使尊顯煥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道不便事
而整等所欲既充選用權端以相屠曹四族皆殺為天下笑則
向所判者顧不及哉朕國忠後出獲危最甚當方事天下復思
融云

哥舒翰高仙芝列傳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記酋長哥舒知之為以補致我府果報求富

於財任便重然諸職舊酒長安市四十餘連又長不歸不為
長安尉所執慨然發憤赴河而事節度使王使弼知者又事王
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疏財多施于士歸之必蕃
盜道翰持竿及槍迎擊所暫拔靡摧副龍石節度為河漢軍使
先是吐蕃侵積石軍支熟賊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
蕃以五千騎入塞翰自城中馳至慶開吐蕃驚走追他伏起忠
殺之翰率逆寇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利翰翰大呼皆擡手
不敢動救其主逆殺之翰有叔曰左東年十六以臂力聞翰嘗
追及賊據捨于肩叱之賊及顧翰利其喉剔而騰之高五人許
內墜左軍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與諸
異之拜鴻臚卿為龍石節度副大使即極言忠嗣之狂帝驚為
未貸翰年某歲能騎馬號應龍威以罪人二千戍之吐蕃不敢
斥青海天寶八載詔翰攻吐蕃石堡城四期而下遂以赤嶺為
西塞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思順不平會
二人入朝帝遣高力士和蘇之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
破吐蕃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某神策院考二軍進討
西平郡王瑒國忠惡安祿山白發其反狀集結翰賊進及子
以保翰者酒極聲色因風痺體不仁既而疾遂連京師關門不

朝清于四載祿山反時帝清賊帝乃即見翰拜太子死勝兵馬
元帥以河龍朔方城利等十二節兵二十萬守潼關天子臨勅
改璽臨送數以廣自言帝不聽然病瘳不能事以策政案曰晨
立使王思礼主騎李承先主步二人率長政令不一最無閑意
明年祿山遣斗虜婦攻開翰擊走之始安思順及祿山必反嘗
為帝言得不坐翰恐思順用偽為賊書詔思順者使通者會以
獻因跪一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國忠始懼時
天下以楊國忠召孔莫不切齒王思礼恭託翰抗表請誅國忠
翰曰如此是翰及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在翰手翰若

後讓而指今豈不危哉國忠大惧奉萬人乞灑上使所親批
逆時之翰跋扈已乘隙滿上兵謀即下召乾逆斬之國忠愈恐
會言告賊將乾祐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帝遣使
翰兵復改洛翰報曰祿山入晉固兵豈肯無險是必羸師以誘

我且戰連來刊在是戰王師險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
內變固向未之可不戰禽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諸且待之
于子儀李光弼亦得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
固守嚴密大軍應國守以獎之不可輕敵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馳
我頃皆相望翰不得已撫膺痛哭引兵出關逆戰於大室西果

范祐先據陰南薄山北枕河漲進七十里諭使王忠札將兵至
萬壽前展恩等將十萬餘人以王萬壽河化半望之范祐所出
兵不過萬人什什位位我前我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足賊懼
謀如欲迫官軍軍糧不濟條賊東高下不石擊殺士卒甚衆道
隘七年如來捨藥不得用諭以寇東高下前驅以衝賊也逆
中東賊暴急賊以草車塞進退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軍
不能開目自相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火尽乃無
賊范祐自後擊之官軍入賊獨輪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閭范祐
進攻聞元之番時大校歸仁等執降賊賊送洛陽豫山范祐
責田治恒易我今何如輪此田曰臣同罪不職重人豫山以輪
為司宜謂歸仁不忘新之東京平安慶緒以輪度河以敗力故
之役贈大尉贈曰武愍

高仙芝高麗人開元末從軍去而歸度使大將軍李靈為主四鎮
都知兵馬使以蕃以如事小物使王其旁二十餘國皆附以蕃
討之不元天寶六載詔仙芝將萬騎討之自安南行百餘日至
達雲堡破之追進所至唐元度使所崇夫麻播南軍而止蕃款
王崇夫即弱水麻播圖蓋一失力終之暮年乃成仙芝斬其大
使時以蕃皆數人唐其王以仙芝公之即還於是吐蕃大食諸

胡七十二國皆實洛南上以仙芝為四鎮節度使凡戰討皆師
屬其王又賜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唐其王及節度使以歸掠得
馬數十餘解黃金五六兩馳良馬至王甚家系服萬然亦不
善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後石國王子潛引大食攻四鎮
仙芝大敗振山及張王為元帥仙芝副之詔官者進今賊盡軍
以既而而封常清賊謂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勝不可當且
潼關無兵若賊乘天入關則長安危矣仙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
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趣潼關修先守備賊以關不得入乃引還
初今賊數以事干仙芝不應今賊入關逆言常清以賊拒勸而
仙芝棄賊地數百里又益戒種賜帝大恩使令賊即軍中新常
清及仙芝仙芝曰我過賊而進死則宜矣謂我益戒種賜則拒
已時七年在前大呼稱狂其言實也常清蒲州所人暮而賊
年過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長安後三十人常清
強與馬累功至伊西節度使主是日諸身象不而隨諸身象遣
來曰臣死之後願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諸身象以為諫
仙芝不日殺首級常清云然

李隆慶美顏來朝列傳

李隆慶字文水人武吉其先出與聖皇帝隆慶少為政舉明經授武

人傳家書
下卷之七

安舒張氏以其甥陰妻之及凱改引為長安尉字文融播天下
田表假燈監樂御史分道檢喪失率林而意出為河南尹天寶
中果遷入為京兆尹錫周忠惠之改光祿卿來京晉母岳山
又舍宗遣封常清募兵來京燈與晉堂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
達奚珣繕城壘經勵七年將逆賊而隆帝聞推禮詔尚書祿山
度河號令嚴甚候詞不能知已陷陳番榮陽不數日薄城下常
清兵皆自後戰觀不勝慘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燈謂奕曰吾
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節校皆夜健去燈至哥舒府
夾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失看關門執燈奕及官屬
拜青害之有詔贈司徒諡曰忠懿清瓜瓞之子也燈十餘子同
遇害惟源彭源入載俘為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改史識
源於洛陽贈歸其宗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以父死賜子恒
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蜜急林佛祠者燈舊壘也源依祠居闔戶
日一食自憂慕為終制時：燈臥視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
中丞李德裕表為樸宗下詔以源守陳誠大夫賜袍易綸吊遣
官致諭上道源頓首致謝附奏謝詞以表懇一無受尋年彭官
補國從天子入蜀年

下而剛毅逆之積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英及夫三君其官清
而似之時傳其美俄番臺來相妻知武都道安祿山陷果相又
亡散妻潛遣妻子懷叩關道走京師自服生靈被執將戮之聞
數山羅徐願賊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順逆我不蹈死節死何恨
見者悉惧矣臨刑而面而再拜而辭焉賊不置口廷虎為之色肅
未詔贈禮詔尚書監曰貞烈子紀自有傳紀子元輔擢進士累
止主兵部侍郎端靜介正能紹其祖人不以紀之惡累之
顏果卿牛所與其卿同五世祖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為濠州刺史
果卿以薦調遷州司馬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服常山太守祿
山及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表復讓謁於道賜果卿紫袍復讓
緋袍令與假子京飲湊時數千人守井陘口果卿指其衣謂復
讓曰何為者此復讓惜其意乃陰與謀討賊於是其足金賈深
內止令張通與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常尹王承業表與卿應
會真卿在平原還賜盧進潛約起兵斷賊歸路以緩其而入之
謀時賊遣高進微兵充陽未還果卿乃瑜賊命召承業計事群
而斬之志散井陘之報賊時高起何千年適主皆擒之果卿乃
遣其子果明獻狀奏首及十年進首於京師至太原王承業欲
自以為功承道最明還陰令壯士陸喬進殺果明於路喬不平

告之改得免於是果卿傳檄河北言王師已下并隄先下者賞
後王者誅遠處士郭仲恩領百騎而先鋒戰而南屯探揚慶望
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果散成方圓就陽嘉甲走於是
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順是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
者惟范陽盧龍燕雲漠陽汝鄆六郡而已祿山至仄聞之大懼
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果卿起
兵繼入日守脩來先賊急攻賊求救於河東承業即竊其功利
於賊而遂不救果卿盡夜拒戰殲賊天及六日而兩軍復謀同
執賊將使降不應取以子李明加刀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承
卿不應遂殺李明及其甥盧逖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明林
大將軍徵果卿而衛尉朝命不至而常山已陷矣果卿至洛陽
祿山怒曰吾摧尔太守何所負而又果卿縣目罵曰汝營州牧
早賜殉天子懼汝為三道節度使思亂無此何負於汝而又我
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汝所奏皇從汝及耶我為國討賊
恨不斬汝何謂反也楊何何不足殺我祿山大怒縛之天津橋
柱斷腰以而數之誓不絕賊拘斬其舌曰復能言否果卿含明
而死年六十五復據阮斯子足何十年弟通在旁咀血噴其面
賊傷之見者垂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阮元初贈果卿太子太

保謚曰忠節初果卿被殺殉首於衢莫敢收有渠浚者得其髮
持歸上呈是夕見夢帝寤為榮後決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
初云泉明有夢前喜報人之急死而承業所遣來王而常山陷
間聞得免後來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承履諫尸歟招以歸
果卿姊妹子从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家感路
人之力得之詣親故求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
所掠泉明有戲三百緡欲贖已女聞其姑悲悼先贖姑女此更
得賤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父時將辛妻于流落者皆之歸九五
十餘家均貳貲糧一如親戚其鄉志加贈給隨其所適而資送
之履諫妻疑衣金僉得發棺視之與泉卿無異乃始懸旌待泉
明如父廟宗拜泉明昭新令或都只舉其孫第一通彭州司馬承
資右官秦正母喪曾立其行義當世以尚性

元德秀獲舉列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父孤事母至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
負母入京師既罷第母亡盧庭側目以不久親在而娶不肯嫁
以兄之子為嗣兄子方在襁褓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乳而
之漣流家苦貧乃出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起拜太守
侍以奉祀會充為幕中盜竊路虎自贖許之吏恐其以說計

子為樂可憐不

亡去德秀曰師之失不可負約則有果吾當坐不人餘人明日
登下虎還舉縣嘆嘆公米在東都微二百里縣令到又登樂德
秀惟無二數十人聯袂歌子為帝聞其德秀於元並知名然
非其好也歲餘為樂去隱隱源山中不為囑但向勝家無僕
妻日或不費嘗酒彈琴人以酒有從不問賢鄙為酬飲者皆見
而嘆曰見樂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深源明常語人曰吾
不幸正與俗所不取者識元樂之也天寶十三載卒家世祇履
履跡而已門人李舉秘諷曰文竹先生天下為其行不明謂之
元魯山

魏牟字士錄秦州襄陽人善安丘公襲十二世孫獲進士第安祿
山叛為郡尉署幕府舉度祿山且取不可謀欲行意禍及親天
寶十四載便服奔師還道福昌尉仲承：去舉祿也恭以計
之化至河陽詐以疾亟詔舉來舉陽濟直視舉而嘆舉為是
來自舍朕之舉逸去人無知者又以詔召還舉母：謂實死物
哭感行路改祿山下之墓歸其母舉潛臥於溪門承侍晏夜而
弄春錦涯為細手保及祿山及天下聞其名舉取以為為高逸
表號大隱評事淮南採訪官宋王舉兵召士大夫舉姓名以
元公宋臣蜀間之拜並悉問更會母長得風塵度永海州而北

張百餘年詔命不至有中入造州順我取無承南苗今王還欲
按之舉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便而遠欲治之掩面去還幅率謝
浙而即度便頗真州來為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開辭書曰
吾深身亂世以全吾志終持走受名即自中原烈士人舉渡江
來舉相識韓滉王走皆仰舉爾與及善洞足嘗評舉可為宰相
師保重亦以為今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年五十四十六洞等制服
竹天詔贈秘書少監元和初謫為貞孝子德興至卒細

賀知章盧鴻列傳 孟浩然附

賀知章字季真會稽永興人性曠爽善談說陸象先嘗謂人曰季
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止矣證聖初崔暹士累遷太
常博士以張說為預傳六與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
院學士玄宗自為贊賜之從封東嶽是儀法中工是詔還稅則
知章取舍不平落子喧訴下罷止乃獨備出首以失事時人咸
嗤一坐徒工部爾宗為太子遷貴各投秘書晚節尤慨放遊嬉
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並每醉輒為蘇製不停書氏有
可哂事舉雖好事者其重研從之紙幾十數字世傳以為笑天
堂三載知章病夢遊帝君數日寤乃詰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
以宅為千秋觀后之入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觀湖

劉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假送禮其子僧子鴻會葬
司馬賜緋魚便侍養幼子亦聽為道士年八十六

盧鴻字類然洛陽人博學善書歷嵩山開元初備祀三微之始
主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礼者忠信所導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耳謀議大入固辭制許還山
祇給米百斛絹五十疋縣為致其家朝廷得美其以成間將行
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思礼殊淫鴻到山中廣學虛聚徒至五百
人及卒帝賜高麗鴻所居室曰號亭後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少好簡義喜歌入惠惟隱鹿門山年四十
乃進京師嘗與太學賦詩一度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
通之維移進為著微而合宋王浩然隱林下維以實封帝喜曰
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惜而屈浩然出帝問其諱浩然再拜
自稱所為王不才明主棄之可帝曰卿不才仁即朕未棄卿
奈何然我國政運殊訪使韓朝宋約浩然偕王京師欲為諸朝
會故入王制歡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此四葉已數年
進也化年不赴朝宋想韓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為制州辟置
於府開元末年初王維過州面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
亭成通中刺史顧誠謂賢者不可斥更置曰孟亭開元天寶

間同和名者王品於進類皆位不顯品餘字少伯江寧人第進
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沅水尉不覆細行敗罷歸射以世乳
運湘里為刺史開元晚所及張陽安軍河南兵八集晚最夜期
將戰之錄曰有親已貨餘命鴛曰王品於之親欲與誰養晚
然崔頽亦理進士有文無行奸獮博嗜酒器長惟擇美者俄又
棄之凡四五舉終司教員外郎初來邑聞其為虛舍進之類王
獻詩甘章曰十五嫁王品邑比之曰小兒無礼不與接而去

司馬承真吳蜀葉法善張果列傳

司馬承真字子微洛州溫人事唐兩正傳殊教道引術無不通師
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通而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
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唐宗復命其兄承禔就起之
既至引入中掖處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天心日所和見每損之高不礙已况又異端而增智慮哉帝
曰治身則尔治國若何對曰爾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
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楊玄
實文峨還之開元中再被召王都金朱招于王屋山置壇生以
君善養鍊帝命以三體為焉老子列王父句又命王真公主及
先陳州常編王所居按金張設祠奉賜焉年八十九謚真一

先生親文其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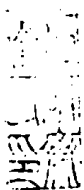
吳芻予真簡潔陰人傳學性高敏不耐沈浮米進士不中者兩
陽衡帝山天寶初召至京詣陳道士醫乃入高山休潘師正先
其術南游天台現滄海與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余召見
大同殿與諸善悅教待詔翰林獻金綱三篇帝嘗問道時曰深
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長紙札耳復問神治鍊法對
曰此野人事蹟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焉每問陳皆名教世
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汝門候其見過而高力士素事
浮屠其短之芻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安祿
山反乃還茅山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為
赤元先生姑獨見惠於力士而亦故文章深於釋氏芻所善孔
巢父李太白教詩暮相甲乙云潘師正者貝州安城人母張慶蓋
以聲聞事王遠知得其術者適逢谷高宗召見東都問所授對
曰度於清衆主所須也既不之矣詔問其虛作某唐觀年十九
十八謚體金先生又有劉道合者與師正同居嵩山成亨中為
帝作丹制成而年幾過宮適其墓開棺見龍形若蟬蛻者帝聞
感曰為我合丹而自服云然所餘丹無也異

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少傳符籙能厭魃鬼神頭處中微詣京師

圓陣爵位留內道場供侍甚學時高宗廣徵方士合煉黃白法
善上言金丹唯就使費財物有戒改理請棄其真偽帝因令法
善試之出九十餘人同一切罷之法善嘗於京都凌雲觀設壇
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傾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敕
之而先法善曰此皆鬼病為善法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為
禁勅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崇虛五十年恒往萊名山
數召入禁中齋崇昭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祿賜醴醢封越國
公仍為道士止崇昭景龍觀當時尊寵莫與為比法善生隋大
業而卒死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人嘗者
陰符經公解則天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
元二十一年利史希濟以狀聞金宗今通事舍人裴晤往迎果
封使馳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執還奏以吏道中尋舍人
徐囑齋重喜邀之果以玉束細肩與入宮帝親問治道及神仙
事語秘不得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竟而
子歲位得中其貌實年六七十時有胡和璞者知人坎丹帝令
推果暗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先者善視鬼公宗召果與之
宴坐今夜先視之夜先不見果所在金宗謂力士曰吾聞數董

汗無古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果三吐顏然曰非佳酒
 也乃復頃之盡則燃燭命左右取職如意事望之嚴幕中內懷
 中出藥微紅傳隱幽之斷後良人幽已止果然潔白帝方信之
 欲以玉其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火監王通賢太常火
 卿蕭某曰諺云聖婦得公主平地生今府真可畏也二人怪語
 不倫俄有中使至宣望真公主早歲好道降此生果大莫竟不
 承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懸薛歸山詔可周下制非朕音光祿大
 夫疏通通公先生不知所之今宗為逆陳霞現於隱所在恒山
 蒲吾縣師夜光者荊州人少為浮屠至長安周九仙公主得召
 見溫泉帝奇其辨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縢千數
 得侍左右如平旦和璞喜黃老作頽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無
 識出以使聞能使石自開草為人騎馳走移黃妃喜現之數召
 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嘗不肯盡其術自就嘗餘未帶
 及思遠共試則驗聖賜金帛卒不得帝怒遂以懷坐殺之數日
 有中使蜀還逢思遠為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唐紀

竹部目錄

華容縣志

竹之一

肅宗本紀

竹之二

代宗本紀

竹之三

肅宗二后代宗二后列傳

承天皇帝列傳

和政公主傳

裴冕杜鴻漸列傳

房琯張镐列傳

常見素王璵第五琦李岷呂誼苗晉卿列傳

竹之四

李光弼李嗣業馬璘列傳

張巡許遠列傳

甄濟蘇源明列傳

元載王縉列傳

高適嚴武列傳

竹之五

楊綰列傳

于休烈元結列傳

林甫李白王維鄭玄蕭穎士列傳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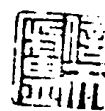
安祿山史思明列傳 田永制附

唐紀

竹部一

肅宗本紀

華各孫慈攝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諱亨會宗第三子也母元獻皇后

初名嗣昇封陝王惟仁宗好學會宗受之賈知章呂向

等侍讀後更名浚徙封忠王又更名璵及太子瑛廢死之明年

立為皇太子蓋開元二十有六年也時年二十有八矣有司行

冊禮儀注有中嚴外辨及絳紗袍太子嬖與至尊同稱表請易

之於吳傳中嚴改辨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駟

至殿門至是亦不執轡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為安祿山來

朝太子識其有相反請以罪誅之會宗不聽祿山反會宗避賊

行至馬嵬父老道諸留太子討賊會宗許之遣寺王琬从高

力士諭太子太子乃還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

位太子不受時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也太子既留未知所

適逢事王俄曰殿下言為湖方節度大使將更歲時致各使界

識其姓為今河西南之東皆敗降賊父兄弟多在賊中我

正異國朔方道遠士馬公盛裝是未冠者故必無心連往就

之此上策也或皆曰吾道夜死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軍連出

迎獻衣及獲種遂至平涼國監以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朔方留後杜鴻漸遣使魏武將判官崔漪盧簡車函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當若迎太子至此以收諸賊兵而發河能動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承機於太子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兵復之計以琳盛治宮室帷帳皆放葉中欲賂格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 七月甲子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機請速而免之命不許機五上乃許之是日即位於天武尊皇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以杜鴻漸崔漪至和中書舍人李象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不滿三十人拔草萊立朝定制革創大將皆巢刺背闊而生言笑自若御史李勉養強之禁於有司上將原之教曰吾有李勉朝是始尊 賊兵寇扶風太守薛景仙擊破之初李勉切以才敏著聞公衆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德后頗陽上自馬蒐遣使召之陽見於天武上大喜出則聯臂宴則持樽如焉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欲以勉為右相固辭曰臣下得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賊將李紇潮固難止張延壽走之 平涼太守顏真卿以城先遣表於靈

武上以真卿為工部尚書領節度使并改教書亦以城先遣之真卿頓下諸郡又遣人順於河南江淮間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 朔方賊將王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至咸陽盛人有興復之望八月以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化制晉奇至同平章事 同紀吐蕃遣使請助討賊又思明陷九門東城 上皇遣使奉册寶如靈武 祿山敗長安樂工犀象皆洛陽 祿山敗長安民聞發然益思唐室相傳太子此敗兵未敗長安日夜望之既時相為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致走京畿豪傑往往數賊官吏遙迎官軍陳而獲起至是西門之外車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諸貢賦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壘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 以廣平王傲為天下兵馬元帥 上與李泌出行軍 女指之為言曰永貴者聖人也上聞之以台必覆難之路不敢相見以官且未紫袍以絕而議泌不得已使之上天司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教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所行軍長史泌固諫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澤原堪耳後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又 以幽王母礼之子承宗為煥燿

薛景仙
李光弼
李元平
李元平
李元平

王與璞同懷恩使回統以諸兵又發後汗那兵且使轉輸城郭
諸國許以厚賞便安西兵入援 李必勅上且幸彭原後西北
兵將王進扶風以是之於是蕭關亦集可以將軍上從之至彭
原麻舍隘狹上與張良婦將打子声聞於外李必言諸軍奏報
停輿上乃潛入刺死樹鶴而子不欲有聲良婦以是惡泌 帝
見秦方館崔漢等至自城都系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此以中京
未靖權總百官重敢乘危進而傳襲朕臣固請上不許實寶冊
於別殿朝之事之如足省之礼 上以常見秦本附揚國忠意
薄之秦開方館名虛心待之珣言天下事詞情慷慨而改谷自
是軍國事多謀於館 亦天下而已任知無不為諸將相拱子
避之 上皇賜張良婦心寶蓋李必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
示人濟撤其珠玉什庫是以賞武功上遂從之是年王從泣於
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病軀未已今陛下從讓如流不日
當見陛下迴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謂泌曰良婦上
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群臣望尺寸之
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得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
之間耳良婦由是惡泌及伏 初張林甫為相謀官言事皆先
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人同署王是教盡

第廿六

章其美又令宰相分直改事至永吉日而更德林甫國忠之
粵也 十月朔食既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租貨派江漢
而上王洋川令漢中王瑒陸進王扶風以勦軍上從之尋加第
五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監法用以悅 方館上既請
自將兵復而京上許之加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
績 又思明攻臨河北諸郡 永王璘及上皇遣淮南節度使
高適等討之 二月賊陷潁州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揚朝宗
戰大破之於闐王勝將兵入援吐蕃陷成武等軍凡陷軍二城三
王德二載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圖赴彭原 安祿
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以李輔國張良婦之誘殺是年王從
上聞安而北度及後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郭少平保足 史
思明等寇及京李光弼棄城之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
敗走 二月上皇威朔隴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屬
洶亦至從賊中自後而來者日夜不絕軍必請遣安西而賊之
衆益甚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八衆已集當乘兵鋒據其腹心而
走引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逆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地
以諸胡之兵恒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隴山已老之
衆其勢必克而京兆春氣已深賊歸巢穴聞東地無官軍必回

而思歸何官軍之去必復而然則征賊之勢未有注也下若
先用之於寒鄉陰其巢穴賊無所歸根本絕矣上曰朕切於
養命之患不能待此決矣江西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璿
敗走死三月當見素裴冕罷徽苗晉卿為左相上皇思張
齡之先見遣中使王由江祭之厚恤其家尹子衡復起推陽
張巡擊走之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
戰于清漆敗績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事以官爵賞切諸將
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將江名有主開府特進吳玢王者諸
軍但以賊臣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
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入時軍告身一通銀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溢土是極焉房琯賈以張巡同平章
事上皇史冊上呼貴曠稱人為元獻皇后賊時武人伺四
水湖園南陽園戴山南貳度使魯天因奔守東陽將賊敗南
侵江漢賴吳抗其衝要南夏以全七月賊棄新德寇上黨魏
節度使程千里九月唐平王假及郭子儀等討朔方等軍反
曰北西賊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假與同統懷仁可汙之子某獲
約為兄弟至長安賊而陳于香積寺北李嗣業為前軍子儀為
中軍王思礼為後軍賊將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賊兵聲連

官軍却嗣業曰今日不以身輕賊軍無寸遺矣乃向担執刀大
呼奮擊殺數十人於是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所向摧靡
賊伏騎欲襲官軍僕固懷恩引同統就擊蓋殺之李嗣業又
與同統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賊逃大潰餘衆走入
城迨夜罷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矢請以
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殺曰僕明旦圖之懷恩曰
戰尚神速何明旦也遂明襲王守忠歸仁與張通儒曰乾真等
皆已遁矣初上欲遣得京師與同統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
唐金帛子亡歸同統至是棄彼欲如約假拜于某獲馬前曰今
始得西京若遇俘掠則東宮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失類
至東京乃如約某獲驚躍下馬各拜曰當為殿下復往東京軍
民同統見假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軍興之主也上聞之喜曰
朕不及也假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天逆惟呼悲泣假番長安獲
無三日引大軍東出以就王巨留守西京是役也以丁亥發鳳
翔營而入西京凡十有七日獲喜王鳳翔上即日遣中使詔
度瑒奏上皇命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上以瑒為召
軍必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未嘗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
人子之職必曰上皇不來矣上為問故必曰理勢自然上曰為

之奈何必曰今請更為群臣實表言自馬亮請留實武勳進及
今武勳聖上思慮甚會指還京師就奉養之意則可矣上即
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
表彷彿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旨定
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十月尹子琦陷雅陽張巡
許遠死之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
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郭子儀等與賊遇
於新店初戰不利回紀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紀王矣逆潰官軍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
道追之慶緒率其党走河北投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
十餘人而去廣平王假入東京回紀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傲患
之又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紀乃止是役也以丙午癸酉京
士戍入東京亦九十有七日 辛卯歸衡山 癸亥帝發鳳翔
遣常兒素奉迎上皇 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河內 嚴莊來
降以為司農卿 陳番入奏尹子琦樂成降 丁卯上入西京
百姓出迎二十里不絕聲雖呼萬歲有泣者上居大明宮御史
中丞崔善令百官受職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
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庙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庙

就史為其休

司農卿王
光白

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新郡 葉覆自東京
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覆奏以軍中馬匹諸留兵
汝先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汙穢餘衆上賜而遣之以葉覆
為忠義王歲遣回紀編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初上在彭
原更以東為九廟神主至是朝奉於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至
鳳翔命悉以中兵輸新郡上發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
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着紫袍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着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
曰天教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遺汝之幸也上乃受之
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為之丁未將發
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止乘馬
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来尚貴今
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
主勸笑以之即日出居興慶殿上果來請避位還東宮上是不
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興
安嶺山同又及平林甫王倕賜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乙未廣平
王假為秦王 加郭子儀司徒平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
差追贈死節之臣李愬盧奕顏果卿裴履諫許遠張巡張介

戊戌

然將清麗堅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獨不載祖庸
 三分之一 復朝名官名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
 章感皇帝 以良婦張氏為淑妃 史思明以所討來降上遣
 為承恩宣慰使所王宣布詔旨自是河北率歸唐惟朔州未
 下 制而賊官以六等定罪 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其制
 皆如四郎總謂之百牙六郎又孫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
 手分左右兩院曰英武軍改以舊代既廢為尼姑禁中是歲辛
 乾元元年正月上上皇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二月以
 官者李輔基太僕卿輔國休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盡免天下
 今年租復以載為年 三月使吳王傲為成王 立叔父張氏
 為皇后 四月新王入太廟 五月停採訪使改縣強使為現
 察使 張勳罷 張佑生與王侶謀殺張淑妃以為嗣上疑未決
 從容謂考功郎中孫綽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何如
 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上遂次上傲為皇太子更名豫 置圖
 李麟罷以王與同平章事 六月立太一壇從王與之請也
 山人羅穎以造新曆行之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馬承恩
 七月初將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制命回就可汗回英武威遠龍加閣可汗以上切女寧國公主

明三以官者
此其大數矣

就家之子為
熱唐之禍

史記

妻之以漢中王瑞為冊使上遣王成陽公主嫁之而國家事
 重死且無憾上流涕而還瑞等王曰統子帳可汗未賴袍生帳
 中引瑞等坐帳外瑞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
 有札何得不拜瑞對曰肅唐與諸國各皆以宗室為公主今
 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思礼主重奈何以不婚
 傲瑞翁生瑞上交命和可汗改各是交冊明日立公主為可敦
 遣騎三千助討安慶緒 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上以子
 為中書令先弼為侍中 命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上以子
 儀先弼等元勳雖相統攝改不置元帥但以官者為朝恩為現
 軍容使現至容之名始此 十月郭子儀等改衛州連圖縣城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被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平盧節度使
 王含志卒遣中使就察軍中所缺立者裨將李懷望從公志子
 推懷希遠為節度副使從之節度使使回軍士廢立自此始
 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李嗣業次鄆城中泚失平
 二月月食既 九節度圍鄆城墜壕水灌之安慶緒時已求
 救於史思明堅守以待之城中食盡渴馬死以食馬而官軍無
 統御進退無所乘上下離體 二月思明自魏州率先弼王忠
 礼許叔冀魯吳先戰殺傷獨半郭子儀乘其後未及布新大風

思是收汝後天也蓋時人下解而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
潰而北來東士民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鄴諸道軍潰歸所過
剽掠旬日方定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又思明敗去處
給還死傷苗晉卿王瓌龍以李峴李璿台誣第五琦同平章
事以郭子儀為東轅李道元帥四月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
李峴陳宜者李輔國專殺擅制五月峴為蜀州刺史
七月宜者為朔恩詣郭子儀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
使兵馬元帥賜侯國懷恩爵太寧郡王回紇臣加國可汗
死寧國公主以無子歸京師八月襄州將康楚元等作亂破
荊州尋為商州刺史常倫討平之更將元重寶大戮加以
重輪一雷五十莊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戰
給之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第五琦生
戰法太重物價騰踊敗忠州長史十二月史思明克神策
兵馬使謝伯玉擊却之
唐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党項等寇邊將
逼京師以郭子儀領朔方寧夏節度使留京師假其威名以張
之二月李光弼收懷州與史思明戰破之三月李光弼破
安太清於懷州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閔王以王思礼為

司空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也議太公為武成
王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行官始此官者馬上言受命為
人求官於呂誼事卷上言狄死誼罷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
度支轉職監等使晏善治財故用之六月元澤寇鳳翔前
度使崔光遠破之三品職行侵人當歲耗米不至戰七十八
相食京兆捕私騎者數月聞將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數聞
元戰與郭元小戰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與王佑年張石
斗也石以故數欲是太子會召年石切斗定王伺幼太子但近
定上皇愛與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將望起居上皇亦時至
大明宮陳公礼高力士侍衛上又命王真公主如德懷及梨園
弟子然候侍之上皇多御長慶接父老近者往：將莊時萬載
上皇時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時近郭英人等上樓賜宴
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若與慶宮日與外人交通公礼力謀
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重武勳臣皆及反不安且不敢不
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地祇
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滿亂於未萌豈得徇區人之意且與
處淺處非主尊所宜若大內深嚴不迎若之有何不可及今六
軍將士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七月輔國將攝上詰

巡上皇進西內輔國尉射生五百發露刃進道奉曰皇帝以興
慶宮祿監迎上皇還居西內上皇意甚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
何得無此叱令下馬力士固宣上皇詣西諸將士各在將士
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鞍侍衛如西
內侍衛兵總起老數十人全力士皆不得言左右輔國遂與
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
利和南壽顏真卿首勸上未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恩之系
整所長史高力士流玉州陳金札勒致仕如仙媛流歸州公主
出居玉真觀更遷後宮百餘人以脩洒掃今萬安成其二公主
親服賜四方所獻珍異充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擇固不茹重
辟殺後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
後上稍悔悟思輔國欲誅之畏其兵竟不能決 或言天下
未平不宜置輔子儀於畿北命出鎮邠州竟項適去 制輔子
儀統諸道兵范陽足河北復為魚胡思所沮事竟不行 十一
月江淮亂亂利及反陷昇州等州 李光弼拔懷州擒安太清
上元二年正月平靈兵而使回神功擊劉展斬之餘党皆平
盧軍圍大掠十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主是其氏始服嘉事
矣 二月魏朝思促李光弼與之思明戰於相山敗績河陽懷

肅宗
皇帝

州皆陷 敗李瑛袁州刺史以蕭軍同平章事 三月又思明
為其子朝義所殺 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又東南川南度使
李英崔先達討平之 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如李
輔國兵部尚書 九月天平地或節 上於三教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武士為金剛細王召大臣
願拜圍繞 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是子月
為歲首月皆以所是為敬因教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
京及江陵南都之號 制除王品以上及郎官御史令舉一人
自代 江淮大飢人相食 十月荊州牙將高幹誣其刺史李
戴用又襲殺之 是子月交朔賀如正旦儀 敗劉泰為通州
刺史以元載為度支並服轉運等使 先是山人李泰見上上
方抱幼女謂泰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
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法然泣下然畏泰言不敢語而內至
是始懼朝
寶應元年 是年四月 是寅月逆尊上皇長子德瑒太子琮為承
天皇帝李光弼拔許州 是四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劉景
山逆使德瑒之又從其請以兵而便平靈軍為節度使 朔方
行營兵敗都統李國貞節度使為非元禮推舉時白李德瑒助

此下所記是
志若無可錄
當時未竟
其後

因而授之。是夜月賜朝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朔方河
中奉軍副元帥。召嶠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瑒諷將來留
從之行軍司馬裴茂謀奪瑒位表瑒極驕阻制請以兵襲之
上乃以瑒為淮西河南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殺之。李
輔國以來瑒相不得怨蕭瑒言瑒專權固請罷之引元載同平
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是已月荊州言元真如悅聽登天
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是以此頒之。臣表賀
太上皇崩始服喪二十七日遂為後世常制。漢景以來三十六
日之制又如故矣。上自仲春廢疾聞上皇登遐感轉劇乃命太
子監國。復建年號以正月為歲首改建已月為四月以荊州
獻寶玉因曰荊者太子之所封宜以建元乃以是為寶應元
年。初瑒石與李輔國相表裏專制用事晚更有隙內射上使
程元振充於輔國上疾為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與葉兵陰與
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若而討亂
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召召王保謂曰太子仁弱不
能謀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內命四陽者蓋段恒俊道官有
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
知其謀告於輔國伏兵於後曹門以候之太子至以唯告太子

曰必無是事主上疾急召我：豈可畏死不赴元振曰社稷事
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觀且以甲卒守之是
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以徠還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
通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丁卯上崩年五十二輔國等尋殺后
及孫元兒王儻

孫子曰魯史稱帝為魯哀公己而新史斥其致以何其相去遠
甚也吾謂靈武即位前有而薨之命是止服臣百姓之意與臨
湖不同不必深求獨輔國逼上皇不能為帝擇然耳嗟乎千
古大姦如祿山無幾大賢如鄭侯無幾帝之明皆足以識之而
獨不能處一輔國何也何也大抵唐禍有三曰女戎曰宦官曰
藩鎮女戎主帝而後世又得以為繼累世不聞立后而宦官之
禍帝實成之藩鎮之禍帝實開之備此三禍其為元廟罪人無
疑也雖伏諸臣之力幸而及國何足以贖則又何待深誅其及
父之意也

唐紀

卷二

華表孫楚孫

代宗本紀

代宗唐文宗武皇帝諱豫宗長子也母曰章敬皇后吳氏金宗
諸孫二百餘代宗為最長聰明寬厚慈不形於色而好學強
記通易象公宗愛之而名微封廣平郡王祿山之亂從肅宗於
靈武為天下兵馬元帥時朝廷草創兵寡寡弱王推心招懷至
彭原衆已數萬方進討時百官辭送多出關門方始乘馬香積
之戰雖子儀嗣棄之功本王與回紇王子約為兄弟及恩信結
士人思自效故也既收京城令行禁止秋毫無犯及兩都進
封楚王徙封成王立為皇太子更今名肅宗後疾詔監國及肅
宗崩李輔國執后引上素服于九仙門與宰相相見始行監國
之令遂即位輔國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
上內不能平以其方強禁兵外尊禮之拜堂中令疏為尚父
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亦委脫
處之以宜者種元張為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敕乳
元大小戰皆當一民始安之 李光弼進軍徐州使田神功擊
史朝義大破之 來瑱聞從河西又諷將吏留已上仍姑息許

之裴茂舉肅宗敕引兵趣襄陽請從瑒以折殺示之縱兵
擒茂送京師賜死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執請上稍加裁制
六月蘇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連若外弟於足道路相質
尋飛輔國中署令進爵傳陸王 官者封以劉晏為度支轉運監
賑等事 七月台州袁晁作亂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八月來瑒入朝謝罪上優待之尋以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
度使郭子儀入朝為程元振所潛留京師 九月左僕射裴冕
以議事遷程元振意敗范州刺史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
同徵兵討史朝義時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去唐室結有大
畏中原無主可汗且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謂曰先
帝雖奔天下今上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覆共收兩京者也回紇
少為起兵至三受降賊見州縣皆為丘墟有殺害之志乃因李
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上遣殺中監往勞之初登里可
汗各肅宗以僕國懷恩女妻之上令懷恩往見可汗言唐家恩信
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大陽渡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遣
十月制以肅王進為天下兵馬元帥葉子昂魏瓘為兵馬使常
安軍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
義如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使行營以副進至陝州回紇

元于河北追與徐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肯追不肆其將
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燕王叔父也何得不
環其子弟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且而宮在廣不
應其蹈力牛人之車鼻遂引子弟各親一百以追年火未歸
事遂歸營瑤以革一少而死諸軍發伏州懷恩與回紇左後焉
前鋒郭英魚朝恩馮威自池沁入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
陳留入會洛陽陳於橫水表裏合擊大破之朝恩悉其後騎兵
十萬秋之官軍擊之賊陳不勒頤而歸度使馬瑱曰事急矣遂
車騎會擊奪賊而歸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拔蘇大軍乘之而入

賊大敗朝恩將數百騎東走懷恩追克東京及河陽賊懷恩
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追朝恩至鄭州再戰皆捷至汴州汴
州陸回紇入東京肆行焚掠死者萬計朔方柳某軍亦據掠三
月乃已此屋蕩盡士民皆衣紵朝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追敗
之子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與朝恩合復來拒戰馬瑒之
長驅王昌無東朝義率魏州兵來戰又敗於是賊所署節度
使薛嵩張忠志各以所部降於李抱玉李靈武抱玉等入其營
嵩等皆交代無何懷恩皆入復位由是抱玉靈武各表懷恩有
此北是之始
有美河化之始
二心朝廷宜為情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之 上以平賊

國有殺張石之切不欲類誅之夜逆盜入其室竊爾國首級一
臂而去秋有司捕盜竹貽太傅 制東京及河南北受物官者
一切不問 十一月以賊降將張忠志馮威德軍節度使賜姓
名李靈武 諸軍圍史朝義於冀州

即

寶應二年七月以後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以
元振之諸流來瑒於瑒州殺之蓋瑒由是皆切逆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史朝義母及妻子降平懷德殺朝義以其首降
用懷恩懷恩言以賊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

度使唐失河北自此始 回紇歸國 兵馬使梁崇義據懷陽
同以為晉後 三月至金宗於秦復肅宗於晉後 四月李光

弼遣將張伯義擒表晃漸東平 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
士科梁崇義上命諸司通議事竟不行 同軍節度使平懷

德馮元振所諸恐懼旬後 七月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
文武皇帝大赦改元 九月遣使徵懷恩入朝不至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遠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朔
方肅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

卒諸君為軍資關七田兵機糧食並取焉中軍戍戍通萬里
相望及祿山又遣兵稍死者皆徵發入後謂之行營留兵兼弱

數年之間 舊食自夏陽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寇所失至是止
蕃入入塞關陷蘭州河朔流徙咸陽等州蓋取河西龍石之
地進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是涇州刺史高順存之為
之鄉導既追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程王
逆為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聞變日入
鄠曲驅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必蕃助凶谷湮党
項氏亮二十餘萬眾渡渭循山而東子儀僅列官王廷昌入奏
請益兵元振逆之竟不召見必蕃復便橋上舍棹不知所為丙
子出幸陝州官又六軍也散代寅必蕃入長安立廢武王永安
為帝縱兵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騎自邠宿川嶺山而
東謂王廷昌六軍也潰多在商州連往救之廷昌退入商無路
之諸將方縱兵暴掠關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
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去官國賊取長安皆咸欲受約束上恐
必蕃出潼關微子儀諸行在子儀求白臣不以京師無以見陛
下若兵出豈田賊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頗有節度到官取秀實
說由本德引兵而趨京畿與商軍合勢進擊子儀使長孫
全緒將二百騎出豈田入令張知節將兵進之全緒至豈田惟
量則擊殺張賊賊則多然火以疑必蕃必蕃恨百姓又給之

曰郭今自商州將大軍至失必蕃懷強賊實志最通去高順
東走潼關乎時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十一
月及雷將士細流諸謀程元振詔以元振歸田里尋流潘州道
死 官者呂太一及於廣州官頃討平之 十二月丁亥車駕
駕發陝州甲午至長安自十月丙子出幸至是凡七十九日以魚朝恩為天下
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晟同平章
事遵慶既去元載執蓋盛必蕃既去廣武王永安進廢軍外
上敕不謀放之於華州 必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蔡二
成西川即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制南面山諸州亦入於必蕃
廣德二年正月立程王連為皇太子 必蕃之入長安也諸軍
七年及邠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必蕃既去猶聚伏南山子平
等王谷所在為患以薛景仙為防禦使討之 從田承嗣請以
魏博尚天德軍僕同懷恩反上召郭子儀謂之曰懷恩父子負
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鎮撫河東洛上
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 郭子儀至河
東僕同懷恩之子瑒為其下所殺懷恩渡河北走瑒瑒首詣關
群臣入賀上悅然不悅曰朕信不從人致殺臣瑒死深用為嘆
又何賀焉命懷恩母至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祀並

之功臣皆感嘆 劉晏李峴罷晏生與張元振又通元振獲罪
現有力焉由是官官廢之政與晏皆罷以王綰杜鴻漸同平章
事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四月河東道趙肅
職使裴諒入奏事上問權貽之判成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
之對曰臣有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獲農人悲怨臣以爲陛下
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問臣以營利臣是以不敢對也上謝
之拜左司郎中 五月初行五紀曆 楊綰奏歲貢孝弟少田
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倖僥悉罷之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
改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衝要今太益已平而所任聚兵耗盡
百姓未請罷之以自河中為始 六月進罷河中節度使然竟
不及於他縣 七月魏天下晉百戰給百官俸 此因用急不得狀
或謂方晉即魏之
臨淮武穆王平之始平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地詔郭子
儀出鎮奉天 十月懷恩通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遣 懷恩逃
朔州子儀遣其子曉救之懷恩不克而遁 戶部奏是歲戶口
之數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先是天寶十三
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至是
不能三分之一

乙乙 永泰元年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

賢嚴待制 吐蕃遣使請和 五月京兆尹第五琦請罷百姓
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將李懷玉
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番後賜名正己時承德節度
使李實臣魏傳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
李懷仙收安史餘寇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寇賊自署文武將吏
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為婚姻互
相表裏朝廷事始息不能復治雖若藩巨踴躍而已 九月
相置百尺高座於資聖西明寺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卷與以人
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周薄百官迎於光聖門外從至寺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等眾數十萬入寇今吐蕃起奉天克項
趣同州吐谷渾奴刺趣盤屈回紇結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
兵結之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
兩軍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扼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
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忠誠領其眾懷恩拒命三軍再引寇為圍
大患上猶為之患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誣耳吐蕃十萬至奉
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助號騎二百衛之吐蕃拔廣城拔
其一將謹馬而還後騎無中降陷者士氣大振復引兵襲之
數千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尺高座諸日子儀也涇陽上

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馬男子皆圍
結為兵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恩從某軍操曰勿宣言
曰吐蕃攻犯邦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駭愕不知所對
有制給事者獨出班抗言曰臣使又知公等軍如雲不戮力扞
寇而連欲賜天子弄兵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
旬日池不能進吐蕃大掠而去同輩則度使周知光引兵邀擊
破之進屯至鄜州十月復謀縱吐蕃進至邠州退而統復相與
入寇合兵圍洛陽子儀乘隙不戰時回紇吐蕃聞恩死已衆
畏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
信曰郭公在此可伴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
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衆不若假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
請遣驍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耳郭晞加馬蹏止之
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懼以至試與之言幸而見
從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親事其子曰去逆與數
騎出使人傳呼曰公等回紇大驚入即棄馬蹏執弓注矢立
於陳前子儀先嘗擇甲拔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
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
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謀殺也并前功結後恩皆功德

而助反臣乎且恩既君奔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
殺之我之將士必效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恩欺我言天可
汗已薨焉今公亦指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恩又
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
掠之時不可勝數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公師而
能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藥葛羅許之曰此兒者
為兩翼猶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解子細之困取酒與其酋長
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解地曰大辱天子萬歲
回紇可汗亦萬歲而爾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
滅絕五王藥葛羅亦解地曰如今公等如是諸酋長大哭曰軍
中丑言此竹安穩不與吾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足
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車衆
進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台西原大破吐
蕃殺獲萬人詔罷親征京師麻晨 初肅宗以代西節度使郭
天又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益之英人入為僕射朝恩轉時之从
上幸使朝恩舉在從兵與神策軍迎扈恩疏神策軍天子幸其
言从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葉中自時之世尚未得與此軍進
至是從上也死中其勢寢惡分為左右兩居比並之石矢子

儀惡懷恩號將逃入外國請詔之上教其果詔回就送之不思
之姓名自回就以十餘騎來降免項即斬其部德寺亦詣鳳
翔降 四月漢州刺史崔旰旰而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百官皆
納賊臣克重報許之 十二月奉敕令顧琳上言元載子伯和
等招叔父賄賂生流魏州 始置內樞密使以官者參掌其事
後世樞密之名兆于此

平丙

大曆元年正月敕後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生堂額
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逆廢故有是詔以
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
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
朱紫為諸生 元載等獲惡為事者改許其私乃請百官論事
皆先向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流論之敗真卿為以州別駕
以杜鴻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旰旰旰旰以龍旗讓之上
不得已以好為成初戶 八月以魚朝恩改國子監事命宰相
以下是朝恩上 十月上止日詣道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
數萬為壽共五福殿二十四萬常衣探不納 十一月停什一
稅法自行第五琦什一稅法民多流亡諸停之 十二月同軍
節度使周知元殺漢州監軍張志誠詔知元左僕射知元慢

萬不交 以陳少遊為柱管見奏便火進惡其道遠多煩屬因
納賂於宦官以元載逐改宣徽

八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 二月郭子儀入朝
六月杜鴻漸入朝崔旰遂而西川節度使元載得旰路權旰
兄弟皆王太官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
右美福窮極此處是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改曲江及華清宮殿
以給之費踰萬億衡州道士高珙上書諫不聽始上其初祀未
甚重佛元載王緒杜鴻漸而相三人皆好佛緒尤甚不食葷血
鴻漸亦以使蜀無恙教十僧二人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果報
有之乎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收之福業
已足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惟思出門
病死回紇止暮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以豈得言無報應也
上固是深信之常於禁中敕僧百餘人有犯者則令僧誦仁王
經以禳之犯者則舉加賞賜胡僧不妄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
入禁闥勢移致貴京畿民田美利多歸僧寺教天下無得蓋也
僧尼造金明寺於玉臺山勝興寺全為元所費德載等侍上
多談佛事自是中外臣民永化皆廢人事而不修政利日衰矣
九月吐蕃圍靈州十月洛嗣恭寧和之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如息之象

中八曆三年五月上幸章奏寺度僧尼十八 二月朔日食 四月後好入朝復使還鎮 微幸泌于衡山凡王後賜金紫為之

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衣汗衫履履逆之自給舍以上以方 鎮除拜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向花宅為泌作外 院使與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為相同謀上曰机務之煩不得展 少相見誠不若且若處近何必暑哉然後為宰相相 六與李 泌語及事王使 泌是年王時 故車加褒贈泌請同以蘇故事贈 太子王泣曰吾弟首還實武之議成中興之業此薛堂有此功 乎楊誠忠亦乃為詭人所害卿使尚不厭心以為及弟今當崇 以帝號或吾兄志乃逆誣僕曰承天皇帝 六月五州府來者 於及朱泚：弟海教其節度使李怀仙詔以布衫知番後 一 月內出孟蘭盆賜章教寺焚之度神度喜尊號於藩上百官迎 謁於先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遷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統 八月吐蕃入池州率節度使馬球榮破之 九月獻翔都時享 歲曆以舊史為據必舊曆吳州之圖而云 配大曆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 五月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六 月郭子儀使鎮朔州 十月吐鴻漸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元載 以冕老易制改裴以為相受命之際猶憂仆地未幾而卒

中八曆五年三月以官者魚朝恩等悉與宰相元載謀誅之仍賜

以重寵度又將進並職使裴宰相領之 元載既誅魚朝恩 上寵任並厚載遂弄威納賂以已意遷吏部侍郎楊綰為同平 章酒以備節度使徐浩為吏部侍郎 七月京師飢斗米十 賦 上患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改日人欲全始終同獨見深成 之載猶不悅上自是猜忌之載以事必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 兇暴使魏少遊來奏任上謂泌曰載不奉卿服今卿卿于魏少 遊所使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來裴系乃以泌為江西判 官屬少遊使善待之

中八曆六年二月嶺南蠻酋梁崇奉作亂各州經畧使王相討平 之 四月成和司錄李元良奏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元良於客 省元良以上語告夫人常頃御史陸頊以語載：奏之上怒下 元良頃頃欲皆杖元 七月元載自以所擬官多非法忌為有 司所執奏凡別裁除六品以下官已今吏部兵部無得簡勅上 從之然自是益嚴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可附者為腹心漸 收載故 八月內出制書以李福為御史大夫宰相不如載 自是猜忌 九月吐蕃下青石至子耶城郭子儀使人諭之明 日引退以錦泥封度支自兵興以來賦稅無度出入無法國用

度耗流為八處勅籍于簿領作賦出入之法御下廉惠吏不
欺欺亦道遠歲置陳道境無飽自是倉庫蓄積始充

十六

大曆二年正月曰紀使擅出鴻臚寺印人子有司禁之嚴舉
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先朱從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諭之
乃止其後要出殺人上皆不問 七月盧龍將又殺其節度朱
希彩經畧副使朱沈叔知番後因以殺之

十七

大曆八年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子平年十二將士屬以幼
助平陽許之既而謀其取父夢夜奉父長歸制以夢知番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封府庫以請命將士欲立其子足

建華死不從奉求而歸詔以李勉代之 五月李栖筠奏收元

載王綰之党徐浩為明州別駕薛嵩為鄆州刺史 曰統自乾

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驢動主數萬正馬皆為廢無

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致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

七月曰統歸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銀千餘乘 八月朱泚

遣弟滔將五千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及幽州兵未嘗為用

滔至大憂勞賜甚厚 九月衛州刺史哥舒晃殺廣南節度使

呂果育據嶺南反 晉州男子明瑛以麻餅襲持竹置葉薦災

於東市人問其故曰秋三十年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諱以

希果尸時置中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春前其

吉團者請罷諸州團練始也監不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十月

曰承嗣為安史父子也初為之四里且求為祖上諷今殺之而

加平章以策之 吐蕃池汪和郭子儀遣漢城拒和之 元載

請城東州為田神功所阻事遂寢

大曆九年二月郭子儀入朝 三月以望平承嗣公主許妻田

承嗣之子草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六月朔僧不

空死贈司空爵國公諡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京師早京

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無殊月不雨又接于文宣

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武勝節用七日雨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

泚入朝先是泚遣弟滔奉表入朝自將防秋上喜果第京師以

得之及主士民現者如堵宴泚及將士于延英殿賜食之盛近

古未有泚尋表請音閣下以弟滔知番後許之

大曆十年正月曰承嗣反陷涇州尋陷洛陽二州 郭子儀入

朝 詔諸道不得報募兵 二月河陽軍士逐二賊使常休明

乘兵馬使王惟恭而助上遣中使慰撫之 三月抵州軍訖

四月數敗田承嗣為永州刺史命李正己李寶臣朱滔薛兼訓

李仲臣等諸道進兵討之 十月朔日食諸道兵為田承嗣所

此後自是
軍制為定
去自是端
人之耳目

開平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反攻朱滔敗之元載王縉以魏州
監責請果益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重地獨孤八年進諫貞觀皇后 十一月曰承嗣時吳希光以

瀛州降 順節度使路嗣恭元廣州等將先

而大曆十一年二月曰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 五月汴宋初虞

侯李天曜殺其兵馬使濮州刺史孟榮詔以天曜為濮州刺史
不受遂以為汴宋留侯天曜愈驕慢乃發諸道兵討平之曰承

嗣為獲之不元

丁大曆十二年三月曰承嗣竟不入朝詔討之承嗣謝罪仍釋之

今不必入朝 元載伏誅數王縉為括州刺史 四月以楊歸

常與同平章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集京師意其過已乃薄
其懷于是京官不能自給恒從外官乞貸至是給與甚急增之

元載置諸道採訪使得事停刺史或稱外移給京吏刺史不
稱職者賦員不道便其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有國便司

不得署攝總上但代領人定諸州皆有惟數其已歲給家難奉
冬末者謂之官健差遣二人春夏歸家秋冬進其給身難管奉

者謂之團結前兵典以來州縣官休給不一重以裁給隨諸物
稅利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

薄慰保祿給多孟嘉上下有取法制粗立 二月司徒文簡公

楊綰卒上方倚綰慶業與政又綰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
不欲使朕敗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

書楊綰常哀屬之也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監多敗戶却停即
聽視系而不害監仍有瑞監上疑其不然遣諜謀大夫蔣恆從

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珠洗泰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
運泰所損三萬餘兩兩不別漢附洗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

奏與源同上曰霖雨海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叔視之
損三千餘兩上數息人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預猶應言損乃

不仁如是乎敗澤南浦慰計臺州司戶而不問洗蔣恆還奏瑞
監如混言仍上求實錄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忠惠天慶池時人

視之 冬吐蕃寇監夏郭子儀共拒和之
丁大曆十三年正月救殺由梁破磧以既回昇平公主有二洮箭

存之上曰吾欲以利養止汝識吾意當為哀先公主即日殺之
曰純地大宋二月代州制督張光武擊破之上待回純如初

六月歲右節度使朱泚獻瑞龍同乳不相害者以瑞瑞家助
百官奉賀中書令人崔祐甫不買回物及當為瑞瑞捕鼠乃其

賊也今同乳也宜或法吏之不無焉道吏之不無焉者以承

楊師立
貴妃

天意上嘉之 八月凶寇監慶入寇服麟郭子儀遣李怀光擊
却之 李實臣請復姓張許之 上憐念貞懿皇后不巳墮便
殿內累年王是始至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召李泌入見
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謀此朕不然幾不見卿對曰
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舍春公造故至
於此上曰郭亦慮十全不可輕發

未已

大曆十四年正月李泌為常衣所忌復出為澧州刺史 二月
田承嗣死從子悅自為番後 三月淮西將軍希烈逆其族父
軍中臣詔以希烈為番後 張實臣更請賜姓 四月復賜姓

軍 五月於明帝不豫幸而詔太子監國是夕崩於紫宸內殿
年五十三

綱目賀善贊曰代宗之藩所可殲者謝紫諒召明懷嫁懷思不
三事耳雖能罷三官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
未得為盡善焉至於事始息逆後主即逆為後不設事嗣月尤
甚吾之

唐紀
肅宗廢后張氏贈后吳氏代宗贈后獨孤氏沈氏列傳
肅宗廢后張氏贈后吳氏代宗贈后獨孤氏沈氏列傳
弟也公崇幼失昭成母視嬌肅宗為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妃
后為良娣妃旋廢良娣得專侍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妃
轉能迎意傳舍焉慈之晉良娣寶贊成之從皇朝方每寢必居
上前上曰禦覽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舍年之際妾以身當之股
下可從後進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繼戰士未止之時曰此
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元初冊拜淑妃遂立為皇后
逆豫政事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諡群臣尊已號謂聖帝問
中書舍人李懷修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唯唐有之豈足為
法上驚曰幾誤我舍月食既事逆寢諸謀殺建寧王及欲易太
子事詳見肅宗紀中後與輔國謀殺上皇西內年為輔國所殺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州濮陽人幼失父事母至孝肅宗為忠
王時公崇召高力士選拔是未幾子侍王得三人而右在中周
蒙幸明年生代宗后性謙柔肅宗甚敬禮之年十八薨代宗即
位追尊為皇后合葬建陵後廢祔改定號澤若山永皆贈黃也見者

肅宗

唐紀

肅宗

肅宗

肅宗廢后張氏贈后吳氏代宗贈后獨孤氏沈氏列傳
肅宗廢后張氏贈后吳氏代宗贈后獨孤氏沈氏列傳
弟也公崇幼失昭成母視嬌肅宗為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妃
后為良娣妃旋廢良娣得專侍太子時納常元珪女為妃
轉能迎意傳舍焉慈之晉良娣寶贊成之從皇朝方每寢必居
上前上曰禦覽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舍年之際妾以身當之股
下可從後進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繼戰士未止之時曰此
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元初冊拜淑妃遂立為皇后
逆豫政事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亦諡群臣尊已號謂聖帝問
中書舍人李懷修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唯唐有之豈足為
法上驚曰幾誤我舍月食既事逆寢諸謀殺建寧王及欲易太
子事詳見肅宗紀中後與輔國謀殺上皇西內年為輔國所殺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州濮陽人幼失父事母至孝肅宗為忠
王時公崇召高力士選拔是未幾子侍王得三人而右在中周
蒙幸明年生代宗后性謙柔肅宗甚敬禮之年十八薨代宗即
位追尊為皇后合葬建陵後廢祔改定號澤若山永皆贈黃也見者

駁異以為聖子受命之符

新唐傳曰肅宗在東宮幸到東林前陰謀不測太子內憂
肅宗既允金宗嘗幸其宮頗更乎不流掃樂器屋漏左右無
噴侍帝慨然詔高力士送京兆良家子五人侍太子力士
曰京兆料擇人得以晉口不地取獲是衣胞子可乎詔可
得三人而後在中同蒙幸忽宸威不悟太子問之諱曰帝
神降我介而敏決我背以入殆不能堪燭主其文尚隱然
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深之沐體學弱負母璫
璫更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母叩頭言非是帝曰非尔
所知趣取兒來于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通某父帝
還勳番內樂宴其額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太子
樂哉

孫子曰代宗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正肅宗以開
元二十六年立為太子計肅宗為太子時代宗已十有二
歲矣而林甫以開元二十二年同三品代宗未正時安得
有林甫為相則大抵新舊李林甫更替不足見今姑為養
其說於此餘說者多刪去不能盡錄也舊傳載金宗幸忠
王弟不曰幸太子弟亦無林甫之說為確而獨以幸忠王

弟為二十三年竟亦有說處代宗壽五十有三者自開元
二十三年乙亥距大曆十四年己未總四十有五耳

代宗貞德皇后獨派氏失其何所人天寶中帝為廣平王娶貴妃
神德國夫人崔氏為妃生鄭王邕妃倚母家頗驕矜諸楊陳
禮履薄及貴后以妹寵進王即位冊貴妃正統王迎大曆十年
薨追諡為皇后帝悼思不已驛內殿置床不至後詔于朝正治
陵欲朝夕視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延陵詔宰相常哀
為東冊東極道懷城以中意又詔群臣為祝辭帝擇其尤悲者
令歌之

代宗廢其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太子以賜
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陷后東都被逐王入洛得之復舊
東都宮中又思明再陷東都適失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求之不
獲德宗即位其冊還尊為皇太后中書舍人高參諸公進請沈
氏太后詔以昭王廷為不迎使皆沈氏入為列官小進求之初
高力士有奏其妻若來京願能言宮中事式意其為沈太后時
使者言沈上喜使宦官宮人驗視年狀頗同高氏詳實其太后
驗視者疑之強迎入上陽宮上發宮中寶物皆供奉高氏心
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群臣入賀詔有司畢儀

奉迎高八弟永悅恐獲罪遂自言奉末上命力士養孫英景迎往覆視景起謂曰姑何自置身於此上因抗聲曰有詔太后詔賜高八弟曰吾為人所獲非已出也以此車載還其家上恐後人不致復言皆不之罪曰吾事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承天皇帝列傳

承天皇帝倭肅宗第三子也始王連率英毅有才畧善騎射祿山亂與親兵奄車駕度渭百城逆道肅宗太子太子不可從逆說諸國人情圖興復于是太子遂哥太子比通渭兵代溫惡士氣崩沮憂遂盜寇倭以驍騎數百從血戰以衛太子太子死逆時未食倭輒涕泗不自厭三軍皆屬目王又武太子即帝位欲以倭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曰連率誠元帥才然唐平元也若是寧功成豈可使唐平為吳及伯乎上曰唐平家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唐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服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是寧大功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

倭肅宗三子
為日

承天皇帝
河化縣人

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唐平王假為元帥諸將皆屬倭聞之謂泌曰此周侯之心也帝於是更詔倭與親軍時張良娣有寵李輔國陰附之倭數于上前訾訐二人罪惡二人皆之曰倭恨不

得為元帥謀害唐平王上恐賜倭死倭悔之及代宗即位連贈倭齊王大層三年連監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李如琚為奉順皇后其配馬要項復遣使迎養彭原既至城門夜鎖不動帝謂泌曰豈有恨耶卿往察之以白朕意泌為視謂二縣連還伏志命稅士唱泌用進爵輔乃行視者皆為垂泣

和政公主列傳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章敬太后所生下嫁緬源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方晏若主幸三子奪漢焉以載寧國身與漢喪日百里漢躬水薪主躬爨以奉寧國初漢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主未嘗干以私及死無其子如所生從金宗王蜀郭十何及金宗側公夷孫論降之不聽漢率折衝張義等殊死關主殺多殺漢漢子斬賊五十級平之何相思之妻賴拔是帝宴便衣綠衣為倡主讓曰相思賊逆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群倡處帝為先出之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其贏千萬贈軍及帝山陵之進邑八十萬代宗初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衰事天子賴納必蕃犯宗師主避化而奔同商於過群盜主諭以稱藩皆稱賴賴為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應主不取親初從家本諸子不服統緒唐德將薨

裴冕松鴻漸列傳

裴冕字章甫河東人以蔭再調渭南尉王珙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以學術無所成通明果于臨事珙雅任之及珙為李林甫所陷時林甫方用事珙僚屬皆懼罪引去獨冕抗言其誣死為獄至由是寢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冕為行軍司馬命入蜀詔冕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冕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其陳事勢勸之朔方逆從至是武與松鴻漸漸同勸進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聞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逆決汝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陛下勉勵衆心為社稷計殿上太子乃許之及即位以足業功進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冕性忠勸然不識大體是言實官度僧尼道士收買濟軍人不顧者科令從之其價益賤而時所營帝主風翔罷冕政事拜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復入為右僕射傳制集賢院職光山後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貶冕來為山後使判官烜抵法坐降旄州刺史徙漢州八層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有佐先帝執強靈武有功授執事冕元孫忌其賢遂加誣謗海內竟之陛下宜還其朝以

從衆望時元載秉政載素惡冕又貪其美澤且下已逆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不踰月年冕性豪侈既素貴與服食飲皆先晨珍豐雖馬道數百金者數十敬每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卷人爭效之既僕射巾頗便冕衆吏白俸薄月二十緡冕顧視喜見顏聞世贊其嘗列云

松鴻漸字之英宰相遇之族孫也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終安州刺史鴻漸第進士安思順表為朔方判官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承知所適謀出蕭關趣豐安鴻漸具朔方士馬甲兵發帑軍資之數便判官李涵偕平涼進太子太子大悅鴻漸自王白軍領進謁民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回紇請和逆蕃內附四方收聽忠義則逆賊不足滅也太子喜曰是武我之聞中卿吾蕭何也既至是武鴻漸與裴冕等勸進鴻漸明習朝章疎舊儀設禮禮儀兩先一日華其儀上之太子即位果遷武即侍郎河西節度使兩京平詔節度兩京元二年東州八層康從元等及鴻漸棄城遁俄而進州刺史常倫平其亂人之乃召鴻漸為尚書右丞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進中書

附錄
卷之三

侍郎在野教習又改或都州州時相貞節瀘州牙將李
林劍州將軍呂蒙以兵部討野蜀制大亂命鴻漸為劍南西川
副元帥在鎮撫之鴻漸性畏却無心遠累而晚節滿洋圖遺表
殺賊及迎制門降野破武元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侯縱酒高會問屬野為成都尹而以貞節蜀
懷子琳谷為本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上不得已許之及見
帝盛言野成累可在宜為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香玉
石復輔錄者疾其長孔大居四年卒年六十一諡曰文獻鴻漸
自蜀還叙贈千八百餘級之病甚令僧別頂髮遺命依淨圓誓
不為封樹

房館張獨列傳

房館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同平章事神龍元年敗死
高州館少好學風度沉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尚僧隱陸渾山
十年不預人事開元中作封樞告宰相張說奇之奏為教書郎
張任縣令糾所至上德化與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就給事
中舍兼廣溫泉為東清宮以館資機等詔總經度張山疏義別
教為天子游觀未畢坐苦學通之帝坐斥為宜春太子領還惠
節侍郎十五載帝狩蜀館從坐善安上陽帝喜甚即拜文館尚

書同平章事武與書見素在漢不冊實武見肅崇館既有重名
帝頗意得之館善貴客環繞輪多引援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
人多忌之化海太子質蘭進明入朝言於上曰昔周王仲祖尚
浮虛致中張叔為今方館專尚迂闊大言以立名所引皆浮
華之輩真王衍之比也且館在朝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
諸道仍置陛下于以蓋生虛之地又布私党于諸道外統大教
此豈忠臣所為乎上曰是謀之及館諸自時平賊上許之館以
平惟為司馬劉執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然更落河維多安
能當我劉執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過亦奇志于成陽之陳清
料館效古法用車載以牛車二十乘馬多失天之賊頃風鼓噪牛
皆索駭縱火然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初館見賊不利欲
待重有所伺中人即更思促戰改及於賊上大怒幸必為之營
賊上仍寶之待館如初臣聞自蜀來最後見帝館謂帝不見前
易之圖略李輔國通被寵任遂忘館會顏真卿勸奏讓謀入夫
李何忘下奉館素善何忘不欲以惡名觸之託被酒入朝既西
平即司馬器工量是蘭出入館所藉館勢數貽謝為有司初
治館用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館之盛頗快
解疾不朝而薨竟為之宣言於朝曰館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

而思之下制教指罷飲州刺史始明以武將領制又改綱目
廢此唐主一切整編政體流聞名耳及子賓客遷札和商善為
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判部尚書道南年

李車吉曰朱儒有言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而京
金賴明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性亂小人爭顏真卿策致生現珠
難陽固急而不救其誰何反信而肅宗進信之悲夫唐末司空
圖謂諸王諸諸王為初統節度據山間之人為不當懷危之港
以親王重藩分佈外鎮又補王室親黨人心自是長策

張鶴子從同博州人儀狀瑰偉好王霸入見親經史猶漢獄然遊

思如有數人年

京師大知名車嘗酒發及自供入武進之武家任醉即是不及
世務入實不獨國忠開獨才為之度侍御史公崇西時獨後步
危從俄遣詣肅未所教論事系惟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將引
澤屠數百居巢中號內道獨獨環回帝王當修德以理亂久聞
微僧可致及平也上然之尋詔翻統淮南諸軍事兼忠皆慈獨
皆道進讓漢州刺史聞丘曉幾就逆晉不肯進此獨王淮口
而進已獨獨然幾晚又思明之降也獨慈奉曰思明易官而
服也賊不測不宜以威奴假之人言滑州防禦使許叔真夜增
多銀曉必更請假入官衛善入不者時官官絡繹出獨曉來

寄隆情情納自元陽滑州使逆者皆盛言思明叔真忠而獨獨
無逆者才逆罷事相授州長史思明叔真後與及獨獨召
拜及子賓客生有制岐王珍第飲本州司戶奉軍代崇而起達
洪州現樂便更封平東郡公乘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野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賊
水二幕主宰相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之人推而晉德云

常見素王與第五琦李峴呂誼苗晉卿列傳

常見素王會微京兆馬年人又洽開元初累官將作大匠以素
見素及進士第據累文制侍郎會陳布社寵獨獨獨獨獨獨
安難易制同屬之帝遊拜武部尚書同平章事及張山來請以
泰時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張山大有異志今人有此請雖將
張山明日入見帝迎諭曰卿等張山則見素同張山張山及
已有進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被殺山又嘗化日言于上曰臣
有美可生消張山之九若除張山平章事召諸國以費備品知
海陽光親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分矣上從之已草
制而不發素張山及從帝入蜀限公北之段國忠也兵傷其
首張傳曰母事常公父子及先帝今幸王賜萬傳制肅崇立

與考諸崔渙待節不傳聞顯陽見廟朱于順化郡廟朱開館台
且舊或懷待之以見素嘗附國志禮道獨滅是歲十月丙申有
星北前見素言于帝曰星北前祿山時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
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前金忌火行雷火位昂之象中少
其時也既死其月亦死其日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孽乎帝曰
賊何等死帝曰五行之說子者現視正昂化以丙申金木之忌
也水火之母也丙火為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本異是以刑
克賊殆為子與首仇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
詔王蜀即奉迎太上皇上元初以疾致仕宣應元年卒年七十
六諡忠貞

王與方慶六世孫以為乳家學公余在位久好神仙事與上言請
果懷來知祀青帝從之權太常博士為祠祭使與所以中帝意
大抵頗立親立祿山賊廟崇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祭見寵死
元元年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及置太一壇功亦身見九宮祠
帝嘗下詔卜云山川為祟與諸中使與王王乘傳分降天下名
山大川王恃勢所逆煩擾州縣千求受賊賊有正盛年美色從
無類此年數十而盡尤甚至黃州宿于彈舍利史忠憲養至蜀
門尚嫌不可答破嫌而入也至于階下斬之所從以年志築之

十以下

蘇其賊數十萬且請以其賊代資氏租賦不能言帝亦無以累
已明年罷與尚利制尚書出為淮南節度使召入再遷太子少
師卒諡曰簡懷

通鑑以李為
李德裕子
李德裕子
李德裕子

第五琦字瑤瑤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入實中書常監：數不
得調安祿山反北海人守實蘭進明奉琦為祿事奉軍時賊已
陷河間信節進明未戰公余思遣使討刃起之進明懼不知所
出琦勸率以時義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獲賊所陷郡縣未駐
彭東進明進琦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南
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之用帝悅即以琦為監察御史江
淮租庸使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
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監法當軍無遺事應辦人不益賦而用
以視于足遺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
降乾元重寶錢以一代之耗當國又時重輪一代之五十于是民
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賊殊望言者皆歸咎於琦詔貶
忠州長史尋遷長流夔州實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吳玠孫
太子賓客亡善盜京師郭子儀表為報料使德宗素聞其才將
復召之會卒年七十一子奉端嗣官以京著長國於門
李德信為王禧第三子也折簡下士長史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

公宋徽宗溫湯所遇供億甚艱峴獨無所厭帝異之賜國忠諫
京兆捕殺岳孫山亮安撫李方等孫山上告曰言帝懷吏出
峴為東復太子峴為政得人心時宋昭宗開寶言姓乃制與
曰秋果歲進峴永王為江陵入都督假峴為長史肅宗時仍
權主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
呂諲李懷素等皆同預政而峴位望最舊上于峴恩意尤厚峴
亦以溫濟為己任事多獨決諍等不平李輔國用事制詔或不
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忌猜必檢制輔國由
是讓行軍司馬同深衛峴以事出峴為蜀州刺史代宗立改制
南鄭度使入為禮部尚書兼京兆尹乘輿在次由南山是帝所
還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改事改事室不接各自元載為相
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獨待之峴至即致吏撤榻入奉香茶官
衆才任讓言憲官者無限員不逾月為要近所留罷為太子詹
事遷吏部尚書兼劍州刺史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
數百人侍罪置岳岳上言進德皆處死峴特為三司獨曰
法有言有從情有重有輕今不開自新之路是堅其死心使為
賊致死上從峴詔於是宋元帝更出賊亦不能使人為賊天子
峴力也峴兄峴深恨上皇峴謂載庸劣以勸力相高同特為

御史八人俱列臺事而峴為戶部侍郎同右長史京兆門三載
召諲河中河東八關元末弟進士累遷至屬宋時為武部侍郎帝
復而京兆置繁驛臣行賊者以宋峴及諲等按其罪諲于叔宜
知大休不以此而獲德傳結逆之當時憐其時注然以峴改
所平及乾元二年權諲同平章事中人馬尚言為入求官諲
為藍田尉事急帝思故尚言以其回賜從官罷諲為太子賓客
數月拜劍州長史諲始是請劍州置南即詔可于是更號江陵
府以諲為戶部丞平軍萬人過蜀之野以岳源卿道即還洛
州州縣其道初劍州長史張惟一以妻會陳希昂為司馬希昂
遂殺惟一親將年連金并其兵自是改一出希昂諲使希昂過
江陵以甲擊殺之并張其完數十人內外震服以入申奏之事
平輔國權總即道二州軍奉芝多行非法潭州刺史厲承禹因
奉芝過潭縛付吏劫賊矩萬傳在道賊犯并奉之輔國賜連奉
芝還京及潛承禹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兼即具狀奉奉之之思
帝下旨賜承禹死流頭是州後奉芝終以賊敗死諲為治不怠
細修及八事則果不悅始在河面急知諲將能否又為承奉取
計書數十人送手兵改威意兩行年五十一諲在朝不辭任
職相及為劍州號今明賦賦約一軍士用命開境無盜賊氏歌

味之曰主德以來方面數十人誰最有名來春中丞即以故吏
請益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
曰忠肅及肅謚在義美惡不恒多若文王代來周公後三監
沮夫重耳一戒而肅而謚曰文懿以之恪案俞之忠隨會不忘
其君而謚曰武政知稱其大義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
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器佐漢政太平一名不蓋其
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武之謚唐與宋用漢制魏微以王道
佐時進文愛君忘身進貞二名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
端直進貞性多猜進稱言稱則失貞稱貞則違稱故曰貞稱蓋
有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一字故杜如晦曰武封隱憂曰
明王珣曰懿懷叔達曰忠溫考傳曰恭恭泰曰獻帝臣諫曰昭
皆當時諱之君宰相位者諱不過一若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
名同所來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尚書卿李元輔潯州蠻人獲進士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
吏部選事選人訴案奸官屬官色給于前尚書卿相封終日無
愠類久之進侍郎李林甫尚書尋國政以檢事委尚書卿及來
遂天寶二載列入等官凡六十四人以郎史中丞張倚新得幸
于帝遂以其子爽為第一安祿山同聞言之帝為卿花萼樓晨

廢中載十一二吏持威終日不成一事時人謂之曰白帝大怒
倚遂皆上殿告卿收康六太守累遷以工部尚書來都前守致
仕車駕入蜀尚書卿開道走全州肅宗召拜左相平京師討歸國
公公肅宗肅宗疾甚召尚書卿攝家事收數日代肅宗立復詔攝家
事肅宗乃免時年老甚甚已聞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不赴
為開小廷英名對宰相對小廷英自尚書卿史公肅宗時尚書卿
以病臥家賊與賊脅之禁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
事肅宗初薨年八十一肅宗歿元載未薨時尚書卿所遇載後
為改謚文貞尚書卿寬厚所主以惡化稱再東政出入七年小心
謹畏不甚足非得失故能安任罷名然錄進事休百官簿最一
首無遺誤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尚書卿奏罷之
會論陳希烈等死尚書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謀孝哲等何
以加罪帝不從賊又思明亂未得定以謫裴審司為又碑文有
鵠巢碑上賊入上虎然蕩思盡而百姓松楸獨無傷

唐紀

竹部四

軍容孫恩撰

李光弼李嗣業馬燭列傳後周懷恩附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吳丹甫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封副
 都公謚忠烈光弼承襲洗果有大畧稱河西王忠利將兵馬使
 襲父爵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遷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受其才欲
 以子妻之光弼去極山反公崇奉我良將以聞郭子儀子儀薦
 其能詔以為河東節度使光弼以朔方五千旅出并陘東收常
 山常山人執賊將安思順降時賊將史思明等攻悅陽光弼得
 思義不裁問其計據城以待明日思明聞常山不守解悅陽之
 圍以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勁弩五百於城上齊發射之
 賊稍却乃出男子十人承為四隊使其失整發相疑賊不能當
 乃退有村民告賊去騎五千自魏陽果光弼遣步騎各二十里
 旗鼓並水潛行伺賊方散襲之且至思明聞之失勢引去會
 郭子儀以雲中詔急出并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而思明大
 敗走光弼急攻魏郡一日拔之士牟多自掠光弼然魏門以所
 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與子儀大破思明於善山光弼以元
 陽平城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夫守乃拔軍入并陘嗣業即位詔

新嘉坡

以兵處靈武吏授戶部尚書兼大京尹化京番守同平章事光
 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走及京前此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
 停御史崔某主岳及京每侮抑承業及是歸京以兵赴光弼京
 見光弼不為禮人不時交兵光弼思收京之會使者至拜衆御
 史中丞光弼曰京有罪已前棄今但新得御史若使者宣詔亦
 新中丞若拜衆御史亦新宰相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京以徇主
 德二載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及京光弼將兵皆赴朔方餘衆不
 滿萬人諸將皆懼謀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壞四十里賊王治
 之使復吾人乃卿士民于城外築城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衆莫
 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先
 遣驍銳為進兵或之曰我代其化則汝潛赴其而可陳則乘之
 而光弼至令衆整雖危所不至卒遇亦不以懈賊不得入光弼
 募軍中有小校皆取之人蓋其用後得善工事化道賊案城下
 令備優者登上仰而海營光弼遣人從道中或其及而入臨城
 新之前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上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
 迎之近城輒陷不俟大破賊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
 什二三月還營于數十里外光弼遣人阻為約降而寧化道周
 賊營中至朔遣探將：數千人出如降賊賊皆喜曰賊而營中

此與余
陰謀

北陷死者十餘人賊衆驚亂官軍既退乘之保所萬計會安祿
山死慶緒便思明歸守苑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
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乾元元年入朔進憂侍中與九節度圍
慶緒于相州大戰而敗之既而思明來復拔魏州遂營焉光
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接兵不進此欲我懈情而以精銳掩者不
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復德嘉山之敗必不敢
輕出得曠日引以則新賊疲慶緒死而賊無辭以用其衆失
期思以爲不可止及思明軍抵魏城光弼孤戰猶力殺及過
當會諸將爲潰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代子
儀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光弼以河東騎五百赴東都
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號令一說士卒登愛旌旗稱彰變
會汴滑兩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東勝而向光弼
謂東京留守常璩曰賊新勝壯與爭鋒收詿之以計然洛城無
見糧先偏駐守于今計何如璩請悉兵于陝進守潼關以挫其
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改奔五百里之地則賊勢
吳不若移軍河陽也進澤潞則進取不利則退守東來相應
便賊不敢而此後勢也則官常預曰東都當宅奈何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峭壁龍門首應置兵不能守之乎遂移營守陝

東京官當西入關縣河南平即吏民避賊空其城而帥軍士詣
河陽時思明近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卻由嚴重賊不
敢進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糈支十日光弼接聞守備無不嚴
詳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其將別龍德執
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同懷恩請行光弼曰
此非大將所爲標將向韋德諤挺身取之光弼問所須對曰願
進五十騎出聖門而後進要諸大軍戮謀以增氣光弼撫其背
而進之韋德遂二子果馬亂流而進懷恩賀曰元矣攬得安閑
知其萬全龍德易之稍進將動韋德預示之若非來爲敵者
龍仙不測而止去三十步乃與之言龍德驕罵如初韋德顧曰
大呼進手躍馬搏之賊上致謀五十騎能進龍仙矢不敢發環
走從上韋德進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不餘匹每日出洛于
河南滑光弼命索道中凡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
見之悲涕渡河思明悲泣大飲悅浮橋光弼先時百八長竿
以巨木承其根也葉賊又置其首以迎大敵而又之敵不得進
須臾自焚蓋思明也兵于河清欲絕光弼糧道水陸野水度以
略之既夕還河陽使將難布頭守其歸曰賊將高是驅軍日從
馬八隊之至口與之戰若隆則與之俱不捨將美論其意皆竊

嘆之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先弼長子流寓今出在野汝以職
騎實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逆日越至望知先弼已去無幾
將吳希顏果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賴得希顏歸必死矣逆
降希顏與俱至先弼厚礼日越任以心腹延職開亦降我聞公
降二時何易也先弼曰思明帝恨不得野戰開我在外以為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是時才勇逆于日越日越拔寵
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先弼屯中渚城外置柵外
半壁賊周舉攻之先弼命為非元礼出拒賊：填塹入道開柵
為門先弼使問元礼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果不逆何也元
礼曰司空欲守乎戰乎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某之先弼曰吾
吾所不及元礼伏柵間助賊死士以出僞擊賊之周舉復以
兵趣北賊先弼入登城望曰賊多而不整不足畏也日中當破
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果堅曰西北隅命期
是王當之問其火曰東南隅命論惟負言之今諸將曰望吾旗
虎若緩可現便宜若三虎並北萬眾奔入元以之退者斬以
廷刁置釋中曰賊先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我手為一不利諸
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是王奔還先弼命去言
又王曰馬中箭非却也易馬還之懷恩小却又命取其首懷恩

先弼之弟
先弼之弟
先弼之弟

更前次戰先弼連獲其渠將將遂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入
潰思明遁去上元元年加入尉中書令二月破思明于懷州五
月破思明于河陽十一月破懷州擒安及清思明使孫宣言賊
將士皆化人疑念思明上下離心思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信以
為然上言之詔諭先弼固言賊方死未可輕動懷恩謂先弼
功陰懷朝恩言東都才取使者來督我先弼不得已入李抱三
寺河陽出師次北郊入滑懷州河陽復陷諸羅憲讓及尉懷恩
進帝為賦詩以戰朝義乘初山之捷進署由先弼等十三州先弼
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先弼曰朝廷以委危寄我
我復還爾朝廷何望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朝義于朱州
走之初神功平刑展還晉淮南高衡殷仲卿相攻兗州開義讓
擅棄陽及先弼至也朝義走神還河南高衡仲卿相繼入朝其
為諸將懷恩類如此先弼在徐州惟軍事自決之衆務急要利
官張修：吏事精敏已處如流先弼與之均此諸將事之知事
先弼由是軍中肅然寶應元年進封德王漸東賊衆死
先弼遣將討平之江左以安時廣德元年七月初相州北相之敗
朝恩羞其策謀深忌先弼而強元張元虞之二人日思有以
中傷之及來瑱為元張繼死先弼愈忿忿暮危京師代宗詔入

此下下

此下下

後光弼畏楊遠送不許行帝恐遠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致遣使問之必番還歸光弼求和番守光弼許以就江淮雖遠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加供給使其進軍果與過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侮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獲兵不期諸將回和功等不事其後光弼悔恨成疾二年光弼疾馬奉表上前後所賜寶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留中不得就養尚不事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郭將喪年五十七諡武穆弟光進封武成郡王母享有歲數十長子才許封歸國公夫人光弼所部將軍懷光僕固懷恩回和功等抱至靈夏哥舒翰陳源釋之幸京果為非元札和建玉李國臣向老德張伯儀向元光陳利貞懷仲正良等皆幸：可稱義元札起程將軍連驛騎大將軍知禮西北更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元弼進收洛陽軍敗元札為虜下所害向老德安西胡人果封昌化郡王建中元年車都建玉果封安遠郡王平贈工部尚書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為平盧所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果進至封靜戎郡王李希烈敗後果到貞守焉力未泚又利貞所統師皆無利河賊人與果是至合謀應泚使半進作利貞後劉雷軍門入海曰欲道門名元

此下下

我我果畏其勇乃止是走出奔德赤焉之雅州防禦史自元五年果來子京回平光弼出與丹之緒況勢有安遠祿山交攻任兵柄其果敢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七年平番果然有古良將風本入終父長不入妻室位三公事母至孝母病環問其苦果其子庸人武人者又困于口舌不能以思自明危得內謀遂陷嫌謀就坐去而身蓋危所謂工于料人而拙于謀已相方據叔狗國天下風靡一隅遠近而回神功等皆不愛約來年以憂死功且去就可不悞相鳴半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恐人約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下不幸與

果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一尺臂力絕眾開元中從朱耀討十姓獲果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勸推比高山足射初律署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也崇勣滅祿山瀕水勝不作詔以光王師仙芝潘軍復潘嗣業提兵平升山顏石四面以擊賊又射大鵬先走潘潘將從之賊不虞至王固大潰提產谷死者十八戰而強至勣但禽其主平之後復平石國及天騎死必吞號而神通大將召為勣勣便漢賊恭敬并大酒將已來復出天寶十二載入朝賜酒醉起舞帝寵之安祿山反賜嗣業於成翔帝喜曰今

日卿至賢于數萬衆內招與郭子儀僕同懷恩將勇時而先勝
廣平王以長安迎以東都制業戰功為多封號國公與子儀等
同封州諸將無功獨制業被整數番為軍中流矢臥帳中方
愈而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刺血流血數升年益老勇壯武
威顯王

馬瑋岐州扶風人開元不拔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策遷金吾
衛將軍至德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
史朝義衆十萬瑋比切山諸將疑其水賊瑋率助士五百薄
賊七出入三天衆披靡乘之賊連潰先陷曰吾用兵三十年未

見以少擊衆瑋健如馬將軍者懷恩之攻瑋引還聞瑋聞王
鳳翔賊圍已合瑋令士持滿外向突入賊門不敵甲也賊皆賊
陳賊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帝引見推其勇又入承泰初
拜工部尚書比度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年紀道或曰宜教
瑋曰教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教之大曆八年心暮內應
賊或宜孫不利瑋設伏潘梁與賊合擊大破之明年入朝瑋將
士為已表求車轡所以左僕射知前事進表風即五十一卒卒
于至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瑋火藥術而武亦他倫遺時先
練以忍力晉在退八年歸也壁為賊守其介廟不殘人無為用

抱不敗化為中興祝時

僕同懷恩賊勅部人貞觀二十年賊勅九姓降懷恩世襲都督去
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追會李光弼戰常山道即決
河嘉山走史思明肅宗即征與子儀赴靈武時祿山北掠朔方
子儀率懷恩擊懷恩子珍戰敗降賊已而前叛歸懷恩思此新
之將士服懷恩皆殊死戰遂破其衆帝詔與懷恩王承恩使由北
諸師回統聽命至德二載子儀下馮翔河東走賊將崔乾祐繫
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各戰二日王師敗績懷恩至渭
水無舟也馬鬣以進子儀是風翔歸仁以勳兵迎賊三原子儀
懷恩等五將臣伏白渠下賊王過伏殺而走及廣平王為元
助懷恩統回統兵從王戰香積寺比賊以一軍以營在懷恩戰
後之賊斷無道者賊氣沮既合戰以回統失功以賊戰酣賊中
援子玉掩新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戰尤力賊奔敗
又從王破賊于新店後而京兆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
封大將軍王懷恩為入雄聖塞方應封爵後然則沃北上始若
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防其危下皆奉漢助年博功多不
法子儀能優容之及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為副懷恩子瑒亦善
圍以將兵每深入多獲賊安及清時降光弼其妻有邑賜級子

暮光獨命歸之不聽以年俸寄射教人學要還太清怀思
曰公乃為賊殺官卒扣初會軍汜水朔方將聚用濟後至斷蘇
下怀思心懷光獨及先賜與史思明賊却山不同其全以殺王
師代宗立拜方節度使以制子儀初肅宗以平國公主下嫁此
加關可汗可汗又為少子諸婚故以怀思如妻之少子立號登
里可汗已為史朝義所誘將入寇及帝遣燕子南宮之可汗因
請見怀思及其母有詔報可怀思避嫌不往帝賜械券手詔同
還乃行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入悅逆請和助討朝義于是拜怀
思同平章事制燕王領諸軍即度進收東都河陽討府庫帑皆
按舊番回紇乞河陽使賜及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怀思恒獻賊
而次屠戰皆獲窮追至劉州朝義自經死河北平怀思與諸將
皆罷兵以功兼中書令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政
薛嵩張忠志李怀仙田承嗣見懷思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怀思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難不能同範乃悉諸製河北分入鎮以
役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平據以為患云未幾詔覆回紇歸
國道太原平雲京恐其與回紇合謀襲軍府則成自守亦不獨
師怀思大恐表上其狀不報中使務奉先至太原雲京厚結之
使言怀思反狀已奪奉先還逆怀思酒酣怀思盡展先帝約以

怀思於懷嵩者
終始則可也
不為之者

李承嗣

李承嗣

帶怀思及酬奉先並去怀思即遣左右匿其馬承先發
已乘夜遁歸怀思驚追與其馬承先還具奏怀思及收懷思亦
請誅雲京奉先詔兩縣之怀思自以兵與以來所在力戰一門
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託論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功無與比而為人謀而懷思殊深上喜自詔曰臣羅有六昔
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吟陌賊之歸臣斬之以
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勇為國効力四
也河北新附撫安又側五也脫論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
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死天顏久以承瑛之死深畏中宮謀口
在受陛下誅夫臣奉先非不誠實陛下毫無處置寵任耳深
竊聞四方遣人奉事陛下皆與懷思謀之曾不妄宰相可否
戎番數月不還遠近無不疑此倘不納恩恩且降同衛臣實不
敢保求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下詔宰相裝逆處詣懷思論
旨且奏其去就逆處至怀思抱其足跪泣訴免逆處為言重見
優厚願入朝懷思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明日怀思見
逆處以恨死為詳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逆處乃還
朝史大夫王羽便回紇逆怀思應漢英交通狀逆番之固謀取
太原李雲京奄之東城欲傳怀思使賜攻之大敗而還及帝以

顏真卿率抱王吉遣郭子儀驛河中比至瑒方以綸次其少逆
而伺時其驛向王等所投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我戎汝勿
及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呼
援力逐之曰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疾走得先逃
與郭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念勳舊不加罪詔董其母以歸京
師郭卿之天下詔其懷恩大保妻中書令大平郡王懷恩不悅
遂誘吐蕃入寇進逼天子儀拒追之未幾元年懷恩復誘諸
蕃入寇詔子儀也溫陽下詔親征懷恩王患汝病甚還死靈武
剖曲其尸以葬後帝懷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曰紀
許以爲可教大曆四年冊以爲某縣公主嫁回紇

張巡許遠列傳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義志高邁暮細節所
必必大入長者開元末擢進士第與兄監察御史姚合孫重一
時巡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吏調真源下車以法課大
募軍南金兩代蘭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撫即太守楊萬石降
賊巡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金元望帝祠是起討賊
從者數千人巡遂精兵千人而王龜立與賊立封賈賈合初龜
立令：狐潮降賊賈賈剛入龜立主是潮引賊兵進攻之賈賈

此後及長許遠
張巡等

死是日賊却賊同義領賈賈潮復以賊衆四萬薄城東隅巡諭
諸將曰賊兵精銳有壯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
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賊自率十八人分數隊開門夾
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入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賊攻城
巡來萬灌油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
城中而食盡屠獲賊潮遂敗走巡之衆獲潮思復率衆來潮素
喜王城下情語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
曰足下以平定忠義許今日之奉忠者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四十餘日朝是聲聞不通大將六人自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
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画像率將士朝
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功城中失
是巡縛車爲人千餘被以黑衣更絕城下潮兵車射之乃知
車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起入賊吳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
斫潮營潮軍大亂然望而進進奔十餘里賊懸蓋兵圍之巡始
潮欲引衆走將進軍二舍使我巡潮許之遂空城出三十餘
里撤屋代木而還潮悔潮思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死城端
馬三十匹我降焉且出奔潮歸馬死悉以給號時潮思汝我限
來我三十騎走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潮遂還陳吾不復出十

二月朔某賊于燕止之化以記其報投賊方孤萬而更衆練千餘每戰就死河南節度使張王巨元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官東平澤陰陷于賊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襲李復折巡後逆獲龜丘東守李復以得之姑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主巡遠與賊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初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線授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陽責巨竟不應王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日子奇將同羅賊兵與明宗合攻睢陽巡自率兵引兵入睢陽與遠兵合合六十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厲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衆自倍遠謂巡曰遠獨不若兵公智勇無遠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食修器械居由應接而已間等差一出于巡賊遠遠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得御史巡欲東勝與李懷智子奇聞之復圍城巡詰其下曰吾蒙上恩賊來止有死但令諸君捐軀力戰而膏不辭効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奮擊巡乃難牛八轡急進出戰賊望見兵少又見巡執鞭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挫之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

夜鳴鼓震隊若將出學者戰聞之遠且懷備既明乃寢息賊以飛梯瞰城中無所見遂臥德巡與南霁雲等十餘將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類萬為天中者喜謂巡失遠走向子奇乃得其狀使霁雲射之一發中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之月復圍城城中矢盡將士日食米一勺難以茶飯附皮為食練千餘人皆飢病不能開敵兵不至遠為賊所圍巡以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羊虹置騎卒二百于其上推之臨城欲入勝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不置賊狗狗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大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不置賊籠籠大柱之賊又以狗車狗賊上棚圍巡以大水近獲大狼孩其狗而載之賊人逆水而攻賊巡發金汁灌之賊又以二囊積柴為磴通使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噴火點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斃賊服其智不敢復攻卒三重壕上木棚以守巡亦于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練六百人將許叔冀在謀即而衝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獲兵不敢城中日覺巡乃令南霁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霁雲勇壯具食送之霁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霁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天生強壯兵曾無分災秋患之意豈忘良士之所為乎因切

此等不為
常法也

進落一指以示進明回審雲不能連主將之意番一指以示信
歸報度中皆為注下審雲去主事復與巡所番率復使處也
將吏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破賊營死傷之外僅得
十八人城城中知無救皆勸天賊圍益急初方館惡進明以叔
冀為之初知兵馬便便侯其備史大夫叔冀遂不食其節制故
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進連切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將士死傷
奔城東走遠謀以海難陽江淮之保障若奔之云賊乘勝長
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疲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且救
恤況事通群助乎不如堅守以待之恭維既蓋進食馬馬蓋羅
查據廣道賊又蓋進出愛妻長以食士連亦殺其奴然後指賊
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改者所餘餘四百
人賊營賊將士病不能戰進而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賊
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報賊賊遂隔進連俱被執子
奇問進曰問君每戰皆裂血而嚼盡皆碎何也王曰吾欲食吞
之賊耳子奇以刀拭其口視之所餘進連三四并前審雲當萬
歲事三十六人皆斬之進且死顏色不亂進改達于洛陽殺之
進初守羅陽時年萬人賊中若人亦且數萬進一見問姓名後
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戰年十二萬人之行兵不

知是言

仕古法戰戰陳今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進曰今與
賊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矣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付在于
呼吸之頃而動靜大將事不細以非知兵之吏者也故吾使兵
戰時意將識士情狀之而但如子之使指兵時相習人自為戰
不亦可乎自與兵番械甲故皆取之于敵未嘗自修惟誠待人
無所疑隱暗敬慮出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
暑攻下爭戰死力張獨圍難陽固急倍道進進難難即太守聞
丘曉使共救之曉不愛命心獨王難陽賊已陷三日曉召曉狀
殺之臣之走難陽進有婦嫁陸氏者進巨功勿行不納賜百緡
帝愛而進補縫紉行間先進被害進長一人須髯每怒蓋張諸事
不遇三獲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棄遇害時年四十九遇害十
日而廢平王以東京時議者謂進始守難陽東六萬既難全不
待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大食人爭若全人于是張濟張是封
李翰等咸謂進謀進江進進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論等皆有
亡士曰是天下無吳言天子下詔贈進揚州人即督達到州大
都督審雲聞府議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王寵其子孫難陽
進立賜進死三年大中時圖進進家畫像於宣明閣難陽至今
祠享跪進廟云

許遠欲與曹孫也寬聖長者明更治初秦河南章仇來瓊孫署制
南府秋以子妻之同謀慕遠志以事功敗高要尉更執還會稽
山又或為於公案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同生而長政中為兄
而齊靈魏州頓丘人少微戰為人操舟孫山及睢野尉張沼起兵
討賊叔以馬將南衛擊汴州賊李是望以為先登遠至睢陽與
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關心得人真吾所事也遠晉巡所巡
同動歸不去衛齊全勇迎靈雲謝不受乃事巡：厚加禮始被
圍築臺募為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靈雲
也巡對泣下靈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旋斃者方
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靈雲承應巡呼曰向人勇兒死則
死尔不可為不義屈靈雲嘆曰欲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
不肯降遠遇害靈雲不謀所來事起為偏將令孤潮圍難止
萬春立城上與潮語六天者面萬春不動潮疑則不入謀降其
實乃入驚遠謂巡曰向見官將軍知吾後今失萬春將兵方若
不及靈雲而強殺用命每戰巡往之與靈雲物

避著漫秋曰張巡之守睢陽城食楊池賊方熾而意義
同如其謝加金吾未曰想賊眉之碧米預近西蜀近張耳
于公固保壽南山足賊孫山遠逆天比戕卒黎元釐膝闕

度家為後廟出被圍旬月經百戰士卒臣死當臣致命
之時悉總罪惡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天激勵將士
許曰接戰春不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量分乎若魚虎
屢成黃屋起時將白羽振裏瘡猶出便殿血更登陳志信
應唯敵堅貞不移無人報天心計欲何施又使關雲
許曰若先試一臨賊騎備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叱咤
關雲月進戰苦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
獨異志曰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戰喊一聲即屬數行
飛逆

司馬公曰大段之謂才人從而成之：謂義舉而著之事業之
謂功績敏辨博學捷思勇非才也與市井數千之衆推射虎百
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元靈又存孤
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死而不變斯可謂之
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醜之多非功也投死天下之咽喉
兼食天下之八半使其國家定于已傾存于既亡斯可謂之功
矣嗚乎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于流俗之叢
況其嗟嘆者耶

甄濟蘇源明列傳

魏濟平孟或足州無板人族尚仕僕濟火松獨山樂者晉義山十

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以漁諸戎府辟者五詔徵者十皆

堅臥不起天寶十載安祿山入朝來濟于公衆授范陽掌書記

祿山使瓜守鄭尊意致錫山中薄不得已為走祿山下拜胸札

君府中論議正直久之祿祿山有異志許得痼疾歸家祿山

及使幕府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右德以寶病白祿山後慶

緒獲使與主承和月餘會廣平王平東前濟起詣軍門上謁

王遂詣京師肅宗詔徵之三司署使汙職官者列拜以觀其心

授秘書郎進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

外郎瑒死年七十九大曆初江西鄭虔使魏火游表為著作郎

真侍御史卒

顧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頡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克工文諱有入實

聞及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病不受偽署肅宗

復而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

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上疏極諫言吾不可者十帝為罷幸後

以秘書少監卒

元載王綰列傳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承業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張

唐書列傳

風主其祖入蜀為元氏天寶初詔舉明經老列文四子學者載

策入高第累官主廟宗時為度支郎中載水倍喜奉封上愛其

才擢戶部侍郎充度支監餼轉徙善江波轉運等使代判要宰

計利載以江淮難經兵荒其氏比諸道猶有貨產乃按籍舉入

年租調之遺負及通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揮豪吏為縣令督

之不問負之有無案以有案者發後圖之得其所而而十分

之甚者取十八九謂之白著有不履者嚴刑以威之凡聚山澤

為群盜州縣不能制會帝不豫平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女也

因與相結引拜同平章事頃使四改代宗立進拜中書侍郎載

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成罷乃悉入下賤裁削要利去盜

殺平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贈中人董秀帝有所屬必先知之

政帝任不疑軍眾今顧錄上封事曰發其私帝為除錄召為民

魚朝恩與車權內乘間奏誅朝恩于是上罷任益盛載遂忘氣

驕溢自謂有文武才器弄權納賂無不至吏部侍郎楊綰與還

平凡性介直不附載宿南鄭度徐浩頗有珍貨以賂載以

綰為祭酒引治代之載有夫人奉從載求官但贈河內一畝而

道之夫人不悅行至山州致書視之無一言唯署名而已載

陽列官立白節度使遣大載以籍受尋宿之上令贈綰千匹其

可入卷五

天祐皇帝
自述上合
谷黑年載
不峻上欲
誅之登石
滿池獨與
金吾八將
軍吳漢傑
之海上之
勇也會有
告載以王
結夜照圖
不戰者上
漢收載反
結于政事
室詔吏部
尚書劉晏
御史大夫
李涵等同
鞠之詔陰
事皆服乃
下詔賜載
自盡載皆
主者領得
快死主者

威勢動人如此無何載與王結請以河軍為中副進兵五萬也
之每歲秋半中副及還西京可以進免戎忌載以議入相從先
教所縣吏于河中經圖官殿兵部常問忌之置其誠初載嘗
為西州刺史知河而隴石山川形勝言于上曰四顧北虜既治
涇州是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境是
藩原而此蕃戎獲以望京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
牧故地卑肥不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政要而平
心蕃奔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舉之
二旬可果移京西軍戍京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亦
兵守石門水岷漸開龍右進達安西據此蕃腹心則朔是可靠
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
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止語從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逆
宸載智畧周舉久得君妻王氏及子伯和神武革納賄賂又以
政事要辟吏士之干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吳質等無由
自達上合谷黑年載不峻上欲誅之登石滿池獨與金吾八將
軍吳漢傑之海上之勇也會有告載以王結夜照圖不戰者上
漢收載反結于政事室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同
鞠之詔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載皆主者領得快死主者

四相公頃受火汚尋忽怪乃脫鐵轡蓋其口而殺之妻子皆伏
誅蔡其祖父家新猶存尸籍其家腫乳五百兩胡椒八百石它
物稱是重勞卓美情等皆論死其諸與載原善生狀者粉尖韓
汜已信等凡數十皆入德宗之為太子也實同載謀與元元耳
詳復其官諡曰忠復改曰成縱

王結卒夏卿及原初入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卓澤文辭清
雅科累遷兵部侍郎開元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拜黃門侍郎
同平章事朱希彩之殺李懷仙也成德節度使李宝臣討之不
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結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希復結至幽
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結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結度終不可
制希彩旬日而還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卒以結代之兵馬使王
無從等以結善治易之步遠約不結悉擒斬之軍府始安再歲
遷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事朝結曲意附離又恃才多所抑
侮載入而疾之結素奉佛妻死以道改里第為佛祠結適節度
使張休來朝必迎至其所親令出射任營作代宗亦以其言信
向之政刑日以理復矣結性貪尚嚴吊疎及元出入者多納財
賄反欲判其罪物其罪同載論元妻曰政事重刑再覆況大臣
乎止法有首從宜更重進止上謂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

人之遠不及貴客分司東都死年八十二

高適嚴武列傳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主事表操采間舉有道科
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為左統衛兵曹參軍掌
書記遷監察御史翰敗帝問群臣策安出適請賜集賊死士
抗賊表為賊不肯天子而幸適走間道及帝于河池問言哥舒
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名監軍李元宜與諸將以協優蒲酒日
相娛樂不恤軍務蕃源及秦繼武士叛繼米日不厭而貢以死
賊其敗固宜又南陽之軍魯吳何復光趙國珍各督持節而監
軍數人更相用事卑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良與楊國忠爭終不
見納故陛下有今日之行未足深服帝領之俄擢諫議大夫員
外郎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驛適言不可俄而永王改屬
宗雖聞之召與計事問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淮南節度
使詔與江東李懷洸而系驛車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
國悉其才數矩覆之下除太子以詹事丞兼蜀州刺史蜀州刺史
又遠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之春入池天裕繼二州及雲山賊
代崇以嚴武代還周為刑部侍郎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年盛
曰忠遠尚節義為王霸家：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官

沐其術不為結紳所推然改寬簡所准入便之年五十始為詩
陽工以教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而之

嚴武字季鷹幼與母張不為父提之所答獨舉其妻美武始八
歲嘗以鐵鞭試其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提之曰即戰殺美武
解曰安有大臣辱妾而薄妻者兒改殺之非戰也父奇之曰其
表提之子也武請喜不甚其義以蒸栗遺殿中侍御史從今
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蜀宗行在方館為給事中已
生瑄事敗已州刺史久之擢劍南節度使遷拜京兆尹封顯國
公還貴門侍郎與元載相結求宰相下逆復節度到南破
必吞一萬眾於常物城連收監川如險校吏部書武三驛到南
領故軍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吸播
五飲聞里為空然吐蕃畏之不敵逃其境永泰初年母喪且曰
而今始免為官婢矣年四十

客坐續置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方館以故相為選內刺史
武慢侮不為禮嚴舉世而然欲殺而數失卒白為蜀道難
音為方與杜元之七前傳云甫嘗醉登武床瞻視曰嚴提
之內有此兒武附之一日欲殺甫起掛于屋三左右白其
母奔賊得止皆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泥醉登武床斥其父

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
為然于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妻璦前入嘗論之矣于美
集中詩凡為武者三篇生民其歸櫬及八哀詩存身後若
果欲殺之惡豈應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
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痴人前不得說夢
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唐紀

竹部五

樂府孫惠撰

楊紹列傳

楊紹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第進士公宗加詩賦各一篇紹為冠制
舉加詩賦由紹始肅宗即位累遷禮部侍郎廣德初上疏曰古
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
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如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
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
追相克典用致虛聲六經未嘗開卷三史皆同挂壁况復微以
孔子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且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
取人今後縹緲自舉甚非經國之休欲其立淳朴崇廉讓何可得
也請置素養科令縣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
考試升之于省任滿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法官
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過本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
停上命諸司通謀給事中李懷弼在承寶至京兆尹嚴武並是
紹義仍請兼廣學校保奏梓者潮里本為在流寓者庫序推馬
致札部具條目以聞紹奏國子監舉人今博士為于祭酒祭酒
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判制考試或以為明經進

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第雖不行識者是之或遷吏部入服其
公元載忌之會魚朝恩列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凡學需得天下
名儒沃其通即拜歸國子祭酒外亦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
載誅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抑不儀方宴
春園之減生中書樂五分之四京兆尹蔡幹錫從甚盛即日荷
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並收撤之雖亦極意整潔猶
復大半舊制雖素病疾后司日復制詔就中書療治每時延英
殿許扶杖乘輿平贈司徒謚文貞結性清儉極東分烟舊逆多
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暮而不及榮利欲干以貽聞其言必內
愧止經告微應學家既晦者一見即詰其極世以比揚震山濤
謝安云

于休烈元結列傳

于休烈字季魯也開元初第進士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
王諸文籍四種休烈上疏以為不宜與帝不許累遷至鳳翔時
為太常少卿知禮儀事修國史休烈奏國史開元寶曆是君
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吳楚宮兵吳楚賜皆盡請錄求凡
一書進官一資一屬編十正數月止復一二篇惟常廷以其家
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究休烈就王代論討著舊

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卒細李璣以休烈修國史與
已同列城之泰使休烈為國子祭酒乾元初詔百官元日冬至
于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大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
類度以奉則天皇皇后而衍此礼而命婦與百官難處在礼不經
帝為罷之代宗嗣位元載稱其清謀果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
公雖歷清要三十正家無將石之儲惟恭儉仁愛無喜溫之容
所經數士甚眾年老嘗學不厭年八十一謚曰元

元結復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

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

人間國子司業饒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屬結可同時又思明

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其

一曰議者問往年是賊東窮海南底漢西抵蜀秦北徹燕趙

使狼虎在四方皆幾有為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

獨以區區王靈武命弱旅阻強寇師及渭西曾不逾時摧脫據

便西京以河南州縣何其易耶乃今河北無之不盡山林江湖

已命尚多盜賊散化州縣百姓轉徙墮業不絕將士隨散而奔

賢人君子適逢不出陛下任在文武咸期無今勝兵而能救

無今日險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

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貴而士不數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
何哉將天子能以死為安而忍以生為危知可曰此非難言
之前日天子恨愧後而為陽逆傷情憤恨上皇南幸已蜀隱帝
宗咸見誅側身勸勞不暇親撫士卒與人教信而不疑湯思
忠直道常驚以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
宮燕和而若微見人所縲佩而朝大官見小視詩而獻大常儀
樂和登以薦國執策務參等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風得
良馬宮膳更女與服禮物休符瑞麟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
大業總而不厭四方貢賦奉上尤異諸臣賴官怡愉天顏文武
大臣至于庶官皆獲實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志
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重武時何危盜強弱可言哉帝悅
刑能破服夏權右金吾兵曹參軍張監氣制賊王千處賊死露臂于泌而
度其謀義士于唐劉汝泰陸制賊王千處賊死露臂于泌而
召曰東丘及帝時親征思明結連言賊脫不可與事宜折以謀
帝善之因命蔡元葉策控賊南勝結也泌陽守險今十五歲以
討賊口連盜蔡元史葉策幾遇水師員外郎盧世則南呂謹及
山南東道丞張齊瑄謀結指領府事會代宋立同薛弓得親歸
樊上段著依即益善善久之耳遂州刺史初西梁鹽探者入數

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五結以入因書不忌如
賊為賊義後行其詐曰軍國多所需切責在司有司歸郡縣
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微歟又可悲州小縣亡遺人實困
疾大難無十米大欲命卑氣朝餐是草飛暮食仍不食出言氣
欲絕意連行走近追呼尚不思況乃觀撲之朝亭得患符來往
跡相追更無寬大見但有追促期欲令當此言發恐其逃志
便索其家而又無止資聽後道路言恐傷復知去冬山賊來
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恩慈奈何重驅逐不便存活
為安人天子命得聞我所將州縣四亡得罪復是誰通緣遣
詔令蒙責同其宜可貴重守分惠以福福移亦云貴守官不受
能通時願惟存弱者正宜當不虧何入米國風吾欲獻此詩久
賊再攻取郡不犯道州而退又作一屬以承官吏曰昔年送太
平山外二十里泉源在度戶洞整富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
得賊忽然連世受歡歡親戎旅今來與斯郡山夫又吟賊賊小
賊不屠人貪傷可吟是以陷穽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
不如賊馬今使微飲者追之如大魚誰能脫人命以作時世貴
思欲要得開引早自利却將家就魚參歸老江湖邊同上言請
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券使知市鹽物十三萬結而許之明臣

祖傳便案上機十萬縷結又奉歲正祖廟以所率宜以時加戒
詔可結為民營令給田免徭役流亡者為餘進投家管紐更
身給發給給定八州會母長人皆指附度得得番如至金吾衛
將軍民與其教主立石誦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杜南平白王維顓度蕭穎士列傳

杜南平字美策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裔著作詔恭言之孫也少
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下中第因長
安天寶十三載會崇朝獻太清宮鶴兩及郊南奏賦三篇帝奇
之便待制集賢院改石衡車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同高句孫

道且言先臣恕預以承永儒守官十一世近臣祖恭言以文章
顯中宗時臣類結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五然未下蓋依時奇
食于人焉恐轉元滿聖伏惟天子哀之若今就先臣故事後
況塗之入尋則臣之迷恨雖不足鼓吹大經主沈辭類推適時
敬給揚雄枚舉可念及七有且如此陛下其思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走蜀南避地三川肅宗立自和州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
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方瑒為布衣交瑒
時敗陳濤時以客重還鳳翔相瑒上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
怒詔三司推問案類張鶴曰南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後從

帝還京師內出為東川司功參軍時開輔機南平官奉奏州員
薪棘果自給流落劉南結盧成都西郭台柳京兆功曹朱至不
止會晨武開度東西川南平休為武再助劉南表南為參謀陰
執二節員外郎武以世舊待南甚善南見之或將下巾嘗醉登
武牀燈視曰最疑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時等九南往來與間
大唐中出置唐下江陵沔沔湘以衡山同家來陽游歡樹大水
遂至淡旬不得食無令其舟迎還贈之牛又曰南平人醉一夕
南平少與李伯華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題亂紙間無所汙為歌詩傳時

後弱情不忘君人懷其忠云

宋子京曰唐與詩人承陳隋風流浮虛相矜主宋之開沈佺期
等研脂登音律切不差而號建詩體相襲涂還開元稍裁以雅
正然時並者實及好麗者此進人得一概皆曰名所長主南平
涵江范十葉萬狀象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南平餘殘骨勝骸
沁弓後人多失故元稹謂詩人以宋宋有知子美者而又善陳
時事律切精深至十言不以氣世號詩又昌黎謂愈子文章慎
許可王敦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耀萬古長誠可信云

南平字美策陽人晉征南將軍預之裔著作詔恭言之孫也少
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下中第因長
安天寶十三載會崇朝獻太清宮鶴兩及郊南奏賦三篇帝奇
之便待制集賢院改石衡車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同高句孫

遂至已而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同以命之十歲通詩書長德
以山州舉有道不應嘉祿補學判為任便輕射重視吏任
咸興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潛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
士造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善為校召白同與王長安性見
質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于金宗召見金鑾殿
降筆交迎論當世事奉頌一篇帝嘉之以一寶方之賜食于前
親詢謂太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後醉于市帝生沈香亭子
急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
後呈成文賦麗精切音●帝愛其才教宴見問以國政潛草誥

詔人無知者曰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簪力士素貴死之通其
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
驕放不自修與賀知章李適之等為飲中八仙悲求還山帝賜
金放還由涇州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句未石王金陵尋宮殿
祀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久轉側宿松盧間王永玉璫碎為
府倖使環起兵逃還彭澤瑋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罷官以贖有詔長香夜
即會教還尋陽生事下獄時永若思將兵三十赴河南道尋
陽擇因得為參謀永幾碎飛尋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

白詩集卷之四
李太白集卷之四
李太白集卷之四

李太白集卷之四

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遠身海上偶乘
扁舟一日千里或過滕境終年不移長江遠山一眾一石無江
而不自得也帝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朓青山欲路馬及車莫
東麓元和末宦歙觀察使范傳正於其家某樵採訪復商惟二
孫女嫁為氏妾進止竹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英東
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葬士族詳以孤
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喜以復其天德敘文未時詔以白
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旭蘇州吳人嘗酒每大醉呼
叫狂走以不置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也世呼張

頭初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繆求列宿昔又來旭忽其煩責之
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永爾也問所藏蓋出其父書旭
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益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簿大筆道又
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偶公孫大娘每劍若得其神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某是書與出州都督孫佺化代為矣所圍更舞刀立馬上矢四
集皆迎刀而斬矣大驚引去後以龍筆重使守化平化平多虎
更苦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虎也捕此有真
虎使將軍過之且敗更不信也焉變之有虎出最薄而小而猛

人實遺事曰李曰子便殷封明孫詔時十月大寒軍凍帝

新宮嬪十八侍左右各執牙單呵之其受聖杯如此唐語

村曰余非諸學士便殷顧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何如

商曰：「太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惟取肥大者墜。」

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劉石玉曾得其精粹，上大哭而陽

韋退之太師禪山反作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禪山

死日果太白也

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

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悲昏濟之

其他碧霄赤虹等事語多近誕今不盡載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召資奉反聞元中擢進士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維爲賊得以葉下判陽唐祿山迎置洛陽

通為給事中祿山人妄激碧池走詔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

維摩悲喜賦詩悵痛哉平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攝佐已類諸

削宰贖祖罪肅宗懷之下遷入子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縉為蜀

州刺史繆白已育五子。顯歸。已官。尋使繆得還京師。于是召

繹為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繹在臥翔作書興

[illegible]

列人遺紀故善教幅停筆而化融工草隸善畫名感于閻元天

寶曆辛酉諸王以昭及待之兄弟皆爲志義佛食不茹衣不文

蘇方聖在融川地奇勝與裴公游其中賦詩相酬為樂喪妻下

聖祖居三十年母七表朔州為寺終燕其西寶應中代崇節經

願書典諸王座開維樂章今傳後何縉乃哀世數十百篇上

集異記曰王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於解音律進諸貴

國以王夫重之時進士孫九皋聲稱藉甚代九公主海營

海頤右丞言之峻王王今雖錄舊詩十篇度昆邑新聲一

世自出穉繡衣鮮華奇異盡紺衣之侶今貴麗惡同至公

主第携酒乘春燕諸伶旅進石梁
映年深白帆安甜美立

予前行公主顧之王即今獨奏新曲聲調末切滿連物卷

公主詢曰此曲何名石琚應曰號壽綸袍公主大奇之王

金石錄出懷中詩卷公上曉讀驚歎曰吾我素所誦習

書嘗謂古人佳作乃予為之手同公易衣并之象石王國

曰者使京兆今並得此生焉厥類誠爲國策民公主領之

為召試官至第進宮碑傳教右丞遂以龍頸一舉登第

鄧庵鄧州來陽人元寶初為傷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

有昔度私孫國史者度蒼黃焚之生謂十年還京師金宋為置

廣文館以度為博士度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詔宰相宰相曰上
增國樂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今後世官廣文博士司君始下亦
以手度乃就成之而後應命有司不復修光武治國少館自
是遂廢度連納故書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顧深明名其書為
會稽度善圖山水好書恒苦無紙時應命所給紙數屋度日
往取葉經書藏久殆過書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
前度三紀遠著作郎安祿山陽投度水即解巾國孫風後承攝
市今潛以章達郭武職平與展通王維並因三人皆善畫復圖
使繪解度等因新之于國得免死照台州司戶數年卒度樂
長于地畝除易物產兵戎策嘉善為天寶軍防賦言典事按在
官貧約甚薄如也有鄭相如者自洛州來師事度：問何所業
相如曰聞孔子稱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即曰問元皇三十年
改元皇十五年天下大亂公當為偽官顧守節可以免度又問
自謂云何答曰相如自官三品死衛州是年及進士第謂信安
尉既三年度詢吏則相如果死

蕭穎士字茂挺梁齊之祖品高越王貞崇兵陳三吳王不用品近
去家死廣度穎士四歲為父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過
百家諸書善為詩樂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策實初補

忠賢以言致害
故言此志

秘書正字承使括遺書趙衡問淹久不報為有司初兄留幕淹
陽于是尹微王恒補并等皆兄弟子孔疏蕭大子召為幕賢被
理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以長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
穎士前住吳門因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市內去恐其不下已謂
廣陸參軍事穎士作代標姚璉賦以譏林甫會母喪免嘗謂仲
元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
依違不足訓乃起漢元年託借義率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
篇又自以梁叔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祀皆由
沃莽昔而文公為廷伯仲元帝敗也乃無謀閭閻以唐上德承
梁父德皆自斯諸儒不與論也有太東王緒者僧繇高潔議承
平公輔梁書無嫌不帝穎士但之亦者梁蕭史譜及作梁不諱
梁論以終結義例云史官書述為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
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進下屈俄先官往來
朝北問林甫元更調河南府外軍事倭國遣使入朝白陳國入
朝得蕭大子為師中書令入承漸等讓不可而止安祿山亂忠
穎士於洛陽并曰祿山負竇而驕亂天下矣矣來京其先隔手即
託疾及宣山已而祿山反穎士性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梁字
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兄我梁制賊唯矣我聞封常清陳兵

知長此也
史記卷之

東京位觀之下宿而還同歲家善於其類身走山而節度使
河陽軍善紀戰則將以兩河河懷欲退保江從類士說四官兵
守潼關對用息必待江淮轉向乃足綢繆由漢河則襄陽乃今
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賊方專嗜陝公何遽輕土地
欲取吳天下乎酒內按甲不出亦會據山死賊雖去河卒性暴
金陵永王璣召之不見時盛王高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
大使李承元既兵不振類士與宰相崔圓等以為今兵食所資
在東南但楚越重山復江自古中取據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
干鎮江淮戰而制展果及賊圍蘄丘背泗上軍承元遣兵往救
大宴賓客陳如樂類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不盡款時類士撫兵
不測乃便覲聽軍展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帝納崔圓之計
授揚州功曹承元至官宿留去後客死泗南遂歿年五十二開
人共謚曰文元先生類士與圓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已任獨李
華與齊名世號蕭李有故事類士十年官楚最慘死勅其去客
曰非不能愛其才耳李華字遐叔贊皇人官右補闕
續傳物志曰類士嘗游八州舟中二水年類士顧曰此人甚
似鄒陽志烈王類士是鄒陽曹操即前秋漢二水年四手
識爾祖久矣連貨楚而去類士以為非仙則神也及死歸

將天履盜殺八二水年石內類士就詢之曰我嘗奏部
陽王承當門貴人顏色如生與類士相類此與吳綱似吳
而事類同

安祿山又思明列傳 四永嗣附

安祿山營州雜胡之本姓秦名河犂山母河史德氏為天威至師
生時有光熙寧盧野獸蓋為元陽節度使張仁急遣招盧帳時
後之邑而兄父死隨母嫁突厥安是匿身姓安氏更名祿山及
長悅思多智善意測人情通蕃語為互市手即張守珪節度
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時殺之呼曰公不收減而番扣何為
殺壯士守珪壯其語釋之與史思明俱為從生知山川水泉夷
嘗以五騎禽突厥數十人守珪醜其肥曰是不敵飽因養為子
果獲至幽州節度副使開天中出謀利貞林訪河北祿山百計
頡之刺貞入朝盛言祿山能合示始才之李林甫時為相因頡
言教言其美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之使後代裴寬
為范陽節度河北祿山使仍領平盧軍祿山陽為賊且承間奏
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封可用願以月為陛下死天子以
為誠懷之今見皇太子不拜臣乞赴之祿山曰太子何官帝
曰朕子哉萬歲後代朕君汝言也謝曰臣愚願者唯知有陛下

種
事
下
何
意

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果上以爲信然蓋安之命楊后
賜騎貴妃三姊皆與祿山數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而貴
妃兄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
而後父上大悅由是祿山有執天下意今虎下判務各居其兩
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祿山以事相貴甚卑臣無敢拘礼
惟祿山倚恩寵入謁居祿山欲謀寢之便與王拱辰共謀亦止大
夫祿山見拱辰起拜卑約祿山暢然不覺自發折祿山與語每
語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亦汗沾衣祿山引與
坐于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已抱覆之祿山忻言無不盡謂
祿山爲十郎既歸范陽判務各事自長安來必問十郎安否得
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
矣脫蓋肥腹腹及膝脰兩肩若托車者乃能行作胡說景帝前
所疾如風帝視腹曰此腹中何所有答曰唯赤心耳帝嘗宴勃
陵張百官列坐階下獨爲祿山于側座衆聞說金雞殿置榻便
坐其前仍命奏進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唯坐非人臣當得
陛下罷祿山退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歎之祿山更果
堂范陽北號雄武咸時兵強數養同羅諸奚契丹思魯河千人
爲假子教家似善多天者教百番單于覆其大馬三萬牛羊五

萬引張通儒等延望等番幕所以高向典書記嚴莊掌傳最河
父胡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錫仁孫亦哲蔡希德崔乾祐尹子
奇田承嗣等署大將潛遣買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陰令群賈
市錦絳朱紫服數萬爲夜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盡
帝心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道內給其丹諸商賈以良
茗酒醉而沈之勅數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回帝爲賜鐵券封
柳城郡公東平郡王九載黃河地道殊訪處置便入朝楊國忠
兄弟姊妹迎之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保八千詔賜永穆公池
觀而游燕地命有司爲安祿山治第於親仁坊教令但窮此處
不限財力既成且暖番番且充物其中有帖白檀牀二寶衣大
闊六尺帳平脫屏風帳方丈六尺又於府底之物皆歸以金銀金
銀器二銀酒盃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置及炭萬各一它物稱美
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欠也上每食中使爲祿山護後果弟及
造備侍賜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如人矣我祿山入新第置酒已
進聖教諸宰相至第是日上飲于樓下擊毬進而罷我命宰相
赴之日遣楊國忠之還勝進宴備以梨園教坊樂上每食下物
稍美或後苑花致獵獲禽禽獸進中使走馬賜之絡繹于洛祿山
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衆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

貴妃以錦繡為大遊樂棧山使宮人以練與昇之上聞後宮
歡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上自往視之喜賜貴
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懽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
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詔上谷郡置釐許驛戍又求妻河東逆拜雲中太守河東商度
使既妻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
鴻臚卿慶長秘書監十一歲車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夜
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志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期方節
度使河朔思以師會討之帝思改轉入漢北祿山執而思獻之
京師祿山已得而思則兵雄天下愈僣眾皇太子及宰相
言祿山反帝不信國忠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
即至對帝泣曰臣承明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廢臣死無
日矣上憐之拜左僕射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祿山又請為
開府儀同三司等使表言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
人中即將二千人祿山之逆帝御望春亭以觀并御賜之祿
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洪門駐驢循視下馬入悅驛而助日
三百里既總關收同澤長馬內元陽入奉天儀馬收反賊明
白人有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平國忠謀殺祿山平章事召還朝

制天下帝使中官輔琳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祿山厚賂
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賜食果賜下于祿山觀禮驛廢不
至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數天二人道春將二十二人相送河南
尹達真均疑有變奏請論祿山以進馬宜候至冬官自給大無
煩取重于是上稍寤會輔琳琳受賂事洩上託以他事換之
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論祿山如均策祿山居床不拜曰馬不
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送亦無異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
志始將十一年以上得之學欲候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
言祿山且反敬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
意逆反既言東宮言討楊國忠於是發所部兵及美與丹凡十
十五萬反于范陽時安祿思州無發官雖伏皆朽死不可用吏
皆奔賊或自焚不則就擒日不絕禁衛及所募皆市井徒既
敗田不能脫乃獨剩葉以从于賊及賊據東京見宮國尊雖脫
意猶欲放兵入不而而諸道兵得稍果明年正月僭稱大皇帝
國號大元聖武皇帝百官皆卑先獨郭子儀入賊賊求於常
山河北諸郡歸降者十餘祿山寵恩欲制還范陽無何潼關失
守乃遣孫承哲及長安入之遣張通儒守西京收地王昱孫敬
十人到其心以崇慶帝搜捕百官官皆送洛陽王侯將相悉徙

祿山反時
安祿思州
無發官雖
伏皆朽死
不可用吏
皆奔賊或
自焚不則
就擒日不
絕禁衛及
所募皆市
井徒既敗
田不能脫
乃獨剩葉
以从于賊
及賊據東
京見宮國
尊雖脫意
猶欲放兵
入不而而
諸道兵得
稍果明年
正月僭稱
大皇帝國
號大元聖
武皇帝百
官皆卑先
獨郭子儀
入賊賊求
於常山河
北諸郡歸
降者十餘
祿山寵恩
欲制還范
陽無何潼
關失守乃
遣孫承哲
及長安入
之遣張通
儒守西京
收地王昱
孫敬十人
到其心以
崇慶帝搜
捕百官官
皆送洛陽
王侯將相
悉徙

二戰同出
是時分兵
相持者數
年矣

車馬未留長安言談及吳張陳布烈張均張伯等皆降于賊于是賊勢大熾而勝南渡江漢北到河東之半而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實斷為事無復面出之意改上得安行入蜀友子化竹亦無進退之志祿山既老愈肥目復育又得瘧疾性亦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又娶其妾以九子悉思欲殺其嗣子處緒而立之度緒乃與閹官李瑋兄共殺祿山處緒棄位復為官軍所敗承叔於父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偕位凡

史思明天辰種初名宰于金宗賜其名為廬露身有偃背辰目側鼻寒鬚髮躁健語故與安祿山共鄉里先主祿山一日政長相

善少事焉知義以輕騎見賊多所禽獸通六恭謀亦為安市即頂之負官職無以償將走莫不至為逆騎所困結曰我收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還以為然遂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礼止王怒然賊真使者卒殺贈得以礼將還今百人從入朝莫有知時隨高者名閹國中思明擒以贖罪王曰從我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奉國王悅命高時帳下三百俱跪王平履遙謂戍士曰莫共殺我以稱入朝而實盜賊係之主潛而趨我其眾固高以獻張守建奇其功表為拔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

卷之四

如平盧軍入奉帝賜與語奇之問平曰四十失操其肯曰爾貴在既勉之從祿山討契丹祿山人敗歸乘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殺之思明恨之入山谷祿山遣王平盧虎下皆亡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子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爾便早出已與哥解并殺矣祿山反使思明畧定河北及處緒敗逆其將實子昂表以所部十三郡反安入萬來陸上大善以思明為歸義即王范陽節度使率先部以思明給書致訖勸上陰使烏承恩阿史那承慶共圖思明謀泄思明逆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思明表求誅承先獨及九節度圍相州急處緒求救于思明乾元二年正月朔藥價于魏州自稱大聖周王是元應天以同贊揚司馬封兵起期還精騎日於城下掠掠官軍出戰散歸其營晝夜則夜五夜憐之則至王又遣壯士竊官軍號號督催逆者安祿入舟車所聚則各縱火焚之往復聚散旬相謀議而官軍不能入也由是諸軍之食思明以引大衆五城城下則日以戰數傷相半會大風官軍潰而南思明逃入相州殺處緒并其眾窮其子朝義守相州自引兵還范陽是國號大燕復而陷洛陽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于北却王師奔河陽懷州思明擒恩

好殺群下人自不保朝義其長子之燕寵愛以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後既被光弼欲乘勝而入聞使朝義集眾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語思敬斬之朝義憂懼駭悅等共悅朝義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悅遂繼殺思明及朝義即位與官軍戰屢敗欲入莫矣丹所署燕京留守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繼於林下思明父子借號凡四年武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安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維害大雪祿山按行諸七主其營若無人已而環甲列卒聞所藉不疑一人祿山果其能使守賴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

諸將並不立之

復攻安慶緒奔歸承嗣自賴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戰餘又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反朝義敗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降復同懷恩降時懷恩欲倚賊為重因遣向承

機上其說進于
梁唐魏以之
唐亡

嗣等分帥河北并承嗣見恃滄海等節度使進太尉承嗣奉管內戶口壯者皆歸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不數年有衆十萬又遣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號牙兵自署且官吏圖版稅入皆致有之又承義宰相代宗同就如同平章事封虜門郡王罷其軍曰天德昭子華尚承繼公主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帝自用承承昭為相州刺史承嗣使人襲取之帝遣諸罷兵承嗣不奉詔遣

將取滑州衛州志四州兵財以歸擅制守宰陰詆諸將皆使者意而請承嗣為節度使下詔取承嗣承州刺史諸將走使薛嵩訓李寶臣朱瑄李承昭李正己李忠臣李勉田悅等討之正己拔德州忠臣進攻衛州寶臣擒其子期諸將又入攻其殺子田悅子陳番承嗣乃懼請來身歸朝初正己曰承嗣老矣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奪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諸道兵皆不敢進上遣中使而右借勞寶臣寶臣歸使者百緡使者悉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遂有玩弛之志承嗣知范陽寶臣鄉里心當敬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毋為金將曰為伯入燕燕今處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所得之人使客說寶臣曰公與朱瑄共取滄州得之則北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後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議遂與承嗣通謀謀謂瑄使曰吾聞朱公能若神願繪而觀可乎瑄即圖以示之寶臣遂遣精兵二千夜馳三百里或曰取彼就若野望者將三軍不相虞思聞變滔天駭戰走播敗北他服得既禽執領滄者以歸承嗣承嗣如蒙戎引至而遣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大吾為之耳寶臣怒思而遣十一軍承嗣復請入朝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安其降

許國門還京師水嗣送留不至其教復出滑州敗平趙兵會平
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趙興與趙合討之靈耀求救于魏承嗣
使悅將兵三萬赴之趙興忠臣所敗悅脫身遁天縱東走欲歸
承嗣為趙將所擒并魏時常謀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
詔復官爵十四年死年七十五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列傳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闕氏為關底小兒號號酒暴通書計事高力士
年四十餘使主虎中簿最王拱為使為之望太子陳金札等
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令中軍赴朔方以河隴兵圍興復
太子王靈武食親近勸進即位係天下心推承今到元帥府行
軍司馬更名護國又改今召凡四方軍奏寶印符契義少軍號
一要之輔國能隨事裁：護盜取入主親信不啻靈時：為洋
番能行人以謂未良不忘也又還京師尋字禁兵恒居內宅封
成國公制教必結輔國仰晉然後能行半細縣巨皆同輔國聞
向口為制教付外施行置祭視聽先數十人又雖有執走道無
不得：執拒信仰又臺大理寺重囚或拒斬未與輔國一時縱
之莫敢違者出則由士三百人為之衛責平王不敢斥官呼王
即軍後當國執子弟凡謂之王人者為辱元繼如為要權以改

為梁州長史兄弟皆位重省車現輔政於上前口頭論制政應
出中書其深輔國專權亂國之狀上威格制停口致處公諸務

多傳
下可

各歸有司或有違誤須經臺府輔國時是忌現竟以計處之輔
國素微賤雖養貴力士等猶不為礼輔國怨之欲立奇功伺國
時上皇居興慶宮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番十馬上皇
謂力士曰吾兄則輔國謀不能終孝失會帝疾輔國乃逼之上
皇於西內自以功逼兵謂尚書復求為宰相帝曰以卿之功何
官不可但群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誚宰相裴冕聯未為已帝遂
隨蕭車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頓將殺之又為輔國所殺代
未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上陽尊礼之冊進司室中書
令罷其所領群使并進封博陸王罷中書令輔國憤謂上曰
老奴事即君下可請歸此下事先帝上猶怒諭而還之自輔國
後太上皇入下殿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此嗣位不放類我遣使
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洞中珠石臂骨泰夜然猶秘其
事刻木代首以亞贈大傅張四醜後梓州刺史杜漸以武人為
手門時自言刺輔國者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直內侍有遠聲及副使張后謀立趙王元
振見太子孫其最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周再還

驍騎大將軍領國公蓋總禁兵後在輔國石山決入遁之軍中
叶十郎准而耶度便王仲昇為賊所執以屈服得全賊平元祿
為右羽林大將軍兼衛史久人將軍其大夫自仲昇始某竟
與元祿併進賊能州又誣後耶度便某謀謀害李元弼
方帥由是得離從代崇之奔改也久常博士柳虎上疏曰必春
紀開度藏不血刃而入京師宮闈焚掠武士無一人力戰
者此時賊既陛下也陛下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
群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
百姓嗟然李府庫相殺殺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
兵盡而方無雙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臣聞良醫療疾當病
敗藥之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
存宗廟安社稷獨斷元祿首就告天下意出而使探諸州持神
策兵付大皇後則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諸朕自新改過宜即
莫士而付弱是若以朕恩求恨則帝王大者敢妨賢路如此而
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開門寸斬以謝陛下焉奏上猶
以元祿有保護功使削官爵放歸田里及帝還元祿自三原衣
褐入京路入京師復現法用京兆府橋之以開勅長流瀛州門
至江陵元祿又有發奉先者亦三原人黃德初蓋僕爾懷恩軍

人下事如何
信得

侍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懷其譖遂致事平惟奉先軍最便掌
兵內兵糧餉熾然奉先初以此奉歡悅京師始賊類以奉先為
便恩致無以廬舍無大糧果封江國公監政附道大屠奉先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幼給事黃門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親
面密宣慰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思明攻洛陽朝恩以
神策兵也攻洛陽陷朝恩按兵洛陽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
康又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後元汴州討馮翊即公實應中選也
代宗逃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承迎軍陰與六師
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親軍容宣慰使使僕同賜改絳州使
姚良振溫諱同範隔河陽朝恩遣軍思誠討楊王景本討良政
楊於萬衆生擒良高極等引吐蕃入寇連判德信討斬之故朝
恩同處下數元獲竊以自高朝恩好引輕薄後生處門下講五
經大義作文章僅能執筆雜章句連自謂才藝文武永泰中召
列國子監封顏國公始諸樂詔宰相常奉官六軍將軍悉集京
北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備燕大皇子弟二百人來紫微殿
為時樂生列燕次人賜戲千萬取千戲供秩版每視樂從神策
兵數百京兆尹蔡綽率戲者一貴數十萬而朝恩也當不
足朝恩好子廣虛悲談時改元或雖雖強亦怯然惟權節即中

相里殷中侍郎李衡誦詰往邇來始降丞相恩不憚熟術以初
造又謀將易執政以賓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
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周結天下卧不安席
宰相何以補之不進避賢路然尚可類乎宰相悅首坐皆失
色遂使生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軍旅事宰相何與
哉且軍擊不散故天降之災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繼旗又屯
十萬饋運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旅為之宰相行文善而已
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竹朋黨且害我卿擇家執易升高
坐講席折足以譏宰相王綬恐元載怙然朝恩曰怨者常情笑
言不可測也載御之術果都虞候劉希道諷朝恩置獄此軍陰
縱惡以年溫告富室摘藥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家資入軍并
入賞告捕者他在禁人莫敢言朝恩每晨事以必凡為期朝
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相帝聞不喜朝
恩養子令徹尚幼為內給事服絲與同列事忿歸曰朝恩明日
見帝曰臣子官卑為同儕所陵乞賜之紫衣帝未應有司已執
紫衣于前令徹服之拜謝帝笑曰小兒輩服大猶渥不悅元
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常
使財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限州刺史張溫張溫與子

王元載

元載字元載
京兆長安人
少為名士

小以為後載皆以重賂結之使溫為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
內溫以同助也載又請制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麟游軍朝恩
喜于得地味不以載為害朝子儀為西朔恩嘗給周智光為外
應不半國變且大皇甫溫王宗師載留之因與溫暗殺謀誅朝
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少又受楊方表食宴禁中既罷將還
嘗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則車聲危坐載
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問朝恩曰解順昨慢哈與左右矯
而縱殺之至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朝恩軍容等使內
侍監如故還尸于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加制希道等官以懲此
軍之心蓋探朝恩意與且曰此軍將士皆朕小子無有異心



唐紀 抱印目錄

抱之一

德宗本紀

抱之二

德宗王后列傳

制官文告始附

常安崔祐甫列傳

郭子儀列傳

李懷李勉董晉列傳

韓滉劉晏列傳

抱之三

李泌列傳

陸贄列傳

抱之四

陽武盧杞張延齡列傳

裴諝陽城張萬福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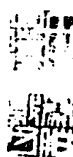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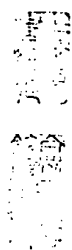
吳公輔蕭復列傳

段秀實張萬福列傳

楊烈陽列傳

華安孫志強

孫昂



吳叔英法列傳

抱之五

嗣曹王皋張建封列傳

李晟列傳

柳渾張延實列傳

馬燧渾瑊李抱真列傳

韓游瓌嚴元光楊朝晟李景略列傳

抱之六

沈既濟列傳

陳京暢當列傳

樂道茂列傳

尉遲勝列傳

朱泚王武俊田悅列傳

朱泚李懷光李希烈列傳

舊記

范部一

華家孫



德宗本紀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諸道代宗長子也母竇氏皇太后沈氏大貴元

平生帝于長安大內之東宮封為太子代宗即位以帝滿天下安撫元

帥李靖將軍史朝儀進封魯王德雅王及范東都平河北以功無尚書令

與功臣郭子儀李光弼等封賜錫春圖形凌閣廟德二年立為太子大

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即皇帝位在諡陰中動道禮法食馬魚蟹不設盤

間五月以帝喪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未幾貶為潮州刺史以祐甫同

平章事時奏與樞密官議禮送葬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皇太后皇太后

服二十七日乃祭祐甫曰送葬無主若人之別我曰賀惟祐吏者官長所

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史朝儀吏長吏豈得吏與吏曰禮非天降地出

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猶吏也吏與公卿同官而初祐於公安乎祐甫

曰若遺禍可改托不可改意與張萬善方人與遺從吏決主殿上祐甫

謂衆曰臣死臣前有執禮子衆不勝悲乃執祐甫車請吏禮禮因與諸

朝制史朝儀曰重臣河內少尹知書無與宰相故入吏主決事或決

終事始事者皆著其名而史朝儀故事時朝子集朱泚避以里功高相

臣下受朝衣長賜告次軍堂二人著衣衣衣祐甫死二人衣其衣

上問朝曰卿言可駭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表為最用今表與祐甫決

則者表陳時上居諡陰表改祐甫所言皆聽而皇臣表服竟用表初

生德以後天下用表官爵元龜元龜王結東改爵公行及帝表為相思

華其表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賢恩同澤祐甫欲收時望相未二百日除

官八百人前後相矯誅不得其意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誇卿所用多涉親

政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懷苟平主失之職何以諸其

才行而用之上以尚然詔處四方貢獻之不足者又罷禁園使及樂工三

百餘人所留者悉錄太常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戶靈州大都

督府內河東劉元帥子儀性寬大政令順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

是始專子儀為尚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劉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悍將

李懷光為河中戶常懷光為靈州大都督渾瑊為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

渾州上應靈圖上日朕以特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類忠為良瑞如卿

靈靈之珍禽奇獸殊異草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四

廷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司果獻劇來凡

三十有二上曰表奏奏而遺物性將安用之命從于荆山之陽及約拙

開船臘大之類悉獻之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遣將軍士主旋

兵相領日明主出至各屬猶反乎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代宗使

宦官來使四方者還則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未

既遣上素知其要遣中使即先起賜希烈酒而希烈贈之僕馬及錢七百
匹上怒然光起而流之于中使之末賜者皆謂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
其故受其節即散歸從險說使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時寵命
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太子諸王避者於是皆賜死以劉忠翼
更之先是與韓滉分掌天下財賦要掌河南山南江淮淮南淮南內
河東劍南上至開元格充故能長利權而以是慕之六日詔天下電滿
總給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進奏而本畫者
總給三司使于是通政者甚衆表露上雖日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
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患歸之有司詔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諸
度僧尼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
日令二人更直侍制以備顧問滑青李正己畏上威名未敢
與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
勞滑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恩又諸道聞之知朝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漸服天下以高太平之治褒義可
望焉七月朔日食吏部尚書顏真卿請首祖宗繼絕百官
集議事竟寢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皆及四方奏計
或連歲不遣乃于右銀臺門置案首以處之反上書言事孟浪
者失職未叙者亦冥其中動經十歲恒有數百人度支庫給其

費甚廉上急命疏理拘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數萬九千二
百斛後元載馬瑋劉忠翼之弟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
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
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
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
入禁中事密谷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
騎常侍學士如故八月以楊炎奏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
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
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詆諆無他長上信張涉言而用之聞者
無不駭愕代宗時吐蕃教遣使求和而范晔不恩悉留其使
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太常少卿常倫為使
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西川節度使崔寧入朝
十月吐蕃南詔寇西川楊炎奏留崔寧遣神策都將李晟擊破
之崔代宗於元陵將發引上見程璆車不常馳道稍寸未之
問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衛之上哭曰安有枉
靈駕而殺身判乎命改葬直午而打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
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與恭錄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

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後不復擇日 以沙苑奏承三千
歲貧民 十一月喬琳以衰老耳聾謀論陳澗罷政事上由是
陳張涉 楊炎既留任平寧與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鎮撫
出寧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夏綏
銀鄯坊後令皆得自奏事以奪事權仍飭使伺事過失 十
二月立宣王諡為皇太子 舊制天下金帛皆并于左藏太府
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時京師多虞
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
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賦有司不得得
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端
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為上請出之上即日下詔凡財賦
皆歸左藏一用舊式 崔祐甫有疾上令有與入中書或休假
在事大事令中使咨決 晦日食
庚申建中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 唐初賦
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
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
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亡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
議依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

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
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稅盡六月
秋稅盡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上用其言仍
認兩稅外報率一錢者以枉注論 楊炎為元載報讐將傾劉
晏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轉運租庸鹽鉄等使分奪其
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轉運等
使尋貶晏忠州刺史 二月命黑陽使十一人分巡天下 楊
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以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己微為司
農卿以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發涇軍城原州別駕劉文喜不
奉詔復求資貳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三月張涉坐賊
放歸田里 以歸泗判度支杜祐權江淮轉運使初楊炎罷度
支轉運使命金部倉部代之既而省職久廢莫能振舉天下錢
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四月劉文喜復不受詔據涇州作亂
詔朱泚李懷光討之 代宗之世每元日至端午生日州府
于常賦之外為貢獻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
獻銀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庸 吐蕃始聞肅倫歸其
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肅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
洽于中國吐蕃大悅奉道迎肅倫發使入貢且致聘禮既而蜀

將上言吐蕃射狼獲俘不可歸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屬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志命歸之復遣使使吐蕃倫請上自為載書揚炎以為非敵請與和子儀車馬載書以聞令上書可而已使之 朱泚等圖劉文喜于涇州久不發微發既運內外騷然朝臣多上書請赦文喜上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虞入奏海虞言于上曰臣必為陛下棄其首以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急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喜我勸不可得也于是假御膳以餉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彼城中勢窮海虞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事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已益懼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誓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京兆縣丁大數十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 回紇登里可汗謀入寇其相頡婁賀諫不聽遂殺之而自立遣使入見詔冊為武義成功可汗 七月湖南觀察使曹王皋招降印州賊帥王國良 送尊帝母沈氏為皇太后 楊炎誅殺忠州刺史劉晏 九月宣政殿御樓將作奏十月魁星未

可得上日但不妨公客人則吉矣安問日將即命休之 十月宣徽觀察使薛瑄以賊寇為連山對大厝以前賊欲出納俸餉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東政貨賂公行天下不將賊吏者殆二千年至是遂以賊賊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上初即位陳存寶官親任朝士而張滂與薛瑄以職敗宦官武將皆曰南于文士職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于是上心怡疑不知所倚仗矣 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池訪求太后詔以陳王述為未迎使諸池四人高判官分道求之 十一月朔朝集使及貢使見於宣政殿兵興以來四方州府不上計內外不朝會者二十有五年至北始復舊制詔朝集使貢使分番待詔日引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速人疾苦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始拜之婦不卷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儀舅姑坐受于中堂諸父兄弟立受于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會上之從妹卒命麗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上曰爾受其費我受其礼卒麗之 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即嫁主多不以時嫁有華楚者上患懷之所費之物必經心目 是歲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二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三千八百九萬八千餘緡數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緡 諸兵之著籍者也兵民始

李惟岳入朝後
李惟岳自此而分

李惟岳入朝後
李惟岳自此而分

中而延中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長歎而
費臣表請繼襲不許乃發兵自稱留後使將佐共奉表請而
不許曰悅獲尚之請又不許或曰不與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為亂者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眾耳日御日因其所欲而
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壽命不足以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
不許曰悅李正己果樂義於是也兵境上與李惟岳遙相應助
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以盧杞同平章事 發
京西防秋兵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
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奉大軍帥張巨濟戒
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
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罷不發上深歎
美賜書勞之 果樂義避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舉為亂數最
甚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四月加樂義同平章事賜錢萬緡御史
張普實手詔赦之 五月以軍興增前稅為什一 田悅與李
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舉兵起而攻 六月果樂義拒
命詔遣軍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時內自關中西至
蜀連南盡江淮間越北至太原所出兵李正己遣兵扼徐州
角橋河口果樂義阻兵長陽還殊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時

後可也

汴河口不敢進上以張萬福為徐州刺史進奉始於汴河口
南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自吐蕃陷河隴伊
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鎮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數遣
使奉表皆不達歷聞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問道歷請自回
龍中未上奏之 七月皆賜爵即王將士皆遣七資 楊炎以
盧杞之譖而罷以張鉉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勉莫承慶討田
悅戰于臨洛大破之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
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八月李希烈與果樂義戰大敗之樂
義赴井死傳首京師 朱滔說降李惟岳將張孝忠 九月以
孝忠為成德節度使 十月盧杞誣殺楊炎 裕于太廟先是
太祖既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既皆義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
獻祖東向而饗之 李正己從父兄徐州刺史李希有以州降
十一月永樂公主適回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 劉洽唐朝臣
等大破青觀兵于徐州江淮漕運始通詔前李惟岳官爵 李
納海州刺史王清海州刺史馬萬通各以其州降
壬戌建中三年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于洹水悅將李再春以
博州降悅從兄弟以洛州降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
之惟岳將復日知以趙州奉王武俊投惟岳傳首京師 李嗣

復臨海縣 復權天下酒 二月李惟岳部下楊正最以定州降 以張孝忠為嘉定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應接張朱滔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自以為不得節度使又失道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以檢校太尉為武俊起奉詔田悅因遣說滔武俊相與剋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孝忠孝忠不從 剋於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以其弟經子成務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賊不可合上乃因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爭合 四月朱滔王武俊又發兵救田悅詔李懷光討之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萬縣府虛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崔陳京建徽請括商賈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撻人不勝苦有離死者長安貴戚如被毆盜計所得錢緡八十餘萬緡又括稅糧實錢凡諸積錢帛棄棄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權害百姓高之嚴而相率進事相馬由許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兒計并借商所得錢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以獻上驛召泚于鳳翔至以蠟書示之泚頓

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松茅賜名園腹田錦繡金銀甚厚以安其意盧杞因以計出平章事張鉉為鳳翔節度使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嘗將以為有貞觀之風又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 五月詔他道皆增稅報稅此又詔並每斗皆增價百錢 源休使回紇還盧杞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 為休以實事志望 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于恒山敗績 十月以曹王皋為江西節度使 盧杞為開播同平章事政事一決于杞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十二月李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大尉建興王 癸亥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以盧杞言詔遣顏真卿宣慰希烈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 二月元汝州 三月曹王皋攻李希烈敗之斬其將拔重鄭州 李希烈引兵歸蔡州以待朱泚等之援 四月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志貞詣諸將為節度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歿並勒其子弟帥收為自備資裝從軍後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招搖 李晟圖朱滔所署方州刺史鄭景濟於清光府殺之晟軍大敗 六

前書如後是
戰士上三六
之衣

月初竹稅開案除陌錢注 時河東澤潞河陽桐方四軍屯魏
縣神農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湖南燕中劍南嶺南
諸軍環淮寧之境藩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
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養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
出軍鋒逾境而止日費錢百三十餘萬糧常賦不能供判度支
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契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
十中稅十下稅五百畝區一間稅六十賣告者錢五十縣所謂
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買
易者約錢為半取隱錢百者稅六十罰錢二十賣告者錢十縣
實錢皆出生者于是悉忘之縣至于遠近 七月盧杞惡禮部
尚書李勉遣使吐蕃 八月李希烈寇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
劉德信等將兵救之 九月李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
州空區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遣將唐漢臣及劉德信赴許
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還希烈伏兵
邀之執傷大半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上發涇原身道安
救襄城 十月丙午勅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
雨寒甚多攜子弟而未嘗得厚賜遣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
澧水詔京兆尹王翊攝師惟備食米錢粟恐壞而廢之曰吾輩

史法

將死于敵而食且不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屋二
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譟趨京城上遽
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校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
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稅賣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初
白志貞募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井屠兒賄而補
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販賣上言某兵不
精其教金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召某安竟無一
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藥
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後從官諸王
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
涇帥廢憲京師心常快怏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諸召
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
所之盧杞聞趨白志貞王翊陸贄等追及于咸陽 賊遂舍元
賊雖諫爭入府庫運金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
尉聞若私爭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朱泚入宮居白華
殿曰稱權知大軍百官出見泚泚動西乘輿此不悅源休以使
回訖還實薄怒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惜逆機校
司空李忠臣太僕卿張元晟皆舊、不得志至是與工部侍郎

將錄皆為沈用 上思巢道茂言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馳至瑊素有威望表心恃之稍安 上微遣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未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果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為大臣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瑊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皆營于三十里外美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隙無患若泚奉迎何惟安多上乃急召援兵入城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鳳翔節度使張鑑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莫將李楚琳事朱泚為泚所厚夜與其党作亂焚鑾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祥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急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奉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就為御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 朱泚僧號源休勸泚殺剪宗室以使人望投即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 李希烈陷襄城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兵千人從上奉天上去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到之通衢鼓噪最盛城人為之喧噪 姚合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番使姚況知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況為司馬

上遣中使告難于魏縣行營諸將相與勸吳李懷光進帥衆赴長安而魏李充引兵歸魏李抱真退屯臨洛 以蕭復劉從一為公輔同平章事 朱泚自將過奉天軍勢甚盛官軍出戰不利泚爭門欲入渾瑊韓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使僧法慈進攻其毀佛寺以為持衝遊瓌曰寺村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 田悅魏王武俊共擊李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武俊乃降悅北歸與抱真相結 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入援被賊於見子陵進之東渭橋 十一月龍古留後常奉表泚所遣使遺其兄入見拜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番使杜希全及董曼刺史戴休顏時常奔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命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遮不若自乾陵北過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險近若為賊所遮則城中兵應援可也勸出乾陵恐為賊所襲瑊曰自此圍城日新乾陵相其萬多矣今城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未所繫臣若得當據要地則此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當北逆賊上乃從杞希全等果為賊所遮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于乾陵下視城中軍糧紅袍左右官人赴吏要賜拜希全人縱懷辭職天子以為勝在景刻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

朱泚謀殺
上遣中使
告難于魏
縣行營諸
將相與勸
吳李懷光
進帥衆赴
長安而魏
李充引兵
歸魏李抱
真退屯臨
洛 以蕭
復劉從一
為公輔同
平章事 朱
泚自將過
奉天軍勢
甚盛官軍
出戰不利
泚爭門欲
入渾瑊韓
遊瓌血戰
竟日賊乃
退使僧法
慈進攻其
毀佛寺以
為持衝遊
瓌曰寺村
皆乾薪但
具火以待
之 田悅
魏王武俊
共擊李抱
真抱真復
遣賈林說
武俊武俊
乃降悅北
歸與抱相
相結 汝
鄭應援使
劉德信入
援被賊於
見子陵進
之東渭橋
十一月
龍古留後
常奉表泚
所遣使遺
其兄入見
拜奉義軍
節度使 靈
武番使杜
希全及董
曼刺史戴
休顏時常
奔渭北節
度使李建
徽命兵萬
人入援將
至奉天上
召將相議
道所從出
渾瑊曰漢
谷險狹恐
為賊所遮
不若自乾
陵北過且
分賊勢盧
杞曰漢谷
險近若為
賊所遮則
城中兵應
援可也勸
出乾陵恐
為賊所襲
瑊曰自此
圍城日新
乾陵相其
萬多矣今
城危急諸
道救兵未
至惟希全
等未所繫
臣若得當
據要地則
此可破也
杞曰陛下
行師當北
逆賊上乃
從杞希全
等果為賊
所遮死傷
甚衆四軍
皆潰退保
邠州泚攻
益急移帳
于乾陵下
視城中軍
糧紅袍左
右官人赴
吏要賜拜
希全人縱
懷辭職天
子以為勝
在景刻時
遣使環城
招誘士民

笑其不識天命 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葉孤道晝夜兼行
詔以高行營節度使 沈園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晝夜兼行
步出城覘賊其人懸以苦寒乞一橋移上高求之不獲竟憫然
而遣之特供御餼有糯米二斛每伺賊間夜使人于城外采薪
薪根而進之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貶危亡公輩無
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泣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
急而銳氣不衰 李懷光以兵五萬人投至蒲城李晟亦自蒲
津濟軍于東渭橋有卒四十最善于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
從之旬日間至萬餘人泚將何望之襲據華州潼關守將駱元
光襲破之遂軍華州召募得萬餘人數破泚兵賊由是不能東
出焉燧遣其司馬王權反于潼關將兵五千人屯中渭橋泚虎所
據唯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高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
丈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惶惶迎其所未鑿地道積薪薪火以待
之賊攻南城竊遶環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
施淫醢水囊大炬矢石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潭城
討諸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吏大夫實食五百
戶以下十餘通搜城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便視其功之
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且曰今使與卿列城俯伏

不數言而此之
事已中其計矣
戰也

流涕上封其符款款不自勝時士卒凍餒久之甲冑凋擽激
以忠義皆鼓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
地進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薪
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雜以震地湧更雲梯上人皆為灰燼吳閻
數里賊乃引退于是三門皆出矣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
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傷入夜泚從未攻城失及御前
三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表間
行至奉天恒賊方攻城驍使填堦得間入城上大喜城中歡聲
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梁以高懷光復三
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退從臣皆賀汴滑兵馬使賈隱林進言
曰陛下性太急下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已憂未艾也
上甚稱之侍御史万俟若蘭金商是洛諸道貢賦錢至用度始
振泚主長安為城守之計不受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
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
焉 李懷光未起難數與人言隱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
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常誅誅之杞聞之恨言于上
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
安此破竹之勢今聽入朝必當竭宴番更累日使賊入京城得

從容戒備恐難圖矣上以高無詔懷光宜引軍之使楊與李連
微享載揚惠元共取長安懷光由以數十里赴難破洗解圍而
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悵悵曰吾今已為義臣所敗事可知矣
遂引兵去至營店番二日乃行 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也時
昭聞未此作亂編廣陵修壘鑄甲兵竊混開梁境牛馬出
境築石頭城錫鎔事修塙壁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蓋無使
包估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少遊志奪之時南方藩鎮各割
境自守唯曹王李皋敢遣使貢獻 李希烈攻通汴鄭江淮路絕
朝貢皆自宣鏡別襄庭武關阜治卸驛平道路由是往來之使
通行無阻 李懷光憤不進上表叩謝懷光帝罪惡衆論難勝
亦皆托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張杞與白志貞趙贊皆為遠州司
高宦者程文秀上野信任也懷光又言其罪上為赦之 以翰
林學士陸贄為考功郎中貽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
以行軍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
主大議而贊恒居中參裁可否時贄內相 遣使覲田悅王武
俊李納故其罪厚贄以官爵悅等皆感歸款而猶未敢絕未絕
各稱王如故 李希烈攻李勉于汴也出奔汴州遂陷希烈拔
襄邑攻事陵江淮大震陳少遊送款于希烈遣使請李納于鄭

新
字
之
新
字
之

州 間播罷 術者言國家已運數經百六宜有變更群臣請
更如算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曰曰尊號之與本非古制行於
安泰之日已累難沖難予喪亂之時尤傷華體必也備稽舊載
須有變更與其增美而失人心不若無舊號以旌天戒上納
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
不盡洗刷疵垢宣暢善懷使人人心有所感則何有不從者乎
應須改革事修禮具別狀同進然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事非
難行善為難惟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過言善猶領聖意更思可
難上然之
甲子興元元年正月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
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至備君臨萬邦失守未幾越在卑養
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于將來明徵其
以示天下小子懷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子深宮之中暗于
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
勞苦深澤下究情未上通事既重隔人懷疑阻猶朕者已是用
興戎伐師四方騷動千里蹙蹙車馬遠近雖然行齋居送喪廢
勞止或一日是文錄乃或連年不解甲冑杞憂之主室家靡依

元生沈維忠最堪力使不思田萊之荒暴令峻于謀求此
空于杆軸轉死溝壑雖去御劉邑里丘理人煙斷絕大難于上
而與不審人志于下而朕不知劉致亂階變其初邑高昌失序
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庶民痛心視貌罪實在予永吉
愧悼若蓬萊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威武之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
致其變懷皆由二夫其道而下履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
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避綠衣此連坐落速必不
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又為大害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履歷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
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創諸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
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整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
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 王武俊田悅李納見
赦令皆去王纘上表謝罪 李希烈潛遣以其將杜少誠將兵
取壽州張建封遣賀蘭元均守靈丘少誠竟不能通遂南冠新
黃曹王阜遣但懷擊破之希烈又使其將董侍襲郭州為刺史
李無野張子忠希烈東畏曹王阜西畏李無不敢復有江淮之
志矣 帝于竹宮廢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皆曰違禁大置違違

永法

自一十四年
九月至二月

警陳之即命去其傍 肅復以直言出為江淮等道宣慰使
使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
收京城遣秘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 二月李希烈圍漢
州刺史劉昌于車陵韓流遣將救之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
李晟恐為其所并募軍東渭橋 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
怒執奉于地 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
大將張用誠將兵三千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震聞召殺之
懷光妻奪李連發楊惠元軍惠元被害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
使為進環秦之上同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
為亂今仰軍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
妻及地授之專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當諸將各安本府指麾
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如此若朱泚何時曰陛下既許將
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賞責難不賴之此
不足是也上然之懷光遣其將趙昌入奉天約為內應昌驚
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上詰法章梁州上遂出城命鄭休頗守
奉天休頗徇于軍中曰懷光已反遂棄城拒守時二月丁卯日
也 三月罷傳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叔知軍府上因
以緒為節度使 崔漢衡以吐蕃安至諸將分心受李晟節度

李懷光奔河中怡懷光方慶失此與吾以兄弟之約分帝國中
 及懷光已更其下多奴此乃屬以詔吾且欲其兵懷光怒怒內
 憂憂下為憂外恐李懷光之遂使營東走掠澤陽等十二縣雖
 大無遺至河中或勸守將呂陽岳然搖拒之陽岳以兵少恐不
 能支遂納之 上居艱難中小大之事必與度發謀梁洋道陰
 害與誓相失上為憂涕泣憂陽誓者實千金久之乃至上善喜
 太子以下皆賀然誓教且懷光上意慮犯難犯上心死之誓極
 言犯難初致亂上雖從心願不悅去申車駕至梁州山南地
 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兼用贖贖上致西幸成都最實曰
 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舊六軍以高多後若幸西川則
 晟未有收復之期也最議未決會晟表至請發瑛漢中上乃止
 最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 鳳翔節度使
 李楚琳遣使詣行在上初欲以瑛代楚琳後以瑛舊言優召
 拜慰之 四月知李晟諸道制九節 瑛帥帥諸軍去科谷崔
 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南結贊曰即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遂環
 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往會瑛環吐蕃遣兵二萬從之李楚
 琳遣將從瑛收武功此遣其將韓遂等攻之子達以吐蕃報擊
 新舊為餘級是僅以身死瑛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

韓愈之何足
 然亦非長也
 日之七

以通長安 其公輔以言事最為主廢子 朱泚敗遣人誘涇
 原節度使馬河清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遷與泚通欲
 河清而附于泚 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衣履亦御御衣
 五月並發判官王紹以江淮絹帛未至上命先發將士然後御
 形 韓愈遣使貢獻 瑛環憂與吐蕃約見日取長安吐蕃受
 朱泚路竟引兵歸其國 李抱真王武俊大敗朱滔于貝州
 六月李晟大陳兵諭以取復京城引野獲諸人示之飲之酒蘇
 幾而散之召諸將問安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先
 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代安格闕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
 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
 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曙瑛環先
 而可孤刺期集于城下可孤敗此將仇進志于盡回西斬之最
 壯軍于光泰門以塞要路安大至最嚴安營之賊敗走明日最
 復出兵諸將將瑛環師至苑攻之晟曰賊敗已破不乘勝
 取之使其成陣非計也賊出戰最敗最使兵馬使李漢王但將
 野安史諸將步安直然先備最光開門二百餘步賊斬之
 最怒故斬其頭年乘夜而入必潰之賊衆大潰諸
 軍分道入且斬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最先勸此

日一月四子出
金主是也二百
七十百九日

出此北乃與姚合言師路東西走光最隆最遠兵馬使田子奇
以騎兵進沈全諸軍曰最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康文
附賊使若小有實為非予民伐罪之意最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耀取賊校尚可孤取賊馬最
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故是日澤城戴休頗稱逆
壞亦克咸陽晟斬此党李希清等于市希清不屈者判逆將
沈等違軍書記于公吳休寒布上行在日臣已肅清宮禁極獨
圍寢煙簾不粘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杜撰
非為朕也沈將奉此書其衆隨道散亡北至涇州餘百餘騎田
希鑒聞城拒之此衆皆哭涇卒遂殺姚合言諸希鑒降此獨與
陽親兵北走寧州此將韓曼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
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澤城高侍中張元光尚可孤等各遣
有差詔改梁州為興元府戊午上發梁州 七月至鳳翔秦琳
將鎮張元最等伏誅 遣使事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光殺
之 壬午車駕至長安澤城韓進環戴休頗以其聚應從李晟
張元光尚可孤以其喪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
上于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悅伏奏左請罪上駐馬慰撫
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晟

孔巢父宣慰此

志家傳實事
卷五十一 四

為之有職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
學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
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患郭微之諸行在至是以為微騎常
侍日直西省以使對朝野皆屬目附之 八月頗真卿為李希
烈所殺 以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
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祥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
仄不許晟至鳳翔治賊張繼之罪斬裨將王瑒等餘人 遣軍
賊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教戰不利時度支用度不給賊者多
請赦懷光上不許 而熒討李懷光取晉慈隰三州進取絳州
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 初魚朝恩既代
宗不復使宦者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貞得羅復
以宦者實文場代之乃遷長安頭忌宿將撫兵多者稍之嚴之
十月以文場及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某
旅 閏月李晟巡邊至涇州誅田希鑒 治其殺為
希烈濟州刺史李澄以鄭滑降 來是節度使到洽克汴州擒
希烈將羅崇輝希烈奔歸秦州 李勉入朝詔罷却說其平章
事如故 加韓滉同平章事 蕭復自江淮還罷為左庶子
是歲蝗大飢

義高不從高
之之子

宋恭帝被虜後
者年例一也意
義高也

乙丑貞元九年正月以盧杞為澧州別駕初杞遇赦移吉州長史
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處
革制執以白盧杞劉從一日盧杞作相致書與播遷海內落髮
奈何遷大即願相公抗奏韓等不從更命他舍人革制制出
高抗之不下且奏杞性惡勞心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
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機失叙天地所報華夷同奔倘如
巨奸之寵必失百姓之心袁高復于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
故高曰故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復爭之曰杞之抗
政百官恒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奸党皆嗾而趨上大怒
諫者稍引却京顧曰需等勿違此固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
解謂宰相與杞小州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共如天
下失望何乃以杞為澧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
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此陛下于杞靈今承德言乃免舜之不違
也上悅杞竟死于澧州 三月高燧敗李懷光兵于閩城 四
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于長春宮 以曹王嘉為荆南節度
使李希範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六月以曹王嘉為西川節度
使 朱滔死將士奉剽悍知軍事詔國以呼南西州節度使
七月陳乾運亂殺其節度使張勣勣以李泌為節度使

大旱滿澤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將盡乞旬
減費食皆罷之 八月高燧敗長春宮逆足薛平河中李
懷光伏誅其子璣自殺 加高燧兼侍中 詔諸道與淮西連
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
死回紇將士百姓一無所問 召張延實入相李晟表陳其過
以延實為左僕射 九月盧龍節度使使劉悛卒以其子濟知
節度事 劉從一罷 十二月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
引對時政得失自是群臣進有不達理道者因多譏訕不通
時宜上亦優容之 戶部奏今歲入貢者百五十州

丙寅貞元二年正月以歲飢罷元會禮也詔減御膳費又宮人月
俸罷龍高料 以利漚崔造齊快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
美張正則為文以王佐自許鹿四夢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
漚快多護事于造久在江外疾幾數請使園上之與奏罷水
陸度越轉運等使諸道租稅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
宰相分判六曹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溢判吏部部判戶工
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瑒善使判諸道鹽鐵權酒輪漕奏論其過
失瑒遂罷 三月李泌開還道城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
十八里以避砥柱之險 四月李希烈別將趙長壽向李懷野

敗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其將陳仙奇使臣告救之因屠其家
衆衆未降詔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聞中會要為葉重武脫
中呼子道上憂之甚會韓說運米三萬斛至陵李泌即奏之上
喜遣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陵吾父子得生矣時葉中不隨
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大軍軍士皆呼萬歲時
比歲飢饉兵民皆率糴其至是走安撫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
瑞人下鮑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情色乃如故 七月淮西
將吳少誠為李希烈報仇殺其前度使陳仙奇自為書後以
田環為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環以勸儉率下
政令寬簡賊後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安食皆足 吐蕃南結
贊德法蘭節軍詔運賊元光屯咸陽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
軍以寵功臣 吐蕃逆時及好日京師戒嚴民間傳言上復數
出幸奔賊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其使人情洵恨大
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泣涕上亦為之
動容 李晟遣安舉吐蕃于汴城大敗之向給贊爾人口唐之
良將李晟馬燧澤潞而已嘗以計主之入鳳翔屯集據據以兵
直抵城下曰李公召我來何不為我起程而還 十月李
希烈遣使使野詩良輔與王仙芝吐蕃擁沙堡拔之新其將焚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吐蕃傳第五十五
吐蕃自唐初其
心死而不改其
俗自是為唐亦
其

其積聚而還的結贊引兵自寧遠北去韓遊瓊遣將追之吐蕃
素所掠而去 徵王代乘帝命之十一月甲午立為皇而丁
而後嗣 吐蕃陷鹽州 韓說劉金佐曲環俱入朝 命金佐
監鐵騎軍等使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崔造改注事多不集及元
瑒失職造遂憂憤成疾不視事既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說
之功十二月以說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造野休奏皆改之
吐蕃陷是銀麟州 崔造罷 上忌李晟功名會吐蕃有難問
之言張延賞等勝勝于朝無所不至最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
患遣子參請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林深怨韓方鎮亦不許
韓混乘與晟善上命混諭告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謝
因飲盡歡表眷延賞為相
丁卯貞元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淮西戍安由勳州叛
歸德陳李必邀擊斬之 雲南王異牟歸入附西川節度使
常是春宜招紂之以離吐蕃之變上命韋光作遺將書以諭之
微視其趣 張延賞與張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漫
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之 劉蕡罷以柳宗元平章事
韓混因浙西入朝上遣已待之官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混性
奇暴百官辟吏奴遇不禮遲疑為混所引荐至已寵之曰光相

公以楊泰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高泰何勝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告人臣所宜遠觀為之少審威嚴 二月遣左義子崔琳使吐蕃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年以白志與高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志貞陰抑不可復用會渾叛不視事歸下用之渾叛聞遂已發肯不許 三月以左義子李錡充入吐蕃使初吐蕃尚結贊得並夏州各番兵戍之羊馬多死糧運不絕又聞李晟破擒河堡渾賊而賊各舉兵臨之大懼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于焉噉噉信其言高請于朝李晟曰吐蕃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強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源節洮渭使最及劉佐會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從之會遣李晟還實又遣會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遊瓌實計延賓又言晟不宜久與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吾輔朕自擇代者晟荐卻度使和君子遂以君子為鳳翔戶部最友對罷鎮 五月以渾賊為會盟使初在韓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彼未犯我我高是以未耳公故修好回所獲也然渾侍中官厚圖于其城請

必使之主盟遂遣職與盟于清水城將二萬餘人赴盟野尚結贊歸盟于土梨樹或言土梨樹多陰阻不如平涼乃許盟于平涼 閏月大省州縣官收其糧以給戰士張延實之謀也時新陰官十五萬人而當城者千餘人然嗟盈落 兵少誠故拒朝命上以裴鄴扼淮而衡要以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裴鄴復即安隨唐七州隸之 渾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實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修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職戒以推誠相待勿為猜疑職奏吐蕃決以季末盟遂實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諸敵情所以為奏但既朝廷為我所侮耳上然命張元九七潘原歸遊瓌屯洛口以高城援元九謂職曰潘原距盟野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韓與公俱職以詔旨目止之元九不聽與職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里元九據柵深固職據柵皆可踰也元九代兵于營西遊瓌亦遣五百騎伏于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而趨柵我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職許之吐蕃伏騎數萬于境西遊瓌實率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吐蕃軍志為所禽職等皆不知入幕

易禮眼吐蓄代鼓三声大譟而王城自幕後出偏得他馬乘之
伏獵入其野馳十餘里方及馬口故失過其背而不傷吐蓄
縱兵追擊死者數百人擒者數十餘人副使崔漢衡被擒職至
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代使以侍之吐蓄乃還是日上視朝
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焉燧曰然柳渾曰吐蓄對
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更
色曰柳渾善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頓首謝是夕婦
遊梁表言吐蓄劫盟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柳渾曰卿善生乃能
料敵如此其甫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遣中使賈詔遣尚結
贊不餉而還 初吐蓄尚結贊患李晟為燧渾瑊曰去三人則
唐可圖也于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故托渾瑊以書燧使
并得罪因離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侄奔謂曰
胡以為高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至足當是時侍中度
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奔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六月罷其副元帥詔度
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懇懇辭病 以李泌同章事 李泌
請復所減州縣官從之 七月吐蕃之代蓋是者續還不能人
多病疾思歸尚結贊遣騎送之悉焚其廬舍沒其城驅其民而

此即吐蕃
使臣可知

李晟等請
十送之李晟
之西敵為第二

去于是制振武之祿銀二州以歸渾為夏祿銀節度使帥神策
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鎮之 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
足李泌奏自夏兩稅以來蒲瑒州歲聚數萬率以為軍資自悞
違法區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軍正自非於法應無使番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適負可假借之唯微者釋之敢有淹沒
者罪之上書之曰御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
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就為敵區非推鞠
不能得其實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最吏所得必少而
遲天上曰善以元交直為諸道勾勒而稅錢帛使 李泌議從
行兵諸募戍卒屯田京西校之 張延賞卒 八月朔日食
柳渾從高左散騎常侍 詔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蒲升女
為太子妃主素不謹李晟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廢椅
上大怒遣之禁中流界等詣表切責太子太子俱請與妃離宮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主孝友溫仁必曰陛下唯有
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他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臣
上曰卿不受家奴于對曰臣唯受家奴故不敢不盡言若長陛
下惡恐而為世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必復獲臣之子臣餘
非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臣為嗣臣未知得款其化于國

此段亦能證
得固不虛

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
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止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
曰建寧叔竇寬肅宗性急故耳必曰臣昔為此固諱諱等不近
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親為事且其時先帝常懷
危懼臣臨辭日固請黃瓜蓋諱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
貞觀開元皆為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永乾謀反事狀雖白太宗
廢之猶為并廢親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速寧寬則願陛
下深戒其大從容三日寬其端緒必釋然如太子之無他差若
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
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武惠妃譖太子海內冤憤又
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子孫如吾慈懷衷中如太子與猶未可
信況但以事母為累乎幸賴陛下無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然
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許王圖定策之功矣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皇親太
子寬懷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還延至明日思之必抽腸
切腹而泣日知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

此段亦能證
得固不虛

由審思勿震此意于左右寒之則彼皆散樹功于舒王太子也
矣上曰是晚即意必退太子遣人謝必曰若必不可故欲先自
服藥何如必曰必無此矣願太子起敬起孝為必身不存則事
不可知早間一日上聞延英殿獨召必流泣曰非卿切言朕今
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家事皆當謀
于卿矣必拜賀曰臣報國早矣萬時已死不可復用願乞骸
骨上慰諭不許九月必嘗帥羗降之衆屯隴州連營數十里
京城震恐乃大掠驪丁壯萬餘口而去未幾復至隴州以安擊
却之必能求和親而不許李必令其頭臣子委約東而大
喜從之必嘗陷連雲堡西恃連雲為險突連雲陷而西門
不開門外皆為賊境進米絕常苦乏食十月吐蕃賊故原
州而克之吐蕃李故以諸賊前討生將韓致緒等作亂伏誅
是歲大檢詔和親果走十二月上敗于新店入民隨先奇家
間百姓果手對曰不果上曰今歲願檢何為不果對曰詔令不
信前主兩稅之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又云
和親而實強取之曾不減一錢始三所獲果走劫于通次今則
遣使東西行營勸教百里車牛楚役虛不能支愁苦如此何
樂之有上命復其家

戊辰貞元四年正月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李泌奏京師

休太薄薪自三師以下急倍其俸從之 以判書高潛原即度

使李元亮為隴右節度使昌元亮皆率辛力田數年軍食充美

涇陽相安 二月以諸道稅外武帛輸大盈庫先是上謂李泌

曰每歲方鎮稅賦凡五十萬餘今歲僅得三十萬餘中用度

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諸道供宮中錢百萬餘

陛下勿受私獻及罷宣素必有所須降勅批札不使奸吏因緣

諛制上從之 又元及直隸淮南錢帛二十萬泌必忠輸之大

盈庫然上猶教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惴惴而

不敢言 劉昌復某建密呈李元亮某原故城 四月更余

數前左右射止日抽威儀 雲南遣使入見 吐蕃寇涇州

是初州先是吐蕃每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為疫而退至是得害

人實其妻子遺其將將之盛是入寇諸州悉敢與賊吐蕃大懼

切云 六月李泌奏處士陽城縣為建議大夫 七月罷句節

諸通稅似物 元及直隸向節道高定制歲百餘萬解賦不送

命諸道多向新于上上意落乃知已在官者給京師夫入考悉

以與天明平以從恩免于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十月回紇

可汗遣其使及大臣專來迎公主歸元甚喜日昔為兒孫今為

子得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常為父除之仍請改龍為回鶻許
之 吐蕃龍西川常事連無拒知之 十一月丹回鶻是壽天
親可汗以而文成安公主歸之 獲海節度使程日華等子陳
夏自知晉後

己巳貞元五年二月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方

高為景州轄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從仲為景州

刺史 以董晉為參同平章事李泌嘗奏通故可無度支監

鈔重晉方正可度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泌甚從薦二人上遂

相之奏為人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奏獨居

後以度支為辦實事大政多引親党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

充位而已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從李泌卒 九月詔

補送良以下主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于凌烟閣以純國初功

臣之像 十月肅宗遣將擊吐蕃復舊州 瓊州自乾封中為

山賊所陷至是詔南節度使李從奇攻拔之 十二月吐蕃寇

北庭回鶻故之

貞元六年正月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

諸寺以示崇禮加賜施財三萬 二月遣中使往故處 十

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段忠貞貞貞而自立國人殺之而立忠貞之

新書貞元四年
日金吾奏
三鼓百無之
公刑云

劉從之之明
更不及德榮
何也

子阿囑為可汗遣其臣梅錄來告其父命 回鶻欲與吐
蕃戰不利北庭沙陀陷落于吐蕃也西回是遂絕矣知存亡而
西州猶為唐守

辛未貞元七年二月遣使立回鶻表誠可汗 初上遣長安以神
策等軍有衛從之勞皆賜名與元元從奉大宛殺功臣以宣
鎮之撫恤使厚榮望特恩賜機凌忽府縣府縣官有不勝忿而
利之者都督一人多貶焉里市并留民往 行傳寄名軍籍則
府縣不能制至是詔軍士與百姓訟者悉之府縣小吏驕私軍
大事奏聞凌忽府縣者葉身以聞母得容辱 義武節度使張
孝忠卒以其子果靈為節度使 後賜名 八月以陸贄為兵部尚
書諱曰賊害忠也 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 九月遣
使來獻俘 福建觀察使吳元海治有蘇寶參以私恨殺之且言
其為鳳上召至京師知參之誣由是始思參以奉為限就理案
使以代參靈李翼

壬申貞元八年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曹王皋卒 三月皇武
節度使劉公佐卒其子士寧自為晉後 密參除狄時權而貪
每進除多與族子為事中中微之中招授受賂時人謂之毒鵠
上聞之由是惡賄進用陰與諫諍大夫吳通元作書以傾

知縣傳

贊上奏知之從中道州司馬賜通元死尋貶參為柳州刺史
以趙懷遠贊同平章事 平靈節度使李懷光其子誦古自為
事後 七月以裴延齡判度支陸贄言延齡延妄小人不可用
不許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三萬餘人 八月遣使宣
撫諸道從陸贄之請也 帝幸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
九月以陸贄言減江淮運米全京兆運鹽和鹽 十一月朔日
食 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收舊將監軍崔文
場患之 十二月裴君坐左道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
冬貞元九年正月初稅茶九州縣唐奉父奉山外要路皆估其
直什稅一從監稅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時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放水旱也滂又奏
人銷錢為銅器以充歲幣悉禁銅器銅上諸人開採無得私賣
初靈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動坊
二月詔發兵城靈州又詔遷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
公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而後使杜元光代之由是靈武銀夏
河悉復安 初密參患李懷光為常州刺史及奉收柳州計州
節度使劉士寧遣參謁五十五匹與奉參交通肅宗上大怒殺
參陸贄為之請 三月貶參贄州司馬貶參元深貶

不已竟賜死于路 五月以中書侍郎趙懷德閣下侍郎與賈
耽靈建同平章事據陸贄奏政排已置之門下多稱疾不
預事由是與贄有隙 帝幸造大將軍勳等攻吐蕃拔堡柵五
十餘 量晉罷 賈耽陸贄賈耽相百官由夢更獲不言
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東萊白口一易起從之其後日
一易之 裴延齡奏置父負札收錄破庭 八月太尉中書令
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十二月宣武將軍李萬榮拒節度使劉士
序亡卒逃歸京師帝以萬榮知晉後陸贄諫不能
甲戌貞元十年正月劉南西山羌黃來降詔加常景知近界羌
及西山八國使 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六月昭
美節度使李抱真卒以其節度使王延貴為節度使 賜延貴
室南王異牟尋遣其弟獻地圖上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諸使號
向詔 裴延齡以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少復補而收其佳以
實府庫又奏蘭閣左藏于冀中傳銀十三萬而雜貨百萬有餘
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希少革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
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由是希少為延齡處之不疑上
亦頗知疑矣但以其好說與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之
東宮言惟監院使張滂言此月有司畏延齡卒始以職事相聞

持繼其安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因上不悅待延齡
益厚延齡日進贄于上趙懷德以贄所訊陸贄事告之故延
齡得以為言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 與贄約至上前極
延齡奸邪上怒形于色懷德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詹事

乙亥貞元十年四月復以裴延齡為陸贄為忠州別駕諫議大
夫陽城等伏閣上疏 五月河東勳度使李自夏李惟王定
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節度使說深德定遠為請請監軍印
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今蘭說奏其
狀定遠論說判之說走免定遠為呂諸將示之曰有勅以李景略
為節度使諸君皆近官大將馬良輔竟之竟泉不受定遠走踰城
墜死 七月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八月司徒
侍中北平王王馬戰卒 十月機海兵馬使陸贄信至其後
之見節度使懷直自為晉後

韓愈曾以
此言為何
不得已

丙子貞元十二年正月以彈理王正俊為中書令復罷田歸到濟
常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月以李
壽暉為節度使尚書壽暉無才能學術以家傳得字每宰相對罷
則壽暉進決其謀或病即家上致有野論從違中使就問之
四月魏博勳度使田悅卒其子李全自為晉後 上生日故事

傳傳金史
漢年更書載

動靜不宣
言不宣矣
小書上承

命沙門道士韓幹于韓應感至是始以儒士奉之四門博士
漢年韓幹韓幹上悅之旬日遷右補闕六月以宜者實文陽
崔應感為韓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應感為相
承用麻紙為制至是文陽為宰相比統軍陰麻紙李士則
奏政事進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微陛下時以應感之場即遂為
至今也上乃謂文陽曰武德皇帝時中人不適員外將軍衣錦
者無几輔國以來始張則使朕今月爾下謂無長若復陰麻天
下必謂爾為我為之矣文陽叩頭謝遂然之謂曰宰相不能
遠拒中人朕得卿言方知耳是時韓幹韓幹中外藩帥多出神
策軍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初上以奉天宮之運宮以來
再意聚散藩鎮多以進表而恩昔云親外方圖亦云月臣義除
其實或增或百姓或刻吏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諒什一二李燕征江西有月進帝皇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帝州
刺史裴蕭以進奉近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觀判官
康融掌府務為府庫以進奉徵高州判官以即幕僚進奉自後
起七月宣氏皇亂以進奉為節度使誅宦亂者趙隱平
八月朔日食裴延齡死中外相賀上獨惜之十月以崔損
趙宗儒同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荐故用之十一月以帝

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紀五十五

漢年為韓大夫上向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令以上皆
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以信者裴延齡李齊
運司農卿嗣進王實翰林學士書執趙及漢年皆韓幹相趙
附屬門實從陸贄貶趙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漢年形
神恍惚尤為上所親韓幹上每對執政渴不過三刻漢年奏一事
奉至六刻語笑赴押姓之閣外所為引或不及應韓幹亦
之士

丁丑貞元十三年二月命御軍節度使楊朝晟蔡方果合道未波
三城以備吐蕃七月九日韓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母卒
遣使詣終嘉禮上許之給遺蔣入上既日古有蓬萊以從金華
之事者六國駭焉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言成者卿何
執此之堅計曰韓相韓幹人之大倫吉凶不可清也妻巷之家
不知札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之未聞男子惜吉娶婦
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美成婚九月盧攜罷十二月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
微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相買人物皆不如本估其
後不便行又書置白望數百人于兩市及要關坊曲間人可賣
物但韓宮中則無于付與真偽不可復辨及制所從未及論

價之高下者率因值百錢物買人直數十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績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還本門戶及腳價銀名爲官市其害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欲使出難沽使賣者皆微索閉門嘗有農人以雞負柴官市取之與稍數人又就索門戶仍索雞送柴至內農大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雞農大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殺官者街吏拾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大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爲之改設官御史數諫不聽遂封入朝是奏之上頗嘉細以問戶部侍郎度支蘇升升布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爲家無土者生業而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官市者皆不聽

代宣貞元十四年二月趙宗儒罷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八月初置神策軍統軍將軍成德者果賜優厚諸將多請遷授神策軍行營皆說于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叛僞壽州代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京事從是州城送之知外上以城克羅人在近道州刺史

乙卯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董元毅殺晉後陸長源以事請爲浙西觀察使諸道監鎮使來奔連受封賜數

十萬存之于上故用之錢刻制以事進奉上悅之又以饋邊備權貴恃此緣隙無所忌憚布衣舊善貞懿閣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盈秩之弊因言錢不法事上械送筠三座之遠近聞之下寒而慄三月吳少誠寇唐州大掠而去八月吳少誠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擊破之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十二月甲子令觀察忠武王涯誅卒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下一自潰于小潁水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南唐貞元十六年二月以歸全長壽蔡州招討使十七道安皆受節度全義本生神策軍因竇文昭以進四月姚南仲入朝美成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攻南仲不從屢毀南仲于上之疑之又遣使陸務盈奏南仲罪于將曹又洽迫及于長樂驛殺之自宗表雪南仲之冤且守專殺之罪遂自裁驛吏以聞上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詣入朝侍罪上召見問曰盈珍優卹耶對曰盈珍不提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殊教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陛常之政取攻取之功也上然然意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盈珍又言南仲惡政皆慕僚屬少微贊之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五月

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淮南大潰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奏
鄭州刺史元洪舉上高沅洪統州復表洪貢太室上復以洪為
吉州刺史 徐泗濠節度使張勳封牟亂劫其子惜知軍府
事執番後因監軍遣李鄣為宣慰使諒之 湖南觀察使呂潤
奏蔡州州刺史陽慶貽贈三司鞠之對曰野獸物已市焉進之
矣諸馬主高誰焉盡凡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野
之按札當路焉有誅故不知其焉上悅其進奉之旨免官而已
張勳表走旋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奏徐泗濠節度
使使討之前終奔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陰惜國使
後召其軍曰武寧以惜為節度使 七月兵少賊襲韓全義于
五樓全義大敗走保陳州 九月義成節度使曹全義以李元
素代之曹全義曰元就軍中陰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荷喜悅者半
改衆心不毋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廢無他更上以尚然
故有是命 張勳餘慶高柳州司馬餘慶與戶部侍郎于頔素
善頔所奏事多功上從之上以頔明此貶之頔貶陳州司戶
以蘇杭同平章事 十月兵少賊引兵還蔡州致書監軍求貽
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勳韓全義至長安贊文場為掩
其敗進上礼遇甚厚全義猶足疾連司馬舊故入討攻為全義

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未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月為功耶
辛巳貞元十七年五月朔日食 朔二節度使楊朝晟卒遣宦校
調軍情以高固為節度使 七月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
子士真代之 吐蕃寇靈州又陷麟州敕書車深入吐蕃以分
其勢 九月車奏大破吐蕃于雅州進圍維州 十月以常車
為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南詔異牟尋勝獲尤多遣中使慰
撫之 神策中尉曹文陽致仕以楊志廉代之
壬午貞元十八年正月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救維州常車
擊敗之論莽熱 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立得進判官齊
總掌後務判判以求福又過之三月崔總為衢州刺史諡事中
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蘇總無殊績忽此起獎深駭
群情苟有可疑願明書旁謀以辭宋起詔遂留中上召孟容與
之 七月嘉王詰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通債詔自今百官
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廷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
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違群情請改事弘本無知無之可
也不當同人而廢事
癸未貞元十九年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 鴻臚卿王權請近獻
懿二祖于德明其聖廟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以通

王寶高京兆戶曹為政暴吏上受信之實時思驕傲若引諸作
皆如期而教士大夫畏之側目 六月以崔希孫榮義為右神
策中尉榮義與左袖策中尉楊志康皆驕縱相忤附者棄官
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于 七月 齊抗罷 十月從

損卒 十二月以高郢勳均瑜同平章事 唐中初救京城繁

日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迎歲北軍於驛而已監察

御史崔遠遇下最察下吏故附之引入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

趙杖遠四十流崖州 京兆戶道王寶務微求以給進奉言于

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絕人窮至壞屋賣

瓦木吏苗以輸官僂人成輸端為誦嘲之寶奏端毀謗朝政

杖殺之監察御史歸愈言京畿百姓困今至稅物微求得者

請免未平奏 愈出貶山陽令

甲申貞元二十年八月詔美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

授本軍大將兵馬使盧俊史遂自為節度使 九月太子始得

風疾不能言

己酉貞元二十一年 正月朔諸王親殿入賀太子

獨以疾不能來上深泣悲數由是得厚元二十餘日中外不遇

美和兩宮安否安已帝崩于會寧殿年六十四

范曄前曰唐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幸國二十有六年亦不

為不久以其時事考之執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

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歛貨財 本夫志大而才小心偏門忌忌

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吳敢聰明足以震天下之務初

欲削平僭叛刻減藩鎮一有奉天之風而心隨瞻視始息

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在宦者思其害宮則聚歛括剝益

甚于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弥進而德弥退鮮有如德

宗者唯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

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杜陽雜編上在奉天華鮮未備有祖將中流矢上碎璫珣匣

賜之蓋火精劍匣也近臣難之上曰今竟奴欲危社稷戰士

有蒼朕身之憂也昔太宗剪髮以付英公皇祖一劍匣哉聞

者感悅

唐紀

範之二

華家孫越撰

德宗王皇后列傳

南宮宋若昭附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夫其歸系帝為王時納為嬪生順宗即位冊號淑妃貞元三年紀父疾帝念之遂立為皇后冊禮方訖而後崩群臣大臨三日帝七日釋服

南宮宋若昭
字文惠京進
士宋氏也

南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僕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皆性素潔勤燕澤觀散不願歸人故以學名家亦不飲與寒飢凡商為困對聽其學若華誦諸味如最師著女誡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帝宣文召代孔子曹大等家為顏冉推明佛道所宜若昭又高中釋之貞元中昭長而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嘉其意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應和五人皆皆預凡進御未嘗不榮實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鏡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加數帑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貞元七年松葉園舊詔若華總領豫宗以若昭七通缺拜尚宮嗣若華所職重恩禮敬三朝皆呼先生后紀與諸王主率以師礼見室唐初卒贈宋國夫人以幽薄基

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七教礼之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患宰相李宗閔語言固辭馬和對沈蕤等議若憲未執政帝怒由若憲外弟賜死宗為使南到注敗帝悟其謀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年赴外舅獨遇不可救為民終身

常表崔祐甫列傳

常表京兆人天寶末第進士性獨潔不妄交游累官中書舍人大曆初為朝恩判國子監表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之不聽始回詔有勳功者得晉京師後乃教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開奉命光門魚契走城外表建言今西帶盤桓境上教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而之天子生日諸道爭以修廢表獻表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歟然求福不可長也請却之帝不聽未幾進礼却待却待官言劉忠翼機處中外渾原節度使馬瑋為高麗任有貯于請表皆拒却元載死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與楊紹同執政紹長厚通可而表奇細以清儉自整帝內重紹而顧任之雖京表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表提議增給之時瑋浞使度支與表皆任情輕重浞惡國子司業張參表患太子少詹事趙奉少給之太子文學高沈司馬劉表姻家仁文學者其給乃在沈馬上其聘表崇德

賴此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司十人其表衣罷之又將讓
堂封宅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吳時事相過舍人院客連
政事至表乃塞之以示尊大德元載敗室實官之落然一切以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無賢
不肖之辨云德宗即位表奏貶崔祐甫為潮州刺史帝怒使與
祐甫換秩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
表至高鼓鉦校使佯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約礼規游燕
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
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表于學宮云

崔祐甫字貽孫京兆長安人黃門侍郎孝公鴻之子也世以禮
法為聞家天寶間第進士累遷至代宗朝為中書舍人性格直
特侍郎闕祐甫再拜省事數與宰相帝表議不平表怒使知吏部
選每擬官表輒駭異祐甫不為下會朱泚獻獮鼠同乳表率群
臣賀祐甫獨違衆議代宗其言表益不喜會帝崩議禮優與
表爭表奏貶祐甫潮州刺史未幾帝以表為歙州刺史表為潮州
刺史而再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倚任之神
黃憲使王駕鸞者典衛兵久叔震中外帝將以白志貞代之誤
其生更以語祐甫祐甫召駕鸞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及李正己獻馘祐甫請以賜淄青將士謀者趙其謀是數叔疾
起肩輿至中書卧而奏帝遣使召即遣使召決卒年六十贈太
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
寵異之未幾故祐甫妻王氏陷賊中此皆與祐甫同列適以禍
而致表受而綱綱之帝遂京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杜陽雜編曰德宗切于時政順倚注台表之臣既用祐甫
為相悉以國務委之祐甫事無巨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
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剖分無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
益用公當

郭子儀列傳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朝人父輩之歷職渭州四州刺史子
儀長七尺二寸以武藝著等累遷至九原太守安陸山及認子
儀兄弟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新賊將周萬順
是收軍中馬邑引軍下井陘與李光弼合破賊史思明思明衆
數萬使至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表之大破賊
于沙河棧山表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情加兵必易我易我
心不同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戰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關戰之於
是盡揚兵夜搏其營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俱同懷恩乎

擊賊泰山後大破之思明奔傳陵于是河北諸郡往新戰首
迎王師方儀北圖范陽會肅宗即泣請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行在軍威始振得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
事仍總和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宰相房琯敗於嘉畝
帝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六胡州部落數萬進
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破之河曲平定至德二載攻
賊崔乾祐于潼關敗走之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其子玢
破之玢死于陳進收各自是潼關之閒無復寇鈔是月祿山死
朝廷議大舉滅之詔子儀帥師赴京賊尚賊安守忠所敗退保
武功待罪于朝除安守忠去在僕射從慶平王克復西京事詳
肅宗紀中復引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克復弘農二郡遂
破張通儒等于陝遂收東都于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
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肅宗具軍容迎肅上勞之曰國家再
造仰之力也乾元元年敗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是朝京師詔
百官迎子儀與驛而御望春樓侍之建中書令九節度之討賊
諸也子儀自奉天河內衛州進善射者三千伏壁內試曰我
是賊必逐我汝乃賊盡放鏢而射之賊驚遁賊薄營伏發賊
還走子儀復安遂之慶緒敗走子儀等追之遂圍相州及九節

度之敗于相州也子儀斬河陽橋保宋京魚朝恩素疾其功因
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泮泣赴
中使詰番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錢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
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懷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
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諸還子儀命其士皆披甲上馬以
待康元寶曰君以兵詰和公朝廷必疑和公諷君為之是破其
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僕同懷恩亦以為言用濟乃止子
儀雖失兵無少望乃心王室時以禍亂未平不遑靜息及思明
再陷河洛党項等先逼據京輔乃受知平兩坊而節度使仍由
京師取其威名以振之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子儀于散地
命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旋詔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詔下為魚
朝恩所沮盡竟不行時上元元年也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
又明年絳州行營兵以柳晟李國貞治軍嚴恩子儀之寵突將
王元振等遂殺國貞同時太原軍亦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朝
廷憂二軍與賊合遂賜子儀將汾陽三知諸道節度使行營也
絳州時而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詰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
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召入臥內謂曰河東第一以妻卿子儀至
軍三元振自以為功臣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

代宗十九下事
一以爲僞建之

子儀還蜀之子儀得詔即盤吉討之未行其衆大攜子儀仍歸
智光澤州刺史曉百人自隨實其將更一切不問智光尋爲其
下所殺二年二月入朝上礼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召其子
曉尚是平公主專與爭言曉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
子不爲公主志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欲如是彼故爲
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曰曉入待罪上
曰鄙諺有之不聽不盤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據也
子儀歸杖屨數十時盜發子儀父塚掘之不獲人以爲遺朝思
素患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亂士多發人塚矣且及此
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
乳母之子犯禁初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
事語僚佐而嘆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實父之節虞侯而
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回龍赤心諸市馬爲正有司以財
之止市十匹子儀曰回龍有大功宜奉其意中原漢馬諸四
一歲養任馬直超不曉人許其忠子儀嘗奏爲州縣官一人不
報廉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野求朝廷
必委回從之蓋越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是不可行而置之

此亦爲是數言
之說之可受也

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買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德宗嗣位詔還朝極家宰賜號向父建中二年是年八十五
日忠武子儀事上誠惻下恩賞必信適去臣程元振魚朝恩
短毀方特多虞撫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改
間不行朝恩密約子儀遊章敦言元振惡其相結使人告曰軍
容將不利于公子儀不許其下襲甲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
彼無天子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未汝曹故何乃從家僅數
人而往朝恩惡聞其政子儀以所聞告且曰忠順公經嘗耳朝
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曰承嗣微服不執子儀道
使至乾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縣不屈于人也矣李
勣據捷汴州公和賦一皆過絕子儀封爵道其情帥令持兵衛
送麾下官將李懷光復同懷恩澤城等數十皆王侯貴重惟願
指後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月入宮進二萬緡宅居
觀仁里四分之中通承恩以身爲天下安危恐三十年後甲
者合考二十四八子七降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載主
問安但變之而已富貴等考案行安泰哀榮怡然人道之盛無
與焉唯以怨怒詎意判官戶部郎中張勣杖殺之物議爲薄子
雖肝膽相照將變時快而回子以不願瞻景後從寇有功累官不

子唐事子俱事征代晉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詔事武備池館
盛平服耀獨簡朴自處子俱受以遺命第上四朝野賜名焉不
物德宗復聘之乃悉散諸弟居是以礼疾是成功若獲終不為
口藥封代國公諡曰孝 昭從內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果功
加御史中丞居父喪恒哀此礼而走山谷賊并致之故行以官
伴無不各賊震刃脅之不動數以城甲事賊害李晟既而奔奉
天果封趙國公 昭尚昇平公主拜射馬射封朱礼通等晚
官洋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貞元三年襲封代國公
女為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為皇太后 穆宗憲宗奔奉天
時官司農卿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聞驛謁道左遂以其衆從
及自奉天奔山南時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
泚昭與李叔明之子果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衆
與相與盟誓為盟善行膝行更經上馬以至梁州它人皆不
得近又還長安上皆以為某衛將軍罷過甚厚昭初國公子
儀弟幼明之子斯代宗時為四銀番後廣德元年吐蕃陷河隴
折閉境拒守建中二年遣使奉表間道達京師上嘉之以斯為
安西大都護四銀番度使賜爵武成郡王

安子京曰天寶末盜發出陵以阻內訌子俱自朔方提兵軍

韓愈述北趙不還領當是時天子而走唐林晉晉 而流轉
太子丹造王室及大難累平遭諫悉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
道無纖芥自陳及叔圖淫陽卑辭竟獻歷以主誠猜忌沮謀
雖唐命子亦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言說及光弼等畏禍
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善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
之為禍唐史臣悲始禍推傾天下而朝不忘功蓋一世而上
不疑臣窮人欲而識者不之貶嗚呼伯誠知言其子孫多以
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李穆李勉董晉列傳

李穆字希明京兆西為冠族去家榮陽性警敏善文章開元
末擢進士第再轉起居郎遷翰林中書舍人貞元二年宗
室諸王皇后尊號以穆言而止又代宗之立為太子也亦決于
穆之言諸諱肅州本紀穆然後傳中未幾兼礼部侍郎即唐肅
取士不考實徒虛懷索禁所挾而迂李勉生肅祖國史且不能自
惜于詞乃大陳五經諸史及切韻于庭中進諸儒約曰士進士
不務得才可盡所談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以剛直封始義縣伯穆美風儀善奉對而款曰御門地
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月集于政穆三絕于是京師

多盜至縣屬殺人尸溝中更稱氣李輔國方獲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按曰漢以南北軍相統再改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同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按決事明當然既于進且近召呂誼以改相鎮制南治聲尤高按復用遣更至誼野攜快過失誼密訴諸朝帝怒貶按東州長史初苗晉卿教存元載按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應預龍圖子乃求官却載聞之及東以奏按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高祖初尚書盧杞忌之用為入舊會置使按言于上曰臣不昧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命帝為之惻然謂杞曰按無乃太老杞曰使遠吏非結綬故事者不可且按行則自今年少子按者不敢辭遠使矣按既至舊倫長曰聞公是唐家第一人曰非也他如李憺李青到北忘其拘晉以此護之也及還行立鳳州卒年七十四諡曰恭

李勉字公卿勳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沈雅清整以近屬倍使累受開封尉從肅宗于靈武據監禁御史廷劾大將常崇嗣帝重之廷司馬員外郎聞更徵傳百餘人教皆斬之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汚半天下其欲洗心自歸無田加書稅之是驅以助賊

也帝速使赦之役歸者日至累擢太常少卿改送納用而李輔國報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累遷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備將呂公巳武日果相繼叛勉與諸道力戰悉平之却人父病為難求賊者以不偶署勉名勉曰為父獲災亦可矜也縱不謀入為京兆尹無御史大夫漁朝恩鎮國子監前戶部縣諸事之數更為治教百人其主是更以請勉：不從曰吾使太學假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其朝恩卿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遣將李觀討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斬之五嶺以平往西南更補歲至諡四五勉一無所取明年至者乃四十餘居官未嘗歸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自格家人可舊屋珍按江中時人謂可雖來環顧與李朝隱却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濟遠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不戚而洽諸帥恭崇者皆尊懷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又觀將田悅為之援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悅走河北得免靈耀奔常城勉誘以歿斬關下既而忠臣提汴故勉還得堽明平忠臣為麾下許遂德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節制是甲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

兵救之勉遣兵持許以紓襄圍而旨從中出勉策不行汴軍回是不振語辭本紀中于是帝烈自將攻勉、氣索累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潰圍出東保睢陽上未嘗罪上曰朕犹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其元年勉同韓都統以司徒平章事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不應尚高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中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且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遂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復勉位勉內愧取元位而已下能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高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袁高收願不知期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謂袁高耶時意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許位以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二諡曰貞簡勉少貪僕客來與諸生共送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卒居以此為我墓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薨家置金棺下役其家請勉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党身歿無餘藏其在朝廷親亮處介為宗臣表札賢下士有終始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野自製天下寶之

語林曰天寶已前多制客李汧公勉為開封府鞠因多所金

活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因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僕謀十匹可乎曰未也二十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因心動其僮哀勉家告勉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盜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幾候校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因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量晉字泥成河中慶御人擢明經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于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贖不足何也涵悞未反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還宥司數倍贖贖天子不忘爾勞教吏無得問爾又用是望我耶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侮爾父子寧富焉矣曰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送秘書少監德宗立累官御史知臺事出為華州刺史未幾又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監酒宣慰使州還至河中而李震光反晉說之曰未北為臣而荷其君苟得志于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此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欲賊有勢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迫天子雖有大危死將振焉如公則

許敗謀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僭篡亦不助洮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方密奏得君裁可大事不聞汝番之備證無所啟吳參政以其位中為更却侍郎即觀晉以聞帝起曰無乃參迫知為之耶晉謝具道可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田是參寵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為東京番子會宣武李萬榮劫且死詔晉知節度使事萬榮死鄭惟恭遂收軍事不遣人迎晉之受詔與僕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未逮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奏以軍政初創全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過之厚萬榮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廳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晉至悉罷之惟恭乃請大將相里重恩等謀亂晉竟之殺其党械送惟恭京師朝議以晉仁柔恐不能集事以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然舊事晉初皆許之業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及晉卒長源和番後遂為武軍所殺晉在軍五年卒七十六諡曰恭惠晉之為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皇注實實參拜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使客進曰攝中軍全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奏事而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晉為人重

懷為相時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子承武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識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韓滉到是列傳

韓滉字大冲故相休任子也性強直明吏事累官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賦稅無藝所在乾隱滉檢制有法儲積以量然優治案牘深文鈎剝人多怨之大曆十二年秋奏兩不審稼反瑞蓋時人醜之德宗立憲滉格剋從太常卿出為普州刺史未幾為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淮汴震縣滉討亡卒分兵戍河南既符果州又獻護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左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耀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相繼等破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多功聞京都未平乃閉關梁葉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設上元通佛祠四十區修塢壁起建業板京岷樓雉相望以高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十于石頭城守并皆百尺命偏將止汰督役日數千人濬廣用其衆朝令夕辦充世立壠皆幾夾造樓艦三十枕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遣李長榮等歸以觀吏廬復為宣州刺史增營量教習長兵然滉雖提強兵遠近不赴難而調發糧

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之喜故遣使獻綾羅四十担于
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浚喜曰君能相高行請入日過江士幹
許歸別家則薪米諸侍已罷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完
舟中矣李晟方屯涪北浚遂未續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擇賊不
敢近始漕船臨江浚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
一囊將往爭負之須臾而畢貞元元年加左僕射同平章事江
淮轉運使封鄴國公以勅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帝意之
李泌力為之辨帝意乃解二年入朝時劉公佐不朝帝怒詔浚
諷之及過汴公佐素憚浚僚屬吏札浚拜不敢當因結為兄弟
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半浚曰弟何時入朝公佐曰久欲入
朝力未能辦耳浚曰浚力可及乎宜早入朝公佐曰不可帥
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浚乃遣公佐裝二十萬餼行
裝浚帶大晏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公佐為服遂
俱入朝浚晉政府帝虛心待之凡四閱月卒年六十五謚忠肅
浚進宰相子性初儉衣妻苗杜十五一為惡不善執扇居處酒
薄取庇風雨門常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遽乃不請居重位清
潔疾忌不為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櫬下好
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終相持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

文事序錄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浚待之加禮
使其子拜之浚父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
故人子謁之浚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克席未嘗左右視
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掖
太子正字天寶中累調夏縣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所至有
惠利可紀累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監兼寺使又
兼京兆尹為宰相蕭華所忌貶通州刺史代宗立悉復故官無
何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生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
賓客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漕廢漕
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京師米斗千錢官廚無
其時之積聚軍之食幾罄百姓至糴以供之晏議疏濬汴水
畏為人牽制乃移書于元載詳言運之利害載得書盡以漕事
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送東
渭橋馳使勞日卿鄭節使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閭中雖水
旱物不翔貴矣已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再遷吏部尚書最
後分明下皆昭然常衣執政忌之乃言是舊德常師長石條用
為左僕射常欲奪其執事以計務方治詔以崇射領使如舊晏

得法處

才庸去人之情重
不可得而致矣
則此等之政正
此之意也

勢就三歸是意
取補之道
亦人之術矣

行居一歸是
意也

所置諸相備使皆曉簡台閣士以乞之時莊費不足傳天下攝
官獨相備得稱署主數百人皆新進銳欲入當時之選趨督衙
辦政能成功雖獲貴于諸故假職任者厚以票入奉之而不
使親事是以人人功成害言士有將林則名重于利吏無榮進
則利重于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
者進教千里以奉教令如日前類伸諸職不敢隱惟是能行之
它人不能也每朝陽馬上以觀算實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沐
不廢事無間刻即日却決無間所居修竹里相撲廬飽飲食餘
約室無殊婢然任職又替軋車相要官事使多出其門自江准
若楊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街道以禁前發最
厚資之常恩諸府由是德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
有口古昔幸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望故觀者頗言
是任數回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
使是亦同辭不許又如開河東三川轉運至鐵及諸道言而
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是為尚書丞丞不相下是治元載罪而
炎至貶及炎執政卿之先是代宗寵獨孤記而愛其子驊王宣
人劉清潭等請立記為后且言驊王教育符吳時有是言是與
其謀者炎因見帝流涕指為是罪遂祐南宮言益多變狀况已更

大赦不當復究朱泚生乎亦力救解故是止罷使赴忠州刺史
炎知度準與晏素憾擢準為荆南節度使以相伺察準即奏晏
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故拒朝命炎遂成之是中
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元正六十五後十九日賜元正書乃下
且暴其罪家屬從領衣上果有數十人天下以為冤簿錄其家
唯難書兩來米吏裁斛而已潘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言誅是大
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脫詰還其妻子不報與元初帝
寢寢乃歸許靈貞元五年官其子執誣宗詔詔賜晏鄭州刺史
加司徒晏死二十年韓洄元瑋裴興李衡已皆虛微李君初絕
掌財利有名于時皆晏所辟用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
九所在宿重其費不貲皆倚辦于晏有精力多机智吏通
有無曲盡其妙時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覬覦四方物價
不數日皆進食貨輕重之权悉制在掌樞國家獲利而天下無
甚重甚賤之憂晏又以高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改其理財以
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兩省書數之狀以告重
則重遞數則遞遞或以谷易雜貨供官用而于量處實之知院
官始見不給之滿先申至某月須如干故助及期晏不俟州縣
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

始為轉運使時天下里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
非是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繼季年乃
千餘萬晏專同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鄆許之西皆食河
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
民擾故但于出鹽之御置官收運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
鹽徇遠者轉官鹽于彼時之武商統鹽貢則減價鬻之謂之常
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繼季年
至乃六百餘萬晏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矣先是運閘吏數
入長安以河流湍悍卒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賊勞受優賞晏
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題便宜造運船數謂平緣木置倉
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沒者船十
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役優勞官于揚子置場造船
被給十餘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
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制船塢執事者多當先使之壯
用無虞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脩脩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
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
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晚薄

曹暉之奏

宋子言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悉知所以
予人不之道御之內王推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判晏因平準
法輸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實天下贏資以佐軍興轉輸
兵穀十年飲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損是有勞焉可謂
知取予矣其經畧辟署者皆同材類備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記

魏部三

李泌列傳

李泌字長源，觀人，柱國，第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開元十六年，召泌，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者，難禁中，有員微者。九歲，升生詞，辨注射，帝異之。曰：「半子孫。」同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微跪奏：「臣舅子李泌，少臣二歲，敏於臣，即馳召。」至，帝方與張說、張九齡、張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圖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善視養之。張九齡尤與愛，泌九齡與張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棄太苦，勤蕭數，是可善。」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數是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為小友。及長，常游嵩華，終南，問秦神，仙不死術。天寶中，上書諫，帝世務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過之，厚嘗賦詩，詠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之詔，作置新卷。肅宗即位，置武物色，亦訪泌，亦自至。陳天下可以成敗事，帝悅。故相之同，諱願以家從之。泌金紫，拜慶平王行軍司馬。泌言

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言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臣及慶平熟議，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無虛刻。上患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達餘則待明，禁門鑰，契密安。肅平王與泌掌之。帝感李林甫、武承嗣諸將克長安，日發家，然其肯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導死者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已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雋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嘗日，百方危朕，奈何於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願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教，必以為用常紀之，故萬一感憤，或疑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臣觀賊所獲金帛子女，悉輸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奪將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故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悅、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升陞郭子儀自馮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集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傾軔子儀，毋取事，令賊得通，聞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

時以行軍司馬
從軍平寇
安故上以故
為臣之

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數我常以逸待勞以可敵之
兵命拔鳳興太原朔方五等之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
北並塞與光祿相倚用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
矣時上急于從兩京竟不能用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
必是寧王使謂諸為先生除害必曰此非人子所宜言爾王豈
之從不從上謂必曰廣平為帥今年今故令建寧寧征又恐勢
分三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臣處主于家事密
從上是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即位之意耶必出以告廣平廣
平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宸章臣何心敢當爵副上賞慰之及
建寧死廣平內懷謀去輔國及良娣必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
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幸曲順之亦何能為上嘗謂必曰今
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無官以賞之奈何
對曰古者酬功皆以茅土且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處事輕
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高子孫遠高御使杖山有
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遺子孫不及矣自今既爵土以當功臣
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小郡豈難制哉于大臣亦為
世之利也上曰善西京平上以數萬召必于長安因就飲酒同
榻而寢必曰臣今報德足矣從高閣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

生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必曰臣有五不可番願陛下可
臣免臣于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
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近及奇此其所以不可番也上曰且朕去
異日謀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藉况異日香案之前
乎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至此豈朕而辦
殺卿耶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
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曰待臣如此臣於事
尚有不敬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
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故害
其兄而離爾朕以杜殺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
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報流涕嗚咽且陛下
前欲用建寧高元帥臣請用廣平而建寧以臣為忠益相親善
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朕往不咎
朕不咎聞之必曰臣非陛下咎既往欲陛下懷將未耳因奉太
子發黃瓜羹辭以對且曰陛下已一摘矣懷母再摘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
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必言及之必復用請歸山
上曰朕將發此議之及發鳳翔乃聽歸隱衡山有詔給三品杖

賜隱士服即縣為某室于山中常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
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為著作院
于蓬萊殿側上時適之與議軍國大事故以為相復同韓初必
無要絕粒二十年帝乃賜茅光福里強詔食肉為娶盧氏女婚
日勅北軍供帳元載忌之上乃出必為江西觀察判官以避載
：詔帝召還復為常安所忌授潭州刺史徙杭州皆有風績德
宗在奉天召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載又難早議者故放
懷光帝傳聞群臣必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居臣
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敢始朱泚亂帝納此葉赴援
許以安西北度京師平未滿如約帝欲與之必曰安西北度校
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俾其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
併力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
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我狄彼必深怨中國
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仇矣況日者吐蕃持兩端不戰又掠
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上與必議復府兵必曰高上座
叔府兵自西魏以來與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
府有折衝鎮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府
兵下其州及府未驗發之主司期處將帥接聞有教習不精者

畢其折衝甚者罪反刺史軍還則賜勳加實便道從之行者也
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
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永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
姓耻之至燕冀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遂將
效之山東戍卒多賣緇帛自隨遂將誘之寄于府庫盡則苦役
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
什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以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
頑志田園思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
贖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君皆募人為之兵不
土著又累宗族不自重惜身殉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向使
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凌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
兵此乃杜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北當與卿議之貞
元初陝隴兵馬使達奚抱曜鵬殺而度使張勣遂求旌節且陰
召李懷光將建美小俊為使上謂必曰若蕭陝連衡則猝不可
制而水陸之憂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必為陝隴都防
禦水陸軍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必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
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金軍屯安邑馬燧入
朝顧敕燧與臣同詳條竹使使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

方大用卿車失陝州不可失卿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近延必不能入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亂故不授泌勦而鎮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馮燧疾趨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未遇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屬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貽笑不顧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也恐自今有危難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為我曹版幣張前使慎無入聞自擇安處潛未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從遣中使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嗣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泌在陝開運道及擊于西叛卒以勞進禮部尚書三年集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勤侯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翰國

元載嘗害臣今當自斃矣素有善者率已毀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馮燧大有功于國間有說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仄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礼寺延賓刑法委潭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司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適朕失辭卿言是也初張延賞減州縣官人情怨怒泌請復之帝曰置吏以為人也今戶減于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故吏不能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下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如听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無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而所收料俸更多于減員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使府員佐有所忤者皆為即官其當還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

松達補闕如
何可免

官聞制普增其俸時以爲宜必又白罷松達補闕帝雖不從然
因是不除諫官惟用韓皋歸登必因收其公解錢金二人寓食
中書舍人署凡三年時帝故廢太子立舒王必爲委曲注諫而
止語詳紀中初河隴既沒于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
安者歸必阻絕皆仰給于度支必知胡客皆有妻子買田宅安
君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詣政府訴之必曰此皆從未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
回訖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
富貴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乎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必皆
分隸神策兩軍禁旅益壯歲省五十萬路上復問必以復府兵
之策對曰今歲徵閩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
萬斛今粟斗值錢一百五十萬錢三百六萬緣國家比遭飢亂
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
急減戍卒歸之如何對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不提百姓糧食皆
足府兵亦成上曰果能知是何爲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
日則不及矣上問其計必曰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糞糶
盡牛無所用請發生糞急糶糶高缺糶回完項以市之計十八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命諸治坊糶糶糶糶糶糶糶糶糶糶糶糶

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麥熟倍實其種其餘提時價五分增二
官爲種之未春種禾亦如之沃土之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
者浸多糶價必賤名爲增之而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且邊地官
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皆從之因問曰卿
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舊制戍卒五年而代今既因田致富必
不思歸及其將滿下今有願番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預
禾者本賈糶食遺之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
法理之是更闔中之疲弊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
矣必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
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未有收然後可議也必意欲結回紇大
食雲南與共而吐蕃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止回之議
不行故不肯言然而戍卒應募願畊也田者什五六回紇合皆
吐蕃可汗屢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之馬必言于上曰臣
有愚策可使馬賊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
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必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
南通雲南西結大秦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
三國當知言至于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
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

豈非以陝州之耻耶上曰然常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嘗少華有乃卒羽可汗後復入寇為今可汗可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又何怨耶是後凡五十對更復論之上終不許泌乃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國肅宗止令大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時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我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冒于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耶且香積之捷葉護敗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卒羽身為可汗率國赴難當是之時不敢言其他若晉陛下于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已為是乎不屈已為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恐回紇今聞泌言自責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數年復有何罪此蓋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于陝此乃百代必報之仇為可怨

早上日與興之高怨已久今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彼所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母未不過二百人即馬不過千足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則加北荒勞弊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上表稱臣及兒哥約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靈南大食大竺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苦吐蕃賊後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與大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吐蕃李軌奴結數前射生將韓旼等謀作亂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李晟聞之遽仆于地曰晟族與旼必聞其故晟曰晟新罷歸與中外家人千餘皆有一人在其党中則兄亦不能赦矣泌乃密奏大赦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迫俱請出付臺推上從之張旼收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逮及者泌旋以款奴之党犯有在北軍未發者為請大赦以安之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全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遂將敗之上以為信然故于京城立廟贈司徒事泌

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違
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正風今杜郵有
舊祠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
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
曰人神一也陛下尚不之惜則神亦不以尚矣上從之帝嘗
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言遺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
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奄也對曰人言杞奸而陛下
獨不奄其奸抑此乃杞之所以奸抑也倘陛下奄之豈有建中
之亂乎杞以松陳殺楊炎擢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
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何由薄帝曰卿
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從不許則
辭官非特杞患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棄道茂語乎乃命密然
封曰天命者已然之言居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當善
罰惡矣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朕好與
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每知其短
而獲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龐傲難之則勃然怒無從
居臣之禮所以每累令人忿發人則不敢復言遺杞小心朕
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恨不盡也對曰

杞言無不從豈患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
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懷有憂
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向來討反喪却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
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
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
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泌曰陛下
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
委以政事如會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
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
武俊之徒皆相也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
學士加太師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同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
圓復為大學士亦引說為辭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宴
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故以三月名節自戒為古昔何而可
泌請廢正月初以二月初為中和節其日令百官進奉壽司進
獻禮種之禮王公職里上春服士妻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俗中
和酒餅句芒以祈豐年帝悅乃善令與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中
外皆賜緣綵燕會四孟八月日結東望泌曰東望焉帝府大臣
常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展說由是以亡

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沁出入中禁事四居教高極伴
所獲皆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譏議能奪於人主所著文集
凡二十卷然常持黃老鬼神說為人所識

宋子京曰沁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與上近高其自
立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視清宋後極其立朝廷

宋子京曰沁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與上近高其自
立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視清宋後極其立朝廷
單言暫謀有所察合符付以政當此特沁于欽綱高不火又
佐代宋收而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
好鬼神事乃復用是以怪自道而高之助也紫微家傳言必
本居兗谷而史臣謀言好見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沁數與竊
仙接言紫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紫言多浮
侈不可信其近賢者善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
亦不可証也

鄭侯以傳載八仙及異書空中事以近誕且于實事無聞今
不載舊唐書載其簡張張意事及晚回御進以進與鄭侯
生平不類亦略之

陸贄列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少孤特立不群年十八第進士德宗
東宮時聞其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教問以稱大時而河朔兵

德之可立也
所生性如此

久不決戰使日滋費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極言之
其末云往歲為天下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
臣梁崇美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
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元李嗣繼之寶臣元惟岳繼之
崇美平希烈叛惟岳殺朱滔猶然則往歲所患者四去其三矣
而患重不減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誰保今聞輔
之問微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疆致討狼或竊發即蕞蕞犯城闕此亦患臣
所竊為憂者也夫當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倘過聽愚計所遣
神策大軍李晟等及勸將子牙忠可追還兩載淫靡即寧但令
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做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
畿縣開架寺雜稅則冀已輸者得悉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即
本自固上不能周旋有奉天之難又從得奉天上問以當時切
務贄以向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常事不知知事不實乃上
疏勸上接下從踐疏奉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
曰臣聞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上乾下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
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非是而反謂之泰者上下
交攻也居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又謂之否者上下不交

故也上約已而裕于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盡乎上惠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慕近而阻命避死之氣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為歸至于吏氣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怡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野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盛衰之興廢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醇樸詳之夫人之情偽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醇樸亦能納諫特謂居臣一體全不隄防祿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衿街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窮問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惟不納也雙以書對之曰天不以其也而廢發生天子下以待有小人而廢聽納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取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誠信之道不可斯渾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道而稱其改過吉甫歌勸周宣不美其無闇而美其納諫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諫官不察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通足增美

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某之勿傳夫臣言無驗不必用實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舉難悔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耻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諛諂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辨辨必勤說而折人以上上銜明必應度而愚人以詐如是則下之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詞不盡矣上屬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慈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懷者避幸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于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嗔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嗔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誕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居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微替之名君亦得後嗣之名然此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願采納其言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果奏為所併諸將也東渭橋上冀懷光革心遣韓瑒發光營慰勞還奏懷光既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故進

報沮止之其勢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嚴將軍又遣李
建徽楊惠元與嚴并心東渭橋詔言嚴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特
自懷光雖不從遣且薛窮無以沮嚴帝恍惚曰嚴於七懷光同
懷光若人遣是教乎俱更彼且為薛且少頃之懷光果奪兩節
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實驚遂從幸果道有獻瓜吳
者帝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心帝曰試官虛
名無損于事實贊曰當今所病方在爵位故法貴之此殆不重若
之何復自棄心大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于教為重利
近實而于德為輕今之員外試官雖則受無費祿然而笑銛鋒
排患難者皆以是酬之設以是授獻瓜果者則彼必相謂曰國
家以吾馳命同于瓜果矣陛下既未有實利以酬勳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人何功哉初奉天圖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
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教華主上皆不引見故以渾
瑊代之瑊奏曰楚琳之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勤王
之節意在畿內僅通王命唯在褒斜倘或楚琳降賊猖狂則我
咽喉梗而心膈分矣今幸兩端預望正宜厚加撫循得其持楚
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疾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
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當盡無死入皆省思乾色疑畏又况

此是為事人
教者則文
靜以下皆可
不足

阻命脅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嚴使有過存慰之上
又問贊近有卑官由山北來者嚴說勢語多殺望察其事情
頗似窺覷若不追尋恐成奸計贊上奏曰以一人之聰覽而欲
窮宇宙之變應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德北之奸故後志於精
失道跡遠項籍納秦降卒二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之其于防
慮亦已甚矣漢高路逢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于傳
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共推誠其效同
不同也陛下智出度物有莊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取區
寓之意謀在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
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
怨于不任忠盡者憂于見疑若勳業者恨于不容懷又惻者迫
于反討則致離叛構成禍災雖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吐
蕃兵受朱泚厚賜歸國上以事最遲瑊兵少故倚吐蕃以從東
城關其王甚憂之勢上奏曰吐蕃遠近觀望謂漢多端致令群
帥進退是虞故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機欲待之今勢則若
其失信務遂我若未歸寇謀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
藩戎之奪其功士卒患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藩戎之奪其利賊
虎視藩戎之勝不死則患為之論百也畏藩戎之未有財必且

所操是以順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墮便者其意不得不堅今懷此別保藩籙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職最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養；于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職最諸軍當觀規畫令其進取整封曰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阻遠為規畫未必合宜假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竊疑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侍以殊異之賞且夫銓簡文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更於斯須而計定於千里之外是以用舍相得否臧皆出上有掣肘之執而下無死綬之計矣且居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京師平上命贊軍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贊上奏曰今巨盜始平寇賊之民蠢蠢之卒尚未備拊而首訪婦人非可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上發梁州問贊今主鳳翔諸軍甚臣因此遣人代李楚琳和贊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賜執以言乎徐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同是時退後將安人不如俟其地宜色微受一官假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多誅劾哉李懷光平上問進贊今後有何事宜進者贊以河中既平思必有奇生事之人請兵購討淮西者李希烈必叛輸其可

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寇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無不自疑河朔青齊同黨舉應兵連禍結賊後葉興建中之憂行將後起乃上奏請去滅賊之威以行惠其天云希烈縱未順命斯為獨大內則無肆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收諸帥各守封疆彼此氣分義窮是乃修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免誅無何希烈果為其下所殺時劉從一善公輔等材不逮贊遠遜徒以單言暫謀山下位是台牢而贊孤立為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為中書舍人俄以兵部官客東都服除召為翰林學士入謝伏地號泣帝為改容天下為以為相而實參又忘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奉明年奏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東政始請召閣長官得自荐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言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初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皆授蓋吏部除材署職詔旨畫閣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注補御史等官猶並列于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奏公奉行私恩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其效也今臣所奏宜行以未幾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而議者遽以騰口上頓立貽道之難行亦可

知夫請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憂其虛實誤者必行其罪誣善者必及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實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教人言能偏諸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要公舉為相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則任日之臺省長官今日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々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事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帝雖嘉之無竟追前詔不行舊制吏部選以歲集就元後天下兵興率三並一調吏員稽覈案牘叢沓吏緣以為奸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藉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缺集人檢校吏姦天下便之時天下大水贊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多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誦說揣所說意則修其言度所應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于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用乎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之贊曰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恐下人所宜矜恤昔者秦晉魯敗穆公猶救其饑而況帝王懷未萬邦惟德與義事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遣中書舍人奚防等宣撫諸道贊言於上曰邊儲不虞田措置失當審欲

非宜故也今戍卒不耕于守臣守臣不聽于元帥主有一城之帥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胞主方從中覆比蒙微發故捷慰已獲勝罷歸必蓄之此中國衆寡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彼之膽全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制分離析故也此所謂措置失當者也頃設就軍和權之法以省運制加餉之價以勸農比今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藏蓄不時歛藏遂使豪家貪吏更操利權與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中帳簿為指困會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非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方主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庫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高用貨泉近歲關輔要道公儲乏積江淮水潦未晝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運彼所之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主東渭橋餽直又約二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殺彼人而傷此

農制事若斯可謂深矣夫每年江淮運米百十一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值錢七十諸令來年江淮止運二十萬斛至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直六十九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糶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十緡付邊鎮使糶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未糶和糶之價其江淮米價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錢緡能緡以輸上都價先實戶部錢詔行其策邊海浸充上使人諭贊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鼎陳論當密封于殿以聞之又番吾卿往年擇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又御清懷太過諸道續遣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艱艱之類受亦無傷贊上奏曰昨臣野奏惟恐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于心膺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與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人將人于朝刑人于市唯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是諸訴之事多非信實之口利於中傷悞于公辨

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思遠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尋詞答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最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與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備述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君風化之首又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艱艱不已遂及金玉日見可敬何能自窒于心已與吏私豈能中絕其意乎贊奏備述六朱以為窮遠之地千里蕭條寒風烈厲非生其域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聞東戍卒不習土風又有休代之期無餽制之善資奉始息譬如驕子進不遜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頭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挽而路東責其獎豈特無益哉黷徒之人既係無良思亂幸災又甚于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屏銳志選以自奉委廢職者以守要衛鬼至而不支則劫執莫洩恣所欲得此府聞之魁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自頃收斂于下拘失于朝將之規今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刑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隱忍而不賞便忘身敗節者贊請于宰吏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憤懣悶者不懷于愧畏後故失期者自以為

智能斯可謀責虧度二失也以謀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此集雖衆無施戰陣地每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日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于構禦而有弊于供億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師家析產推盈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于兵矣夫三失也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本吐蕃衆未嘗中國十數大郎而內侮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尚我患者以我之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自賊訛亂以誘注原懷光反以汙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持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或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束縛兵以氣若勢為用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以邊戎叛亂肅清建軍若此可謂力分于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乎鍊教優劣之科以高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聞東戍卒往往于虜敵而衣糧所頒厚給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遙報神策其于東風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慈生于不均矣五失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漸多出寒衣戎騎馳突迅如風馳翻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既縱掠還歸此

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謂大赦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机失于遙制矣六失也臣謂宜設諸道防秋全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頭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主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高瞻右河東朔方三元帥謀諸邊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盜盡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外敵懷威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用甚重之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隨責終身不收好以辨給取人不得數實之士贊又諛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然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收居上無滿疑下無慕怨又曰明王不以諱人而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走就舍絕墨而意裁曲直秉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誤又曰中人以上各有所長為區別得宜付受當器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樞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遠許為勉而不考忠邪稱樞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遠許則罪責過當不思其所不能則貳司之內無成功居

臣之際無定分夫上不聽時裝延齡或傳得居天下位忠無敢
言贊上書告諫帝不悅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夫嘗通賓
客延齡揣帝意薄諫短百諸帝遂發怒故誅贊賴陽城等文章
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高判吏諭旨慰勞常奉
教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沈吟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召未至
卒年五十二懿日宣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
言皆剴切帝短翹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豈它恤乎既放荒遠常閉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
不著書地若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蘇子瞻校正陸贄奏議劄子曰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
切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
術不臻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
贄功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
而贄以散財為急主于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鄙將之方罪已
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
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吾口之藥石鍼膏身之膏肓
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車輅可得而復

唐紀

魏部四

聖容孫慈撰

楊炎盧杞裴延齡列傳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父拙金宗時舉進士棄官歸養號金
靜先生炎美鬚眉俊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召拜起居舍
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
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員外郎
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知制誥袞長於陰書而炎善德音自開
元後言詔制者稱常楊三宰相元載與炎同即炎又元出也載
陰擇才可代已者莫如炎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親重無
比會載敗坐貶通州司馬德芳在東宮雅知其名及即位崔祐
甫荐之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陰兵
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叱舊與南詔合兵
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與炎言于上
日蜀地富饒寧既有之宜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
可奪是蜀地敗國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難
禁兵住學何憂不克因得帥觀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
後更授他帥使丁星沃壤後為國有固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

留寧遣神策都督李晟往擊破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自第五琦悉進大盈內庫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矣於是領首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難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執亂不集今獨委之中人使出入虛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靈與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費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曰下詔從之炎以片語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已復為兩稅法上行之自是人不上斷而地畝賦不加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更不誠而長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人始不悅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于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是僻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迫秀實為司農卿以卻事李德裕督你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下涇州為城其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南營畔素有地畝之安徙此涇州投刺據立軍府坐席未煖又徙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別駕劉文喜回衆心不安閉城拒守後文喜雖為劉海賓所斬涇州以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善劾載已坐貶乃出是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未請妻罪炎懷遠心分走諸道聲言宣慰而實自辨

解言是往嘗謀立獨孤妃為後帝自殺之帝制之因擢盧杞尚相不專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詬疾不與會食杞因為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果奏美又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曰希烈為董奉養子卒逐奉而奪其位為狼是無親無功猶崛強不法使平崇美何以制之帝益不平竟用希烈希烈以久肉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遲延以揚炎故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歌中之貶崔州司馬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初炎矯訪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懷害恨中不能自止毗睚必仇果於用松終以此及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盧杞字子良御史中丞奕之子也有口才貌藍色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父風節藉廬為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稍遷吏部郎中高麗州刺史奏言魏有官家二千為民患德宗日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使帝曰守魏而憂他州宰相甘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成召為御史

中丞蘇奏無不令諭年遷大夫不問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既得志陰賊禍忘小件已不傳死地不止揚炎與杞俱輔政未
半歲諸罷炎時大理卿嚴郾與炎有隙即擢郾御史大夫以自
助炎卒遂死張鑑忠直帝重之未有以間會朱滔反帝召鳳翔
帥朱勣入朝晉之因為鳳翔擇帥乃討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
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竹上悅首大言杞遽曰必以臣就寢不
為三軍所伏因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鑑曰無以易卿鑑知為杞
所排而無詳以充因再拜受命既又忘郾因以事誣殺侍御史
鄭詹遂言御史所為必稟大夫請并印案之貶郾貴州刺史杜
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端訖貶蘇州刺史帝嘗卜相于
杞：知吏部侍郎閻撫素可制因從容言撫材任事相帝遂
相撫政事一決于杞密諭事帝前撫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
目之而止遂獲撫曰以君寡言故相引至此奈何故開口爭事
耶撫自是不敢復言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投直敢言即令
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相李揆有推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蕃
會盟使卒於行李有以徐州降有所經累使人誤先白鑑杞思
沮解之不使有功至其用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括富商及稅
間果陰陷錢倡和造作以名怨欲禍皆杞為之帝出奉大杞與

閻撫從後救日夜寧自賊中未以播遷事指杞：即誣寧及帝
族之李懷光自河北入授取走朱泚高杞所間不得入朝因暴
言杞等罪惡帝始寤愛高新州司馬然帝死念之不哀及興元
赦令徙吉州長史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表高等爭
之乃詔為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
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侍家人詰問其故子儀曰杞
貌陋而心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賴矣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史失其出身之自乾元末為汜水尉詣近
高廬杞所引至膳部員外郎張延賞疾其黠率出為昭應令與
尉文誦所賊京兆尹鄭叔則右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
遂戶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鎮度支延齡素不善
財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
歲入不資耗蠶不可較請別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
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費三百萬緡為贖庫搜物三十萬緡為
李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帛皆可之然天下負貧窮人
歸入無期抽實與給皆盡搜物與帛同有弊延齡但多其簿最
吏員以說帝于財用無所加也京右偏故有舊業地輒數頃延
齡言京成陽有限澤數百頃可收歲為上使閻觀無之亦不罪

文之煩乃詔從以還左藏元和中司鹽司錄

裴謨陽城張萬福列傳

裴謨字士明略州聞喜人父寬念宗時任主戶部尚書范陽節度使頗有聲譽謨擢明經累遷京兆倉曹參軍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舊為寬將且聞謨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為郎君偽授御史中丞賊殺宋室諸陰謀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說賊虛實於朝思明竟救之危死而元賊平再遷考功郎中數無見奏事代宗幸決謨徒步赴行在將用為御史中丞高元載所沮拜河東租庸使時關輔旱謨入計帝召至使殿問權略對略久不對謨諱帝帝謝之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忌之出為定州刺史歷饒遠三州除台金吾將軍德宗即位以山陵近禁屠宰尚父郭子儀家奴犯禁謨列奏帝謂不長建樂善之或曰公獨不高郭公地乎謨笑此乃所以高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必謂悅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可不于時朝堂明置三司決庶獄以釋疑而罷謨憲法更嚴文武挾宿志為重延因獻職官歲以貲生所善數貶開州司馬俄召為兵部侍郎至河南戶部制謨守此五世為河南卒年七十五

裴謨後臨
可見誠實忠
世者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貧不能得書求為吏縣集賢院寫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茅塔城宿務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君孤惻相育既娶則聞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棄君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未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有樹音城過之虐其罪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父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貴焉寒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歲不知人城每自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盡歲飢屏跡不遇隣里肩榆為粥謀論不報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饑與之食不納後致獲數數括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美者發使遣五百緡戒使者不令反城因詳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叔敬生親貸于人無得城知其然去隱與之假既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為學乎叔敬謝即教以書叔敬不能棄城更從遠學便而習學如初意繼而死城為之哭厚自給為服總麻妻之哭視觀察使李泌數糧鉤城之受之泌欲辭致之府不起乃存為著作佐郎復

辭及高相入言之德宗召拜右諫議大夫乃就人皆想望臥米
曰城必饑諫死職下矣及受命亡諫官紛言事細碎而歐若
之而城方與二茅及客日夜病飲人莫能飽其際皆以高虛得
名耳前進士竊愈作諫臣論誠切之誠亦不以屑意有欲造成
而問者城揣知其情輒與之酒客或醉卧席上城先醉卧客
懷中不能聽客語每約二茅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新
菜盤幾錢先具之錄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而客或稱其佳
可受報喜奉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日有獲
焉居位八年及裴廷勳誣逐陸贄等帝怒未解中外輒恐以高
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
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補闕熊執易等守延英閣上疏批駁廷
執奏後贄等無罪累日不止帝大怒欲罪之太子高帝教乃解
故宰相諭意之然帝意欲逐相廷勳城頭語曰廷勳高相吾當
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不相廷熱城力也坐是下廷國子司業
引諸生告之曰元季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肖親
者乎明日賜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書考
德行甘堂上沈酣不卒教者皆罷躬謁經籍生徒斥以法
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建州吏捕逮得之城家城坐吏

何者附見

於門引約飲食荒步至都外與別帝思城懷有罪出為道州刺
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儋王喜卿李儋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帝
城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既行皆泣涕立石配德至道
州治民如治家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吹米二斛魚一大
觔置甕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
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
罷州人感人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更有幸于刺死者拾
不法事告城故自脫城輒榜投之賦稅不時規察使數請責自
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判官替職至州
城先自囚于獄判官大驚馳入謂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未使
安否耳留數日城不復歸寢館外有故門扇橫地晝夜坐臥其
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復遣它判官往按之判官載妻子中
道逸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
家錢二十萬官設喪歸葬和州人事父母孝奉太學歲一歸
父母不許闕二歲乃歸復不許比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
復諸生志諸生聞蕃室舍中狀者最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
初朱泚反諸將復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不受其惠
君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張萬福罷州元城人以三世明經不覲乃學射李進代劉展署為節將效首萬福拜壽州刺史州送祖賦給節主類為盜野奔萬福領兵見襲悉擒之平盧行軍司馬許果叛代宗召見萬福曰欲一截卿面且將以許果果卿萬福辭謝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何北諸將叛故為何人帝笑曰始為我了果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督盜淮南果俱徙之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帝元南使萬福追討之未至果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遺還所剽於民元南將厚賞士萬福曰官健坐仰衣食無所事今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帝下詔褒美會元南死諸將驕得萬福為帥監軍使邀諸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遂去以和州刺史鎮咸陽且留宿夜衛李正己反屯兵瀾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海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可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高岸上老嫗滑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下敢動汝泗州刺史高世道召見召果石金吾將軍及見帝萬福曰臣乃言爾各是河耶召圖形受烟閣教賜與陽城守為裴延壽多伏聞不去帝震怒左右呼下測萬福輒往大言賀

讀書不如何人

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偶得等時年八十餘矣天下益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萬福自怡飲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莊凡九州皆有忠愛

姜公輔蕭復列傳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授右拾遺為翰林學士每進見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泚之取田悅也以密裏書問道進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及上召泚還京師公輔諷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春虎無自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復以泚為言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鑑公輔曰鑑雖信臣然文史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漢陽突騎泚若請立涇軍且更非萬全策也帝亦記姜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投鑑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為守備盧杞不可公輔爭之乃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權公輔諫最大夫同平章事唐安公主適楚帝憐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陸贄為相公輔教求官贄數謂曰書云相字言為公擬官要上走賊不悅公輔恨贄為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應言以參語對帝怒然公輔吳州別駕道復蕭詠參順

宋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

蕭復字履初徙會孫中書令嵩之孫也父衡尚新昌公主

金系

復生戰里嗣從豪汰以服御與焉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
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推主蔭為官門即唐德中歲大飢家
百口不自振蕭昭應監宰相王鐸欲得之使平結說日以昌
才宜在左右胡不以聖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當先人豈以濟
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饑且寒予請職之由是沈慶教復處
之自若後遷官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備果侵賑發
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予之復曰苟利于人何責
之辭乃拜兵部侍郎建中末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
書統軍長史未行龜持奉天帝欲西如鳳翔依張繼復楚鳳翔
有變止之俄而繼為李楚琳所害於是再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復嘗言官者為監軍恃恩縱橫此為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
以兵權國政而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日月揚
文憲紀綱亂朝政以至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志臣敢不竭力
使使阿諛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復北同奉事杞嶺上言復正
色曰復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復使朕回命復克山而
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實陳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

士多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江淮宰相輔士會
謂宜然今反覆如是意復悔行使之論奏卿知復如何人其意
安在贄上疏曰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同行則可保至
於輕詆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還通復一安肯附會今所言
才翰願陛下明加辨詰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若
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
此悵恨也夫明則固惑辨則固冤惑莫甚如送詔而不與明冤
莫痛於見疑而莫與辨是使情偽相扶忠邪靡分益實若上御
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辨也興元初自江淮還進
門下侍郎復出中官馮欽緒持宰相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論
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敢李勉盧翰知敢問何事復曰唐
虞有食日之論朝廷事當與公卿同議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
之既在相位何事不當與之議而獨隱此乎此一事亦當今之
大弊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復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
從一從一奏之上不悅復乃辭疾上政事許之未幾坐却國公
主親累安置魏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貳方蕭復與劉從一傳

貳方蕭字成公濟陽人六歲時母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食

時置李重俊後舉明經嘆曰稼穡向不足以致功乃棄去天寶
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高靈登討獲家有功後從封常清大勃律
賊之常清逐北方寶曰賊出藏師解我之請大索果得伏兵悉
殺之後從李嗣業充安西節度判官嗣業中流矢卒易非元禮
代將其軍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方寶以恩信為士卒所服
羅得不敢害及衆推曰李德為節度使方寶仍任之方寶凡佐
三府益知名會李德從魏卯寧署方寶度支營田副使時郭子
儀為副元帥居蒲子時心卯州縱士卒為暴李德遠之而不敢
言方寶曰請補都虞候時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腰器方寶
列卒盡取其首置梁上植市門時一營大譟盡甲李德恐方寶
日無傷也請往解之乃解佩刀還老農者一人持高至聯門甲
者出有寶笑且入曰我一走卒何甲也吾數吾頭未及聯出旁
寶讓之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尚書忘卒為暴行且
致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時再拜曰公
幸教以道敢不從命也左右皆解甲今日敢難者死方寶因得
宿軍中時大駭戒使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李德所謝卯由是
安初方寶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與
妻曰且無勸我半是義大旱謨不問督責益急無以償佳許

方寶方寶判狀辭甚異使人未諭謨怒召最責曰我畏服某
却取判鋪最背上大杖擊二十與未建中寶泣曰乃我因汝
即自製裳裹潘注渠寶已為以代償使勿知後謨知之大愧流
汗曰吾終不可以見公一夕自喉死及馬遠代李德處事或
不中理寶力爭之瑣有時怒甚寶曰寶罪若可殺何以
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瑣拂衣起寶隨步而出良久瑣置
酒召寶謝之自是事皆容寶而後行瑣田是在卯寧聲稱
殊美會元載以吐蕃教入飛瑣兵力不能拒讓從瑣兵屯涇州
而使郭子儀以朔方軍兵鎮卯州於是瑣先往城涇州以寶
為留從是軍自四鎮北庭建難征伐教有功既讓從步蔡然排
列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聞警鼓而駭前日有告之者
寶陽召掌簿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未白報延之數刻遂
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余欲然馬坊軍因救火作亂
中夕大果發寶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公蓋步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
全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遷涇州吐蕃寇邊戰益急師不利
瑣為賊所隔節將引潰兵充人寶寶讓曰兵法失將電下斯公
等死而故安其家却乃志城中士使銳將范之示戰將戰寇

不敢通璫乃得歸久之璫有疾請秀實攝印度副使秀實最共
以爲非常適卒軍中卒哭者數十人喧喧門扉有實悲不所入
命押衙馬順治喪事於內李漢惠主扇家於外妻于孫位於
堂宗族位於庭爵位位於前牙士卒位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
有難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敢殺使行者無得遠送致
祭拜哭皆有儀即送喪遠近皆有處盡者以軍法從事都虞侯
史廷幹等謀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
殺一人軍府晏然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教并
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
酒室無妓媵十三年未朝代宗問所以安邊者遣地以對帝悅
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松校禮部尚書建中初
宰相楊炎城原州詔中使問收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工請須
麥熟炎謂沮已遂召入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意其必
快快遣騎召之不納騎士逾垣入叙之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
喜曰公未吾事或失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盡有司過耳人
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更起倉卒當輸衆以楊楊楊
諸宮室迎與與公之職也泚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
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遠岐陽兵故國此會無休教泚偽

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
矣使需去詐爲旻金言符合要且還竊其印不獲到用司農卿
印符進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海賓曰旻還吾等無遺類矣我
當立持泚殺之不克則死使海賓明陸陸陸陸士爲應要至泚
金言大驚靈岳承其理而死泚召秀實計事源休金言皆在秀
實我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勃然起奪休衣笏前唾泚面大罵
曰狂賊吾恨不能斬與萬段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其額流血
噴面泚與秀實相搏吻：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來
亂而逃事忠臣前助泚泚得旬旬晚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虎
曰我不同汝反胡不殺我衆爭前殺之年六十五泚一手承血
一手止其衆曰最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札
蓋之海賓捕得見泚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以爲天復謀殺
泚亦死上聞秀實死恨妻同不至涕泗久之秀實自涇州被召
戒其家曰昔過岐夫泚必致贈遺慎勿納主岐記因致大饗三
百家人相不遂主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行吾業以置司農治
堂之果爾更後以告泚：取視其封尚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寒
弱不足倚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民歸侯曰千乘大夫
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逞之寇內有殺命之

臣而某兵寡弱卒有患難何以待之帝不用及淫年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主者世多其謀與元元年詔贈大封謚曰忠烈劉海濱者彭城人以義從國為涇原兵馬將與秀實文用累戰功並御史中丞劉文喜謀誅汴海濱與其子光國給以奉誘及入封國言義德可狀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封五原即王海濱樂平即三

顏真卿字清臣閬中人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寇微久不決天且旱真卿率衆而西郡人呼御史而為楊國忠所忌出為平原太守真卿知安祿山必反陽託霖雨完城落濠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討祿山之疑吳以為善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海濱司兵事平賊奏初合衆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乃說如是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十万且募士得萬人魏陽洛南清河鄭等郡太守是吏各以安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濟河為功賊劉更都遣其兇子光傳等誘廣英孫希希徇河北真卿畏衆俱陷諸將曰吾素蒙隆等其首等非是乃斬子元載三節它日請以諸身指飲蓋之祭哭受乎是時從父兄果卿尚常山太守

率十七即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佐李光弼討賊加河北招討使訪使乃撤清河等郡道大將李擇交等將兵屯堂邑破賊將東知泰遂乞親即軍大振平盧軍將劉克己等謀殺賊所署勤度使旨知路遣使諭海濱與真卿相聞真卿遣使以衣糧助之真卿在一子十餘歲使詣克己為誓以堅其意肅宗即位肅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陳事稜山道思明尸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得平清河固守真卿難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立德元載棄郡渡河問問之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純治如平日百官肅然西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進告崇朝祝聖嗣皇帝真卿謂札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予器還奏改之帝以為建徽又建言春秋新宮災害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諸祭壇於野皇帝向哭然後遣使不使宰相乘其言出為馮翊太守乾元二年拜浙江勳度使到後將又具卿豫勦賊傳初就事地以為生事短之因召尚刑部侍郎長年奉兵渡淮而遷奔江西李輔國遣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別起居蜀國忠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再遣尚書右丞帝自陝遣真卿詣光謁使肅內即宮元載以為過事卿怒曰同儕在公言音何罪然到

廷事堂堪公再成懷而獻銜之上在陝也真卿請奉詔召僕同懷恩不許主是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犯有可未之理今陛下遠宮假道下成動王還不能釋來召之庸肯至乎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上從之懷恩之衆果自潰時尤載為兩專叔畏群臣論奏乃詔帝曰群臣奏事多快辭聽諸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許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即官御史陛下之年月今使白宰相是自掩耳目也太宗善司門武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皆令門司與伏家引奏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忌言者下情不通卒戎幸蜀之禍凌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漸矣夫人主大開不歸之路群臣猶莫敢言況金宰相大臣勸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人從此結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滿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舉臣有不諱宰相致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犯不敢明今百司奏事皆曰宰相也陛下倘不早悔漸成孤立後雖悔亦無及矣車閣口腹之奏真卿雖謫陝州別駕數年猶存之再近吏部尚書帝南以尚乳美便同奏列聖無禁請從初議為定為表休斯而寵楊炎當

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應祀蓋不善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虎中丞傳首平原而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觀古敵之公思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謝恨切骨李希烈臨汝州杞乃建書真卿三朝重臣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高失一元老貽周廷羞遂奏同留至河南河南戶鄭叔則功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臣詔旨有烈卷于千餘後刀從之真卿色不變希烈度衆合退詣而權之通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反詔遣真卿兄子悅與從吏數輩馳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語孤託無他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尔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幾汝南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偪介侮朝廷真卿曰公人臣奈何如是佛衣主時朱滔王武俊曰悅李綱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都統將建大號而不納過主是天以宰相賜卿也真卿叱曰汝知有馬禄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若等誘脅耶諸賊失色希烈掘坑于庭三數坑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士以一副棺與誓不悅公心事耶希烈謝之張伯儀收希烈金帛施即前及于真卿真卿請吏投地會其党周曾張有林等謀

襲帝烈奉真卿高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復室四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帝烈借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老矣官字國札所記諸使朝覲耳與元後王師復振賊處安遣將卒景祐安事至其而猶新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祐等止之會帝烈弟希倩坐朱泚謀帝烈同發怒使圍取等官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歎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天奴曰從大梁未滿日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縱殺之年七十六諡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王正己田神功董奉使希逸王會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役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道貌世傳之

別傳云真卿將離解金所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後但割吾夫耶血為吾吃血以助之則盡死無恨矣繼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啟殯視之棺朽敗而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髮長青黑握拳不開爪遺手背遠近驚異焉竹及中略視漸輕後竟墮所空棺而已別傳又云真卿將往蔡州謂其子曰吾與元賊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敗故不足吾比此去必為賊害爾

後可迎吾喪于華陰開棺視之必異于家及開視果異道士却如境曰此形仙也遂藏鐵石之中殯形骸清自擊裂飛去矢後十餘年顏氏家自雍遷僕往鄭州徵租祖迎及洛京偶到同德寺見公衣長白衫張亞在常殿上坐僕遽欲近前將之公轉身去仰視僕壁亦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了不得赴出奇去僕去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萊園中有兩間殿屋門上懸諸子公便揭箔入僕隔箔子唱略公曰何人僕對以召公曰入來僕入拊擬天公遽止之遂收問一二兒狂了探懷中出金十兩付僕遽去勿與人說後家內聞即再未僕還疑其家大驚貨其金真金也顏氏子使市鞍馬與向僕疾至前庭但滿日榛蕪一無所有僕子曰不必真真存此可以掛千古之懷不無正人君子被靈祀一口眼盡天

續博物志云真卿遺道人陶八人後以碧霞丹餌之日已十上有厄如有如吉後繼死遂葬狀貌如生偏身金色爪甲出手背鬚髮皆長數尺後有商人遇之羅浮山寄書主僧師顏氏好惡者曰此先太師親翰書法髣髴馬尾其得真也

錢氏自更張

雲溪夏義曰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索書不與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

今有二縣漢父而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遂削叙任意

撫新髻鬢從他馬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

山時專持詩詣州請縣次別適公按其妻決二十任改嫁

贈志堅布絹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

悉江左十數年未莫有敢棄其夫者

揚烈婦列傳

揚烈婦者項城令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分

兵數十略定其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進侃曰寇至當守力不

足則死焉侃而赴尚誰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請重寶募死

士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揚身自變以享衆賊曰項城父老

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為賊宜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

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念于牀也侃

遂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遺侃三平金先是萬

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即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與率家僮女

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賊即夫人熙敬攻飛狐縣今古合應妻高

能司子魁引去詔封伯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濟州

女子王相與執血赴行營封賊滑潁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節

楊果毅

吳淑代宗母章敬皇后之弟也代宗立權太子魯事濮陽郡公

遷參吾大將軍淑備有札讓見重朝廷未泚及盧杞白志貞

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

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

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高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

但舉朝無能難之臣使聖情懷耳遂奉詔詣泚泚不謀已決

雖陽為受命錯淑於客省尋殺之帝悲梗甚賜諡曰忠孝

走與淑同日賜官封皆等進累左金衛大將軍泚才敏銳而謀

畏自持尤見妻信大厝中滑御令執彰泚帥曰神功雖沒其下

妻長挾安輒德塞挫元泚持節至汴滑妻悲慟悲慟所飲為之

奏請軍中歡附帝重之元載當國貪橫而欲加誅顧左右無可

與計即召泚國之俄以淑為死於王緒楊炎王昂與會也

信等皆當坐法建官注有官從婦等曰是得賊死德宗初出為

福建觀察使為宰相竇參所忌帝召見其妻從泚後現察

使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發賣人流亡帝以通京恒日韓臬龍之

盧曰忠孝不給
何不授之以爵

即召漢代阜漢為政一務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皆官
市漢見便殿從容論之曰物藏以中人買物于市稍不便於人
此事甚細虛報流議凡官中所需資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
則乞選中官高年謹信者充官市令平實和售以息衆議又言
京師廣騎飛龍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予資課太繁宜
有蠲省而多從之初府中考漢貴戚子不諳簿領每有疑賦時
其將出則追漢取決幸倉卒得客欺漢叩鞍一祝七指摘盡甲
其弊無不驚服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薨帝悼厚葬之卑土
治墳坊民農務漢使帝問後言極事不違政勤為事宜簡約不
爾為上厥昔漢日上明唐憲傍四海顧左右辨嗟自安耳若及
處感惜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不少未幾進兵劫尚書反病
不召醫正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凡才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
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台外感念終有可教吾得以天年歸侍先
人地下足矣卒年七十一繼曰成唐與唐居奉朝請者猶
以事失職而漢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為世所服表云

唐紀

魏却五

兩曹王阜張建封列傳

兩曹王阜字子蘭父宗子曹王明之令孫也阜事母太妃即以
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避民間聞走蜀謁玄宗由卻水使者遣左
領軍將軍上元初早歉阜祿不足奏請補外不許乃故致無注
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太饑發官粟數十萬石賑饑者乃自
劾遷詔開許就進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
曹參軍鈞宜遊二十年不歸母病不自給阜行縣見之舉動之
並錮死召還上書言治道詔授衛州刺史為觀察使幸京果
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阜直復用
為衛州刺史初阜之遷詔在理懼憂其母出則因服就辦入則
撫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違入賀反是然後詔謝告實建中元年
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李京果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利
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懼縣反詔制熟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
下阜至遣書言將軍非敗為送款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京果
所據我已蒙聖朝滿洗河心復加兵刃于將軍乎將軍過我不
降後悔無及國良疑大決皇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

良璽觀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未受降舉軍大蕩國良起迎拜請罪車執其子約為兄弟盡燕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畝散國良罪賜名惟新明年待母喪至江陵會梁榮義反奪情高左衛大將軍復觀察湖南李希烈又遣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豫章悉集將佐簡閱其才擢伊懷王錡李伯潛等為大將引馬義許孟容王幕府治戰艦募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懷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肅其賞罰絕夜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懷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散之賊柵蔡山陰不可攻是夜言西取荊引兵艦備江上賊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里羣乃復登舟順流而下急攻蔡州敗之遂進荊州表伊懷為刺史俄而天子倚奉天璽使包信為陳少游所害以運糧浙江次新口希烈使杜少誠將步騎三萬將鮑江道羣遣伊懷兵七千禦於永安走之以功進工部尚書帝駐果州羣之貢賦相望遣伊懷王錡固安州希烈以劉戒重授之皇命李伯潛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又擊希烈將康叔夜于厲鄉走之因下平靜白鴈關賊遂不敢南矣近利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擒生萬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不敢伐木焚踐天祿朝廷仰食江淮而

馬義許見

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車轉戰數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羣為固貞元初吳少誠擅蔡從車鎮山南東道劉潛沒以益軍練兵峙報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戰時大以教士少誠畏之羣性勤儉能知人疾苦衆聽微德盡得吏下遊其賞罰必信至常平物估最平不得擅其利教為高城雖挾二輪陷鼓水疾進駛于陳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以物遺人必自視衡量庫帛皆印署以杜吏議而最拔風人本知名羣識之卒以正直擒張東之有國圖在襄陽皇嘗宴將而取之羣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棄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常乎羣謝曰主吏失詞以高居蓋微居安得聞此言卒年六十謚曰成張建封字本立鄆州南陽人父介少任俠客乾元州安祿山反使李廷儒脅狗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歸之介卒家餘貲餘千集兵救廷儒并其党以聞擇木初不知顧受賞而介去之江南不日言功建封少喜文章慷慨尚氣李光弼頻河南盜起羣常聞賊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奄下討之建封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同到賊屯開營楊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四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常之晉辟署參謀不與戎輒去令孤彰節度滑毫奉置幕府彰不朝建封非之去謁轉運劉晏奏

缺大理評事使鹿漕務歲餘罷時兩燧為三城鎮邊使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既應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即用是封希烈僧位遣將楊豐實偏敵二界是封及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蓋主是封抗之嚴新以狗少游圖之嚴悞是封具以少游與賊交通之狀聞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希烈使果帥悍卒未戰是封皆沮咽之賊平果進右僕射貞元四年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道為咽喉地屬徐州鄆于李紱若紱一旦復有吳國則失江淮矣請從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漕青陽息江淮安矣帝從之由是徐復為重鎮十三年未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建封請間為帝言宮市之害帝頗煩聽會罷去獨民進獻帝問何如荅曰殘遺積負決無可獻雖獨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為帝言金吾大將軍李紱好剽劫事規罷人表惡之帝乃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元賜軍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攝食其是鎮帝賦詩以餞時雖馬燧潭瑋等熟寵未有以辭既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恃觀賜之白脚靴鞋襪寒弗渝故用此為況是封又賦詩以自警賜十六年以肅求代

詔書夏御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治餘比十年躬於野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使然亦不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旨是悅性樂士賢下肯薄其門者權必均許益容無念昔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特

李晟列傳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洮人世以武力任晟身長八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右將軍吐蕃寇霸州抱玉授以兵五千使擊之辦日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獲其帥慕容谷種胞乃解重州去還涇原四鎮北使兵馬使無何鄭度使高瑋與吐蕃戰益倉敗績晟率游兵援瑋以歸封合川郡王瑋內忌晟威畧瑋之朝高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斬千餘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為神策元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最乘水洩治永新其將楊朝光悅大敗遂進攻魏會朱滔王武俊與魏連和反圍廣日知於趙州晟建言以兵趣定州與衆孝忠合以圍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而北之晟自親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與孝忠連兵北伐惟州圍未陷將鄭景濟於

清苑悅武後大恨悉起兵未救晟內攻景濤以抗濤等自正月
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而數引還定州而賊犹不敢逼遂將
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謁賊次代州詔迎拜
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壘東渭橋所過想獲無犯時劉德
信自處間敗歸亦次渭南軍驚無制德信入謁晟責以可敗
斬之以數騎入壁旁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于是朔
方李懷光與聯璽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綃自衣指殿使前懷
光望見患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標高賊解哉晟曰昔在
涇原士頭相畏故敢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有異志晟使閹說
懷光天子暴處於外宜速進兵懷光軍多京軍軍整戰懷光
使分所獲遺之賊諱不敢受懷光欲激怒亂諸軍奏言諸軍糧
為薄神策獨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已抵便使失士心晟
曰公為元帥豈取待客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將援衣食公當
親之懷光然許焉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雖急宜有備焉漢
之器不可盡請以裨將趙光弼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
以防未然未報懷光圖反益急晟此李晟敵楊惠元等聯之通
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從之即結陳趨東渭橋後數日

懷光并建微惠元兵是日帝進狩梁州數谷道隘備供不豫從
官之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渚瑛曰渭橋
在賊腹中兵孤賊飽晟能轉勝耶瑛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回手章事
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昏執羈勒難勝後之乃解甲
兵治陣陣以圍收復是時懷光與泚連兵教勢甚盛晟以孤軍
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
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極早遜而論以禍福勸之立
功補過故懷光慰之晟思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歛宿兵養
飽惠元大馬乃以張或假京兆戶擇四十人假官以幣渭北易
粟不旬日皆充美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于是駭元光以華州
之衆奔潼關尚可取以神策兵保之遣督受成節度載休養
奏大將游瓊老幼率軍從晟懷光始懷畏乃移書頸讓之使破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搖搖是為晟襲乃在河中其將孟
涉敗賊勇以兵數千歸晟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
望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是安沈善遇之軍中有言
反者皆殺注曰天子安在敢言家乎沈使晟親迎以家書遺晟
曰公家無恙晟思曰爾與賊為間北斬之及收復京城拜司徒

集事詳德宗本紀中書令蕭封千戶帝主自果最以戎服見三橋帝駐

馬旁之有詔賜第永樂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

最入第京兆供儀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

於碑敕皇太子書立於東渭橋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最之元

渭橋也榮惑舟歲久之乃退廣佐皆賀最曰天子野次臣下知

元帥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至是乃曰向非敢相拒也吾聞

王端最臨不帝萬一復未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曰非所及

也涇州 造教狀其帥臣請治不用命者因力田積粟以復吐

蕃帝乃拜最鳳翔右涇原節度使徙王西平晟主鳳翔治教張

鑑之罪誅王祇等十餘人時官者月元貞持節到同華宣入河

中諭慰李懷光晟勅元貞驕倣欲洗宥元忠請治罪又言赦懷

光有五不可臣請選精兵五千酌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

委馬燧燧職故不許晟主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

等悉伏誅以其致馮河清也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

使晟尚曰河隴之陷非此輩能取之皆將臣皆貪暴其體落不

得耕稼日益更使向棄之爾且其無歸累人苦役提思唐之心

豈有死乎因悉家資饋解附得大莫復息憂表以王體每延

舊使主心召息憂于坐衣大錦袍金帶承其之無不指日飲覽

可廢之不便足
會焉之也

吐蕃君臣大恨謀以反間去之於是大興兵殲隴城無所掠陽

怒曰召吾未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問晟選兵三千使

王泌伏沂陽戒之曰寇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

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心不捷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

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推沙堡拔之

結贊果已和會晟朝京師奏言吐蕃無信不可許而張延賞與

晟素有隙遂力主和議且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帝坐

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礼進拜大尉中書令罷其安詔晟乘輅謁

太廟視事尚書省是歲職與吐蕃盟平涼吐蕃劫之果如晟所

慮云方劫盟時晟大宴園多竹或言晟伏兵其間謀用急卒為

變晟聞即代其竹明年詔為晟立五廟九年歲次六十一詔曰

忠武在鳳翔嘗曰親微好直諫余與暴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

此儒者事非愚德可宜也晟欲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其將相

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或杖度怒而退及在朝廷上有

可與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于人有十五子其聞者愿

冠龍云

語林曰崔判部李夫人成女也養生日公宴有小婢附堂

人隔耳語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

僕最怒曰我不幸有此女為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
病不檢校湯藥而與人作生日遂遣歸身亦歸至崔氏家
問疾且得請教訓子不至成治家齷齪賁賤皆不許時世
粧梳魚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孫子曰西平再造唐室且居家禮法為一時可宗而春以營
使主與金主為怨幾成天姓無窮之禍不可謂非盛德之累
也論者徒以晚歲失兵罪其君相殊失重儉賢者之義嗟呼
吾嘗于汾陽相侍西平營妓嘆唐之女戎賢者不免豈可謂
君澤亦遂固賢者自為之道乎

柳渾張延實列傳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戴長州人其先自河東徙高平臥
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殺死諸父故從
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遠死學愈為異游者皆有名去
天寶初擢進士第累除衛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
史臺僚以儀矩相親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寧相惜其
才留為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渾相召執
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貞元三年
以本官同平章事帝嘗親渾更卒數邑而政有失召渾相詰皆

賢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常擇廷華以輔
聖德臣當遠京兆尹承大化尸當大為長親幼事代尸擇令非
陛下所宜帝然之左丞田季彥從子伯應請賣私第募兵助討
吐蕃渾曰季彥先朝親名臣世孝謹表闕于門清時舊第雖田
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討豈容不肖子毀門播微一時倖預風教
哉請薄責以示懲沮諸嘉嗣門下吏曰過官渾慨然曰既委有
司而復悅之豈賢者用心耶是歲宜擬無異退者吐蕃之盟渾
以為不可信後果劫盟帝以是益礼異之宰相張延實怙權渾
渾守正遭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為
吾謝張公渾頤可斷而吾不可某自是久患以右散騎常侍罷
政事渾發解好談諧與人交密如是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
日置酒召政人出遊酬肆乃還瞻然無累免意時李勉盧翰皆
以舊相聞門表朝請嘆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囚之人故五年
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大唐新語載柳渾舊宗時論 封事甚悉且云渾來因是
罷渾為然蔡御史直渾以貞元己巳年壽七十五而曰
元己巳距景雲中則已近八十年矣野史不可泥即此可
以概推

張廷賢故相嘉貞之子也初名賈符承以傳涉經史嘉貞致十餘載公宗念之召實符拜兵曹參軍賜名廷賢肅宗在鳳翔親監禁御史累官懷南勳是使歲早民他遷吏集之廷賢曰舍者人時以活拘此而卷不知道彼而王為存吾人何限為乃其冊造之故吏為修室廬已通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累拜判南劍南西川節度使建中西山兵馬使張勳襲成郭亂廷賢奔鹿頭戎賊亂不設備廷賢謀知之遣將此子逆捕斬賊後成都自楊國忠討南黃三蜀叛盛及乘輿將廢用百出後更郭英父崔寧子琳亂公松蕭然廷實事為之削薄入謹出府庫廷實德安在奉天實獻禮道及次梁倚劍蜀為根本即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還詔入東政初吐蕃寇劍南李善德神策軍戍之及是以善德高法自隨廷實追而還之目是有隙廷實是與鳳翔帝時倚重長使宿憾帝不得已罷廷實為左僕射然廷實決用之以嚴密為無遠敵提命況若吉道意及供入朝況使客遊嚴平賦且使存廷實于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禁之以示和解因高子請帝還實不許嚴曰吾武夫性決無怨于孟蒲則不復貯胃中矣非知文士雖犯外難和蘇內善懷如故吾得無供改先時此著尚結髮時如吳以高

不可帝故將帥邀功王事歲未決廷實揣帝意遂罷嚴兵是是吐蕃背約劫盟如嚴等策特嚴遣劉公佐復河湟廷實因建言併省州縣官員收其被眷戰士內以始怨及公宗辭西討廷實更用李抱真抱真恐廷實奪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廷實以憂成疾卒年六十一繼日成肅廷實更四鎮所至民頌其德及當國歸情懷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肅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体專傷以吏事而以軍食奪事泚刑法李柳潭時以為任職子以清字元理以蔭累遷至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平章事以諫用兵而罷及帥河東承王鐸聚斂之餘帥宣武徙歸以嚴猛之後庶幾寬大上下安之長慶初盧龍節度使劉總本所帥內屬請以勞為代軍亂因外靖前門節每延吉州刺史辛年六十五弘靖少有令聞人以高有輔相才及居位簡然自處無所規拂由劉初效順不能依制更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傳秘府也第在東都思順早盧廣甲當時號三和張家三

馬燧澤城李抱真列傳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父季龍娶孫吳氏側室善其注料仕至鳳州刺史燧年長魁傑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略博涉群書七

善安法安棧山又使賣箇守范陽燧說備日棧山首數人雖舉
洛陽將孫履公蓋新向潤客牛廷珪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
聞退亡所獲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爾許之不時決會果卿
招循舉兵林山遣歸朝陽召備計事因備殺之燧走西山間道
歸平原後走觀費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州對峙時曰
紀還國恃功志雖野遇皆劉陽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鎖
旁舅介無敢往燧自請與辦吳乃先賜其妻與約得其機章為
信犯金者得赦之燧又請死囚餘役左右小違令輒殺死囚餘
大藥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說曰曷與回旆接且得
情呢僕因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
承嗣其子場桃勇不畏將必寇太原公當恤之既而懷恩果殺
抱玉令燧蔬蒿告饒于懷恩抱玉守鳳翔未燧隴州刺史西
山直吐蕃其上通趙恒恒所出入者燧聚石擅樹障之設二
門為憑憑八日而畢寇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推聞其才召
見授商州刺史大曆中進河陽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引田承
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逆戰淮西兵潰
忠臣將燧止之日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奔功召堅壁
不動忠臣乃還以亡卒復夜燧忠臣合軍與靈耀大戰于汴州

牛賊法亦曾不
用之者何易以
此為理

敗之靈耀以銳卒八千銳鋒軍燧獨戰又破之是時河陽兵
寇許軍田悅率眾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
而北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為奇兵擊之悅軍騎遁靈耀明日
以百騎夜走為如江所擒汴州悉降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
舍版橋忠臣入汴果固會學殺宋州刺史李僧志燧還河陽近
河東節度太原承勣防之數兵夕乘車燧暮後得數十人教
之數月皆為精騎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其所友以便進趨又造
高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障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
精利若一年得選兵三萬威震北方建中二年入朝遣兵部尚
書封國公是暉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
建書悅必反既而悅果圖而州自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卽
李潛臨洛將張任固守詔燧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岫
口未過險路喜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不設備既次卽遣
兵敗其軍軍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寇復固築東西二
柵以禦燧燧進攻其柵悅將萬人救之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
騎兵手復圍戒曰今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斬朝
光獲首五千餘級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比百餘合悅大
敗引兵還卽固亦解以功遣右僕射李綱李惟岳合兵萬三千

人救悅：東散兵二萬通洹水，潘青軍其左，懷其軍其右，燧也。勳詣益兵，詔河陽李元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渡。燧於下流以鐵鑊，縱車數百，絕河載土，東通水而後渡。悅知燧食之深，鑊不報燧，士費十日，飛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並洹水，直趨魏州。今日賊至，則止為陣，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置其隊，俟悅渡，即悉棄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步騎等兵踰橋，乘風縱火，深而前，燧渡兵不動，充除其前草莽，百步為場，募勇士五千人，隱而待。此悅至，大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敗走橋，已焚，東赴水死者不可計。投賊將孫晉卿、安暹、蝦尸相踰，橋三十里，潘青兵與賊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悅乃得入。花寺間曰：報少而深入，何也？燧曰：報少，戰利速，兵法善於致人者，不致於人。今悅與潘青，唯三軍為首尾，故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未助，是腹背支敵也。注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昔曰：善悅，懷舉城自守，于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弟，以洛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璽，李隆衛送潘青，殘兵還魏，遠寺亦降悅。遣許士則使，滅間行告窮，于朱滔王武俊，悅情應，隨方

主即出，兵皆城，陣燧復與諸軍，敗之，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滿貳，使勝兵五萬救魏，會魏城下，帝遣李懷光以判方軍助燧。懷光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軍亦退。是後，魏州等河為重，會復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李抱真與燧款以事相恨，望於陳，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追挽又無成功。上遣中使和解之，李晟說燧：悅乃車騎，造抱真，量相與釋憾，結功至太原。遣軍帥為主，推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懷興，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救有警，燧言：晉陽王業可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築汾而為之，城，猶為東，陞省，守俾萬不，又隴汾，環城，樹以司隴，詔兼保奉軍，節度使，帝京詔燧與潭，瑒，駱元光合兵討李懷光，特懷光妹，得要足珍，母晉將毛朝，改守魏，鄭抗守，慈燧皆遣人，覲下之，因拜燧晉，路慈，鄭度，使武俊之，圖趙也。康日知下吏，將奔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搜以深趙，以日知為晉，慈，鄭度，使父三州，隆燧，同護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難以高利，帝嘉許，募府庫，安代以搜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時連年蝗旱，度支資糧，竭，言事者多請，帝懷光，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及，度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采以金，天下乃捨，置入朝。

晚交吐蕃之狀
不四五年矣

為天子自言之且言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賊元光
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
光不可得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降燧度并城上燧度其
心已屬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復面而得燧曰公
等朔方士自崑崙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
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
步可射我報而示之心將士皆伏泣遂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其
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嘆曰帝授公能窟田悅
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遠遠矣進營使離堡僅將降餘
咸望風遁燧濟河兵八萬降城下是日懷光繼死衆猶萬六十
餘其黨聞要孟空張濟其同等他有附忠救之自辭行至是凡
二十七日河中平加侍中帝賜宸衷台衛二銘以言居臣相成
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
董夏二州守之自屯鴟沙及春肅慶死報之詔燧與元光歸
游瓌等會師擊之燧次石州結贊懼亡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類
熱厚礼甘辭請于燧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類熱俱朝盛言蕃情
可保請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遂引去帝詔渾瑊與盟
平涼吐蕃知瑊僅得免乃歸燧之元子奔從父間曰河曲之心

春草未生吾為賊公若渡河我無種矣贊公許和今釋奔以報
帝聞悔怒奪其兵符司徒兼侍中賜改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
皆圖李晟相閣後事足不任詔九年十月見朝退報母得時晟
已卒帝親燧曰南記與太尉晟俱表即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
亦泣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終
養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諡曰莊武

渾瑊本鐵勒渾部世為遼東都督父釋之有才武積戰功肅寧
初即王廣德中與吐蕃戰破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在
此盡功後從破頡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勇常冠軍署折衝吳
鉞節度使使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從郭子儀復西京從僕固
懷恩平史朝儀大小數十戰功最大一曆七年吐蕃盡塞入
瑊會高瑒討之大破之于黃羊原自是歲立邊功建中三年希
詠為瑊書告同武者帝識其諒更賜良馬錦幣晉王為荆襄元
帥討希烈也以瑊為中書初盧僊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
從授京畿渭北節度使卒破朱泚瑊功為多乘輿進狩山南瑊
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遣左僕射平章事
兼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鐵鉞用漢拜蕭信故事乃與諸軍
趨京師賊驚走拒武功瑊率吐蕃論奉嚴兵敗之武亭州遂北

此私事役却
公未

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與歸海環戴休顏以西
軍收勝進北廷秋門天子還宮搜河中終慈恩勳度使由樓
鎮即王集或事賜大甲里甲第七乘五人持相送歸第與李晟
釣杜微與高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於校司空還北河中吐蕃
畏燧與李晟高燧敬以討勝之乃說辭重權請還諸好帝乃以
城高晉置使高晉初得免入朝待罪詔釋之貞元四年兼中書
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諡曰忠武城好學通春秋漢書等書司
馬遷伯叙善行能一篇其辭一不捨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
下歲時實奉必躬親視受賜如在上前世方之金日磾帝還自
興元一州之鎮皆慘怛思惟燧所奏論不盡從可報私喜曰上
不疑我誠能以功名終本名曰進稍與改焉子矯矯高連官
宋子榮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先許後戰親金于宋無不
感慨用辭關必決死未嘗折北名益一時然力能得四悅而
不取吐蕃不可信而决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京大臣
無尊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高可責故責之不可
以功燧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燧親與結贊豈不能料其欺但
以燧高燧等皆盛志而無其才乎李晟等此者不可與盟
別燧燧國公義下遂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李抱真何見

此私事役却
公未

李抱真字太公抱玉從父弟也本安撫黃會孫世居河西抱玉
名重璋字允弼引為裨將有功賜金名至德二載上言與送
臣共宋紹錫之姓因徙京兆李族以李為氏累功授司空兼兵
部尚書武威節王力辭王爵從涼國公卒詔昭武抱真沈慮而
新抱玉為以軍事役汾州別駕僕同懷恩之陷焉挺身歸京師
代宗以懷恩倚田悅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此
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下
曰子儀己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
頒朔方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棄逆果澤潞觀審
留後抱真以山東有變澤潞為兵衝士瘠民困無贖軍乃籍戶
三丁擇一壯者為兵極其苦方矢令農隙習射歲終即試行其
實罰比三年得精兵三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
步兵高將軍駐會昭義節度使李正昭病詔抱真權總其兵馬
留後德榮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是時中由悅反
圍而攻臨洛郭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懷州
斬其將楊朝光又連破之會朱滔王武元戢悅抱真退保觀及
聞帝狩奉天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也于是李希烈陷汴李納
反即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抗然橫絕潞中雖

仿佛射連連
為高陽縣

沮其最高爵並所憚與元初并平章事爵大陽郡王朱滔志
勤兵與同起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
將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諸將抱其乃遣客賈林以大義
說武俊使令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懷抱其將自造其壁語
軍事於司馬盧公卿曰吾之此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
事以聽朝命唯子勵將士以雪吾讐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
見武俊叔國家禍難天子播遣持武俊哭涕縱橫武俊亦悲
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的高兄弟誓國賊賊抱其退
入武俊帳中謝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
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旦日合戰大破滔於城東元初朝
京師詔還野鎮抱其始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
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後以禮謝會天下稍寧事
乃歸遂沼以自候好方士謂不死可致表方士孫李長署幕府
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夜廿天下復見公等矣
夜夢驚鶴驚而刻為鵠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感厥勝因立碑奉
官之護司空還尚主僕射解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藥物
救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日危得還何自并也遂服三千九卒年
六十二

武俊死於此
此非不為也

王果子曰李抱真之鎮涿州軍器盡於其所出有老僧
大高即人野放服抱真困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
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于鞠場熱身某當于其
宅鑿一地道通連使大依耶潛以相與僧喜從之蓋懷此
中言抱真命于鞠場積薪野油因為七日道場盡焚香燈
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燭
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俵入壇施
堆於其旁由是士女斷閣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衆積灌
油燄燄擊鐘念佛抱真舉遣人填塞地道賊頃之除僧薪
並灰教日藉所得貨財盡入軍資庫別求所請舍利者數市粒
造塔以貯焉

翰海環聚元光楊朝晟李景略列傳

翰海環聚元光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僕那從
札將同羅突厥出塞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五十萬寇朔方子
儀使韓瑛率辛京果擊破之九姓府還附累進卿等勳是留後
奉天之將安未集游環以兵三千未赴將至有詔引軍屯使攝
次泥泉與此兵值游環故還奉天監軍程文秀曰吾壁于此賊
東踰我而西可攻攻取之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進天子

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抗我餘衆抗能鼓而西也
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強卒安得夫攻吾士之且寒賊以
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此兵強攻之戰不利此兵奪門游瓌
殊死戰乃解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事詳本傳游瓌先報誘游
瓌為吏游瓌白發其書帝嘉其誠帝之幸梁州也游瓌率其鹿
下八百餘人還劄州懷光微假游瓌劄判刺史故因張旂殺之
游瓌說昨日懷光自詣楊公今可取置責無其汚不義也願
以麾下為公先驅斷不竹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伏
甲斬斷首以聞時懷光子玢在卯游瓌衛出之日殺之祿以必
敵之必還不如捨之攻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至心盟史
李晟勸度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頗分批京西要險李晟
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隆雅泚
不納泚遂敗東歸平遠左僕射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頗從
而李晟向可孤李元諫奉迎諭功與瑊等皆第一懷光寇同州
瑊元諫敗于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破賊衆五十於此遂會瑊
為建國蒲城師次德勝堡守將尉遲瑊見勢單擊乃繼死
貞元二年吐蕃入懷遠卯年游瓌追至安化屯營合水北游瓌
妻曰賊行無人地必急可襲取之便將史德遷夜領兵五百入

李晟以附見

其營新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馳以兵見李游瓌臨戰自衛
鼓曰發龍驚潰去是賊吐蕃陷鹽亭至麟等州游瓌歸收鹽州
以新戎人走集戎入漢食未幾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
元諫蕭全長帥師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
游瓌以為詔後果有初盟之事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遣騎迎
擊自引兵斷之蓋單以為戎不可易吞曰賊攻量今游瓌先
破則彼大衆不敢前量全夫戰而原敗之吐蕃夜進會于致
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狄人李牧叔謀及中人捕斬以狀示游
瓌游瓌快求婦死京師帝不許又抗致緒二子送京師帝亦原
之未幾入朝素服待罪有詔復位帝過如故游瓌言賊量基
以逼寇使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遣使殊薄
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故殺之希朝
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塞量義興二版而潰又舉州
戍卒數百艘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勳前代之游瓌畏亂尋軍
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繼曰裴致奴者同官宗室子始
為厚唐帝曰我嘗見岳瀆神嘗作天子可復則男子童叟會致
奴于裴致奴已智因室智同本官人于是召相二唐親視之致
奴告人曰致奴且大貴乃誘致緒及神策將裴簡等修趙州泰

軍劉時等作亂防家教吳酒大會款以野陰相署置以智圖焉
后又日神戒我十月十日趨崇約款給夜學鼓譟密閉然
飛龍鹿脩等以神策兵迎款事 大劉三日備修主吏乃擒
款奴及吏党鞠伏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款奴應刑色自如由
是禁人不務輒入寺觀款奴一名廣弘

駱元光安息人本安少為宦官駱奉先養子昌姓駱以宿衛
積勞獻太子唐高祖德宗出奉天賊將何智之襲羊州刺史董晉
奔城走元光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投之俄詔與李晟收京師
次潼西元光先奮鏖戰敗之進屯苑東晟使瑋花垣入泚連戰
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護功子晟退壁近郊加左僕射李懷尤反
與兩疑渾瑊討平之貞元三年吐蕃諸盟詔以軍從瑊屯潘原
元光慮有變以潘原去平京盟為野遠欲從營次之既會元光
望雲物曰不祥危必有變傳令約却却出陣俄向此諸却盟瑊
奔還元光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陰
與元光相表裏騎馳乃解元光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是
會也微元光觀二人賊且不免帝嘉嘆因賜名李元諱更知度
腹右治良原元諱浩高浚洲進據勢勝列新壁冠蓋無所掠戰
又報北由是涇隴以安而戎患之卒年六十二諡曰恭惠李觀

舊唐書
西見一見事
二十二卷見家
七十四卷見
事略俱同非
偶同姓者
可謂姓也

洛陽人終檢校工部尚書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是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
喜澤州新獲多李納寇徐州使唐朝臣往討常寇軍懷光難
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懷光反歸游環退保邠寧時
斯守邠州朝晟父懷易為游環將夜以數十騎斬斯及同謀者
朝晟注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
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環都虞侯父子皆開府軍中以為榮
吐蕃犯邊游環自將守寧州而御史寬軍驕反張獻甫去代軍
遂亂朝晟結諸將謀諸首惡者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奔于軍
元九年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水
波以遏吐蕃詔問須兵幾何報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
外助帝問前日城五原兵師七萬今三城尤遠寇境如此何也
對曰鹽州之役應先知之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
意而城之彼謂吾衆不眾也萬不敢發未過三旬吾城已早
若大集諸道兵為月計至寇亦集衆而未與我爭戰何暇築城
哉上從之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陰下走觀其踪水從而流
朝晟使築防禦之遂為淳洲士欽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狗
命泉曰應聖己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三從城為犄角而

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於此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大曆末客河中閨門請書李懷光帥朔方署巡官五原將懷光殺專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屬者進謝延中如光妻三遷大理司直懷光死咸陽將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略曰殺朱泚還軍歸道於東歸行在此轉禍為福也不聽既出軍門慟哭曰意意此軍乃陷不義乎遂遁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子府果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鹘通道先使回鹘未使驛慢刺史皆與釣札時梅珩入朝景略欲折之因却勞前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乎使者乃坐高帷待之梅珩俯傳前哭景略撫之曰可汗并代助爾靈蕃於是錄等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鹘使主者皆拜于庭戚名聞塞外希全忘之誼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近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附：有大臣風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為行軍司馬說忘之會梅珩復入朝遇太原說與之要梅珩爭坐次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珩識其聲驚曰非李豐州耶遂就下坐中皆傷目于景略說愈不平繼中尉竇大湯使去之歲餘塞下傳言回鹘將南寇文場方得帝傳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防禦使窮塞苦寒土瘠民

貧景略以勤儉帥衆二歲之後備係究責雖于北庭回鹘畏之卒於七年五十五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時未竟

唐紀

紀部六

沈既濟列傳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楊炎執政存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高則大本紀次高宗下既濟議以高則太常稱高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廢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以周廟喜列高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制紀反居其下方之濟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漢的無是為革命事時孝惠已殽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雖與或議者沈稱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祔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門而列高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居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諸省天后紀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體不違常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繼開元冊命而後之名不易八術後配廟皆以高礼而獨承配于帝夫先帝若后姓高名臨才藝智略崩葬日月星

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識不行德宗立銳于治既濟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履歷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全舉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奏議滿其六品以下或條佐之曷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奉之以加以隨點則求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判吏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取察也責於判吏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吏則曰按縣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收守自用獨換一判吏則單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惰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誤于今但未及於州縣耳時不能用是中二年詔中書門下而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政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而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五員日止內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更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以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駐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十萬得息百

萬配戶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傳入流所遺尤甚今閣輔大病
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產隨府縣未有以章匡計天下財賦耗
數人者惟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之一今四
方形勝此未可去兵又益以開官冗食其弊奈何事遂寢矣傳
罪既濟坐徙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札部員外郎卒撰建中
實錄時林其能

孫子曰沈君本紀之說自是千古正論綱目紀年之先而
通鑑綱目俱不取此說何也主其違奉之說亦實可竹乃
通鑑綱目俱收之而又不見于新舊唐史亦未知何故

陳京賜帝列傳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權進士學過累太常博士
從狩奉天還京師罷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魏州刺史京與趙需
裴信宇文絳盧杞景亮張薦共劾杞裴信引却京以元請杞遂
奏帝迎訪太后久不得意且忌京故白事遺物色以求帝大悟
祿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遺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引太
祖位東轡棉裕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車當大裕
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
主合食于祖祔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獲高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後獲下故太祖東向常設其尊唐家

獻懿二祖皆在太祖上宜別為二祖立廟殿太祖得正東向之
位且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其于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
義禮儀使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違不當祔
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祔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
引二祖祔棉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
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違矣而又配天尊
無與上至棉裕時皆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
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裕奉獻主

此時先有一樂

臣

東向懿主若昭景主居穆重本向順為萬代法大裕合也有如
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特議者舉以為然于是還獻懿
主祔於廟如真卿議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嶠
等更却却中柳冕等十二人議以獻懿親遠不宜東向工部郎
中張薦請自獻而除悉入昭穆盧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植請
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
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
少尹常武同官尉仲子陵國子四門博士韓愈各上言其說不
同是又上棉裕議遂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圖于儒官明

宣宗皇帝
年四十五
而薨也

定可否帝從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各祖
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諸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崇仲等請
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是時吉祔與聖廟什七八帝於是定
遷二祖于興聖廟比禘祫一享詔增慶興聖二室會祀其舊廟
未成展繪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
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
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之勞更其野
宰相未能抗京曰比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後世法不可改議
者多附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從帝葬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
會病狂易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無集賢殿學士帝
疑京為忌者中傷中人問喬維岳對延英帝諭遣京退歸走
出罷為秘書少監京死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
贊請稅民屋無違宗嘗恨院曰京與贊真賊臣
暢當河東人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
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展為
都是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為適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
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盡除
服親本以既盡尚節皇太子與國為休若不更除則東宮臣僕

亦以喪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
皇后崩十一月而薨太子喪服之期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
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于親晉制既
葬而復之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蕡齊映召問帝
等子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喪服待膳至豈可
乎今群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請如宋齊后為
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朝則服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
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杜禮之重自
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
母喪宜無厭除唯晉既薨公除議者說詳以甘時主不足師法
父在為母著古礼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
高得礼德宗遣內常侍為欽叙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
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薨釋服以是衰絰是何疑耶質
又奏疏曰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恭喪以下悽制是也太
子是皇帝侍非公除比還喪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
奪耶子之于父母礼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
少思使夫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答曰礼有公門脫
齊衰闕元礼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

子外祖母服五月後朝吉則五日而除恐畏服入侍傷至專之意非特以金章奪也太子公除以墨倅奉朝請宮裏祿酌更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年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禭內謁即墨服天子從之及董晉武叔則高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尋請備親晉故夢至論也當以果州刺史卒

桑道茂列傳

桑道茂者夫其系望善太乙通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諸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

節度兵皆敗後召侍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高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召至兆尹嚴郢奏教千及押策兵城之時盛是趙功人莫知其數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賣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命在公子龍見故曰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烏賊通奇圖請最判最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弟言準狀故之晟知使已又以縑發易最衫請趨於廟曰他日爲信再拜去後果汙朱泚僞官最收長史與逆徒傳檄下將就刑出最衫及書

舊唐書李太
大時道茂年
命發之不如
史可天沙傳
書之曰賊

以示最爲奏原其寔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壬戌元和寇盜剪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蠶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鉄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也而死者太和中退造居之發藏鉄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夜之佑供以問道茂答曰居歲中補外則福壽巨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茂署于祿曰元三月二日就喪固與家吉而身危會中於日泌雖病萬慮入億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伏士擒斬之李鵬尚盛唐令道茂曰居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賜

尉遲勝列傳

尉遲勝本王子蘭國天室中入朝獻名玉良馬金宗以安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果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捍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進國人固留勝以少女高質而竹慶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國請留宿衛封武都郡王勝請授國子驍詔可勝既歸乃宴盛池現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進使德宗至具元尚右鎮軍將軍貞元初雖上言國中以備承嗣今勝驍國請立其子純帝改遣

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

朱滔王武俊回悅列傳

朱滔幽州昌平人父懷注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滔以想曆三年與朱希彩及兄泚謀殺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又希彩復為其下李璣所殺共推泚為留後泚遣滔將兵三千為天子西塞塞始安史後山東微罪不廷至泚首効款帝嘉之召見滔問曰卿才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費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宴門錢之成選乃謀度泚兵說說泚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已番西討吐蕃以滔權和留後滔殺有功者李璣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軍張孝忠再破之東唐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逆德即度賜德棧二州德宗以唐日知高深趙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使不許愈怒時馬賊圓田悅、弟遣人說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從其計三虢之軍中不應滔乃潛殺不可共託者前後二百餘人軍聞天子以悅未

此等封爵遂可以為奸人

下重起西應即封滔通義郡王以安之滔愈怒即引兵救悅擊李晉興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與王師屯渭橋久不戰悅德滔殺數導而臣之滔讓武俊曰蓬山之勝王大力也于是滔武俊官屬共議請如周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滔等從之滔以崧山思明宮起燕俄覆滅唐其名以冀元所都因號武俊號趙悅號親李紇號齊建中三年十月庚申為壇觀西祀天各僧高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紇稱寡人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頤吳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即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親人當給傳悅以高益土之兆後二年滔等冊建正但其所改州州為范陽府以子為府留後稱元帥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妃子為國公下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爵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燧遣李晟將兵至方定率張茂昭攻承莫以詔滔殺明牟美大敗茂昭走滔已敗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邀讓之滔怒曰滔以救難傳之故知君奔已如脫履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武俊遣使者見滔謝之然以是益恨滔遂與田悅潛謀絕滔又泚及遣人召滔使赴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指檄諸道曰今癸亥時四十萬走洛陽與

皇帝會上陽宮使王却說悅連和俱西海素強調敏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兵以各五丁從攻洛欲借稱帝乘輿法從及赦金皆具初回龍以女妻突王大嘗來突武俊王女逃歸道平康宮以錦繡帳道侍其至請婚焉既而遣使修婚札于回龍回龍喜報以名馬重寶至是乞師回龍回龍以二十騎從滑兵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易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滑亮之遂攻悅觀州圍貝州時悅已死武俊李抱真共救觀合軍擊滑之急召馬寶至貝州步馬之頓明日報約戰滑請休士三日回龍達于見滑曰回龍受大王金帛牛酒無算思為大王立効久矣明日願大王驅馬高丘觀回龍為大王勇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滑遂決意出戰既戰為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執委伏如立滑奔入德州俄而京師于滑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侍罪初滑使劉怱留守及敗後已怱惶不敢入怱聞其主陳兵二十里迎謁望哭滑遂入府氣沮宋日邑邑被病政事一委怱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空王武俊字元美本出契丹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和洛李時等五千帳來襲魏帝入唐刺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頗李寶臣帳下為裨將嘗應初王師入井陘寶臣以定等

五州自歸矣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離川郡王其子士真亦沈悍有術寶臣倚愛以子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氣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追寶臣子惟岳拒命武俊俊有他志惟岳惜其善戰未忍殺會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遣武俊與衛常寧將兵擊之武俊遂引兵還襲惟岳殺之是奉天子天子授武俊恒冀團練使武俊恣不得節度而失趙定遂與朱滔同反時馬燧李抱真李元平最討田悅方因武俊滔救之七通臣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賊兵入滔壁殺之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陳懷光緩應現之武俊乘其急使趙高敵等以二十騎橫突滔引軍繼之王師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燧等各收軍保壘武俊夜堰永濟渠入王奔故河斷燧餉燧計窮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為不可許滔不從燧主親縣堅壁自固師復振武俊由是恨滔及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號趙以恒為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既見曰吾未得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以大夫宿昔誠效登壇之日撫膺願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

曰僕人也性懷德不欲曲枉我天子若能以恩道制之我首
倡歸命有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奉天
抱真將還澤潞悅說武俊滔連襲之抱真復遣林說之曰路洛
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今戰勝得地利則利歸於我不勝則惟冀
大傷且易定趙晉大夫之政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遂引而
北林復激之曰河北惟有趙魏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
使滔能制山東大夫當臣事之否則見攻從臣滔乎武俊投杖
曰二百年天子犹不能事安能臣臣整子耶遂密與抱真及馬燧
相結約為兄弟與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燕偽據河司
空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瑯琊郡王是時滔患幽州兵
與回紇圖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趙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
汴南略江淮李紱方叔懷李茂軍滑上羽書謂陰天下十之三
人心喘息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志吞魏博侵值田悅
被害胸旬日不放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季忠必
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降常山公故保其衆將得
乎常山不守則期美連保西山河朔盡入于滔矣不若乘其觀
未下襲之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未死不日棄滅矣與正
將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故武俊大喜與抱真相期自將心

南宮抱真屯涇城兩軍相距十里而合抱真徑詣其營傾意結
納遂俱東襲貝州滔欲迎戰武俊遣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
抱真列方陣于後武俊引騎安居前與回紇戰琳自林中出獲
擊之回紇及滔軍皆敗走抱真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兵三
萬人出戰死也二萬有餘滔將與數十人走還壁會暮各露
而軍不能進滔連夜焚營遁歸善將所掠資財山積武俊班師
去讓幽州盧龍節度許之乃并恒州為大都督府以武俊為長
史賜德棧二州以士真為觀察使清河郡三天子至自梁州過
武俊並厚子弟雖襁褓忠官之俄進燕中書令得建康節武
俊善射嘗與賓客獵一日射雉九十五觀者駭服貞元十七
年死年六十七士真襲位

宣皇志載王士真以前身投李生事不終今不附

田悅承嗣從子也早孤母更嫁平盧戌卒悅隨母轉側淄青間
承嗣得親訪獲之年十三拜伏有札承嗣與之孝以獲金裁處
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刺悍善鬪冠軍中賊忍但欲飲餽乃長殺
財重施以釣美善人皆附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弱乃命
悅知節度事令諸子佐之代宗同詔悅自軍中兵而使累使即
度使悅始開館宇札天下士外示恭順陰濟其奸帝晚年之危

悅所奏請無不從德宗立方鎮稍賜恩會燕帝使洪經給主
河北開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場田賦悅陽懷令罷之
而某應罷者謂曰而守將軍中久仰德慶養父母妻子今罷去
何時而生矣大天悅乃悉出家資給之各令還部自此親人德
悅而志朝廷及劉昇死藩帥益快又傳言帝且封泰山李勉遂
城汴州而李正己恨李兵萬人元曹州乃遣人說悅同叛因與
梁業義等沮兵連和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潛育李納來襲鄭
度不許悅滿請不答遂合謀同叛會于 合孤垣等表決浮圖
悅乃謀其軍曰有詔開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奉軍容總會出
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分兵盡逐希祐助惟岳順德攻邢
州拂朝光壁盧曉馳驅義餉道而自將兵救萬進又使朝光
攻臨洛將張任、固守食且盡乃歸愛女示衆曰軍慶為走請
索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默泣請死戰大破悅軍有詔河
東高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收任任危以紙為高燧高可益大過
悅營上悅伏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獲之得書言三日不
解歸者士止為悅食燧乃自盡聞鼓而東破盧曉數道同擒賊
大將盧子昌而後朝光悅遁保泚水燧等距悅軍三十里軍糧
相望悅與勦合兵三萬泚水燧等神策將李晟夫攻悅入大

敗死傷二萬計引壯騎數十夜奔觀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
使官軍而三帥頗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府門召
軍民流涕告之自欲殺衆憐悅皆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為
誓悉出府庫及飲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而李再春及其子
瑤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洛州降燧燧受之悅乃旋昂等家復
召即曹俊使董部伍麟守陳軍勢復振後十餘日燧等始進薄
城下朱元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分兵守之天子授
武俊恒冀團練使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武俊恨富商潘
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遣判官王侁說潘、因使王即說
武俊于是滔率兵七千晉武俊以兵會之悅恃救主使康惜與
王師戰御河上大敗走城悅怒閉門不納潘藉死擊中者甚衆
其是燧等害觀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兩軍相持
自秋迄冬悅重德滔欲推為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乃更議如
七國政事悅固執觀稱親王明年夏滔乞河間留大將高實以
兵萬人戍觀會朱泚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觀悅饒
之厚遣武俊實官屬皆有贈與元元年滔自將兵攻南渡河助
泚使王即請兵于悅時悅聞天子已赦罪復官爵心不敢行而
未忍絕滔陽遣薛有倫報滔如約滔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同

所言先使武俊然約悅背滔及聞滔要悅西使田秀說悅悅因秀還其道其謀而違會穆報滔喜自河間志師而未踰興州次清河使人報悅不至滔怒罵遂圍貝州取武城拔清平俘男女皆財去于是李抱真武俊然出兵救魏會有詔拜悅右僕射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慰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至戰數北死者什八士皆之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承嗣子緒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比明以悅命召悅將許士則蔡濟討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諸直寢門諸呼曰忠信刺僕射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朱泚李懷光李希烈列傳

朱泚里族見其弟滔傳泚資北掃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寬很刻少推父懷珪蔭籍軍中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朱希彬為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為下所殺即拜盧龍節度使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居三年宋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不朝謁而泚倡誘與百詔起等以待時四方無事代宗簡日視朝泚以偈日至即見內

亂

樂不能死必不
得與唐走
不死者明獲
而後歸
樂公耳

殷寧靈陰提泚之未滔揖俊務補之勇蓋泚才而泚自知失權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出京師帝因殷滔節度留後泚進同平章事出此奉天代李抱玉為瀧右節度副大使德宗立改鎮鳳翔涇州將劉文喜之亂加泚涇原節度使詔與李懷光攻之文喜既死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進得太尉滔殺盧人與泚相聞帝乃召泚還京師加實封寵朝諸使中人並其弟會涇原軍亂上出奔姚令言以泚嘗有德于涇州知其失以廢唐快懷思亂乃率百騎迎泚于晉昌里第泚按轡則炬傳呼入宮召白華殿後數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主宗室王監國士廢號往觀泚僭即皇帝位于宣政殿號大奉建元應天侍衛皆平伍諸臣在位者雖十餘通太常卿樊宗師冊成仰藥死即拜令言與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餘官有差以兄子遂為太子弟滔號皇太子安節侍即劉迺以病辭家泚召之不起使府鎮說之再往不從鎮乃嘆曰泚不能舍生以至此豈可度以己之腥臊汚慢賢者乎數飲而反返聞上幸山南自投于冰不食而卒奇珠臣王蓋臣孫高僧泚召為吏部尚書于是朝士多出仕泚帝使高重樂七果山樂賦將李日月破之乘勝逐北數次兵掩之斬其首而主帝哭之盡哀結蒲為首以進泚

得首本哭曰忠臣也來蒲高身而蓋之日月以爲澤軍打死其母不哭罵曰妾奴國家何負于女而反死已晚矣反泚敗日月之母獨不坐泚通奉天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至敗泚于營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戰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音感激是夜泚引去群臣家在長安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耀爲賊謀日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更之孫知吉謀曰陛下以素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德化意且美士殺身何顧于家乃止與元元年泚更號漢改元天聖時奉天野下教令凡受賊偽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氣勢諸逆此方宿未失涇原士相與謀殺泚知之與使他處衆謀亦止官軍壞龍首背積二塔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瀾水與王師戰大奔還李平請修攻具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徑使者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喘急賊可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克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救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宮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東泚援以自安李晟等兵資強士益附而涇城入擊破賊將端是奔歸期于武亭川晟率城反擊元光尚可不孤志師攻賊是薄光奉門賊將張延芝李希倩賊奔

門哭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限誠伏莽中高王伉所擒姚全言張延芝與晟遇十關皆北遂至白華怡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寨約降于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全言延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樹出之因詰晟隆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即休日漢皇帝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將安所忍故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田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懷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擲節燭中日竭汝節泚率軍哭泚更舍送旅備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降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泚度心果是芳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昊薛綸等并斬泚使來虜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全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誅死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性茹父嘗爲朔方節將以戰功賜姓名李嘉慶懷光在軍中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侯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長之德宗寵子儀制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爲寧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建中初揚炎敗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明年使朔方節度使時馬燧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升力爲賊所敗

與朱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幸安赴援連敗賊兵于體泉
魯店泚陷解圍去衆以爲懷光後三日不至城不守矣於是
功進加副元帥中書令乃竟以盧杞言千里赴難不得朝顧以
爲憾去也咸陽教暴杞等罪帝爲賊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
中人翟文秀帝爲殺之然益自疑堅壁八日不出戰屢詔進
軍以伺機爲解陰連朱泚與元元年詔加大尉賜錢券懷光赫
然怒曰人臣反賜錢券懷光不反今賜錢券是使反也執于地
渾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于是帝出西門懷光遣將孟延
實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料使張增過之三人計曰吾
曷以叛聞不如殺軍使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北東
吾有見糧可食也廷寶等引向東敵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
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楊惠
元等軍屯好畤因欲引軍襲李晟三令其衆不應各竊言曰
若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敢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泚始憚之至
是欲遣臣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
遂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游瓌
殺昕以邠州未歸懷光至河中取同韓三州按兵觀望京師平
判官高郢勸懷光歸款懷光遣其子璠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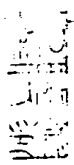
朝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志復官對巢父至懷光素
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嘆曰太尉無官矣巢
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左右怒
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居守乃遣渾瑊討之瑊破同州也
軍不得進帝以馬燧與瑊及駱元光韓游瓌唐朝臣會兵進討
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元元年八月懷光繼死部將牛勗
俊斬其首以獻年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
區聽以礼葬專王使澧州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璠
爲監察御史及懷光也咸陽不進璠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
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
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臣妾曲諱
繼之對曰臣父非不受臣臣非不受其父與衆族也願臣力竭
不能兩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
死復有何策故使臣實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愬赴陝上
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璠也卿至陝誠爲朕招之必曰
陛下未幸梁洋懷光死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詔招之乎
璠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
璠亦自殺璠自殺時先盡殺其弟故懷光無後五年詔以外戚

燕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參軍離懷光後仍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終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會忠臣薨繼不事因來赴逐忠臣代宗遂以希烈為留後德宗立拜勣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詔進希烈南平即王拜諸軍初敵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即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李納叛使討之希烈擁衆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又畧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遂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建興王天下初元帥五賊殊連半天下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固始州官軍數萬所敗東都大索上以哥舒曜為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陝城遇希烈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王臯政希烈將韓雲子賁梅斬之拔黃州進拔蘄州及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德信及宣武將唐

希烈由唐
朱滔大不可
解

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港澗襄城危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害性慘酷降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肉若以故人畏之高盡死力於是東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築臺道以攻城念其未就升人墮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希烈既時安強遂謀誅帝親大楚及張建封曹王臯李兼大破之劉昌與曲環等又夾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奉命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大將陳仙奇使醫妻殺之始希烈入汴強取蔡軍寶衣之女以顧其父曰陳無職我能藏賊女因稱仙奇志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有舊姓素與女吹冷反希烈有疾寶女乘間謂仙奇喜曰賊雖強終必敗可如何專以告仙奇仙奇可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降良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寶女請分遣諸將因置蟻烏丸雜果中出意仙奇妻仙奇乃率兵入斬之送希烈并妻子七百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舊紀 土部目錄

土之一

順宗本紀

土之二

憲宗本紀

土之三

穆宗本紀

土之四

敬宗本紀

土之五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后記列傳

別為錫相宗元列傳 王叔之 王叔附

賈耽杜佑列傳

土之六

杜黃裳裴均李藩陸德輿曹實之列傳

李絳宋吉甫武元衡崔彥列傳 武德衡附

土之七

常璩高崇文列傳 列貞亮附

崔玄孫慧撰

崔孫男大梁校



李光進李光顏李愬列傳 史載未詳附

韓愈列傳 上知李愬張藉皇甫湜盧仝賈島列傳

白居易李渤列傳 李渤附

土之八

許孟容蔣入裴諫盧坦羅承誠孔綬崔頌列傳

相義制士美列傳

吳武陵柏耆鍾忠實王吉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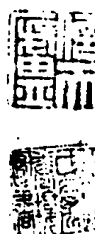
田弘正田布王承元列傳

皇甫璿李逢吉崔植列傳

唐紀

土部一

蓋家孫



順宗本紀

此紀是順宗
封宣城郡王德宗即位封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性寬仁
不數校是時
詔諸將開以
伐之
歸還之天
順宗在東
宮二十年
天下皆安
其福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始
封宣城郡王德宗即位封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性寬仁
不數校是時
詔諸將開以
伐之
歸還之天
順宗在東
宮二十年
天下皆安
其福
恭願太子日今日何如太子請詩林樂無尾以對及裴延齡常
染年用事世皆畏其為祖太子每候願也陳其不可故二人卒
不得用貞元二十一年太子病風且瘳

乙

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始正月癸巳德宗廟倉庫召翰林樂
士翻相衛次公等草道詔宣官或曰禁中設所立尚未定必公
違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此應立廣
陵王不然心之亂相爭從而加之詠詠定太子而人心是歸力
在出凡仙門召見諸使使人心相安而中則望焉位 初帝在
東宮時翰林侍詔王佐善書王叔文善書出入東宮叔文說

諸名詐自言讀書知治道帝常與諸侍讀及宮市司家人等
極言之最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帝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
獨無言豈有意利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
下臣位又知疑太子次人心何以自解帝泣曰非先生教人無
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位相依附固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與
日用之器結翰林學士常執親及朝士有召而求建進者皆深
呂溫李景儉陸贄韓愈陳諫相宗元胡為陽等走為死人之凌
罪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說說要有知其端者
至是帝失音下龍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宗牛氏侍左右百官奏
事自惟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任先入稱詔召叔文坐翰林中
使決事任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以無知者 以常執親同平
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親為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
詔叔宗兆尸通王實錢最格飲之罪故通州長史古黑惟呼晉
袖凡條達通何者 以王佐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樂
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進於中書常執親承而行
之諸奏制宗元等主未聽以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往王相
推要緊日但曰周日常日言曰若爾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棄其進
出於造父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止為知市 上御丹

書王佐
相善書
可待

服門執天下諸邑通負一切豁免富貴之外悉罷進奉貞元末
改事為人惡者知官市立坊小光之類悉罷之先是監城月進
差餘經入益火五坊小光張捕烏雀于閭里者皆與養獮以取
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迫之輒曰汝驚張大烏雀
即痛毆之出錢物求射乃云我張飲酒肆耗索其直多使戲者
或持留蛇一囊與蟹曰此蛇所以殺烏雀而捕之者今留付女
幸吾制之勿令觀渴酒家求長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異改
育禁之 以上任烏翰林學士 追復賈誼城赴京師未至卒
先是德宗末十無教臺臣以微達達者不得取用至是始得重
用 如杜佑度支等使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孫
得國賦在手則可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同其權人快人心
不服蔣杜佐雖有會計之名任重而格自全方可制故先任
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事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
居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三月立廣陵王執為皇太子初上
疾久不愈中以外兄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乞欲專大權志
圖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欲上召學士
劉蕡等入車制時牛勣衣紫以廣陵王諱更赤志之閣下從詣
易城為王請以長字呈上上頭之乃立諱為太子史云執百官

觀太子儀表大善相賀有威法者而叔文獨有是也口下散言
但今杜南時出師未拔身先元長使更難湊湊得聞昔之執
証日以專權恐太子不悅以陸贄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服
之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其何為須他事贄懼
而出 賈耽朝賜瑜以王叔文黨用事稱疾不視事 三月以
范希朝為神策軍西營節度使韓皋為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
為內外所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
而實以希朝為事人庶幾惟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宦官俱
文珍等患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之至此尚重
者事可知矣

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上矣王位初為洗滌不從亦
疏乃詔三上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言事達使執
王叔文來朝頭到南三川叔文依之皇長皆太子監國制南三
川使裝均河東節度使嚴絳於曉曉至晉以太子監國請王叔
文以母喪去位王位日指宦官及杜佑請起復叔文為相此
王疏三上不報明日任以疾罷 橫海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
子執恭為留後賜名權 七月太子監國時中外共疾叔文黨

自是上亦患之俱文珍等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松喬為
滿同王臺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久引用之勳功高即寵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王同志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諸呂元永貞立長孫王氏為
太皇太后惠宗之母也後王任馬周司馬叔文為滄州司馬

元和元年正月帝崩于咸寧殿年四十六

王陽生曰叔文之黨又哥微之傳至和馬端宗元日錄不遺謂
馬叔文所懷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罪也以史考之順宗
初立改李實敕進員龍進奉逆臣此等語此之可紀者其也
不問有逆舉也而其尤要係龍中官典名錄實而論叔文何罪
馬叔文之罪在順宗抱危疾身輔政內懷之憂不出其意以故
惠宗患之以說希朝諸希代掌細策至而中人患之振書舉三

川之請而皇有收之然從裴少微故亦與中人厲死者和之以
至一敗不振誠王心論之上上有疾連戰太子而流一內錄此
為國家手拍馬富貴乎德中人之戰已久而未寒而殺其周子
之臣能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否不能為惠宗服也唐至此而
中人藩鎮之勢積矣然未有以於大出見逆子中人藩鎮自叔
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逆端論昔豈可助中人藩鎮稱他戰叔文
等既為天下所奔而端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免後起之望故
當事者以為從寬之策實亦叔文亦非有罪也又焉所謂誠心
和淚一如拉桑等逆逆生於逆次以馬伊周等為後出則然謂

天下無入皆以虛詞裝點罪狀明乎作忠之詞也而讀者不察
顧為賊人之龍惟之案每與前案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隱愈
皇當時臣人知此語在當時的為可據而陰格龍因李德裕案
書執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實荒遠故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
來余州先生焦太史亦同之此一說公案為人新疑久矣余因
前人語而從之敢以質之於王首

孫子曰惠自八九載讀小學又斯執証此事每為順宗不平偶
從清編得此不覺其然謹錄以公之學者

唐紀

二和二

卷之四

憲宗本紀

憲宗昭文皇帝大聖至神孝皇帝諱純順字長子也母曰莊憲
 皇太后王氏六乙歲時德宗抱置膝上問曰汝何人莊憲對
 曰是第三天子德宗以是器之貞元四年封慶王順宗即位
 立為皇太子其年八月遷受內極 昇平公主之母獻女五
 十上曰上皇不受獻服何敢違違卿之 刑而獻毛龜上曰服
 所寶惟賢嘉禾初是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下書程瑞自今勿復
 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常山平
 副使劉闢自為節度使諸將求斷我朝廷不許以表源為西
 川節度使使闢為檢事中 詔川武度龍陽江漢沔萬餘水
 罷罷延齡所置別座 遣度文監職轉運副使潘孟陽孟憲江
 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害因察官吏臧否百姓疾苦 以勸諭吏
 同正軍事 始令史官撰日曆從監修國史書魏誼奏也 既
 王叔文憲諸孫權相宗元判為檢馬諸州刺史 十月百僕
 射同平章事賈耽卒 英德宗於崇慶 十一月附終太廟凡
 儀使杜黃裳議以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台親高祖猶之土不宗

獨武王皆百世不遷高祖在三昭三穆之外諸遠主於西火室
 從之 既書執誼為崖州司戶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以此
 黃裳塔故最後貶 劉闢下受微服自守索滿恩其強不敵
 進上怒貶為吉州刺史 再貶歸恭等及陳諫凌謀程平為
 諸州司馬 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州節度使使上以切制之力
 未記討也陳諫大言升上疏以為今釋闢下誅則朝廷可以
 賢使使者惟兩京耳此外雖不為叛上言其言以丹為東川節
 度使 百官請上上皇尊號及上尊號上許上：至尊號自
 辭不受 以勸綢同平章事

丙戌

元和元年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既得誼節志益驕求領三川
 上不許遂發兵反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
 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慧喜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
 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怒之乃制關官
 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英山南西道觀察討之時宿將甚衆
 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李元英切上崇黃裳論又薄
 貶黃裳曰德宗自是患德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達
 中使察軍情所無則從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從舉綱

後崇慶度
 秦亂討維
 西路通靈
 本此

紀王以法度裁割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于
是始用其計蜀以全成行而河東晉家故之也 三月唐諸
後楊惠琳勸去拒命詔河東人德軍討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
新惠琳傳言京師 四月夏氏割鑿之士于是元振獨孤細白
若昔蕭悅沈傳師出焉 以李英爲度支監賊轉運使杜佑請
解監賊鑿與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皆莫能繼之英掌使一年
所入賴晏明平通之又一百八十萬餘 亂餘唐亂
尊太上皇后高皇后 六月高宗文成虎頭閣建戰皆捷
七月招征南諸軍急取高崇文處分 英順宗於豐慶 八月
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軍中逆其弟師道與帥來東京師道黃
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以劉闢李以師道爲留後 以官
舊劉光琦知樞密院 官官知樞 堂後主李潛漢之臣中書與
劉光琦相結杜佑細觀事李潛之細餘唐與諸相張手深從
苗指陳是非餘唐思之未幾罷相四方路遺無虛日中書舍
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閣中書四門使檢校得
其狀時元稹送家計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餘劉闢送京
師斬之 徵水山人李渤爲五拾遺不至朝廷改百得之執
肘衣陳論 十一月以官晉以災火燬馬左神策四封火燬事

上於東宮以幹祿得幸 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僧來置寺處之
其法日晡乃食：粟而不食鹽酪回鶻信教之可汗我與我國
事
丁元和中二年正月司徒杜佑以老病請致仕詔每月一再入朝因
至中書議大政 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以武元衡爲吉
甫同平章事 四月以范希朝爲朔方靈夏節度使以石仲武
爲州定遠兵馬以葉田襲任邊將也 夏蜀既平諸鎮皆息
鎮海節度使李璣不自求入朝實無行意屢遣行期詔徵之
璣計窮鑿兵反詔發諸道兵討之 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爲西
川節度使 李璣遣兵馬使張子良將兵襲宣州子良知璣必
敗召士卒諭之即夜運起城與李璣襲行王同執珣抵京師
蘇良入賀上慨然曰朕之不德致乎內教百子紀李服之愧也
何賀之爲上御興安門引璣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
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璣無以
對乃子孫膝斬之有司籍其家計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均老終
言其利則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贖所
面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嘆從之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與興
王士英劉澤通而外獻策請圍山東搜引兵東出謂召召个

後世之
而誅之矣

子大

史 33—370

後唐紀

從翰林學士王涯之甥已注無妻相度策而不自言上下待已
寵均收買之已判判更進就州司馬於陵隨而節度使僧孺等
父之不調各從其於藩府有唐末黨禍起於此 六月法苑前長
未相執宜以其妻為餘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範置之靈州
為右牛車廣其畜收善撫之詔置隆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亦
有征討周之皆從靈蓋蓋蓋 七月朔日食 九月以裴用
同平章事上雖以事言甫從罷州學士然寵信彌至故未為德
禮為相皆謂之曰以太宗余宗統緒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
及先聖焉侍者手均亦竭誠輔佐上言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
曰先正其心 以同平章事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

乙巳

宣公杜黃裳卒 十二月置行東州於臨源以張將相馬判更
元和四年正月方而早亂遣使宣慰賑恤宣慰使劉承等將行
上戒之曰朕言中用第一匹音齊其數惟慎故百柱則不計費
卿等宜識此意勿致清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二月劉綱罷以
李藩同平章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為留後
河元三鎮承相以置副大使以攝長馬之父漢則代領並務
閏月上以久旱從德節度使白居言欲令宣慰及人無如
我其租稅官人數廣宜簡出之增進債款以充進奉而方為得

後周紀
更自後周

及人賈為取銀皆宜禁絕上意從之制下而兩條賈買日乃知
是光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慮無故於事 初王叔文之黨既
敗有詔黜過赦無得重為盜賊轉送使李崇承州司馬程昇
吏才明辨請以馬坊子留後上許之集精於督察吏人君子里
之外戰栗如在禁前并可從簿籍又精於與卒獲其用 魏徵
公孫綢資甚以故舉賢我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
贖出之白居言奉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是
聖教育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時以賄綢仍禁
賈資 王祐王季為皇太子李倕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將闕
未及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四月山南東道節
度使裴均時有中人入之勸於德旨後首進張若千五百兩李絳
白居言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額却之上遂命出付度支尋密
諭進奉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由御史臺有諸問者執以事同
若否後以馬言上不聽上欲棄王士真及除人代之不從則與
師道之以重河北諸鎮世襲之要裴均曰李師道不恭王武
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奉水崇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未
始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據重務一旦易之
恐未即承詔又河北諸鎮事雖正同必不自安陸相宣助雖可

制氏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國足以為功若不
得入吳師代討彼後得相克將倭共玩延進獲利而晉書之
病威歸國家止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至微之事恐未可輕議
也中野以定水難故系均權目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斌奏
承宗不可不討承雅親信近臣宜奏以禁其使從諸軍上以批
狀示諸學士曰此亦臣也卿曾記之曰今得進用時將義節度
使盧從史連父費朝止久未起從史懼國承雅進說請以本
重討承宗詔起從史金吾大將軍 吐蕃諸和誅之 六月以范
希朝為河東節度使到鎮以決陀在靈武近此希朝其父從
希德從希朝請河東命朝還其親騎就決陀軍處其餘費於定
襄川於是決和親並結保神武川之費花堆 以定水難領功
德使盛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標標諸教學士撰之欲以馬
絡騎之上命李德馬之登言先為湯未寄文保自言聖德惟
素指皇朝召高自稱述夫帝陛下欲何所法止秋修寺之聖皇
所以光聖德和上命與倒保標承雅言標大不可要諸除改撤
上厲聲曰若用此等之承雅已不數言凡用百止等之乃倒
上安問諸學士曰今國王承宗為成德留侯劉其德林三州更
為一鎮使輸二稅諸官更何如李德等對曰德林承德已久

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恐望使為相通據自為一族拒信難處置
不若使承雅使以其私諭承宗今日承雅重而聽命於理國項
若其不聽禮亦無損上之問今劉濟田李安皆病若其物故入
如成德天下何待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承雅
討之對曰承雅見取蜀取吳皆終反掌改臨之使爭敵策善
初聞河北陛下亦以討日成功之為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
之勢與二方異河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
臂指之臣劉劉李獨出狂孫大並一臨則漁然雖耳河北則
不然其將士百姓其累代恩顧之恩不知君臣運順之理顯
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為一戰相表襄兵連楊結藩
戎乘間其為患患可勝道我海從李安物故之後若有隙可乘
當歸事國之於今因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期以可統領陸
下當處之止言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首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通則止命師今止其時萬一不從可說征討改之類捨他莫
難於之策就中泰勢成之謀脫或他莫連兵事未和意蔡州可
塞勢可與師後以財力下勝而致承宗則患戰而廢不加早時
處必死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快果長自訴上遣裴武宣討承
宗受詔甚歡請就德林三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並節度使

四辨知見

德州刺史羅昌判為信軍節度使德林二州昌明王元承改就周之田書安使謂承宗曰昌明除無朝廷通改受爵承宗從執昌明因之上以裴武為欽國人有謂之者曰武使還先有裴明家明旦乃入見上甚怒欲殺之承宗曰武昔隨先王軍中守節不至望家今日速為吾回孟武未懼朝廷誅討故請獻

二州而朝道下彼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低武罪使後承使皆以武為戎苟求使身卑為依阿而可之古要肯盡誠且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項武久處朝廷諄諄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其

人口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吐蕃悉拔武置州探用

為入貢還國者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還蘇昌因還鎮承宗不奉詔十月制制承宗承官爵以以突火堆為左右御軍河中

河陽浙西監軍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軍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不聽度文使李元素監戰使李嗣京兆尹許孟容補闕

獨孤和等極言其不可上下得已制承宗回道去為使改處置

為軍慰而已 十一月制義節度使共出城卒其將吳大勝從其子元慶自為留後 魏時節度使田書安承王承宗堂弟元和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後魏防東虎

東臺

吐突火堆王行營威令不非與承宗戰承宗敗走神策大將軍劉定進戰以車中余氣 河南尹房武有下注事東臺監御史元稹奏據之種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劉崇呂運至雲水驛內

時仇士良後主使驛門入禁樞傷回上復引樞前追赴江陵士曹李絳崔羣言樞無罪白吾言言中使凌辱朝士中使不問而

樞先敗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橫人無敢言者人樞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盡言衆怒自今無人肯為陛下言官執諫有

大鼻驕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上以河朔回兵不能討吳元陽三月以出陽為淮西留後 盧從史除與王承宗通謀上其

患之會從史遣手將王珣元入奉平裴均為言召之義微動其心珣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服之狀珣元還承宗

經營遂得其報知承宗承宗重印款是珣元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宗對言不設機失今不取後雖然大兵未可以戰月

乘也上許之承宗承宗乃召從史入營與恃伏壯士徐將之配詣宗師如義士卒圍之皆甲以出為重印叱之曰天子有詔從

昔者違背新進者歟承宗還營上嘉重印功欲即以為相義勳李格以為不可請從之以河陽李承元承元已驍重印勾當相義勳後錄上言相義立州林山來奉密報侍使與諸將暗結朝廷惟

將此以制之非為從史所惑使朝廷奸貪計不獲已誘而執之
已夫大體今又以奉之重何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與之何則
從史雖蓄毒謀已足則此狀伯重印出于何後以承璽一牒代
之竊恐河南北諸侯之憤怨就與焉位其謂承璽訪重相使
轉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焉一連表疏以承璽不知際
下何以待之下報則愈急甚若為之除則朝廷之戰士莫上
悅乃以重印璽河陽而從河陽節度使孟元陽拜義賊從史
為魏州司馬上母有國重大事心與諸學士謀之寄諭月不
見學士某等上言臣等飽食下言其自為計則待矣如陛下
何陛下詢指理通開封其言實天下之重臣等之奉上之今
明日三殿對未白若當因論事言陛下階上色莊而寵臣
某等謂若易小臣不遜謂今出院錄曰陛下容納且言改厚臣
故錫誠無隱若易言難火思志在約思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
下各思非口上悅得居焉如初上嘗欲延獵苑中至蓬萊池
西謂左右曰幸錄必錄不如止一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
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許官吏許其目新李師道等亦教上
殺滑宣之白若苗從泰滑嚴兵於是制從史承宗從以德謀二
州與之惡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魏州刺史劉總執其

父潘及其兄親自領軍 九月以定水璽自行營還璽曰白
承璽有唱用女度要天下卒無成功陛下微以舊恩不如類我
重得全下敗點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璽可
斬李璣曰陛下不肯承璽他日便可敗至之將何以處之若誅
之則同罪果罰彼心不服若釋之則雖不保身而玩蛇手上即
罷承璽中尉降為重器使中外相賈以權德輿同平章事十
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上遣人說止之不得
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迴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藩
署管轄授之遣其妻于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
去奏使楊伯上奏佐元相往作亂將士共殺之承迴簡主正勝
時有盧瑩獨闕闕亦空也前無以賜士乃設粉飯與士卒共食
之居戰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遠所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
授瑩十萬賜奇定將士復迴簡殺從茂昭鎮河中 金吾將
軍田悅以殘三萬餘散中尉第五從直求鎮河中從直承之十
一月改鎮為右衛將軍出以昔三人 以王璠為河東節度使
璠前帥淮南進奏敗宦官求平章事以白若苗之言而寢至
是從賊左右求平章事上許之李藩同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
宰相非序進之官今璠既無忠熱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遂以

此召殿之上乃止防入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從欲如移玉臺事
重錄錄曰得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召後世
何乃止裴珣得風疾教拜位罷為兵部尚書上甚憐惜之李登
嘗從容諫上製財上曰今此令不及而河河湟海於左縱取日
亦不可盡此
夜思嘗索強之財而財力不勝故不得不蓄裴耳下然取官可

用度極儉薄為厥何用耶

甲

元和六年正月復以李吉甫同五臺事二月李藩罷為太子

詹事太子賈家吉甫惡之也六月李吉甫奏請教育司省

吏員俱州縣職入仕之途定休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吉甫之

孫孟家李藩同註定首保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八百餘人

九月當五人梁悅振父豐殺泰來自諸縣踏罪殺後豐錄孔經

則義不同天徵法今則殺人首反宜令削奪集議閣奏於是狀

何不說其父
見殺之空

悅一百流衛州十一月李藩使判希光受封林大將軍孫

使與書而
生之

衛二萬緡為求百緡系覺賜以事速以突承璫出為淮南監軍

上問李藩朕出承璫何如對曰外人下意陛下速能如是上曰

此家恩且最以其疑便之文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

如一毛耳太子通事舍人李漢如上於承璫恩顧未幾乃復應

上疏稱承璫有功希光無罪知恩使孔經見其制李藩貢下受

上既極言漢奸陰數天許加類錢詔從漢峽州司各十六宅諸
王統下上聞其謀不以特選尚書皆由宦官納賄司選李吉
甫為上言其要十二月詔封恩王等六王為縣主委中書門下
省正吏知選門第人才稱可者錄之以李藩同五臺事李吉
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改撰錄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
錄親直數爭論上前上多直錄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猶是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錄曰漢文惠帝兵

未無必家給人足實錄以此為晉人積薪之下不可謂安全法

今所不能割者河南北五十餘州以舊法往還龍峰大案為加

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

乎連為樂我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遂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頗知事錄其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

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各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

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

當時宰相亦未必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待專歸咎於德宗和

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怒而連止

也吉甫等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去亦不足為乎錄曰人臣

當紀綱若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錄言是也

上知言前告
此何下作之

子

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怪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
朕不能容受朕和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入言言於上曰賞罰人
主之二術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懼情類加
嚴以收之上輒怒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而不尚刑豈可恰
成康文景而效秦始多父子乎上曰然後勿餘子明入對亦勸
上峻刑上謂宰相曰子明大是嘉臣勸朕峻刑卿知嘉意乎
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夫人心耳吉甫又色退而抑背不
言笑數日惠昭太子寧薨是歲天下大稔米斗百五二錢者
元初七年正月以元義方為副方副察使義方獨事以突承壇
李吉甫欲自托於承壇擇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
入謝因言絳執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尹故出臣副方專
作威福上曰朕諫卿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
上詰絳曰人終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人偶同
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僕佐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
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中猶將用之況同生乎避讓而
弃才是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五月上謂
宰相曰卿望言進浙去歲水旱迫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
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浙諸道春秋皆云水旱人流求

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安而妄言災如此益
御史欲為奏諫以悅上意且賴得其主名務欲其法上曰卿言
是也國以人為本聞災當賑之豈可徒發之相因命速賜其
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通於廷吏殿日好善甚汗遠徇民軍
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汝樂與
相等踐為臣之要殊不知依也七月王恒為太子八月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天祐元年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
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吉甫請與兵討之事絳曰
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西河藩
鎮之跋扈皆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每分兵以謀之不使專在
一人諸將勢功方獻莫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故危者將
此以為長策然亦必當得數明主即能制諸將之反命者以能
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新軍府大權必有
所歸諸將不服思恐心起然則顧日公兵之策反為今日禍亂
之階矣田氏下為晉其則惡為保因何足順天兵哉然彼自謂
將起代上帥制通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上
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領降下後無養我
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戰不逾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昔元

至時世在朝廷應之戰連中其機會不啻爵祿以資其人使而
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故之以取朝廷之資必皆恐其半為恭
順天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十月魏博兵馬使
田興馬士卒所立連懷陳於外諸吏教貢上出召李絳曰卿瑞
魏博若將拜吉甫諸道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日興奉在
土地兵衆生計命不乘此特推以撫納必行教使至後將將
士喪失然後興之則是息火於下而其威戢之心非今日此矣
吉甫索興極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意遂中使張
忠順如魏博後上言朝廷恩威得大在此一舉將机可恃奈何
弄之計忠順之行前應過陝已明且即降自麻徐與節度使捕
可反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奉順如此自非恩出不火無以
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水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歡舞
十一月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未歸不可不賞
造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回朝而恭請於內庭絳曰上
十萬兵歸之宜官以馬為上以給絳曰曰田興不貪奇恥之
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
一遺人心哉用盡史未幾第一天下可從遣使使國家安十
五萬兵以取六州明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

李絳從末
如此乎

服所以忠義非食蓄聚貨財正為欲王是四方下無使時之弊
康何為於是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領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從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和使皆歡樂已之相關夫
色數曰臣強者果何益乎李絳奏張武元德左右良田可為
項諸擇肥吏開置營田可以資青足食上從之命度文使盧坦
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稅四千餘萬雖歲省度支
錢二十餘萬絳以舊屯涇州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言
京西京北始置神策軍其欲以備禦以蓄使與節度使倚間相
應今則無矣是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去
中取中尉處分此及待報也去遠矣縱有米稅之將開命奔赴
而度使無州戰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司命諸棟
所在之地割據水陸使號令各一則軍或大張而不敵入矣上
曰朕下知舊事如此當極行之然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
節度使竟為官所沮而止

乙未
元和八年正月德德樂龍 賜田興名弘正 徵西川節度使
武元衡後入知政事 六月大水以馬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
車 七月使安隆城於天德軍先是張武河溢毀受隆城節度
使李光進奏請修城要理何防李吉甫請使於天德改城以避

利步擊
以是所定
上之計也

河惠李隆慮以爲受降城張仁惠所築當磧口祿要衝是必
軍守邊之利也今避河惠遠二三里可天德故城雖處險勝
峰候不相應接寇患唐突無由知是無故而憂國二百里也
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隆同上年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
報天德軍李隆言於上曰避重復有其教而無其實虛費長糧
將帥但緣私從便聚資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
此下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將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
及天德軍交兵止百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改降言
及之上驚曰遣兵乃如是其虛和物曹當加檢閱會錄置相而
止初以舊欲作爲圍橋先時材於河側研方常潛遣人捉之
然河終不能成以舊知節度王泌貪先奪略之然後併力或橋
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羣臣果長請立德紀郭
氏爲皇太后上以門墮盛怒正位之後宮宴侍進託以喪侍
禁忌竟不許

足處之計
當大於地
未得事
下情也

元和九年正月李隆奉以足疾辭位至是罷爲理朝尚書而上
欲相降先出以定承統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統後以爲
印策中封 五月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富州以領降戶實處以
未因循通廢今請復之以備田勸撫竟項上從之 六月以張

弘靖同平章事 開元月新儀節度使吳元陽卒其子元審
喪自領軍務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南北無異援而國
家當宿數十萬兵以保之當言不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
討之張弘靖請先爲火陽期時官遣使保贈待其有不順之
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平發下傳入而還
十月李吉甫卒 十二月以書賈之同平章事

紀

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濬反制其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
討之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百憚其才欲漸進之會
召至京師陳官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皆以爲
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
西 王承宗率師進救上表請赦吳元濬不從師遣使大將
二千人赴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濬也師進素剽家好
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要先報偕今河東旣傾江淮租
賦諸潛住楚之國相來觀楚宮則亦收養一勞也師道從之還
攻河陰轉運院燒燬倉三十餘萬石殺二萬餘人皆懼名諸
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淮西又未有功上月上遣裴度詣行營
宣慰察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有可取之狀上言諸將惟李
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李師

道家曰天子所以執誅者元衡贊之也請張往利之元衡以
則他相不敢去其謀事勸罷兵矣師道皆給遺之工承宗亦遣
手將尹大相奉事且請中書為元衡進說元衡叱出之水宗上
書欲元衡六月元衡入朝有賊自指中殺之之擊裴度傷肱於
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強露日以侍之大索長安得承
宗在張華等鞠之具服張弘靖以爲疑言言之上下聽竟誅之
而師道家得遁去裴度爲憂即二旬詔以衛兵宿其軍中使
周玘不稅戎諸罷度官以安懷觀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去其
謀得戎朝廷無從網紀吾用度一人足延二賊遂以同平章事
悉以用兵事委之討賊愈急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
八月朔日食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留兵數百人孫燕
宮閣縱兵殺掠其小卒皆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
衆突出望山而迎制賊黨將留兵寡弱元膺出望城門剖分
指使意義自若如人預以安東觀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
事以財獵與主人皆趨焉謂之小棚元膺投重購以捕賊數日
有山棚遇賊走多其僱引官軍共圍獲賊得無降乃中微守
僧圓淨馬師道賈田伊闕陰謀山棚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苦
嘉珍同衆皆潛知分以爲圓淨捕獲代陳竟與以者凡數千人

留守將反劫卒殺人皆受其職召元膺勸劉洋黨與知叔武
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亦以同上蒙已絕王承宗不復窮治
向上以嚴緘在河東所遺將李光顏等召至功使張良陽督
諸軍討淮西糧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要言其至無政以以韓弘
爲諸軍制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連平十月盜賊相
率會十一月賊敗寇宮承卷以舊請止市賊之
元和十一年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時王承宗縱兵四
掠無洛三鎮皆苦之承宗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
從重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
靖乃求罷從之中書舍人錢徽知制誥勸使罷將駐屯諸罷
兵者衆上患之故與徽使以驚其餘制誥王承宗官爵發兵
討之承宗之階先敗吳元濟後討承宗不聽蓋新運陵門戰
四十七次二月以事達吉同平章事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四月以司農卿皇甫持元度支轉給以裴敬符章五月李
光顏馬重印敗淮西兵於凌雲柵六月唐鄭元度使高霞寓
大敗於賊城時諸將淮西者勝則虛張獲獲賊則虛之至是大
敗下檢拾上聞中外號呼宰相入見將勸罷安上曰勝負兵家
之常今但當論國共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

奮助之且重得以一將失利連謀罷兵相於是獨用裴度之古
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八月常賈之以數騎罷兵罷馬吏
部侍郎亦左補闕張宿督之也 九月魏州大水津天四千
百戶 李光顏烏重潤後受雲柙 十一月李師道用後受雲
柙而懷許諸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討淮西
諸軍進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同留監
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義成
節度使渾瑊與王承宗戰屢勝十二月遂引全師壘其境承宗
懼潛遣兵入揭境然探城邑人心始內顧而獲中使之督其戰
錫進戰入敗奔還定州 以王涯同平章事 以李愬為唐前
節度使 初置淮賴水運使運揚子院來自淮陰浙淮入賴至
項城入潁輸於鄆城以饋淮西行營首汴運之責也為餘條
元和十二年正月置淮西行縣淮西被兵數十場倉庫以奉戰
士民多無食棄麥茹魚蟹為戰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救置行縣
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柙降於李愬 四月官軍與淮西軍
及潁水而陳諸軍望無敵先度陳許兵馬使王祐先引兵進
潁水諸軍繼之進逼鄆城李光顏敗其三萬李愬分兵攻下數
柙鄆城合董昌獻樂城降光顏入據之 五月罷河北行營各

使還張六璵計王承宗督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
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刻銘出境去里不進月青
度支錢十五萬婚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保力先取淮西伐淮
西平乘勝取恒葉如拾芥耳上從之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何平張氏
李祐之弟

吳元海見兵勢日蹙六月上未諸軍賴來自歸詔許之而為
董重寶等所制不得出 七月大水 先是明州歲貢蝦蟇水
陸進天帝黃華州刺史孔戰奏罷之至是頓南擇細軍相奏擬
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陳進琳給皆可與也乃以駭為領南節
度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諸運疲弊民至有以勑耕者上
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說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
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海勢定
宮庭但諸將心不一不協力進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
將恐出奪其功必爭進破賊天上悅從之以度為彰義節度使
先遣西宣慰使置使八月度赴淮西上湖通化門送之 九月
以崔郾同平章事李逢吉罷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平蔡
故罷之 出內庫錢給奉王金帶之具遣度支估計供軍 上
為廣陵王時布衣張宿以海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北都尉外
郎招權受賂至是以為諫議大夫崔景玉涯同謀不德宿由是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此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忠誠政及當時端方之士與皇甫持相表裏持去之 十月李

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濬或遣京師以李嗣同平章事 裴度

入蔡州 裴度西百姓給從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

戰亡者皆為收喪給其家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

元濬獻廟位斬於獨相之下初裴西之人叔子李希烈吳元

之戚唐不能自援久而李希烈切李壯安於懷遂不復知有朝

廷矣自李愬以來遣將出兵皆不來以法制德各以便其自戰

今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

後克之 賜李愬爵涼國公諸公等連官有差 李愬奏請列

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下悅曰愬誠有奇功然未請遣

名使如李晟深威之何如或遂留中不下 舊制御史一人知

驛王是詔以宦者為驛驛使左補闕裴璆諫不聽 以李祐為

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從入和政事

元和十三年正月李師道奏表謝賀獻所海密三州上遣左散

騎常侍李遜詣和州宣慰 二月命六軍修德德龍武見軍

張承嗣大將軍李元悅以外寇初至營務多由軍相董有倫

陳裴度因承事言之上愬承國等於是沒龍首渠起水陸戰

土木沒與氣 李嗣能馬口相向善切以定水陸是淮南監軍

明相王
本此意

制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壇上相敬懷故未嘗相天承壇歸引

制為相制由宦官進至京師雖疾下八見不視事因相相

生是罷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權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

治業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下目昔我請裴度八朝許之權海將

士樂自懷不聽權去常事記林龜齡以弱弱權乃停示詔以監

為孔制員外郎 四月王承宗初曹請吏從敬德林二州詔從

其官爵賜六軍殊伏使制舊制以宦官為六軍殊伏使如方安

之監軍無印及張承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統軍收事寺

達矣 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制制也上愬以意計之 上

月以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以李元

傳義成武寧橫海共封之 六月朔日食 李夷簡罷為淮

西節度使上方李裴度以月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去獲成

有是命 八月王涯罷 吳元濟既平諸公懼九月自將安舉

李師道固曹州 以皇甫持相同平章事涯而此平上使驛

召到度大將裴璆使使執其意款進裴餘由是有罷又以李路

結吐定承壇上遂以馬軍制制下制野驍營全故市通員既督

亦崇之裴度在居極言其不可上不聽 十月上皆使楊嗣汶

去補禁人等其意我持相強引進十人中至裴德約之裴度在

羣亦下馬言上曰始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
兵事小所慮不過山東耳王坊使羣惡恐亂羣殺上不悅退召
劉汝清之曰以汝故今吾蚤見軍相遂賜之反去羣禁者十二
月以相沁馬台州刺史上悅神仙詔天下武士示正卿素
通古圖皇甫得為山人相沁云能合養生藥沁言天台多靈草
能得為役長吏矣可求上以沁機知台刺史詠官平論奏以
為人主善方士未有便之詔民皆上曰頃一州之力而能為人
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以蓄怨長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通朔州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朔州
平將憂候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其罪各付行營張使曰君有
父母欲歸者便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
者相繼

乙未元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者論短主藏來好修未通入危河
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遣歸爾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
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則則藏豐民世來正應
周隋迴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詣寺
王公士民瞻奉皆施惟恐罪及刑初侍郎結愈上表誅上得表
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在屋宇愈難往發於惡態宜寬宥以開

言路乃貶朔州刺史田弘正李愬羣敗平盧兵李師道降民
治城墮後及播人民懼且惡都將劉悟將兵屯陽穀待衆心為
師道所忌使行營副使張造殺之遣以告悟夜引兵襲朔州
捕師道斬之其首送弘正營弘正露布以聞詔有等十二州
皆平上命力制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公其地為三道以和
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宋為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保貢賦
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奏建蔡鞠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机
略因得宴飲之請曰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
也果許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先是賊殺遣人入闕獻使
戰於含谷流矢飛書以勸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然不能絕及田
弘正聞京師通籌書有賞殺武元衛人王士元等及齊魯諸藩
津吏卒案乃知勸者皆吏卒受賂家其甚也弘正送士元等十
六人詔百司勸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
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朝同謀遣家刺元衡士元等後期
聞恒人勇已戒邊竄以馬已功還報受賞具今自度為罪均終
不乞改承之止亦不欲從雖正憲殺之四月詔詣遣走郎
兵馬至介刺史頃之時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

高祖詔歸
通下發明其
非永宗此將
臣息家宗
人不家母其
非師道也
代德宗表

以依拒胡命者田皆州縣各置兵將領事又制又縣令之權也
鼎便利又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又必不能以一州獨
反也臣所領德懷三州已舉謀各逆則又職事應在州兵至
今制更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州惟懷海最為順命由重
印處之得宜故也 程昇卒 裴度罷為河東節度使 皇甫
璿之黨播之也 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
獻馬三十額五千雜贈三萬金銀器千兩亦之座前尚有錢百
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十匹糧三百萬斛 裴度上尊號曰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運皇帝 汴州從卒王升殺觀察使王
遵路以奔為開州刺史竊殺之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
淮西用兵以來度支盤蹙及四方事進承謂之初平賊平又進
承謂之賀禮後又進承謂之初賞上加尊號又進承亦謂賀禮
以今孤楚同王車楚與皇前將同年進士故將引之 韓弘果
表請留京師八月以弘為司徒兼中書令以張弘為宣武節
度使 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弘正三上表請留不許乃加
無待中還還璣 十月安南賊楊清海節度使劉從業聚古
以桂仲武為安南節度使楊清海與瓊州刺史 吐蕃圍益州刺
史韋元悅聖子元二十日出蕃不能克靈武并將又不敢自他

道獲益州吐蕃驚潰去故承奮擊入破之 柳況至益州賊更
民未藥殺餘無所待而快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
前將事道古保獲之上復使將詔翰林服其藥日加湯藥起后
舍人裴濬上疏陳上怒貶濬為江陵令 崔彥罷為湖南觀察
使皇甫璿之也
子庚
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上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上自服金
赤為蟬怒左右宦者往 獲罪有貶者八 自危全是暴崩時
人皆言曰常侍陳弘志祇延其黨類諸之下敢計賊但去藥發
外人莫能明也 惟裴度與東閣奏記云聖帝進喉先降高良之船前反后
亦以此義謂然潘多使林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曰暴崩
綱目習善贊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其中樂之上獨久一
次宗則以任承璫也蓋帝有二病一任宦閣二好進奉綱目於
憲之篇非是無訛錄者末年信或吳獨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張天知曰宦者之貶人主術有數端亦主則導之以聲色宴遊
則克明於政矣田令孜於得朱是也吳主則導之以聚貨計好
吳端必受承璫梁守謙於憲未是也導人主於貨財者曰不如
是則國不富矣下強而聚斂之臣進皇前將程昇所以相也導
人主以吳端者曰不如是則必不可致長上不可得而方士
集於閣下相必所以制史也且得昇之相由承璫沈之進後由

誘小人相結其途必出而繼則一秋要任借人主之勢乳天下
害君子而已是欲永權入則寵幸隆去則寵幸相則寵幸隆在
休休者至則寵幸相則寵幸隆去則寵幸相則寵幸隆在
不可強也及後稷無得而噪濁疾土中和穀之養萌陳弘志賦
之也而託言藥寮向以皆不款問然則方士金丹常茂司以喪
身乳臣從健以逃罪惜哉巧造其蜀成行而河而回體不保項
壞非平至此故也

晉紀

土部三

聖宋孫慧撰

魏宋本紀

魏宋齊聖文惠皇帝諸恆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太后
郭氏昭封建安郡王進封遼王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中尉吐
突承璀欲立漣王瑛而瑛母賊不當立乃立遼王為太子十
年正月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薨之庚子憲宗暴崩宦官陳弘志
梁守謙王守澄等殺承璀及瑛立太子昭帝位 閏月丙午昭
位 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禁中承順機密欲以為相
固辭 丁未敕西宮閑居 昭皇帝時為崖州司戶布帛皆相
賀以薦他段文昌同平章事 方士柳泌傳大道代誅敗棄
通古循州司馬 尊貴地郭氏為皇太后 丁卯上與后 臣皆
釋服從吉 二月上御丹鳳門樓建鼓盛陳倡健雜戲而觀之
又幸五神策軍觀手侍監察御史楊虞卿衛山人趙知微上疏
陳上詔宰相慰謝宰相固是賀上納諫然不能用也 六月
憲宗於景陵 太后各與慶宮各賜望上御百官詣宮門上壽
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 七月以昭中饋節度為天平
軍 召狐楚坐為山陵使却更賦事罷 八月發神策兵浚魚

蕩地 以復舊同平章事 上南巡公除和事遊擊色賜與
無爾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壯諫不聽 十月王承宗以
其弟承元奏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承元為義
成節度使 吐蕃寇涇州以宣帝梁守謙為帥策行營都監并
發八鎮金帛救之吐蕃遁去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
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明日上
自後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慰兵千人扈從將還
官家管道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

長慶元年正月以河北諸道平詔各均定兩稅 西川節度使

王播以進奉賂遺圓入相蕭使半之上下聽從遂辭位 段文
昌罷為西川節度使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以王播為益州使
盧龍節度使劉總并官馬僧以張弘靖代之 分盧龍所屬瀋
莫二州以盧士攻為觀察使 翰林學士李德裕言甫之士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恢之宗閔又與翰林學
士元稹爭進取有隙石補闕楊汝士與德裕同討我莊嘗有舉
面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善屬所善進士及指
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朱勣裴度子傑亦皆得舉德裕士
舉從士及舉文昌言于上曰今載凡相殊下公所取皆以國

後河元

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神探皆以焉然上乃命王起白居易
復就四月詔熙朝等十八改莊宗開遠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介
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明黨史相傾札重四十年 三月遣使冊
回鶻朱德可汗以上女弟及和公主妻之以蕃聞唐與回鶻
和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以蕃以迫公
王 監戰使王播奏加權茶稅石拾遺李珣諫不聽 七月盧
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推先克融為帥 羣臣上尊號曰
文武孝德皇帝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
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 詔
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義節度使庭湊圍深州 九月相
州軍亂殺刺史邢縻 吐蕃遣使來盟命宰相與命於城西遣
劉元男為會盟使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
州自定兩稅未我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切詔百官議革
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我者所以權百貨貨遠有無宜流
散不宜蓄聚今稅百姓殘歲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聚錢已十
餘萬歲八百萬今稅十餘萬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回
夷又大府以前滯奇太衆魏博賈者雜用移我前用錢用金張
丹波家造今一月錢如此則我馬待不重物馬待不輕今宜使

當時以水色
為使介相
以所色為
便何已

使輸稅者皆用穀帛唐錢而葉潘積及出塞皆則錢日漲元
從之始今兩稅皆輸布帛獨鹽酒課用錢 十月以王播同
平章事監獄轉運使如故 以裴度為潁州行營節度使

十二月澤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李光顏代
之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資賜無節而出瑛
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止而朱克融全
張弘靖 罪有輕重請赦免融專討庭湊從之以克融為盧龍
節度使

壬寅
長慶二年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度支請洛州陸軍六百乘皆

為成德所掠時諸軍乏衣糧在途皆遺棄之其懸軍深入者
皆凍餒無所得 魏博節度使田布為其將史憲誠所逼自殺
詔以憲誠代之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澤州官軍三面救之皆
以乏糧不能進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
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討節度使宣慰其軍 上之初即位
也而河略定蕭德茂文昌以馬天下已平斬宣慰兵詰密詔軍
鎮每戰百人之中限八人逃以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
其泰軍士落籍者皆棄山澤為盜及與瑛作亂一呼而亡平皆
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詔將召募古今之象以行又諸節度既

亦之見
法以此也
允

無事不與
合司

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今武小勝則飛騎奮捷自以為功不勝
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急擇軍中號召以自衛遂成羈勒戰
改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
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連戰中使道路如織改難以諸道十
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為重印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瑛
萬餘之衆元守踰年克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
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未克
融王庭湊以節級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崔瑛罷以元瑛同平章事 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昭義

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偁囚之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嚴苦
憲宗用兵政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詔神策六軍及
南牙常武官悉加獎權諸道大將大吏及有功者悉奏開除
官於是高貴胄又爭路藩瑛牒補副將而薦之詔升朝籍士大
天皆悅脫歡恩 武寧節度使劉使王智興達其節度使崔彥
詔以王智興為節度使 裴度入朝留輔政 王播罷 四月
朔日食 上初侍御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罷罷可獲倍利又
諸令所錄將監新村雜畜人已令宰相領監戰使以雜畜火
為利更縣令殷最檢育所任實戶檢口給一年鹽使其四車輸

價高商人賈有違戾喧訴者所在投殺詔百官集

愈曰城郭之外大有見錢糧蓋為用雜物貿易盛商則無稅不
賦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而待利便今令人更坐舖自難非待
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
倍利若令人更將鹽家至戶利而難之必索百姓供應極極
多又利足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之多少為之陰點不從
考其理行人貧家食鹽至火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
微價官更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下可之大
者也中書舍人常處堂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難以難務寔非所
宜實參皇甫博皆以錢穀為相卒臨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
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通
寢平取人奏徵逐年通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文徵當州貞
元二年起欠力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
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通員詔悉免之 裴度元稹為東
逢吉所譖六月度罷為左僕射樞罷為同州刺史又以逢吉同五
章事 吐蕃寇靈武尋寇靈州 七月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
李惠權押牙李承為留後詔以昭光為節度使然諸軍討之宣
武兵為使李質殺承以迎光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十一月八日

李華清嘗言日上自後通李華清宮近獵於驪山即日還宮人

后數日乃返 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墮馬上驚得疾
不能履地宰相暴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
見言之十二月詔立景王湛為太子上疾漸瘳 初行宣明曆
司天監徐昂所撰

初

長慶三年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初王守澄入知樞密薦
鄭元於上上意過之自上有所疾守澄專制國事執柄中外注日
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進退則微賂巧宦之士或
因以進數年之後逢吉車馬滿其門矣 八月上自復通李興
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苑山僧其盜賄皆此類不可悉
紀 李逢吉惡裴度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逢吉內結王
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母承顏頗當排抑之逢吉惡
紳非至情 之而上遇紳事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張道古為紳清直宜各
風憲之地以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下殺而可之故事京兆尹新除
李逢吉參逢吉以京兆尹賄愈愈更又大夫持元臺承欲激二
人使事而紳愈采事不遵逢吉因奏二人不協十月以愈為兵
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察
從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

二名為小人
所忌可畏

紳非至情
者

長慶四年正月上鉅金名藥有疾 命皇太子監國 官官請
太后臨朝太后不從 亡中帝崩於清思殿年三十
范淳甫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田宰相得其人也稱崇拱手而
得此璽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
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哉

唐紀

土部四

華容縣懸模

敬宗本紀

敬宗齊武昭慈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皇太后王
氏初封榮王長慶二年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壬申穆宗崩而
子即皇帝位

建中下之
事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金是宰相議以太學難
捷乃下詔曰有衡之勤誠正卓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
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錢
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衣將人善之 初穆宗既留事神
事遂吉愈忌之至是誣神欲立深王上信之服神為端州司馬
許為殺之會上園禁中文書得裴度杜元穎及神請立上為太
子既乃焚諸神書後有言者皆不聽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上母王妃為皇太后 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
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記賜宦官服色有今日條而明日非昔
三月敕詔諸道貢貢之外無得進奉 上親朝宴百官坦於紫
宸閣外老病皆免坐僅路疎議入天幸初白宰相曰昨日流論
坐脫今長愈甚請出閣待罪以全言代既出班退不於進別初

福楚水一
派人

楚獨留進曰陛下富於春秋制位之初當有大求理而情寢樂
色日晏方起梓宮在質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避而臣恐福
祚之下長階碎首玉階以謝陳賊之橫遂以頭叩龍墀見血不
已響聞閣外李進吉宣曰劉福楚休以頭俟進止福楚捧首而
起更詣宦官第上連環金出福楚曰不用臣言請結以死牛僧
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福楚乃出待罪金吾代于是宰相
贊成其言上命使執仗并李勣宣慰令歸尋程福楚為起居
舍人福楚雖疾不殊時李進吉用事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
權與劉福楚李雲程音範等洽及進吉從子訓八人而傳會者
又八人皆任要劇時號八閹十公子皆所請先賜閑子後連
於進吉恐不得所欲卜者獲金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
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巡獵多不在宮
大事可圖也韶以焉然乃與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屠安
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
是中尉梁守讓有寵每兩軍前使上當佑石至至是上獵相欲
牽石至連下飛逆牽石至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
軍連大將康承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意二太后隔地存亮從
以騎迎至至詔升清虛殿坐御榻與金明同食曰果如子言公

福楚至此

金明傳進以
何處傳馬
苦何人入之
不問問若此

明馬曰事止此相韶懼而走蔡金兵至擊殺之餘黨悉獲上乃
還宮蓋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三人法當死韶執之使仍舊
職五月以李程實為置同平章事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
制度甚廣李程請以所具木石曰泰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沒斯
獻泥香堊子材拾遺李漢言何異境空瑤臺上雖怒亦倦否之
是給前度使李祐進馬五十匹却之十一月蔡結宗於光庭
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賂昭王守澄求領鹽鐵
陳議人天獨孤朗等請開延英論其奸初上聞前延中皆不在
中相即日除劉福楚陳議大天而竟以播妻盛氏轉進使徐
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王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
許之自元以來教禁此與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走四方福
播智興由此貴累貶禹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矜制之
降延日方停計而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卷至即日罷之
寶曆元年正月敕先是劉金崔發開五坊人殺百姓分給以八
曳之於處諸之乃中使也上怒水發禁臺獄是日與諸同主至
赦下思有同官數十人執使亂極發氣絕數刻始獲詔復禁之
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中中人中人殿閣因其罪一也然縣令
所犯臣教前中人所犯在教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則害臣恐

人而仁

崇奉太
小周書

四節藩鎮聞之懷勞之心生失疎遠大天張仲方上言曰鴻
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露澤偏及于昆蟲而獨遺後發上
皆不聽事建吉從容言於上曰臣嘗觀史中人誠大不敬然其
母年垂八十自發下微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
念上乃憐然曰比誅官但言發覺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下教之而命使釋其罪還歸家仍慰其
母其母對中使執發四十 牛備備以上荒淫暴虐用事又畏
罪不敢言乃累表求免罷為武昌節度使 二月浙西觀察使
李德裕罷丹晨六歲上優詔奉之 四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唐恭皇帝教天下 七月王播進美餘額百萬匹播領益
鐵珠求嚴慈正入不充而美餘相建 詔王播造號渡取二十
艘計用轉運半其之費詠議大夫張仲言等言錄乃戒其半
上欲重號山溫湯左僕射李絳等奏諫不聽拾遺張籍與伏案
寢殿下以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焚
驪山而國亡今宗幸驪山而陳先帝幸驪山年年不水上
曰驪山若此之凶相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溫湯還謂左
右曰汝等預言之言安足信哉 昭義節度使劉怡平十二日
以其子從諫為留後李絳申之下聽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

司東館

而

寶曆二年二月裴度入朝事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上不聽
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上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
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之上意雖未克即
王庭湊皆請以兵取助修東都乃殺罷之 五月盧龍節度使
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廷諤未幾廷諤為前將軍義所殺
六月李興福弒武門文淑俗諺 道士趙歸真就上以神仙
有湖州人周思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詔之禁中
山亭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 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
節度使載義太子承乾之後也 十一月李逢吉罷 上進戲
無度押腰屏小善擊毬好手博禁亟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
萬緡召募力士盡夜不離側又封深衣自捕狐狸性從穢惡力
士戒將思下遊蚺配流籍沒宦官小逆動遭捶楚皆怒且恨十
二月辛丑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孫佐明等二十
八人飲酒上酒離入室更衣殿上囑思戒克明等欲害于室內
五十八
胡明仲曰敬宗免崔發之反聽常處象而暗害神皇慈奉而
縱劉栖楚納事程而罷宮殿賞宴遊之諫而貽孫休閑理臺之

蹶而優李漢覽失丁之泰而禁度僧受丹夾之貳而參健歸從
北門之泰而寬量指回張仲方之說而貳貽青溫達言新引而
伸李絳來言首所陳而孔斐度知洛宮苑馳而罷東巡凡此十
餘條方之德宗皇下優哉特以如女之將下親傳師改幸以荒
道過紙而閱養太子不可不慎古為王之慮深矣

唐紀

工部五

安家孫慈撰

順宗憲宗穆宗敬宗后妃傳 岐陽公主附

順宗憲宗皇太后王氏琅邪人代宗時選入宮席以英幼贈順宗
為孺人是主憲宗未幾冊為良嫔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順宗
即位疾已縣頓后侍醫藥不水怠將終后會嘉祥而止憲宗內
禪尊為太上皇自元和元年上尊號曰皇太后，謹畏深抑外
家無亮然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崩年五十四

憲宗懿安皇太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懷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憲宗為廣陵王時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大功而母素貴理
之異諸婦是主穆宗元和八年羣臣請立為后時後庭多強妃
帝恐立后後為其所制遂托以戲子午忌罷之穆宗嗣位上尊
號皇太后凡朝賀三朝高皇帝官諸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周燕
饗後宮咸里內外婦車騎驅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蒙給朝旦
供御服章位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獲回詔景王督禁中從
帝自至昭應太肯留懷飲歡日還帝前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
后怒曰昔武后稱制幾危汝殺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也人
子雖以但得賢宰相輔之汝策可謂朝廷何患國家下亦自可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舊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皇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執唐虞之理乎取則焉子烈之太子
兄及常嗣則聞有是議留上戲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華諸子
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虞理於吾兄 敬宗立號太
皇太后寶曆倉卒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奉
事有禮武宗喜遊畋改角武作博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一日
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錄臣輩疏宜審
度可周用之有下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忠良為腹
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陳章瓘之注：追游獵事自是畋
幸輒大小兒武作等下從橫賜失帝立於后諸子也以意宗
之寵疑后預其謀而母后政侍見有憂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
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損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善
是以后養有太常官王緯后令突附前坐後曰家令懿宗咸
通中錄還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附於廟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幼侍帝東宮生敬宗長憲初冊為
妃敬宗立尊為皇太后文宗時稱賢母太后會昌五年崩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為建武王后得侍上文宗之
宗立尊為皇太后初召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兄有弟
帝為坊之俄有皇子蕭法因后姊齊昌王后之太后謂得真
弟悲不自勝帝往洪金合將軍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後廟
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為排策因三倍取資洪所代未及
償而兵革中保資資於洪洪不許兵革中射仇士良憾之會閑
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事士良以聞自相坊召洪下獄按治乃
代人詔流羅州不半道賜死權本贊善大夫下洛旬賜葬詔為
然太后其弟蕭勣自建武始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
疑歷衡封卿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珣上言泉州男子蕭
弘自言太后事御史臺恭恭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為言請與本
辨有詔三司高元裕非蕭蘭在則難判乃言奉詔流愛州弘德州
而及后於不獲事初太后和中懿安太后后與慶宮寶曆太后后
慶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武宗大中元正崩
穆宗憲慈皇后蕭氏夫其先世穆宗為太子時侍生武宗長
慶時冊為妃武宗立妃已止追冊為皇太后

敬崇貴妃郭氏失其何所人長應時進入太子宮太子即位為
才人生母生尊踰正為貴妃文宗三帝晉王皆已子侍記禮不
喪亡其喪年

岐陽莊淑公主憲宗女懿安皇后所生也先是高王晉敗獻
之家翰林學士獨執刑權德興之塔也上數領之才美曰德興
得塔則我天下及相於是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貴者
諸家名不顧惟杜佑孫張即降不辭遂以保尚岐陽公主公主
有賢行杜氏大獲尊行不題數十人公王昇平怡明一同家人
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庶幾間指為貴婦始至則與懷謀曰
上所賜以率不肯窮其奏請納之悉日市寒賤可制指者司
是則門幕然下庸人聲池寒館陽至國廷場種樹一將翁然徐
之條為潭州刺史主與傳從者下二十人六乙謀棄勢不同食
州縣供具拒不受始寢疾主下服衣棄廢不食不進開成中宗
自以鳳翔節度使入朝主疾侵曰領綱與處宮難於道不恨
通亮

杜牧岐陽公主墓誌曰貞元時德宗行宿息之政王武俊
王士其張季志子與馬國保憲宗初寵子順紀其子以長
女皆快恩佩勢裝女使徇為馬事自載就道越擊平人蒙

取民物官不取問我里相尚下為以馬窮窮自王降于尚
哥壁絕水之初思中更從晉教良茶聖亦指示主德以誠
驚之至于今以上尚哥顯重於中外咸思亦皆自檢歎遇
短長為善於是舊俗咸不復有

宦漢友談曰杜司空出潭陽有宦詞李宣古皆每載談
座上公下能思使獻宣古泥中致辱之公主奔出救之曰
尚善不念諸子學文擬陪奉秀才現席堂在歡宴舉人細
過待士如此異時即得平階之舉急救扶起以有水沐浴
更進新衣延中座後二子蕭休儒休晉進士登科人謂之

曰無其母賢不戒其子

荆高陽初宗元列傳王叔文王伾附

宗元是宗元
從叔也
始與子宗正
以從叔名
士知過士
收事可天
心多否

荆高陽字夢得彭城人自言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監舉衡又順
宗為太子時王叔文得幸高陽以召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
有宰相器及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高陽及柳宗
元與韓愈中所言必從推此田員外郎列左史直職頭焉藉其
勢為中傷士苦武元衡不為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
右庶子御史中丞利高陽與和亂政高陽欲罷之以執短之言
而止韓愈素不肯親叔文等非為高陽所進遂親

古制也
先王之法
則元氣其
古制也
則元氣其
古制也

愛惡重輕人不敵指其呂說二王列相憲宗三為防改連州判
史未全升州判司馬同時生敗者八人程昇與為後宰相喪其
才且因將深澤用之會并起復領軍務乃詔為防等悉開連州
判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明言不可用遂罷為防久落魄勢
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則大均論九平等賦數篇又叙
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政臣不宜與善也悉從上詔下毛處然九
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瘡屬之數罷政事守別州有拘囚之恩引
出近服一天意下能堪司華人士族心悅服地然後懷意哉議
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收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更
時相欲威諷權迫久之召還宰相叙任以而首節而為獨作全
觀觀對答君子防語訖余當路者不喜出為揚州判史詔下御
史中書製度為官指地遠為防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母死
訊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不自護昭親愛此
則重可貴也度下敢對帝改容曰朕可貴人子事終不欲傷
其親乃皆連州又徙飛州判史為防掌數天下學校廢乃奏記
宰相曰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國童子弟入附
者五今室虛地廢生徒衰大非學官不依病無資以給也此崇
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上辟雍項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承

故禮也何謂
之薄行

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臣起會
殿故奉惠高台閣置祭廟於廟國連元帝時常公成連議罷之
天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遠之乎曰
祭下飲教與其煩於為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頗廢而以非祀之
祝禱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
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
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合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
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讀學使御史中丞王張從以明水
牲牢焉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從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
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通齊三獻官貽夫索貽妻子於學無補
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大幣春秋祭如開元特
釋其費去昇所陳州使增崇校舉本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
營崇室具若用豐饗食增掌故以備便合儒官及加稍食州縣
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集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
判史入為主家郎中復作游舍和許且言始諸十年還京師道
士植桃其盛后實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色紫燕麥動種
春風耳以紙權近聞音益薄其行儀分司東節宰相裴度集
賢殿大學士度被知馬防為馬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

為豫州以收最賄貪案服逮太子賓客後公司為珍特才而廢
福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景促寒家所食乃以文章自通素持
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為詩家之言其詩在處
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

相宗元字子東其先河東人中華之族也父殷中侍御史
鎮從后吳宗元舉進士校書郎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長
行善王叔文書執政及侍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權傾朝野外則
欲入建國俄而叔文敗貶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因自
放山澤間其理元賦鬱一寓諸文微離數十篇讀皆成悲惻
然其才高世之徒建政無用口昔元和十年徙相州刺史
時劉禹錫得豫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為貶親臣望焉無母
子決泣理為阮籍於朝以相者指會裴度亦為高貶歸因改述
州宗元至相州到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書
為文辭皆有法世號相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火特奇
進謂功業可就就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益一特結念其
其文曰繼深雅健以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相人懷之
託言隆子州之室人有便者親元廟子處池愈同碑以實之云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術詔自言符蔡王德之後有遠祖風

史何不錄
舊制如之

明諸事班班言治通德宗詔且東宮太子重之宮中事咸與
訂叔文淺中浮表逐非言下殺除結天下有名士士之欲逐
者率附之強藩刺帥或於相腹道以自結明宗立因豫州司
功殊翰林學士連與王位相表裏宗嗣政以其素常既隨同平
章事時賈執杜佑高鉅勳均瑜元在相位枕見叔文黨用事逐
引疾下規事故事丞相令會食百案無敢錫見者叔文至中書
欲見執經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恐叱之入白執經進也執經起
迎叔文執其肩語良久佑等皆停節以待有報云叔文索飯食
相公已與之同食厨中食佑知不可棄叔出言均瑜獨數
曰吾豈可從若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
望相次歸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未幾以杜佑領度支
而自為之副事其政未幾為宦者俱文珍所忌遣之節節制
去翰林學士職乃謀奪宦者其權以宦將范希明為西北行宮
節度使希明制之於是諸將皆以狀辭中對宦人始恃奪其權
大怒曰吾為必取其子乃論諸鎮懼母以兵屬人希明報到夫
天諸將不至希明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
其母病甚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等數十
翰林叔文因指言曰天子通射苑苑中珍珍若飛龍其張者所

舊史載叔文
中誠別開
為二人飲
誅之悔焉
常執其要
故殊深害
何云

又自陳親病以身任國事不得親醫藥今將水飯端侍叔文此
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思一旦士婦百頭交主誰肯見
察以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執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
酒數行而罷明日叔文以母喪去位太子監國股肱州司戶明
年賜死

上佐杭州人始以書侍諸翰林入太子宮侍書頃宗立遷左散騎
常侍任寢陋無路上所獲押不如叔文為上所札然任出入無
阻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栢林院見牛昭家等當其宴盛客候
見叔文任者至宿其坊中解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任
尤闇其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庭貯金帛夫婦寢其上叔文既居
喪任謀起復叔文為相一日三喪皆不報憂懷行且臥至夕大
呼曰任中風矣明日與歸第不出隨敗聞州司馬以其所

孫子曰昔孫子惜賈生王莽之任不能自用其才夫賈生所難
處者獨絳灌耳若以別相所處言之賈氏朝同瑜輩自負宿舊
是賈太傅之絳灌也常與裴均輩縱橫壇外頭足見家令之
心固也供文於劉光琦輩用事於中是陳太傅之曹節輩司族
之張讓也以此數忌集之二人宜深自悔悔之不暇而倘然謂
天下無人何其愚也任文小器顧其智足以知劉相亦云貴矣

劉相下引之張靜而相與為謬卒使宦者之兵可奪而不可奪
舊謀之橫可制而不可制終序之世二禍不已不獨為劉相惜
應為唐惜也

賈耽杜佑列傳

賈耽字敦時洛州南人天寶中舉明經累進山南西道節度
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使東道德宗
在梁耽使行軍司馬與澤泰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
詔至以澤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約詔於懷顏色不改宴罷日
澤告之且命將吏賜澤大將張獻甫曰行軍為尚書聞天子起
居乃敢自圖節義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
也天子所命即為節度使矣即日縱縱以獻甫自隨軍有還安
俄為東都留守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奸
謀其兵數千日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之於外耽曰奈何與人
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今館於城中果為下耽每將引百騎儀
於均壇納蘭之院服下散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俄封魏國公當以方鎮納蘭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
下有皆向人固不安焉然之不用也及王叔文弄干貳貳病之
屢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諡元靖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

理四方之人與使塞外者見之必從詞索風俗故天下土地區
產山川夷阻必究知之方以著盛強盜有隴西吳特州縣遠近
有司下從傳耽乃會右隴石山南九州止載河所經使為圖人
圖海內乘夷廣三天從三又三以寸為百里并撰古今國縣
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為貢外夷本祖國漢書古國題以墨
昔開史約
今州縣以朱而善之賜子如等或指國間其知人咸得其真又
晉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縣十道在景雲為按察開元為
採訪使置升降傳為至除防雜教固不通不善或吾人物為相
既於新修明
下如縣其地
去
十三年雖安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行自其所長

獨異志曰賈耽為滑州節度使來縣有便婦年姑不敬姑
年老無雙目且食婦糲飯大糲授姑其子遠還見之仰天
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戰婦言以大積之託命桑梓於
境內以告下孝者將謂之狗頭新婦

江行雜錄曰賈耽精術數有一吏失牛詣縣國師占師曰
牛在賈相公晴窗中吏迎公為首訴之公笑取窗中式盤
據報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門後人提鷄巢中使往探視
見有百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杜佑字居卿京兆萬丘人父希範自代州和聲召還京對過予

公宗才之孫初州郡督攻吐蕃進拔新城置縣而東吐蕃悉棄
爭墮泉希範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卒城之而還官者牛仙童
行進索敗不得歸潛之下連恒州刺史而仙童受誘將金帛池
抵取諸將皆得罪希範受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頰等皆名重
當時佑以蔭累官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回兵民困賦
無所出佑以馬駝載粟告者用者則須資官乃上議曰漢建
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督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
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已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
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粟廩故古者計人置吏下肯虛設自漢
至唐因循戰難難以省吏員誠杖與之功也昔張仲素作士人司
部尚書大理卿則二部餘也東作共二今二部尚書將作監則
二部也東作司徒今司徒少部尚書則二部也伯夷為執案今
禮部尚書札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為虞今案部郎中勅水使
皆則二伯益也伯同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書丞衛尉
府使則四伯同也古天下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
衛神策八軍比將軍六十員舊名不貴新舊日如且別駕執今
觀察使之制也承聖捕今節度判官也官召戰務且還步不同
而距有事實或誠宜糾而繁者欲效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

藩然有司入集皆既無閱員則置員以二千八自是以爲常
開元天寶中編戶九百餘萬結義里溫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
天下戶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費又五之二出賦皆已耗而
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政色不廷一首官更
被罷者皆往托焉不知果才者爲用下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
姻戚家產哉建武時龐參未幾太和正始太元將吳蜀而立周
皇時陳尚劉據猶不慮夫人以資敵今因悅策繁刑暴賦惟軍
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葉秦索強伏之患若以習久不
可以速改且應推首別賜參差司馬州縣領內官約之置尉當
罷官有行義在所以闢不如水樂者當坐不爲人樂者任其常
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官德盛業者君之貴寵第一周
隋開後受已多國家以爲勸教總降地三十項耳又開府儀同
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因作階級隋時立制遇要則
變何必因循懼改作相議入下者虛托當國忘之出爲蘇州判
史俄遷嶺南節度使朱崖黎氏三世保餘不實佑討平之召拜
尚書右丞俄出師淮南徐州裴建封卒亂請立其子情高不
許乃遣伯同率軍平亂遂徐泗討定之不免引還詔授情徐州
節度折滑泗三州裴淮南初佑以廣德洗平海濱各地

馬田積未至五十萬縣引營三十區士馬整齊四隣畏之然寬
假優假故李亞等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十九且入知武
軍德宗崩詔攝冢軍無廢吏蓋職使然王叔文爲副叔文欲
推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異以
自副憲宗諒闇從攝冢軍盡讓度吏蓋職然異始度吏唐周度
爲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陳
染運北府職務簡修明年孫司浚封岐國公堂項陰導吐蕃烏
亂諸將邀功諸討之佑上疏以爲黨項小蕃與中國難處項因
遷將刻害遂致叛止烏諸戎卿導宜遣良將使之克輯不必興
師上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後數年致仕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諡曰安簡佑曾學雖貴
猶夜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律同六官法爲政典二十五篇唐
館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各益新禮焉二百篇自
號通典奏之德宗嘉美備香眠其書約而詳與人平步進與
物不違時人皆愛重之方漢明廣然其文未及也朱叔英
川頤治平觀林蔭聚山暇泉與賓家置酒爲樂子承奉劉請
貴盛爲一特冠天性猶於吏職爲治不暇案數餘計賦相民利
病而上下之談者稱佑治無缺惟晚年以妻爲夫人有所蔽云

唐紀

土部六

華容孫慧標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知子儀辟佐朔方府子

儀入朝使王留事李懷光與諸監軍陰謀誅入將誼儒推
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贊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
諸將張勳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告置食不敢亂入為侍御
史為裴走餘所患十年不遺及順宗即位其母常跪泣為相始
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誼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又人前
得一官奈何遂閉口張業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
官相責乎拂衣起出皇太子德愷圖事權重黃裳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於是黃裳節度使籍全義位無功同其未朝而罷之
俄而劉闢叛黃裳固請討之固奏罷中人監軍專事高崇文
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持授皆懸命事宜崇文素懷刺譴黃裳使
人謂曰若無功當以丞相代故能得其反力及蜀平皇太子入賀
上曰黃裳曰卿之功也帝與宰相論曰自高王武勳帝無改武
重崇文為何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祖宗下撫百姓
萬丁民庶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執苟保道

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善乎明主旁于水
人而遠於任人此康寧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武德帝微市頃
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昭王以衛石程魯提
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侍從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
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乃上擬其下
下欺其上將以水埋不亦難乎帝嘉納之自是至是翦滅賊
使而河以機乘運軍相輔然號中興自黃裳故之也元和二年
出領河中晉絳節度使封列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諡曰宣獻黃
裳連捷有功王佐之略性雅淡未始忤物然除吏不善別流品
通謝無梁白名當人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位所屬意
裴洎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策一四達
考工員外郎吏部侍郎劉珣瑜奏洎校辭列垣守止不受請託
考數考務才實元和初召入為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掌書
府詔罷改謂洎曰吉甫流落江湖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恩
所以報德性在進賢而朝廷後進深所敬識君有精察類志為
我言之洎取筆疏三十許人數月之間吉甫為選司略盡天下
倉然稱得人吉甫罷洎乃代相洎知永言翰林天子新寵易既
而猶故治中外機電洎多所參與以小心慎密給帝意既富國

虞仲書
論王

請絕下執課吏治分明激惡肅降意頃刻以定承確自東宮侍
章承問欲有聞祝壽碑均賦使臣言帝在殿中常呼伯官而不
召前南宮度使楊於度為監軍許廷振所誣詔授元官伯曰以
一中人罪落臣陛下之法安在於是以致度為吏知侍郎遂振
尋自抵罪嚴殿守太京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相初其需以李輔
代之以定承確之計王承宗也澤潞盧從史請以兵從伯固爭
以馬從史不可信且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宜獨奪承宗地不
聽及從史果反應兵大舉無功卒用伯策縛從史回班師伯奏
承確有跡無功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
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皆重錢輕是後貨
輕錢重民所輸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皆所在又降省伯就實
估以重賦於民伯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以功用省估其觀察
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自是江
淮之民少獲息伯若局收整持法度雖省前望造詣不熟于
以私謀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性均獎勵使盡言均為學
士特引李康崔彥與同列及為相又提書賈之裴度知制誥李
夷簡御史中丞皆理職與相相疏若自它選任固不精明人
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久柄用為嫌咸元和之治百度修舉

新書作是
封平使結

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麻痺情遣使致問藥膳進退執院聞
活三月孟卿乃罷為兵部尚書相之進求言亦為願日及唐中
多變史官時約宋吉甫復用術之令伯與史官將武等上德
宗寬陳言甫以相引疾解又任不宜為奏乃罷武等史官從伯
太子賓客卒不加贈給事中劉伯留去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
李藩掌收輪趙州人藩少沈潛敏于學居父喪哀毀時調為來
平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年四十餘困廢度
間不自振妻子追世藩晏如也張建封節度徐州韓為從事建
封疾出濠州刺史杜羔疾與至陰國代之藩泣謂曰僕射疾危
如此公宜在州防違今奔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書奏
之無措慘出不意遂便歸建封卒蓋因誣奏藩於建封之亮擅
勒軍情德宗怒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揣旬日
不悉發因引藩論俾輕曰佛言果報有錯藩曰有之佑曰審如
此君宜過事無恐因出詔示藩：神色不變曰此其報也佑曰
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諭用百口保君免無猜疑之召藩詣長安
見藩儀度安雅曰是生為忠者耶即除秘書郎時戶部侍郎判
度文王紹得君進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階後為給事中制有
不可者即批黃紙後批之吏驚請辭它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

名批教製用白雲紫謂薄有宰相器命嗣嗣龍同拜同平帝事
蕭知無不言帝甚重之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廣之者何故
而然蕭對儉則足用數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廣後復問神仙長
年事蕭知帝且有所惑因對曰神仙之說托於老子其實老子
五千文皆歸與無妄安有所謂神仙者秦始皇漢武帝學仙
之法且載前史又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
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陛下春秋為盛分勵志太平
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免祿之弊乎
河東衛度使王錡賜權近求要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錡可無
宰相簿連取置職宰相字晉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
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策金貂和曰勢迫矣出今日使
不可止既而事得寢言言甫後相簿願止會吳火陽襲淮西
節度言甫已見帝潛從中蕭和奏曰適逢中人假和節與吳火
陽臣為陛下恨之帝竟色不手翌日罷蕭為太子詹事後數月
帝優恩蕭召對殿中事復釋明珙為宰相判又未行卒年五十
八諡曰貞簡蕭才疏不及蕭貴之贊伯然人物清整是流亞云
權德輿字載之父皇金宗宋以車行稱德輿七載居父喪哭踊如
成人未起以文章稱德宗聞其林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裴

延齡則度支與德上疏介言延齡以常賦正朔用度未盡者為
美利以奉已功用宜裁舊常平雜物還取其更疏判貯羨錢同
以同上還事自介奉以來并不文種召補鹽場其事下細陞下
疑為流言嗣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介囊口雖於
朝市實皆為朋黨相疏奏下皆遂起居舍人兼中書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親寵鹿改重陰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
昭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則為舍人后數載岱卒則知
禮部德輿獨置兩省教習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
詰命奉行誼履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
所重則吏待為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
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德輿居西
掖者凡八年拜禮部侍郎知貢舉凡三載執品誼歸所得士相
繼為公卿元和初特澤潞盧從史罪微從不制其父度卒京師
而承德王承宗父求襲德輿疎以為欲愛山東先擇昭義之
師從史後自軍校僭塞不法今可因其喪還守臣代之或德望
俗既久常制以所拜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
承宗既從史乃託計以授王師其老無功德輿從請改承宗從
從史後皆如所料會裴均病德輿稱手重事著漢子裴惠以

遂報使蓋與流南高悔其輕至追遣中使賜以德與上言
遂等罪當死陛下雖諸市朝雖不恨法不當已殺而殺之帝深
然之嘗問政之寬猛義光對曰恭以保刻而亡漢以寬入而興
太宗觀明堂圖葉觀人背欲安更以柔養有懷逆之臣皆旋踵
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亡政也然則寬猛之先後
可見上喜其言德與善謀論開陳古今未以寬悟人主為輔
相寬和不為察：名其言甫再東政與李絳教爭論於上前德
與居中下敢有所輕重坐是罷後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病已還卒於通年六十諡曰文德與生三歲知
愛四聲四歲能賦詩稍思經術無不肯錄自始學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嘗論辨漢所以亡而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
皆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略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皆皆所
銘紀十常八九雖動止無外論其融藉風流自然可義貞元元
和三十年間為將帥羽儀云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唐語林曰權文公德與身不由科舉嘗知貢舉三年門下
所出諸生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新舊唐書
下古書四部
當貴之名耗趙憲宗諱以字行從周柱國第八世孫父繁大曆中
為中書舍人累貶言得天為元載所惡互連載曰登若過我當

擇善也處之終不肯請就除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臨
曰負貴之舉進士為校書郎居貧歎豆腐自給方李實當權時
欲致其往見不可得永貞時始為監祭御史舉其平素自代及
為右補闕總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伯為補
闕實之與座居持不可換左拾遺從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軍
相政有得失使從前議是子而議父下可以訓卒改官遷禮
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功幸權大所監蔭子補廬陽貴之
不與又勸忠義不宜為朝籍忠義竟罷於吏權幸側目進吏部
員外郎坐考牛僧孺等策獨善奏出為果州刺史中道改已州
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相嘗三奏事
憲宗不從貴之曰公亦以進退次請手頃曰承教事果見聽頃
因曰君果將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於
將流執為息當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貴曰侍郎是軍
相除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是其言俄拜
同平章事及討吳元濟貴之請釋王承宗專力進西且吉陛下
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賊趙應之卒至未訖之
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及平之速成敗也而不從蔡之
蔡平後乃成初討蔡以宣武諸弘為都統人召為重印李光顏

舍兵以進賞之謀諸將戰方今若置如此人今二師連營則
各持重養威未可戰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恭督如賞之
策云若以既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賞之謂學士所以儀額
間不宜專取蘇軾蘇軾之皇甫諸張宿皆以音進宿使留青裴
度欲為諸張排賞之曰宿亦佞吾等擬不能作奈何欲假以寵
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頃欲罷馬吏部
侍郎於是翰林學士郭求上疏中理詔求學士出賞之為湖
南觀察使不三日肅顏李正辭蘇公幹李宣意處李在詔出與
賞之善悉敗為連州刺史顏正辭處東皆清正以殉黨去由是
中外始大惡宿將程并督諸道賦租賦州縣索貳貳之所獻不
中并意左遷太子詹事司馬郭穆宗云以上却尚書召未行
卒年六十二諡曰貞復更諡曰文賞之沈東案言與人交終嚴
無救曲不為偽諱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賞之
命左右引出曰此吾人也君輔相嚴身律下以正義戰物室者
無所改易生事未嘗通銷道故家無貳貳財

李絳李吉甫武元衡崔胤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官諱累官元和二年授翰林學
士絳教諭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目知吉切且亦去惡取內

嘗所上疏彙然之以後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置臣於嚴心平
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惜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
聞乃陛下自臣也帝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
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當如是遂由司馬即中書舍人
翌日賜金紫親擇良馬與之於是李絳沒官資符資民賦反
尋意雖西諸事或見聽納或始不從卒如其言皆效其本北中
帝嘗怪前世仕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相對曰聖王選當代
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皇儲賢莫代治今日之人我天子不
以已能盡人庸折簡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
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猶其名譽以事所得十
之夫任官而辦處指事不阿家無希望依違之辭無相謂愉悅
之家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譽其
類則不肖者怨杜和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通
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聖家為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
學士還戶部侍郎帝問政事戶部皆進是降絳獨無何也答
曰守土之官責數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兵非之況戶部所掌
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
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陳此弊也上善其直盡重

之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從遂以爲相而吐實承璫寵方盛忌其進帝乃出承璫詣南監軍翌日廷條同平章事同列奉旨甫喜遂迎上意條授其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議者以吉甫過於承璫故條尤惡之然憲宗察條忠正自立故條論多所尤從帝悉朋黨以問條答曰自古人君最忌者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心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辱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才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天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抑王喬爲盜賊使事月進條曰此禁天下正職外不得有它職而播采召及餘不出使累家資願悉付有司帝曰吾克降在位職不入禁中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進世其失古人處此有通相條曰事或過益聖哲所不免天子百謀臣所以執過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求詔問良家子及衣冠別第鼓人內禁中京師驚然條將入吉甫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條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殺之耶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此命訪聞里以賢欽之使下論朕意故至譴撻乃悉歸所取以足左求先罷爲理朝而吉甫出爲荊州刺史承璫曰吾在朝中主取擾民條捕繫之會遣立坊

坊使帝或曰至華宜自戰條大臣有奏明行法矣後復入爲兵部尚書獲朱數游收條率其屬切諫不聽以疾辭位寶曆初拜左僕射昭義劉悟卒子從諫奏遣喪求龍節度讓者多吉甫上憲內與與河朔異不可許條上疏曰兵機尚速哉新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元已數月朝廷而朱處分中外人意惜此事机所事從諫未嘗久與兵馬而昭義素資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全東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處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各人爲之舉策虛張實設軍士覲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安其從來恩寵賜新使精五十萬匹使之賞故請除從諫一判更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從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條等謀條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條射上日事相退之百官立班中坐列位於是南書以下每月當十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條相遇于堂下之避條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教至重偏人才恭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輕禮制之下百官謀定議否皆從條議上聽行舊儀後復以足左出之東都條備儀贊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李德裕傳
德裕字元懿
河陽人
少岐嶷
有異志
德裕少時
嘗與諸將
遊獵
德裕嘗與
諸將遊獵
嘗與諸將
遊獵

息藩邸有終身不為地者言甫為相我凡為三十大鎮數分
明俄而言甫病醫者夜宿其軍實既捕醫者初言甫交通衛士
言甫固已免國為裴均自代乃出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裴均
通租數百萬藥富人固本二塘池田且萬頃漕渠下不能居
水乃築堤以防不足得符除召曰王法惟言甫難居外每朝廷
得夫輒以問士王裴均病先後召還裴收入封是裴氏立制乃
罷裴均任之官而不召言甫奏中丞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
道不服田畝者十有五六是惟以三公管窮苦骨之人承七分
坐食待食之人也今內外官加乘車晉無慮萬員天下民以一
縣之地而為州一州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官一品月俸三
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石艱難以來增制使額李給係錢大曆
權臣月奉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常與焉裁
限至必量開制稍增之然有者在職廢養休頤去開制之開重
薄要亦請一切商定乃詔令開制職凡者冗官八百員吏千四
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言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
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史記言今起居舍
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即是水衡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
膝之言或不可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代下以授史官今時政

記是也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實姚璹抗修之於貞
元及姚璹罷而事廢然則開時政記者不虛矣不隱忠謂之良
史也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覺詔起祠堂憂所費教萬計會
永昌公主薨帝命義章之半言甫曰德宗一功之恩不可為
法昔漢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奏以為不可故非禮之
舉人君所慎請裁置義章力以充帝義章曰吾固疑其冗哉之今
果然一不欲取編民以官力養墳而已言甫再拜謝帝曰事不
安者畢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域柳谷侵
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言甫曰回鶻能為我寇帝先起和而後
紀邊今不足慮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從驛候十一區以通度
急發夏州精騎五百七經略故城以獲堯項而已既而果邊吏
告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賓州以處降戶寓治
輕略軍中中以制外寇北接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賓
州以東邊據靈武道里曠遠故堯項孤弱當數援之言甫始奏
從賓州乃沿經略軍以據給張道取胡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
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東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充
饒自蜀平帝既意欲取淮而時田弘正以魏博言甫知魏人謂
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瑁所請提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

魏心為重守河陽言甫以汝州謀叛東都縣唐郭當蔡面而
其家不足懼也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為內藩不宜
戍重兵示下信諸從元汝州當皆從之後弘正孫石僕射賈其
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嘗移河陽軍也及吳元海擅立言
甫請討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海為逆忘下恆待指授即
細作賊以欺天子不許固請至元海帝慰勉之會義疾卒年五
十七有司諡曰敬憲度文昭中張仲方非之帝忌貶仲方更賜
諡曰忠懿詔吉甫當國經條政事衆賦成治引為賢士大夫便
忠臣後愛善無遺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
宰相而裴均反遷皆其謀也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
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懼奏法不收客卿大體左拾遺楊
歸聖嘗請對日已肝令它日見國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
依之帝之歷抵輔相求自試又奏假節置院其語極高忌其輕
肆欲逐介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
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食有巨牀相傳從者軍
相執罷不放遽言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相微而斬之所貴
尚要義義附一行集注之下及六代略元和初國圖圖計簿百
司樂要皆奏上之行于世

武元衡字伯蒼中宗時起居舍人平一之孫也舉進士三遷至衡
史中丞書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器也頃崇玄王叔文
使人請以馬憲拒不納左遷太子右庶子會孫皇太子元衡贊
相太子攝之元和二年拜同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
繼任信任果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而稱疾不至帝以問軍
相鄭絪一請聽之元衡曰錡求朝求止得土何以今四海
帝以焉然下詔徵之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
不知吏治帝難其代遂出元衡代之元衡至極詰約束儉已寬
民化三年上下完實學吏懷歸惟性敬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
極一時之選八年召還東改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
衡獨待正無所遷附帝稱其長首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
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殺吳元海使人白事中書懷懷不恭元
衡叱去承宗怒教上重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王華俊漏未盡
賊乘隙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
執頭骨持去通司侍錄丞殺軍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
帝震怒覓朝生廷英見軍相哭慟為再下食諡曰忠愍詔金吾
府舉大索或傳言曰無控賊一窮心孔人殺善於通曰毋為我
我死殺汝汝死更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家上言自古未有軍

相橫尸路隅而蓋不獲者此朝廷之存也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敢庇匿者族誅之積殘東西市以募者于是五種策將軍王士則等備侍乘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滿首留賊門案紫蓋於自言始謀殺元衡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如無誰何其儒衣異服然趙吉者皆駭訊乃遣之公卿入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通翼每過里門搜索謹謹因詔實滿上二刻乃傳燕云從父弟儒衛字廷石姿狀秀儒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元衡歿帝待之益重累遷左都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為制誥皇甫璠以宰相額度支利下以竭天子儒衛既其狀璠自訴於帝曰乃欲報怨相璠不敢對儒衛論議動止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今孤楚忌之會以伏燕與為拾遺楚自革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衛且沮止之儒衛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高懸之自是薄楚之為人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衛劾之會食瓜瓞集其上儒衛採以扇曰通從何來連集於此一生皆失色然以在忠大明終下至大任以兵知侍郎卒五十六

在星家數詩曰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累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高閣下樂星
有青蓋之
威乎

憲宗嘉慶撫直因詔學士凡奏議待奏署乃得上奏以翰林舉劾皆為政事心如是後奏萬一有阿附之人為之長則下位且言無從而進矣因下詔章三上乃從之惠昭太子亮是時逐王嫡而譴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學士為譴王作讓表奏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逐王嫡也譴王何讓焉上乃止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總助營開葉保祠祭以為無名之眾不當受有詔相之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皇甫璠言利幸於帝陰結左右求宰相舉數言其佞相不可用既入對及問元天寶事因推言其極曰公宗用批崇宋接虞懷懷藥頗事元松糖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政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豫山反為亂之始也獨謂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同已分矣璠辭之帝卒自相璠會學臣上帝疏璠欲增李德裕曰古聖則孝在其中矣帝問下樂時璠給遺策不時又為陳敗之物畢士恐惡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至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惶惶舉兵以聞璠密言于上曰遠賜皆如舊制而人情思如此由學士以貴直歸怨于上也于是罷為湖南觀察使璠去立以吏知侍郎召之帝曰我為太子輔力也璠曰先帝之意以廣

聖明良何力之有未幾乞武寧節度使景以其副王智興侍士
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其孫還其地景一夫守反還
秘書監分司東都歷荆南節度使呂猛更封而景卒年六十一

唐紀

二部七

裴容孫慈撰

韋臬高崇文列傳

劉真亮附

韋臬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太曆初始仕為建陵掾即張猛節度鳳
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留後德宗將奉天李楚
琳殺猛劫衆叛歸朱泚泚死孫鳳翔遣將牛雲光戍隴州至是
雲光欲叛臬以應泚事池帥衆奔泚遇泚遣中使孫玉齋偽招
加臬玉謂之曰韋臬吾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臬不從命
召以兵誅之如取狐狢耳雲光從之臬乃先納魏王受其詔書
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方之輸甲
兵而入臬伏甲誅之衆壇盟將士曰李楚琳既虐本使既不事
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泚使遣家湊劉海庸孫臬鳳翔節度
使臬亦斬之及從騎三人殺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臬隴州刺
史置兼義軍孫節度使臬遣兄平及余楚至奉天士氣益壯天
乾使吐蕃與連和隴城逆安帝自梁涇還召為左金吾大將軍
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吐蕃盛衰必以蠻馬
餉道臬計得雲南則斷吐蕃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一通西南
夷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葉鬼主歸備並雲南等絕吐

蕃強及吐蕃寇西川發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
發兵應之舉乃為害道雲南王叙其屬化之賊特致吐蕃吐蕃
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其趨蜀之路雲南起歸唐之志且
堅而吐蕃兵勢始弱矣舉遣兵拒擊破之於清漢關自五年東
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舉遣軍有通將兵與蠻兵破吐蕃於臺登
谷殺其號將乞載進墜死崖谷下可計七冊以次降庭而蠻衝
便與吐蕃盟舉遣別將獲羌品之詰其叛斬於越邑川立父免
主樣棄等蠻却實服乃遣安夷軍于資州結制諸蠻城龍谿於
西山係納降見九年天子城益州兼起且來捷詔舉出師卒雖
之乃命董勛張芬分出西山窮開遠圖州攻下年漢等三城
進收白崖乃城益州詔舉休士以功為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
西山羌女王湯立志阿陵王董敗庭南水王羅莫庭白狗王羅
陀忍及通祖弱水清遠吐霸等八國酋長皆因舉請入朝乃遣
其酋度地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生吐蕃使者數百先
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命佐時衣袈裟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
使者豈得衣小國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入宣詔異
牟尋喜悲懼失色獻敵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吐蕃使皆去
其所立之號徙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於盤谷山

開元應新

神祠先是吐蕃徵兵於雲南異牟尋因遣五千人前行討數
萬人踵其後襲擊必蒙大破之取十六城唐王五王降其衆十
餘萬遣使獻捷時貞元十年也詔遣舉同平章事十三年復薦
州吐蕃怨完靈進無謀捷逆舉輒破却之自是吐蕃酋帥監統
畏貢職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與諸大將舉落皆降見明
管些蠻又內附臂善惡逐北掠窮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舉
深入以捷之舉遣將分出九道大破吐蕃明年擒其相論莽熱
進司徒燕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此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樓
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舉遣別開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松
於君請盡領劍南三川當以死相報不然亦當有以相酬叔文
怒欲斬開開遁去舉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舉叔
文任之甚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遣使使是歲舉泰平年六
十一諡曰忠武舉治蜀二十一年重加職致置有獻以結主恩
舉除賜以撫士卒士卒感服及喪皆供其費政待久安其後而
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皆以蕃蕃僕我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
徙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政也府庫既實待寬其民
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蓋慕以為之神
家一祀之則開國舉政慈圖不軌以水三川朝廷追述其德通

陰陽時見 有妖泉所進兵皆捷走秦字有陰陽為上吉史者取名也由
是談息暢字達夫皇祖所重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駕以
不嚴武轉更為蜀道方以美泉焉

高崇文字崇文生州人也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
樸重寡言少藉平虛重貞元中從歸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
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
爭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判關反軍相杜黃裳為其才銘銘在石
神策鎮遊奉天諸化兵討關始崇文遣兵五千當若龜至是

舊書謂崇文在蜀軍賦敵以事月進卒致蜀土虛竭時論非
之新書謂崇文私其民列州五除租凡三歲一役蜀人德
之二說不同今從通鑑云漢文張曰張延實蜀首才藝
特選常舉為婿其性度高而不拘小節張久而侮之婢僕
漸見輕急常乃辭之東遊後常自金吾將軍而西川代張改
易姓呂韓則去府城三十里有人報曰代相公者常舉非
韓朝也夫人曰必韋即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復復
常生應已妻奔潘娶矣翌早入州方知不誤張漸悔從西
門而出凡婢僕皆無禮者悉遭杖殺獨苗夫人無愧常
侍奉過而素之時海內貴門自此不敢忽貧賤東林矣

高崇文字崇文生州人也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性
樸重寡言少藉平虛重貞元中從歸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
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州崇文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
爭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判關反軍相杜黃裳為其才銘銘在石
神策鎮遊奉天諸化兵討關始崇文遣兵五千當若龜至是

細觀崇文
知崇文之
人

相滿受命辰已出師器械糧一無所闕過興元士有折廷旅
七者即斬以徇乃西自南中出師到門兵服律帝之國賊將和
訖退守梓州初關陷東川執節度使李康至是歸康以來自書
崇文教康天子罪斬之關城虎頭關連八樹屯兵萬餘人以拒
崇文崇文擊敗之關置柵于萬勝堆一置虎頭左崇文使虢將
高實寓攻奪之下賊虎頭城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挫河東將阿
跌光顏與崇文約後期懼罪潛深入自贖乃至虎頭而斬賊種
道賊大震於是綿江虎頭諸將皆以城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
都克之關奔以蕃崇文使高實寓建擒之送入武都也于通衢
市肆不驚殺毫無犯繼開進東師斬其大將和訖除無折閣命
軍府第一邊常南康改事從容指為一境皆平崇文遂移營
服諸罪崇文皆禮而為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承
薦爾有二妻皆珠色監軍請款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公豈
當以無百姓為先連敗陽人以來謂皇天子意相崇文義不為
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進南平副王刻石紀功子虎頭山崇
文不通番歌崇文續路列以為繫諸監軍曰西川乃軍相規期之
今崇文之敗自安奉上表稱蜀中安逆無折陳力領効死邊和
乃拜同平章事四年康復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持功而

於其家得寵
監其父竟有
監其何也

伯樂而第載百工之巧者皆自隨人不悅朝廷儀儀觀獨有
昭德使通之元居即三年成備整修卒年六十四諡曰威武
劉真亮本俱氏名文珍昌所養宦父改改馬頭宗立叔父與相宗
元舉奪神兵收宦者權貴亮與之奉同樂中人劉光琦薛文珍
尚術服王呂如全等同勳帝立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自亮召舉
士衛火功勳相率王後至金臺殿策定制詔太子已立喜迎
叔父真亮高崇文討劉嗣為監軍崇文之斬李康實自亮意也連
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憲宗之立貞亮為有
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李光進李光顏李烈列傳 又敬奉制賦附

符其戰光進
從劉子使使
京師乃斬之
以從高祖
洛陽有別林

李光進其先河曲蒲州絳州人光進與李光顏火依其父兄之
夫金利葛蘇葛蘇殺僕同場籍事河東李重光進兄弟國家
太奈光進從馬燧救德戰逆水有功歷前後軍牙門將晏御
史大夫元和四年王承宗范希朝引師救希定表光進為節將
時光顏亦至入天啟軍中呼大小大夫俄拜振武節度使時姓
以寵之劉詔光顏解洛州刺史又承元承冠當時光進從靈武卒
年六十五光進有主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與其弟友善光顏
元舉其母妻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以舉光顏使其妻奉養諸將

志武昭隱

從周李光顏
李光顏
李光顏

時物歸於其知光進又之曰新婦建先姑且常命主家事不可
苟也固相將以泣光顏字元進討李懷元楊惠琳戰有功從高
宗又平劍南救寧族臨陳出入若神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治之
州刺史元和九年討蔡遷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
顏乃壁激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磨其營以陳策不得出
光顏毀其柵將救騎突入賊中反往數回皆識之矢集其身如
蝟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日叱去於是人爭效元賊乃潰光當
此時諸將環聚十餘化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賊賊伏又與
烏重印破賊小激河和節統歸弘約諸軍攻賊一先薄重印壘
重印中矛刺甚密故於光顏光顏以小激河賊之堡也棄其出
與重印戰使田頔朱嗣忠整而取之故重印不救而自解弘以
光顏還令取頔等將戰之舉重惜其才中人果忠信至如其情
節賜緡絳紫馳入見以聞有詔釋之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
一月要圍賊遂拔凌雲柵十二月賊於面城節將頔
懷金以成降弘志光顏忠力思旨以夜曉之乃歸名殊款款
六將縹緲珠璣止光顏貴百鉅萬還使以遺光顏使者致書
光顏乃大令將校置酒引使者進校秀是約雅一互驚視光顏
徐曰相公慈光顏一從時以美妓荷德深然戰士皆奔其子

猶曰必何患獨以聲色自娛悅乎曰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序
贈使者并投之曰馬元顯為謝相公元顯以身許國誓不與
逆賊同戰日月元無二矣士氣益勵裴度藥結連城於范
口率輕騎觀之賊以騎兵自位潘至大呼薄賊注弩後小勢將
及度元顯曰賊却之度僅得入城先是元顯策賊必出密遣田
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漸墜斃死者千餘人由是賊急覓
士當元顯而李愬得乘虛入蒙其堂置寶器酒曲軍入城降愬
元顯知之躍而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
司空入朝召封虢德殷賄與蕃渥及討李師道從義或罰度使
許以忠武兵自隨下三日再敗賊濮陽拔去門上書許都兵合
不可用遂從張忠武十四年從張師道仍以忠武兵自隨會以
蕃寇梁守讓為神策行營節度監并登入鎮兵救之師事其以
神策受賞至皆怪曰人給五十格而不識戰關者彼何人相常
額衣蒼下得前勇曰必者此何人相謝一不止元顯親為副陳
大義然後軍士咸悅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機策三召加平章
事帝將討王度奏從使張忠武又兼深冀行營節度使宰相百
官班戢帝御通化門結送元顯張軍深入而從遂不至元顯知
朝廷制置能者賊未可朝夕平遂以在德縣求歸鎮而討賊者

元顯自
馬元顯
將為之

米無功卒敕度奉李本亂汴州詔總軍出討連破賊具賊平進
兼侍中敕案初錄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諡
曰忠元顯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勳謀恒為諸軍先
效教立勳

進言不
同人語

李愬字元直西平王晟子也以蔭仕進累擢討火爾義毫與兄憲
盧憲側德宗數遣歸軍一且從往服除累進營事憲討吳元
濟唐節度使高靈寓既敗棄函代將從無功愬抗表賴自劾
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除唐節度使愬以其重初傷吳
士卒慄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侍衛爾曹至於
戰攻進取非吾事也案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者為疾者
存恤之下事我嚴我以軍政不肅焉言愬曰吾非不知也案尚
吾專以恩惠懷賊一方之聞吾至必增修吾政示之以不肅彼
心以吾為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當敵高靈二帥
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沉驚務獲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
便或父母與族未娶者皆給粟帛遣還之曰而亦王人也無亦
親戚以故衆親焉愬元山川險要與賊情偽一一知之居半
歲知士可用乃請海師詔益河中和坊二千騎於是攻馬鞍山
下之連拔數柵擒元海龍將丁士良士良常為東邊急長請到

李愬全臣
同聲

其心慰之。士良無懼色。慰命釋其將士。良預置死以報德。慰
嘗為提王將士。良言於慰曰。吳青琳據文城。為賊左臂。官軍
下救。近者陳光洽為之謀也。光洽勇而輕。請為公擒之。則青琳
降矣。乃舍以歡青琳。果以柵降。慰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育才
勇。慰更其名曰思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遂
以其策攻吳青。指將曰。往。止日。法當避。慰曰。吾兵士不足。戰宜
出其不意。彼以往。止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賊
以稍射。尾擊。慰下馬據胡床。令曰。退。者斬。反節。死。賊射殺其將
戎。勸遂敗吳青。慰下聽去之。初。青琳降。慰親釋其縛。署以為將。
青琳曰。必破賊。非事祐無與。成功者祐。使將也。守與橋。琳其戰
害。官軍慰。保祐獲。獲于野。遣吏用誠。以壯。勢。三百。伏。其。前。見
賊。卒。皆。將。情。聚。者。祐。果。出。用。誠。舍。而。還。指。將。事。請。殺。之。慰。不
聽。侍。以。為。家。札。時。一。召。祐。及。李。思。義。屏。人。語。至。夜。分。他人。獲。取
預。聞。軍。中。多。說。此。二。人。不。可。迎。慰。侍。之。益。眾。諸。軍。日。謀。慰。祿。得
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慰。恐。詢。先。達。于。上。已。不。及。故。乃。持。祐。泣
曰。天下。欲。平。賊。乎。何。各。二。人。相。和。之。深。而。不。能。勝。矣。口。也。乃。賊
佑。退。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無。與。共。陳。蔡。昔。以。還。慰。乃。全
風。力。出。入。帳。中。看。六。院。兵。馬。使。戎。與。同。宿。衛。路。遠。暗。有。竊。聽。者。

詔慰
宋不能

但聞佑感泣。誓軍全救。合謀首疾。慰利其合。使宰侍之。故謀
反以情告慰。並悉賊虛實。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疾。恨。慰
獨。隱。曰。此。吾。計。也。乃。果。敗。死。士。三。十。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
之。使。宰。侍。為。行。傳。將。李。先。顏。戰。數。勝。元。海。悉。悅。率。屯。泗。水。以。抗。光
顏。慰。知。其。謀。可。乘。乃。遣。從。弟。勸。漸。見。其。度。告。師。期。於。將。元。知。十
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命。祐。思。義。師。定。將。三。千。為。前。鋒。自。與。藍
軍。將。三。千。人。為。中。軍。田。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進。出。不。知。所。之。
慰。曰。但。東。行。行。七。十。里。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婦。孺。其。柵
命。士。卒。少。休。食。訖。驍。整。勸。勸。留。兵。鎮。之。以。斷。朗。山。賊。兵。之。必。兵
以。新。泗。水。及。諸。道。橋。梁。從。夜。引。兵。出。詣。將。請。所。之。慰。曰。入。蔡。州
取。吳。元。洛。諸。將。皆。天。邑。監。軍。吳。曰。果。落。佑。各。計。將。大。風。雲。旌。旗
裂。人。與。陳。元。皆。相。望。人。人。自。以。為。心。也。然。思。義。敢。違。夜。半。雪
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鴈。池。慰。令。擊。之。以。混。軍。聲。自
吳。北。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
回。鼓。思。至。無。一。人。知。音。祐。思。義。獲。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牛
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約。黃。鶴。鳴。雲。止。慰。入。駐
元。海。外。走。或。告。元。海。曰。官。軍。至。矣。元。海。不。信。起。聽。於。建。閣。慰。軍
號。今。日。當。得。傳。語。應。言。近。萬。人。始。驚。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

此後亦為賊
不顧事大可致
用

師左右登千城拒戰特重重獲精兵萬餘人據回曲恩曰元
海所望重寶之故耳乃許重寶家奉撫之遺某子傳道待吾翁
重寶重寶以重寶白衣降恩父子咸曉其而門民爭負薪助之
門僕執元濟德送京師申光二州及諸縣兵二萬餘人相繼降
自元濟就擒恩不戮一人其為賊執事帳內廚廩所沒悉用其
舊使不疑乃北兵鞠場以侯契度諸將皆曰昭公敗于胡山而
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昌大風甚雲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
然卒以成功皆貴人所下諭也敢問其故恩曰胡山不利制賊
輕我下為憐吳取吳房則其費奔蔡保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
兵風雲陰陽則烽火不接不知吾孤軍深入則人皆死戰
自信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於小務恤小敗先
自抗矣何戰立功乎貴皆服虔至恩具素難出迎拜於路左度
將進之恩曰蔡人頑味不識上下之分數十且矣賴公因而示
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恩還軍文城柵右路進左僕射山
而東通節度使封涼國公高方經敗隴右政使恩帥鳳翔李師
道又召恩代恩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向孫世以馬榮董重
質傳罪殺左恩踏馬中自劾許之乃署為平將恩與賊戰金
御破之凡二十一戰皆捷滿青平進同平章事使昭義節度使

昭義與軍果會曰弘正守魏州乃以恩帥魏侍長慶初無鎮亂
殺弘正恩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者當崇
者曰公口也父兄子果食田公恩者河以報之貴家災又以王
常寶到道牛元翼曰昔吾先人嘗以此立大勳吾又以此平蔡
州今以授公智方爾是委元翼以劉藩獨子某曰賴恩死會恩
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宋初卒年四十九贈
大尉諡曰武烈行已儉約其是弟賴家勲貴飾與為珍室虛唯
恩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最克京師市不改建恩王蔡
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於取士與劉注孫議者
可以掩其賢

吳敬奉靈州人事弱方軍為平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十四年敬
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賊地分賊勢殺
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殺敬奉乃從間道
繞出以勝後却後奔駭因火破之驅其餘衆千級獲河獲馬牛
雜畜還萬載賜實封五十戶敬奉遂隨賴不勝衣遂奔馬快鞍
勒以上而後勳焉之予元在手前無強款賜莊田二百人每
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度與
鳳翔將野將良輔及和珣皆以名雖遠

初玳下詔其鄉里貞元中為臨涇縣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
度使馬璘曰臨涇扼洛口其川既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通曠數
百里皆荒涼汝無水草額城之為休養便地玳出死謂璘曰玳言
信然雖然公所以憂思大事以邊防未固上心日夜念此也若
用玳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璘遂不聽及元和中段佑代節度
玳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陲耳而塞至京師止萬
里自礪山以西陸盡亡塞內為邊郡每寇入莫能禁今若築礪
涇以折其勢使甚佑為請於朝卒城礪涇為行京州以玳為刺
史戎之自是寇不敢過臨涇玳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待糧糧
取之於敵獲寇必剗剗而歸其屍皆大異道其若以而喘見遠
涇京行營節度使封侯定嗣王贊普嘗等此身璘金永合于國
曰得玳此皆以金此償之朝是畏史召將從馬慶州刺史卒

韓愈列傳 愈為李朝張藉皇甫湜盧仝賈島劉叉李賀附

韓愈字退之鄭州南陽人年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赴官荀長會卒
親期期之愈自曰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權進士第重晉師堂武
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去依武寧張建封為府推官調四門博士
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布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及民一生
是年八月
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司

袁叔

東都累遷職方員外郎兼陰合柳澗有罪前刺史劉泰之未報
而劉更罷澗諷百姓逐刺史索軍頓役且後刺史患之按其獄
貶澗房州司馬愈過量以馬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而更罷
問得澗賊愈出是後為博士民才高教與乃作進學解以自諭
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又館修撰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命裴
度按視討蔡諸軍還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
三小州殘要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且因言諸道兵各發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成功環賊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
淺皆領自備衣糧保衛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
兵募士人以待之賊敗不喜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至愁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背棄遂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元
海五連利劄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帝大怒持表示軍
相將抵以元裝度度為言領出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
表佛太過猶可容士謂東漢承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乘刺
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駭懼雖賊里諸貴亦
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使
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受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

亦是

此史係纂
之通鑑

年促耳皇甫時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
刺史初愈至湖周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
以是窮數日愈往視之因自為文令其屬蔡深以土一豚投鰐
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鰐中數日水盡湖而徙六十里
自是湖無鱷魚患召狂國子蔡酒時南樂賊黃火吻火未平
愈上言臣去年賊陷外縣知黃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倚險自
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邑管經略使及不
得人德既不能給懷感又不能臨制侵欺虐縛以致怨恨遂攻
剽州縣侵暴平民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夏
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比聚之時將謂單
弱事厭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
萬餘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數回朝廷
容而管經此間與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下已臣恐嶺南一
道未有平息之時自前計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埋厥苦
心深苦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心望風降伏仍為選
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上不能用
俄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回弘正而立王延濤詔愈宣撫凡行
衆皆危之元稹言錄愈可借機宗亦極詔愈更觀事勢無遽入

愈曰止君之仁以君之義遂往至鎮延濤拔刀強弓以逼之至
館甲士羅于庭延濤言曰所以紛一者乃此中所為愈厲聲曰
天子以尚書有特帥材故賜以節蓋意尚書乃不能與從兒語
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
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
福豈遠相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湣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
乎因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
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怡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延濤
恐衆心動疾走之使出因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
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頻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國之不
置延濤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
濤下追愈歸奏其指帝大悅轉吏部侍郎特宰相李逢吉忌李
紳遂以愈為京兆尹無御吏大夫而除紳中丞以計兩樞之逆
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獲為
吏部侍郎愈之為京兆尹六年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
佛骨何可犯也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
性明銳下說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或就從進士往一知呂經
愈指從昏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友及無後

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則喪為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車
然樹立成一家言

唐語林曰韓愈病將卒召辟僧曰吾不棄今將病死矣汝
孫視吾手足文體無詛人云韓愈癩反也

世室志曰泉州南山下漂水周十餘畝中有數鱷為人患
近山居者咸徙去元和五年一月間南山有雷震自戾
及于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裂瘞潭、水溢滿四野鱷
鱷之血遍若金黃而石壁上有鑿成科斗書一十九言無

能知者自是居人無患後傳其書至洛時韓愈為河南令
見而識之釋其文曰詔示其示之鱷魚天公早殺牛人壬
癸神書惠、果再則後來潮州驅鱷當本此

此元傳本也
附錄於此
唐文之盛

宋子京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
美江江左餘風飾畫繪句端合抵罪故王楊為之伯金宗好禮
術學臣稍歇雕琢索理致案雖然淳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大曆正元間英才輩出嘯道真漁泳聖渙於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皇甫流李翱等和之排述百家法度森嚴抵韓音魏上軌
漢周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刪奏則主書來

之間沈全期王維制冊則常表揚安陸贊權德與王仲舒李德
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為劉禹錫誦怪則李賀杜牧李
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矣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火踏愈一見為忘形
交年五十待進士筆調深陽射縣有援金潮平度城林簿蒙尉
下有積水即間往出水而裝曰賦詩而曹務多廢余自所以假
代之公其半奉朝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孫
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如為詩有理
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
平處不顧二謝云

李翱字習之中進士策選史館修撰嘗以為史官記事不得實
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防於人、下可
周知故取行狀陰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濁于
文而忘其理良諸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
諫策語足以為耳言其言實但記其用司農印追述其勞繁未
訖足以為忠烈下者類效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
後世矣詔可又條與後太平大略再遷考功員外郎翱性峭鯁
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憐其無所發見宰相李德裕乃其

李賀傳

其過失遂言說不較，朝廷懼，即召為先官。遂言吏長為廣州刺史，又入為陳議大夫，和制詔改中書舍人，相者使洛州，朝盛言其才，得罪由是左遷。女有女，監後，歷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朝廷從其遺命，為文章，蘇致深，厚見推當，時改有司亦證曰文。

唐語林曰：朝在澤州，席上有蘇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克藩侍御當是時，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無柘枝。滿坐續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朝語。其事乃故姑蘇臺中，出愛姬之女也。朝驚憐之，遂命送入金吾夫人，以家礼相見。遂才實，稱中進士，錄之。許元與侍御贈朝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使脫靈犀出綵帏。誰走蔡邕琴酒客，槐公懷舊錄文班。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舉進士，父之遠，就書，即愈為國子侍士。歷主客郎中，當時有呂士皆與籍性狎，且嘗責愈事，籍案及為教，籍之說論，張好，人雖排籍，老不能若，孟軻揚雄，籍皆以垂世，愈報書，婉謝之。籍為詩，長于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皇朝漢字，時正雅州，新老人，師愈為文，權進士，華仕至工部郎中，籍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

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若黃漢，忽曰：迎拾漢而遠，取唐昔，皆從此。蘇度謝之，漢即請平酒，飲酣，從策立，就度時，以車馬，得殊甚。李漢大恩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極何過，我薄相度笑曰：不虧之才也，從而酬之。

盧公右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礼之。公自號玉川子，嘗為月，能詩，以訖切元和，延愈，愈稱其工。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至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也。一旦見京兆尹，珍驛不避，誦誥之，乃得釋，果舉中。舉文宗時，坐飛語，貶長江主簿。會昌初，卒，年五十六。

劉又少，故肆為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吏，祈簡，請善，能為歌，詩，然將改時，所負不能，便仰貴人，常穿履，破衣，聞愈，極天下士，步歸之作，水桂，重車二詩，出盧全，孟郊，名後，以事，路不能下，賓家，因持愈，金數斤，士曰：此誤，要中人，待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蘇魯，下知所終。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執就，如素操，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入，驚自。

馬援上書
語脫去矣

是有名為人機瘦通肩長指爪能疾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
至取莽古瑞囊過所得喜後囊中未始先立題及暮歸足成之
非大醉早覺日率如此過亦不甚肯母使探囊中見所喜多
即怒曰是兒要噉我心乃已耳以父名晉卿不肯舉進士愈為
作謗讟然卒亦不就舉解高亦說絕去給墨暹還當時無能故
昔樂府數十篇靈詔諧工皆合之然管 為協律郎卒年二十
七與游者權據楊敬之王恭元每謔將為所取亦賀亦早世
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然則鼓吹曰李藩嘗從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

表兄召之見託以使訪所遺其人謂曰某盡記其所為亦
見其多賤氣者訪待所棄皆視之當為改正某公喜保付
之其人終賀自小便處恨其傲思思報之所待其舊有
者一特投於酒中矣李公聞之嗟恨無及故賀篇什流傳
者少

白居易李渤列傳 李渤附

白居易字樂天下知人自幼敏悟絕人未冠謁顏況况見其文自
失曰吾謂斯文遠絕今優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補校郎元和
元年對策策一等憲宗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河東節帥王

穆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其勝非有重望顯功不可
任按穆謀求百計為美辭以獻今若用穆天下將謂陛下可以
進奏而倚相矣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中尉以突承權為招討
使居方謀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載始以中使為監軍已
非合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帥
策下直行營節度使則承權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制
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裔聞之必笑中國陛下思今後
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制將自陛下始予又恐諸道恥受特
魔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權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
也至于軍國機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自出祖宗陛下事急徇
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既而兵火無功居方言河北
本不當用兵今承權未嘗苦戰已失不將遽進退久未有功
師道安元下可保察其情狀以相計會各以一縣還不進軍
觀此事實速酒罷兵若從進是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其去防
已亡制命必引事制輕重請重承宗章長結來義無下計如此
則是與奪皆由邇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
況天時已熟兵氣相薰亂渴疫帝夜夜霖霖一百奔潰諸軍必
惶上聞回聽以蕃皆有相作中國之事小大盡如今聚天下之

具計承奉一戰自及是初未立功則其刀之強弱費之多
火使皆知之乘虛入起兵連禍生何事不有此臣所為陛下深
憂者也亦會承奉諸罪兵連後教對殿中為所家納藏滿當
還常以資淺且家素貧樞自擇官居易請如晏公輔以學士無
京兆之責承奉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服還廷左贊善大夫
是時盜殺武元衡宰相實棲居易肯上疏請急捕賊副朝廷耻
宰相讓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預升反而居易職新升為
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蘇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久之徙
忠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謫未好改游散積憂人歲以
佩代轉中書舍人因布拜魏博節度使命待罰宣諭布遣五百
緡詔使受之蘇曰布父職國賊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
誼不忌方論問蘇子若惡有所贈則賊未殄而資竭矣詔聽蘇
勸是時河朔從亂合諸道兵出討遠近無功賊取方高絕糧道
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費則不一宜詔魏博澤
潞定滄節度各守境以首度文資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奉
先期討之連進與牛元勳合勢令裴度將及秦全軍無招討舊
職四面敵境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終將天子老親軍相
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退不見聽乃引水

居易子孫無
而德裕之何
也竟引致中
以代居易而後
居易與之
中書有與之
報復者

其始

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流田千頃後漢李泌六并民
賴其汲水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後復蘇州刺史病免大
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中初二李黨事
興楊虞卿與居易同家而善李黨聞居易忠貞黨人升乃移病
還東都踰年即蘇河南尹後以資家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
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為湖州候會昌初武宗聞居易名欲相
之李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陽其從來敬中蘇
學不咸居易且有若識于是以敬中為翰林學士而居易以刑
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無子以姪孫嗣居易後追憲宗
時事無不言多見聽可然為常路所忌遂謂作所獲不能施乃
故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切易使塞蓋不合居易執病去遂無立
功名意與蘇行簡從祖平敬中交與東都所居復通史疏治種
樹謀石棗香山鑿入蕭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墓銘既序居
易尤甚至經月不食藥徐香山居士字與胡采言文辭慷慨自
盧黃張源狄無讓盧貞燕集皆高年下第者入幕之禮為九老
圖居易於文章精功尤工詩二十年間葉貴貌寸却保瞻望之
上無不喜王公妻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語為操勸御書
于市井或因之以受酒茗新苑一會及人雖林實人求市願切

自云其國相每以一金換一萬馬為者相能辨之初與元稹
酬詠號元曰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
書母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教不呈几歲暗識聲律其為才子童
盛天稹然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于世敬中
為相諡諡有司曰文

宋子京曰岳希與元稹臣元和長慶時俱有名岳希始以直道
奮任天子前卒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脫益不棄富宗周時
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微險得宰
相名望滋然嗚呼岳希其賢哉

語林曰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戶部員外郎陳吟先生傳於

石立墓側洛陽士人及四方游入過驕慕昔心慕以也酒

塚前方丈之上恒成渥

明陳貞復
此意

李勣字定臣世祖次子蜀王港之八世孫也幼孤年十歲所即好
學大憲機新自是夜無然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
就禮部試史唱名乃入勣耻之明日復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
民有相爭不決不之官而詣勣以辨凡論數百篇嘗思元和
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新為
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虛勣度使王彥威表為州官府遷還洛

陽卒

李渤字滌之後魏由國公發之裔父約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
養於世渤耻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僧元澄隱廬山嘗以司禦
冠拒乘其妻怒是無端也樂至子拾金妻讓之是無大也乃接
古德高臨者以慈接與老萊子然妻先生於陵子王仲儒梁
鴻六人關係其行司以自傲父之更從少室元和初戶部侍
郎東吳等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渤上書謝不拜洛陽令韓愈遣
書勸之仕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書列上元和九年
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威二曰守三曰戰威不成不夫為守
守不成不夫為戰又上禦戎新策乃以書作即召渤連起歲餘
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丹王府諮議參軍公司東都渤雖處
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授為庫部員外郎會皇甫璠
輔政得刺下任因庭而勃表詔不制士其喪在道上古渭南長
源卿戶四百今舉四十閣卿戶三千而今千它州縣大抵類此
推其救治於機進人之賦假令十室五進則均責未過者若抵
石於井非極泉不止誠由聚歛之臣割下額上額下留一賜禁
止計不三年人必歸十農夫農國之本一主而太平可議矣又
言道取非仁治驛馬言元憲宗得奏欲發驛馬出驛驛馬數百

俗幾驛渤能以峭直胸安意乃謝局歸揚宋立召非考功員
外郎載終當校考渤自宜相而下升然之上奏曰宰相兼使
文昌後推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人不後後替與使百司之本
政之興廢臣實罰使等未聞獎一最公使天下更有所勸懲一
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初正混然無量陛下比幸驍山宰相
學士皆股肱腹心宜皆知之下先事以陳昭局於過使等與學
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云散騎常侍張世素左
散騎常侍李益陳章驍山副使等謀敗游洛事君之礼請考上
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子榮不實榮以賄反請降中一久埋
嘲許李同任堂者應考中下然項陷別開奔家以歸宜請反過
考中一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通而進所生
請考中下泰入不報會魏博節度使因弘正表渤為副元穎動
奏渤實且舊名義位孫干進下已外又方鎮未封為不宜在朝
出為處州刺史遷江州俱為民請調以數百萬計入為職方郎
中進陳張大夫時張宗華到上疏力諫俄无理應使還言事大
者以聞父白宰相下以指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應言訴者加
所坐一等以絕再越詔可將改程近律紀律蕩然渤動正不回
重奏無聞日天子雖切昏亦惑寤提給事中賜金紫服郭全崔

癸其擢中使為中使所服幾以高紫發不釋渤上疏爭之高謂
渤有案出為桂管觀察使踰年以病歸洛太和中召張太子賓
客卒年五十九

唐紀

土部八

華容孫恩撰

許孟容落人裴諱盧坦羅存誠孔戡崔蘭溫造列傳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辟武寧張建封府掌納以
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從三襲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勸數
引還頗拘即悔謝焉罷兵長與潁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
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詔之帝問
狀以奇令封帝嘉其守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時風雷害稼
當遣官人覆視不實奪月以下降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
罰然陛下遣官者處視察相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奉發乃可不
聽浙東判官蔣總舉致以奉獻帝擢總舉州判吏孟容還其制
會補國王武茂等亦執事而止自表高平盧杞後凡十八年門
下無議可台者至孟容數論駭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
見其風元和初再遷至京兆日神策軍自興元後日務急齊其
不能制軍吏更置符為入錢八百萬三歲下償孟容遣吏補詰
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以軍盡驚中尉許於期憲宗詔以
是付孟容之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誅然臣與陛下月
宗無非制制家強何以肅清望下錢未盡輸豈不可得高嘉其

守正許之京師豪石大震累遷史館侍郎益殺武元衡孟容白
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吾臣寢環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用
尚謂國有人乎賴白天子起裴中丞補改使主兵柄索賊黨罪
人得免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
營兼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諡曰憲

蔣又李德裕常州長興人徙家河南祖懷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
將明天寶末縣河中使府祿山反以計佐其師全并洛等州西
京陷被拘陽狂以免至德初權集賢殿學士又七年時見使信
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任史官又得其書恃覽強記有
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散亡白宰相
請引入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璠亦奇之曹崇賢小職又相父
諭五各以知分得喜喜二萬卷再遷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中
起復張茂宗尚公主人據禮部之上雖不從然心嘉其有奇果
特司勳員外皆為又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額判題文沒缺
行錄數字命璠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連召又至璠曰此聖曆中
侍臣圖寶帝前口誦以補不夫一字帝數日雖虞世南熟寫司
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是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乃訪又入
條據甚詳宰相高郢詢璠數顯明日詔與判集賢院事父子

平昔知書
亦有言

為學士儒者崇之明宗既薨張勉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
百代不遑宰相問入曰凡非我失之自我後之為中興漢光
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同人從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興與
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遑主由是遷廟遷定遠其部郎中書
謀反伏誅宰相議誅大功以上親入曰竊入功親皆汝安諸王
之後也誰安有後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
乎又改誅其兄弟又曰其兄弟故親此國貞之子也國貞以王
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未幾改秘書監遷妻史歸修
撰與揭傒斯書處厚修德宗實錄以勞遷右諫議大夫累封義
興縣公卒諡忠宣贈禮部尚書諡曰忠文臣明廷久居又戰
于十年無算大政事議論軍相未罷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
舊章以展時事其對尤切諫諫初以是致過後亦忤道進介
不至顯官嘗被廷杖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樂
若而不歡家藏書至萬五千卷所踰諸百餘篇初名武憲宗時
進見諱曰隱下今日倭武修文原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文希
範時討王永承兵方罷又恐天子親于武亦同以諫它日希復
更侍御又書武名曰慶厚臣乃知高立敬其云子五人保官名
僕射中同平章事借理修史職歷主家知仙仙皆判史

裴源河東聞事人為學士錄事以蔡任元和初為左補闕于是向
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翰林使檢事指出納有曹進士者尤恃
恩倖嘗使者過至加捧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代蔡後以中
人領使諫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任憲使官之深絕出位之
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帝雖不用而嘉其
忠懼起居舍人帝善方士而抑泌為帝治丹劑求長生帝御劑
中譏病渴諫諫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
樂天下之福自黃帝至于文武聖國寧考皆同此道也自去戰
以來所召名方士皆今真有神仙彼必深潛若堅性畏人知
凡使同權責之內以大古自衛奇技藝者皆不執狗利之人
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服之物况金
石醢煎有毒又益以火氣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臣
先嘗之已今數藥者先祖一年則負傷可釋矣帝怒既江陵令
韓宗立沈等誅召津再遠刑部郎中果官兵部侍郎卒諡曰獻
諫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黨附不為權近所待嘗覽古今錄要
續昭明文選自號太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皆不敢
世服其強

盧紱字係衡洛陽人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戶部坦語曰某家

新舊史下載
卷之四十五

二凡舊史
卷之四十五

子思惠人游破產益家之坦曰凡吾官無難大臣無事當其能
積財者心刻下以教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苦惡
其不道以歸千人其家驚其言自是過如車乘後即卸滑袁馬
判官監軍蘇盈珍數千故坦每據理拒之復卒詔姚南傑代之
盈珍以而仲李善生昔之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
若優之心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後發歸東都為壽安令盈珍
乘與南仲不相中暮有為無以者李騎為盜賊轉運使時坦為
轉運判官騎驍縱盜取縣官財所判官為無罪受戮者相繼坦
屢諫不從與幕僚李約等去之後某官為判即中無待御足

數月途中至彈山南相最浙西閩濟吏還詔進奉土納之掌騎
又誅有司騎毀驍驍考家廟坦言昔漢誅霍為不罪霍光先朝
誅者遺棄不及今縣况以騎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殺
裝均素附宦官待貴頭為僕射自於入嘗入朝踰位而立坦權
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而仲何人
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均怒尋改坦為右庶子白居昂上疏
卑之下稱數月孫宣獻池觀祭使江漕早穀踊貴或請抑其價
坦曰所和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加任之既而米
斗二百高漲輻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蘇寧

至亦有書
卷之四十五

書其為然與嚴某下度史進史發宋是帝史道中人刺恭昨
性坦曰事付臣司而人違宦官豈有司不從信乎臣請先執
虎帝乃平河艘而受據城案相李言甫張從天德坦以為城當
驍乃得利北狄之要其水里軍邊朝所利若避河流不遇退從
數里奈何拘丁時者者謂萬世策知天德改城地壞曉蘇北倚
山去河遠冠騎唐突無從知是兵故而變地二百里也城使周
懷義亦以馬言言南不晚出坦為東川節度使數月懷義處以
懷義好代逐從天德軍士怨怒殺重利獲其家初坦與宰相
李逢時為相逢時為已助及坦出半載而逢時元和十二年卒

年六十九
蘇寧戴亨春明河東寶鼎人進士第權果監察御史元和初討
劉闢劉傳事義昭以中人為陷驍驍使存誠以馬害體甚泰罷之
果遂給事中神策軍與成陽尉索傳不平誣奏之傳被罰存誠
執教不下憲宗悅遣使帝之孫御史中書傳奏者自貞元中
開通改遣侍宦監馬如會坐于明事還捕下獄存誠窮初之得
職教士為當州大辟權近亦為之言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
詔使詣堂諭曰朕頃此因面詰非教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而
釋此傳請先殺索然後取之不然而臣不奉詔索索抵死而

監軍高重昌兵初信州刺史李位謀反遣付使內諸狀存誠一
日三表請付位謝史臺及按果無實未幾便為給事中會御史
中丞周鼎謂宰相曰待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蔡卒懷憎
贈利初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數然不可奉
孔錢索名數孔子三十八世孫御史大夫梁父從子也軍進士果
據諫議大夫吐突承澄之出為淮南監軍也太子舍人李漢投
應為承澄上官其有功不可弄職勅奏漢竟不漢州司倉官
窺伺司改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七和坐職微震不下傳度
崔希簡殺從父兄鞠收其京兆月左右之謝其情幾慷慨論正
駁和殺希簡季月三月休弄還南書王孟信州刺史李位好
實老道數伺將帥時索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急選補位禁禁中幾奏到又有罪不容赦後內詔廷御史與
三司雜治死反故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論罷州州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岳
免屬州連員十八萬緡未八萬緡黃金稅八百兩先是屬刺史
係率三萬入下時給皆取和中自衣食幾乃倍其係約不得為
貪暴稍以法絕之士之斤斤不能九緡與有罪之後百餘緡十
月用之真無苦者王馬球連之恭非步有下從稅如王有國

青景所獨屏下及僕張戰一切禁絕之初雲賊貢少卿自貞
元以來教文從家桂二管利虐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戰圓
古不何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虐毒死者不勝
計安南陳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家管陽是無功是
元二管亦解與惟幾所討果然稱宗立召還為左丞以老自己
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曰貞
崔鄭李廣略月州武城人父僅三世一覺當時言治家者以與法
胎中進士策策遠吏鉤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視極優然
必當案遠無留中三遠諫議大夫楊宗立荒於游畧內醜落日
要不期即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
繫於陛下自山以來百城地千百非日得之今日失之而望我
憂雖桑廟十舍百姓憔悴無有賴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
為勸家慈謝連給第中教宗嗣位廷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
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則輕義臣無功不足刻
厚恩帝怒曰朕火則當錄益高武適在蜀因言陛下樂善而無
所容詢天下之人不知可謂儒意帝重其謝成賜歸賜和與高
重額六經要言為十萬上之以使觀者達礼初侍郎出為統州
觀察使先是止供財足則奪吏奉初輸載至八十萬即以馬吏

下龍驤私安戰恤民即以有當齊代之又民輸粟於倉者復蠲
而之河甚為膏腴乃有流為大教受東實而注諸贈民忘其
暨改郭兵觀察使郭岳地曠山帶江處百越已蜀則漢之會土
多強盜刺行并和訓卒治兵造象衛追討賊中悉誅之又觀察
浙西遷按校禮部尚書卒於官諡曰德顯不藏貨可執周給親
舊為治其家喪各哀恤然不訓子弟自化室處卑瀟無貴無至
森凜則家益而履以就外位治統以寬經月下管一人及滋郭
最峻刑法死間其政曰陝土瘠民貧去撫之不暇猶恐其捷郭
地險民難老俗悍役為甚非用威莫能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開晉服馬兄弟六人相以論策是終知名終史相高書郭之宗
宰相郭等俱進士官三品五子瓊瓊瓊瓊俱進士達官一門
孝友為特所稱

溫達字簡與高祖記室參軍大雅之弟也恭肅曉性嗜書然盛
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延封以書幣招致之然不
敢廢以職事持李后烈反攻臨城邑天下兵燹陰相抵逐王師
自立德宗患之以荆海方鄭忠介胡安詔建封權縱橫士往說
海建封強署遣歸復奉使出州造與海路未訖海衛代沈湮
領率先詣候初以蕭造還建封以聞詔馳召入奏天子愛其才

山南道治
安寧府

開造家世及莊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大馬之
當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為諫官以語泄乃止後云隱東朝為
重印奏置幕府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常寺卿宣諭使至范
陽劉總奏難節迎造為開示禍福總惟由是藉所知九州入朝
還遷殿中侍御史田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雅州行營
頃之為開州刺史召授侍御又遷州節度使李祐狂大舍造
為百五十五匹造于正街奏彈祐造教進奏請論如法祐謂人曰
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勝落小溫開又吳興元
新募軍亂殺李絳奏謂造可平其亂乃授造山南西道節度使
許以便宜從事帝慮其費造曰臣計諸道征蠻之費方還頓
得安詔受約束用此足矣帝許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將衛志
忠征蠻歸造與之密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
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舉將士徐曰吾欲開新軍去留
之意宜悉棄前舊軍無得進既旁問命坐行酒忘忌悉以平兵
圍之既合唱殺斬軍八百餘人皆以其手殺降者服之取百級
祭以羊首監軍楊致元擁造執所更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
致元始激兵亂者也人以造不戮為恨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
入為兵部侍郎代蕭度河陽奉復懷州召泰樂坊。能以既海

源河內溫武陟四縣曰五千項召為御史大夫方倚以相會疾
不能朝改祀尚書卒五十七

相義嗣士美列傳

相義河中人父源高茂和公主官太僕卿義年十二君父喪為
閭率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受學于其天璽及其子通公
德宗立義親信同事未幾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
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此將相常張光茂皆義推故義出密
詔陳福福還頃約自收歸事此此捕義繫獄夜半收垣毀城
而亡斬髮為浮屠削歸奉天高見為流涕乘輿還京師擢索王

唐書與
元載與
長安府
兵也

府長史吳通令得義表上書理其事凡三上帝意雖全通得滅
取義表還將作止監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存兵討劉闢還未主
城從詔成梓州並士怨錄作亂義聞疾驅入營士卒既而問曰
若等何為成功曰誅反者劉闢耳義曰若知劉闢得天子而
誅之奈何復欲使役人誅若等乎士皆狂謝請誅成所八為將
作監使回請奉冊立可汗可汗稍誅慢賊止邑折之可汗詣貴
人執服皆跪伏成禮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卒五十九歲賊
于解下士樂地雖自無元八朝還詔進奉為御史中丞盧坦所
勅意宗以其賢置其義云

嗣士美字和天邑州金鄉人父中書舍人從處事下回為宰相元

載所忌時與朝恩以子將李琮署而街功德使琮恃勢橫暴

厚京兆尹盧杞於禁中執曰此固朕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

不納遂解疾還東都就何川曰父十年不出德宗召召為集賢

殿學士不幾世高其節士美五十二通五經史紀漢書晉書或

頗未冠為陽翟丞累官建康中經略觀察使漢州賊向子璘以

衆八千阻山割劫士美討平之討高平即公還到安觀察使時

安黃節度使伊慎之入朝其子育主留後母死長安不待發喪

士美使府屬過其境有出迎因告以六問先備監與即日遣之

既而召義節度使召義自奉袍與以來會武臣松府月費米六

十石米十首酒數十斛浴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粟錢布物

自給又遣使慰將日具三百人膳以餉才兵士美曰平衡於手

同職也安待廢費為私恩亦罷之 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殷

督萬人為前鋒獻慈德遠視士美聞新以徇下今日散使者新

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還柏州時諸鎮兵合十餘萬互相觀望

獨士美兵既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

大震懼止幾會詔州師然威震而河平五十六十四論曰景

吳武陵柏耆陳忠實直言列傳

元濟後解
其本山後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權進士第後由吳出陽間其才還家劇平
邀之武陵不來俄而少陽子元海叛武陵遣以事內有云昔僕
之師策道明嘗言唐二百載有興主當其時振振傲者盡藏河
淮之地後矣今天子英武正其時也且人情一也足下天子
翻面亦欲足下下而處則情可知矣元海得書不悟會裴
度來討而歸愈為司馬武陵勸愈為是謀取中官素所不快者
為監軍歸素所恨者于內為合地以項諸侯出帛百焉以給士
大夫則孰不為承相之人然後分三人將環賊而屯明作叛牛
酒為會潛以寶劍授項策踏將而以三期約賊今賊士持人告
到元海及將士約降後無所竊謀吳特度知分已定故不見用
元海未破數月武陵自陝西望東南氣如鼓張予肩背顛倒橫
斜去遠黃白氣出西北盤旋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土師所
在黃白氣象也賊氣與賊日丑木鑿其盤散不閱六十日賊
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河曲守將志緩不可使吳賊
賊將趙惟諤而終右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石臂
斷矣武陵之奇策類如此長慶初實奇且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裴武陵上疏此邊奇且以下賊得其過會裴置和雖時傳使擇
即中為之武陵諫曰今賊逆素懷期為擒犯父母妻子不相活

逆服無道

已下

前在相方度吏來償四十而無賄月積皆先取商人牒後求牒
還相受我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使當欲以何所取財而云和雖
我天下不治病播不歸有司也蓋賊度之一戶却即事今公
其務吏為負賊賊日覺西北邊院官督衛吏員外郎為之始命
若責可信今人如使權其務是爾又月外久於事反不可信也
今吏司月又將以部中之為不可信則吏時裁明公之為亦之
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為可信者况一使之還辱徒走
卒陷百董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遠隔完實獨蒙浮民
徒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便而增吏也苟且不納久之入為太學
博士太初初禮部侍郎崔郾進士來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
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材故款所蓋同出袖中杜
牧何唐宮賊讀之解此勢援而武陵子以鴻鴨生家大驚武陵
請曰收方試可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曰知教收果吳等後出
為郾州刺史以賊敗潘州司戶卒初初宋元誦永州而武陵亦
坐事流永州宋元賢其人及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人為裴度
若過每言宋元無子託度曰而宋學未平柳州與賊大爭宜用
武人以代宋元使侍使游江湖入還工却侍郎孟簡言曰古稱
一世三十孟子李之什十二治土世天聖人臣上世百果世而

卷之五

此等事非易合
定有海龍作伴
請各想可以
吾等之人可以
吾等

宋以文德天子每吐文水璫以仲蒙兵討之魏博節度使田
重安裝其徒謀曰王師不殄河二十五年今魏魏代趙一城故
魏亦二天豈何有越法而言者曰領借騎五千以除召重安

文海堂

魏代越不使者臣等將而專討中臣不輸天下之中而多出
中君而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從今服於臣可也若師
未回趙而先辟於魏走上之謀又不及下能不壯且怒乎魏且
怒必任智士長策伏後將練精具強乃再擊豈前之敗必不
越魏而伐趙較罪輕重心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君之
何患曰王師入魏君牽犢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
曰魏君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背友魏君與趙則河南忠臣謂
魏反君背友又君之君魏不忍愛執事若脫除服陳陳道魏一
成魏將待之敵使天子以為得信此乃使魏北得以承趙而得
以為臣於趙有自來之耗於魏覆不世之制既事並龍無意於
親乎趙人豈不拒君是霸基矣又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
堂陽忠歸幽州牧澈怒別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
恩趙必命我代之趙亦必入徇我伐與不伐魏利忠戾言曰是

數百千種
之徒之十則
之與者其
之入也

必皆將無足濟患曰我樂承宗反手今樂忠微使人規趙果不
 設備而詔至亦不令濟趙北還濟乃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最
 慮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盡由燕以
 趙為難難恐趙必不殘趙不為備趙就不備燕從史則告天
 子曰燕趙當怨也今趙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仇
 趙趙亦不侮燕見代而不侮燕濟曰計安出曰天子伐趙君坐
 燕之中下濟毋水使燕人得以藉口是燕奸忠誠之心卒染私
 趙之端不見德於趙人忠聲使噤于天下且惟君執忠之濟
 曰吾知之乃下令軍中日五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時諸軍皆未
 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斬首數千拔魏魏陽七瀛州進攻
 安平命父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于是濟以功進中
 書令及總去殺父兄制節度于是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憂
 反回弘正入潁州魏大初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棄益
 懷懷諸別是太原晉服從後之志因跪曰天地之數合必離
 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平數窮必合往來沈希烈自立趙
 冀孫魏王則國弄兵孤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于無事元和
 以來利國幸時同李安盧從史吳元濟江兵沈陰自以為深固
 希天下要龍危也矣然顧盼之間身已家覆此非人力所及也

元微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猶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莫須更忘天下我今兵起北走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
 君憂之德注日聞先生言苦心定矣遂上疏納地盡歸省將為
 諸朝同自見視衣承晉服行及定州卒詔總請代臣臣或疑其
 詐高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
 其惠雖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八以節付張皋夜遁去遂明
 軍中乃知及卒詔贈太尉忠總喪至長安亦卒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適冲以藝侍詔代宗時坐事貶賜直言
 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文忠執取賜代飲連而路明日香
 清足而出乃為燕帝憐之或父元洪流宿南直言由是雙後香
 酒香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執提刀負指入諫曰額前又不見
 成之彼又善將監軍改而妻子係累香以教師道怨因之判信
 既入釋其禁錮署義成府因從之從潞監軍劉承偁與偕不平
 除與磁州刺史張汶謀誘信送閣下以代代節度事汶將親其
 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偁欲殺之直言遽入責曰公所為如是欲
 殺李司空知此軍中安而無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
 于地下乎信聞感悔承偁借手第以免信母有過心事改悟脫
 以臣節終稱宗召為陳張大大倍固留得聽信父子從諫不殺

此說可考
其言雖克
使從從從

唐高祖大將劉武德等誘遣古興懷道使共求襲位直吉入
讓曰父死不從何顏面也山東義士爭從讓曰欲更耳直吉仰
天笑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然自張汝政自謂不
聖淋頭卒羞以即今日殺之即從讓起袍直吉項哭曰計窮而
然直吉曰君何憂無土地今晉朝廷正遠耳從讓曰唯大
夫故之直吉乃自撫臂後使從讓居喪切從讓惟制兵二十同
謀直吉既稱之東中遂意大和九年卒時二和向書切直吉流
宿衛特以妻董女乃與讓曰生反不可期古士可出嫁無須也
董下家引絕東髮封以帛使直吉書曰非君子不解直吉流二

十年乃還署名完然及汾沐髮墮無餘

田弘正曰布王承宗列傳

田弘正字家道父廷介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為從兄承嗣居
州刺史承嗣在味海與承嗣不睦合兵圍洛州廷介固守連年
食盡糧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益益相廷介無所回
染及阮代王廷介之正召為節度使廷介至讓悅曰承伯
父贈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和為叛臣自兵興
來親天子能先承讓者誰相而志不復我我無介我見曰阮
血汗人日也遂終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情而卒弘正切

為承宗
之伯

通其法若歸射水副愛之以為必終為承宗名之曰與承宗時為
節度使使承宗安撫承宗正數規謀承宗以承宗心欲殺之弘
正陽席商臥承宗乃免承宗以子懷讓襲節度承宗還舊職懷讓
政于家叔蔣士則措置不平懷讓情怒弘正晨入府士卒大噪
環柱指為留後弘正驚仆久之起謂衆曰今與公等約能聽命
吾皆曰唯命曰吾故守天子法樂於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
子未命敢有請吾斬首以殺人及掠人者以皆曰諾遂刻所
殺士則等十餘人圍魏恃相衛月澆之地藉其入以獻除先時
苛禁聽民通銷謝慶吊宴會僧侶者皆避不居出恒朝蔡大懼
遣家間說弘正弘正不聽憲宗美其誠詔元魏恃節度使遣知制
誥裴度宣慰度與弘正陳君臣上下之美弘正極之終又不倦
從諸度偏行所詔弘正而朝余因表長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
與懷化為代懷宣封世襲則責自出國家今始垂六十年臣若
假天之外承陛下寵榮莫通揚大和洗滌偽風然後還歸五園
避賢自路弘正不恨制詔通答且賜金帛天子封蔡弘正遣子而
以兵進戰有功李師道殺其襲已不敢動承宗元海失授王
師得故謀與王承宗歿弘正使其東南宮承宗懼歸窮于弘正
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懷二州約二子為質既而承宗遣弟命弘

命合符告
大事注可恨

平自楊柳度河與師通大將劉悟戰悟再戰再北賊散乃反
吳新師道有諸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敗
軍中凡三日殺虜賊引提博使至是以為敬悟奸衛振臂助
其沒坐中皆懷悟勇家有白弘正昔弘正曰劉士度子戰魯曾
未起悟當師亡平之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相告未語按
至同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節度使張俱
上遣將孫知悟之明以功加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德殿殿春
芳殊半弘正數上表同請留閣下帝曰非籍弘以疾歸不就
果疑既從之矣今爾使爾我下應還但觀人樂爾之政四鄰畏
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歸弘正遂還弘正恐一旦物改親人
仇以故事建贊政元子佐皆仁諸閣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
廷時人崇之稱崇立王承元以武德軍諸節度使弘正為武德
節度使弘正以新興縣人戰育父兄怨取親兵二千從赴鎮同
留自衛奏請度給其義讓度吏崔俊以與親兵自育兵恐開
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親兵歸是月並亂并家屬將吏三
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贈大尉諡曰忠愍弘正
幼孤弟其兄融甚鍾愛于軍中用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戎之政
當重安時集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融

知合明今下
及至及天
及上事及天

取禍之通也朝廷知其愛愛詔歸州刺史賜金紫不致其相
達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機聚喜為餘表通春秋左氏與賓
屬誦論終日家為青所公史例行于世子布衣弘正幼機悟弘
正成緒清布知事安且先密白父請以乘弟劉弘正弟之及得
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革其穢穢心唐州凡十八戰破凌
雲柵下圍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經出關其范口賦將量重
臂以奇兵掩擊石伏勢數百突出薄之諸主皆驚弘正還蔡
平入為左金吾衛將軍誅官論事帝前同列將度知而布止
曰使天子家臣臣母殺退弘正從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
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弘
田氏而所至必肯元將要戰卒寬賦勸籍人皆安之長慶初從
涇東弘正過寄魏博節度使李愬南下罷軍公卿議以魏強而
魏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稱榮連
召而解懷魏博節度使使來傳以布而歸汝同歸下魏乃出使
樂與妻子賓客次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既行渡魏境哭
而入居堂室卑陋凡將士老者兄弟之孫奉月百萬一不入
私門之餐家貲十餘萬餘頃士卒以手將吏憲故可任乃悉以
精銳要之時中八軍赴戰而度文領胸不離而魏以六州租賦

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營破賊二壘於時朱克融據幽州與王
建誼書至河朔三鎮建誼與建武自和而憲誠書其意除欲東
軍會大軍師憲誠之軍中諺曰它日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尚書
劉六州肌肉以承重難尚書春已肥國提人何罪憲誠得聞因
以推託爭有詔分布至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兵怨不肯東來建
武奮竭憲誠唯中軍不動而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明日會諸
將議事衆議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以從公若使使戰則不
能也而數日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制憲誠終負國恩臣
既無功敢忘死臣伏願陛下速赦元勳母使忠臣義士皆
塗炭于河朔秦表歸哭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父雷引刀刺
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陰曰孝
王承元孫冀前度使承宗弟也年十六勸承宗引兵共討李師
道承宗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以未發喪子知我知信
皆任劉參謀崔岷與諸將計以祖母深州夫人李命承元嗣承
元注且廷不受諸將固請承元曰上使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
決監軍至亦勸之乃謝曰諸君不忘先德以及孤子承元請盡
節以達忠烈之志諸公肯從之手繫路諸乃視事平園之偏舍
左右不得格為留從表諸餘帥諸將及親近輩以故事勸之不

總機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以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
州將士不允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
以給之謂曰諸公意甚重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
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從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
師道亦諸將也諸公勿使承元為師道則李氏因源沒不自勝
且拜之平將李寶等固留承元承元新以拘軍中乃定於是謀
議大天翻衆軍慰賜其軍錢百萬給承元去璵左右良器帶白
隋承元使空諸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吏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
人祖母入見帝命宦官禮齊其事從承元劇坊并是前度使從
鳳翔鳳翔右夷源原地平火巖險以奉入登承元據勝地為障
置守兵千詔疏臨沂城寇不敢犯以帶封岐國公太和初祖母
喪詔曰武使功在又官今李時節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
從前平盧趙奇始監禁未嘗行而河承元請帶司由是免朝
諸將皆奉法承元養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時司徒

皇甫時李逢吉崔植列傳

皇甫時深州銘涅人貞元初第進士為監察御史君貴族處不渡
下除司直父之遺業司直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代蔡
急於用度時與會嚴重以排濟師希悅進無蔡爾又入大業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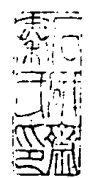
之明年是同王主事執領度文在蘇度言其不可需忍不聽
時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媚以自固秦戒內外官依以佐
國周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極論之乃止時由出積年積帑付
度文經互轉悉以高價賣之以給邊兵帑帑手軌壞邊兵製
而然之度度因奏事言之時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
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亮可又服度言不可信高信之由是益
無所憚與李逢吉合狀楚謂度出之太衆謂度出之湖南復與
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初沁澤晉大通合長丘藥帝戲之
穆宗聞其毒安始即位敗時崔州司戶以其所沁又通晉誅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擢進士元和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性忌前除謫多端憲宗知而忌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
時復召為相以計開裴度帝知之復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罷
為東都留守及從子訓用事召拜僕射病致仕元年七十八無
子以從子子植嗣事誅本紀中

崔植字公修祐甫從子也與鄭元同時為蒲關每朝廷有得失而
人更疏論執繁望符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呈帝時判度文是
言咸百官奏植封還詔書時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
以新世舊一切建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弊往雖估輸其實

在從中

今下可復況于是諸者或單時、惟而止長慶初征同平章事
時劉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勉之以幽州七州獻諸朝且惟節
將攝亂乃先藉柔稅下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藩中植與杜
元穎不和兵將薄鎮且平下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竊欲
塞關預得官自初日詔于前皆相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繼克
融等北還下數月克融能復失河朔天下尤之植因懇罷為
刑部尚書旋授岳州觀察使終要州刺史弟俊字德長性介潔
視職負者若讎以孫州刺史秦誅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
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朝知災荒不加也俊公謂為吏曰此堂
人情乎無閉難以重困民則其禁自是而實流通貨物益既入
為戶知侍郎判度文田弘正徙鎮州留魏兵二千自衛俊奏其
張弘正不得已遣魏卒歸還與張兵所害特俊靈盛有司不敢
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曰肅
宋子京曰植輔政當有與之將無照國才手弛縱謀從虎狼為
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俊各所齊賊人皆主不誅元以
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肯作據其謀惜哉



唐紀 華部目錄

華之一

文宗本紀

華之二

武宗本紀

華之三

宣宗本紀

華之四

武宗宣宗妃后列傳

漢陽公主列傳

裴愛列傳 元稹附

帝遷厚列傳

李訓鄭注舒元興列傳

華之五

李石鄭覃李紳列傳

李德裕列傳 羅元寶石雄附 牛僧孺李宗閔附

華之六

李德裕裴休列傳

帝溫帝澳列傳

王起柳公綽柳公權李景讓列傳

劉賁杜牧列傳

何易于列傳

馬存亮列傳 仇士良附

唐記

革部一

文宗本紀



文宗九聖昭獻孝皇帝諱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

氏始封江王寶曆二年十二月辛丑宦官劉元明等誅敬宗嫡

旨命翰林學士張元勳草遺制以祿王恪權與常軍國事王實祿

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亮明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

權密使王守澄指承和中尉親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

王入宮發神策軍龍兵進討賊肅斬之祿王高祖兵野宴發

即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王素厭淨注甲辰

見諸軍使於少陽院流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諸幸侍者

乙巳即位更名昂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時郭太后居興慶

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肅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

每侍珍膳先薦卽南次奉三宮然後進御以常處厚同平章

事上自為諸王深和兩朝之英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出宮女三十省教坊樂二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從五

坊鷹犬傳寶氣祖雖金堂寶錦琳瑯近戚別野無教忠帝之

有司敬宗之世每月初朔不過一二上始便舊制每奇日視朝

封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避諱之未嘗召對
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太和元年帝意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納納而不能堅決與

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意厚與延英控論之因請避位上再

三慰勞之以高祖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

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貨錢富室以賂中尉勳勳億萬然後

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鉅則重飲以償所負至是裴度常處厚始

奏用瑞中外相賀曰自今儉帥辭矣相權海節度使李全略

卒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其易世之後或加

恩貸遣使奉表請還朝吉五月移同捷為充海節度使朝廷允

憲河南北諸鎮攝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諸鎮檢校官蓋鐵

使王播入朝力圖入用所獻銀器以十計綾絹以千萬計六月

以播同平章事七月薨敬宗於莊陵李同捷不受詔八月

削其官爵遂諸道兵討之

中代太和二年三月親制量器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連置天子

在其堂握威權出人之右人莫敢言弊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

其禍考官散騎常侍楊宿等見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

物論蓋然於庶議官御史貽論奏執政抑之王庭湊陰以兵

報助李同捷九月詔制其官賜養共計之 時諸軍又無功每
小勝則遣張育虜以邀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執契 十
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以洛陽同平章事

己未 太和三年正月義成節度李勣討魏博亂軍升志紹等平之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佑即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四月同捷降
滄景平以殷侗為滄景節度使 初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懷
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從憲誠河中而以
李勣為魏博六月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高
使何進滔知留後魏王親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魏走之

裴公安在

裴君既死

裴君何不引

去

裴君官署

裴君

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繼八月以進滔為節度使 王庭湊因
勣道微露請服之意赦庭湊及將士優其官勣 徵李德裕為
兵部侍郎裴處厚以高相會李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
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過已出德裕為義成節度使 上性儉素
九月命宦官母得衣紗綾羅襪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德裕
進啟未嘗留意對焉高相仁嘗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
清素故有是向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十一
月禁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獻屬布帛皆禁之禁其機杼
四川知是使杜元穎不曉軍事減削士卒衣糧士卒導而叛

成都入其郭大掠而去貶元穎為循州司馬

己未 太和四年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李宗閔引薦之也于是二

人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稍逐之 二月山南西道軍亂殺

節度使李絳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吳元

幽州四月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擒其王若愚以獻 裴

庭以老病辭位六月以度尚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仍詔三五

一入中書 上患宦官強盛元和寶曆逆党犹在而中尉王守

澄尤專橫學寇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

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七月以申錫同平章事 九月以

裴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宗閔惡其荐李德裕故出之 十

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己未 太和五年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

誠為留後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

志誠為之璠池其謀王守澄知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璠

王奏上甚怒守澄故遣璠居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聞事曰如

此則京師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璠告守澄宦官是欲害于璠

中鞠之皆自誣服微成左常侍崔胤給事中李國書韓愈大

夫三箇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憲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

尚有判史刻
如唐之天啓
自唐之天啓
也非李處非
有判史刻

之矣公亮叩頭泣涕曰救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
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故何
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惡慶按詐竟乃勸守澄止行貶黜三月
貶韋王湊為巢縣公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即日致仕生徒
者數十百人由錫竟卒于貶所 五月命宦官修葺太廟以補
闕而溫言歸之有司 李德裕索還南韶所探百姓得四千人
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
藏儉將兵入據其城表聞下百官集議牛僧孺以為高不宜受遂
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于境上極
其慘酷由是德裕惡僧孺益深

子三

太和六年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群臣上尊號不受 十月立
唐王承為皇太子 十一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止知
并維州天討深懷之罷牛僧孺為淮南節度使召李德裕為兵
部尚書

子三

太和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
任入朝敬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猜忌心
輕朝廷政歸而益踰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李宗閔惠
鄭軍在禁中教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朕有經術

此猶是定策
之也孫昌胤
焉

只言今出開此
不陰言何害

順似鄭軍宗閔對曰軍術雖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
曰軍術議論他人不效聞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車
御史大夫宗閔謂德裕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
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慨然而止 六月李崇
閔罷 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無度支並秩轉運使 上患近
世文世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揚雄議罷詩賦又言昔公宗以
臨端王定內難疑忘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閑膏肉虧傷
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患為安祿山朱泚所亂肉者由
聚于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齒屬諫者出閣入除諸州上
佐使攜其男女內外皆嫁此則百年興法一旦去之悔內孰不
欣悅上曰茲事朕又知其不可今諸王童無釐才無所施耳八
月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聽除官不決而罷加虛
龍節度使楊志誠有懷射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傳
使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使射別遣使慰諭之 九月王
守澄奏鄭注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 十二月群臣復上尊
號會中使薛平授自同平章還言閣間形勢上嘆曰閣中小校百
姓尚爾況江社此輩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索虛名
乎因以道大車馬幣幣于獲群臣回上表竟不受 上始得風疾

不能言王守澄存鄭注上飲其藥雖有驗遂有罷

太和八年正月上庚小復御太和殿見近臣然神識減不能

復故二月朔日食六月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

忠欽上表以為仍歲大旱直以宋中錫之免進鄭注之長和介

新注而留中錫天必雨矣表留中忠欽謝病歸東都十月出

州軍此逐鄭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密務元忠既誠所造

家衣儲物詔流志誠鎮南教之尋以元忠為盧龍鄭度使以

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鄭度使以李仲言為

翰林侍讀學士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王守澄荐之于上止見

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冀翰林李德裕力言其不可上不憚而罷

仲言反注寄意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敵之上遂

相宗閔而生德裕于元是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幾鄭

肅竊以諫謀大夫初成中書舍人權璽等爭之不能得仲言

尋改名訓今進士復試詩賦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德裕

見上請留京師改也十一月成德鄭度使王遵漢卒子元達

自知節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是禮尋以元達為成德鄭度

使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為興

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明堂互相嫌後上患之每嘆曰去

後志無官
元忠何者

後志無官
元忠何者

奉地里有史
色非其後可
可後

河北賊易忠朝中朋党難未幾以德裕為觀察分司

太和九年正月汝由江及足明池鄭注言奉地有災宜具使以

稷之也四月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洛陽罷為興

海節度使以而故李德裕故也以前錄同平章事錄與李德

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閔鄭注故上用之貶李德裕為袁州長

史初宋中錫復軍官在權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教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且意訓注皆因王守澄以

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奏以誠告之訓注遂以陳宦官為己任上

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擢士

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神策中尉六月李訓鄭注

素惡京兆尹楊虞卿以事誣虞卿下獄李宗閔救之遂罷京閔

再貶為潮州司戶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時人皆言鄭

注朝夕且高相侍御史李甘揚言于上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

度於是貶甘為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以為相事竟寢

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班為江州刺史時訓注野忠

皆目為二李之黨遂無禮目班列殆望王涯奏改江淮鎮

南奏注增其稅李訓為上謀討元和之亂召吳元監軍陳弘

志至青泥驛封殺之鄭注承鎮服相李固言不可乃罷固

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注為鳳翔節度使 以王守澄為神

策觀軍容使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

興李訓同平章事元興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

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賈鍊及元興皆孤寒新進故擢為

相庶其無党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

皆決于訓王涯董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慰施禁衛諸

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李訓期注請謀王守澄遣中使就

第曉殺之仍贈揚州大都督于是元和之逆党略盡 加裴度

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

心如裴度全狐楚鄭畋皆累朝耆俊又在散地訓皆引居榮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具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

者見其機甚知將敗矣 始期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

為精兵奏請入護王守澄壘仍請令內臣盡集因令親安殺之

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

郭行餘鎮卯亭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為節曲以羅立言知

宗府事鎮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好本謀并注

主之害田淮舒元興與其謀他人莫知也 十一月壬戌上御

紫宸殿百官班定輪約奏左金吾曉事後石櫺夜有甘露因跪

亦是此事

暗使可矣

此時尚書及平
之想之

主此方見得小
人之不足與
尚不與使人
而可以信成
見者都之不

是也

是也

語上便傳
兒計矣

何為者
明自真情

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往觀以承天殿上許

之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

者性視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勅璠鼓果不敢前行行餘

得殿下時二人即由教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士良

等至輪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眾士良

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以實錢百緡

宦者即舉軟輿送上夾殿後果惡奏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選

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

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鍊舒

元興還中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怒恨不從

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塞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十

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貽賊在中者皆死又十餘人擒舒元

興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西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經服

與李訓等謀行大逆棄兵及坊市愚少年乘勢剽掠塵埃數天

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

等謀反聖敕因以進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執楚鄭軍示

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進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鄭軍決機務

使楚鄭軍制宣告中外楚鄭軍等及事浮沉士良等不悅由是

得尚相而以鄭章李石同平章事論獲賈鍊李孝本李訓為人
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進瑞立宮鍊元與孝本
獻于廟杜絢于內市命百官臨視瞻斬于獨柳之下親屬皆死
獲得無遺百姓怨進權秦武節馬氏投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
生降降皆決于中尉上不豫和也 鄭注將親兵主扶風知制
已敗後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係屬皆死右軍獲韓約
斬之士良等皆遭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史
書而己宦官自是氣益盛進脅天子下視宰相凌卷朝士如草
芥每延英論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章李石曰訓注誠
亂首但不知訓注指何人得進宦者補恩結紳類之 十二

月權茶使令狐楚奏疏茶使之

兩開成元年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罷名且言

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播送訓等密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
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要之有司正其罪與豈有內臣擅領
甲兵志行剽劫延及士庶被殺傷臣等身踰關延由陳賊否
恐并陷學教事亦無成謹當修封疆訓練士卒如畏臣難制
誓以死清君則仇士良等謀乃加從諫除改司徒從諫復表疏
曰臣之所陳禁國大体可聽則涯等宜蒙前洗不可聽則實與

開元通鑑

自知之明

不宜妄加安有死定不伸而生者所故因暴劫士良等罪惡士
良等罪之由是鄭章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余狐楚從家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諸收瘞之上慘然
父之命京兆收瘞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發之并骨渭水
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九月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
被逐未蒙昭雪上流涕曰此事朕久知其枉當時為姦人所通
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向使遇漢明
帝必無此冤矣鄭章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慰恨乃從其官爵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貶二十餘級繫獄

得此則知保

事要言之

甚夥

石按之曰臣始以道順號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
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
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回蔽其過不殺人彈劾此大病
也十一月貶益梧州司戶 上自甘露之變意怠不樂西軍
延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選未嘗解朝間居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嘆息嘗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
則不免悲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語卿為凡主
李石曰方今小人尚多疑阻墮陛下更以寬御之便有公清奉
法如劉弘遠薛平者亦宜復賞以勸為善 上從諸宰相曰

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但退飲醇酒未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丁巳開成二年二月上謂宰相萬人勿問親疏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是不高至公也 三月慧星出於張長八大餘紹徽棄職賜以一日之賜分充十日 四月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子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滌矣時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紉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漸濯之衣乃末勤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諍以卿有諍臣風來須屈卿為之乃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 十月國子監石經城時宰臣鄭準判國子監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藝文刊碑凡九經一百六十卷 李固言罷

戊午開成三年正月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斬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次日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師數日方安 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判南鄭度使石承甘愛之吏人情危懼宦官恐獲志身殉國故綱紀粗立仇士良深惡之遣盜殺之

不果石懼累表請位上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時楊嗣復欲獲進宗閔恐高勣輩所阻乃先令宦官詣上上以語宰相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遜位陳夷行亦曰宗閔職人向以朋黨執政陛下奈何受之楊嗣復曰事貴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訾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章帝退上謂舍人魏奉曰宰相訾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章帝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珣善故列君大政以排章天行每微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上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露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居而不吉祥瑞用此故也五月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伸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八月義武節度使張勣奏終戒其子元益奉族婦朝勿效河北故事及卒詔以李仲遷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優奏施行近改治無虛日主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發勣施行 十月太子承平初太子母王德妃薨高勣奏也所贈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晚近小人賢妃日夜幾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即官議奏之皆言太子年少家有改過國不主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希奏論之尤切至于涕泣

善此錄備

明
唐同義

給事中常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而王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宦官人坐流者數十人至是暴虐義成監軍秦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難除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定州吐蕃與秦贊普死秦秦多病不能高逸意等連廢之荒淫殘虐國人不能附從相繼吐蕃漢表

未開成四年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公裴度卒 五月鄭覃最為

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時上與宰相論政事夷行言不宜使威權在下李元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美陛下威權者耳臣愚未退為傳王傳臣之幸也章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陽嗣復曰元年二年章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廷同之罪咎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復入中書遂絕不上召還之章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章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屬臣應得罪亦上果聖德還三奏請位上召出之而罷章夷行卓性清峻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七月以宦卿同平章事 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洛陽嗣

果月新書

上謀松宰相李廷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綠墮一人未姓走其下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怒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諸宮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杖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可方前代何王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曰彼亡國之士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回鵲庭大雪羊馬多死其國遂衰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較唐德中長所增者二百萬兩及天寶之半

申庚

開成五年正月己卯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遠薛季昶引楊嗣復李元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乳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嬌詔之擬王德為太子以成其志初復封陳王 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

石晉劉氏曰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于自然承父兄奉其之餘富閑守東轡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而安太和之初可

謂明失初在藩時隨東現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親意于治
每延美對率臣率滿下十一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
能否衡州刺史張貴赴任朝辭賈素好博帝謂之曰聞卿善
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為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
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而帝以累世迭起禁閑遂致盡
除官者無訓注狂狷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誤幾致顛危可
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奸臣熾憂不能得患情故
綱目質善贊曰文宣恭寬勤儉多可紀者然深患朋黨而不
知可辨故主闇臣不知所倚倚中可載非二李之出入則
訓注之始末也至于太子以暴薨而不書暴太子以矯詔立
而不書矯綱目尤不滿焉

晉紀

平都二 華容孫恩撰

武宗本紀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帝
代始封穎王名漣開成五年正月己卯文宗疾大漸中尉仇士
良魚弘志矯詔立為皇太子辛巳文宗崩仇士良說太子賜故
太子陳王成美及楊賢妃安王溶死較大行以十四日成服諫
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進怨文宗化樂
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
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水及數日晏樂先帝近臣滿率士
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固
日未晚不聽幸卯文宗始入歛距崩日凡十有一日矣是日即
位追尊母常妃為皇太后 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
八月葬文宗于章陵 內樞密使劉弘道薛平殺謀同山陵
殺仇士良不克士良殺之 李廷覆上之立非宰相意故宰相
相繼罷去 八月詔李德裕同平章事 十月點檢斯政回鶻
破之回鶻退沒斯款塞求內附 親降約度使何道滿平軍中
推其子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從告種遷數號種遷太后十

十一日而歛何
異王漢帝漢
之而漢帝大
定廟高會而
爭以次車載
尸置以而市
合于北母見
相繼罷中其
之本

相在上年之
新嘉祥六
役通鑑

一月上幸靈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
即位之裝夷直滿名出為杭州刺史尋以仇士良諧貶驪州司
馬 仇士良請以開府蓋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
府階級宜蓋子謁者監何由有見士良慙意李德裕亦以中敏
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中敏為安州刺史

會昌元年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用仇士良諧故欽故相
楊嗣復李珣以李德裕諫而止貶嗣復珣遠州刺史 六月詔
臣下言人罪患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諂邪
其後復請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知區
名者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尤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
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取固者威以明
刑孰敢或上善之 以何重順為執節御史使賜名弘敬 上
命道士趙歸真于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籙錄右拾遺王哲上
疏切諫 生貶海南府士曹 九月大德軍使田牟請許面觐
以李德裕之言而止仍詔河東撫武嚴兵以修之 盧龍軍亂
秋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竹泰主留務表求勤鉞朝廷以
李德裕之言置不問未幾復亂殺陳竹泰其將張絳復求勤鉞
朝廷亦不問而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討平之詔以仲武為節

度使 十一月李德裕言回鶻破也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
遣使訪問則回鶻必翻國家降之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親
情請遣使賞詔結溫沃斯會轉達公主從之 崔鄭罷 初
馬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連干
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為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連干質公主南渡
磧死天德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為介又使其相
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十二月上遣使慰問賜米三萬斛賜較
音喻以宜率部眾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古未有
此此或欲但未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
問事宜倘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為介屢提邊境
遂不果行

會昌二年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四月溫沃斯帥其國特勒
宰相等二十二人降 群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
觀軍容仇士良忠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置放士良指告于衆
曰宰相與度支議減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于樓前喧
嘩德裕聞之自新于上上意遂遣中使宣諭內軍初無此事且
教士取意非由宰相士良乃唯唯林謝 五月以溫沃斯為懷
化縣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回鶻那頡跋

此不止也
德亦必傳焉

南趙武軍寇雍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兵迎擊大破之降
七千帳加頭收走為介於之為介與向十萬駐于大同軍北表
求糧食牛羊且節執送送斯爭詔報糧食絕于張武籍三千石
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于北邊難庸中國未嘗料調
唯設斯自本國初服先牧塞下已受其法非勝信美前可汗正
以饋雪無親故因外難時合可汗失地棄家亡宜深結前非若
復骨肉相殘則左右誰家自保 陳夷行罷 七月以李讓夷
同平章事 上欲相白居易李德裕沮之荐其從弟白敏中為
學士 八月回鶻入寇鄯州河東出州報武大德各出兵禦之

十一月遣使入回鶻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
曰先朝則受降降美軍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札始為國母
足得指揮若不棄命則是棄絕和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為辭
初上雖好收獵及武戲五坊小兒愛勝甚厚及謁郭太后太
后功以納諫遠聞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稀五坊無
復獲隼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勣力諫上改容謝
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為事朕敢特聞之宰相皆賀乃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勣為左諫議大夫

莊會昌三年正月振武節度使劉沔入殿回鶻將石碯迎太和

此猶斯人
何不而一事
考乃復得耳
耶

公主以歸 二月朔日食 燕曼斯遣使獻馬求冊命 崔珙
罷 太和公主至京師詔宰相率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
盛服脫簪冠謝和親無狀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三
月以趙蕃為安撫燕曼斯使命李德裕草敕賜之因諭以剪滅
回鶻 自回鶻至塞上及燕曼斯入貢各有詔教上多命德裕
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為之 李德
裕上疏追論維州事詔贈忠愍謀右衛將軍 四月李德裕乞
退詔問尚書上曰卿每辭位使朕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而
卿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璠自為留後宰相
諫官皆以回鶻未滅不宜復討澤潞請以稹權知軍事李德裕
獨勸上討之上喜曰吾與德裕計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
臣言者不復入矣 詔諭王元逵何歆弘以澤潞事俟與河朔
不同仍發其兵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忠武
節度使王宰等諸道討稹 以崔鉉同平章事上夜召學士
常璩以鉉名收之令草制宰相權泰皆不之知時崔鉉使劉行
深揚鐵馬牙恩恕不放煩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儒性道
敗舊風故也 崔望仙于某中 六月丙侍監仇士良致仕知
上外雖尊寵內實忌之也 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劉走

世宗皇帝自是
十日之內
之休

以事子而臣也
重之也此其可
見德信之厚大
統一等

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
中正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出州早平回鶴翔親早平澤潞回
至河朔以敬元達仲武皆具奏驍卻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
馬諫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胆氣三鎮無
不奉詔 李德裕言向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
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縣懷之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
請詔諸軍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
彥佐劉沔取濮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賜詔
切責仍以石雄為副使主軍中令代之 王元逵破昭義兵掩
宣務柵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等使速進兵且稱元逵
之功以激之 八月昭義大將李元降或謂賊敗遣之降以疑
悞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平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
須厚賞以勸將未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元逵昭州何敬
弘按肥鄉平恩 昭義兵臨村斗寨議者為涕以為澤路不可
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顧陛下勿聽外議
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
于殿上斬之議者乃止 九月王茂元有疾以王宰兼河陽
行營攻討使石雄引兵諭烏鵲破五寨 十月以劉沔為美成

甲子

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沔與張仲武有隙改焉之 十一
月卯年奉院項入寇李德裕奏院項分報諸鎮剿掠于此則逃
亡歸彼無由某戰請以皇子為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
夏州理其詞訟乃以充王岐為安撫大使李回副之
會昌四年正月河東節度使將楊升作亂逐其節度使李石以李德
裕言發諸道兵討之河東兵之成倫杜者自楊倫升及謀亂卒
三月朔日食 朝廷以回鶻寇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
十八州乃遣給事中劉濤為巡使先修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
河東劉牟礪兵以俟今秋 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發而
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赴昭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
成卒先取楊升今王宰又不進軍請從劉沔河陽仍令以義
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遇軍時賊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渡
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趙鼎真為
道門教授先生李德裕諷曰鼎真敬宗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官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殊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討
官雖百端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
以來鼎真之門車馬輻輳陛下深戒之 李德裕以州縣佐
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

一十四頁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家資 七月以杜際同平章事 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達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達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語之達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閏月李紳罷 劉錡將高文瑞降李德裕訪破賊之策又鎮州奏事官高迴客陳二事德裕並奏聞請以其事諭諸將 八月劉錡所部郭浩三州降率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東山三州降則上党不日有變矣上曰錡將部諛必果稱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于今郭宜先遣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觀請占三州朝廷難于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 潞人聞三州降大惧換將郭誼王愬謀說換以兵投誼東身歸朝換許之遂殺換賊其族函首奉表降于王宰乃召石雄入潞州詔昭義五州給優一年權增賦欽悉將蠲免郭籍團兵並縱橫是諸通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初換本平盧鈞已領昭義郭康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凱揚其美父赴鎮散卒婦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安郭誼王愬等送京師晉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曰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

更小

趙事不遂

每以私恨誅之
宜其左也
重書四年事
事有符元式
安則雖不
札其天下

天地祖宗上履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于徽攝非所敢當此五上表乃許之 十二月李德裕言于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人朝僧孺宗閭執政不歸之加宰相繼去以成今日之志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致皆自焚毀河南少月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閭換破失聲嗟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為衛州長史派宗閭于封州 初甘露之變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婦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獲下郭誼送賊涯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 會昌五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始無道字中言令加之 葉望仙隱于南郊 美安太后王氏崩 母也 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兵相羅當祀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羅者多言其寬詔御史崔元藻李綱覆之與前徵吳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奉處死 五月葬宮傷皇后 杜懷寔鉅罪 以李回同平章事 七月旬日食 上惡僧尼耗盡天下故去之道士趙鼎真等復功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敕上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勸修各留一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薩致僧皆勒歸俗寺皆立

修太廟悉未可
如此為禱

既逢僧尼何以
互減

寅丙

冲幼須選賢能先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
權勾當 甲子上崩于大明宮年三十三

4

史 33—451

官外莫大于藩鎮戎狄自德裕處之則沛如也仇士良等詔
立呂自矜不世功而勦歸松第劉行深楊欽義風與樞密而
甘居懦怯不敢預事宦者監軍素為國害一朝約束令與
軍政而諸將帥次第就功假何嘗日夜謀錄宦者哉當辟小
薪會之時而有談笑生制之勝非力量大過人者不能也劉
棲之教義在必討治中國之法也曰鸞與燕燕相攻順則撫
之逆則威之治戎狄之法也蓋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馭下
李德裕教武宗以推誠任人教人主以術馭下者人主必以
為忠而信之教人主以推誠任人者為聽者有猜心焉未必
不疑其攬威福圖自擅也而武宗獨當此不惑其度越尋常
遠矣且術非弱主可用以文宗之弱而求術則欲治亂誠
惟明主能行以武宗之明而推誠宜一治可以不亂也或謂
德裕與牛僧孺常元實流李宗閔授吳湘不忘私仇疑非純
臣然武宗初立九士良譖誅陽關復李廷德裕涕泣抽諫
從德裕殺劉晏竄朱申錫高鑒久而得釋中心無累亦難見
天子乃信遠高而使人觀正而無忌者皆天下無才不足比
數之人未足窺德裕萬一也

唐紀

卑部三

李容孫慙撰

宣宗本紀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怡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
鄭氏帝始封光王幼時宮中以為不慧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痼
忽有光輝燭身煥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僚乳媪以為心疾
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惑也賜以玉如意御馬
金帶嘗夢乘龍昇天言之鄭后戒勿洩洩太叔以後益自寵臣辟
臣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口以為戲笑武宗性豪邁尤所
不禮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大漸宦官高元贇矯詔立高皇太叔
更名怛時年三十七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于
理人始知有隱德焉武宗崩即位李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
曰適近我者非太叔耶我顧每毛髮浸漸四月尊帝母鄭氏
為皇太后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德裕東遷日又位重有
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杜牧道士趙歸真等教人
演羅浮山人軒轅集于鎮南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
尼以白敏中同平章事六月復祀代宗代宗以開成五年祀
宗文宗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曰鵠高介之象隆散

及叔名從未
未有

錢死野餘不及三十七月其相逸隱暇教之而立其弟過松

八月葬武宗于瑞陵 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楊嗣復李程等五

相皆武宗所選遂主是皆以刺史吳史等官同日北還宗聞未

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 十月補于太廟礼

院奏祝文于穆敬文武但林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上受三

洞法錄于衡山道士劉公靜 十二月朔日食

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禁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

典化遊及改授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者利無

中知制誥開以元和故事細封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八

月李回罷 崔貞獻皇后 上教莊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

教膳辛置酒作樂樂中意歡諸主有疾每親至卧宅存問憂形

於色 永寧封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高李德裕所枉教

教御史董勣之十二月再貶德裕為潮州司馬 復南會昌四

年所貶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大中二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初李德裕執政有眷丁未立清

直可任錄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寬坐

河尉貶南陽尉 中書舍人崔徽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

貶端州刺史 三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

金鏡秘府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志廢止之

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

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綯曰六品以下吏部註擬五品

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名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其員御覽五卷

宣于案上 綯宣夜對禁甲燭畫上以素與金通年 上教作五王

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崔徽明使相其地徽明對曰臣疾

運使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善其言

賜以束帛 五月朔日食 崔元式罷以周墀為植同平章事

初憲宗之前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郭太后本郭太后和侍兒

有寵慈故上即位侍郭太后札殊薄台一夕暴崩外人頗有異

論 上不欲以郭太后葬憲宗有司請遷景陵以園禮院檢討

官王舉奏宜合葬柑廟上大怒白敏中召韓誥之韓曰太皇太

后沐浴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臣五朝豈得以後

珠之事遷葬正簡之礼乎敏中怒甚韓愈愈周墀見之奎手

加鞭嘆其孤直韓竟坐貶向容令 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

戶 十一月萬壽公主薨起居即期類：以文雅善稱公主上

之愛女故違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帝

自親者始今依外命歸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節禮皆如臣度
之法戒以毋得輕天族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
太平安樂之禍勳帝類室得危疾上遣使視之是問公主何在
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致與我家尚
昏良有以也並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節而不往省視乃觀戲
予固是責戚皆守札泣如衣冠之族 懿懿安皇后于景陵之
側 帝塚罷 擢杜勝給事中裴齡歸林承旨上見憲宗朝公
卿子弟多擢用之勝黃案之子諡度之子也

己巳

大中三年正月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高第一周墀曰臣嘗守

土江西閩觀察使常丹功德被于八州沒四十年老樸教思如
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乃擢其子尚尚御史
二月吐蕃秦原安果三州及石門等七關未降詔漫原等道出
兵應接 四月周墀罷以崔鉉親扶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使
張仲武卒軍中立其子直方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
勣詔以盧弘止代之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 七月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胡陂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
樂州印軍節度使張居緒取鳳翔節度使李玘取秦州八
月河龍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接見之欢呼盤踞解胡

大德元年
唐末
唐末
唐末

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
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種溫州鹽利可贖遠陲委
度吏制置戍卒倍給糧三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十月改洛陽庫為延資庫 西川節度使杜揔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恩崇皆有志復河
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如順憲二廟尊號以昭功
烈 張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率族逃歸京師軍
中推牙將周琳為留後 李德裕卒

庚午

大中四年四月張高植為常州刺史桓興中尉高元發叙泉

何不慮元寶

上賜元寶寶幣元寶以遺植服之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
盡得其交通之狀故貶之 六月親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
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琳卒軍中推張元仲為留後 黨項高
邊德發兵討之連年無功 九月補闕孔溫裕切諫上怒貶高
州司馬 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

大中五年正月沙州人張義潮以沙州未降以美潮為沙州防

禦使 以裴休為監鐵騎運使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大墮
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數倍于其舊 以李
福為夏州節度使上頒和黨項之文由是帥其羊馬數敗李

甲午

誅殺之自是絕選儒臣以代邊帥之官暴言行日復由加戒勵
黨項逆安 上以黨項之未平頗厭用兵崔建是議宜遣大臣
撫撫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制置使敏中單于軍州
會定走成使史元復党項九十餘帳敏中奏黨項平詔南山黨
項北行抄掠宜于銀夏境內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
則誅討無赦若違將分節致其怨叛當先罪遣將後討也 南
山黨項亦請降散之 七月宰相崔彥休因史崔建是議物芳
唐曆二十二卷上之 八月敕公主邑司不得擅購府縣公事
申宗正寺與飭事依施行 十月以親善同平章事以党項既
平罷白敏中節度元卿寧即度使未幾徙西川 張義潮發兵
賊定其傍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還其兄美澤奉圖籍
入見于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 十一月置靖義軍于沙州以
義潮為義軍節度使 太子詹事姚康榘就史自開闢至隋禍
年為休元三百卷上之 崔建是議

大中六年二月雞山群盜寇果州刺史王贊弘討平之 三月
敕先賜石衛大將軍勳光鄧縣守並免征伐中書門下奏光
以國舅之親賜曰可也免稅無以勸焉又敕曰親戚之間人所
難議卿等勿非愛我輩進奏言廢事能盡知新天下何是不理

甲午

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黨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
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邊事誠提古據今具陳方略上
悅曰不意頗收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受命六月以
誠為鄯寧節度使 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十月畢誠招諭
黨項皆降 十二月以進士孫燕及中書門下書後禁私度僧
尼

甲午

大中七年四月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
杖臂一折答五 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上事太后甚
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光鑣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對率淺鄙上
不悅稍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貪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
官 庚戌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
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權貲二百七十萬餘
緡盡利

大中八年四月朔日食罷元會先是左補闕趙瑄請罷元會止
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札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
賊聞中少雨皆收之是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奉職不必人多如
張道序十歲輩數人使朕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奏出為睦州判

軍家司
諸軍

史入謝上賜之紫囊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恒其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載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無過官必按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有敕使過硤石忽餅果鞭驛吏見血陝視觀蔡高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請配蔡受其後上召翰林學士常渙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北上閉目搖手曰金未全未向畏之在黃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德衣紫則相與為一笑上又與金孤幽謀盡誅宦官初惡盡反無辜遇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于盡矣宦者竊見其委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上獵于苑北過獵大閱其縣令高誼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于寢殿之柱十月行幸陰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取帖示之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元自餘王涯會稽等無罪超雪其冤

大中九年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平軍中之其子紹陽為番後 二月以李軍處為懷州刺史初上投獵渭上有父老十數

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與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北折佛翼詣所獨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與上腹察強記宮中屬役給遷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徵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 度支奏銀清為清權奏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隨之上悉令翰林學士常渙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即州刺史蘇弘宗入謝出謂渙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與前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選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錄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廳簿檢差 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勣勣性下急遇將卒不以札故亂作尋殺勣為州刺史校監軍王宗景配恭陵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十一月敕並鐵轉運使柳仲即補營工劉集為場官仲即上言匠工術精宜補營官若委銅監何以課其最嚴且場官與西非待教所宜親臣未敢奏詔上遽批賜絹百匹遣之他日見仲即旁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匠工吳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錄與三日錄而已 右威

衡大將軍康季榮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奏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漕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

十二月貶季榮為荊州長史

子丙

大中十年正月以勅明同平章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

使初上命休擅言時事休請早退太子曰若退太子則朕遂

高間人休不敢復言舉以疾辭位主是遂之 十一月冊回鶻

可汗為懷遠可汗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會昌時

臣遽加珍減近聞已罷歷今為可汗尚為安西使歸于帳當加

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因冊拜之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上

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崔憲宣旨以蕭勤為相崔憲使王歸

長等獲奏勤所判度吏應嚴否上以為婦長等佑之即手書慎

由名仍云落判戶部事 內園使李敬實通鄭朗不避馬朝奏

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對敕命憤飽可也豈

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削色配南牙

丁丑大中十一年正月上改幸善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上

樂園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尚令于理多屈意從之二

月裴休罷為西川節度使 七月以蕭勤同平章事 敕坊使

祝漢更尚格故給寵恩諸優一日抵掌恆諧頌及外事上正色

謂曰我為奉簡曹正供職矣耳豈得輒豫期政抑會其子坐監

杖死汝漢貞于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授人舉徽樂工

高請曰程貞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專遊走上

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

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昌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十月勅朗罷

上晚好神仙遣使迎道士軒輊集于羅浮山集主長安間日長

生可學乎曰王者昇歆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

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大中十二年正月以劉琬同平章事 二日晦移宋忌日停尤

陵朝拜及守陵工人 上欲御樓專放全狐詢曰御樓所費甚

廣事須有名且教不可教上不悅曰遣朕于何得名崔慎由曰

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奉此札雖郊祀亦不可況于御樓時

上解方士葉已竟深消疑忘方深聞之悅言不復言旬日慎由

罷相 四月獲南軍亂因節度使楊發上命李延為嶺南節度

使已命中使賜之節論事中蕭做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列

召中使使使人追之節及燈門而反改授李承勣討亂平之

以吳俊改同平章事 五月劉琬卒 湖南軍亂遂觀奏使蕭

瑋 六月江西軍亂遂觀奏使鄭愚 母南和蕭季承會奏瑋

此行不啻是命
向土實則不可
如其自失

市盡中牛馬群憂怨叛導南詔入寇自是安南始有憂患
七月宣州軍亂遂觀察使鄭憲右補闕張潛上疏曰藩府代攝之
際皆奉倉庫羨餘以爲課額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賦所出
有常每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
此未南方諸鎮教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
剽掠又於兵政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近自今藩府
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進宴首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
賞之上嘉納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流及數萬
家 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
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惶懼失序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取
貶 公孤詢從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
局碁安能理人詢曰詩人託此爲高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
性試理之上詔刺史毋得外使必令主京師向察其能否然後
除之今孤詢堂從其故人爲杭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詢對
曰以其道近首途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
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
且廢然不用事相可謂有權時方寒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

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
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
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優整容曰卿輩善
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相見乃起入宮令孤詢謂人
曰吾十年東政取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濡衣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以崔鉉爲宣歙觀
察使討亂軍平之 以常卣爲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兵
部侍郎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額易得人思徵俸上驚曰
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徵俸者多敵亦非難上稱嘆再
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辭十二月以
伸同平章事

己卯

大中十三年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初上欲以琮尚
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于北女子會食對
朕輒折匕筋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
主二公主皆帝女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辛未
而逐之上以四年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爲帥一方遂安上
鎮匡官李公伯道士龔崇芝山人王榮葉道發于背 八月癸
巳上崩于咸寧殿年三十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甚嚴從諫如

沈重惜官賞恭謹勤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初託于唐以人思
錄之謂之小太宗

張天如曰王才人以身殉武宗帝哀其節而厚加贈葬祔雍
和殿于十六宅親迎諸王憂喜無間文安倫夫公主下嫁裁
以士礼元舅富貴而不任以民官家法嚴矣獨太后之暴崩
景陵側之村葬焉世所訛豈帝克修百行獨虧大本乎嗟乎
亂世之末君急于治世之末君唐主穆敬陵微甚矣今文宗
崩而太子永繼之武宗崩而後童為政無道忽滿唐亡豈俟
天佑哉是故武宗以太平賢而君宣宗以太叔賢而君皆奇
以維持唐室也賢君之治其道多端莫先于聽言受百姓兩
者宣宗所最優也而植服馬元贊等立殿于外敕使怒鞭
釋使鞠蹴恭陵幸致實不避期謂焉而利色配于南李嗣為
亂軍所逐而併杖監軍王宗景當時號最難理者無如宦官
宣宗一正刑誅而內外恭靜其後士大夫厭弃中書至有與
監軍一揖沉廢終身者由北觀之宦官豈真性三者哉特思
無神武明斷即宣宗耳夫宣宗明聖不讓太宗而治有遺誤
者病在急之會昌而漸相失取也會昌之政善政也而指為
莊僉昌之相替相也而斥為佞即事之最明者如故信臣

八
宣
宗
遺
事

沈重官必反之而後快其他更錯何可勝言嗟乎有唐英主
莫若太宗次則武宣而人倫之際皆猶有憾豈點點弗臧易
世不更次此讀唐書者思盡之九二也

范渾南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質苛刻雖
各惜爵祿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而內不能治內
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職政治不擾海內
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德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
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民若宣宗
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東觀奏記曰舊軍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
方死上赫怒令與逮即寧臣論救上曰軍為京兆抑強扶弱
是其職任但不避馬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
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二十過此是朕刑也寧臣入論救
止貶湖南觀察使

又云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罷職以犀甲二十領自隨
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奴發其事上命貶曙外而竟
杖殺其奴人臣無不感悅

三張子曰宣宗在藩邸嘗從駕迴鑾墜馬人不之責比二更

唐詩王不出關
杜集此事先傳
佛者唐始

方能吳時大雪四顧無人聲巡警吏至大驚上因言其困渴
求水警者即于傍近得水以進良久飲實芳醇也上獨喜
自負已而休竟微煖有力得甘靖即

因語錄曰宣宗朝內省官对上曰卿等皆朕詩臣切須各務
公道但無私党所論事必與卿行若苟近私雖直無益避署
漫抄曰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高僧一日遊方遇寶藥
禪師同行因現瀑布黃巢曰我咏此得一聊十萬萬整不碎
旁逢有初知出處高宣宗即續之云溪間豈能音得佳聲端
大海作波濤

出關鼓吹曰宣宗視遠即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
曰遠即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也知其不有情態乎吾不
敢忽也

北夢瑣言曰宣宗好儒雅每直殿學士俊客未嘗不論前代
興亡願留心貢奉曾于殿柱上自題曰卿貢進士李某武寧
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傳麗

中朝故事曰帝多微行坊曲間時驪重戴綴目四顧往々反
暮方歸大內近臣多錄上曰早採訪民間風俗事只如明皇
帝在蒲柳間出遊城南帝杜之曲遇王渾問話果贊成大事

吾是以要訪人物焉一日到天街中道傍見一人狀若軍將
坐槐樹下石上見上未遽起鞠躬而去姓趙淮南人聞杜悰
相公出鎮淮南故往謁耳上問杜公如何人對曰杜是累朝
元老聖上英明優任用之非偶然也上悅之詰曰懷中何有
乃一牘行止也上番之戒曰但番邸中伺候杜公必未奉召
翌日上以狀授卿公乃批云復淮南別教押衙嚴身履厚祿
焉其人感遇人皆稱之

續貞陵遺使曰越守宦進女集有詭色者上初悅之數月楊
尙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樂曰明皇只一楊妃天下至今太平
我豈敢忽乃召美人曰唐番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
曰我必思之可賜以一杯酒

唐紀

革部四

華容孫慈懷

武宗宣宗妃后列傳

武宗賢妃王氏即鄜人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穆宗以賜賴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盡進嬖才人遂有寵狀纖頃賴帝每咲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充役略同王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素顯恐貽天下議乃止帝緝方士某才人深知其妾獨憂之俄而疾侵帝執視才人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願與汝辭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妾語不祥痛曰朕知我言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願以殉帝以巾授之及大漸才人又視帝而歸至燕息處凄涼淚眼如平日乃取所親用物散遺宮中持所授巾至帝前見帝升遐容易自縊而仆于御座下當時懷璽雖嘗妬才人之專者反皆美之為之感慟宣宗即位嘉其勤謹賢妃矣滿陵之柏城

唐史曰武宗王夫人者燕趙倡也武宗為穎王復慶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頊王陀教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是駕無子而立敬宗男陳王幼且有中貴以安王大行親

弟既賢且長起神策羽林教十衆即藩邸迎之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伐至二王定苗兵士相語曰不知安預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推髻褰裾走出矯言曰大者穎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頰長皆呼為大

王且與中尉有生死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穎王神氣揚抑隱於鼻間夫人自後登出之衆悉其語遂扶上馬弋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

宣宗元昭皇后量氏不詳其世少入邸見寵答及即位以為美人

大中中楚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寔銘其定具載生鄧王萬壽公主後愛幸等五王在內院而卿獨出閣及即位是為懿宗外頃越帝非長寔出詔辭以示外廷乃解命追冊昭容為皇太后上尊諡昭后二帝以上親慈官之既主宣宗廟自是陵曰慶陵置宮復

漢陽公主列傳

漢陽公主名嬌順宗莊憲皇后所生始封德陽郡主下嫁郭崇之代國公駁尚父子母昇平公主代宗女也時武近爭為春胡事主闕以餘每月錢萬貫置記曰祖所入文宗元惡世流眷後

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藥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薛官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織物實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內外相矜但以成風若陛下亦可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官人視主衣製履徒偏論諸主且數京兆尹禁切浮靡主堂誨諸女曰先姑有年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後可戒不可恃聞咸五年慶

裴度列傳 元稹附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論權孽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章節度府書記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之婦順也憲宗遣度宣諭魏人歡服還拜中書舍人進御史中丞五坊小使方秋間鷹狗所過撓官司下却令裴棄才吏也不為礼因攜囊送詔微宰相武元衡跪辭許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囊無辜帝志曰囊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裴度曰責若此因送裴囊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裴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富有成功既而光顏屢敗賊兵而以度為知人李師道伏盜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傷其首度擅賜厚得不死僕人王義自後抱

賊大呼賊斬義于度西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肅創一再旬即對延英拜宰相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遇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收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王諤死家奴告錡子被逐所獻家財帝遣中使簡括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後為憂帝悟遣止使者以二奴付京兆殺之于是討蔡教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遂請自往督戰即拜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以鄆城為治所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節制事於是表為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絕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又行為御通化門賜通天御帶珍材策騎三百為衛是時諸道皆有中官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得專其軍事賊多有功未幾李愬韓吳元濟度乃統泗曲陸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濟某偶語于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至陰其某氏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子卒侍帳下武謂蔡人之反者尚多不可不除度笑曰吾為彰義勸使元忠阮擒蔡人則吾人也衆

感泣於是以高總為留後度入朝會帝封二刻付監軍果守繼
 便悉錄賦將受恩諸即抵復與入蔡重施刑不盡如詔旨仍
 上疏言之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程昇聖南鐸以言
 財賦得宰相度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
 不許乃上疏曰鐸昇各錢穀俗吏技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
 位中外駭矣況鐸在度支專以豐取刻鵲為務中以仰給之人
 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幾至潰亂程昇雖人品腐
 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親臣臣若不還天下謂臣無
 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
 燒心藥銷叢休所可惜者淮西蓋定河北底寧承宗父子割地
 歸弘祖度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七八九何忍還自遣使使四方解
 休乎上以度為朋党不之省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
 何乃好立朋党度對曰方以親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
 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党外雖相
 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高和正耳初泰平王承宗度遣
 韓士相書勸說乃獻德棧三州納質子又輸糧糧入魏始判洛
 景德棧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伯強度恭勸

此即前所稱
 以避嫌公本意
 蓋不使事於
 一也

帝發兵討之會田弘正請自黎陽濟河合諸節度兵宰相皆謂
 宜度曰親傳軍既渡河即仰給度之或與光顏等互相疑阻則
 必益致迂延與其渡河而不進不如養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
 厲厲兵使甯降水落自陽到度河直指鄆州則兵勢自盛賊眾
 搖心矣上曰善詔弘正知度言弘正奉詔師過果擒已而卒為
 昇鐸所擄出為河東節度使鐸宋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模結宦官親以簡求執政度使
 富國故度所奉軍事教與弘簡從中阻之不使有功度暴橫過
 帝不得已罷弘簡擢近職俄提鎮宰相穆憲度欲解其兵柄故
 勸上言廷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即廷
 英言時夫便與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敵地帝乃命度入朝
 度之行指危融廷湊書聞訖諱切二人憎服皆願罷兵帝方憂
 深州圍必欲出牛元翼更使使曉諭之或曰賊知度失兵柄
 必背約獨望帝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
 承昭謀執劉悛全軍誅悉執承昭悛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
 可度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應下詔陳承昭叛統之舉今傳新
 之劉藩鎮之臣執不思為陛下元非獨快也上悅首良久曰朕
 不唯承昭然太后以為養子卿且言其次乃諸流承昭于遠州

此中浸潤甚厚
累朝德望昭
宣之非工明
所能掩也

必得出帝曰可保果出承信昭長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遂在
群籍畢然五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更乃以度知政事
權傳側目胡李遂言賊善謀可以攝度共誦帝自襄陽召遂
吉遂集兵却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遂吉所間罷為左僕射
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九三日度教諸對內定請立太子具
日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遂吉既代相引野厚李仲言張又新
奇內結宦官日諧度乃出度帥山南西道奪平章事長慶末王
廷湊唐元翼之家敬宗與宰相非其人使亮賊賊李士常度
厚上疏請復相度帝感悟謂度厚曰度果為宰相而官無平章
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帝于是復度兼平章事帝雖孺蒙然注
意度中人至矣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皆曆二年度請入朝
遂吉等大惧先是民間謠三辭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微駭
遂又長安城中有獲魚六周如乾衣度宅為吾第五周獲獲與
乃言度名應圖讖宅據國原不召而表其意可見故以傾度天
子獨能明其誣詔後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
度從容奏國家本設內都以為修幸然自多難以未嘗闕嘗量
有司雖合蓋已荒祀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冠冕然後
可從帝曰從未言事者皆云不常生如御所言不往亦可同止

此段非應本
良三心各使類
陸敬與

行汴宋觀察使金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瘳愈度判曰快
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野某塞朱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弼說
言慢已并斷野賜遺恩又奏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帛三十
萬匹又奏欲遣工五十助治吏部帝患之徵遣重臣宣慰仍索
敕使度曰克融無礼已甚殆將是矣譬如德數自于山林中咆
哮跳踉又需自困勢必不敢輟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
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王復稍失去就候還朕
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怒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
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朕宮闈皆是虛
語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連遣未若故且示念朕則之不假
工匠速未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帝曰善用度次策允融命
歸文第未幾軍亂殺危融帝縱弛甚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
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敏河朔賊臣皆驚畏近聞延英蓋
稀恐萬幾奏稟有所壅闕大願奏之道當頻遣侍使則六氣平
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早起取雞鳴時秋冬早起取日出時
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暑盛是謂宜詰旦教坐
事加延問湯反已午則矣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
未幾判吏吏帝前定策誅劉元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睿景

此段以通家言
語之

李全略死子同復求襲即赴秦討平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
請罷吏文端有司奏可大和四年徵引疾上政事乃罷進司徒
平章軍國重事渾瑊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時牛僧孺李宗
閻同輔政素忌度因度辭位即白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因
請老不許八年使東都留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林遠不已
度上疏中理全活數十姓時閻瑊擅威天子擁神器播紳道喪
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麗綠野堂沼上林叢奉
綠幽勝度野服蕭散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酬宴終日高歌放
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遊而帝知度年雖及神
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使節度河東
度固辭老疾帝命吏却即中書弘起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
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使曉譬福元益恨東身
歸朝二年以病求還東都詔入知政事至京不能入見上已宴
群臣曲江遣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居恨不早我家柱石喪
憂未學丘轍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
公詩改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喪悼
以詩置諸几銘文忠度臨終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教家人索
之得半素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死度身貌中人而威望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舍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
子儀者二十餘年

宋子京曰憲宗平淮西非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
其功曰凡此察功惟對乃成其言故韓宗不居陰人庸大
乘雲鶴誠而度遂無顯功非前哲從惠用不用勢當然矣前
史稱度耽節頗浮沉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度何訛之

因話錄曰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通吏部選人官謂同通給事
中曰吾徒使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
定未嘗度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難措魚蒜連
肴則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於達皆如此類唐翰林
曰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却遣使門人作表答不
如意公令子承執筆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
將歸地下又不合晉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簡切而不
亂

此唐璣言曰晉公風貌不揚自誤其讚曰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明為而將明為而相一點靈芒耳青黃狀
機言曰晉公蒲狀狀小有相者曰即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

卷之四十五
晉書
卷之四十五

王賁即當鐵死一日遊山寺有婦人致一謎子僧伽蘭
猶析祝柳箋應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次取至暮婦人竟不至
詰旦復携素向者婦人衣趨撫膺曰阿父無罪報禁昨告人
假得王帶二扉帶一以懸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
矣度因投之婦人拜泣請帶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
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其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王泉子曰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皆失色度即命
張建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
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于晉使盜印書券
耳縫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臨事不撓

宣志宜曰晉公視師淮西時命封人深池濠得一石上有文
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雖未肥酒未熟障車見即且須
縮以示從事或不能完哉一年自竹間躍而質公萬載之對
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者言吳少誠由竹間一竿遂為
一方帥喻其榮也雖未肥者言無肉也以肥去肉為己字也
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己字也障車見即兵也且
縮者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已而日當冠也公嘆異之是

載十月李愬入淮西其日果已而於是公奇卒之辨擢為裨
將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幼孤母鄭賢而文親受書傳九載工屬
文十五權明結元和元年奉制封策策一拜左拾遺明銳
遇事無不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條上十事一教太子
二封諸王三出宮人四嫁公主五時召宰相議廢改六次對群
臣唐昭明七復正衡泰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
出入收進于時輪高弘本且靈靖等出為刺史聞旬進還詔
書稹諫詔令教務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時召問
得失當路者患之出為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
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貪橫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
祿礪妻俄外司東都詣浙西觀察使蕭勣杖安吉令孫泚數日
死武寧王詔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喪中吏不敢止內園
擅繫人逾年臺不及知河南戶部校諸生尸太階飛龍使誘士
命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送入元寶錢十萬
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戶部式生羅德奉劾按故事追得
書停務詔薄氏羅召種還次救水驛為中人仇士良所辱宰相
以種年少輕樹威失憲臣休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群白

易學論其枉久乃從通州司馬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模
九長子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魔元和休生：備乘所聘
在東宮肥壤近習密舖之宮中呼元才子模之謂江陵善監
一尊使以部
可見則建河
善士底

模傾亂國政陛下故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迎群議乃罷弘
簡而出模為工部侍郎然卷倚不喪未幾進同平章事朝野雖
然難笑模思立奇節報天子以獻人心時王廷湊方圖牛元翼
于潞州模所善于方請遣客間說賊党使出元翼仍賜兵吏却
舍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模答然之事遂吉如其
謀陰金多實告裝度曰于方為模結客將刺公度恐不發費
神費吾之詔韓皋等報治無刺更狀而方計暴聞遂與度信罷
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黑旗駐帝獨憐模
但謂長春宮使初微未去京北刺道古遣吏羅禁模第模斬之

言微之始末亦
無他處區使
為出見難進
亦名行不可從
報政君子不可
不察也

帝怒責京兆吏捕賊尉使使者慰模并善從浙東觀察使明州
戴貢蚩使卸子萬人獲衣罷之太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落模
網紀出即官尤無狀者七八然模素無檢望雖不為公議所右
三指卒謀使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年五十三
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越時韓寶量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號
湖秦望之奇益傳時韓寶量使韓寶量言事峭直故以立台中
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長守附官貴得宰相居位錄三月
罷晚即謂退長加慶節不歸云

常處厚列傳

常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父繼母以孝聞唐憲宗中進士第
憲宗初擢左補闕札部尚書李絳請建言右而王以納諫為聖
不聞進諫何以知天下事而曰處厚遂隨教上疏其言忠切
頗切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其肅穆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
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合易書詩春秋權要經籍諸
振其粹要選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帝稱善並賜金幣并進
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于帝是言官自常處厚始不脫
語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請其迂謬平叔唯唯遂寢處厚初李
逢吉得柄擢李絳為端州司馬其党欲誅必死處厚上言紳

為逢吉之黨所殺人情危竊神象先朝要用就今有罪尤宜寬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罪乎建中時宰相朋党楊炎為元載後仇盧杞為劉晏懷忠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神由是免逢吉怒至寶曆三年故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首以沮紳內徙建厚從泰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環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于天下帝悟即追叙文故之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夫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遲早入見切諫且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將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政也今皇太子總一歲臣敢畏死而不諫乎帝感惜賜以錦綵王廷湊唐牛元翼之家帝嘆宰相不才使凶賊縱其虐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續而嘆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顧牧不能同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王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趨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憾安可依違有所請避又問江王常如何處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而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服問有司凡百儀注皆出于處厚無不叶宜建中平章事初貞元時宰相蘇抗奏罷州別駕及常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

謹而廣

朱紫填擁不辨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紫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濫別帝雖自立執政然聚信較改攝于浮論處厚獨時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侍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心出耶乃亦臣不信得于橫議耶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植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涕泣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改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諫後教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觀傳史憲誠家以糧助同捷裴度不知其為詔憲誠無二心憲誠遣吏詣事中書處厚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于天子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悞不獲與同捷通卒有功李載義教破擒擒兵皆剗剔以獻處厚刑之前後宅活數百十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香案前上命中人翼扶之與還第一夕薨年五十六處厚姿狀如甚儒者居家一循易至建中歲然不可回春剛子御史百僚諷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惟擇官材注之棄瑕錄善時亦凱其太廣性嗜李家書錄王正萬奏為給還時護德宗寶錄後又聖慈隨去以憲宗寶錄分

日入直創具九例未及成而終本台淳遵憲宗諱改今名

李訓卿注舒元與列傳

李訓字子垂始名重言字訓故宰相族孫實狀魁梧多大言曰

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從父進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

謀事厚貶之坐貶昭徽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

都與卿注相得甚次時進吉付金幣百萬使主京厚給注喜

介之謂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衍仲言姪長并荐于帝仲

言持說辨激印可曉善鈞攝人主意又以身隔者海內遂旋既

見識志望不淺時帝愾宦官之橫故美龍其類頗在位臣持祿

取容若伏即死難者注陰知帝指是密計引仲言叶力仲言

尚錄肅帝使衣戎服覽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為四門

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大和八年也其十月遷翰林侍講學士仲

言教進講主閣帝必感懷中重以激怒帝遂信之不疑因改

名訓明主七月進翰林學士制誥居中侍宣贊行宰相事子

是守澄與陳弘志常元素王賡言相繼賜死而主澤嶮前物故

詔剖棺鞭尸元和進受盡復以忌出李德裕李宗閔貶降于外

數月之間連逐三相威震天下平生恩怨無不報者未几拜同

平章事詔三日一主翰林以故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

聖相夫

死也奸雄却從
蘇李子垂製
法變未

遺將其志可行故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清河朔意果而謀淺天

子以高然訓復時進賢才備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始注先顯

訓藉以進及位俱盛心願忌注託以中外勸勢以誅宦官乃出

注始鎮鳳翔其宿侯既誅宦官并圖注也十一月壬戌遂有甘

露之變訓既敗脫從吏絺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于道曰我何

罪而亂論人不之疑素與終南僧宗密善性投之宗密欲刺其

髮而匿之其後不可乃奔鳳翔為藍屋將來楚所執械而東訓

恐為宦人誦導謂送者曰得我則歸矣聞某兵所在搜捕汝必

為所奪不若取我苗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及後士良捕

宗密將赦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淳屬注逼苦則故死固其分乃

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并都外男女孩嬰相繼溺淹旬許京

兆府庶佐二大塚墓道左右他日帝頓思訓教為李石鄭重稱

其才而宦豎益熾帝居恒不憚往性曠目獨語賦詩以見情自

是感疾至并天下云

卿注本姓魚胃鄭八絳州翼城人也微賤貌癯陋不能遠視以方

使遊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鄭度使李愬為想養黃金解之

署衙推之徐州巧諂傾軫善揣人意浸預軍政本軍患之監軍

王守澄白愬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

想善便欲做
注不能為之
見之晚謝想曰誠與公言即遣官守澄入總撫家與俱至京師
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賂賈既陷宋中場縉紳側目金吾將
軍孟文亮鎮印寧取為司馬不肯竹御史中丞宇文勳劾奏乃
上道遇奉天報還御史李欽閣內奏彈之旬日間章數十上守
澄匿注于右軍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遂寢李欽之
奏尋奉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刺野駭嘆主軍中尉常元素
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目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
至噴出鼠伏後辭泉湧元素不竟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
之弘楚怒解職三項之直發背卒判從諫惡其人故因事斥去
之即表劉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崩守澄從舊注即日
召入對浴室門賜養至暹是夜忽出東方長三尺芒耀忽忽既
進太僕卿無御史大夫注奉李欽白代曰加臣之罪難于理而
無辜在赦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注資令當即肅雅觀
奔第官射利資橫巨萬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龜原複壁堅聚京師
輕薄子方壘將吏以燭焚燭闌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夜夜
艾乃罷除人誤大日走其門尋掘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
李訓已在禁中日日譏論帝前相倡和謀阻剪中官由謂功在

一乃主此

注自可取

使官者錄注
注人三三三

恐于未溫未
多議也

然則甘寒之
安注軍向應
未減

二處書書

尋刻帝惑之來是進退士大夫抗體朝法策策其必亂帝聞
因附以極茶對帝始都王涯為極茶使又言秦雍災當與父
之帝堂詠杜南曲江縣有宮殿十門語意大實時環江有觀樹
官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米監字詔公
卿得利舍隄上俄得注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
諸寮屬于訓：與訓元與謀殺注慮其豪俊尚助更擇臺閣
長厚者以錢可復蕭傑等與之舊制節度使受命元服諸兵部
謁後寢廢注詩後之是日度支京兆各供帳入諱帝賜通天犀
帶出都門攜筆折注患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莫澁水注奏
守澄國勢舊履身雖長固辟宦者賜送故以鎮兵悉捨錄之訓
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訓敗乃還其
屬親弘即功注校監軍辰仲濟又大將賈危中守十餘人注驚
挽不暇聽仲濟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
可復爭及親卒十餘人皆焚初未獲注京師戒嚴及是人相慶
藉其貨得絹百萬已他物稱是注敗前苗生野服席上指中藥
化蛇為數萬飛去

計元與吳州東陽人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奇切水皮脂炬
塗其背人自將吏一賜名乃得入列禁園席坐案下因上書言

可不歎然文
其收亦可取

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羅練進其最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難繼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身由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百司承以禁錮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也又言進士不宜限數今司考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欲取二十則未可乎歲有才德說教人而曰必取二十則進者乃過半謂令令格可乎俄擬高第調御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與元書記文徵家健一特推許俾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奏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負其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五年獻文閣下不得報上書言言焉同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進旅卒為名臣今臣位任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悔期不一報竊自謂才不佞周嘉貞而無困入又下憲所薦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愷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稱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煩棘指弊出入今古教千百千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政皇之角權矣之蓋言三父等可比故盛時雖逢竊自是暗文宗得書高其白激昂出示宰相李宗周以淳樸延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吏部特李訓塔表尤與元與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會帝致因

元與奏韓明審不三月即擢嘉刑部侍郎專附即注注所忌崇說逐之月中以本官同平章事韓謀莫日與訓北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如札舊臣外約人善先時裴度全孤楚勳軍皆為當路所軋致間處至是悲還高拱元與為壯丹賦一篇將稱其二死後帝理壯丹死殿閣誦賦為泣下

宋子京曰李訓李漢家謀即注斬小人王涯暗為舒元與陰而極邀幸天功事不殆故李德裕當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守邊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坑中人以博精兵其元疑哉

舊史論曰李訓祖詠百端陰險高狀背安濬而功隲出即注以權權極如盡願四星兼備八校小人方進而又唯知但慮為衆惡而抹漢葉翻復蟻之患也

舊記

華部五

華容梁慈撰

李石卿章李紳列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入奏事占對善敏文宗異之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李訓誅死乃擢石為相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挽方是時宮寺氣盛陵暴朝廷搢紳賴石以為彊于是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此卿注多舉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謝安之帝曰善

不即與卿開元
帝在位時
卿杞

帝賦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庸石曰治道本于上而下固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同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某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親尚書而人不取解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宰相史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石是言宰相若忠正無抑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避兵衛甚哉見得而誅之願上指故事以垂吾車道從兩道野獻並已停廢送之帝嘗顧卿章曰臣欲與卿猶漢何等主耳

文清李益判
代其之則三
日寺之有
新置更定此
事既無重否
今以是繼科
之

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急固曰陛下之問而章之對臣皆以為非頗回匹夫耳自此于舜陛下有四海春秋累日引月長以蘇光舜奈何此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唯陛下開謀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卿注因遣分詣諸道巡遊詔六道使按之會訓致大逆傳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進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就言有寇至士民驚走諸司奔散遣省吏捕之遁走卿車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遽爾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雖亦不免置然之石坐視文案而然自若數使傳呼開皇城諸司門金吾大將軍陳居實率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宣示弱至曉乃定是日坊市悉少士皆望皇城閉即殺劉琮非石與居實鎮之京城幾再亂開成放令賜京畿一歲租俸分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且代百姓配祿天下非藥物名果也貢悉某又罷宣索營造資石建白贊成之又以其時詔令天子多自諭之因請內置故令一通以時省費而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

可見古人
凡世不宜

覆當時卿大夫通和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長不達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昭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然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石奏咸陽令竊遷治興成渠之當咸陽右十八里左鎮永豐倉秦漢故渠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軌勞則縣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後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于人朕安慮哉三年正月將朝為盜所傷天子殿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石固臥家固辭位百詔以平章事為判南都度使會昌三年檢校司空使節河東別將楊弁乘隙激衆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拜留守卒年六十二

鄭覃澤人宰相珣瑜之子也以陰權累陞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高和難使覃奏罷之務宗立不卹國事吐蕃方強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擾邊政今吐蕃在邊征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大舍德所出國民膏血可使倡邊無功濫被賜與獨節用之以所餘修邊母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悅覃宰相蕭道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曰聞中殊不欲致後有為我言

者當見知延英時閣中奏父廢主是士相慶王承元從帥鄭清其下固留不得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之詔遣覃諭以大義覃遂安承元乃得立寶曆初權京兆尹文宗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牛李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遂以工部尚書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故召為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為御氏大夫俄德裕罷宋瓘從用下除覃秘書監瓘瓘得罪進石僕射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罷為相覃病進士淳季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才勝賢乎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人多號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其特進士初且設是科二百年曩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他情因指香案曰此始革好用文則廢不治歸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此皆不恤職事主暴王夷甫以不及為斯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經法度而已將李固言同秉政固言舊在球為起居舍人覃以為不可帝曰公事要相適覃曰若宰相畫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帝生延英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因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三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齊廢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帝每言頌宋事不詳實史臣韓愈當時是人抑昔漢司馬遷

與任安書辭多悲慰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蓋曰武帝中平大發
兵事造生人耗瘠邊所非過言李氏曰車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辭尼有終開成三年以
高致仕有無五日一入中書俄罷為左漢射武宗初李德裕從
用故授軍共政因韓乃授司空致仕卒章清正退約與人未嘗
事狎野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其侍講每以厚風俗無朋比高
言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始章以經義訓諭博士陋淺
不能正建言準漢舊事錄石經太學詔可重乃表用堪崔球張
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章弟朝字有融始辟柳公綽
山南幕府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過見朝執筆端
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紀之乎朕將視之朝曰臣執筆可書者
史也故事天子不親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嘗曰史不隱善不
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蔽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致
直筆猶送良亦補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几自飭帝悅
謂宰相曰朝懷故事不界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
之尚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休為將來羞度一見得
自改訓乃上之果官至會昌中司平章事始朝李德士有相者
言居常貴然不可以科甲進俄而有權朝第一既又復實被故

相者蜀曰安之已而果相

李紳字公垂連州人中人書令敬公曾孫紳六歲而孤哀苦成人
母盧氏授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妻母有
烏銜芝墜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去客金
陵李錡錡字書記錡寢不法貴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去不
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濤為其行錡怒陰教士齎食之即
脅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跪坐錡前紳陽怖栗主
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微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即對
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
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主撰書如所欲即因紳微中錡誅
乃免或故以聞謝曰本欲于義非苟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
觀察府判官召為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罷三
俊累擢中書舍人及稹為宰相李連吉以計罷之將引用牛僧
孺候紳等在禁近沮辭以計出紳為江西觀察使而素厚過紳
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注言為連吉中傷入謝又自
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紳族子連有大學名居華陽自言
不願仕及相書為拾遺連寓書于書求存按紳思其無立援扁
請之連失望去附連吉連吉乃罷實與劉柳楚等為拾遺以同

神璘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遂吉使守澄從容奏言
先帝怡懌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違吉使立陛下遂
吉因乘間言紳害不利于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
端州為司馬此時無人敢言者惟常璩厚厚言紳枉折遂吉之
奸後天子于禁中發先帝手紙書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
為嗣始大感悟唐故令使江州長史沈亞之判刺史霍山
多虎獺奉者病之治機弄發民蹙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
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
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優寵紳為賓客分司開成初鄭畋以紳為
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
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遂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
位徙淮南召拜平章事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復節
度淮南卒諡文肅怡澧人吳汝納者詔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
陵坐賊死汝納被逐久不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
遂附宗閔竟中會昌時宰相為江都尉人訟相史慈狼藉身
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錫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賊
者疑紳承恩極言讞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
按元藻持兩端德裕惡之奏貶元藻崖州司戶參軍宣宗立德

裕去位紳已卒宗閔故黨程鉉等導汝南使為湘訟冤而鉉與
令狐綯白敏中因從中深文進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
等擢汝南左拾遺元藻武功令怡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辱為
怨仇野眼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野至務為威烈或陷
暴刻故難沒而坐湘冤云

雲溪友議曰李吉甫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將赴奉以哀
情告于州牧吉甫遣以五布三帛吳機雖解以書讓之其詞
唐突及吉甫當國崔倚叩知貢奉潛持及第諸姓名未呈
相府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遂注武陵字呈
上吉甫曰武陵粗人何以當科第卻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
聞文章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却矣相府不能因私誅士
唯之而從 此吳李結怨之端

北齊瑣言曰紳鎮淮海吳湘為江都尉時有寒落衣冠顏氏
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紳款納之湘強委禽焉於是紳大怒乃
羅織坐監奏而殺之宣宗初在民間偏知其屈登極後與二
李不叶者遂使訐究衛公以此貶朱崖路經澧州期寄寓期
士曰李二十恨我按旧史大中三年御史臺從推吳湘微止
云揚州都虞侯劉辟與湘爭娶阿顏言之甚詳無紳款納顏

之事即此可見小史之不足信或牛李黨從而為之辭

李德裕列傳 薛元寶石雖附 牛僧孺李宗閔又附

杜繼高不入
行

千古大戒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學不喜與諸生談有司以蔭補校書郎累官至務宗時權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出其手帝急於政殿里多可請巧挾官人詞禁中語聞詔大臣德裕更言舊制謝馮都尉與要官某不往未聞元中訥語尤切今乃公宰相又大臣私第是等無他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自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論事帝然之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詆之言甫逆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進言沮解之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資之進言以議不合罷去故進言甫而怨度壞德裕不得進至是進言乘帝暗庸以計罷度與元鎮相而已代之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而引僧儒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益深初浙西承王國清訥資易五傾府庫資軍費用空疎而下益驕德裕自發約以留州財歸兵雖陰而均政士無怨再尋而賦物充拓南方信難難父母獨疾子并不敢養德裕論以孝慈且絕之以法俗為之變又按所屬非經祠者毀一千一十所撤松邑山房千四百六十起

並無所獲與天子下詔應楊敬宗立詔浙西上脂蓋極其慶周銀貳萬金十兩金百三十兩又詔索盤饌饒饒千匹德裕恩奏罷之徐州王智興以上三日請于泗州置戒壇慶僧尼以將福詔可自元和以來較禁此與智興欲聚貨首謀置之于是四方輻輳智興由此貲累鉅萬德裕上言若不鈴制至隆延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時帝非幸無常細此舉小賄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上丹表六歲表辭皆明直如切帝雖不能用猶教常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裕之滯浙西心惡關廷因事納約冀回聖眷然為違吉甫排訖訖不內從時處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新食蜜血既飲之後又數日益食老疾之人率以之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誑進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勅逮捕訖之且上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禁請下詔察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驅敦遣德裕上疏曰進之高者莫若廣成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夢子形無損子精乃

可長生金元路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潔志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衍物色異人若使廣成金元漢
運而至告陛下之書亦無出于此臣慮今所得者皆逆性之士
使物渾冰以小人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
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獨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
宗時劉遵合金宗時孫觀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
宗廟爲重乎倘必致真應顯止師保和之行慎無及藥則九廟
懋悅矣思元果誕請不情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逆之大
和三年召釋兵部侍郎裴慶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力
先秉政且引僧孺爲助寵慶政事出德裕帥鄭滑凡德裕所善
恩逐之踰年從德裕到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杜元穎敗績而
郭勣代之病不能事死矣已甚德裕至完殘廢怯皆有條次始
嘗舉招來南詔復萬州傾內資結重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
舉故或資盜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道險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
千里獨無弓遺今廣莫尚新非痛殲孽不能制一方此乃建等
遣接圍蜀地形而入南詔西是吐蕃日召老于軍旅習道事者
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決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者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靈細

德裕金元

路至多不可悉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
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府詔來年亦歸蜀人必懷德裕奏已即
請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疲弱新爲靈州所困皆
破膽不堪征伐若北兵盡歸則與元頊時無異朝廷是言從矣
蓋由楊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改事不可令臣獨
當國憲期足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蓋堡障積糧儲以修邊
蜀人粗安明年德裕聞蜀兵疲弱者去四千餘人處北兵得千
五百人與土兵參居將相訓習日益精練于是邊夷復懷南詔
請所修練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
里因山爲固異時伐之以制寇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
守且陳出師之制僧孺居中沮其功命逆悉怛謀于吐蕃以信
所盟吐蕃蓋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
朝數爲上言請送悉怛謀以快怨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帝亦
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僧孺平章事封贊皇縣伯而牛李二相
俱罷矣故事承印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即官非公事不敢謁
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或集閣中酣醉乃去至德裕則踰廊吏有
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寵朝由龍尾道起出還無輒至
閣者又罷京兆蔡少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知正二

遂正必去邪邪必去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顧秦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始二省符江涇大賈使主堂對舍則因是挾賢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義感風謠言貽注始同王守澄以藥進帝少聞又薦李訓使侍詔帝欲授訓官德裕曰訓向所為陛下必盡知之堂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遂言嘗言之訓曰臣聞惟願回龍不感過從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訓之過著于心本安能改後邪進言位宰相而存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遂見不憚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以宗閔言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傅母杜仲陽歸浙西自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被留後使如詔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宗閔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當除仲陽導王為不軌帝惑其言遂罷德裕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政帝追悔德裕以廷機遂乃以太子賓客司馬都督從容語宰相朝廷堂有遺事乎衆以宗中錫對帝從首諸敘行下曰常此時兄弟不相保況中錫相有司為我憂歟之又曰德裕亦中

錫此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垣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遠而獨三進宦帝曰彼嘗進即注而德裕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填填而出上指坐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訟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遠淮南鄭度使代牛僧孺僧孺則之以軍軍付其副張鷟鷟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緣德裕奏言止四十萬仍為費用其半僧孺訐于帝詔德裕重檢結果如僧孺之數德裕即自劾始至顯疾病為吏隱欺遂待罪有詔釋之而諫官魏謩等共劾德裕挾私怨安養以傾僧孺上竟不問武宗立召入為相既入謝言于上曰政理之要在乎辨羣臣之邪正夫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麻蕪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知朋黨之患然所月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訪小人以舉執政如憲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政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良以為宰相自欺罔者立無去之全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欲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咎日累月積以致禍敗

江陵之下

此事可以
事上之誤

蘇軍大恨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適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後
改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聞夫上嘉納之初德
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和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街
之德裕一日延之中堂贈以珍玩數珠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
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從欽義竟知
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帝嘗入仇士良之譖遣中使訖誅故
相楊嗣復李程于貶所德裕聞之即與崔瑋崔渾陳夷行三上
奏曰德宗親劉晏動振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寬而河不臣
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廢
謫至元既而後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使罪
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聞延英賜對遂
入逆藩誣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頓陛下危二人于
死勿使既死而衆人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
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踊上召升坐嘆曰朕前
位之除宰相何常比數李程字捷志在陳王嗣復弘遜志在安
王陳王猶是之宗重意安王則專附妃嬪使安王得志朕那
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臣等雖愚難知逆逆運二使更貶嗣
復延通州刺史時帝數出畋游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

崔渾仲武

定四書

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動動微
戒願即田游承天意壽冊拜司空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
忠惟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表即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
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遲回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
變臣請無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德裕即就
朝廷亦不問德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與仲武
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武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
志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德
裕問德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
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曰
幽州糧食皆在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
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趣
節或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
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回鶻自開成時爲點戍斯所破踏節離散
會昌後烏介可汗扶公主于塞下搜族大仇吐谷運虎項利
虜掠回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
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爲鄰國所破
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棄其因而擊之宜遣使告鎮撫賜以

糧食此漢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陳良行曰此所謂借寇兵
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就
敵爭進不利則為驚鳥散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饒
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失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帝
於是發東二萬斛會回鶻相盟授新稅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
于是回鶻勢弱數年乃而欲藉兵復故地又頗假天德城以會
公主帝不許乃遣張武城保大柵祀頭峰轉戰至雲州刺史
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完項吐谷渾皆保險莫敢拒帝
益知向不許回鶻用二部兵之教乃復則以計德裕曰祀頭峰
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留之今為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
出奇奔還之王師急擊使必走今既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蕃渾
勁兵與漢兵銜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人略授制河全雄進
擊可汗于殺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退敗進位司徒點憂斯
遣使求獻帝欲悅點憂求安西北庭德裕曰安西距京師七千
里北庭五千里其時由河西隴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任任有
兵故能腹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回鶻回鶻今破成未和
點憂斯果有其地即假安西北庭可得即復置都護代其勇
人不如此兵于何處遣發何道饋餉此乃同質庶以希虛名非

王人保

史通

計此帝乃止點憂斯求冊命上怒其不修臣禮復求職遣及賈
馬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點憂斯未嘗有
功于中國豈敢遽求職遣乎君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心稍臣取
同姓子孫禮乃行冊命上以焉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
車馬賜之曰貞觀中點憂斯先居身自入朝斯有不能回鶻使
唐諸蕃可汗能復仇雪恥茂功壯節近古無傷今其殘兵不滿
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孽又聞可汗與我同姓國家承北平太
守之使可汗乃都尉若商以此合族專事可知今欲冊命可汗
且遣趙蕃諭意澤潞別從陳元其從子魏德留事以邀即度寧
相諫官多請與之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倫而不討無以
示四方帝曰可祿才對曰河朔鎮所恃以唇齒也如今魏鎮不
與則魏夫大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
不得現三鎮今朕欲錄其各以兵會帝無之乃以李回得節
命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遂留將兩德
裕遂遣王罕以陳許諸中使遣子魏以伐魏弘敬聞之養黃出
帥請自澤潞取磁潞遂投肥鄉平恩會魏水戎兵既入太原遂
其帥李石辰標將獨升主留事方是時魏未下魏足為慮是歲
者頗言兵皆可罷帝遣中人為元贊如太原使魏升重鎮中

忠誠到底
此即所謂
忠也

人運於衆中謂德裕曰相公須早與之即德裕曰何故曰自牙
門至柳子列十五里地光明甲如何取之德裕詰曰李石正
以無兵調機水卒成榆社并同以亂并何能運致如此曰召募
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資財李石止以久軍士餉一匹故致
此亂并何從得之使者語德裕即奏并賊伍不可放如力不
足請捨讓而孫并會太原河東並成榆社者聞朝廷全軍取
太原恐要挾為所屠城乃擁盛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并蓋孫
亂卒遂并京師德裕每疾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通兵出境
即仰給度支多違延以固國力或與賊約令解守備得一縣一
心以報天子故竟無大功固請教諸通兵勿攻賊故元逆
等下即滋滋而張氣索矣俄而高文瑞歸命稱獲之皆女子按
槌以縛其同防之端破賊之策奏請詔示王遂未幾郭誼得獲
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誼賊望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
及勢孤力屈又責誼以求賞此而不誅後何以懲惡帝曰朕意
亦爾因詔石碓入海蓋取誼等及害為誼用者悉誅之其功拜
太尉還封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
請罷郡縣官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怒時天下已平數上
疏乞骸骨而星象言變或犯上相又懸弓去位皆不許嘗因凡

六年方用兵時善度機宜選用將帥善招指縱皆獨操于德裕
它相無與焉故威名獨重于時宣宗即位德裕奏冊太極殿帝
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豎
日罷為制南即度使俄從東都留守白敏中全狐趙在張贊同
使党人李晟非德裕陰事故以公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
又奪其汝納訕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吉刑部侍郎馬植
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拘成其寃至為然御史同上
不通乃貶為崖州司戶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謚全狐
綽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綽語其子滿滿曰執政皆其憾可乎
既夕又夢綽懼曰衛公猶與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
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
謀議擬古為廣褒貶可喜恒以天下自任武宗知之言從計行
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于蔡叔叔良敗于深其與有
三一者詔書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不豫聞一者監軍各以意
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
遣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乘
高立馬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趙在張
揚欽義劉行深約數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

衛有功則例需實二推參皆以高然白上行之自樂回篇至澤
 游罷兵與用此制自非中書建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全
 既爾將相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月兵卒相不
 休沐或經大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
 金沛然若無事時河北三鎮每奉事德裕輒引使者面諭之曰
 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聽
 汝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辱忠義立功立事
 結和明主手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
 節度使揚志誠遣大將邀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不
 赦其罪此二人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又除
 浮屠法五臺僧多必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
 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
 納之名染于人口獨不見劉從諱招聚無異聞人竟有何益仲
 武乃封二才付居庸關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
 意欲于武不可戰即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
 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德裕嘗語帝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
 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階勉從隨計一舉登第自
 後不孤私家遺文遠蓋恐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且朝廷顯官

編者

以紀不詳事
 附錄事

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習聞朝廷故事處儀範行準則
 不教而自成舉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後始得一班一級固不
 能熟習也及方士趨歸真以術進德裕不聽于是挾術詭時
 者進帝志哀焉所居安邑里第有晚號起車亭曰精思每計大
 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殿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有
 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世御臣要略伐叛志獻
 登集行于世及貶潮州猶留心著述作窮愁志

唐路林曰李衛公幼時言甫每以敏捷跨于同列武相元
 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願習日元衡具
 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
 陽而問所嗜者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獨異志曰武宗朝宰相李德裕每飯每食一杯羹羹饒
 約三屬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至三煎即弃其
 滓於溝中

王象子曰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懷嫉進士舉者及居相
 位權要來手德裕嘗為洛府從事日同院李師事以詞科
 進退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袖與德裕便謂之曰
 某文袖當與及第李師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宣漢及議曰：發皇常國斷孤寒之路，後人思之曰八百孤。
歲餘下浚，一時回音望崖州。

語林又云：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慶觀山積閣左右，
雖為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戲慶吏之餘，盡
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條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
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遂由是制郭

進表雪逆許加贈

王元昊曰：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裴裴晉公不及李
之說。文鏡後得文鏡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劉裴裴裴裴即瑞
摩祿斯曲中利害，雖罪惡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
定，將謀合而蔡之，凶形成矣。公不過一發其決耳。蔡下而天下
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教通之，兵受也止而不能
取。越一支部而望若故也。一屈于韓，再屈于鎮，三屈于進，言四
屈于宗，則而望若故也。是通何道哉？文鏡但武宗通點曼斯破
回鶻，平太原，定澤潞，居振攝千里之外，披將待喝，百萬之衆，賴
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權則不啻從裴公而上之。而
及其然也，天下有以爲常然者，豈盡成敗論邪？抑彼其嘗太尉之
賞，澤則不聞有以司徒正者，幾平泉之觀，後則不聞以綠野正

裴裴裴

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威。如是而已。更稱其一
既必報，雖此必酬，夫修則于息，若此而望其曲，而欲求
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敵中，即何之說之精矣。能見此于全孤
而不能快必于敵中也，則其見國賢于其人也。嗚呼！才至于文
貌而不得賢相可異哉。

孫子曰：維州事是非甚明，獨司馬居實主牛者，彼自爲神策，好
兵而發。

薛元實史失其理，系大知初目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則李
德裕領西川，受維州降，牛僧孺退之。元實上書杜言：維州不可
失，可因而撫之。潰寇肩腹不有，敗文昌代德裕，狀元實治當最
速。累司農卿，京兆尹，自甘露變後，禁軍益橫，元實詣宰相李石
第，問石方主時事，與一人爭辯甚慍。元實使視之，云有神策諸
將，語事元實，起入。貴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然
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檢出仇士良閣而召之。元實
曰：爲有公事，行當至矣。乃執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事
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言無禮於中尉，如之何？無禮於宰相，庸
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實以同服而求相，中尉正
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實飲，飲而罷，出爲武庫卿，度

使會昌中德裕當國遷往京兆戶部多俠少年以爲聖體庸
夸詭力剽劫坊間元寶到府三日收悉少枕危三十餘輩陳露
市餘黨懷爭以人戒其之元寶長吏事能推言時與禁軍義戰
百姓賴安閱歲進工部尚書領諸道監鐵轉運使德裕用元寶
弟元龜爲京兆少尹知府事宣宗立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
司戶元寶下除袁三傳文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石雄徐州人王智興討李同捷收魏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
前除軍惠智興苛酷謀逐之立雄智興懼變回駐雄陰結士徭
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流白州徙爲陳州長史會
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制
使但到河也雲州馮召雲謀曰回鶻離散常備除久是國家以
公主故不欲至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亡奔公主走我當
迎主歸如不從吾則克之雄曰諾即遣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
拔難三千騎夜襲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屬軍十餘衆從
者衣朱碧類華人譯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喻之曰公主至此
家也索求驛路今將出矣擊可汗請公主駐軍第無動雄乃鑿
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搗可汗牙帳可汗大駭不知所爲奔
幽重走雄追擊大破之可汗被廢遁去保黑車子聚雄迎公主

以歸降其部落二萬餘人進豐州都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
瑛遂留以雄代之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破賊三壁賊大震帝
聞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有男子
擊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夫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賊潞州者
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患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
樂爲之用瑛危憂其大將郭誼客獻款請斬瑛自歸衆疑其
詐雄大言曰瑛之叛誼爲謀主今欲殺瑛乃誼自謀又何疑雄
以七千人徑薄潞受誼降宣宗立從誼鳳翔後代歸詣政府自
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白敏中以雄爲德裕所荐曰
鄭日之功朝廷以蒲蓋岐三鎮酬之足矣除左神武統軍失勢
快快卒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第進士元和初以對策
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爲時宰所忌調補伊闕尉久之進累集賢
殿直學士穆宗初從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陞肅州刺史
李直臣坐貶常危將宦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以貸
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今所以禁制有才之
人疑山來此皆才過才人法不能制者也帝異其言乃止始釋
弘以對詰中外弘卒孫幼主藏奴與吏訟于御史府上帳之取

然則佛瑞此

不說諸人

其薄自開凡中外主權多由弘貨獨備瑞不納上大書請左右
曰果然吾不謀知人由是遂擢為相教宗主進封奇章郡公是
時政出近侍佛瑞數表去位帝為于鄆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
度使鄆城土悉出稅增募賦募于民吏倚為援佛瑞陶悅
以城五年革鄆人無復戲費文宗立學宗問富國廢佛瑞贊
復召相之志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問計佛瑞曰范
自安史後非國所有劉總整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緣而
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
捍北方不必計其煩上從之自是屢後吐蕃請和約弛兵而
大商惠但謀離離州入之劉南子足德裕遣兵入據其城兵奏
其狀且言欲遣生是三千人燒十三橋橋西戎腹心可洗又知
是常舉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帝使羣臣大議請如佛瑞策佛瑞
持不可曰吐蕃無地萬里失一離州無害其強比來修好約罷
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故失信收馬府嘉川
上平掠取萬騎故曰中不三日抵鳳陽橋則京師戒嚴此時雖
得百離州何所用之徒弄誠信有害無益此匹夫所不為況天
子乎帝然之遂召還降者時皆謂佛瑞決意沮德裕之功帝
亦旋悟其不忠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于太平乎佛

有安

則以佛瑞此

文結或未必

瑞曰臣侍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捷百
姓安生業私室無儲家上不登殿下不恐隨離未及還盛亦足
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還謂它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
久處此耶因請罷乃出充淮揚節度使開誠初在解刺鎮為東
都留守三年召為右僕射佛瑞入朝參莊恪太子薨既見陳父
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惜帝意帝然流涕以足按不任賜罷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會唐元平漢水溢壞城郭下逮太子少保會
劉勰代誅不雄帝更得從諫與佛瑞宗閣交結此又河南少尹
呂述言佛瑞開換之元恨貴之武宗怒策貶僧州長史宣宗立
還為太子少師卒言六十九歲曰文簡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宰相李吉甫忠之補
洛陽尉父流落不偶裴慶伐舉引為彰義觀察判官蔡平遷駕
部郎中和制誥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與遷舉宗
閔託其僑舊裴為李德裕所奏貶劉州刺史自是朋黨之禍遂
成俄復召為中書舍人與黃裳所取多知名士大和中德裕自
浙西召徵以為信而宗閣中助多先得相即引佛瑞同秉政相
唱和去異己者遷德裕及德裕遂自西州上注意甚厚朝夕且
為相宗閣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牧謂曰德裕有

文學而不由科第每用此為懷懷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
大宋問曰更思其次懷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宋問曰可夫懷
乃踏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寄宋問復與給事中楊
康卿謀之事遂中止未幾德裕為相與宋問共當國德裕入謝
之宋與之論朋黨事時康卿與從元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
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
聞而惡之故與德裕首及之德裕因得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
復言及朋黨宋問曰臣素知之故康卿輩臣皆不與是官德裕
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宋問失色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字訓
即注始用事疾德裕共皆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宋問知政事會
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宋問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諆軍為
妖黨今日為妖耶即貶處州長史訓注乃劾宋問異時陰結內
心宋若憲宦者常元素等求宰相及他陰事再貶潮州司戶時
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二李黨逐去之人人
駭嘆連月掌貽帝乃召宋問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
問問成初處州吏元忠河陽李載義黨表誣洗乃從為衢州司
馬楊稠復輔政與宋問善欲復用而畏則軍乃託宦人謁帝更
擬宋問杭州刺史遣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會昌中劉稹以澤潞

叛德裕建言宗問素懷從諫今上黨近東鄙乃拜宗問湖州刺
史稹敗得交通吐蕃封州宣宗即位徙湖州司馬卒宗問性機
警始有當世名既獲貴善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
可為相宗問遂與為怨歸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問崇
私黨黨熾中外卒以是敗

唐紀

章節六

裴家孫慈撰

李廷範專裝休刊傳

李廷範字侍價淮陰人幼孤事母以孝聞南冠舉明經李峰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位即召李光顏於邠序李愬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廷範與李文昂溫會景陵馮勣同進曰元朔未改陵土新復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也違如金訪謀獻付曠曠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重耶帝雖置其言然掌加勞遣鹽鐵使王璠增茶稅十之五以償用度廷上疏謂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事忍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歛與鹽菜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契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廷亦論稅以信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竭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楊整歛陰中帝欲廷以數疎不得留出為下邳令還為殿中侍御史除禮部員外郎傳瑞遙相以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即注以醫道文宗一日語廷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廷曰臣知之姦回人

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廷及李宋則以罪去廷為申韓貶江州刺史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廷同執政與李固言三人居中秉權乃與鄭元陳夷行等更持義好惡相彰和朋黨益熾矣廷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廷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調攝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移戶部尚書以開陳夷行召曰恩雖予奪願陛下自新廷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焉用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為用彼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為直勸我九宰相皆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直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罷宰相帝曰易哉此言誠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廷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取也帝好詩嘗欲置詩學博士廷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乃止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廷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為廷之廷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時徽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勣獻白鷹廷請却之以示四方連門下侍郎為文安山陵使會於大雨將宮至安上門陽子事不前罷為太常卿終以

議所立再越州刺史宣宗立處河陽即度使罷橫城宿遷百
餘萬以吏部尚書召廷云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於尚書右
僕射准而即度使表請立遷太子離天下心江准早發倉廩賑
流民以軍果儲穀事價與入卒年六十九諡曰貞穆性寡欲早
喪妻不置妾侍問無飽餉淮南之人德之廷已歿即閣下顯立
碑刻其遺愛云

以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

魏奉字申之鄭公微五世孫也祖進士第文宗讀貞觀政要思
微賢詔訪其後是以奉為右拾遺兼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奉
軍衛方厚貶汝州司戶俄徙歙州刺史奉上言以昌齡壽殺不
辜事跡暴露不宜復使治人有詔改昌齡洪州別駕御史中丞
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奉上疏曰竊聞
數月以來教坊選賦以百數莊莊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
不避宗姓太與物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權奉為補闕謂曰朕
遣市女子以賜諸王耳爾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孝子疑似
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提為制辭以實
之帝嘗謂母相曰太宗得微恭親闕失朕今得奉又龍秘陳朕
不敢仰希貞觀幾處無過之地教坊工雲朝霞吹笛善為新
聲詔授揚州司馬諫者頗言司馬品高即官制史迭處不可以

授魏王帝意右之宰相論諫官勿復言奉獨固執乃改授朝霞
湖州司馬而制南監軍呂全環縱橫卒辱江陵令觀察使常長申
狀與樞密使訴之奉勸長康舉一方監軍侵辱縣令不以上聞
不申門下而私白進臣亂法受賄明其罰不報俄為起居舍人
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奉對惟政易在詔今上還鄭章曰
在人不在易帝曰亦甘棠之比也帝因教奉曰有不當毋嫌論
奏奉對向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
省屬皆職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奉奏記注要書善惡
所以敬戒人君陛下當力為善不必觀史帝曰朕卿嘗觀之奉
因此向者史官之罪也陛下見則後未所善必有諱避何以
取信於後奉乃半據陳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武
宗時坐李廷錫嗣復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召授給事中遷
御史中丞發附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權氣頃之權為相入
謝言今天下粗治唯未建東宮使正人傳事臣竊以為憂且泣
下帝為感動時帝春秋高嫡嗣未建羣臣莫敢言奉首以為言
朝議重之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降遣部震提業內侍恩籍人
無敵言若奉奏從業湖州大理卿馬瞻有犀簪數十首供而奉
之奴王慶以給告瞻職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瞻獄外慶免

蔡引奴訴主律因事卒論慶元大中以平章事領制南面
川郡慶使以疾來代召拜右僕射卒年六十六奉為宰相議事
天子前他相或委曲規諷惟蔡正言無所避虛宋嘗曰蔡線有
祖風疑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全孤獨所忌諱寵之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當德宗時為浙東觀察使破禽
山越賊粟鍾德宗加其功休其仲子也休傑守嚴正方兒童時
兄弟偕隱講經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
食曰既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復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
異等歷諸府尉署入為監察御史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
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即
者次為時政記類詳已辭略它議史氏莫得其詳請宰相人自
為記合付史官詔可大和後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更卒
侵盜沉沒舟運溺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要之法休窮究其弊
命在所令長兼董絕以實罰立漕法十條歲運至百三十萬斛
時方鎮跋扈國者益取直同規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撻休
建言許收卸直女墮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息歸鹽鐵乘政九
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使久之以友子少保分司東都優起歷
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休不為敬察行所治

史下畏信龍之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為人賦籍進止雍閑宣宋
嘗曰休與儒者然嗜浮屠法者恒不御酒肉諱求其說漢釋附
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為樂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常溫常澳列傳

常溫字弘有翰林學士綬之子卒加貴之之從子也方七歲日
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累官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
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即既謝輒解歸侍親疾癘二十年夜不
弛帶服除李遂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攝
罪不測溫率同舍伏闕切爭由是益知名大和五年太廟室湧
碑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奪其票自教中人輩之溫
疎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司為隲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
者止于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
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會群臣詣上傳號溫
闕疎以為水旱為災恐非嚴祓之時上善之辭不受改傳御史
李德裕入相權禮部員外郎或言推為牛僧孺李德裕曰是子
監正可以私廢乎即注即度風翔表為副溫不可或曰拒之必
為患溫曰擇楊莫若輕拒之止于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
之注疎詳疎疏大夫未幾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某足積憂長

何曾能走
不可入焉

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周薛帝怒曰半經治命和禮部
侍郎崔彥曰溫用乳命益所以為孝弟意釋換和判詣達給事
中初彥在洛太子侍讀彥詣宮中乃得見太子諫曰陛下不宜
聽彥奏作問安視聽不恒事要安太子不悅溫遂辭侍讀王
晏平罷窮武即度使貶廣州司戶賂貴近改撫州司馬樂工對
廷璋授光州長史溫悉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
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違尚書右丞鹽鐵推官
姚勗按大獄帝以為能權職方員外郎溫上言即官請還不宜
以費能吏帝命中人諭溫執議不移詔改勗按禮部郎中
宰相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天
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亮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
所守出為陝虢觀察使有惠政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
引以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為宣歙觀察使威
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詩在堂愧坐滿因泣下曰今知從身
不負斯職矣卒年五十八謚曰孝一女歸薛家工屬文續曹大
家女訓行于世

公無權權憐然不知所謂與曰薛實判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
以己之愛憎專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彥歎曰吾先居此
得無愧乎彥遣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彥實皆為宣宗親近
每兩人必偕召問政得失上或遣中使宣旨至詔書事有不
可者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行彥晉至晉上疏論之上多從
之改京兆尹帝舅鄭元立暨吏豪輩積年不輸官賦彥逮繫之
具奏其狀欲寘于法帝曰可貸否答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
行于貧下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猶杖而貸其死可乎對
曰臣不敢不奉詔願且聽臣繫之使微足乃釋之上曰朕為鄭
元亮卿法殊以為愧入白太后曰常與不可犯也后為輸租乃
從而釋之由是豪右歛跡公帝欲以洪判戶部與以心力衰耗
難處煩劇為辭帝然不樂乃歸其甥柳玭尤之與曰主上不與
宰相食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較得之何以自白且爾知
時運不加乎由吾輩貪位所致耳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
曰卿自便而進我非我非去卿宗立從平蘆軍人為吏部侍郎
復出為知軍節度使通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謚曰貞

東觀奏記曰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
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誨傳賜麻制假還河陽上以澤

紙手詔與曰盛飾裝杖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追河陽以此歸與無念人知各方既至春以宸翰授與上七月寢疾

八月晏駕遜中寢

王起卿公諱公權字景讓列傳

王起字舉之揚州人同平章事塔之弟也擢進士累官至元和末遷中書舍人教上疏諫穆宗以時事中書第一職微生貢舉失實詔起履試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問可否然後付有司議者謂起失職李亦既與塔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端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攝以僕射居相起雖通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肅武加序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稅稅盡河中即度使方雖早粟價騰踊起下金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屯神策軍怕勢不從真子法由是脅脅咸出民賴以生李訓為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學人不以訓誣之止罷其制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之杜古學是時鄭覃與起俱以經術進帝數訪達時政同積兩顧寬亮臣之罪帝題詩太子易以賜詔意象便越號當世仲尼又使廣五位圖保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起治生無檢所傳樣賜

為僅嫌蓋有負不能自持帝知之詔月益仙館既幾三十萬議者謂其與阮臣分給和之武宗立詔為吏部尚書帝患道書不得才特命起與黃舉進左僕射凡四舉士皆知名若人服其器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以風儒義舉相執前世所罕入辭帝帝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者老朕有闕當以問舉賜修學室宗初卒年八十八諡曰文懿性文靜攝長教加于天下之書無不讀帝嘗以疑事令便者口贊起此時子時使者上凡或十為號曰渴壺已撰集亦多

柳公綽字寬京北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與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開州刺史武元衡即度劉南與裴度俱為判官元相引重召為吏部郎中憲宗善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賢歲以諷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受朕深著當置之坐隅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相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德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耶即奏請自行至安州署理鄂知兵馬使進兵六千屬之戒路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韓愈思長死如出麾下公綽統全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

士卒在行營者皆給其家養遺供者沈之子江軍中感服曰中
丞為我知家事敢不乞戰故知軍每戰執克公雖所乘馬猶親
圍人公雖命殺為榮之或曰圍人自不修耳比良馬可惜公雖
曰材良性驕何足惜也竟殺之元和十一年除給事中旋拜京
北尹公雖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街前導公雖駐馬於稅
之明日入對上慈詰之對曰京兆為盛設師表今視事之初而
小將敢示侮實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就無禮之
人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抗之不當
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苑子衙衛金吾衛使當奏

左為使當奏

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累官兵
部侍郎要御史大夫長慶元年復為京兆尹時法鎮用兵補置
諸將使駙馬進公雖奏曰比館遠遠之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
者所奏至三四十騎黃練者不下十數更不得視奏隨口供
驛馬蓋乃掠奪民馬恐嗟駭行幸殆絕請為定限以息其弊
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宦官共患疾之改吏部侍郎俄充山
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鄭縣有二吏一犯賊一羣之眾謂公雖
心疑犯賊者公雖判曰賊更犯法法在若吏犯法法亡竟誅餘
文者牛傳據鄭政事為武昌節度使公雖具奏各伏賜左右錄

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學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為刑
部尚書京兆欲有姑觀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雖曰尊嚴非
關也且子孫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道戒諭大和四年為河東節
度遣嚴惠博即用度嚴宴飲衣食與士卒鈞比地道極饒將軍
李陽以馬萬匹來市所遺皆快其為楚嘗嚴兵防衛之至公便
公雖獨使牙將單騎帶問至則大罵牙門令驛官引詣暢感泣
戒其下無得侵擾陞北有沙陀部素號勇為九姓六州所畏伏
公雖奏以其首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
邊其母妻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為之盡力
自是不敢犯塞病亡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年六十八薨
曰元公雖居喪毀瘠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護甚難相屬不知
非薛所生子也即聖諭世韓即畢女也喜訓子故仲卿幼嘗學
書加熟將先使夜咀嚙以助動長工文書尚書二十四司職為
韓愈咨賈元和未及進士第歷官京兆尹知吏部發鹽鐵轉運
使所至有聲述官至檢校左僕射咸通五年為天平節度使卒
於鎮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奉職不度降唐急
于獨食吏濟單婦每里滿必償還驕負更無適家夜冠孤女不
能自歸者亦粟為嫁嫁在朝非慶平不至宰相其迹略相同

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恒所閣下者如摩訶
仲舒書手抄六經及史記兩漢書諸史又僞仙佛書皆指小
精真無行字手蹟瑣瑣字跡玉璽不啻仕者春秋三氏異同
家又述天祐長曆新自漢武帝紀元為編年以大政大祥異
紀戰伐隱著之閭位者附見其在藩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
里唐為傳實自餘史家皆屬係以高然終著作即批以明經
補秘書正字兼轉至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
夫直清有父風批書述家訓以戒子孫廷壁皆進士

柳公權字誠應公韓第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時權進士第李
德裕夏州表為掌書記穆宗時入奏帝曰朕嘗于佛廟見卿筆
蹟思之矣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
用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
然然故容知其以筆諫也文宗嘗夜召對燭窮而語未盡宮人
以蠟淚濡紙繼之從幸未幾宮帝駐蹕曰朕有一喜邊戎賜衣
衣不時今中春而在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狀賀帝曰當賀我以
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便全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
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篇異日與同輝同對駘車不可嗟為端
恐公權蓋不辱帝喜遂讓議大夫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

得失因言郭晞頗剛率外間頗以為疑帝曰晞尚父從子太皇
太后季父自金吾作小鎮何尤為對曰非為晞不意為即慶使
也聞陛下近取駝二女入宮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
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晞勸女從宮故得方鎮帝從舊良久曰
然則連學士承旨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進歸其家則外議自
息矣帝即從之武宗立李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累進至太
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覺忘先皇臣節賀曰泰
忽驟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成通初致仕卒年
八十八公權博覽經術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
奏樂曰聞之令人駭思其書法結體勁媚自目一家文宗嘗召
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
殿閣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紐帝獨詠公權者以為詞情皆是命
題于盤盤字率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南也其處少師宣宗
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
喜謝章無限直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輩人以子孫為不孝
外域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麟州善書善京兆西門寺金
剛經有健王款庶諸陸諸家法自為得意元公卿以書貺遺是
鉅焉而主藏奴或盜用嘗貯盈盂一罰爆戰如故而器皆亡奴

晏官區測者公權笑曰眼五羽化矣不便語也研墨圖焉則鋪
紙之

每語林曰卿公粹善張正甫子仲即當選張子建去
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粹曰卿即
相違其禮太過卿作色不意久之張去卿謂客曰張
尚書與公粹性遷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街公粹即張
謝深謝之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孫也性方敏有守權進士竇胤初遷
右拾遺淮南鄭虔使三播以進奏求領鹽鐵景讓語延英論
之遂知名胤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早寡治家嚴諸子皆自教
之始貧乏時治場博讀錢盈船僮婢并告母往焚香祝之曰吾
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此君餘慶祿其資而賜之則願
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違命掩而棄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
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至髮已皤白小有道不免簪冠方景讓
自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有母將忤意杖之而罷軍中憤
怒將為妾母聞之出生聽事立景讓于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
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
一殺一方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無辜之婦御羞入地何以

何景讓
後已

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就其衣生之將服其母將促為之騎拜
且泣久延釋之一軍遂定未幾入為尚書左丞歷天平山南東
道觀察使大中中進御史大夫南觀事勅免侍御史張玉汝監
察御廩備威肅當朝為大夫三月將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
而宣宗擇相盡書當道者名內器中獨書景讓御前肘取之景
讓名不得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尋屋景讓愧恥
求出拜西川節度使以病馬致仕或議公廉潔止景讓不為諸
子謀却景讓嘆曰曰兒曹誼餓死乎卒年七十二諡曰孝性英
士顧拔孤及多所推引始為左丞蔣伸坐是所酌酒路客曰有
孝於家忠於國者歟此客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于公所
善裴度直等皆為李宗閔揚嗣復所擢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
不遷豈安衡務宗舊怨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故宗之宗武
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遣四王出廟事下百
官議不決而止時以是薄景讓然清素寡欲則無雜費家行修
治閨門唯謹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
和里也欸清德者號樂和亭公云

唐語林曰景莊老于場屋每被然其親進景讓以景讓
終不肯為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欲教人求聞

御平文之舉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載不可不收可憐
彼翁每載受達由是始及第

劉黃社收刊傳

劉黃字去華無州昌平人宋梁汴間明春秋實勞開羅進士舉
與朋友交好雖王霸大略耿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
志元和後獲綱目他實官益橫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大和
元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延觀策
之黃對略曰臣以爲陛下宜先憂者官制將變社稷將危天下
將傾四海將亂又曰陛下得杜纂斌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
通刀錐之戰親骨髓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處察得以守其官
奈何以藝進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餘蕭牆無生惟性臣恐曹
即使覽復生于今日又曰忘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
禍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載擢陳夷藩臣
雖危或有不進人臣之即言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
誡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不由乎諸侯又
曰陛下何不察陰邪之路屏委卿之臣制侵陵之陽之心進門
戶掃除之役戒其斯宜戒其所宜是既不能治于前常治于
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昔秦之亡也失于殘暴漢之亡也

失于微弱強暴則諸臣畏死而告上微弱則諸臣爲權而震主
伏見歌宋不虞亡秦之禍不窮其萌伏惟陛下深矜亡漢之憂
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猶甚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其究日強黎元日困者由
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試能揭國柄以歸
相持矣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遵行無不守定又曰法宜重一官
宜正名氏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紀禁于南則
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
農務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
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
讐定一臨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肅除姦宄而詐足以
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爲此廢臣
子之命下以御兵衆苟或真觀豫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耻豈先
王經史緯武之旨也又曰劉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
法制在焉雖可以御衆理思可以惡孤寡強可以禦寇危政可
以弼風俗其將授當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過宜酬賞焉無治
人之所者不當任此官即起干某之患起又曰臣非不知言將

而禍應計行而身修是弱社稷之危矣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窮陛下下一命之寵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漏宿太常少
卿曹秋廉即中廟殿見黃對泣伏以爲過古是董而長中官
不敢取士人贖其辭有至感慨流涕者於時被遣者裴休李印
此收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類得優調李印曰別費下第我輩
豈能無厚顧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此今有
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誠恐忠良遠窮網紀是施況臣所
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帝不納印字子余後虛
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金狐楚牛僧孺鄭度山南
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黃証
以罪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此收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類得優調李印曰別費下第我輩豈能無厚顧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此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誠恐忠良遠窮網紀是施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帝不納印字子余後虛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金狐楚牛僧孺鄭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黃証以罪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此收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類得優調李印曰別費下第我輩豈能無厚顧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此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誠恐忠良遠窮網紀是施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帝不納印字子余後虛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金狐楚牛僧孺鄭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黃証以罪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此收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類得優調李印曰別費下第我輩豈能無厚顧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此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誠恐忠良遠窮網紀是施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帝不納印字子余後虛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金狐楚牛僧孺鄭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黃証以罪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此收崔慎由等二十有三人類得優調李印曰別費下第我輩豈能無厚顧乃上疏曰黃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此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誠恐忠良遠窮網紀是施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帝不納印字子余後虛賀州刺史黃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金狐楚牛僧孺鄭度山南東西道皆表黃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黃証以罪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難意慈百出俗益卑與
人益脆弱唯山東數五種本兵矢他不能矯而自若也唐使馬
下者日歇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
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
陰慘殺也聖人固以爲若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
其地周方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
世乃能得韓連折天下脊復得趙同拾取諸國韓信虜魏王破
趙代降燕然後聯齊弱之故蒯通和漢楚輕重在信先武始子
上谷成於酈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
鏡英雄得蜀得關中蓋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
人渡河以窺胡至高齊流錫字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
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東山東故
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
爲霸獨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崩不無並起出入成羣而
唐則吾涉無人地郭李整兵五十萬不能過鄆而水百餘城天
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固之
豈河修障戎塞其衝斷齊魯梁表其風流固以爲勉以東拓
表以表障東泥頃回轉頭倒換郭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饒

此其國本

宋元以來
史金鑑
諸試以明
之可修一

此其國本

要四一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陳中焦然七十餘年運道
考武衛衣一向不敗不棄自罕究中旋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
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刷更革固不能遠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

此其國本
之國本天下之
相也

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
今日天子聖明超古昔志於平治若欲使生人無事其要
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元
時山東有燕趙魏齊河南有齊魯梁陳徐白馬津盟津襄
鄆安黃壽春皆戎軍兵十餘所總足自雄治所實不輟一人以
他便運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若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
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
年間得蜀得吳得齊得魯收辟畿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
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較之他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
為治也法全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否惡搜選置捨果
自治乎障戍鎮守于戈車馬果自治乎井田阡陌倉庫財賦果
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助為強士三千里垣墻七十年復
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政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魏于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通越也
即不能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燕越趙取重于魏

可也

此其國本
之國本天下之
相也

魏恒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
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要相望朝朝戰戰是二津津能潰一
則魏入成車不數日則魏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和中黎天下兵
誅黎黎齊頌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黎黎之
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四出
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趙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
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
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寡敵人便戰者便
於守兵少東少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戰常國於
守山東既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路舉止無非叛也以高事理
正當如此沈酣入膏肓無以為非者至有圓急食盡嘆危以戰
以此為極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
下都士是敢越復振振社政良故趙復振振李餘收趙復振故曰不
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
衛以為國家始理隋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官無稱者其
十六衛乎本原軍述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
舊舊武臣外開折衝軍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
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常貴恩澤以奉其身

所部之兵散會諸府上府不越十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
籍藏焉府但散田賦力解勢破人人自覺雖有盜尤為帥亦不
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徵乃未斧鉞在前勇實
在後雖暴及梓堂暇與略雖有盜尤為帥亦無能為也自貞
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退募此大聖人所以
能納輕重制郵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不愚儒奏章曰
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停四處於
是府兵內割遣兵外作戎臣兵武端存天性內無一人矣尾大
中乾成無偏重而天下概然根萌燭然七聖軒食未欲除之其
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健哉然為國
者不能無兵居外則聚居內則募使外不聚內不募古今以還
法術最良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獎復為甚率皆
市兒輩多資金玉負倚匪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
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慕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候復
勃者則繞制法制不使歸已斬族忠良不便遣已力一勢便固
不為起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笑口歡妻于即停田脚市公去
則得郡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孝而壽則戾割生人略
百天下是以天子兵亂不患得人能免庸不由是矣嗚呼文皇

四則合度
謂之發書
若何也

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履之乎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
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淳樸求戰耕如
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健不窺天下之產自
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得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
則猶甲視牟利刀良手健焉無有也是一支兵去吏河東盟津
滑臺大界彭城東平盡宿軍兵以塞要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
去夫六鎮之師厥數三傳低者仰詭橫拱不為則沿淮河北偏
河之南東盡海而叩惟赤地盡取縱能應費是三支財去吏咸
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劉吳越荆楚之號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
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為安乎今者賊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殷寄大臣偷
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而八荷
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將操其餘贏以十於為幸
以師老為嘆是執兵者恒少康食恒多此不責食料食之過其
敗二也戰小隊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
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歇書品已崇爵命班矣田官廣矣金帛溢
矣子孫官吏焉肯投奇出死勤于戎哉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
多養兵士贖酬大都則跳身而來剽劫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

安一歲未更說已立于壇上矣此惟劉之通其款也夫
將兵不得專意散使進來操之堂然將陳然將鼓一則
曰必為僱月一則曰必為燕三軍萬夫環視翔軍曉曉之聞
馳騎乘之通鼓吾之鼓環此不專任吾成之通其收也今若
誠欲調持千戈洒掃始汗而乃陳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
以為今之議皆曰夫振鐘之徒吾以良將動去為衛軍高伍美
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挽外而不拘亦捕獲虎狼而不捕其心
則怨氣不萌此大庸與元所以守却也亦何必張戰然吾民
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庸與元之關連以此為始也當是之時
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則待之資以法度于是觀規太言
自樹一家破制則法南為尊魯天子養成而不明有司守悟而
不可王侯通爵越履受之親聘不來凡杖杖之通息、顧望子
頃之裝錄米歸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矣益隆格微益善修心
益弟子是士田名器分別殆盡而威夫貪心未及時時是有強
名越號或事或王並強自主恬淡不長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若
也是以越號無齊車起大唱漢秦兵而編而和之其餘泥頑軒
黃秋相取者性、而是逆逆孝或有不忌前英後顧分思朝
張故能大若疎勤小若怠來不然周秦之即楚為仇讎我人抵

和全書之通下
心性乃能於不
為行路而仁者
能教之曰愛
能孝

生人油然多欲、而不得刺慈、則事亂隨之是以教衛子家
刑罰子國征伐子天下此所以誠其欲而養其爭也大庸與元
之關連又此通提法、之有而卷無墮之爭是以首尾支指能
不能相運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妄用以為輕慈見為益者非
止于河北而已嗚呼大庸與元守却之術衣成之哉又法操子
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
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公為二道曰文武雖而俱行同使歸紳
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處暴異人人不此
教嗚呼亡夫根本斯長為甚禮曰四節多要此卿大夫之序也
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或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
材能多剛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于廟廟之上兵形已成然機
付之于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復免者大也此其是也使為相
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功居其位可也果遠在補闕
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點憂斯破回
滿回歸種族漢入漢而收就德裕不如道取之以為兩漢征伐
常以秋冬常旬數勤弓折勝重為免乳與之相投故收多得少
今若以仲夏張然弄兵騎及浦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難矣德
裕善之會劉煥命詔諸鎮兵討之收復移善於德裕自言問

量重寶以淮而西數不破之由重寶以爲由朝廷使夫及難家
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煩付地主兼義力竭心志不一
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多親率軍及二年以後客軍殊少止與
陳許河陽全軍相持敵使唐州兵不能固圍取城蔡州事力亦
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郭晞唐州兵保土境但用陳許河陽兩
道全軍帖以望湖營手全其守隘即不出一戰而蔡州矣今若
止此之數復與淮而不同淮而爲難五十載其人味爲難之艱
見爲難之利風俗益同氣餒已或自以爲天下之共莫與我敵
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說則不然自安史而下不若時難建
中之後每會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奮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
客若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志亦習尚勇一
可以盡見則惜卒從陳求結與扶同者只鄭州隨來中軍二千
耳低質庸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
難欲刻之必不用命今或德親博雅蓋部奴煩亦不過圍一城
故一堡係繫諸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重寶天井之中高壁
深壑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勇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置湖
二千弩手徑擄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格制置澤
潞拆頭宋牧言壘黃池崆三州刺史八爲司熟貞外郎常義史

職改吏部復已爲湖州刺史諭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連中書
舍人故剛直有奇節不爲數、小謹敢論列人事指陳病利尤
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散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
也故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悌更盡將相而收國體不自
張頤快供不平卒年五十初收夢人告曰爾名應果復善事彼
彼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收斃收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
悉取所爲文章然之收於詩情教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
云

何易于列傳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
崔朴嘗來春與賓屬汎州出益昌旁索氏悅州易于即自樓船
引舟上下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饑饉不可奪焉
于爲屬令富其無事可以免從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借騎還去
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喜曰益昌不征
茶百姓尚不可活引厚其賦以喜民乎命吏刻去吏爭曰天子
詔何敢拒吏生元公得免漢即易于曰吾寧受一身以毒一邑
民乎亦不使罪辜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衆使聞其狀以易于
挺身爲民卒不加劫民有死者不能去蓋若易于跳出像使便

吏為辦百姓入國賦有憂白儀執者希于必召坐與食則政得
夫度有親民希于皆親自與路為指白柱直小者初大者終息
立道之不以付吏治益希三年故無因格賦從不忌下戶或
以俸代輸頗給往來得外一無所進既無其以中上考選
錦州府江全相國裴休出制錦州嘗從視其政道從不通三人
其金希于廉約如此

孫楚曰會昌五年然道出益希民有能言何希于治政者且曰
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希于考止中上何哉然曰希于督賦
如何曰止請貸期不致整餉百姓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請
出俸錢冀提食民饋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論
蓋如何曰無益然曰子居長安中戲園勝事中較考問其政曰
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度支費某人常道能得
往來速宜為好若某人能擒若于盜賊令得上下考者如此已
氏不對嘆去烈以為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為功至于緩急補
吏則曰希惠無以共治備命雖賤則曰希惠無以塞詔反其有
始之者何人哉楚而言之使何希于不有得于士必有得于死
者有吏官在

馬存亮判傳 仇士良附

金黃良
通吏而見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給事中內侍前崇權左神策中尉
軍所籍此十餘萬存亮料東元籍伍無選士却無冗員教衆初
誤署工張翻與下者廢金明作孔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權要
權勢求能准南軍代運為內飛龍使大和中為右領軍衛上將
軍王守澄証宋中錫張之將屠之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師虛
矣夫宜召他相議其事申錫乃得免存亮即日致仕封順國公
卒存亮遺事德宗更六朝資鑑最善到七如去禁衛嚴密泣唐
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序公嚴遵是三人而已通是
父季寔為樞廷局將士大中時有宮人孫氏電宗是夜季寔直
氏夢門下闕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報此院
劉使林內權恭使通英歷左軍容使嘗嘆曰北司供奉官以將
衫給事今執若通英極恭使無懸事唯三種合減害而已今堂
狀帖黃快事此錫復舊事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錫張云
後昭宗遠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長孫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即位出監平盧鳳
翔等軍嘗以數水鮮弊偏御史元瑝帝不直瑝亦其官元和太
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執按鷹內戒州至邈吏供餉恭甚瑝
之與與季劉秋號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陳故權左神策軍

中對使相唐而已而劉琨急遣中官士良偕其議與右神策軍
中尉魚弘志大盛奉使來守義城帝遣官王涯舒元興已就歸
士良雖有辱令自承是國賊兵捕無輕重意馳之公卿半空李
石輔政士良便賊刺之馬還而免劉從諫抗疏義其罪帝倚其
言差自強然自是將不與至大漸云及將將士良論詔立武
宗遣驍騎大將軍討楚國公帝明劉雖士良有促立功焉亦專
寵內實壞之李德裕得君士良愈忌謀有以聞之不能會焉三
年以疾歸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因請老詔可尋卒士良之老中
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起雖老父語半最唯唯士良
曰天子不能全爾宜以吾罪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他
事然復吾輩可以得志喚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復見前代興
亡心知是恨則吾輩雖作夷其虎拜謝而去士良殺二王一妃
四年相貪酷二十餘年元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
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死宋與李訓謀廢敬宗帝寵俱由為
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初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唯
帳同器瑤俱曰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制重太后有
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瑤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
輕議瑤曰觀報中數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廢敬宗雖

死不承命士良等然久之乃就使戶引至小殿帝在為士良等
盡得敬宗通失帝悅有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
此悞錄出或曰世祖及高宗快錄記其事載初紀開時人言
知將沒以授其子胤、志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
云

木部目野魚魚名華客孫慈孫目玉珠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illegible]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日錄
卷之三
客孫慈
孫
石
林

王重榮趙彛列傳 黃巢附

王重榮趙鼎列傳黃巢附

六六

高駢陳敬瑄羅紹威列傳

楊復光列傳

飛潛孔繡崖崩裝樞柳聚列傳

宋 咸通四年正月南詔安南使蔡葉死之 上遣安南都
左拾遺劉悅上疏諫不聽 二月上置拜十六後 三月端義
節度使蔡葉潮奏元復涼州 畢誠以同列多拘私不法捕獲
詳位四月罷 以康承訓為南道節度使發六道兵討之
五月以楊叔同平章事以與中尉楊元价取宰相楊相為相
杜審權罷 六月杜審權以曹確同平章事 七月朔帝食

後置安南節度府于竹文州以余戎為經略使時諸道兵獲安
南者屯聚嶺南輒運勞費廣州人陳確言請造千斛大船自福
建運米從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權為名
奪商人每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擊網吏舟人使償其米
人顧苦之 八月敕以閩門使吳德應等為歸驛使並錄其
故事御史趙驥不聽忽以內廷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
改左拾遺劉悅固諫不聽 十月以余孤獨為左拾遺劉悅與
起召節度使雲騎高火駒為相將滿納賄事改滿等府并置
咸通五年正月南詔節度使余孤獨為其滿松亮既張雷元
少尹劉悅等陰令敕曰雖為家諱之忠難逃疎旁之責余孤
單出于妻長三人司元監奉恩侯結足召余孤獨是之七人
請宣示中外編補史策從之 四月以蕭寔同平章事一京

訓至邕州為南詔所敗王遣軍討之惟天平軍後王格兒元平
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燒而出散燒盡雲雲大創驚遁承訓擒
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僕射子弟親托晉奉功賞而燒
營小校不加一級由是軍中怨怒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戍邕
州 七月嶺南東道節度使曹留發康承訓所為罷承訓為格
軍分司以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裴旻致罷以路
巖同平章事

乙 咸通六年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惠宗時王緯復為北官中
前議朝遣從之 宣官多閩人杜宋獻為福建觀察每寒食遣
史分祭其先壘宣若德之還宣獻為宣獻觀察使時人謂其
使塞戶 三月蕭寔卒 四月以高駢同平章事 六月高
卒以除商同平章事 十月及皇太后崩代廟

丙 咸通七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軍中王其元子景崇為
節度使何弘奴卒軍中王其子金輝為節度使 高駢大破而昭
復取交趾 十月楊叔元价兄弟受才驥之賜有請就
以不能盡從元价怒出之 吐蕃拓拔懷光斬其國相論悉
得曾宋師吐蕃自是東地已離朝臣臣不知所終 十一月

解海軍于安南以高餅為節度使自車球便獲群雲為安南惠
昭將十年至是始平 十一月點惠斷遣使入京

丁亥 咸通八年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 上好音樂宴遊供
奉樂工恒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戒十餘水陸皆備無行幸日
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樂工卒可足善為新聲
三月以可反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請除可反別官不聽 七月
懷州新軍刺史劉仁規揭榜禁之民怒逐仁規掠其家貨久之
乃走 以于懷固平章事

子戊 咸通九年七月徐泗兵戍桂州者以久不代作亂推判官龐勛

為主十月還陷宿徐州日觀軍使崔彥會十一月詔以康承訓

為徐州行營招討使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州攻泗
州不克 是歲江淮旱蝗

己巳 咸通十年正月同昌公主適古拾遺常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

上持愛之傾宮中珍玩以勸資送賜第廣化里留戶皆飾以雜

寶并綢絮白縑羅亦以金銀為之編金襴以為簾匡賜賜五百

萬緡地物補足 二月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四

月龐勛親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于柳子大敗 為

舉收泗州賊賊王弘立泗州圍解 六月陳民作亂逐其亂黨

昔以水賊之
不逞者

使崔彥范以器饋自務不親政事民訴早荒指庭樹曰此尚有

葉何早之有秋之民怨逐之范走渴求散氏以謝散之 徐商

罷以劉勣同平章事 八月賊將張元綽以宿州降引兵進平

徐州龐勛伏誅 十月論平賊功以張元綽為魏州大將軍康

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杜悰為義武節度使朱和承心

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卒繼為兗州刺史 上荒晏

不親政事任路巖嚴屠屠碩通微道至德令陳端變因上書

召對言請破遂成一家可勝軍二月上問成何誰對曰路巖親

史上怒沉燭雙于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南詔入寇陷嘉黎雅

州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庚戌 咸通十一年正月群臣上尊號 路巖常保衡上書康承訓

討龐勛時還執不送人貪圖獲不時上功詔收承訓為恩州司

戶 南詔攻破都右武衛上將軍采殿以獲兵至賊下而詔夜

進 三月曹確罷 四月以常保衡同平章事 五月光州民

逐刺史李若翁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斬

于朝堂得禮自作逐亂上下之分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八月

同昌公主卒上痛悼不已設齋官二十餘人收擊其親族三百

餘人劉勣召諫官使言之莫敢進乃自為上言上不悅勝入與

京兆尹溫璋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親傳逐其節度使何全輝
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 九月劉勣罷為制南節度使溫璋
眼州司馬璋數日坐不達時死河足惜仰藥卒數日為無病客
何至於斯惡實宜死有餘資宜令三日內權喪城外候終惠
有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奸邪如惧 帝保衛又與洛徽共請
劉瑄云與韓官通謀殺害葉敗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
某詔曰宋教誣之君仍非已有却四方之略性惡人知嚴罰
曰侍郎乃衣薦劉相也主敗楊州刺史葉某與韓論議不協既
收猶不快聞十道國以驍州去表安萬里再敗驍州司戶

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十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辛卯 咸通十二年正月葬文德公主 葬代之人爭取寢祭人反決其金
取凡取玩每物百二十與以幣滿跪至為儀衛明器輝煌三十
除里賜酒百斛餅數四十乘跪以物休夫上與劉勣妃忠公主
不已樂之事可及作數百年曲其聲德施器者數百人發內庫
雜寶為其飾以施八百足為地衣畢麗殿陳設地 四月路巖
罷兼與常保衛素相親而爭權有隙保衛遂短巖于上出
驍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 五月上幸安國寺瞻禮
重德僧敝衲懷謙生二女高二女投萬人養 十月以制鄴同

平章事

壬戌 咸通十三年正月平度節度使張元仲病甚納其姪而卒

二月于懷麗以趙隱同平章事 四月以平州刺史張公素為
平度留後 五月國子司業常殷格給開門告朝記第敕定陰
事上大怒杖殺殷格廢其家開門使亦坐受杖發配夜
以常保衛贈死子為韶州刺史 八月洛義節度使張義潮卒
以其長史曹穀全代之是後中原多故諸州鎮陷義者多為羌
胡所據 張元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史朝廷不能
平使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

癸亥 咸通十四年三月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諒其甚能

至有吉憲宗迎佛骨要駕馬者上曰朕主得見之元亦無恨實
造浮圖費帑官華燭花燈蓋以迎之皆歸以金玉飾滿珠華白
宗或至寺三百里開道路平為道夜不絕四月佛骨至京師導
以禁軍兵代公私音樂沸入城地錦至數十里儀衛之盛過于
郊祀元和時不及遠矣富室及道高林陸父無避會觀為俗禁
上即安福門降樓瞻拜泥洹露膝瞻禮父京城幸乞告見元和
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焚
施金帛不可勝記因下德音降中外學問 六月王鐸罷時帝

保野挾恩弄權歸薄其為人保漸增而進之七月庚辰上疾大漸中尉劉珍深懼史約立上少子善王繼為太子繼勿當軍國政事卒已上崩于殿年四十一

張太后曰從來天下者必始于女子小人而禍則取于一念之漸以應言之漸而后亂者高宗中宗也漸起而亂者公宗也漸女弟而亂者康宗也漸公主而亂者懿宗也懿宗既崩公主即漸帝保衡漸公主而厚其生死所殫者天下之財漸保衡而任之為相所亂者天下之政終其身惟一女是漸遂至四方並起而不關中官再用而不悟佛骨入京而宮禁嚴於上寵貴而臣民敢死甚至慈星三尺亦指為賜唐亂不可復止矣史臣責宣宗者蓋謂其受變王而尊鄭王以介視之而王之效何如哉

范渚南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慕大庭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孫子進曰自古國之亡也其有亂之而身當之者何惜者夫子鑒漢獻何何罪乎胡亥桓靈之有以深獲歡恨耳大故此輩不過皆已游政虐威事事然不有小人提議而顛倒之亦不遷之于敬惠一代丰稷起于亡未利也雖履夏且武通乾符間而制

晚輩高法治某之既謀則魏鄭公無如也劉裕南收之風望雖隆收與無如也王僧高仁厚王處存之深老雖高侍中無如也楊叔建而中官之權引神是路義常保衡用而保衡之權積矣事可以親而變幸之壘極極矣柘用一壞而綱紀隨之厥皆始于懿宗至僖宗而萬不可措手矣雖姬旦何益嗚呼哀哉士君子面此履霜能則為高壙之射不能則為沁水之樓要臣察其微而蚤決之不然禍極已成而使嘆咎嘆于華亭也其有父子哉

嘉紀

本紀二

華表慈懷

海表長記

僑宗惠聖恭定皇帝歸藏懿宗第五子之母曰惠聖皇太后
 王代始封晉王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漸中封劉行深
 文約立晉王為太子更名懷懿宗崩即位時年十二 八月間
 東河而大水 追尊生母王代為皇太后制行祭掃文約居中
 托改皆封國公 九月懿宗保衡為賀州刺史恭靖死 十月
 以蕭微同平章事

乾符元年正月閏庚申翰林學士盧攜上疏請停徵賦給
 從其言而何司竟不行 賜路巖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
 上賜死皆令使省別取結狀三寸以進驗其必死是為自盡其
 禍所死之地即賜賜死之節也 二月葬懿宗于蘭陵 趙
 隱罷 以裴坦同平章事五月卒 以劉勣同平章事八月卒
 路之赴之人無貴惡莫不痛惜父還長安而市人率毀頤百戲
 迎之禮改期由地道而入初懿宗還劉勣附于常路共隨之至
 是鄭興延路置酒贈歸而罷人以為鄭賜之也 以崔彥昭同
 平章事 十月劉勣罷以鄭畋盧攜同平章事 十一月詳出

天下大亂

上尊號 魏博節度使薛平中卒平中立其子簡為留後 而
 昭宗西川臨黎州入叩喉關 上平小政在以下南平北司立
 相平檢自懿宗以來舊信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平
 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離無所控相來為盜所阻路起州
 縣兵少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聚眾
 數千起于長垣

大乙

乾符二年正月以高駘為西川節度使南詔請和而通自是不
 敢復寇 權宦者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將戰政事一委令孜
 呼為阿父令孜納賄除官不復問白上與內園小兒相視賞賜
 動方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將兩京高資急輸內庫有陳新者
 付京兆杜獲之事相以下解口莫敢言 四月浙西鎮遏使王
 勣等有戰功歸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長鞭即募是年
 兵作亂杜獲萬人攻陷復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陷處 五月
 蕭啟卒 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濮州定海人
 黃巢聚眾應之數月間衆至數萬 盧龍大將軍張勳逐其節
 度使張公素日以皮囊為器後奉敕召以某子可舉代之
 六月龍興蔽日所逼赤地東北戶楊知至來救下食據皆抱刺
 殺而死宰相以下皆死 九月石堡關蕞蕞上遊獵擊總上

自來家
人說
人說

賜金帛以集之明年度使李悅為吳興之官者道經其時官
高疏論之語使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于上十日改為高柳
州司馬昭義大將劉廣遠衛使高提自為晉使 十二月王
仙芝陷沂川以宋取為諸道行營招討使詔諸道兵並取威
分

中乾符三年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堂慰無得窮詰 二月余元

下鄉村各置刀刀號版以備辟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歸同

平章事 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通

七月宋威擊王仙芝于沂州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

縱遣諸道兵百官皆入賀后二日州縣奏仙芝攻剽如故時兵

始休詔從發之皆忿怒思亂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

王仙芝 九月朔日食 王仙芝陷沂州陽武十月改唐節 高駢

築城鄆州城 十二月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以仙芝為神策押牙

黃巢以將不及已入怨仙芝同不受命賊分為二

丁乾符四年二月王郢陽明台州 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

黃巢
吳興子

州 南詔黃龍為遷遷近二十年至是率其子法威復歸安

國事于大近嶺南面道節度使李德裕南詔諸和且言諸道兵

攻邕州歲久耗物疲憊請其和詔從之但留制而並欲散軍

除威六七 王郢橫沂浙西張海節度使梁承嚴兵設備不與

之戰詔其先降之即收餘衆至明州張通使劉以容射殺之

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 四月朔日食 賊帥柳彥璋

掠江西 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威于宋州將軍張自勉救之

賊解圍去王郢盧攜欲自勉受威節制度節賊以為與自勉

已有疑忿若枉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不從

王仙芝陷安州 魏州軍執逐刺史王承勣詔收承勣衆州司

戶承勣素有政教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黃巢戰若同

賊時人惜之 十一月王仙芝寇尚居長請降宋威拒之以獻

斬之 黃巢陷濮州 江州刺史劉兼仁棄驛之官軍每入柳

疾障代寨賊出不意即迎拜兼仁斬彥璋散其衆

戊乾符五年正月王仙芝寇荆南陷羅城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

親之賊無掠而去 招討副使曹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殺

亂衆數招討以元裕為招討使聚自勉副之 大同軍亂殺防

禦使段文楚莊李國昌之子元用為節度使殺命朝廷不許

乃以文詳為大同軍堂慰使詔國昌歸元用令迎候如舊舊別

除元用官必令檢限 二月曹元裕大破王仙芝于壽陽斬之

南緣帥王仙芝餘衆歸黃巢于亳州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

黃巢
吳興子

不倫開陳
生一知事

三仙芝除黨陷洪州 黃巢陷虔吉懷信軍州 朝廷以李元
用據大岡四月除李國昌大岡節度使以爲元用必無以拒也
國昌欲父子并據而得制書殺之制書與元用並舉事元
次奇義軍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仍以空名
告身賜之特連歲早蝗寇盜充斥糾衆半廢租賦不足改有是
命 南詔請和親無義但令習妻牒中當請爲弟而不稱臣詔
百僚議之礼部侍郎崔浩等以詔驕慢無礼高駢不達大休
預致其使告從其請惡意從後代驢上表與浩等辨詔諭解之
五月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和親收不可攜怒拂衣起扶笏視
墮地破之上閣之曰大臣相詔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 以
至盧琬崔沆同平章事將宰相有好絕者恒以憂野戰自隨行
施旬者每出繼繼盤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公百姓疾疫寇盜
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廢務指不惠之黃杜私謁之門使
万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以惠乎宰相大怒 王仙芝除黨
劉稔浙西 六月使高駢爲順海節度使稔之 七月黃巢寇
五州縣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李
蔚龍以勳從純同平章事 十月河東昭義合兵討李昌父
子於蔚州敗績昭義節度使李勣戰死 十二月黃巢陷福州

李德裕

王仙芝除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曉都將董昌將
兵討之詔安人戡戮以號勇事爲兵馬使

己乾符六年正月高駢遣將水道擊黃巢大敗之巢起廣南 河
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元振 四月朔日食 上以群盜爲憂王
鐸曰臣爲宰相之長任朝不足以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
詔以鐸充判而鄭元發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黃巢上表求廣
州節度使左僕射于恹以爲不可宰相請除巢與府率巢得告
身大怒七月急攻廣州陷之 高駢請分兵安要害以擊黃巢
不從 十月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 黃巢陷
潭州 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
衆趣襄陽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北城爲盜後數日賊乃至
黃巢襲襄陽山南道節度使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孜合
兵屯荆門大敗之遂北至江陵賊渡江東走巨容不肯進全孜
追之會朝廷除代亦還賊將復振陷鄂州掠皖信寧十五州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攜嘗爲高駢可爲都統且是驛
將營賊賊乃從以攜爲相凡驛與賊賊所餘將帥多希盟之
己廣明元年正月沙陀寇代逼晉陽尋還代北 河東節度使
康傳王食重遣教練使張舟珠追沔陀至百井並焚還殺傳王

朝廷遣使宣慰曰殺鄭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恨
二月左拾遺侯岳以賊滿關東而上事務遊戲賞賜無度
曰今收事權無上社稷將危上既極諫上大怒召岳岳內侍
省賜死上好騎射則禁法算至于各律稍無不精妙馳駒
開難與諸王賭博驚一頭至五十格尤善擊毬謂優人石野
曰朕若應夢進士舉頃為狀元時曰若遇亮帝佐札部侍郎
恐陛下不免駭故上笑而已度又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
商貨財之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賊
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三月曰今收兄關東群盜日熾陰
為幸蜀之計奏以其兄陳敬瑄及其腹心楊思立王勣嚴元果
張三川上合四人擊逐諸之敬瑄得第一壽即以高西川鄭度
使師立張東川肅讓興元以鄭從說為河東鄭度使康傳主
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廢之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五月劉潼宏寇宗亮微東方諸道兵討之 以宦者西門思恭
為鳳翔監軍車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紙與將相同 黃巢屯
滑州遇疾疫卒徒多死以改書為駢請降駢為保秦固龍諸道
兵策奔告絕請戰駢兵大敗賊勢復振 西川鄭度復陳敬瑄
素微戰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誰帝城有故人詔補陳敬瑄止

逆旅索馬甚急馬步使羅大夫覺其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
誅之 將相鄭度使李琢與幽州鄭度使事可舉以谷澤都督
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守將高文集與其前長子友全以朔州
降 黃巢陷宣州 劉潼宏掠中州 初西川鄭度使崔安潛
表以崔浩不許南詔和親之議為足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
瑑曰靈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重故也不若止
遣使臣報復縱木得其補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恐犯邊亦可矣
以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補臣以奉正卿嗣曹王龜年充使
始以金帛 七月黃巢渡江圖元長六合高駢上表告急尋稱
風靡不復出兵 劉潼宏降以約宿州刺史 李可舉討李充
用大破之樂元嶺李琢敗以事國昌于蔚州國昌克用止走達
粗 黃巢數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六千與戰勝之
而高駢竟不出兵全晟遂敗將招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與
忠武兵自相攻殺潞水之兵皆散巢遂患衆渡淮 十月黃巢
陷中州入潞宋徐元之燒 群盜陷澶州 十一月河中真瑛
王重榮作亂詔以為留後 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上召宰相
議之初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為太平衛使供其到潞討之
盧攜以為不可乃止至是攜逆補無不出豆盧瑑從沆請發關

內使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注下曰今賊陳幸蜀之策取和
之上不憚全且發兵守潼關今我將發承範等使將兵以我
為都指揮制置招討使黃巢入來都境汝卻把截使承範
讓收軍還保潼關奏已早遣報捷上命遣兩神策將手得二千
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元章帥
百官迎謁巢入城旁問而已關里晏然曰今我兵募坊市數
千人以補兩軍徐州牙將秦宗權逐蔡州刺史據其城張
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略宦官宦名軍將等
得與焉未嘗更戰陳閻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在兩坊病
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言關
前葉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張承範以戰萬人依托關下全
遣是以二千餘人也十間上而未聞贖物之計以是觀之臣竊
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進援上曰卿等行兵桑豆走
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承範軍皆絕陳費衆軍故關下不見其
際時帝振河華充謀力戰自平至而士卒戰甚逆潰死讓走入
關賊遂攻潼關承範急力拒之賊自關左築坑入夾攻潼關關
上兵潰承範愛服脫走策入華州留其將喬致之河中留後
王重榮請降于賊以黃巢為天子節度使盧攜罷以王徽

梁徽同平章事曰今收關黃巢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于攜
而薦敵敵為相是夕攜收燕死賊則傳野悅兵至渭橋見新
軍未聚還解大怨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甲中兵入賊
曰今收率神策兵五百奉帝白金光門出怙福携澤壽四王及
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上奔馳晝夜不怠從官多不能
足補將賊前奔入長安金吾將軍張巨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
闕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入掠巢不能禁元憚官吏得皆殺
之宜方尋以匿公卿于樓壁見殺上趣駱谷賊則即度使鄭
畋謂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河巨寇且幸聽元微兵
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關道以建大勳畋口道路絕無報難通
請得便宜從事許之黃巢故志宋室長安者無遺願遂入
宮白捕太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
故以尚讓為大尉兼中書令黃巢故志盧瑑黃勳于懷寧將
作監卿秦康節郎中卿保義不臣賊舉家自殺賊則即度使
鄭畋合關道兵討賊丁酉瑑為王舉元紹諸道出兵收復京
師上幸興元道中無快頓漢陰令李康以驛員挽輓數百駝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
澤員外散臣時遷避亂商山召外為兵部郎中義成節度使外

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復詔命樂軍入援遣千人問
道詣興元衛車駕 河中留後王重榮患繼黃巢使者殺之引
引兵與樂將朱溫戰大破之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
北

中和元年正月車駕發興元時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
全收亦以勸上上從之 以蕭道同平章事時曰全收專權群
臣莫敢近視惟蕭道同與手解朝廷倚之 丁丑車駕至成都
府舍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如高駢東面都統赴駢討
黃巢使者相望終不出兵 三月朱溫陷鄭州以鄭畋為京
四面諸營都統舊漢將士赴難有功者并聽以恩敘除官 黃
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使司馬存弘伏兵要害自帥兵擊敗
之 沙陀李友金等說監軍陳景思誘畋赴李友金父子之罪
召以討賊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拒畋用死用率達觀諸部
萬人赴之 鄭畋得報天下合兵討賊將入于在蜀詔令不通
又將收散卒發兵應之賊惧不敢窺西京而諸道并四萬眾獻
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下之士卒忻悅 四月鄭畋也
然至鳳翔司馬存弘也渭北河中鄭度使王重榮也沙陀義
成節度使王處存也渭南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也武功弘夫

周文

乘風附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眾東走制都統陳宗楚先入弘
光總王處存率眾五千夜入城民惶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
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焚賊露宿窮下制知官軍不整還
襲之入戰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足 五
月忠武監軍楊從光復鄭州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都統如故 李克用據河東稱奉詔討黃巢令其頃進鄭從說
開城設博而擒給之克用縱沙陀剽掠尋引兵還隔州代留居
代州 七月以常昭度同平章事 田全收賄從駕諸軍不及
蜀軍西川黃頭軍使郭琪以所部作亂全收奉天子保東城命
諸軍擊之琪復圍奔蜀陵 上日夕嘉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
侍外臣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諫曰全收賄詔收昭圖為
嘉州司戶遣人送于秦州 八月己丑夜星文流如織或大
如杯棬至丁酉乃止 高潛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潘敗詳
東勝從陷華州 咸化節度使毛詳遣手將時濟將兵入關討
黃巢得還兵番河陰遂詳而設之詔以滑州感化節度 壽州
番王緒據本州陷光州為朱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王
潮兄弟審節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嗣
曹王龜年自南招還南詔上表謝啟附 高駢召董昌至廣陵

魏略說呂曰觀高公無封賊心不如去之呂從之九月自石曉
引兵入據杭州詔以高杭州刺史 十月威州將軍司馬李昌
言引兵屯興平還襲府城斬賊華軍赴行在詔以昌言為鳳翔
都度使 裴徽罷 十二月武陵蠻雷潛等寇涪州衡州等州
詔晉以為刺史

壬寅

十和二年正月王暉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
行以暉為諸行營都統罷駢都統但預鹽鐵轉運使 二月
宋通陳同州 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邛
州牙郎解龍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四月王暉將兩川總元
之軍屯霧巖寺徑取京西希定河中屯渭北明年鳳翔也無
兄保大定難也渭橋中武也武功官軍四集樂勢日蹙號令所
行不出同華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
復辭利權上表自訴言詳不遑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既
虧自是貳職遂絕 六月蜀中群盜起能官軍與戰大敗
七月撫州刺史陳傳運江西觀察使高茂卿詔以陳傳為觀察
使 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有將兵營于西陵謀升
浙西監造錢鏐皮海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宋溫見黃巢
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殺其監軍嚴實舉同州降王暉承制以

為同華節度使 十月賊帥韓有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陳
敬瑄遣將討之 以宋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黃巢兵勢高強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鳳門李僕射
驍勇有強兵素有殉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
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宋賊不足平矣將王暉在河中乃
以暉教召克用諭鄭從說十一月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
中 陳敬瑄遣御史高仁厚附旆能等平之 十二月以李克
用為鳳門節度使克用將兵四萬出河中自高澤之敗諸軍皆
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懼之遣使齎詔及重幣求和克用
受其賂以承諸將楚其詔書歸其使者渡河軍于同州
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揆弟也王暉承
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軍都統 以王暉為義武節度使全赴
鹽田全敗賊歸重北司捕獲封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
沙陀而破之故罷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全收為十軍十二衛
觀察使全收自以建議奪蜀收傳國寶刊聖墓散眾劫傷
軍為己功全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博
州又河陽其將梁行進救之詔以為晉從勳名者趙 成德節
度使王重榮卒軍中立其子張為番後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

黃巢傳
唐僖宗
黃巢傳

黃巢數敗食糧盡陰為進計發兵三萬撤藍田道堂尚讓救華州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進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以楊行密為贛州刺史行密本淮南押牙勇於戰屢有戰功高駢使知州事朝廷因而命之陳敬瑄所遣討賊路羅益者久無功江淮貢賦斷百官無休要安清并路不通民間之鹽四月敬瑄以奏遣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討平之五月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賊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梁楚宮室道走官軍暴掠無忌于賊長安宣夏及民所存無幾巢多遺珍寶于路官軍爭取之不忌進賊遂退去六月黃巢改張州節度使為秦州權降之合兵圍陳州刺史趙犖守甚固將氏開無情聚賊掠人為賊生投于穢穢并骨食之賊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鄆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害以劉謐為討州刺史初上張勳議為嶺南小校節度使帶密奇之妻以兄女嫁之擊盜有功故有是命七月以來金忠武節度使時宗為賊驍勇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然日不戰氣心危懼而金忠武張不疑謝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鄭元龜為太子太保田全收陳敬瑄忌之乙以裴徽同平華事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滑州地險

太勁署幕主帥敬瑄治所于邢州路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十月克用遣李克修擊之取潞州遂復克用海虞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爭為其賊野無耕耨矣以宗女為安化公主妻南詔忠武大將張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陽金澤所過屠滅盡云西赴行在十二月王興元逆逆節度使牛勣自歸德使朱全忠引兵救趙軍與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蔡州據之

甲辰
中初四年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黃巢兵尚強固定時濟朱全忠等共救陳州不能走乃求救于克用四月克用將舊漢兵救之黃巢解陳圍而去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而讓助梁降巢收餘黨奔兗州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兗高仁厚敗東川兵于虎頭關進軍梓州六月東川將吏新歸師止以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將濟將李師悅與尚讓引兵追黃巢至魏丘敗之賊黨新巢以降朱全忠為秦州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天平節度使朱瑄瑄遣弟瑒將兵救之敗朱權于金鄉金忠武之舉理約為兄弟李克用遣晉陽大治甲兵表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得兵三百餘人并懷印皆渡不返乙遣使與閭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人恐但優詔和群

之克用前後八表補金忠陰使稱賊吳日必為國患壯乞下詔
削其官爵臣白帥長道兵討之上果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
知卿克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歸罪不平將藩鎮相攻若
朝廷不獲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嗾嗾力是視皆無所察受
良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撰澤潞八月以克修為昭義節度
使由是昭義分為二 並李克用爵為魏王即王 上以長安
宮室焚燬故入籍未歸以王殿和京兆戶事招撫流散繕治宮
室 鹿要弘驤涼州還據許州十一月詔以烏志茂為度使
初宜曹曹知慈有略略黃巢陷長安知慈集壯士據岷峨山數
道人更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妖者
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既除內常侍田令孜惡之矯詔
使節度使王行瑜襲殺之全收由是益強橫禁制天子不
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
察使初黃巢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人保鄉里號九龍
軍王是觀察使劉瓛舉以自代 王輝從義當節度使通觀州
魏博節度使朱彥質殺之掠其侍妾以通還閩朝廷不能詰
戰即除彥質眾數千人攻均州節度使馮行襲以討斬之詔以行
襲為均州刺史

乙 乙
光啓元年正月詔招撫秦宗權將黃巢雖平宗權僭稱義又
遣于巢率行未始轉糧車戰謹戶以從北至衡潯西又聞輔東
盡奔齊而出江進極目十里無復烟火上將還夜安長宗權為
患故遣撫之 己卯車駕發成都 淮南親將張懷操利南郭
為據潯州 王緒陷汀漳二州 二月丁卯車駕至京師剽掠
滿城掠免縱橫上湛然不樂將朝廷號令不行惟河西山南制
而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詔以時溥為行營
都統討之 先是安邑縣縣西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
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田令孜奏從舊制自
唐西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而今改發子匡裕自
河中歸勸令孜圖重榮乃使重榮為秦宗權度使以王處存代
之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潯重榮自以有從宗成功
為全收所損不肯之克州果未數全收十罪全收始知事而度
使朱政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昌符昌言之弟也 盧龍
節度使李可舉攻應州度使王路寇易成義武節度使王處存
擊破之 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東都留守
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奔城西保
池池陷據東都月餘焚掠殆盡而去 七月石補闕常潘上疏

自漢至元
九姓二陳
唐氏宋氏

曰陛下姑息蕭張太甚非乃過驕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
猶未之時宜備振典刑以威四方曰此說傳於蕭張
下致其猜忿既而蕭州司戶李贄死八月以趙舉為蕭州節
度使秦宋推攻陷蕭州二十餘州而陳休光改襲之王緒前
將將緒率王潮為將軍十月日合攻遂未攻李昌符將衣
軍以仲策軍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吾急子李克用克用引
兵赴之十二月與重榮俱壁沁苑表請援今改以改昌符詔和
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攻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乙亥
合攻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宮室擾亂為亂兵然掠無牙遺矣
丙午光啓二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同
罪狀曰今欲誅之天子曰今欲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
攻引兵入宮到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總數百人宰相朝臣
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能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儒
等數人繼至宋正奉太子神主至即過道皆失朝士追擊讓等
至盤屋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上以歸為御之大夫使還言百
官上皆寶雞以待之無至者時令改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
疾之未改李昌符亦取為之用止惟權之強更與之合蕭通
召改急迎車駕改引步騎五千至鳳翔未改李昌符之兵追

通東與張之聲聞於行宮曰今收養上發寶雞時軍民難禁
路猶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斬張擊其與乃得前
上以傳寶雞使使以從後之數萬昌符焚閣道之除將權斬
免建被上自唾唾中躍過夜宿帳下上既建帳而寢既覺解御
袍端建曰以其有疾瘕也車駕將入殿閣改兵旋至攻散閣不
克嗣翼王嘔肅宗命徐也為未改所得與之供遂鳳翔李
克用還大原二月王重榮與未改李昌符從上表請誅曰今改
未改李昌符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召汚棚險要統制驛上由
他道以進山谷崎嶇攻軍迫其後危殆若數日僅得達山南召
將李昭福未改鳳翔百官蕭選等罪狀曰今改及其黨常昭
度請誅之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重榮表
稱曰今改未誅不奉詔遣王建帥師兵三千戍三泉遣顧望
州刺史將師還顧州顧自此始陳敬瑄殺東川節度使高仁
厚未改以曰今改在太子左右終不可去遂與蕭選議廢立
遂不可改出宣言曰我止奉太子一王改果議者新四月壬子改
通鳳翔百官奉義王嘔肅宗命徐也為未改所得與之供遂鳳翔
東師使兵帥侍郎鄭昌圖為冊文尋降昌圖同平章事曰今

致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屬楊俊恭為中時自除西川監軍使
依陳叔理後恭作全表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致
以蜀逼為太子及保運遂降疾楊俊恭 朱致自知侍中以策
微則度吏高駢恭中書令大行封拜以悅蜀懷受其命者什六
七高駢以本懷勸進 初李昌符與朱致謀立義王既而致自
為宰相等微高得起更通表與元致遣王行瑜將兵五萬進東
與之風也足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樂化從官衛士皆之食上
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俊恭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
若遣重臣往諭以義王致俊恭之意宜有回意上從之重榮
即起命表獻絹十段及且請討朱致以自贖義王雖遣使者至
晉陽賜李克用詔書上已要為吾為蒲麟所挫今已受冊克用
大怒其大將蓋寓回說曰蓋與播遷天下皆怨于我今不謀朱
致熟事嗚無以自渝流克用從之囑詔書曰使者遣使上表移
微遣封詔後恭以子亮驛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
榮克用共討朱致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致合人情洶
張表呈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將由是怙然克用表輔以
朱全忠高吉上使楊俊恭以書諭之云朕三輔事家別有進止
七月朱致遣使詣州說虎張弘 朱致遣王行瑜冠興州詔神

策都將事茂貞拒之 王潮陷泉州詔以為泉州刺史 十月
朱致立義王雖為皇帝改元建貞遂尊上為太上元皇帝
十一月董昌遣致驛取越州稅剽漢密昌獲張越州以勝知杭州
事 十二月楊俊恭傳微聞中曰得朱致首者以高駢難節度使
王行瑜戮致致與其下謀曰今黑功歸亦死焉若與法曹新政
首定京城迎大駕不仰帝節賊手聚從之遂引兵備長安致怒
責之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致斬之并
殺其光數百人諸軍大亂策微節昌圖奉義王奔河中王重榮
奔為迎奉執微殺之百官死者皆昭平焉微首送行仁刑部請御
南門獻微百官果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微為賊臣所逼正以
不能死節為罪耳孔公族累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微已
誅誅宜為慶而人而恭其首其獻微捕賀之禮猶以朱致首至
而行之 孫儒陷河陽 天平子將朱瑄朱全泰率節度使
蔡元讓親迎之夕遂克讓而代之 岳州刺史杜洪棄盧入鄂
自稱武昌留後湘陰賊帥鄭進思復東盧陷岳州 蔡元圖
制南二年張環襲城固守未克不能克而去
丁未光啓三年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節度使李茂貞為武定節度
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全孜于端州全孜

依款進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魏博宰相蕭
 道邕圖梁徹子所任集賢新之皆元子岐山 云申軍馬至鳳
 翔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以以官至未光
 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利州
 刺史王建襲閬州據之 四月淮南節度使李師望發兵討呂
 用之克揚州用之止走師望執高駢而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
 全忠拒擊屢破之 秦宗權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滑魏者聞敗
 皆奔去 秦宗權之勢稍衰 畢師鐸迎宣州觀察使秦彦入揚州
 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八月大威節度使楊守文與李昌
 符爭道度下相繼帝命中使諭之不止 昌符逆擁兵曉行言
 存立與戰昌符敗走保隴 詔李茂貞討之河中李時常行儒作
 亂殺節度使王重榮制以其弟重盈為節度使執行儒斬之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于澤州與之合 餘衆罕之
 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執于河東李克用克用表罕之為河陽
 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 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記
 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欲篡克用而以朱瑄兄弟為
 功子已攻之無召以誣理招諸軍武軍士遣將朱珍葛從周襲
 曹州備之攻濮州與克用兵大戰瑄瑄使以勇免 秦彦出

兵與楊行密交戰大敗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宗權高
 駢 十月朱全忠拔濮州進攻鄆州 楊行密克揚州秦彦舉
 師歸走歸德府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晉高郵 朝廷
 以淮南久亂 閏月以朱全忠為淮南節度使全忠遣張建範
 致朝命于楊行密以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節度使遣牙將郭
 言將千人送之至泗州或化節度使將薄自以先進為都統顧
 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恨望乃以兵襲璠郭言力戰得免而
 還徐汴始據怨 王是攻或部不克退也漢州 楊行密斬呂
 用之 十月秦宗權陷利南 戰敗取潤州
 中 文德元年正月孫儒執秦彦畢師鐸 朱全忠擊擒秦宗權將
 石璠詔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
 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已丑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彦瑒推牙將羅弘信為留後弘信晉
 後唐稱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三月朔日食既
 壬寅上疾大漸望弟吉王保長而寶琳近萬望十軍觀家使楊
 從恭請立其弟壽王保是日下詔立保為皇太子弟中討劉重述
 遣兵迎保入后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保即上崩于壽符殿
 年二十七

歐陽文忠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
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
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懿德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怨
盜起其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范渾南曰程諫臣言其國必亡故候昌業蓋昭國常渾皆以諫
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已著矣何必元變孽字之
為妖乎

唐紀

本紀三

華容孫愬撰

昭宗本紀 昭宗帝附

舊唐書李德裕
本紀卷之八
昭宗本紀
通鑑紀事本末
為二卷

昭宗聖懷景文孝皇帝諱晔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憲皇太后
王氏始封壽王名傑文德元年三月僖宗大漸觀軍容使楊凝
恭立為皇太子弟改名晔後又改名晔癸卯僖宗崩乙巳即皇帝
位 帝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弊
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
帝嘗謂楊凝恭曰朕不德爾援立我有當戒省侈長示天下我
是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優恭
頓首稱善帝遂問避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費用殿
下萬金第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綢朱欄畫香車百乘諸
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岩畝獵口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
帝以詔類咸平 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楊行密走歸廬州
李克用遣兵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求救於來全忠全忠遣
兵救却之時罕之在澤州帝以寇勢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
間州縣刺史縣無全長田無禾麥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時
州刺史郭禹擊利南據之詔以禹為判而留從將蕭讓各務相

戎其以養民為事。與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
時謂之北歸。南都高彥從姓名或為。五月，朱全忠大破秦宗
權于蔡州。圖之。王建既陳收禮之罪，請朝廷命討之。宋川
節度使顧彦朗未請移收禮，化讓以清。西川初黃巢之亂，上為
壽王從幸蜀，走竹苑，立卧碑石。上曰：今收自後，至以鞭撻之，使
前上心，慚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收不奉詔，上方憤，薄與
收意，欲以威制之。會得彦朗建表，以今收所恃者收禮耳。六月，
以書昭慶光西川節度使，徵陳收禮為龍武統軍。八月，楊行
密圖宣州。十月，華傷宋于增陵。十一月，朱全忠遣兵擊李時，得取
宿州。十二月，秦宗權將申葉執宋權，折其足而囚之。降于朱全
忠。陳收禮拒當昭慶，不受代。詔削收禮官爵，以昭慶為招討
使，割印蜀黎維。置兵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討之。
龍紀元年正月，以劉崇望同平章事。王建攻彭州，陳收禮遣
兵救之。大敗。二月，朱全忠遣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三
月，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六月，李克用救溫洛，殺孟方立。
楊行密拔宣州，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十月，平盧節度使
王武卒軍中，推其子師範為留後。六月上，楊行密立政事，中
尉張密皆縱為侍從，傷宋之世已具欄笏，豈是又全有司制法。

六言詩
李

服孔緒以諫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正當。
事有從權，可以小瑕遂妨大體。予是宜者，始服刺佩，待卿。上
在藩邸，素疾宦者。及即位，楊復恭侍獲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
不平，政事多謀于宰相孔緒。飛傳欲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
復恭素與上相，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緒
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元四方乎？上默然。問之，楊復恭曰：復
恭陛下家奴，乃有與逆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
告，復恭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
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楊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成軍
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
守立，在左右。復恭兄之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騎，不蘇平
權至天武都頭，微服出平章事。
大順元年正月，群臣上尊號。李克用拔柳州。王建攻邛州。
刺史毛湘以所部出降。二月，楊行密取潤州。朱克用攻雲
州，防禦使韓連澤來救于靈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引兵赴之。
克用不利，引還。以楊行密為軍國軍節度使。赫連澤李匡
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臣與河北三鎮
共除之。已制之命大臣為統帥，將張澤素衡克用上從容與澤

論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上于是募兵京師至十萬人及金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董四品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十六七杜讓能判案望亦以為為不可潘徽倚外勢以排優蔡以四先帝再幸山南北院所為也臣每慮其與河朔相表裏數朝廷不能制分而河朔廣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勿月可平孔端四潘吉是也優蔡曰先朝播遷雖舊壤駭色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宋市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優大功今宋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端曰陛下所言一特之體也優潘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便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潘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潘蔡給事中牛勳為行營判官嚴回國表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禮挑強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東叛回薛潘發京師言于上曰候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楊復恭竊聽聞之發潘于長樂渡屬潘頭潘鋒復恭戲曰相公杖威專征作惡和潘曰候平賊還方作惡耳復恭益忌之潘會諸道兵于晉州昭義軍亂殺復恭克泰以潞州附于宋金忠享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昭義節度使六月更名義政軍曰宣義以來金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八

月孫揆赴潞州宋克用養子孫承武兵擒之以歸殺之九月宋金忠遣兵圍澤州李存勗擊破之復取潞州宋金忠將軍河陽引軍還宋臣戚威蔚州宋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王建克邛州十月取郢州官軍出陰地開宋克用近軍存勗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驢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其營存勗說以得之建兵不利解難鳳翔之兵下戰而走某軍自潰河東兵東勝逐北救晉州西門張德遠出戰又敗解難鳳翔張太定雖之軍先渡河西歸潘始有某軍以重兵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存勗攻晉州三日與其衆曰張潘宰相降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潘建乃得進去存勗取晉州二州大掠慈隄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附宋殺克泰潘已敗朝廷震恐潘建走河陽撤兵為賊以潘師使失亡昭蓋是使也朝廷倚宋金忠以河州三張以潘建晉州金忠方遣兵徐鄴韓歸範河東為并敵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從從中江之故潘軍望風自潰

元年二月正月宋金忠凱道于魏以代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代魏王數皆提弘信軍帶詣和金忠乃還魏傳自是版于汴孔端張潘罷以從昭歸潘者若同平章事宋克用

遣使上表曰張澤心陛下萬民之業邀自己一特之功知臣與
朱溫深毗松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只是罪人不赦願陛下
方止欲于河中寄寓此是行止代候指虎詔再取孔端州判
史張澤連州判史賜克用詔恩授其官爵使尋陽 孫儒攻
宣州 二月加李克用中書令張澤歸州司戶澤與孔端州
接于朱金忠金忠表其宛朝廷不格已并應自便 常昭度
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克敬瑄不絕朝議欲息兵
三月制敬瑄官爵令願在朝王建各帥衆歸 四月孫元
見于三台來行入大徽衣十人餘赦天下 王建見罷兵制書
曰大功重或奈何并之周岸勸建請當公還朝端或都克而
有之於是建表敬瑄全收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後詔昭
度東還昭度不決建擒昭度親吏鬻食之昭度大堪遜稱疾歸
建送之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納東軍急攻成都環城峰壘
至五十里 五月孫儒遣兵據渝和楊行密攻克之 七月李
克用攻雲州克之赫連鐸奔吐谷渾尋碣幽州 王建克成都
自稱西川管領 陽復秦趙宿衛兵尋討朝廷上深恨之李順
即蓋以復秦陰事若上九月出使秦蜀監軍從秦愷愷不
肯行補疾致仕從之使督致詔命還復秦澤遣制之

東川節度顧朝率軍中推其弟秀輝為留後 十月以王建
為西川節度使建讓秦儉素習心政事容納宜吉好施樂工用
人各盡其才蜀人畏服之 楊復恭謀反遣元成郭顏率順
討之復恭走克元舉楊守亮尋同舉兵拒朝廷以討順節為白
李元用攻王格大破之拔昭城 朱金忠攻將澤取曹州澤軍
自是不振 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以兵自隨中討劉晏宣
門居逆惡之自上怒其作亂十二月誅殺之百官奏賀 孫儒
攻宣州秦破楊行密之兵行密求救于戡勝勝以兵食助之
以顧秀輝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賜旌節楊守亮因而辱之使
守原冠梓州王建遣兵救却之守亮又欲自全南鄭京師汴州
刺史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魏國韓建同州王行
均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各阻叛臣楊復恭請出
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廷以茂貞得山南不可
復制下詔和祥之皆不聽二月茂貞行瑜懷慶兵擊韓元最諸
不已遣杜讓能西門居遂書茂貞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陳
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宰相衣袂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
勣曰先朝多難茂貞有功諸楊阻兵亟出討其心

亦在疾惡但不當不候詔命以此聞兵過山南殺傷至皆陛下
 尚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東則山南之民憂矣上乃從
 之 王懿李匡威攻光山李克用遣兵擊破之 朱全忠擊朱
 瑄瑄擊破之 楊行密取常州湖州 朱全忠遣平皮時溥
 回請和全忠曰必移旗乃可溥拆之全忠為氣憤以溥為太子
 太保溥驕賊不奉詔 三月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李克用王
 處存攻王路勝擊破之 四月楊行密取楚州 楊行密屢敗
 孫儒兵六月擒儒於陳許之隅衆多降下行密其將劉建鋒為
 敗以餘衆南走比至江西衆十餘萬行密即舉揚州長日顧
 亦包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甲天下時稱揚一益二及
 孫儒舉兵揚州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七月
 李茂貞取鳳興洋三州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李
 茂貞取興州楊復恭亦克葭州開州 李克用養子存勗為
 信州節度使及楊行密王溶來全忠上表以相招磁三州自歸
 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勗為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朱全忠遣兵取時溥潞沁漢三州遣擊徐州 宣明曆
 在太子少詹事遼國進新曆或十二月上之今日景福元年曆
 王遣遣兵擊楊子元于開州破之

景福二年正月李茂貞自請興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茂貞以不棄得鳳翔不奉詔 李克用圍柳州王路勝書郡
 之克用怒進擊路入破之李匡威引兵救路克用攻柳州 李
 匡威為弟匡壽所逐奔王路于興州 以相州為漢州刺史相
 州自公輝以來世以奉第北法為士大夫所宗此為御史大夫
 上欲以為相宜官忌之故久諱于外 四月王遣兵討回全
 收陳敬瑄不從自殺之 朱全忠自將擊徐州拔之時得舉族
 整然子樓自然死 李匡威謀奪興州伏甲剋王路有舊者墨
 君和自跌垣難出奉賊匡威用七拔據登屋旗人於攻匡威殺
 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自稱留從遂有汀建二州獲海關群盜
 二十餘軍皆降潮 閏月以危鰥都頭曹誠等為諸道節度使
 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
 加恩寵兵令赴興 七月王路敗相州李克用收之錄其諸和
 助攻相州 楊行密克盧州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不遵上
 決意討之命杜讓能事掌其事八月以重王嗣用為東西招討
 使討茂貞 楊行密取歙州 朱全忠遣兵攻光州與朱理戰
 破之 九月以魏謩為海州節度使 重王嗣用帥集軍三
 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進于茂貞以拒之某軍

皆新募少年而兩縣皆遺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通與平禁軍
皆逃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倫末師入懷茂貞等陳于臨
泉驛北杜讓能乘勝追之上下下不自禁是日永讓能為
雷州司戶新西門居逆等三人以舊昭復從切司平章事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杜讓能然後還讓能昭從從而據之
十月賜杜讓能元自通朝廷勅息督寨于柳岐而比司江德休
附二張以還恩澤後以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於
茂貞蓋有鳳翔興元洋州秦州五州之地以王潮為福建觀
察使楊行密取鄂州王行瑜亦高尚書令常昭復密奏太
宗以尚書令登人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九功拜終身
避讓行瑜安戰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號為父賜職券十
二月宋金忠詣使盟獻于汴州崔昭緒以為金忠新破徐鄆兵
力倍增若更列盟職不可復制以賜昭緒開諭之即州刺史鄭處
納取潭州魏周無詔以處納為武安節度使
乾寧元年正月宋茂貞入朝入陳兵自衛數日播譽二月宋
金忠入破宋寇兵于黑山以鄭榮同平章事辭不獲三
月李克用死州刺史李存勖勇軍中更父克用惜其才
意惜將必為之請而竟無一人言者克用為之不悅事皆言日

又有薛阿履者勇悍不恭相俾密與之通惡事泄遂自殺自是
克用兵勢浸弱而宋金忠猶盛矣王克用死州刺史楊茂鄭
走昌龍六月以李穀同平章事知制誥劉崇晉出班掠麻柳
交言路奸相不可用克龍之從昭緒志也穀十表自訟醜狀崇
晉始停崇晉見任宋克用大破以谷澤殺赫連輝七月
李茂貞克開州楊復恭助其族黨紀國走鄭榮改任以徐
若岩同平章事八月楊復恭等走王克元為歸還所獲糧送
京師伏誅十一月宋金忠泗州刺史張諫降于楊行密行密遣
押牙唐全回持恭於汴宋質焉金忠執全回取其恭汴陽始有
陳十二月李克用死幽州死之李匡壽走死黃連洞蠻圍汀
州王潮遣兵擊破之關地略定潮遣條侯趙州縣勸農桑定租
稅定好都道係境息民關人安之封州刺史劉讓卒其子德
后長買江士民百餘人謀亂德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
遣宋隱為刺史
乙乾寧二年正月李克用入幽州命李存審劉台恭將兵略定趙
州以陸希聲同平章事魏國節度使王重盈率軍中將以
重榮子珂為留後珂重盈兄重簡子也重榮養以為子重盈子
保義節度使張晉州刺史璩舉兵擊珂長言珂非王太子珂上

來自陳止與捷于李克用上道諭解之 蓋呂宋為越王不許
遂自稱皇帝號隆慶長樂之 後以事歸同平章事往昭歸使
王行瑜李茂貞表駱嘉印宜罷而歡快上報曰革旅之事朕則
與諸國之臣于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則不已三月後罷
駱 李元用表到台恭為盧龍節度使 從厚罷 以王搏同
平章事 李元用表王重榮有功于國請賜珂珪節王珙等
王行瑜李茂貞請更上表稱所代王請以河為限州縣為
河中上報曰先已允用之矣 楊行密攻滑州拔之將得
徐州人李氏子正八年夏行密見其質狀悅識頗異于人命徐
溫養以為子溫名之曰知詰知詰勤事通諸子溫愛之行密曰
知詰從僕諸將子皆不足也 上以知詰多溫至有瑜理入宮
使妃沒後曾欲令其室諸王將兵退警人欲使之四方撫慰諸
將而此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己文章論議上不得已四月
下詔悉罷之 陞帝號罷 楊行密取徐州又連水 以常昭
定為太保致仕 以制建歸為武安節度使建封以馬殷為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五月制建薨帝命官爵喪殯封之
王行瑜以不得為書令怒朝廷賊內有八鎮兵聚在古軍節
鎮近華州韓建之良東縣近華州王行瑜來之官官曰此天

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珙王珙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諸
不能得取之誤使人語三師曰河與河東家姻必為諸公不利
請討之行瑜便其弟同州刺史行約代河中而自與茂貞各
將精騎兵數千人入朝甲子至東歸市人竄匿上御安福門以
待之三師至陳中兵陳伏雜騎上詰之曰卿等不奏請以報
報兵入京賊其志欲何為乎若不罷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
茂貞流汗不能言始建親述入朝之由上與之甚三師奏稱
南北司立有朋黨張素朝改常昭度討西川夫策李路作相不
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行瑜等親殺之以繼張使康高弼等
殺人持節王珙河中使王行約于陝王珙于同州上皆許之事
元用聞之疑其圖即日遣使發北都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始
三師謀廢上立王保及元用起兵行瑜茂貞各督兵三千
入宿衛京師與建皆還本鎮六月喪殯遣其將顧全武討董昌
以孔緯同平章事張濬為諸道權府使上以夜昭歸等外文藩
張明堂相顧思得者觀之亡改錄用韓濬 李元用入舉新漢
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請建征兵紀關賊害大臣請討
之文韓散三鎮數其罪行瑜等入懷元用軍至華州拔之斬
刺史王璵七月丙辰朔至河中王珙迎謁于路王行約奔同州

走已未行約弟行賈時為左軍指揮使奏請幸邠州極盛使駭
公權請幸鳳翔上曰克用已駐軍河中孰便至此朕自可以授
楊柳等但各據本軍勿令推勸石軍指揮使李勣勣茂貞之子
之謀刻上幸鳳翔中射劉景宣與行實知之欲刻上幸邠州孔
縉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向晚行約引左軍攻石軍鼓
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元樓欲諭止之孫日軍頭李筠將本軍于
後前侍衛趙鳳以鳳翔兵攻石軍梯衝來左右扶上下樓趙鳳
從縱火焚宮門煙散賊天將有鹽州六知兵也京師素為兩軍
所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上幸李筠營獲澤都頭李君
實勣衆絕更或傳行瑜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恐為所迫辛酉
以筠居實兩部兵自衛出洛夏門趣南山宿蔭城旗士民追從
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楊元若三之一夜獲為盜所掠哭
聲震山谷將百官扈從多不及別度走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
惟知中書事以置頃使甲子從幸石門與帝征並武獻賄賊駐
焉為黨民為流涕 丙寅克用遣判官王環奉表問起居丁卯
上遣內侍詔克用與王珂各發萬騎赴新平討行瑜克用遣兵
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子李公未嘗失札何為見克用使
謂之曰公為人臣通達天子公為有隱孰為無權者乎會周柳

岐欲迎車駕乃移兵營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人遣尺儼
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遣李存信存實會保八節度李思恭攻
王行瑜契丹塞橋其將王全德等獻于行在李茂貞供新車鮑
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復遣王茂至
毋王允諭克用全且教茂貞併力討行瑜且命二王拜克用為
兄 以崔徽同平章事 李克用遣其子存勖詣行在年十一
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樑此口宜蓋忠字吾家
李克用承請上還京從之將召賀然殺未暇完蓋上寓居尚書
省百官往往無抱笏僕焉 崔昭緒罷 九月孔緯卒 王建
遣兵赴難也端州 楊行密遣兵救董昌 十月崔昭緒以黨
附柳岐敗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端事
克用 魏克用遣陳氏為兄 上還居大內 以張僊同平章事 十一
月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挈族出走奔高步下所殺傳首 朱
全忠圍東墮于克州 十二月王是奏東川節度使顧存謙不
發兵赴難而略奪輜重請與兵討之大破東川兵于岷嶽 進
車克用爵晉王李罕之益寓諸將任進官有差 李克用遣掌
書記李襲吉入謝請東略勢遂不鳳翔上謀于黃近或曰茂貞
後或則沈沈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歆且言不

克用大令
之表也

臣之狀行瑜為逆臣歸還自知其罪職責相離且當休兵息
氏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謂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以疑克用有
異心也然不夫發與聞中無安寧之日之詔免克用入朝將臣
或言今情清調庭豈可不見天子克用猶嫌未決蓋當曰天子
還未安席人心尚危人王若引兵渡渭橋恐從驚駭都邑人臣
蓋忠狂于勤王不在入觀顯熱國之克用更曰蓋當尚不欲吾
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長曰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觀表生
亦師上下始安克用遂引兵帥而改員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
為所據

乾寧三年正月蔣勣據鄆州劉建鋒遣馬悅擊之 閏月李元
用遣李存信將兵救克用羅弘信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洛州弘
信自是與河東絕勢意于汴 二月以通王滋州衛尉諸軍事
朱全忠為飛鴻為相李元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潯州為
相則臣等至閣夜京師震懼上下詔和縣 朱全忠遣鳳志古
擊鄆州 四月河湟將鉅濟州城朱全忠命洪為二河之濟而
東為害滋甚 李元用擊羅弘信敗之進取魏州 武安軍亂
殺劉建鋒推馬悅為留後 五月頗全武圖越州豐昌縣去帝
統從稱節度使 楊行密取潯州 崔昭緒既敗復求救于朱

全忠詔遣中使迎新之外或以為快 制而或納將斬除
于王建 魏略克越州董昌代誅 六月李元用以魏博朱全
忠召署從周于鄆州使救之克用軍還 從周還擊克用兵戰
之 初李元用屯渭北李茂貞歸建鋒之事制從從甚恭克用
去三魏貢獻漸疎衣章驕慢上自石門還置戰後四軍選補數
萬人便廷王或怪將之茂貞遂表言廷王無故殺兵討臣臣
今勣兵入朝請罪上告急于河東茂貞遂引兵逼京賊置王嗣
周與戰敗績七月茂貞進通京師或至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休
者不若自鄆州濟河幸太原幸即詔幸鄆州壬辰上出至渭北
韓建表請幸華州不許既而上從韓建適冬已深幸平從造
入召建而議去番建至頃首言今蒲騷跋扈若非上安茂貞下
若遠迎建則臣恐無從還朝今華州兵力雖微亦足自固而與
茂安不遠顧陛下臨之以國與從上乃從之尚中至華州茂貞
遂入長安喧嘩俱盡 崔昭緒上以其為從昭緒之黨也 以
陸長同平章事 楊行密表請上還鄆江淮 王建請上幸茂
都 八月韓建移帳諸道令供輸資糧諸將往李元用聞之嘆
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廢物為賊臣弱
帝豈是不為茂貞所擒則為全忠所虜耳因奏得與昭緒徐兵

入援 王得龍以來朴同平章事水部郎中何迎馬朴上連日
召對朴有口辨上悅之曰朕雖非大宋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
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以用之朴自書得為宰相月餘可致
太平上以為然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尋其列戶即凡軍旅賦
財一以害之 九月以王潮為威武軍節度使以馬殷判湖南
軍府事 以崔鉞為遠同平章事改授奉州刺史即之罷
相韓建之志之即密取援于朱全忠上歡之營東郭多闕表迎
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且言崔鉞忠臣不宜出外建
從奏召即為相遣使諭止全忠勿恨來代已詔以黨子受員而
敗 十月以孫德昭為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茂貞上
表請罪仍獻助修宮室建後佐佑之竟不出師 以王搏同
平章事 以成修為鎮海鎮東節度使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
柔行里湖南廣州牙將盧瑑懷境拒之封州刺史劉隱襲廣州
斬瑑其家迎之知柔入表隱為行軍司馬
乙丁 乾寧四年正月韓建奏韓滉通郭勣陳八王謀殺臣刺車
駕河中上入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
不之見表請勣歸十六宅如逆師傳數以詩書不全與兵預政
上下得已詔諸王所隨軍士並縱歸曰里建之奏所置殺從四

不食其之病
趙四元

軍頭有厚傳編黨已皆罷遣招拒從之于是天子之親軍盡失
捧日都頭李筠石門寇從功第一寇從斬之 立德王塔高
望太子韓建西詣王于別第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
欲以解之 朱全忠克鄆州魏末瑄遣裴元川克之朱瑄奔瑋
南全忠殺瑋 王遣遣華滋攻東川 孫儒來朴罷 馬殷克
鄆州擒孫儒 三月朱全忠以華滋同守兗州朱文格守鄆州
魏師古守徐州 四月遣李洵為西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入顧
秀輝 六月朱茂貞奏王建攻東川遣兵累歲不聽詔命詔改
建為南州刺史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置王嗣周為鳳翔節度
使建茂貞皆不從代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宰相切
諫乃止 韓建奏請王罷兵尚苞陰計願陛下神斷不疑制于
未此上曰何至于足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奉世誘制發
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絛垣或坐壁呼曰光武救兒建獲通
浙等十二王至台提安蓋殺之以謀反聞 朱元用徵西州兵
入援劉仁恭不聽九月元用引兵攻西州敗績 十月以韓建
為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建始養有同華 詔制奉茂貞官
爵從建召朱文通從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王建克梓州顧
秀輝自縊 朱全忠擊楊行密戰于滑口全忠入收行密自是

唐書卷五
卷五
卷五

遂保據江淮間金志不能與之爭 史記何代為皇后 十

二月或氏薛度使王潮平朱審知自稱留後 古拾遺張道古

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亡陛下聖德十早而曾不知勸導臣

之道先朝封城日登幾蓋臣難激戰備陽陛下封走杜援始為

奸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大怒道古范州司戶仍下詔

罪狀道古重示諷官

戊午光化元年正月下詔罪已息兵從事茂通杜召官將應請道討

鳳翔兵皆罷之 初李茂通以數出兵救東川不暇東通與

詔相改過人聞朱金忠告洛陽官果表迎駕與韓建皆保諸修

從宮閣奉上帝上安詔以是為修宮閣使建及元貞皆致書于

朱元用請和以乙丁近取修宮閣使元用許之 三月以來金忠

為重武道義天平薛度使 以馬殷和武安留後 劉仁恭取

冷泉德三州 四月朱金忠令劉仁恭罷弘信於李季元用敗

之授治和德三州 八月己未朱馬孫華州女成生長安 上

欲還鎮經略以父子賓客張有李為河東汴州道楚使和縣之

元用欲奉詔金忠不從 九月戰野瓦州 魏博節度使羅

弘信率軍中推其子紹威為留後 以王審知為成武節度使

前常州刺史王祝性剛介有將望紹威之人特入以為止入相過

陝西度使王拱延奉甚至請取子恒之禮祝國韓琳怒使遣者

殺之以慶州閭閻不下敗詔 十二月以羅紹威為魏博節度

使 十二月李罕之據潞州朱金忠表為昭義節度使

己未光化二年正月薛昭義以陰奉同平章事 劉仁恭督其州進

攻魏州羅紹威表救于朱金忠三月金忠遣將擊敗仁恭兵遂

東勝攻李元用大敗而還 六月朱金忠表以丁會為昭義節

度使使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尋卒 朱義軍亂殺節度使王

拱卿時朱簡自為留後附于朱金忠代召又據 七月馬殷救

道州 八月李元用救潞州朱金忠遣為留後 九月以李茂貞

為鳳翔節義節度使 十一月馬殷取郴州連州始蓋有湖南

之地

庚申光化三年四月朱金忠遣兵擊劉仁恭五月授魏州國滄州仁

恭表救于河東李元用遣兵救之 王博明遣有度量時補良

相上素與魏使朱道衡素相仇事獲能日填上謀去之由

是而北司益相憎疾各相署以相傾得悉其致亂從客言于

上曰人君當修明德無所偏私使官擇能之弊誰不知之顧

其勢未可降除宜法多難漸平以進消息願陛下勿聽地以

進委實切聞之謂博為道衡華外應上疑之是以飛相意據排

已恨之遠來金忠憲使長論之上不得已召印選使同平章事
既博定州司戶派道歸徐遠州皆歸自盡于是印事制朝廷
勢震中外宦官皆聞曰七月事元用查致攻刑治以救滄州
汴軍敗還九月徐考若罷為清海節度使崔印以告告位任
已上惡之若昔亦自引去將蒲縣皆為強盜所據惟薛三如
乘任廣州以承代之崔選罷以黎贊同平章事朱金忠致
滄州王路靖初以其子為質金忠引還朱金忠擊劉仁恭敗
漢果莫三州馬殷取桂宜嚴州五州朱金忠次定州義
武節度使王郛奔晉陽自是河北諸鎮皆服于金忠自朱道
獨最徐徐死宦官皆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元樞密王彥範薛
平皆陰相與謀曰主上輕視變難乘事專權任南司官吾輩
執服其極不若奉立太子引以華兵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
一月上獵苑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召見已宮門不開
季述帥禁兵千人殿門而入其後其狀出謂宦印曰主上所為
如此豈可理天下縣官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入計非不順也
印不敢違其言季述召百官陳兵殺進作印等狀請太子監國
印是百官皆署之將士大呼入思改觀上驚起季述等出狀曰
之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策請不可遂即執上與何后同輩

帝以有疾
而少陽院
其五日中
正長壽寺

續柳錄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錢盡地數上曰某時某事
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上不止乃手繫其門路賊類之
遣兵圍之穴牆以通飲食上與典獄輩皆不與公主嫺卿無
衣食號哭聞于外季述迎太子入宮賜以衣之以上為太上皇
加百官爵秩將士獲賞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皆皆榜殺之
從印密致書朱金忠使與兵圍返正金忠在定州聞亂而還季
述遣養子希度詣金忠許以唐社稷輸之金忠猶豫未決副使
李振始曰王宦有難爾昔之資也公為唐臣文安危所為宦豈
因廢天子不能討何以復金錯候且劫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
歸宦官矣金忠大悟即因希度遣親吏存輝如京師與宦謀
之

辛酉天復元年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季述等皆伏誅
上從宦黨太子裕為總王初德昭自季述嘗廢立當憤慨不平
崔印聞之遣劉官古我親之曰今又若此季述仲元爾公誠能
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當賞第一時志義流千古乃執說不
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曰相公何命不敢受死遂結古軍
節將董勣等周承誨謀以除宦代以安福門外以候之正旦仲
先入朝德昭擒斬之既歸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

出勞將士河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
就乘而出從何迎上御長樂門接帥百官稍置周永梅擒劉李
述王秀苑絕其方結實已為執所獲薛齊德赴井死出而斬
之咸曰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上曰縱知非其罪然為
德王時德昭姓召事德昭承海姓召事德昭考亦賜姓皆以
使相留宿衛黃賜順府庫將人謂之三使相上罷得即赴至未
念忠由是益重李振 進米金忠爵為東平王李茂貞為岐王
數近年宰相延英奉事極密便得側多論紛然既出又稱上
旨永允後有改易機能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候宰相奏事
畢方得升殿承宣公事 崔師陸辰上言禍亂之興皆由宦官
與兵乞令印主在軍則諸候不敢凌凌正室尊莫上召李德昭
等謀之皆曰臣等果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舊制司必
多所變更不若師之此司為便于是復以宦者為全德張彥弘
為左右中尉 崔師以宦官與兵於胸腹之患欲以外兵制
之會李茂貞入朝印誠茂道留兵三千宿衛以賊子德昭將之
練議大為難便以為不可印不從 朱金忠既服河北欲取河
中以制河東二月遣張弘範等襲之而自以人軍德昭使李茂
貞用不次獲晉陽州晉下能王阿福獲之 以王澤裝服同平

章事 李克用遣使請好子朱金忠金忠為其書詳奏微三月
遣代叔殊等分道攻之沁澤潞遼寧州皆降 四月制雪王涯
等十七家 五月以朱金忠為宣武宣義天平復國節度使
李茂貞入朝請金海深以相結崔師始恨益果朱金忠而與茂
貞為難敵矣 上之更正之中書舍人金玘洩給事中權便皆
預其謀崔為翰林學士時上患以軍國委崔師崔自謂日傾款
蓋除之轉便曰事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
化更師不從史請蓋陳宦官但以呂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
美女和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除金詞察其事盡得印密謀日夜
謀所以去師者時師頗三司金海等執禁軍對上詎諱師印或
損金未上下得已解印蓋張使將朱金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
金諸侯之意印知謀泄事急遣金忠書都校密詔金忠以兵
迎軍焉 初金海等謀謀以兵制上乃與李德昭德昭考
為父神策指揮使李德昭深相結德昭始不肯從他日稱德昭
問父之上曰是不慮其金外與欲金機呂印及金海等子內殺
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快山快益甚德昭有類罪數人連
加罪遂除其罪其自新德昭可息若一無所制必知陛下心
有所計益不自安事終未了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

就稍不遵教育或使監軍亦隨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朱全忠
得從師當由河中還大張榜兵上聞之忌言常從謂曰聞全忠
欲來除君則之患大矣蓋忠然須令死其功恐而師交爭
則事危矣卿與從師遠處多兩難使合謀又謂從曰從師與
輩驕橫益甚對曰茲事失之于初當其立功時但應以官爵田
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也且當從師亦皆嘆其欲以
制教使也今教使衛兵相與高一汴兵若果必與關于關下臣
竊寒心上但慨然憂沮而已十月全忠兵發大梁 楊行密遣
兵以杭州橋其將諸全武 諸全誨等聞全忠將至全忠誨
李彦弼等勸兵城上請李鳳翔上密詔從師曰我為宗社九計
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遂遣趙國夫人出語從師
曰朝來房卿軍無捷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
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從得對矣從聞足美全誨等獲侍側
同議政患如成通以來近例未離為遣兵探內庫寶貨法物全
誨恐遣人送諸王宮人先之感期全忠至河中長請車駕幸東
都京師大駭上遣中使召百官皆辭不赴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于上曰全忠欲弑天子幸洛陽求傳梓匠等請奉陛下幸鳳翔
從兵拒之上不許故則整乞乃樓全誨等通上下樓幸房卿即

於御院縱火時十一月七日也至日冬至上始生思改號一
正一足顯開于庭無群臣傳其將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紀綱
諸王百餘人皆上為物哭聲不絕出門而顧禁中火已赫然是
夕宿郭林茂與迎上于田家禮上下為慰接之亡戌至鳳翔
朱全忠聞車駕西幸欲引兵還張海說之曰精進茂貞之先不
取之必有後患乃引兵通其城建軍騎迎諸全忠以是為忘武
節度使以兵送之 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從師等列
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茲則懼協君之誘退則懷負
國之慚然不敢不赴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至鳳
翔軍于城東李茂貞等或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使人誤
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刻違天子今來問罪迎意還宮岐王
若不慎謀何煩陳諭上遂詔全忠還張全忠乃拜表奉梓移兵
北趣加州節度使李德裕請降從姓名楊崇本 李茂貞以詔
命縱兵河東某克用遣軍嗣昭將五十騎趣晉州與汴兵戰于
平陽北破之或昭節度使張勳行策亦遣使聽命于全忠韓全誨
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散兵皆為所執全誨人散兵于王建是
使王崇信將兵五萬多言迎駕實集山南歸州 以靈光啓
奉知機錄從師樂極範 十二月清海節度使徐彦若卒遣表

蕭劉隱繼得後 江西節度使陳傳取撫州

戊子 元從二年正月以常昭範同平章事 二月李元用遣兵攻慈

隱進通番給朱全忠還河中遣兵擊之 盜發蘭陵 三月汴

軍入破河東軍遂圍晉陽自是李元用不敢與朱全忠爭若果

平 上遣金吾將軍李康宣諭江淮書卿札賜陽行密拜行密

行密即馳騎奔吳王全封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利還橋然後

表聞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俟以為不可遂

解之 四月盧光啟罷 崔印詣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

迎奉全忠乃將兵發河中五月至東渭橋 初上嘗與李茂貞

及宰相中尉室酒醉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常昭範何以

迎奉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因問不對上曰卿何得于眼前安

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

必率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須杖之二十願謂韓偓曰此

輩亦稱宰相昭範要以大杯獻上上不即持昭範舉杯置火上

頓足是連連楚而罷 進戰敗奔越王 以覆檢同平章事李

元貞及宦者志也 昇州刺史馮弘驥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

昇州 李茂貞自將朱全忠戰于魏縣北大敗而還全忠改鳳

州按之進軍鳳州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奉駕還宮

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高王察環之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

攻宿州不克而還 八月僕駱將徐歸許再思軍訖還杭州

起復常昭範同平章事茂貞及中尉韓志也 王迎取興

元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大敗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

忠連和奉車馬還京 王建取洋州 以李茂貞為鳳州靜觀

武定昭武節度使 徐歸許再思召田頌攻杭州伐檉告急于

楊行密行密召顧還殿與顧相不思俱詣宣州 十月王建取

興州 李愬至揚州楊行密始更制教院每封拜告儼行之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鄭奉大入賊獻食物縉帟使遣使詣興茂

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襲汴

軍皆甚驚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

城中地如動攻賊者論賊上人云叔天子收東城者論賊下人

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賊亦未

死肉已為人所剝市中賣人肉介直錢百文肉豆五百茂貞猶

恃亦得以大龜供御膳上驚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張大節度使李茂貞引兵救鳳翔 朱全忠遣兵取鄆

茂貞降 常昭範卒 時李茂貞山南州縣皆入王建聞州縣

皆入全忠上守賊賊以表謀誅宦官以自贖遂與全忠書相

問諸罪籍全誨等相約迎駕還宮 十二月上召李茂貞獲檢李
維海等食議與全忠相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頃貽元著日數
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賜美御
胃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違當如解耳 李維海詣米全忠保
天復三年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米全忠克兗州

戊申李茂貞遣兄上誦誅籍全誨等與米全忠和解奉駕還
京上喜即赦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維海誨等十六人而
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已而遣
韓僕父趙國夫人詣全忠營責全誨等首以示之曰爾來禍
車駕不欲協和皆此輩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
軍以裕衆懷辛亥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
貞疑崔師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印全帥百官赴行在
時給六七印竟下並全忠亦以書召之印始來甲寅鳳翔城門
始啓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極檢女為景王記以自固
上守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入密令京兆捕
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幸全忠營全忠未暇得罪頓首泥涕上亦
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騎前導十餘里上捧之全
忠乃命米友寧將兵追從駕至興平崔印始帥百官迎謁從以

印為同平章事順三司如故 己巳車駕入長安崔印奏以宜
官典與預政頃危國家下窮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旧諸司使
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召還閣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
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並殺之完貌之聲徹于内外其出使
外方者詔所誅之止皆黃衣初弱若三十人以倫灑掃自是
崔師範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旗兵悉為六軍 以崔師
範判十二衛事 二月崔師範表為沂傳分司王溥為賓客外司
賜師範死皆崔師範所惡也 賜米全忠死曰天再遊燭忠守正
功臣將佐敬附米友寧都頭以下皆賜死有差 上議崔崇來
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師範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
王長印承全忠密旨利于初冲國請之乃以輝王稱為諸道兵
馬元帥全忠守太尉以副之進爵梁王 崔師範請使米全
忠向上收復為贛州司馬 米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政西軍
以未備為宿衛使張延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公暉充
街使以師範驕上疑之于延喜樓全忠奏曰幸充用於臣本無
大嫌已加無辜充用閣之笑曰此賊欲有事端吾與焉時其
後耳 以崔師範同平章事米全忠薦之也 三月米全忠遣米
友寧等從同擊王師範 五月為散集江陵始之 六月楊行

遣兵敗王師範擊朱李新之七月朱全忠自將擊破師範兵
遣楊思厚攻青州 八月遣王建勳為節度使 楊行密將回頤
安仁義以宣潤州叛行密遣兵擊之 楊思厚通青州王師範
降 十月王是取安忠萬施四州 舊從周取兗州 宿衛使
朱文倫卒朱全忠遣凡子反諒代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
凝取利而表其弟匡明為留後時天子微諸道多不上供惟
匡凝兄弟奉輸不絕 李茂貞李勣殺兵通京畿朱全忠恐
其從有劫遠之謀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曰
願 以姑蘇損同平章事 裴贊罷 朱全忠謀篡恐張浚

府勳者與張浚全義殺之

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崔胤在吳家未即事
機執政請并其党鄭元規殺之 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全忠
遂遣殺胤及元規等 朱全忠屯河中遣牙將承長補明岐兵
逼成旬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紫微已從百官東
行驅使士民號哭滿路馬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
我輩流離至此亡國車駕發長安全忠以乘走從為御營使既
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漆渭汾河而下長安遂墟
上至華州民失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下從為故主矣

引

諸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乾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上
處樂朕今漂泊不知光祿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
月乙亥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舊止全忠奏稱上延入寢宮見
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宋夫婦妻身全忠矣 上遣問使以御札
告難子王建遣王宋佑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
兵不得進而還 朱全忠置酒私第邀上紹華尋醉上先赴洛
陽暫修宮闕上皆與晏群臣既罷留全忠以驛建歡皇后出自
捧玉色以獻全忠晉國夫人可憐附上耳語建驕全忠從全忠
以為圖己不歡陽醉而出 上從遣問使以綢詔告急于王建
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
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四月朱全忠奏
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進
路請候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候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
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 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全忠送於
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元監秦星氣有災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
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使人告晉官使閏祐之司元監王
鐸內都知常用晉國夫人可證謀害元帥悉殺之 自崔
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

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未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某
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金忠之人矣 中丞王洛陽入
宮以蔣公暉工殷為宦數南北院使張廷範為所使言東為河
南戶又召朱友恭代叔珠為左右龍武將軍與宿衛 以朱金
忠為護國軍義堂武忠武昭度使 錢穆求封吳越王朝廷不
許朱金忠為之言於既改以吏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
罷昭威爵為節王 五月帝晏金忠等既罷從召金忠等于內
殿金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金忠摘期使去曰期亦
醉矣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勣徽合兵討朱金忠拒
之河中 初金忠見隱微目矧有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印
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當公何不言之即言于帝帝問金忠
金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印賣臣耳帝自離長
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歎或相對悲泣金忠使蔣公暉同
帝動靜帝從容謂金暉曰德王朕受子金忠何故堅欲殺之因
泣下驚中指血流血暉具以語金忠金忠愈不自安 時李茂
貞等移檄往來皆以具獲為辭金忠欲方而討以帝有英集恐
變生于中欲立如君為謀謀代以遺則官事煩至洛陽與金暉
及朱友恭代叔珠等圖之八月壬寅金暉還牙官史太等百人

夜叩宮門啟宮人果員一帝在殿殿方醉遽起至東繞柱走追
殺之時帝年三十八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奉養我曹曰
殺大家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救于金暉乃釋之登即金
暉贈詔員一漸榮就逆立釋王族為太子更名規時年十三宮
中恐悞不敢出聲哭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祝昭宗第九子也母曰宣太后何氏始封
禪王朱金忠已弒昭宗禪詔立為皇太子監國事天祐元年
八月丙午即皇帝位于柩前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朱金
忠引兵至駱谷鳳翔州軍兵竟不出逆東還 十月朔日食

朱友恭入殿
逆者皆服

初朱金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臨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反
我今我受惡名千萬代葬至東都代梓棺槨哭流涕又見帝自
陳非已志請討賊子是夜朱友恭代叔珠之泰臨刑大呼曰賣
我以塞天子之語如鬼神何金忠遂辭赴煥 十二月以劉隱
為清海節度使隱以重賂結朱金忠故有是命

乙丑
天祐二年
元月
朱友恭已
弒昭宗
以金忠所
不

天祐二年帝立不數日正月陽休客元潤州被安仁義 二月
朱金忠使蔣公暉監昭宗朱德王塔等九人置酒九曲池意極
旖旎尸地中 陽休客將劉存樞鄂州純杜洪 華昭宗于和
陵 三月朱金忠遣王紹範為河陽節度使 柳璨詣張氏

梁繼從遷于朱金忠皆罷之 以張文符持節同平章事 四月
月望星出西北長竟元 六月朱金忠聚眾據城以張繼從
聚王海等三十餘人于白馬津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 八月
王建取全州 柳垔以詔書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于王官
谷圖詣洛陽入見陽為哀野陸秀先儀舉放還山 九月朱金
忠取襄陽趙匡範奔廣陵趙取江陵趙匡明奔天都 十月朱
金忠自稱指道兵馬元帥別開義府 朱金忠擊淮南大敗
起皆即稱階上吉先帝極號多溢美乞更詳議九當即張建範
奏改為泰靈莊隱有號眾朱 十二月楊行密奉子浚代為淮南
節度使 以朱金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金忠不受先是金
忠忌于傳牌蔣金輝與柳垔張建範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
大國加九錫殊嫌然使受牌當以弟行之金忠怒其皆錄置藏
副使王殷趙殷衡固贈之故建範竟不受柳垔遂奏請傳牌歸
大梁白金忠金忠拒之 十二月朱金忠執太后何氏執蔣金
輝柳垔張建範
唐元祐三年正月朔始成借朱金忠兵自執其牙軍八千家 以
朱金忠為三司都置使不受 四月朔日食 張商節度使陳
傳卒子臣時為節度使 九月朱金忠攻滄州劉守文其父仁恭

殺之 楊渥取洪州 十月王建立行營承制封拜 劉仁恭
取叔子李光用克用遣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洪州 李繼
徽攻洪州朱金忠遣兵救之繼徽兵大敗 朱金忠以高平為
為制南節度使李昌自北遂據湖南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以
潞州降于李光用朱金忠引軍還
丁元祐四年正月淮南將張顥徐溫據揚州不聽帥牙兵置入寇
中新沒所親信者十餘人謂之兵諫 三月下詔陳位干梁遣
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昭矩薛平張策趙光逢等奉玉册偕閔
實帥百官傳法駕詣大梁 四月金忠奏帝為漸陰王還于晉
州稱之以韓使中士守之梁開平二年二月通執年十七 諡曰
哀帝後唐明宗追諡昭宣光烈皇帝帝陵曰溫陵
歐陽永叔曰自古亡國未必皆惡庸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
有漸積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下龍為者矣
可謂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高初亦有志于興復而
外患已發內無賢佐顧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
以益其自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于天下
分裂大梁既亡而後止跡其禍亂其積積豈一朝一夕哉

唐紀

宋卿四

著容孫慈憐

懿宗皇后紀

懿宗皇帝王氏不詳其世或通中冊號貴妃生普王七年
是十四年王即位是為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諡號冊主懿宗
廟即其園為壽陵后舊想以上帝慈官之

懿宗淑妃郭氏初入郭王幼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
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恒憂懣妃獲侍左右慈安起居終得無
恙及即位進拜淑妃所生女為同昌公主下嫁書保衛處內宅

妃以主故出入嫔御不棄是時譁言無保衛亂其端傷未
立保衛緣它罪為人所殺且行僭稱卒殺死妃猶處禁中黃巢
之難沈落閭里不知所終

唐懿宗皇帝
本紀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別後庭得幸上壽王而
卒王女是為昭宗追號皇太后上極冊主懿宗皇后改葬號安
陵呂后弟璵官之景福初璵任左衛重帝亦以外家倚之為中
尉璵復奏所攝表為制而節度使璵之慎道吉柏江從容密喻
楊守亮遷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永徽下類帝為壽王后傳侍婉麗多智

恩慈厚慈既即位號淑妃從侍華州昭明為皇白化三年劉

車述尊帝內侍后慈既加害太子即取置於東述與帝同幽

東宮既平正天從中從帝驛鳳翔事茂貞請帝旁軍不得已

后從御南樓會來金忠通帝東還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

身賊手免涕數行下帝命攝既憂憂病是夜金忠通逆虜奴

后侍膳服無須史去側至洛帝憂思忽與后相親無死所以而

遇執哀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中不敢哭從居積善宮號積善

太后溫將恭位后遂遇害初符金忠通為金忠勉九賜入喻后度

不免見金忠勉泣析東以母子託命宣徽使趙殷衡贈于金忠

勉金忠勉死石渠瘞積善宮將從者金忠勉遂置後以醜名

加之廢為廢人

廣德公主列傳

廣德公主宣宗之女也下嫁于徐懿宗時攝珠為相儀宗而將

珠為黃巢所害主泣曰今日我不獨不賊宜我我策不許以繼

室中主治家有禮法嘗從昭州侍者錄教人即州保贖還

允內外冠婚喪祭主皆身自為之或感其心為之開婦珠之

收懿宗時不棄事帝保衛錄之也同時坐珠承善此者尚書左

丞事當以下十餘人皆處之湖濱之南主與珠行則有與門相

對坐則執珠之帝珠由是獲全

傷宗二子列傳

傷宗二子史史其母氏位建王震中和元年始王蓋王隆光啓三年始王並山是年

五燈會元曰即武華龍湖普闍禪師唐傷宗太子也幼不茹

葷食無絲世意傷宗雖愛之然百計調竊終不能回中和初

傷宗幸蜀師斷髮逃遊人無知者至即武城外見諸山讐然

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竹居焉行見師至乃曰上人

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告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

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之行而不職上

天有罰當死願重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

苟形表賊夫老人所托規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

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連旦晴霽重袖蛇墮地而去有頃

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為血腥穢此山氣念何以報斯

恩即穴巖下為冢曰此衆鳥地日多衆之設當號龍湖相入聞

其事忙財施力相與建寺袖子靈龜師聞化三十餘年臨示寂

雙煙集衆說偈安然而逝塔于衣山

孫子曰祥家好為奇幻語為世俗難以置信然史子述蓋二王

並亡是年則其逃而為僧家或有之二王儲位未定此師之為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建王蓋其未可知其曰太子祥家緣釋迦為言此比有之不定

史文會公主是時久不謝父宗恰之戶部侍郎事廷曰此尉馬
勒時皆為公主服新衣三年故不得謝帝覽然始知狀而蘇
著于令初懷鳳閣時有詔沙汰降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岷山
近法門寺民間說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故奏之
條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包監軍欲奏之條曰野戰
未馴且宜肅之勿日而罷監軍不悅面圖獻之使鄭注代條案
雲見又獻白唯是歲八月有并露降于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
親乘而掌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并露之災又條則度支河
中奏稱雲見百官稱賀上謂條曰事訓如注皆因瑞以害其乱
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閣不奏白免其死也對曰昔河
出圖代義以重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
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禁逆黃龍三見李龍
慕容得蒼麟白虎以足觀之瑞豈在德余嘗為潞州別駕父
即出潞州冬十九瑞公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勸職業此等瑞物
皆不知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
之詔諸道有瑞皆無傳以聞會昌初武宗遣中使缺故相楊嗣
復李珣條等馬見宰相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百事不宜
予清于是德裕三上言營致嗣復等得免未幾出為淮南節度

何而致此

使上聞楊州偏女善為詞全數建軍選而獻之監軍請條同選
止欲更擇良家美女數而獻之條曰監軍有教條不敢預聞監
軍再三請之不得監軍怒其長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亦請教
條同選上曰教薄才選偏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條不拘監
軍意得大臣體英華相才也朕若愧之還教勿選召條入相旁
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教君之心今得卿如得一微
與劉稹平進左僕射未幾出鎮東川使西川宣宗時復鎮南
池南軍民多流亡至流澤渠遺米條更表以為瑞且某子遊
宴政事不治罷為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喻義起為留守復節度
劉南西川懿宗召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指
公度雖至獨據條三相起避之公度出料封文書以授條條之
以宣宗大漸時中人請帝監國奏之曰當時大臣無名者當以
及法處之條曰此非臣下所宜處後封以授公度曰上上收罪
大臣當于廷英面示聖旨明行錄遣公度去條謂兩樞密曰內
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皆以仁愛為先豈
得遽贊成哉大臣事皆習以性成則中封樞密豈得不自憂乎
既而事寢未幾以檢校司徒為鳳翔利南節度使會然南觀祿
使秦匡諫討蠻兵敗奔條條曰是劫不能代爾有詔斬之條不

意其死融得疾卒年八十條子大誠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
周用雖出入待相而厚自奉養未嘗屬遊幽隱佑之素風衰焉
故時號充爾摩

楊狀字義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道直德宗時
上書闕下任為濠州縣事客死姑蘇收之載而孤處若成人世
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其人多造門觀賦
詩至聖收其蒲收潮之曰爾非龜角者真用觸吾藩及壯長六
尺二寸廣額深眼眉目寡言笑博學強記至它藝無不通解
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漆
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刻狀有刻在兩
樂果然誓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羅蜀附灌
木然時有妄說者世稱善琴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說曰世謂
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說即以黃鐘為宮而
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吉少商武絃也且又世安
得武乎說入驚問問樂意收曰樂止於美上古祀天地采廟
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騶虞門以祀天神歌太簇騶虞祀以祀
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成紀九樂也
不哉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鐘為宮黃鐘為角

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而

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商應剛而二少商下所以取其正

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采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而京

諸儒惑圓鐘函鐘之說故其自定命如祀采廟樂惟用黃鐘一

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說十二宮大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

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

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

均或則五聲為之而旋比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將七

十餘以為未始闕而收未冠之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既假

冠楊乃入京師明年進士杜操表署淮南推官操頗度文又

節度劉而東西川既隕府三邊蜀有可蘇宜萬州西南地寬平

多水泉可灌植稻或謂條計興屯田省轉驛條將從之收曰田

可致兵下可得且地當雲衝表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從耕則

挑萬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怠彼全大豫雲得

長驅足資戰糧豈國計耶乃止以詳權學政太常博士懿宗時

推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南雲自大中以來大邕州掠交趾

調華入往屯法執瘴元者十七戰其功雲勢益張收議損軍募

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雲急教陷張收必注滿雲不能支又崎

食此舟而海天下嘉其功建石樓射封晉陽孫男既在黃埔
自盛滿為李修門更登客倚為森中射楊公介得君而叔與之
畢收之相介介實左右之乃招四方獻物數千以饗之收收不
能盡從介介以為員已陰譖之罷為主獻觀察使常保衡又劾
以前用嚴譖為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已隱盜明年貶端州
司馬又明年流離州賊詔內養近賜死後三年詔追雪其罪復
官爵

杜讓能字群懿如晦後裔故相審權之子也擢進士第僖宗狩
蜀奔錫行在果遠為翰林學士方閩東兵興書詔叢浩讓能思
精敏凡親令行下處事恆機無遺算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
兵部尚書曰今收之紐帝夜走賀難也蒼黃無知者讓能當直
步連乘與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追以帝
于寶雞翌日孔緒等乃至及進埽棧道為山而石居者所毀
天子聞問峻溫讓能未嘗言去側帝次襄中權同平章事將襄
工僧位隱猶大懼無附之帝甚憂之讓能建遣大使諭王重榮
重榮數詔已而京師平進封襄陽郡公朝士受煢官者甚衆有
司皆欲論死讓能固爭之免若什七八昭宗立果進太尉會李
茂貞欲篡有梁漢帝不從茂貞上章詰牒使人遺書教責讓能

上思決策討之命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
皆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
宣曰果難令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汝等卿
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
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
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願將有
未可勝有不能忍他日使言受罪踏之誅不能誅亡國之禍也
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以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
昭緯陰結卻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頭必知之茂貞
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邀西門召遂為反崔昭緯鄭走
有與訴之二相曰茲事主上壽安社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
亂殺危石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囑帥者誅之川兵之意益
堅景德二年以嗣重王為招討使神策將軍職副之茂貞乃悉
兵迎戰整屋王敗走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預言之臣請歸
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啟雷州司戶茂貞尚
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

王鐸字昭範宰相權臣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禮部侍郎
即所取多才實七十二平權為相起拜司徒常保衛始由鐸得

夫在下如人

進士故據事之雖竊政權俾歸不敢肆稱紳類之釋亦上疏求
 出以出為軍武節度使始釋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特論捷之
 傷宗時河南寇起天下跋蹕入輔又與收數言其賢復召為相
 及賊破江陵宗戰無功諸將觀望不進釋因請自率諸將督群
 盜帝即以釋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討晉國公綏
 納流冗益募軍先器壯武隆振設李保者西平王義緒孫敏辨
 善言兵而實無勇略釋以其世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
 廣州轉攻湖南保望風輒潰釋退害襄陽于是以高駢代之從
 天子入蜀拜徒平章事駢懼蹇逆抗不特出兵釋感憤王宣每
 入對必慙為流涕因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復出為義成節度
 使諸道行營都統于是表崔安潛自副鄴鄆團練王溥軍在
 幕府以周茂王重榮諸葛真康實安師儒特濟六節度使為將
 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吳蜀師三萬望藍屋移
 撤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視莫敢先及澤撤至號令嚴然士氣皆
 起爭欲破賊賊數戰重入四合攻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
 己乃憐釋子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還也澤功范執
 而謀又發然卒因其勢因戰後數月從宗師東歸居閑來諸策
 第一四不從義成節度使澤世貴出入表為解明告待且棄逆

下威服當

何事根

魏樂從訓心利之事山甫者數舉進士不第恐中朝大臣同寧
 從訓代兵高難治刻之釋之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
 欲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王象子曰李順判度吏時以每平江河運至京水陸脚費
 料計七百緡將為亟知曰非計也若于京國羅米且耗京國
 之食不若運米自漕可以甚濟及順實行都下米果大貴度
 吏以為不便請罷之於是議者服釋之識卒以此大用
 孫子曰歟此見從來均輸之法為不便今日往往有議折色
 買米從貴就賤者惜未詳此耳

可見當時
尚與此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舉進士宣宗時累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
 言無田忌公議歸之徐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
 為難於久若漫吏輒實易為無微始用墨注之惟翰林學士
 廣明元年遷攜罷以徽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傷宗夜出敵
 與崔沆豆盧瑑俱射于條諸朝乃知道帝不及墮崖越間為賊
 所執迫還將汴以官赦陽誓不答以牙環脅之卒不動久之守
 者憐以界河中遣人問走蜀人奏詔拜京賊四面進懸摧陣使
 順昭義節度使時李克用方爭潞潞賊如朝走兵力未能抗奉
 表國降更為諸道世廣洪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元請救沙

陀眾全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大亂之後宮觀焚燬
園陵皆發掘鞠為丘莽東漢末有東漢昭帝元大明宮番守知
京兆尹徵外調兵食內無繼流亡踰年稍稍先聚無復殿殿百
司粗有儲即奉天請帝東還宜要家爭遣人治第還居蔡氏訟
訴滿前藏屈辱一平以法由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氏
為少尹分藏權紀方居喪藏奏罷之衆忿共譖罷藏全赴行在
藏遂移疾致仕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拜更部尚書未行而嗣
襄王煊作亂逼召藏以廷察自言及煊僭號追群臣作誓懼藏
託手弱卒不肯署煊平帝至鳳翔召藏為御史大夫因詔昭宗
立兄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藏神氣尚強可用乃復授吏
部尚書時陸運失序吏肆為姦蔽為手藉一驗實之遂無姦滯
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諡曰貞

鄭畋字台文系出東陽父亞舉進士李德裕避蕃幕府累官柱
曹觀察使生兵湘獄收死政舉進士時年甚少武宗疑之衆所
試自者乃可奏為宣武軍使官宣宗時曰畋中令狐綯雖當國皆
恐德裕故畋不調幾十年乃入為刑部員外郎遷翰林學士
知制誥會討麗劾書詔畋畋思不遷畋或大衆然無不切机
要當時推之助平以戶部侍郎進擊天旨時相劉瑋以諫逆懿

宗罷官收革制多褒言路嚴恐之收梧州刺史傳宗立以右散
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近英獨常侍不與收建言倫顧
問詔可遂著千金以兵部侍郎擢為相改時宰相駟從聯數坊
呵止行人收教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吏不得擅至宰相府交
黃道而兵舊取資北五道米性炯之始多收沒收請以蜀南鹽
近四十萬婚市度吉夫以瞻南安罷利洪等潛役軍食遂就乾
符中王仙芝亂收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于上前收不勝退
上奏曰自王仙芝假擾安潛皆請討之收不敢記其境又以
兵提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自罷自勉
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朱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初冠忽忽何以
提格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盧
攜下以為然上不能決收復上言朱威數周朝廷收助復應宜
正軍法早行罷黜下從以曹元裕大收仙芝以罷威而以元裕
為招討使自勉到之六年黃巢發難盜寇安南賜書求太平節
度使帝令群臣議或請假節以紓難收改回授嶺南節度使而
置攜方將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實壯南天下勁兵之諸
道之師方至蕭蕭賊奈何捨之今四方縣雖耳收曰不然巢之
亂本于凱其衆以利今故能興江進振蕩天下國家承平久所

在開聖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盡其下思歸築一組裝即
機上向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拓以兵恐天
下憂未艾也僕射于探吉南海以實產富天下如與賊國義瑞
夷天子內亦屬駢從檣議會駢奏而雲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
公據焉又議從之賊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且相詰逐乃
俱罷以賊爲賓客分司既召拜吏部尚書明平爲鳳翔龍西節
度使兼統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後賊得余巢陷東
鄆登兵戍京師以家財資行妻自繼戎衣與戰士皆出梁洋賊
汝陽韓谷因請得便宜從事乃還鳳翔召時佐議拒賊皆曰賊
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賊曰諸軍勦賊匪賊今
固聞絕小地不能言會樂使若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安樂奏將
臣以下皆哭使首怪之氣客新贈曰以相公風采不能來故悲
耳民間聞者莫不泣收聞之曰吾聞知人心尚未敢發賊使皆
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臣諭以逆順皆聽命
刺血與盟先成誓書械到士卒皆歡萬賊使人召之皆至軍勢
訐諸將兵時集軍分張聞中者皆歡萬賊使人召之皆至軍勢
大振集遣人齎詔召收收斬之遂右僕射京城四面行營制此
軍中承制除拜乃奏以程杲楚劉都統率弘夫爲行軍司馬

中和元年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來攻使弘夫以兵要害
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吹簫生輕之襲行而前無從行但
伏機賊大敗于龍尾坡積尸數十萬會都延李奉昌資州拒賊
思恭同盟討賊奉天懷懷衆充倫遣使詣賊求自効收得傳檄
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
興及收檄至進近或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策大恨不敢西謀
帝聞使曰朕知賊不蓋儒者之勇乃直弘夫取武陽以梓潼兵
渭水賊使甲馬走弘夫弘夫與宋楚來勝入都門爲賊所獲收數
無輕進二人不聽其改以都軍弘夫與宋楚來勝入都門爲賊所
馬李昌言弘夫與平遠麾下求爲南面都統引兵趣府收不意
見裴整賊好語曰吾方入見朝公能敵我愛人爲國賊亦可
以順守此矣遂委軍弘夫昌言自爲番後賊出境既半道內忽
見裴整賊好語曰吾方入見朝公能敵我愛人爲國賊亦可
王璠將兵援裴整爲相軍務一以咨決收雖當捕賊猶觀法度
時日全收恃權有所干請收不應陳收理欲以官品晉宰相上
收以收事使相而執政高官若相之下因事之會收平帝時
還而李昌言自以收當國內懸謀以言軍情得忌下可全收
意從過此收乃引兵懸鋒檢校司徒還收事以其子凝續爲

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後龍州卒年六十三謚曰文昭或為仁
想妻水如時玉比與市水交至貴無少易他家子鄭毅或更政
權至侍郎其忌怒如此渠之難先錯軍敗賊雖功不終而還相
天子出焉惟惟能從國云中朝以事或為貶貶其語甚
迄今不厭

鄭從讓字正求鄭州東陽人祖餘慶貞元和中召相之次幹
元和中官補嗣憲宗重其直仕至戶部尚書從讓及進士第遷
果左補闕或通為吏部侍郎陸次明先出與河東退使宣武廟
南東道先是林邑雲內使召天下兵並授會麗勅亂不從遣兵
將家駒從讓募土豪署其首右職為約束使相捍禦吏廢晏然
僞宗立以利部尚書召久之權為相沙陀李國昌入據振武而
略大谷河東節度使康陽主遣大將獲弘軫引兵拒之戰數員
陣主斬弘軫從讓飛奏求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亂還趣晉陽
攻傳主殺之乃詔從讓以宰相出帥河東聽自擇奉恆從讓即
表上調自副劉崇龜趙崇為判官劉崇為推官京師比大原
為小朝廷言得士之多也時承軍亂日有執掠從讓貌溫而氣
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其之知度其有方略軍
亂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眾求以兵柄考其為蓋
死力卒獲其用會黃巢犯京師帝詔從讓發兵入討從

以故

讓乃圍士五千遣梅安從副招討諸將奔而李克用謂太原可

東以沙陀兵奄入其地據本詔討賊令其頃速從讓開城以擒
之克用見子汾東從讓擒芳給其資糧累日下發克用自至賊
下大呼求與從讓相見從讓登城開門感愧使立功報天子克
用帥窮俘拜表然陰縱其下肆掠城中大駭從讓遣安撫王鏐
高弁等擊之亦會振武契苾董重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
遣安等屯百井以備之安懼還從讓不解其辭斬之中和二年
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請兵不敢道太原由嵐石並河而南獨
克用從數百騎逆辭賊下從讓以名馬器幣犒之明年賊平詔
克用代順河東從讓即以劉崇魯知晉使而所數月召拜司
空從讓改進大傳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還第卒謚曰文忠
從讓進止有禮法性不祿滿沈毅可謀初盜流中原沙陀雖得
而卒以其用者蓋從讓為太原重也將相賊以宰相與賊相格
敵討賊賊之號二鄭云
盧攜字子升世居鄭進士第乾符初官翰林學士時關中平
亂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
草木之有根枝若秋冬搖則春夏滋榮元氣見開東去早旱
災自絕之海泰歲平收秋稼歲無不熟老少皆豐遂實為從

此州則地遠
在是鬻子止
可供所歸
酒食之費
未得至于
府庫也
或視祖之
外更有它
徑朝廷倘
不撫存百
姓實無生
計乞教州
縣所以稅
稅並一切
停徵以候
發所耗費
倉廩加賑
給行之不
可
禮設之教
從其言而
有司竟不
能行徒為
空文而已
自是盜賊
遂起州縣
不能禁至
乾符五年
擢以累官
戶部侍郎
即提同平
章
事先是南
詔習夷蠻
牒中書詳
語恐望中
書不各擢
奏稱如此
則書益驕
宜數其罪
以責之然
自中書發
牒則嫌于
依敵請時
西川高駢
南平說詔
使狀報之
從之初王
仙芝起河
南擄未
宋威為招
討使反威
執尚居長
安賊益熾
以王鐸
誅荆南為
諸
道都統
不從是時
黃巢已破
廣州營
張元平
詣度使
據系厚高
駢為全功
乃坐拒巢
騎又欲激
巢戰使收
燭因授
巢率府率
又與駢與
南詔和親
與賊爭相
狼戾由是
罷為舊各
水司會駢
將張璠破
賊皆獲呂
獨為相以
歸元舟以
駢代之即
按問東諸
將為燭賊
所誣者悉
希置之
憐內抵回
全救外倚
駢
事分惟所
愛惡皆略
公行以巢
破淮南
璠戰死天
下危懼人
皆

和親水化
事紀一
即人亦之
皆為賊
七為賊

舊提葉為
蠶或更繁
亦難米拾
當年不
檢則散之
靡地今所
在皆賦無
所依投土
守鄉閭待
不薄堅其
歸免餘稅
實無可徵
而州縣以
有上供及
三司錢督
趣甚急勤
加撙撙雖
微履代木
在是鬻子
止可供所
歸酒食之
費未得至
于府庫也
或視祖之
外更有它
徑朝廷倘
不撫存百
姓實無生
計乞教州
縣所以稅
稅並一切
停徵以候
發所耗費
倉廩加賑
給行之不
可
禮設之教
從其言而
有司竟不
能行徒為
空文而已
自是盜賊
遂起州縣
不能禁至
乾符五年
擢以累官
戶部侍郎
即提同平
章
事先是南
詔習夷蠻
牒中書詳
語恐望中
書不各擢
奏稱如此
則書益驕
宜數其罪
以責之然
自中書發
牒則嫌于
依敵請時
西川高駢
南平說詔
使狀報之
從之初王
仙芝起河
南擄未
宋威為招
討使反威
執尚居長
安賊益熾
以王鐸
誅荆南為
諸
道都統
不從是時
黃巢已破
廣州營
張元平
詣度使
據系厚高
駢為全功
乃坐拒巢
騎又欲激
巢戰使收
燭因授
巢率府率
又與駢與
南詔和親
與賊爭相
狼戾由是
罷為舊各
水司會駢
將張璠破
賊皆獲呂
獨為相以
歸元舟以
駢代之即
按問東諸
將為燭賊
所誣者悉
希置之
憐內抵回
全救外倚
駢
事分惟所
愛惡皆略
公行以巢
破淮南
璠戰死天
下危懼人
皆

皆擢始下
詔以巢為
大平節度
使詔下
賊已改連
閩明日罷
為
資安分司
足夜仰藥
死巢入京
師斬棺槨
于長安市

鄭茶歸漢司空圖孫撥列傳

鄭茶字
德武史不
詳其何許
人也進士
第擢果左
司郎中象
贊
求即出補
盧州刺史
黃巢掠淮
南茶移檄
請無犯州
境巢更為
歛兵州獨
先信未暑
之端雖魚
虎滿去義
賊千餘奔
州軍使即
治數陷益
終不犯鄭
使召寄庫
戍茶善為
詩多幽刺
刺時故落
格調時號
鄭五歌後
依初去盧
江與即人
別云唯有
兩行公解
決一時灑
向渡頭風
清皆此類
也遷給事
中僊宋以
杜紅微
為中書舍
人弘微宰
相謀能弟
也茶以兄
在中書第
不宜同居
禁近封還
制書不報
茶即移病
出無幾以
左散騎常
侍微運朝
政有闕茶
上書論利
事雖不行
喧傳都下
執政惡之
改國子學
酒昭宗還
宮歷次未
暇茶每形
于詩什中
人或誦其
語于上前
昭宗見其
激軒手注
班簿命以
為相閣者
大驚堂吏
杜皆之茶
笑曰諸軍
大譟使天
下更無人
未至鄭茶
更曰時出
聖意茶曰
果如是終
人究何既
而賈客至
茶極首言
曰歌後鄭
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
矣巢長圍
諫不獲既
入祝事恹
恹守道無
復詆諆
諫
三月以疾
乞骸拜太
子少保致
仕光化二
年卒

葉建輝曰夫今之人能肯自不足而視為高官以因謀成而互
自如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刻虛州時黃巢掠河南州人甚恐
一撤而葉遂欲兵虞時以完至歲滿去歲幾十餘歲州軍下將
從它盜掠州終下紀郭使君殘其清德重望為何如哉夫能
詩不以為才才當其官不以為得無意欲擊之和向建庸醫
你便之役藥不效其人不起則故為庸醫之責然下故相亦
謂此事不可為其異日走庸醫之責乎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僉書與崔
鉞定策誅劉季述昭宗更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
偓曰東內之難較使誰非同惡惡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
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卿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衣之外
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久于信既下此詔則亦之宜堅若復
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拘拘
不亦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後
撤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則或自
正矣此曹任公私者以為數盡才盡誅而皇帝之道當以重
軍鎮之公正御之至于聯細机巧此机巧則既應矣終不能
成大功所謂理絲而絃之者也此今朝廷之難散在四方苟能

此致書亦
韓偓書

先此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萬卿
初事總昭宗以功皆進同平章事稱：更附宦官忌何卿聞之
召李茂貞入朝使番散子總為宿衛偓聞以為不可何不納偓
之語全撤換無日吾為不惜宰相却無衛軍則為國憂所圖矣
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即聞憂未
知所出李茂貞見帝倚甚帝不平價請送之故其謀許自新則
臣謀自破帝不用老弱難使及漢滿集省諄不可與國政帝怒
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飲我兄學士耶及即召宋金忠
封韓全誨汴兵將至偓勸即遣茂貞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
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此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
制帝而帝便夜追及鄭見帝勸哭至服期還兵卻待即進承旨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偓各詔許之偓曰回鶻之心不可保信
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瘵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
以來為國家所破怨其東危復忘定喻以小小寇不須赴難
慮其意實阻其謀從之常昭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
既而以表罷去日為侯家所縶故以：于起獲日遣人詣而中
尉樞密父李茂貞末之上命偓草制偓曰吾脫可斷此制不可
草即上疏諭之以為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

戲僅以說授之辭水而寢中便奏之上命罷軍明日既定無白
麻可宣宜官噫言輔傳即不肯草制茂近入見曰陛下命相而
學士不肯草麻與又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
從茂貞不悅而出既而帝長茂貞卒詔昭範還相姚洵代草麻
洵是宦黨怒便甚茂貞疑帝問出休念忠常以兵守之帝竹武
德殿前因更尚食高會學士獨在宮人招便便再拜哭曰崔印
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便曰陛下還宮無為人知帝賜以軺
豆而去金鑑誅官人多生死帝欲盡去除黨便曰盡誅則傷仁
願去尤者自內出外以勝群心帝曰善崔印請以揮下為元帥
帝問便它日果吾是吾便曰陛下在東內將天陰寧王關鳥聲
曰上與后出因鳥雀聲亦悲陛下閣之惻然有是吾帝曰然足
光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以帝反正勵精改事便處可机密
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獲檢從便便給書人相言
于茂貞以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便便忘曰公不能有所為乃
欲以此相巧耶竟辭之嘗得晏全忠相臨定事上著皆去帝
怪不勤曰侍晏無報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而出帝見
帝言便之罪帝歡顧印印不為辭全忠至中書欲召便殺之以
謝元規之言而止乃殿濮州司馬帝執其子與法則便曰是人

非朕向來之比臣死為帝不忠見暴骸之辱天祐二年復召
為學士遷改官便不敢入朝繫其族而休王省知而卒
胡致堂曰主暗國危輔便久于近家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
謀議居臣之分有所不忍之宰相人所深鑒而漫然不拜甘心
作逆其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司史國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或進士禮部侍郎王徽所
授也徽坐法貶國威知已往從之徽起觀察立欲辟置幕府召
為殿中侍御史不意去徽府生左遷宰相盧攜高其節召拜禮
部郎中尋遷階長安問關王河中傷寒次鳳翔即行在陳和則
始還中書舍人龍起初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承
以戶部侍郎召數日即引出會遷洛陽柳璨帝賊臣意誅天下
十望詔國入朝國陽為策野陸希夫後漢知無意于世乃聽還
國長居中條山工官家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年親氣直意圖
客與諸士文人名事曰休休休休久以見志曰休休也既休而美
其故量才一宜休拙分二宜休老而懶三宜休又少之情也
率也也這三著非深時用宜休休自曰為時等吾士其言說微
不著以見當時病矣云豫為家館過暇日引客上嶺中賦詩酌
酒張四客或盡之國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到吾年暫遊此中

戊母殿時祠將毀葬園與閭里耆老相率立重崇父子雖重之
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賻餉數千圓置崇卿市德人取之一日
宣時庭益所過焚燭不入王官谷士人休以避難朱金忠已
墓召為禮部尚書不起昭宣帝執圓閣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圓
無子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胡致堂曰唐宋進退不污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籍僅之古
乎迹去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崇遜伍履圖之所性也詳味
其夢想見其人嗚乎其可謂賢矣哉

孫揆字聖主博州武水人第進士歷京兆戶部參計事克用以
揆為招討副使既而朱金忠討洛州秦揆領昭義節度使將兵
二千赴鎮奉杯奉聞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西谷擒揆獻于克
用克用將以為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公之堂
能授事揆使和久罵不詘克用怒命踞之不能入揆罵曰死狗
奴焉當用板夾汝堂知和乃以板夾而踞之至死罵不絕聲昭
宗憐之贈左僕射

陸龜蒙列傳

陸龜蒙字魯望則天時宰相元方七世孫也父質虞以文學歷
侍御史龜蒙少高致進六經大義尤明春秋樂進士一不中仕

從湖州刺史張博游得歷湖廣二州辟以自佐嘗至杭州三日
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帶
里多所論撰雖患疾痛發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或實兼蓋
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邀去得書熟讀乃歎雖此勤朱與
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惜人言當快壞昨必為輕視刊
正樂聞人李謙論不憊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曰吾南下深則
與江通故恒苦飢舛每諫諫刺無休時或飢其旁各曰先露散
瘠而勝散彼非聖人和吾一布衣耳不動物何以為君子之天
乎且為其室名菴菴名倉庚者何如哉等茶置園顧渚山下歲
取粗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
六松江是三水去龜蒙皆不百百萬僧進時致之以助其好
初病酒再毒乃已其後客至累置置杯不復飲不善于流俗文
雖造門不肯見不乘車馬升舟設茶席茶室茶室狀其
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洛翁漁父江
上之人後以高士召不更事虧虛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
遺詔方下龜蒙卒先化中書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方
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龜續其事吳為鐫林太守罷
歸無柴舟陸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處晚鐫林石世保其

居云

北齊瑣言云龜蒙所著其與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

事紀

木部五

華容孫慧撰

杜福卒據列傳

杜福宰相之弟也武進中為泗州刺史會龍勳反圍城龜士
幸繼自廣陵來見福勸出家屬獨以弟守福告出口求生衆
心推矣不如與將士死共之數聞言泣下福之剛毅定海城隍
固若鐵無下其賊將車圍福馳勇士百人攻入討府軍福為
奸言策其迎勞賊不虞福之謀也明日代甲士三百果逐場賊
皆職馬圍慈傳城賊殺數百人圍遂破城西勳聞益其兵而
以當時城中促降會夜福擊鼓東城大呼圍義卒奔還徐州未
幾賊然進口蓋夜戰不息詭計散千成將郭軍去賊解去浙西
節度使杜審權遣兵來援又為圍軍所圍一軍盡沒自是卒號
復已師淮浙又泗州往近者十二而賊圍不解于是獲賊賊心
以鐵鎖絕淮流涕斷飛飛飛盡為懸懼以給然亦遣使加福檢
校右散騎常侍也以此守勳遂圍入賊見福約降福怒殺之勳
後遣之書福多書言安徐山朱沈昇終底處賊者以除其黨
勳果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福將
衛士皆味死誓而卒說月圍出入外強懷師卒完一州時福為

雖戰平而還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

辛據蘭州金賊入城大原日雲京肅代間以軍功封金城郡王
號高唐侯善治年五十不肯仕而慨然有濟世意麗勳
天攻杜福于泗州說聞之單舸起泗口買賊船以入福未聞其
名握手曰吾際事延遲營為吾道夫子勳人何意陷我吾無憂
矣說亦謂福可共事乃歸還與妻子訣同福生死時賊張甚衆
皆奔走獨說此行或止之說不應說未至福憂之延遲而必來
俄而至賊將李圓然進口說曰軍糧矣獨出可以取援乃與揚
文指李行實夜乘小舟潛渡進至洪澤說乃將郭軍及軍本不
聽此明復還賊攻賊益急賊中幾不能禦說請獲往求救福曰
前使使還今往何益說曰此行得兵則生還不得則死之福與
之並別說復乘小舟渡戶更圖出見軍本為陳利害軍本將從
之大將未公年等曰賊勢如此自保不暇何暇救人說拔劍躍
目謂公年曰泗州隔江旦日公等受託救援而進若不進衆惟
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湯公尚能獨存耶我嘗
救公而後止耳推劍置前衆衣抱止之說乃回望泗州慟哭終
日士卒皆為之流涕早奉命許分五百人與之開將士將士
皆願行說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救淮南岸賊方攻城

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說遂之獲得其營寨制
擊之士率共請不能得乃共擊之說素多力衆不能得說曰將
士塗解我則捨此人衆說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斬之
驅且進北勒兵擊賊福于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賊
逐之至浦而還麗勳遣其將劉信會王弘立等後來攻陳海師
杜審權遣郭頤羅行約將四千人來援賊遂擊之蓋死軍本公
年等盡為賊所敗說之援兵既絕糧且盡說從諸乞兵于淮浙
復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所賊水寨而去明旦
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進之賊舟重行遲說
舟輕行疾力闢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王潤州見
杜審權皆傳泗州已陷說為賊計曰之幸婦將為大同防
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與淮南共
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說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救便
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而兵糧斷淮流浙西兵不敢進說
曰我請為前鋒賊則退之賊則汝走猶不可說乃募選軍中敢
死士數十人懷補職名先以米母三艘鹽母一艘乘風逆流直
進賊寨攻之天著母順如急雨以燭說帥衆死戰斧斷其纜衆
搖搖欲墜而前賊見其勢猛說避之是營入賊城下嗷呼動地

恤其將佐皆泣迎之使護後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戰于揚
湖賊大軍攻之楊戰百里乃得出舟戰溲米二萬石我萬三千
餘戰將拒之于肝胎密而戰繼以卷渡流人縱火船逃之讓命
以長火托過自明戰至未官軍不利賊縛木于戰繼勇出四五
尺為戰棚讓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以槍擣火牛熱之賊遂潰
走官軍乃將入城及馬舉救泗州斬王弘立馬迎退走泗州圍
始解此賊固十閱月守城者不得寐而日皆正食所以得完者
讓之力也讓死圍出迎兵糧往近比十二過家十餘夫當見妻
子得報果二十萬讓子及兄子家廣陵托福曰使先人不乏祀
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從事泗二州乾符末拜廣
南節度使會南詔請和親讓遣使安其使而詔相絕道死時讓
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靈慶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絕物
故吾子託仕則思國能為此行乎讓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嚔
咽流涕靈慶曰士為知己死數不承命讓喜其贊策而遣之
靈慶至善闡賊驛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驛使使驛信
標臣奉貢物驛信已遣人與厚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來貴
之有靈慶曰驛信之先由大君之命得令六詔為一思德深厚
中間小忿難在遠期今驛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

順祖考考之事人國義之忠戰事上之軍名亦禮之四者皆全
德也可下也乎驛信待靈慶甚厚授以大吏連還然猶大背奉
未報而亦成讓卒方讓之心耕于野有牛鬪樂長春踐讓墓前
而得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嘗牛以假
讓然讓雖短才及中人後資力亦少矣云

唐書以代
為題見補
之下

王式從安滑高仁厚列傳

王式使相起之子也振賢方正科舉遷殿中侍御史心茹條巧
子宦因鄭注以文王守澄中丞歸融勅之出為江陵少尹大中
中為晉州刺史卿卿得器用畢給會河由大畝民託使也州不
納獨氏勞師之活數千人時將賊胡亦凱將入沁汾閭閻式嚴
怖不敢道境報其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使安而卿復氏至
安南對分大為辦深豐其外冠不能消是教士卒甚愛順之而
靈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閒逆驛諭之中其要害靈夜引兵
郭拔羅竹森火毒府改麾下精兵二千郭獲中軍總兵數百
式抗而戰之初忘式軍精兵皆以黃眉首號黃頭軍李天勳以
百人定應南水泥使電下故其服榮亦定安州安而百思氏塞
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之賊賊殊
頑逆郭獲比歸賊頭北賊照背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

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探甲卒石登城遣大將張坐而責之武若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鄆來以乘機焚燒漢洞不可制武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而亂始解六軍無上供軍中無攜資武始修貢賦禦將士占城真寶皆獲通使或通初浙東賊裴市作亂攻陷象山官軍屢收規使鄭旅總造於討之大敗市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數千人將二浙久安人不習戰兵甲朽弛是卒不滿三百旅德更募新卒擊賊又大敗于是諸道賊衆至三萬小帥有謀者皆推劉惟勇力惟劉慶劉從簡韓印既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鄭旅德求救于鄭道浙西宣歙兵赴之旅德憤之叱走走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上軍馬等語將或稱病不行武先邀戰賊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劉遂議選持代之更候故曰浙東山海阻可以計取唯以力攻而賊中無可語者王氏雖懦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衆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得則日發兵所費甚大武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勢益張江淮下通荆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使之襄而

分兵掠衛整明台所遇降其少壯王氏降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散酒闌之不樂劉惟勇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播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遂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集取福建如此國家資賦之地盡入于我矣進士王略曰劉劉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或也不如植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之海危此萬全策也甫畏武猶豫未決武軍法嚴整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武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急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元武入越州遣鄭旅德樂微而歸始修軍食于是皆饋餉不足者息矣捕獲匪衆者起矣先求遠賊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武曰汝降是也當立汝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更匿而飲食之或詎賊將來降實窺虛實武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武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武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武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入曾險阻便鞍馬裝簪皆內得數百人皆久竊旅困陸甚武既擒賊之則其衆皆泣拜號呼類效死忠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之奏得龍改置爲二百匹

進二四八
九
張

於是騎兵足矣或謂為勝雖以阿武承而不應還橋卒使乘
便馬少給之兵以為誤騎氣怪之不歡問於是問諸意見卒又
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毋
然盧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賜從者蒙降之得賊金帛官器所
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割附蒙謂曰希從吾謀寧
有此困和工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赭冠執新之式曰
賊官且凱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
帥其徒也南陳詣下梁高萬餘人浙東兵大敗乘南于南陳陷
賊妻奔縉甯盈路以緩追者昭義將跌跌戰全亡卒敢願者斬
無敢犯者賊侵入剡武曰賊來就擒耳命總諸軍圍之賊城守
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
果復出又三戰南軍從百餘人出降離賊數十步官軍疾趣斷
其後遂擒之式斬壯等賊南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
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
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武曰此希
知耳賊聚糧以諸凱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
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降賊何也武曰降賊所
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為士民便自潰亂不又問

革劉諸王
公
其六十七

可足人所
以
陳其功

使儒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武曰使身卒操利兵遇敵且不
量力而開關則賊至不知矣皆非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
越盜為憂要候殺曰王氏才力有餘不日告捷矣與武書曰公事
以執袁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應力故武所奏無不從由是龍
威其功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除姚民徐澤等魚盜之利慈溪民
陳政甫名仕至縣令皆蒙縱州不能制武曰甫竊發不足畏若
澤城乃巨擘也窮治其姦官皆死武通三年徐州張刀軍亂以
武檢校工部尚書使武率軍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
悉以討軍亂兵會詔降武率為圍缺罷歸於石金吾人將軍更
陳政字母學亳州人果官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崔安潛字進之齊州人宰相樸由之弟也崔進士軍成通中歷
江西觀察志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陳
繼機不以力費仰朝廷旨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不敢陳
許境使人將張自勉將兵七十援安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
數到賊圍來益急自勉以兩月賊斬二千級仙芝使張去賊
代高耕頭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結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
非所誅通家則不能為今吾數刺應生若衆擾捕則使為煩擾
甲子出庫幾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樓其上曰有龍告捕一盜

賞賚五百路道不能獨為必有倡倡者皆捕獲其罪實同平人
大賊有捕道而至者蓋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
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不安滑曰汝既知吾有詐何不捕
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安賞矣汝既為所死從何詐並命給捕
者幾使盜視之然後為盜於市并滅其家于是諸盜與其侶立
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反旦散逃出境：內送其一人之盜安滑
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督標諸陳許蔡北士與蜀人相雜訓練
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飯黃帽號為預軍又乞洪州等
手教蜀人月夢史化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机弩營蜀兵由是
浸淫將驍為姦利者安滑皆誅之數更除總改宰相盧攜素軍
驍乃誣以罪罷為賓客分司東都傷染避賊劉南王驍任都統
表以自副驍雖兵安滑獲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取武卒詔
拜平盧節度使會敬武子師範昂地不得入而還卒誼貞奉安
滑子史事尤長雖位宰相閱其獄未嘗不為聽之

高仁厚亡其弟初事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天子西狩敬
瑄遣李璣輩攻以兵戍樂平數敗樂兵賊魏蜀兵為魏見無戰
輒戒曰毋與魏此閑散攻其兵可用益進卒二千使仁厚將
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持械剽劫聞里聚聞子集入京師人多

此說之無何
進可謂此
處不八年下
死

進雖實微聞子探之吏不能制白軍賊兵華之皆死自是聞里
乃安會邛州賊所能聚數萬里諸縣洛州刺史韓有弄等亂峽
中而歸水羅澤擊句胡僧各聚眾應所能之謀者自言父母妻
子曰子賊約不得軍實實且死某非預爾也仁厚曰賊如是吾
何忍殺汝汝歸但語所從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
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潛語寨中人云漢將劉汝曹皆
良人為賊所制改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善汝皆為婦
順字遣復農業所欲誅者所能羅澤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某五
人耳謀曰皆百姓心上事尚書蓋知而赦之誰不聽命遂遣之
明日引兵至安流周規整柳怒曰重糧卒客如此宜其可以安
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其把賊使白文規監軍救免命悉平
賊柳番安五百守之賊代兵十人于野橋營以邀官軍仁厚聞
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
投兵降仁厚悉撫諭言其背賊歸寨中除衆爭出降澤擊走其
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未欲即遣汝歸為前塗諸寨未知
吾心或有憂疑爾汝曹為我前行通諸寨示以符字告諭之以
取澤擊探例舉之遂至十人受以一旗使前行走揚澤擊呼曰賊
澤擊已擒入軍行至汝曹連如我出降卒得為良人無事矣至

黃巢字洪
一曰記

黃巢字洪
一曰記

李口新津延賓寨中皆平出降純句明神新舊米羅夫子孫件
龍寨謀急決我未定純龍先驅者至龍欲出兵衆皆不應明
且諸寨呼譟步出羅夫子自則策其首縛龍驅之前迎官
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汝等百姓竟竟日以無所懼新自據
若還百引顧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衆親白日已死
而獲生矣賊寨在他所者亦盡諸將往降之化出軍六日五賊
皆平于是道二首及所能龍澤掌勾胡僧子收壇收壇集二首
誅所龍等三人所能孔目官張崇舉舉進士不舉烏龍謀主仁
厚亦送府打子馬布白餘不戮一人仁厚還天子御樓旁軍校
檢校左僕射敦瑄與仁厚謀曰李昇大禽貪輸稅公龍破賊
當以東川奉公仁厚許之詔拜軍司馬將兵三千討之仁厚召
舊光鈞以山川險阻又賊寨所親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光
弱子寨而黃龍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楊兵
江山為欲涉之狀賊盡夜懸橋遣兵挑戰仁厚不怒潛遣勇士
二千攻然其寨賊敗之不及黃龍萬處仁厚復募善將者譽其
身夜相龍皆沈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且招
之賊衆驚奔界以降繼要道行經新子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
聞敦瑄以仁厚代已皆撤言敦瑄十龍懷賊軍田嶠也洛賊遣

兵攻歸州帝乃下詔制師立官爵敦瑄即承仁厚為東川番復
率兵二萬討之仁厚至德陽師立遣其將鄧昌維陳龍顯以拒
之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利
寨圍之夜二鼓后德軍出勒兵掩擊賊北寨劉使陽急言不能
禦師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鼓吹大燭之曰
帥士卒為而襲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遂去發伏擊之
東川兵大奔迫至賊下所履皆梁仁厚急諸寨皆走皆死者衆
乃召孔目官張韶論之曰爾連連數十人分道進走者何以爾
意論之曰僕射者不知汝曹連連來且李參知常勿憂也韶素
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德言走至梁把乃追及之諸將牙
梁仁厚謂敦瑄言曰昨夜聞劉使走至梁把有諸將曰昨日聞賊
攻中軍僕射已去遂東而奔隨既當其後復還寨中矣仁厚曰
仁厚與劉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劉使當叱下馬行軍法
代越軍事然後展展聞劉使此先走又為賊同理當如何敦言
掛手曰當死仁厚曰然今汝下斬之諸將脫乘仁厚陳于閣下
鄧昌維等忿衆出戰仁厚遂遣圓梓州仁厚致代于陳使陽敗
名雖等處之伏發大敗迫歸仁厚遂遣圓梓州仁厚致代于陳使陽敗
討賊中黃其將士曰仁厚不足城中玉可保然為諸軍縛細十

數日居雄大呼于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大譟入府師立自後居雄擊其背出降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光啟二年敗趙顯仁厚發維茂寇軍擊之見殺

王重榮趙顯仁傳重榮附

王重榮太原相人父縱太叔末從石雄破田勣於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仕爲列校與兄重盛皆以戰武冠軍據河中平將唐明中作亂剽掠坊市節度使李勣不能制朝廷因召部爲太子太傅以重榮知番檢黃巢陷長安兵敗肅宗請降于賊及賊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乃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難頃外援耳今調發不已無日矣不如發兵以拒之乃急驅衆使者殺之衆遂其將來溫自同州率勣自華陰合華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衆散亡四十餘人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會忠武監軍楊從光乞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祥于華州既以拘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營前敗重榮兵于西關門于是出兵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遣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從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職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

從光乞可之重榮年

使有詔即割河中行營招討歸呂全忠會忠誨王代固以舊事

重榮衆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從光軍渭北將前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衆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能相當以與從光計遣使告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彥斯送兵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衆從光師以功加使相封鄜王中人曰全收欲辱重榮蓋池佐軍食重榮辱之全收乃從重榮懷怒率而以王處存代之重榮上書勸全收離間方彥全收遂帥衆來攻討之重榮詔克用書且言奉詔須公列使我國公比全收未全忠未攻之或上之也固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收攻之全忠大敗走克用天子走鳳翔賊來攻反衆王煥偕從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上宣追諫議大夫劉崇望等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煥長安獲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樞大木河上內設机軸有忤意者輒至其上機發皆溺嘗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答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止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盛重盛時與從光代重榮番長子瑋預節度事入殺行儒軍便安昭宗立遣人傳與中書令封鄜鄜王而從子彥時亦爲忠武節度使又重盛率軍中以某凡重簡子所出雖重榮親爲晉從而瑋

樂弟徐州刺史璠爭河中朱全忠王行瑜李茂貞助璠璠而李
克用助河帝克從克用言以全忠非化關遂有石門之事璠尋
為克用所殺化化二軍踞死其部將李璠天復元年朱全忠
取河中河降亦殺之自重榮降河化二十年

宋子京曰以亂救亂是危者危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者險之
蓋救亂似泊然而以之耳故不足以共功觀重榮事下傳或破
重榮伍季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陷松源通天子出
奔維城未敢小憊重王謂曰是王宣實軍之也非元部將多殺
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殺宋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
矣除皆廢叔下十無所管責云除謂同時節度者

趙璠陳州刺史人也謂忠武軍李待黃巢入夜安所任監起陳
人詣節度府請璠為刺史長于朝政之既視事會官屬絕日巢
若不死必東走陳其衝也乃先城壘繕甲兵積糧粟六十
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巢
敗重榮奔賊將孟楷以萬人軍于項賊先示之弱誘其無備
襲擊之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
圍陳州掘堽五里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璠諭之曰忠武素善
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諸國而

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賊兵開門擊賊破之

巢益怒營于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宋惟翰陳州軍
賊益聚眾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人心益固乃間道乞師于朱
全忠逆李克用會師汴梁克之軍于陳州陳圍始解屯三百日
巢既敗宋惟翰賊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垣秦百餘里
兵力甚弱而擊日與宋惟翰宋權不能屈以功檢校司徒加泰
率浙西節度皆在陳并願之龍紀初建同平章事忠武軍節度
使仍治陳州流亡踵連與弟起至友愛殺將老慈以軍事傳之
乃卒舉忠志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獲
振故宋輪調發助全忠海光之陳云起字九都破孟楷功多巢
之圍率戰士死閉會賊前數人斬級千餘當時方鎮言忠壯吏
治舉言舉起後亦加同平章事乾寧二年卒舉子璠字有節
舉之難以先家通賊長兄戰斷即夜起死士取樞以入庫有巨
弩機牙壞不能策期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
不敢逼起之喪全忠最為忠武軍節度使化化二年為同平章
事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大食賊李重
外為河人
起乾符二年漢賊王仙芝起長垣賊曹雅撤諸道以吏貪賊重

實辟下平為言其果帥尚長畢師歸柳齊陳劉漢空等所在群
林而果遂進士不第遂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
民之困于重歛者爭呼之詔平盧節度使來成爲諸道行書招
討軍賊使率河南諸軍討之大破仙芝于沂州賊下仙芝亡去
而敢以爲已死繼遣諸道兵及仙芝攻剽如故復徵諸軍：皆
忿忿思難矣時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鐸：鐸之從父兄弟也
東都大衆救仙芝居長樂除官以招諭之仙芝不從隨臨陽
武南次唐鄧即復諸州至蘄州刺史裴源王鐸如裴時所
擁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流涕約歆兵不戰許焉
之虞官以開城置酒延仙芝及果輩厚贈之表陳其狀王鐸爲
國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禦文告身至仙芝甚
喜而果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独取
官赴左軍使凡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誹謗
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入掠蘄州然殺陷盡潰奔鄂州鏖
爲賊所拘賊乃以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召長二千餘人從果分
道而去仙芝陷鄂州果陷荊州沂州未幾復合軍圍宋威于宋
州召戰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兵救之賊解圍復分道去劉重福
從光進人訊諭仙芝仙芝遣召長等請降而宋威遣兵取以

與賊生擒聞復光奏鐸之竟不能明新唐書于拘獲于足
仙芝復然標判而劉招討曹元裕與戰于中州宋人破之殺麗
宋威遂奔州以元裕爲招討使以張自勉爲之劉亦大破仙芝
于曹州進斬之時裴方攻毫州未下尚緩助仙芝餘黨燭之推
果爲王改元王霸署官屬裴陷沂濮既而果爲官軍所敗乃遁
天平節度使張勣書請奏之詔以果爲右衛將軍裴竟不至尋
自濮州掠宋汴陷度吉觀信等州而仙芝餘黨復剽掠浙西朝
廷乃從高駢鎮海節度使以禦之裴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
里攻剽福建諸州駢遣將張彥昇續水道擊裴果破之降其將
秦孝果師彥昇軍之斬首數千人裴遂趣廣南宰相王鐸自
請討賊乃以鐸鎮荊南爲行營招討都統鐸奏以李康爲副使
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裴：與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迥書求
天平節度使張闢不許裴從上表求廣州節度使左僕射于棕
以高廣州市舶富貨所聚豎可令賊得之乃除裴率府率裴得
告身大怒遂攻廣州即日陷之轉略嶺南州縣裴在嶺南士卒
在康夜死皆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乃自桂州編大
械數千乘募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散潭州李保舉賊不敢出
裴果悉攻一日陷之尚讓裴殊道江陵裴號五十萬時諸道

以公小人然
生此下流為
時當自急

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彊番戰作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
衆趣襄陽云欲會山南東道而更使劉延谷之師歸既去漢宏
獲大掠江陵糧足滿野自旬餘戰乃至漢宏獲其衆北歸為
群盜巢北趣襄陽劉延谷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慶合兵屯荆門
以拒之賊至延谷代兵林中全慶逆戰陽賊追之代發大礮
賊衆東勝遂北比至江陵停新什七八集與高謙收餘衆度江
東走或勸巨客窮追巨客曰國家喜買人有急則撫作將士不
愛官賞事則奔之或更得罪不若番賊以為富貴之須臾乃
止全慶渡江追賊會朝廷以秦寧都將殷彥護代為招討使全
茂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陷鄂州轉掠皖信池宣歙皖等十五
州罷王錡為太子賓客分司初廣撫高騏可為鄂州刺史
騏時乘璫軍屢敗衆乃復以騏為相尋以騏為諸道行營都統
飛璫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遂破衆軍衆之信州遇疾疫卒
使多死張璠急擊之衆以金陷璠立致書請降于騏：欲請救
之許為之永節賊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騏恐分其
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急遣將制近許之賊則和
之諸道兵已北定進乃告馳于騏上請戰騏怒令璠擊之兵敗
璠死衆勢復振進陷雍州益州通州自奉天渡江圍天長六合

賊人深望
之

事得中則從
衆不然而
安為所敗

於勢甚盛高騏上表告急奉補風聲下衆出兵上下失望人皆
大騏衆衆觀十五萬曹全慶以其衆六十與之戰頗有捷獲以
衆寡不敵遂屯細上後諸軍皆併力擊之而騏竟不之收賊遂
擊全慶破之時詔諸道也救水而徐州與忠武自相攻騏于是
諸道兵也救水皆皆散衆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
以益兵遂入頰赤徐兗之境未幾遂陷東都取潼關洛陽西狩
軍士及坊士民號入府庫盡金帛補將衆前路得於入永安
金吾大將軍張巨方等迎衆于霸上衆東金吾與其從皆投
髮約以紅繒水鄉餽餉兵以從中騎如泥鰌重塞塗千里結
不絕民無道聚觀者讓歷踰之曰曹王起兵未為甘故非如李
氏下堂治曹法但安居無恐衆踰于四合收其徒為盜又下
騏當見食者往：施與之者數日各出大掠然市肆無人滿皆
衆不能禁衆乃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置象緯為衣木擊鼓數
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故書圖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
明之號去唐下休而曹黃家日月以為已得瑞有書由曹省門
為詩以嘲賊者高謙恐惡在宮者及門卒悉挾日則惡之入衆
賊中飛為詩曹黃家之賊多著錦戰役比賊三千餘人衆馬五
萬元詔諸道各出全軍以復京師乃以郭政為京成四面諸軍

行當即就敵近風期收獲代得之戰大敗于龍尾敗代尸數十
里以回率諸軍逼長安戰連去諸軍不整賊乘之侵入長安諸
軍皆退賊勢愈熾賊乘上巢車號曰承天應運休聖睿文宣武
皇帝朝廷乃罷高駘以以宰相王鐸為都統官軍四集巢車日
變而李元用將舊漢四萬絕至克用遣郭筠楊守忠等最先進
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南山焚燒重珍資于道諸軍爭
取之下後追故賊獲糧整軍兵中和四年李元用率山西兵由
陝濟河而東壁汝州大敗尚讓于太康時大雨平地三尺巢營
為水所漂且聞克用至大恐解而去尚讓遂舉降巢引戰巢
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急擊巢河瀕
巢渡河夜奔兗州克用軍晝夜馳追至兗句獲賊輿器服箠擒
巢父子會衆盡不能得巢而還巢衆僅十人走保太山時薄將
兵與尚讓退之巢計竄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況濕朝走事
亮不退亦快矣告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
下珠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為盜江湖間自
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瀾陽殺呂望家酒陰獲家郭進思舉壯士
代山中擊殺浩

宋劉定之云路賓王兵敗亡命為僧作吳隱寺宋之問夜

吟不屬王孫雙關今以終其篇之習久願實明求見則適
先牧葉亦為僧衡山黃巢敗亦脫身為僧休飛全義于洛陽
曾繪已像題詩云此將當年軍上飛賊未善善歸水天津
橋上無人識獨倚欄杆看落暉人見其像識其為巢古今此
類多矣史定是得其實也

楊行密王潮列傳

楊行密字化原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群兒戲常為築城戲陣狀
年二十入道中刺史鄭元振相得異其貌縱之與里人田頌明
雅劉敬善倍來在蜀刺史童通軍行在日走三百里如約而還
秦宗權寇廬壽開刺史秦終賊行密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
出戎部將問所須對曰我須公頭即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
使刺史不能制焉于高駘請以自代駘因表為廬州刺史乃以
田頌為八營都將而雅為左衛山將討定鄉盜秦宗權遣其弟
度拒取舒城行密破走之光啓二年秦師擊等攻高駘田用之
以駘合署行密行軍司馬督其兵進獲秦家襲說行密曰高公
老舍用之益和師歸悖逆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元以淮而授明
公也趣赴之至天長用之反張神劍皆以某家婦之會秦秀先
入廣陵行密引兵薄賊者出戰再敗降其姑盧道驛瓦礫功行

密軍竊入臨三日用之將張審威殺顯若於關外行
密遂據揚州未聞月陳德奄至兵號甚繁見行密曰廣陵肌瘦
已甚蔡賊從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行密輩所收時陽于廣于
是米全忠自為淮南節度使遣將飛進蔡致命而授行軍司馬
李璠知曹徽行密大怒進蔡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現
蔡璠後文德元年四月孫儒襲揚州克之行密出走將奔海陵
襲勸揚州再為進計從之是故行密畏儒又通欲輕兵襲
洪州襲曰陳旌定江西已以兵附食多未易取也趙璠新得宣
州衆心不附宜圖之遂圖宣州獲璠斬之未幾襲卒行密與之
曰天不欲吾成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
以殺此其所以不許與會廣州守將蔡傳以廣州叛降孫儒行
密遂番宣州遣田頌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
制置使杜陵之寢室遂虜之取常州自是與儒爭戰于蘇常潤
三州間者屢年大順二年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漢行密守
臨尚未固夜遣兵將董濊將五百人屯西漢使士卒呼往還
殺田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遂引兵戰而田頌劉威為儒所敗行
密欲還守銅官李神福曰儒將境遠來利速戰宜坐壁老其師
將出輕騎絕其糧道可坐擒也于是行密以神福為宣州都將

突使儒招之食卒擒儒于陳斯之即未日顧守宣州賊長驅入揚
州戰凡七年定八州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遷其心勇健者五
千人厚其廩賜以卑衣蒙甲號里雲都每戰先登陷陣四鄰畏
之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
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苟四
鄰所無足以給軍饗資今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廩自實行
密納之蔡傳之以廣州叛也行密北攻皆為傳蔡掘至是討傳
斬之左右請發傳父母塚行密曰傳以此得罪吾何為斂之遣
田頌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不下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
暴獨樞克厚得民歙人曰裴卿樞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
樞為刺史歙人納之樞盡釋見樞送之還朝乾寧元年行密取
泗州始與汴陳二年表米全忠罪請會帝定克汴河東兵討之
奔襲漢州取歸州汴將劉知從僕以牙勉紹祥行密淮南節度
副大使同平章事封弘農郡王尋克壽州投歸光二州未幾蔡
奔密遣使求連率即將快續來歸太原將李承嗣之使史之章
亦來奔行密樞亦心不疑第令姬妾皆選其尤者賜之皆以為
將于是兵號甚盛天下希惡武昌節度使洪興全忠令子紹
陵行密討洪為全忠將米全忠在金陵等皆敗全忠遂入陳許行

密麗師古以衆七萬壘清口將起揚州軍從周以萬騎雙安壘
將起壽州而自將兵屯宿州行密以號士萬二千斷壘進清
口不進壘進上流灌師古軍別將張訓自運水引兵會之行密
使將義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樵軍中不顧來理樵
以百騎將汴淮戢戢入師古壘築寨而馳訓亦踰樵而入士半
食豈能戰壯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軍海淮與樵共攻之
汴軍大敗斬師古士死十八金忠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
敗之至泚水方涉爲礮高乘溺死萬餘汴將牛全節苦閉後軍
乃得度凡四日不食會大雪士多凍死汴軍死者不滿千人未
幾復圍壽州七日走元從元年行密遣秦梁敗張銀亮山樂鏐
遣顧全武圍之行密兵數敗全武遂圍滁州食盡城壞梁降于
全武明年全武諭馬殷伐汴當滿全武攻行密內滿皆不用全
忠命滿來詰奸行密壁黃鄧州杜洪寓焉于謂于并幸賊去行
密知之不入而還天從二年傳言盜殺行密遣神福急攻
臨安顧全武到八壁以拒之神福兵既全武明日遂圍臨安
張將秦祖以告兵三千降神福以全軍中幾獲也悉焚其米糧
遣使告軍謝神福以踰不元臨安未可下使其隔路而還明年
大將劉彥舉兵二萬戰鴈七伯伐湖南馬殷伐梁攻潁州以接

驍賊上流東風隨沙漲射之存軍敗還行密備顧全武于鴈
鴈亦掃秦梁以報帝征鳳翔以李德爲江淮運餉使授行密行
營都統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德使張濬之子也賜姓李將全
忠圖鳳翔詔割存全忠封爵發諸道討之行密發兵封全忠攻
宿州竟不克而還于是始定制教院每有封拜旣以告德于紫
庭宮會衆儀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初行密之入討也款以反
繼運糧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請用小艇度越香通軍至宿州會
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自是亦溫始與
議軍事天從三年汴兵梁王師戰敗歸歸行密遣王茂章救之
斬其帥朱友寧傳殺昭孟及田頌與安仁義以宣潤二州又行
密遣李神福王茂章擊之壽州歸度使朱延壽行密喜弟之行
密素押侮之延壽怒陰與顧道謀行密乃詔爲日疾謂夫人
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
壽行密之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能而斬之無朱夫人初行
密與田頌同里相善均爲兄弟及破宣州斬頌首至晚之泣下
故其母殷氏與諸子所以子孫繼業之願長史駱和祥善治金
鼓于淮池又善爲文書爲顧某檄罵行密行密守役用之從
遣神福李杜洪全忠遣使詰之請捨即考優降將計行密報曰

皆謂其死之十
猶曰中其行
竟得時有上者
之死也其死
是也之其死
不其死也其
可也然則其
天下事也

漢天子還長安始收關命時天子在洛陽矣明年行客充潤州
後安仁義拔鄂州統其洪父汴將曹延祚皆殺之全忠自將來
以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遣行客遣使再問其後
軍新獲通當全忠感望大損行客紀時武使皆非所畏而寬簡
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每使人
員到侍候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客不中近將李光弼斬之他日
侍劉如故當早出從首斬馬鞅取其金行客知而下問人服其
度量始東據儒亂士民轉從昭孟府庫空竭初至時與將吏帛
不過數尺賤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奏樂招
撫沉散輕便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境便水平之日堂通楚
州登萊盤供帳待之行客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絳補澣濯還之
行客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相讓大慈登城見王茂章
書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舊藩然其肯為我忘身乎茂章遠
毀壞方帝周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客可充全忠忠者然其
宿州報書而還全忠脅脅東還行客秘憤被病全忠求和天子
倚行客為重以執帝以絕人望行客聞之發誓不見事三日回
是病為卒年五十四遺教為衣衾危為棺夜葬山谷人不知
所在諸將諡曰武忠

通鑑元時
行全忠死

王潮字信臣五代祖為光州固始令孫愛其仁善之田家焉
唐末入蜀江雅道起工緒劉行全等據壽州蒙王萬餘自稱將
軍從取光州報蒙保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康復士壯其
信大城趙以二州附蒙宗權一日賊不如期宗權切責緒與
行全後蒙南走略海陽籍收取汀州自詔刺史入漳州皆不能
有也時以糧少道險全軍中無糧以老弱自隨記者新羅潮與
半軍知審知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法無有無法
之軍汝違吾命而不謀是無法也對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
人將軍奈何使人非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三子同辭曰潮等
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焉用其子乃捨之會母死不數哭夜
殯道死時望氣者言軍中有王者氣緒見將卒有勇略又氣賈
題岸者皆以事跡之衆謀次而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貌
衆吾不知子死所矣行全怪語潮為之謀代壯士數十人于望
行中伺隙至棧則大呼躍出戰馬上擒之反縛以殉軍中皆呼
萬歲潮雖行全為將軍辭曰吾獨今日下為魚肉皆主君力也
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潮苦讓不克乃徐地刺劉說曰拜而
刺三勸皆我以為主至審知則理于地贊以為神皆非之審知
讓潮自為副錯悞曰九子在我網中不獲獲豈非天哉潮全于

單曰天子業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給工食相約秋毫無犯
行乞汝縣會泉州刺史陳若谷募衆人張延壽等聞潮治軍
有法帥皆老牛酒遮道請潮晉為主帥潮乃圍城嚴給之
後若谷遂有其地初建人陳廣進覲使鄭監探福壽疾病時
遣使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其將范輝擁兵自稱番後養
舊將多歸潮言輝可取潮乃遣從弟考獲將兵皆知進之攻福
州輝守彌年不下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將兵將盡盡吾嘗
自乘舟援岸林觀犯天石急攻之輝亡入海追斬之潮入福州
自稱番後養舊陳廣以女妻其子延昭軍撫其家汀建二州
皆下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毀潮福建現使使以作回門義奉
還流亡定狀徵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龍福州為賊軍
即拜潮節度使卒贈司空潮病以省知機節度省知軍事未全
忘念志薦為節度使帝在鳳翔時嘗知來昭得承制除使天祐
初進卿即即王

唐紀

本朝六

華家孫慈撰

高駢陳牧陳昭昭威列傳

高駢字千里南平邵王崇文孫也幼頗折節文學與諸儒交而
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未暇明為司馬有二鵠並免駢曰我止貴
當中之一發實二鵠焉衆人驚死落鵠侍御雲頃叛惟駢數用
奇謀獲甚多懿宗嘉之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為鄧州刺史
兵于海門未進盜軍李繼周悉駢欲去之遂趣駢使進軍駢以
五千人先濟約繼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繼周擁餘衆不發駢至
南定峰州蠻衆近五萬獲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獲以食軍
建擊南詔破之使金主海門姓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
怒欲敗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發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
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
駢軍常仲率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北足驛遣小校曾蒙入告交
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詔略使與監軍也蒙意疑
周必殺其長乃匿于兔園繼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
駢檢校工部尚書從襲安南駢至海門而還宴罷閉牕繼周出
食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去者六千半駢至從督勵將士

攻克之新首三萬餘級而盡帥衆附者萬七千人始縣安南
咸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阻石驛募工制治由是舟楫安
竹儲餉畢給又因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者石
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次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
天成云驛之戰其從孫海每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驛從箭天平
萬海自代詔拜海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驛同平章事
而詔入寇氏鄴衆驚提驛西川驛至劍州先遣使關或節門
或謂雲冠通近萬一掃又奈何曰吾在安南破雲二十萬衆雲
聞我至逃竄不暇何敢叛犯既都令衆氣向暖數十萬人臨積
城中將或厲疾不可遏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從政策民大悅
雲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驛發兵追至入浚河殺獲甚
衆擒其酋長數十人擒獲項味聞入浚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攻
之自是雲不復入寇先是瀘州刺史楊慶優以古職優給奉天
將以禦雲兵驛旦急罷之驛却欲衛每發兵至雲皆夜展旗立
隊時將士然賊軍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怯懦今遣公若神兵前
行甲士壯士恥之入雲間境有出于奔吏者皆得之蜀人不悅
突將作亂入賊寇入有這驛走履爾爾盟軍遣招諭於後職已
棄給乃有還書驛使人夜圖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驛將衆

此參項云京
仙即龍助脫
有是也

或都置或使僧景仙度周二十五年惠招縣令花從賦後史
受百戰以上皆元蜀土既悉以覽之取上皆刻立壇平之無
得為攻指以害驛種後者十日而代衆無其均不費朴捷凡九
十六日而果使之始作也驛恐南詔拘繫入寇以驚後者乃奏
景仙託道行入南詔說諭驛信詔許以公主是之又擊言欲巡
監雲中燭恐由是迄于成或遣使無驚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
驛信皆生受其拜驛以其俗尚淳審故遣景仙往驛信果迎拜
信用其言王仙芝之敗我黨過江帝從驛候海節度使驛遣將
張璠與張續分兵窮討降其將秦秀軍師歸軍罕之許勒軍數
十八黃巢走嶺南陷廣州驛是遣璠也相稅賊西路番從王重
臣並海進獲諸潮自將萬人由大庾擊賊廣州已救王璠以所
部兵于梧桂韶衣四州守險詔不許賊從淮南節度使廣明初
代王璠為節統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咸望大
振天子倚以為重會璠破賊大雲倉巢大懼致書請降驛信之
乃悉賊不日當平悉罷諸道兵賊復請我璠遂收玩巢等復探
以巢渡江固天長六令畢師驛言于驛曰朝廷所公為要危今
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渝長淮必為大患驛
以諸道兵已散張璠從死自盡力不能制不敢出兵止上表告

自從愈
暗下及人

急於戰六十餘萬去臣城無五十里先舉虞備謂駢有文義長
才者急矣以兵柄費裝不足平人衣至人情大駭詔責駢
遂和風塵不復出戰戰陷而京天子出幸托其駢立功趣駢討
賊道路相望駢無出兵意乃復以王輝代為都統以若昭度代
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封渤海郡王當此時王宣徽不
絕如帶駢雖說三年無尺寸功去國親布陰圖剽掠一旦失勢
或望頃蓋故肆為醜態脅邀天子冀復故體而其人頗雲以文
辭緣澤其最憊然無所忌畏人謂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之
縮氣部下多叛去歸：異所乃為意求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出
以黨止帝時駢軍待之補以軍職用之翻陽於南之子也久
客廣陵熟其人情鹽商之暇顧言公私利病駢愈奇之用之歛
事權浹以計去駢曰將梁續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等欲共盡
駢駢既知其說辨風生駢以為神補監跌刺職駢廣潔唱雄筆
未嘗得按生肢病風症按捫不替手腰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
促膝傳杯啜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為
大閱其腹腹多果近之駢怪之駢笑曰股嘗于王望前見之則
來數百年代相職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則客
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惧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

之駢請于午一午一乃使駢衣服人之服潛于化室而代居駢
寢榻中夜擲桐子于階今雖然有聲人悉以囊盛血灑于庭
半如格闘之狀以旦見謂駢曰幾落奸手駢立謝之有蕭勝者
略用之未鹽鐵監駢有難色用之曰近得上仙書云寶劍在
壁或半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
駢乃折之勝至監數月函一桐七皆以獻用之見指首曰此
帝所佩符之則百里之地內五兵不亂兒駢乃飾以珠玉將置
坐隅用之又刻奇石為奇字云玉皇授曰雲先生高駢家全左
右置道院者果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然修功善將補
其官計為雀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語限亦滿必得陪瞻爾同
歸上清耳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作持著羽服降之日夕希
照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
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可叱風雨仰
拱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衣駢凱隨而拜之然多厚賂駢左右使
司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
元不旋踵但潛撰書為指口不敢言公私大小之事皆決于用
之退賢進不肖濫刑濫賞駢之政事于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
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使使駢即以用之為之使使者百餘

人縱橫閭巷間謂之蔡子民間呵要害不不知之用之敬齊
人貨財掠人婦女既証以反逆特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
賊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畜皆曳足屏氣用之人
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驍勇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驍即
以韓宇一及用之為軍使署置將吏如師府用之侍奉百餘人
自奉登座用度不足輒番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意人泄其姦
謀乃言于驍曰神仙不能欺但恨李若不能飽俗果故不肯降
雖耳驍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皆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
見之者皆先令沐浴蘇綬然後見拜起驍軍已便引由是用
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便知有驍矣驍從子漢密窺
用之罪諫驍使人殺漢嗣策王姬之亂驍上書勸進偽驍
中書令用之為淮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驍
均矣驍內悔欲收其體不能也光啓三年蔡賊陳儒兵略定遠
黎吉涉進驍命果師驍將兵戍高郵師驍兄驍府宿將多以說
元遂甚謀于飛神劍都漢璋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驍為行營
使乃移檄境內言諫品用之蔡子一諸葛亮之意神劍請高
郵師驍漢章引兵前立廣陵城中驚擾驍登延和閣聞甚甚左
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問狀徐曰師驍智思偏為門衛所通隨

已慮置不備頃公友一符耳驍曰吾覺爾之能多矣吾自為之
勿使吾為周賀也時賀已為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惡其而遣師
驍取赦于宣州蔡希範等平迫以代驍：數責用之用之始與
驍會蔡希範遣兵與師驍合攻益急守陳若夜然而柵以應師
驍入用之止走驍保子城師驍縱火大掠驍命徹備與師驍相
見如賓主之義承制署師驍節度副使漢璋等近官有差于時
守衛未謹驍愛得中又說驍夜出驍疑不從及乃遁去師驍
誅用之走黨數十使孫約迎蔡希範初用之詐為驍書召于宣
壽城臨而揚行將兵次大長用之歸之希範之來捕節度使以師
驍為行軍司馬若用之第不得在手中師驍快失志行與
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希範望之邑沮乃
使秦綱出戰取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師驍漢璋繼出戰獲數外
圍益急希範驍為厭勝又恐驍黨為內應有女巫王氣仙謂彥
曰揚州水野極其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古矣希範乃命其將劉匡
將殺驍左右叔家適陽行密率軍獨索大館而然獨用之
驍服哭三日希範取用之柩將最伏兵西壕同守著依代引而
擊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散皆苦希範兵潰師驍與其
家父希範東海行密既入以梁續不元高氏難殺之希人寇賊
之子希子平

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其時陳之師也

卷之六 不忌加暴反作餘獲救之者師等遂奔孫儒與之還
襲揚州用之始計行密曰蘇下有金五十斤事平願修一日
之行密掘地無金但得銅人三十八身掘到其口刻駢名于
背蓋用盡駢也行密責其罪并殺守一新于三倫要子皆死
陳敦瑄曰今我兄之少戰為駢師得難左神策軍全我為中尉
提敦瑄左金吾衛將軍西川節度使黃巢亂傷宗幸秦大敦瑄
遣步騎三十乘來迎帝令敦瑄勸上而幸從之時危從之人驕
縱唯制有內苑小兒先至成都遊于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
今日觀之亦不思敦瑄執而執之自是軍皆肅然帝次綿州
敦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險峻左僕射同平章事敦瑄多
遣人歷禁驛調事謂之奔事人所至多所求損取有二人過資
陽驛獨無所求與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
中而實無取也捕盜使楊遵誥而執之求功敦瑄不之問打子
西城煎油澱之條極極略州平官所罷固公事違期亡命還
還請之能分其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聚眾萬人橫行
邛雅蜀中盜賊羅澤掌等既起想之敦瑄遣兵討之久無功乃
以押牙高仁厚為將討平之敦瑄增邛州戰策皆得不開未幾

邛州刺史補獲什能救之行全家請率諸散墮以問孔日官唐
溪對曰公已勝日而刺史獲捕之此必有故今者救之豈惟
便明公夫大信窮恐什能之黨終：後起矣敦瑄從之詢其故
果行金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因恨之耳敦瑄召刺史將按
之刺史以憂死也日行金密約漢金百兩漢怒曰此乃太師仁
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觸予還其金作逐使去中如三早加
敦瑄中書令進壽顯川昭王時岐路賊歸有界東川節度使楊
師立相繼為亂敦瑄皆使高仁厚討平之先啓初車駕發成都
敦瑄送至漢州而還又令敦瑄罷流端州竟依敦瑄不去時王
建據開州與東川節度使頗步朗相結敦瑄恐其圖已謀于全
我全敦瑄曰建吾子也不為楊興元所害故作賊耳全折簡召之
可敦瑄下乃遣使召之建大喜固番其家于梓州自帥麾下精
兵二千而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又謂敦瑄曰王建虎也祭
何延之入重使安肯為公下乎敦瑄悔王遣人止之且增修舟
楫建怒破關而進於漢州尋拔德陽敦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
何文召我來又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建無歸矣田全我
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于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
許何又作賊矣顧者謂以其弟秀輝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息

乞相可謂
言矣

攻成都昭宗即遣使來諭大匡代敬瑄自請代之昭宗素惡令
致以今後休敬瑄故下詔募敬瑄殺孟昭圖羅剎官爵遣常昭
虔同進討之昭虔使建忠擊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嘉慶大
敗龍紀元年昭虔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降者皆曰戰勝
在安得遣先帝意令致書城中戶一人東城夜徇行意激漾伐
薪敬瑄也彌牟德陽樹二壘拒遣使害人自占貨多少布巨槌
榜不買者不三日輸幾如市建昭虔傳城而壘大順元年建稱
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奉令致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買
軍容以預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吏斬其首降敬瑄敬瑄死不
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為建停城中謀降者全致走辭之以怖衆
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二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虔還諭建罷
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為面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
擒欲據蜀即自說昭虔曰公以數萬衆討賊幾數不屬聞東諸
而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此機心之疾也公宜早降廟堂與
天子謀之敬瑄亦辭責建可辨也昭虔未決會吏盜賊諸軍衆
食建恐其衆曰招討使之謀也賊士饑之噉食于軍昭虔大駭
是日投建節節即自東還建遣之出劍門建絕後梯東道不通
同悉擊敬瑄分親騎為十團所當輒破羅峰壘相望幾百里

謀入城以根衆心建好調軍中曰成都難克城至昂于女諸
兒可自取調果將歸武等城破吾與公逃為蜀度使一日下關
之戰愈力圍範三歲城中糧盡以萬家米率寸幣賂二百敬瑄
出家資給民募民出刺殺其半人互相暴以相啖敬瑄行斬
勞二法亦不為敬瑄理自將出單壩則二營建建軍偽遁遇
伏敬瑄敗建破科橋皆街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壘降其將自是
比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將弓還宗師全致自稱西川節
節詣建營使之建入自西門以張勳為新所使建拘于軍曰與
汝等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等不憂不富貴僕勿然汝等皆吾
已妻衆勳獲之矣汝等執而自裁我死得汝之君先斬而後白
吾亦不能赦也軍中肅然建自稱番後表于朝廷以建為西川
節度使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果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
陰令左右各敬瑄全致養死士約偕殺等反于是斬敬瑄于家
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羅昭威字瑞已魏州貴鄉人天祐節度使弘信之子也弘信卒
領番後昭威因以為節度使幽州劉仁恭引兵攻羅襄遂據魏
昭威告急于全忠全忠自將與仁恭戰四費日中大破之尋與
全忠連兵發滄州大敗皆降仁恭均和皆還昭威德全忠復奉

何不也
其言者

與蘇林定
著同出策

事愈固金忠遺帝洛陽命諸張治宮闕而紹威當入廟加侍中
封鄭王魏子單起曰承嗣東軍中子弟為之自是父子相繼姻
黨膠固歲久亦驕橫小不如意輒放舊帥而為之自文憲城以
來皆立于其手時語曰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紹威
思之力不能制也遣軍將楊利言告金忠欲借兵以誅之金忠
乃發兵也深州韓言擊滄州會金忠女適紹威子者卒金忠遣
將賈甲兵于索中選兵千人為據大入魏詎云會葬金忠自以
大軍總統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久魏紹威遣人潛入庫斷弓絃
解甲燔夜軍校客數百人與詐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
皆不可用遂合營壁之凡八千家聚無遺詰旦金忠引兵入
城魏兵在行者聞變皆猜懼于是文仁遇害重寤水據以澤衛
等六州金忠引兵攻拔皆屠之金忠晉魏平歲紹威供德所殺
牛羊取近七十萬賈韓亦足所略道又近百萬比去舊積為之
一空紹威雖去其通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金六
州四十三縣賊不能為此踏也金忠軍滄州紹威贖還自鄆至
長蘆五百里不絕于道又遣元帥行府極上未壯竟所過驛亭
供酒饌饗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金忠大悅及自滄
州還紹威金忠襲之說曰今春宜衰微奉命已改而四方兵

者皆以樂復為名王宜早正位魏以紀介望金忠歸乃受拜紹
威多聚書至萬卷江東羅隱工為詩紹威厚幣結之通書來紹
隱曰目已所為詩為偷江東集云

楊復光引傳 曰今夜楊復附

楊復光聞人也本齊氏有武力少養于內常侍楊介家頗以
節望自營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同
請判官吳崇宏說諭仙芝仙芝遣將尚君長等請降招討使來
或疾其功遣兵級取奏與賊生擒以獻復光奏召長實降詔御
史勅之竟不能明遂斬尚君長故仙芝怒復引兵叛復天子寤或
陷福龍之以兵禦復光以進擒徐唐萬王輝為招討復光蓋其
軍降之奔刺而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
行朱浩顧利南秦率將改考護佐之治是復光不為權考護亦
恥居浩下復光遂使考護擊殺若而秦浩罪薦考護為朗州刺
史久之引為荆南節度使考而幸時復光監忠武軍忠武周旋
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不如毋行復光固從泣曰公脅
匹夫封侯乃稱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思義利害昧：即復
流涕曰吾力不足故親奉而心圖之今日公正為此軍固理
酒為盟是夕即遣養子牛亮新賊使子傳舍時秦宗權據蔡州

不從從命優先將忠武共三千人見之帝懼即遣部將王叔將
兵三千從優先定荆襄師次鄧州還優先斬之并其軍分忠
武八千人為八部遣牙將底張弘晉輝王連緒建等八人將之
進攻南陽賊將朱溫何勳逆戰大敗遂取鄧州進北盤橋會母
婁班師賊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
并力定閩中朱溫守同州優先遣使賜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
強重榮憂不知所出優先為畫計奏呂李克用卒平京師討弘
農即公卒河中謚曰忠肅優先慷慨喜忠義部下有恩軍中閭
其死者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諸養子為將帥者數十人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歷小馬坊使僖宗為王時與令孜同卧
起及即位遂擢為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父令孜順讀書多巧
數販鬻官爵不便聞白每元嘗自備果食與上相對飲啗從容
良久而退既所狂盜起上下相擾僖宗不及知左拾遺張勳紫
不勝憤指言豎尸用權亂天下疏入貽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索
事令孜初費與取廣州賴寵兵攜欲寵高驛使有功不聽因又
寄置閩東諸節度使來之臨東都令孜急歸攜承帝面幸時
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時百官未集之人
車到石橋遣樂用色錦令孜而拜之由是權為翰林學士張濬

此重慶元
年之十月
也

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澤于案中拜之乃先賜
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即中清習其況
衆不外既應昭辱何堪更改今日于隱處謝酒則之不可深愁
恨無所容令孜頌曉從駕諸軍無虛日不使蜀軍軍額有怨
言令孜宴上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曉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
軍使郭琪猶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黃頭應殊
有缺望恐萬一敗更願軍家咸諸將之曉以均蜀軍使主客如
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意
不得已飲之賜執一婢吮其血以解毒此黑汁數升遂歸所部
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襲圖出
奔高驛于廣陵拾遺孟昭圖請討不召因上疏曰治安之代避
通捕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統當一體若各率西幸不告而
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害前日黃頭軍亂陛下亦不臣率
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此
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此司之天下此司未必
不可信而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間涉朝臣皆若
路人臣皆收復之期尚勞聖慮令孜匿不奏曉詔取昭圖嘉州
司戶使人沈子恭順津凡賊平令孜欲賜宅此司故誦王輝功

此蓋不問思
必與衆思之
而所不答

以楊復光功為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甚其費自謂惟慢決服
學正宜重輕出入偏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光弟復恭樞密
使時遣親信以諸謀不附己者以罪除從後以爭鹽池事與王
重榮攝兵叔帝走賀維宰相百官文章論今改之乃自餘監
西川軍往依陳敬瑄光啓三年長流端州竟不行復王建政或
謂今改人欲益敬瑄軍政謂曰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兄但
高居自勉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
以至子亡景福二年與敬瑄同日為建所殺建使馮莊策未奏
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新蛇孫叔敖蓋非利己
尊殺不恤于閭外先机恐失于校中

楊復恭本林氏子養于宣父楊公翼故與復光為從兄弟復恭
略涉學術能圖亂戰有功權樞密使黃巢起京師今復願殿
攝權復恭與爭得失令復怒下遠遷龍使復恭乃臥疾蓋田
傳乘出居興元復高樞密使劉昌隆多更其手軍駕還遂代
公取為至城寨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家使封魏王公帝前趙
果立昭宗捕獲取朝政于是宰相常昭度張浚謀範等為帝
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環若惡安
太后弟叔孫覿使帝問復恭對曰臣祿曠漢王恩危唐后款不

可封拜陛下誠愛環任以它職可也不哀毀節外藩恐百官顧
地不可制帝乃止環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始辱之遂居中任
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凡子守亮分
領節度陰勸利州刺史廖環州于江宗屬客皆以母自歎
聞帝知復恭謀由是深銜之復恭諸嬖子皆為節度使以刺史
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戰勢舉歸其門假子守立
為大將軍使本朝弘立之勇武冠軍帝臨姓名李順節使掌六
軍管騎貳勢均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恭欲其私復恭常為變
欲太極殿宰相孔緯于帝前面折之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
陵乃使人報之長樂坡斬其樞密實卿皆盡皆獲免復恭子守
貞為龍節度使皆自擅貢獻上書抄簿朝政大順二年罷復
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弓致仕詔可使者還遣復恭
使著于道適番蜀山賊入屠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
為玉山軍使數挫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命順節將兵攻
其第復恭聚其族并興元與楊守亮等同逃于鳳翔
李茂貞邠州王行瑜等請出兵討守亮詔兩解之茂貞勸復恭
自謂諸將以恭帝梓唐故也復恭遂狀明白遂遣與行瑜出
討景福元年敗其成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茂貞以子維家等

樂元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是茂貞始強大復蔡與李亮等
自開州將北奔入京至乾元為輔建邺士所禽檻送京師裴首
長安市茂貞上復蔡與李亮書曰承天門乃隋家舊業紀但積
粟訓兵勿進奉吾向被刺榛中立壽王總領眾位發定策國
先有如此真心門主天子

張濬孔緯崔鉉樞相列傳

張濬字禹川河間人性通脫無檢訖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權薄
之不得志屏居金鳳山學縱橫術樞密使楊復恭過之以處士
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循疾挾其母走商山
僖宗而時以漢陽令李康言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率
相王鐸為勸執奏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召
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出迎濬責之曰公為藩臣
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
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就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敗盟
虜耳公等捨棄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人入下上之師皆
集京師而滿者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反正公等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引軍從
濬而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復再增山南拜同平章事仍

判度支濬始由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復恭術之反
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功專恣事帝稍不平
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帝信嘗問政治之要對
曰在彊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于武計與論古今
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時當天資英特內遣宣
臣外迫強臣此臣所痛心而泣血也及請討海東不效乃罷為
武昌軍節度使三取瀘州司戶金忠為中請詔趣自便濬乃已
並田休歸建及常昭度死孔緯復相拜濬兵部尚書領天下租
庸使將相之事克用抗表爭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右僕射上
疏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將言之劉崇述
之亂濬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謀王室之難王
師罷起兵青州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嘆曰東
與下洛則大軍去矣全忠畏濬憐之頃使全義遣平將如道
者夜圍豐稷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大梁二年十二月也昭濬東
軍敗李使葉茂勣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死茂勣之子相持泣
曰番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茂率士三十人送之
沂漢入蜀使事王建少子播事昭宗時姓呂車儀官金吾將軍
重謝江淮遂依楊行密欲會朱亮而不克終喪

孔端子化之機乘時獲部而書戰之禁也第進士果獲御史中丞
丞精方雅疾惡中外聞風憚之三遷吏部侍郎機要私歸至堂
几一不省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儒案西至蜀以刑部尚書判
戶部蕭道雅不善吏調度不給改太子少傅以有足來改次陳
舍惟黃門衛士數百危東與詔拜端御史大夫介趣百官至行
在時群臣露次監屋為盜刺脅衣囊略盡端獨事相欲有所論
遂與裴徽怨曰今我不欲行辭不見端召端御史之論之御史
亦辭方冠冠弓衣食請辨一日黃而行端曰吾嘉疾旦暮盡大
夫堂以來事君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見李昌符曰詔
書再至而群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緩頰彼兵獲送天子所
為符其資策送之既及行在端策政必反建言閭邑院狹不足
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微端言我不悅進固
平軍事以平從帝還果還尚書左僕射楊采即位以太學然殘
以英園子祭酒先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進奏太保時天武都
頭李順節以浙西節度使其平章事蓋史一日順見百官
端則止之明日順節盡服至則器班快快去地曰是婦以馬言
端曰固疑公是望也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是相公職為都頭
而子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憲安乎順節驚端不敢言張濬將伐

方履端急何
能不慎念之

大京者以開端：助潘請既潘敗敗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
全忠全忠為請詔應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常昭度帝
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端入朝復補政兄帝鳴咽流涕自
陳衰疾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端至京茂貞大子出次
百門從至茂貞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端曰天下方亂何人求
生不肯服藥卒

崔印子重休宰相樓由子也崔進士第果遷御史中丞善陰計
附離權強其外簡重而中險端崔昭緒果薦之權為相分王拱
兄弟爭河中以相為節度使不得赴復番補政父昭緒以罪誅
罷為武安節度使使陸東書國時王室不競南北司各樹黨結黨
填內相陳留印系厚來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印有功不宜
處外改還相而逐康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更剛而印陰為
全忠地保據兵四討帝觀其行復倚奉以相出印為清海節度
使全忠還為之官帝畏全忠復召印還亦司空同平章事嘉碩
度史變賊戶印便遂殺同官王樽及中尉人進修權震
天下宜官果恩至是四拜宰相世謂端四入制幸述幽帝東內
畏全忠之強雖深恐印不敢殺止罷政事印趣全忠以師入討
使人說神策軍人將孫德昭誅李述等復補政帝德之延見或

不名以字呼之海議政集中至繼以燭焚錄中官以宮人掌
四司事天復元年全忠進通同華中尉歸全誨以與全忠善
口寵政事急卒挾帝命鳳翔節度使全忠以兵迎天子自出居
州為全忠數面觀計全忠引兵還也河中全忠：楊奉勸全
忠存自歌以備酒會戎員鼓金鑼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
詔着四來札三皆辭疾定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以迎歸于道
拜平章事相送於高祖太宗無內侍與軍天寶后臣人處
崇承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全忠者主之以二十人為率其
奉掌机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
禍始于此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于是中外宦官
悉誅元子傳道詔命祇用宮人寵顧事者之在鳳翔以盧光
範檢校相印督逐殺之并升從中近臣陸康等三十餘人惟
贊成立可制番與階政帝動靜一決于印無敢言者全忠還
東到長樂縣臣班班印獨至前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
忠安否與收命宮人為舞劍出夜以出以一國謀乃許
進傳中觀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廢帝與全忠外雖親厚私
心漸異終謂全忠曰京師走成員下可無倫六軍十二衛但有
空名請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而從之印乃

此特書之
如元其如
志或可

飲浮圖取散為兵代全忠全忠下北也應義以義父以其子
文倫入宿衛會為德使成馬死全忠疑印陰計大怒時傳印將
執帝帝不寢而全忠方謀帝東與都洛其異議帝未即專權
亂國諸錄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尋密令其從子全以兵圍關
化坊第執印汴士皆又出市人爭投危礮擊其尸年五十一實
天祐元年正月印罷死三日死十日全忠帝帝速洛發長安
世吉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印字緡即父為相其
父嘗曰吾父凡刻苦以待門戶終為緡印壞之
裴樞字紀聖絳州聞喜人曾祖遷慶前代聞宰相也樞咸通中
第進士龍紀初果官京兆戶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改樞右
庶子尋遷右散騎常侍為汴州刺史使樞來與全忠相結故
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如來悅還兵部侍郎崔胤亦倚全忠
舉朝柄與樞善故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帝臣鳳翔故印官樞
亦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滑海節度
使全忠言樞有餘才不宜外擢召為門下侍郎知樞方
用事全忠以手將張延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延範無臣自宜除
方張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樞曰吾嘗與樞
不泮薄今乃爾樞聞即罷樞政事再改號州司戶參軍更滑州

與張應之
應之與張
應之與張
應之與張
應之與張

金忠道人教之曰為驛投尸于河不六十至同時死者獨孤賴
崔連王濟趙榮王賢等三十餘人初金忠使吏東振曰此等自
謂清流宜投諸河叔為濁流金忠笑而許之振遂乘進士竟不
第故深疾播紳之士云

范淳甫曰白馬之禍至今患之敵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
權執為重使權掌不死而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權等之
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猶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近自鳳翔
而金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惡習皆知之矣權乃其黨故其為
引以為宰相不惜國之將亡方且宴安于寵祿金忠之跋扈
昭昭矣宋及下條權受職言已舉百官出表安東門昭宗幸以
狀項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權為忠于李氏乎忠于朱氏乎且長
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執與流品不亦孰急權不惜長安
與金忠乃惜一卿不與張連范不恤國亡君執而惜流品之不
亦其愚豈不甚哉夫權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顧其
利欲之心畏金忠而附之執其君父既從之矣一太常卿
小事也惜之不與未必拂金忠之心而假以重公示人從其太
而遺其細欲以病天下之虛譽不意金忠怒之至此也金忠以
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戮

無所不至不知權事實能為唐廷重乃金忠疑之過也向使
權有存唐之心當金忠之跋扈端委而委之于國門天下忠義
之士聞之必有發奮而起者也權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于昭
宗之域而死于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若目下之金忠乎
金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職臣之意下不失
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且自取之也然曰古如
此而死者多矣貪穢之士亦可少戒哉

柳璨字昭之公綽族孫也為人鄙野不為其家所齒少孤
資好學晝夜不寐夜然素尚書漢記多所通涉纖詞
劉子公史通著折微時或稱之顏范則史館引為直學士遷
左拾遺昭宗好文待幸最厚璨死來似礫者或屬璨設文
帝補善權翰林學士崔師元昭宗素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旦
暮自禁中出驕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
張大薪曰璨材可用今權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實不計
實者曰疎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疎議大夫中書門
下章事起布衣不四載暴貴近世所未有張權獨執權
連宿望舊臣與同位頃刻之璨內以為恐金忠志圖
篡執宿衛士皆沐人環亦厚結之與金忠相張連范尤相

得既扶金志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縣男天祐二年天祐出太微文昌閣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親以寒天更金暉之苑乃與環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環手疏所仇嫉若獨執預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今其子不善也其後急于九陽室徽使王殷着攝環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金暉恨自往辨解金志怒罵曰爾與柳環輩沮我不由九陽作天子不得邪環恨即脅索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擇讓以授終環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及金暉死而金志意環皆已敗登州刺史微流崖州斬之臨刑悔叱曰莫圖報柳環死宜矣



唐紀

卷一

金谷孫慧撰

宋室世系表

孫子曰晉牒之學在唐獨重況天子之命一之直法雖然孫唐諸牒者唐史官事也後有作者孫其可以勸懲者而已矣為是十宋室世系表無志刪襲僅存其有開當世者數人此數人非若史特異者未盡立傳故入于無傳諸人特注生平數語以補傳所不及作宋室世系表

李氏出自新姓帝顓頊高陽氏至皋陶為老人理生益益生思或歷虞夏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特將理微為纂錄中吳伯以真道待罪凡其妻婢和氏與子利貞逃難于伊候之墟食木子得金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大夫家苦縣數傳至乾字元榮為周山嗣更大夫聚益壽氏女娶教主耳李伯陽周平王將為太史其後有李赤字尊祖魏封子段為千夫大夫生同為趙大將軍生兒為趙趙數傳至伯八子八子為趙史大夫生四子崇為隴西子璣為趙引考

崇孫信大將軍隴西侯信生超一名仇漢大將軍隴西太守超生仙謝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毛載從隴西狀道東川周

家馬仲卿孫尚成紀今周居成紀弟向乾陽房始祖也

尚生廣前將軍三子長日當少生陵騎都尉父日概代即太守

次日啟字幼明中今則為侯生為字子通弟忠順兵房始祖也

為數傳至父公已即太守弟拾渤海房始祖也次公生乾提德

淮太守引襄城弟潛中公房始祖也

乾提父晉號騎將軍生雍海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日倫

少陽房始祖也其子蓋安邑房始祖也次日景北地太守

京生余前涼張駿天水太守安西亭候生親字仲斐涼太子侍

謀生萬字余西涼武都王興聖皇帝

萬十字謙款謙皆伯朝孫家魏亮時孫建將軍房始祖也其曾

孫系系涼房始祖也朝孫三人曰聖祐魏房始祖也曰茂曜魏

房始祖也曰沖僕房始祖也曾孫曰茂曜魏房始祖也孫公

孫曰剛武陵房始祖也

款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弟紹重其弘之弟月氏之弟房崇祖

重其字業項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歸魏祖弘其父字士誠

祖重其字業其子孟克後魏金剛孫將王然祖光皇帝之賜字然

然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士道其後周時林然太子流為其後

孫周父太祖父已定州刺史其後六世孫麟相素素

太祖景皇帝光字文彬後周柱國大將軍唐國襄公八子長延

伯父真父世祖父蔚父瑒父瑒父瑒父瑒父瑒父瑒父瑒父瑒

而陽公延伯後無期者

然王真從太祖戰沒無嗣

蒙王周一作蔚孫河間元王景祚有傳

孫漢陽郡王瑒時刻利有功景官劉州刺史

曾孫廣江王瑒時建成建武後父誅

五世孫漢高監池列官校漢漸遺表賤迎前

亦于王京再還亦王祖景官至德宗時以

右僕射致仕

雁王侍

其孫江王王道亦有傳

淮陽王王道亦有傳道今六世孫漢以文

榮為魏愈所重以女妻之擢進士官左拾

遺以直官為魏宗所重後累遷至大中時

為宗正少卿

昭王侍

曾孫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并官云

後景官至太子時延州公曰武衛大司

王以曇名表

四世孫林有相金宗 七世孫田相武崇

謝孝王亮

子淮南王神通有傳神通子梁和公奉送
為武后封徐敬業王之子以急流傷州氏

四世孫陝州刺史齊物又齊物子周成柱通漕

孫以燕潔徐官金宗王昭

六世孫浙西節度使騎及錄

六世孫程相敬宗

六世孫石相文宗

六世孫福祿使相太子太傅

世祖元皇帝為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唐國仁公四子長高

祖父澄父澄父洪

梁王澄

晉王澄

八世孫載有傳

漢王洪

高祖二十二子高祖皇后生建武太子高祖元吉高祖妃生晉宗

高祖元景高祖生元昌日德記生元亨張氏生元吉高祖妃
生元禮子文和漢生元嘉高祖王才人王三則張齊林生元懿

張是八生元純楊是八生鳳劉純生元是唐顯生元微小楊

顯生元名楊顯生元程源才人生元名相齊林生元黎

隱太子建武 有傳

衛懷王公府 隨大業中免

吳王元吉 有傳

楚王元寶 大業末從建武寓河東高祖起兵建武走入

秦更備之遂長安為陰世號新害

荆王元景 永泰中坐子則與弟道遠注道昭氏

漢王元昌 有傳

鄂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王元禮 性恭畏善騎射果馬州刺史有治名為其子

茂所執

魏王元嘉

少壯學問則修望果馬州刺史起兵討武氏

彭王元則 有傳

趙王元德 歷四川刺史新羅道平高宗廢陽

四世孫夷簡相憲宗 宋則相之宗

三世孫也相德新

孫寶有傳

宣王元統

有傳附越王貞後

統莊王恩

歷四川刺史兼殿中侍御史

通事王元亮

歷州刺史

四世孫寶累官至貞元中進封貴州刺史

為德宗娶致仕寵而備順宗立後反安

中相賀

新象王元政

好學善談名理與興義盧昭鄰為布衣交並

立州刺史

舒王元昌

除嚴州刺史立州刺史

子孫王元治江州刺史州刺史以應蔡璠

進司馬武台特為立州刺史

魯王翦

馬學善平陳歷立州刺史武台特為立州刺史

陳起兵流陳州自殺

孫通聖方處有禮法度官立州元中授汴州

刺史河南候訪使以清殺檢人馬崇上卿

江安王元祐

曰馬州刺史性庸達所立營時無敵

宣王元祐 統州刺史

然王元整

全州刺史遷檢下法高宗嗣置滁州起授壽

州刺史後下循法

孫子曰史稱贈王統封特太宋沈深也頃謂子可後有已第

不可後得及後果公主之下嫁也初有司費費倍長公主魏微

一言其非而帝與后俱大悅至東陽微一似必不敢棄其子過

子元者者及諸傳至通王則又云贈王統給子子子子子子子

之大良要散古逆指逆良為太宗從家言之而卒無如思生作

又言之言自不相顧予人義約人呂樂不者予其誠不烈難勉強

一特仁則可施而廷臣寬其微心首不敢言首待後人據其實

而善之嗟何及矣

太宗十四子長孫皇后生承乾泰泰高宗後當生寬楊妃生昭儀

除妃出結王氏生恆燕妃生真貴常妃生慎後呂生蘭楊妃生

臨楊氏生明

常山慈正承乾可傳

孫通之相公宗

有孫義長敬宗時有處龍節使使封武

成節

楚王寬
吳王恪

有傳

子茂紀王千里千里子元水王傳德從前惡

太子諱武三思賊敗

孫浩安王諱有傳傳子悅相前宗

漢恭王叔

有傳

齊王浩

有傳

蜀王愔

貞觀時敗游不法制討之吳王恪得果以母

弟發為殺人

蔣王懷

上元中諱事張昌徽張告悞及悞懼自殺高

宗為斬君微

孫之芳天寶末為范陽司馬孫山王自統歸

宋師歷上知時謝廣德切使以著被留二

五乃得歸報禮相尚書

中孫家運德宗時為京兆尹順月手招權受

眼面皆下問

趙敬王貞

有傳

子張珣王口有傳

北王暕

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最賢嘗為出好

學喜至安與趙王諱恭特紀紀趙武后特

後出簡已州通苑

玄東光孫王則王元龜柳咬血不膏沫者二

十五神龍初則王王昭堂防與王武恂卒

其子日為我謝親戰時情已下不見先

王無恨矣中宗為舉天下諸廢物

江陽王元

承堯

代王簡

承堯

趙王福

承堯

曹王明

母梁王妃太宗故以為后魏微諫止之果為

相皆則又高宗始出後梁王生太子賢除王

宋皮達黔州為謝通致

四世孫鼻有傳

孫子口不問史主太宗諸子王愈月不思言者其幸而荀先荀

須有非無陳早世則無因純奪之餘耳太宗躬行仁義而後

若此豈天之教施哉無可況我君子是以惻然臨湖之乎而不

敢為背背寬也況天下已平靜戰可棄此其子天地好生之心

皇無有傷焉

高宗八子陵宮列生志願生孝楊以上全蕭洪紀生素武后
生弘賢中亦齊宗

燕王忠 有傳

原博王孝 有傳

澤王上金 有傳

許王素節 有傳

子嗣澤王環官宗王順開元中撰龍池頌
列石於夢樓北枕友弟魏叔宗亦有八

子無下為足於宗生位首創首

景徽皇帝弘 有傳

景懷太子賢 有傳

子嗣王守禮與景宗諸子開元中十餘年

開元初與事田岐薛王司馬刺文微還

京師

守禮子景武王承宣廣德初以蕃入京立

以為帝祇還放其州元

守禮子景曜王承宗與僕司懷恩使司統

即如某女為妃封此仇公主

中果四子書廣人生重潤後宮生聖福重後陽帝

魏德太子重潤高宗三馬皇太孫武后持廢為愛人因之未

幾秋疑

魏王重福 有傳

蜀愍太子重俊有傳

陽帝

齊宗六子南明皇后生憲宮人柳生執事成皇后生今宋崔瑞
人生範立德紀生業後宮生隆懷

讓皇帝憲 有傳

子汝陽王遜性謹潔令宗愛之與賢知章等

志

惠慈太子衡 和申公有傳

惠文太子範 和岐王

惠宣太子業 和薛王 四世孫和宗相和宗

隋王隆懷 和楚

殿陽承次口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其所殺而曰子皆不得其
元嗣亦不得其天誠其德而絕之乎承宗可聖子也分其一追

帝三子太子元嬰之報臨沈無恙盤數

金宗三子劉聖化生孫純楚趙龍祀王境元獻皇台生肅宗

我祀王境皇封德儀生孫劉才人生孫武惠祀生一敬瑞琦高

純好王境面有儀生孫劉建好生孫德魁人生孫德美人生孫

閻才人生孫王美人生孫陳才人生孫劉才人生孫武賢張生

瑞張餘二子元夫母注

自金宗以後下出閣下分各子孫周而不見

承天皇帝孫 神慶王范贈太子諡靖德肅宗即位進諡

廢太子瑛 有傳 七子

桂王棧 有傳以飛龍者去元駕御者 子五十五人

鄂王瑋 有傳

靖恭太子琬 切王業安祿山反為殺無節高仙芝副之

會范如贈諡 昌五十八人

先王場 有傳

長澤王

儀王璉 子四人

賴王璣 女好學祿山反詣頭利而前受大使視事奉

迎月蜀人使書寔為在國所忌奉寵之乃

懷恩王敏

承王璘

頭利州大觀督祿山反赴縣之頭山南江由

前南縣中四通以改謀 子六人

子六人

子三十八人

子四人

子五人

子四人

子二十一

唐德初吐蕃入京代宗幸陝將至王懷忠張

王通寇通郭子儀張之護送行在贈反

子四人

恒王璘

子四人

涼王璘

以上通計金宗孫二百二十一人唯祿恭太子子足金宗

古計之且記此也唐子孫治世之政從有此盛則故亦

不足為唐家矣

唐制親王封力八百增至千公王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
滿美豫三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戶始諸制重拱中太平至千
二百戶聖曆初相王太平皆三千壽樂等王各三百神龍初
相王太平至五千衛王三千淑王二千壽春等皆已百嗣廬衛
陽結潘已度中山王五百安樂公主二千長寧千五百宣城
宣城至各千相王太平馬縣主各三百相王增至七十安樂三
千長寧二千五百宣城以下二千相王太平長寧安樂以七丁
馬限雖水旱不蠲以國租庸滿之中宗遺詔廢壽春王追馬親
王力千開元後天子敦睦兄弟故寧王力至五千五丁岐薛三
千中王以外家微戶各千五王千八百帝妹力千中宗諸女如
之通以三丁為限及皇子封王力二千公主五百武宣公主以
母惠妃封王力自是諸公主例千力止
初文德皇后崩晉王易幼太宗懷之不使出制孫王亦以武后
少子不出開朝聖初高宗及隆封相王乃出開中宗時親王
夫愛遠外藩溫王年十一徧各宮中遇三馬高廟元後皇子幼
多吾禁內既長始附苑城作十五宮居之予中禁置維城康拾

月休雖開府封國置官屬及遙領節度初設然惟獨號名不出
閭惟侍諸人授書餘係佐歲時一通名而已徒又以諸孫廢多
於宅外置百孫院處之亦不聽出關此承平制云

肅宗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宮人孫生保康生琬王生必陳
婕妤生僊常妃生憫張美人生從後宮生樂裴昭儀生懷殿使
好生僊崔妃生僊張后生怡僊後宮生僊

越王保

與張后同為李輔國所害詳見肅宗本紀

承天皇帝從

有傳

衛王必

彭王僊

元王憫

與越王同遇害

涇王僊

劉王榮

哀王懷

肅宗昭光中哀王被殺之稱帝九月而敗

杞王僊

呂王德

恭懿太子昭

張后數譏諸嬪故以昭后之會昭懿封塞連

昭太子

定王綢

王傳

代宗二十子睿真皇台主德宗崔妃生迎貞觀皇台生迎餘十

七王更亡其母之氏位

昭清太子邀 昭王顯 子野王德宗取以爲子

均王邀

唐王述 建中初張素迎太台使

母王逾

恩王述

韓王述

簡王述

益王述

隋王述

荆王述

蜀王述

忻王述

韶王述

嘉王述

端王述

恭王述

景王述

維王述

德宗十一子昭德皇后生順宗帝取昭清太子子諱爲景二子

又取順宗子諱爲景六子餘八王更亡其母之氏位

野王諱

從帝出秦天末洗坑城諱傳夢諸並書衣下

麻帶

通王諱

夏王諱

蕭王諱

文敬太子諱 邕王述贈

省王諱

代王諱

昭王諱

致王諱

珍王諱

順宗二十子莊憲皇台生憲宗及穆宗昭烈生經趙昭儀生

結王昭儀生總約紀除二十王史亡其外之氏位四王承襲亡

官議

昭王經

均王經

淑王經

昔王舒

肅王綸

凱王總

凱王約

來王結

集王綸

冀王綸

和王舒

衡王綸

會王經

福王綸

珍王綸

撫王綸

岳王經

襄王綸

新王經

欽王經

憲宗二十子紀美人生寧懿安皇台生穆宗李嗣皇台生宣宗

除十七王史述其母之姓氏

惠昭太子寧以節王之馬太子數月薨

帝崩之夕後殺事詔高祖

沐王經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沐王舒

敬宗崩時見其子誅敬宗托

潘王福

衛王懌

潘王悅

陳王端

彭王暢

信王懷

榮王慎

穆宗五子恭僖皇太后生敬宗貞獻皇太后生文宗宣懿皇太后生武

宗除逐其母之氏號

懷懿太子濬 初封漳王 文宗時為王守澄劾注所誣黜為

樂縣公後追贈事錄文宗紀

安王溶 文宗崩時為仇士良所殺事錄高紀

敬宗五子郭妃生普餘亡其母之氏位

懷懷太子晉 始王晉文宗愛之若己子愛如璽贈

果王休復

襄王執中

執王言揚

陳王成美 文宗以莊恪為將多之為太子與母未其而

帝崩仇士良殺之

文宗二子王德妃生永後宮生宗僖

莊恪太子永 恭懿事錄文宗紀

壽王宗儉

武宗五子其母氏位皆不傳

杞王峻

益王岷

克王岐

德王暉

昌王嵒

宣宗十一子元祐太后生懿宗餘亡其母之氏位

靖懷太子湛 始王廢後追冊

雅王浚

通王源

昭宗時判侍衛諸軍事為結東所害 向事
海韶彭縉所陳延崇丹九王又失其系冒

慶王沂

濮王湜

鄆王濤

懷王洽

昭王沔

康王沔

廣王澄

衡王璣

懿宗八子惠安皇后生僖宗恭惠皇后生昭宗餘亡其母氏位

穆王侑

涼王從

蜀王信

威王侶

吉士保

王於兄弟為最賢僖宗崩於時立之楊復恭

獨議以昭宗嗣範帝初幸茂貞以兵入京

謀廢帝立王會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恭宗太子倚 初封岐王為荆王述所殺天復初追贈

僖宗二子也失其氏位

建王震

益王璽

昭宗十子積善皇后生段及昭宗帝餘失其氏位

德王叔

讓王綽

建王璽

沂王澄

遂王諱

景王祐

初王祺

讓王祺

贊王祺

端王頊

豐王和

和王福

登王禧

嘉王祐

嗣王從

恭王祐

乾寧四年立為太子初李述等謀立太子為帝帝從從為上從為將元暉所殺同

又書乙王

終唐之世有宰相十二人定州刺史李德裕王彥有同林南
鄭王彥有程石福小鄭王彥有勉忠肅宗開元山王彥有適之
吳王彥有岷惠宣太子彥有知柔 翰林供奉白馬興聖皇帝
九世孫其彥下可考

孫子曰嗚呼唐之宗室一歲于武聖再歲于祿山三歲于朱泚
四歲于黃巢五歲于緒建六歲于朱溫其一特聚首而斃死者
皆以十百計而國勢亦漸不振以至子亡矣其中則無罪而死
子宜賢之手者又若干人此從來未有之禍也大抵唐之失其
始有鑒秦魏之孤立欲大封同姓故其事類漢然往往得漢稱

其之禍而不待漢藩屏之功其後遂悲晉氏諸王之橫聚之一
室下假事權而其遺禍竟極于家之北隸而不可救何也漢封
諸王大半天下其禍足以興漢為難而其功尚足以存漢故唐
王彥則則禮樂運和呂氏束手各料其特雖有李孝遠魏元忠
不得下轉而聽諸王之用即武氏何能為哉唐與劉氏即晉多
以其諸王為之可謂崇禮宗藩矣而封建之議未成孰能從其
不肖之極者怙方而之勢亦能為難雖方其最盛時如盧江齊
漢皆盡已盡見而土地人民皆非世有故其實不可以久立雖
賢如魏雲越魯樂長未幾解首而唐子亦盡去之鐵澤可痛也

迄今宗身以臨滿主百天下其時又適有燕巫之變是以十王
百孫列院禁中未嘗出關防之為已甚矣雖寧申四王情好無
間而不及以政當所謂常而見之不得有為子其國者非乎
及變與西行唐館驛道諸王公道將安而永王東巡述有江左
之難于是下出關之議終唐之世豈不可破矣至于昭宗國勢
日微始知其誤欲以兵權附之諸王而極重莫追徒速諸王之
禍不亦悲乎向使諸王墓柩是處皆有遺種則雖更始金于腐
才收夫皆足以號召天下誅鋤奸雄唐之祚豈遂漸滅而不復
振哉世俗相沿不知通變及乎有宋尚祖唐諸王下出關之議
而食人入汴鑒宗北隸則有宋宗室之禍唐遺之也 國朝諸
王各世其國既不比于不出關之防又所任不得簡制史氏則
其孰後不足以自擅以三代封建之為行後世則其之實親親
愛民盡禮防患可謂無繁百世不易之道也然而漢爭安化之
事則已時見未可死慮而近來戒否監司係為宗人且漸預有
司事長是今日之隱憂也至於藩祿一事唐制八百戶者今為
石矣唐三百戶者今三千石矣即以此丁馬限據實按之尚
不敵今十分之五其於諸疏屬僅免後種其任宦非如今之宗
室下連廣人無不食也宜乎唐之祚日增而日首以文介

之祿當則國將親藩無幾已苦不給不能滿萬石之數矣厥後
宗室日廣處是者之今土教百階千其初不知自此而仕司慶
吏者更何術也

唐紀

表二

葉家孫慈撰

公主表

孫子曰從古未聞以公主治亂者以公主治亂者獨唐耳自
娘子軍封主蒙有當時不以為反常而稱焉其事後世況嬰
遂不可止至于置官屬稱太女天子廢主權出其子宰相狀
預嘗以其門家為之而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及再降三降
入道和蕃與夫執侍下恥皆從來所無而唐習焉然陳仲
醇謂武曌得征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良有以也余既不能繫
証其傳故為之特作公主表

世祖一女

同安公主高祖同母謂下嫁儀同王裕永徽初薨

高祖十九女

長安公主下嫁馮火師

襄陽公主下嫁竇懿

平陽昭公主太穆后所生下嫁柴紹自有傳

高祖公主下嫁長孫李敏又嫁段隆

長慶公主下嫁趙慈景又嫁楊師道程怡上馬封

長沙公主下嫁王盧懷讓

房陵公主下嫁寶武前入嫁賀蘭僧伽

九江公主下嫁魏夫思口 盧江公主下嫁高紹望

南昌公主下嫁蘇勳 安平公主下嫁楊思歌

淮南公主下嫁封通言 真定公主下嫁崔恭禮

衡陽公主下嫁阿史那社金

丹陽公主下嫁蘇萬徽 臨海公主下嫁裴德範

館陶公主下嫁崔宣度

安定公主下嫁溫挺又嫁劉敬全

常樂公主下嫁趙瓌越王貞侍

大宋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下嫁蕭範性孝檢勳衛禮法帝初諸公主親焉如

元

汝南公主恭亮

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以累年南史錄別合意

遼安公主下嫁寶達又嫁王又禮

長樂公主長孫后所生下嫁長孫沖

豫章公主下嫁唐長識

北景公主下嫁崇今武生與考通遂奉及同今武賜反

普安公主下嫁史仁表

東陽公主下嫁高履行重樞中使置巫州

臨川公主下嫁周道格工務蒙龍蜀文

清河公主下嫁程懷亮 蘭陵公封下嫁寶懷慈

晉安公主下嫁常思安又嫁楊仁緒

安樂公主下嫁獨孤孫 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暕

咸陽公主下嫁沈荷荷坐大子承乾事誅又嫁蘇瓌

合浦公主下嫁考道靈與淳層緝機兒賄緝機金寶神統事

覺浮屠味又又僧智滿道士李晃等皆稱侍主水嶽中興

道安孫及賜元

金山公主恭亮

晉陽公主長孫后所生最溫臨帝飛白下不能離薨年十二

帝憐之因以廢薨

富山公主恭亮

大宋以懷可而
廢他其大以懷可
長孫后懷可也

新城公主長孫后所生下嫁長孫詮詮以下從史錄當正

遇主不以禮主恭亮高宗錢正矩誅之以皇台禮安主

高宗三女

襄陽公主蕭淑妃所生下嫁權從

高安公主封封主咸蕭淑妃所生下嫁王勣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下嫁薛紹更嫁武成王武元

中宗人女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輝

宣城公主下嫁裴英與有裴殊主憲刑且刺罪且斬裴英

怒介為縣主

定安公主下嫁王同皎同皎得罪嫁常濯濯殊嫁崔氏

長寧公主常庶人所生下嫁楊慎之東西都第宅俱極豪

與宣城安樂二王后甥即劇崇國夫人事任事疎竭庶人

敗尔慎交終州別駕主僧往慎交死更嫁薛孝伯

永壽公主下嫁常職

永泰公主下嫁武延基以忤張易之為武后所殺

安樂公主常庶人所生下嫁武崇訓又嫁武延秀自有傳

武安公主下嫁常健

睿宗十二女

壽昌公主下嫁崔貞

安樂公主下嫁

荆山公主下嫁薛伯陽

淮陽公主下嫁王承慶

代國公主劉后所生下嫁趙萬物

寧國公主下嫁薛伯陽

薛國公主下嫁王子一守一誅更嫁裴英

新羅公主下嫁薛徽又嫁鄭孝義

金山公主太極元年為道士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為師

崇元太事太平公主平公敗崇元謀

玉真公主亦為道士號上清元龍大洞三景師

靈國公主下嫁裴虛己為安祿山所殺

金宗二十九女

永穆公主下嫁王孫

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

孝昌公主下嫁

唐昌公主下嫁薛誦

靈昌公主下嫁

常山公主下嫁薛誦人嫁實澤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

上仙公主下嫁

懷恩公主下嫁

晉國公主下嫁崔惠童

新昌公主下嫁蕭衡

昭音公主下嫁崔潛曜

衛國公主下嫁王盧建又嫁楊觀

真陽公主下嫁源清又嫁薛實

信陽公主下嫁獨孤明

楚國公主始封壽春下嫁吳澄江上皇居西宮獨得侍與元

初時為道士賜名上善

普康公主薨

昌樂公主下嫁實得

永寧公主下嫁裴榮丘

宋國公主下嫁溫白華又嫁楊威

密國公主下嫁裴伯又嫁裴類又嫁楊威

咸宜公主貞順后所生下嫁崔嵩

宜春公主薨

廣寧公主下嫁程昌胤又嫁元貞

萬春公主下嫁楊琳又嫁楊琦

樂成公主下嫁蘇履謙又嫁岐王珍事深

新平公主下嫁裴珍又嫁姜榮初

壽光公主下嫁郭流

壽安公主下嫁蔣芬

肅宗七女

宿國公主下嫁封長樂又嫁豆盧湛

蕭國公主始封寧國下嫁蕭瑒又嫁蘇東衡乾元元年降回

乾元武成遠可汚乃置府二年還朝貞元中徙府屬更置邑

司

和政公主章敬太后所生下嫁柳溫自貞傳

魏國公主下嫁張清

魏國公主下嫁蕭浩

東和公主常祀所生下嫁王珍

却國公主下嫁裴家又嫁蕭十女京東界等縣守德宗主

他第流并等女為太子妃并陽氏

代宗十八女

靈仙公主薨

真定公主薨

永清公主下嫁裴微

密國公主下嫁劉峻

華陽公主貞懿后所生大晉已生病為道士號慶善真人

玉清公主薨

嘉豐公主下嫁高怡

長林公主下嫁沈明

太和公主薨

趙林公主下嫁魏博節度使田悅德宗幸望春亭賜踐公主

乘金根車始此

王康公主薨

晉寧公主下嫁吳士廣

晉陽公主下嫁裴液

義清公主下嫁常亮

壽昌公主下嫁實貞良

新和公主下嫁田葉其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西平公主薨

章寧公主薨

德宗十一女

魏國公主昭德所生將嫁薨

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主慈橫不法上與之禁中甥士王子

軍門家紫南史獨孤由叔為土作團圓散雲錦以廣繼志

帝國恩述而史等義廢進士科

鄭國公主下嫁張孝忠子茂崇

臨真公主下嫁薛紹 永陽公主下嫁崔暹

晉寧公主下嫁 文安公主下嫁道士

美川公主下嫁 燕國公主下嫁武義成功可汗

宜和公主下嫁柳星 晉平公主下嫁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下嫁憲后所生下嫁和親有傳

梁國公主下嫁憲后所生下嫁和親何

東陽公主下嫁崔氏 西河公主下嫁沈瑒

豐安公主下嫁憲后下嫁劉士深

襄陽公主下嫁張孝忠子克禮主親慈時微行市里有薛振

蘇深素元本督檢侍主賜淫母如姑克禮以聞務求去

禁中流檢等遠州 潯陽公主下嫁道士

臨汝公主下嫁 就國公主下嫁王承宗

平恩公主下嫁道士 和陽公主下嫁道士

憲宗十八女

梁國公主下嫁于承之 永嘉公主下嫁道士

衡陽公主下嫁 宣武公主下嫁沈漢

鄭國公主下嫁李康 此陽公主下嫁安台女下嫁杜有傳

陳留公主下嫁裴叔 真寧公主下嫁薛明

而康公主下嫁沈汾 臨真公主下嫁衛洙

普康公主下嫁 真源公主下嫁杜中立

永順公主下嫁劉弘景 安平公主下嫁劉異

永安公主下嫁回鶻保長可汗可汗元馬道士

義寧公主下嫁 貴州公主下嫁

定安公主下嫁封太和下嫁回鶻崇德可汗會昌三年來歸詔

宰相帥百官迎謁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冠帶謝和親無

之罪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宰相是吉禮始中宣行

天下王化之美也請載于史示後世詔可

穆宗八女

義豐公主下嫁常處仁 淮陽公主下嫁柳正元

延安公主下嫁賈滋 金堂公主下嫁劉仲恭

清源公主 魏陽公主下嫁郭仲同

安康公主下嫁道士統符中以主在外胡提人詔與永興天長

寧國與唐四主還句句 義長公主下嫁道士

敬宗三女

齊新陳公 宋興公主 元長公主 齊國公主

文宗四女

興唐公主 西平公主 和寧公主 光化公主

武宗七女

齊昌公主 昌樂公主 齊安公主 長寧公主 延慶公主

齊高祖女

齊樂公主 樂誠公主 永清公主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下嫁鄆國公主 義智公主 魏昭公主 此逆路夫婦

教化之端其公主嫁王有子而寡不得後嫁

永福公主 齊國公主下嫁廢相

廣德公主下嫁于孫有恃 義和公主 既安公主

盛唐公主 王京公主 唐陽公主

許昌公主下嫁和漢 豐陽公主

懿宗八女

衛國公主 始封同昌下嫁常保衛廷範高紀

安化公主 晉康公主 昌元公主 昌寧公主

金華公主 仁壽公主 永壽公主

僖宗二女

唐興公主 永平公主

昭宗十一女

新安公主何后所生帝在鳳翔以懷李茂貞子結偽台不可
帝曰不爾我無安所是日宴內殿茂貞出帝末旬主廷殿上
結偽族兄弟皆西向主主偏視之及帝還喪金忠穆茂貞喜

取主還京師

信和公主 益昌公主 唐興公主 德清公主

大康公主 永明公主 新興公主 普安公主

樂平公主

唐紀

卷三 蘇家孫慈撰

宰相表

段陽永叔曰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而稱號不一出于臨時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呂然其為職業則一也作宰相表

孫子曰段陽公于宰相表以五為綱而細書月日于其下可謂精且確矣然論世者得其一特用之大端月日微委非所慮也于是為年月日一切刪去僅以諸帝為綱而書宰相姓名于下至所歷職銜亦但取其最尊者各書一二不備悉詳也

宰相

三師

三公

高祖 世 民 尚書令 少司馬 少司空

裴寂 尚書右僕射 西戎中

劉文舉 尚書

蕭瑀 尚書右僕射 西戎中

裴我 尚書

裴抗 尚書

世民 太僕卿 元吉 司空

裴寂 司空

陳叔達 尚書

楊恭仁 尚書右丞 尚書

封德彝 尚書

裴矩 尚書右丞

宇文士及 尚書右丞

元吉 尚書

太宗 高士廉 尚書右丞 尚書

以武德 尚書右丞 尚書

元吉 尚書

裴矩 尚書右丞 尚書

士及 尚書

長孫元忌 尚書右丞 尚書

德彝 尚書

杜淹 尚書右丞 尚書

杜如晦 尚書右丞 尚書

裴矩 尚書右丞 尚書

王珣 尚書

裴矩 尚書右丞 尚書

溫彥博 尚書

元忌 司空

元忌 司空

裴矩 司空

裴矩 司空

戴 青檢校史部尚書參議判此

侯召集典部尚書參議判此

楊鉅通侍中參議判此

劉 洵黃門侍郎參議判此

宋文水中書侍郎參議判此

李世勣左僕射同三品

張 亮副尚書參議判此

馬 周守中書令

褚遂良黃門侍郎參議判此

許敬宗左庶子同掌機務

高季輔右庶子同掌機務

張行成右庶子同掌機務

崔仁師中書侍郎參議判此

于志寧侍中

高宗 行成右僕射同三品

以貞觀二
年三月
宇文節黃門侍郎同三品

柳 爽中書侍郎同三品

韋 輔侍中同三品

以下俱同
志寧 左僕射同三品

崔 亮左僕射

綽 璠侍中

來 濟中書令

崔敦禮中書令

李義府右相

敬宗右相

杜正倫中書令

李 勣侍中

許國師左相

任雅相 兵部尚書同三品

盧承慶度支尚書參議判此

上官儀西臺侍郎同三品

劉祥道檢校右相

黃德元檢校左相

樂彥璿檢校西臺侍郎同知

孫處樂西臺侍郎同知

裴 檢校左相

韋 輔
徐王元帥
司馬

陸敦信 陸從古相
 劉仁純 古相
 楊武 西臺侍郎同三品
 戴至德 右僕射
 李普期 東臺侍郎同三品
 趙仁本 大常伯同三品
 張文曜 侍中同三品
 關立本 中書令
 李敦元 西臺侍郎同三品
 如處俊 中書令 侍中
 來恒 黃門侍郎同三品
 薛元超 中書令
 李義琰 中書侍郎同三品
 高智周 黃門侍郎同三品
 張大安 左庶子同三品
 王德真 中書侍郎同三品
 裴炎 侍中 東臺御史中書令
 崔知溫 中書令

中宗
 裴先 侍中同三品
 長清 文昌右相
 待鑒 左散騎常侍同三品
 元同 文昌左相 檢校納言
 書弘敏 太府卿同三品
 德真 侍中
 劉德之 中書侍郎同三品
 武承嗣 文昌左相
 李業 膳風閣舍人同三品
 馮味道 檢校內史同三品
 沈君諒 正議大夫同三品
 崔承 王錄大夫同三品
 以弘道元
 正二月
 長清 文昌右相
 待鑒 左散騎常侍同三品
 元同 文昌左相 檢校納言
 書弘敏 太府卿同三品
 德真 侍中
 劉德之 中書侍郎同三品
 武承嗣 文昌左相
 李業 膳風閣舍人同三品
 馮味道 檢校內史同三品
 沈君諒 正議大夫同三品
 崔承 王錄大夫同三品
 信王元嘉
 太尉
 崔王元
 司徒
 司馬
 司徒

常方質鳳閣侍郎同正章事

常思誠御史大夫同三品

裴居道御史大夫同三品

裴良嗣御史大夫同三品

常行儋文昌右相

張光輔內史

王本立左衛將軍御史大夫

范履冰左官尚書同正章事

傅游藝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史穆澄右相

宋承家檢校右相

刑文偉內史

樂思晦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任知古鳳閣侍郎同正章事

格輔元地官尚書同正章事

武攸寧右官尚書同正章事

裴行本左官侍郎同正章事

狄仁傑內史

楊執柔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李湛道左官尚書同正章事

袁智弘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崔神基司賓卿同正章事

崔元振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李昭德檢校內史

姚平右相

李元素地官侍郎同正章事

王璠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裴師德右相

常巨源左僕射

陸元方御史大夫同正章事

豆盧革文昌右相

韓味道鳳閣侍郎同正章事

王季傑長官尚書同三品

武什方正議大夫同正章事

楊再思中書令

武攸寧

司徒

林景俊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周元元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孫元亨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王方慶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道廣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王及善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宋楚客 中書令
 武三思 內史
 姚元崇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岐嶠 中書令
 吉 頊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崔元暉 內史
 張柬之 中書令
 房融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蕭承慶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袁恕己 中書令
 敬 雅 中書令
 桓彥範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于惟謙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方國相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張 瑒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蕭安石 中書令
 魏元忠 中書令
 李懷遠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顏 頤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李迥秀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朱敬則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唐休璟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常嗣立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祝欽明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蘇 瓌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紀處訥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蕭至忠 中書令
 張仁愿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崔 從 中書侍郎
 趙彥昭 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董 溫 太子少保同三品

郭 情 吏部侍郎同五品

裴 族 刑部尚書同三品

岑 義 中書侍郎同三品

張嘉福 吏部尚書同五品

齊宗 劉無求 侍中

以宗龍
始宗月 魏紹京 中書侍郎入陳機務

宋日知 侍中

平王陸恭 殿中監同三品

蘇 瓊 中書侍郎

元之 中書令兼兵部尚書

嗣立 中書令

至忠 中書令

彥昭 中書侍郎

凌檢校 中書令

崔日用 黃門侍郎兼右僕射

宋 璟 檢校吏部尚書同三品

宋王成器 左僕射

宋王成器
司徒

裴 璆 太子少傅

郭元振 太子少傅同平章事

裴 說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安石 中書令 左僕射

齊懷貞 右僕射兼國子祭酒

陸蒙先 中書侍郎同三品

裴 待中

魏知古 戶部侍郎同三品

元宗 蘇求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以太極元
正八月

知言 侍中

元振 兵部尚書同三品

阮尚書 右丞相兼中書

元之 兵部尚書同三品

盧懷慎 檢校吏部尚書兼

源乾曜 尚書左丞相兼侍中

璟 吏部尚書兼黃門監

蘇 餽 和戎人武衛將軍

題 裴從 侍郎同平章事

宋王成器

大尉

中王衡

司徒

留王守禮

司徒

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王 岐 兵部尚書同三品
 宋元振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 暹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蕭 高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裴光庭 侍中
 宇文融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饒 休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裴耀卿 侍中
 張九齡 中書令
 李林甫 左僕射自開元中代
 牛仙客 兵部尚書兼侍中
 李適之 左相兼兵部尚書
 陳希烈 左相兼兵部尚書
 楊國忠 右相兼吏部尚書
 晉見素 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崔 圓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房 瑯 之相尚書同平章事

忠王 澄
 司徒
 宋王 憲
 太尉
 薛王 業
 司徒
 唐王 傑
 司徒
 楊國忠
 司空

肅宗 裴 冕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文寶 麟 同三品
 以武 麟 同三品
 苗 晉 卿 侍中
 張 錫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圓 中書令
 王 璠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呂 諲 黃門侍郎
 李 岷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揆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第五琦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蕭 華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遵慶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元 載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代宗 戴 履 知門下省事
 以望慶元 安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以望慶元 安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王 延 東中書令
 岷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肅宗 郭子儀
 司徒
 廣平王 儼
 太尉
 裴光弼
 太尉
 王思禮
 司空
 李輔國
 司空
 李抱玉
 司徒
 田承嗣
 太尉

王 綰 侍中

杜鴻漸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

見 左僕射同平章事

楊 相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常 棻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忠臣 前淮西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本官同平章事

德宗

崔祐甫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以久學士
四月三日
為北

琳 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楊 炎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廣 杞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 鑑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綰 沔 前度使同平章事

周 勣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蕭 復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劉從一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姜公輔 諫議大夫同平章事

李懷光 中書令副元帥

子悅乞獨供口
事王李斯等
不問其口而別供
乞一和何故入心
之

盧 綸 門下侍郎

郭子儀

尚父大將

李正己

司徒

李寶臣

司空

侯希逸

司空

朱泚

大將

李懷光

大將

李晟 中書令

張延賞 左僕射同平章事

李 勉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馬 燁 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劉 滋 左散騎常侍同平章事

崔 造 檢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齊 悅 中書舍人同平章事

柳 深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沔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竇 春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董 晉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趙 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陸 贄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賈 耽 右僕射同平章事

盧 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 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趙宗儒 檢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抱真
司徒

魏除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佑左僕射同平章事

高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珣珣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順宗 常執誼尚書右丞同平章事

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月為始 地瑜吏部尚書

杜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裴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 餘慶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

為始 鄭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武元衡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吉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于頔守司空同平章事

裴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權德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弘靖守中書侍郎

裴武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度左僕射同平章事

李逢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宋若簡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皇甫璠少府少監同平章事

程異監獄轉運使同平章事

令狐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韓弘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穆宗 裴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以元和十二年正月

為始 裴文昌檢校司尚書同平章事

崔植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元穎中書侍郎

王播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裴度

守司空

度守司空兼判下侍郎
同平章事

元 樞 上知侍郎同平章事

遂吉 判下侍郎同平章事

牛僧孺 中書侍郎

敬宗 李程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以長慶
五年為
始 實吉 戶部侍郎判度支同
平章事

遂吉 尚書右僕射

僧孺 中書侍郎

度 守司空同平章事
判度支

文宗 常處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宣應一
年三月
為始 度 司徒兼侍中

當且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播 左僕射同平章事

路 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檢校右僕射

朱 閔 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土智 兼

僧 猶 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太傅

朱 中 瑜 尚書左丞同平章事
李載義

李 德 裕 檢校兵部尚書同平
章事 以傳 守

李光顏

守司徒

裴 度

守司空

烏重微

守司空

王智興

守司徒

裴 度

司徒

王 涯

司空

漢 守右僕射檢校司空

賈 餗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 固 判下侍郎同平章事

孫 元 興 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李 訓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鄭 元 康 右僕射同平章事

李 石 中書侍郎

陳 夷 行 門下侍郎

楊 嗣 復 門下侍郎

李 玘 中書侍郎

崔 昭 中書侍郎

武宗 玘 門下侍郎

以開成三
年正月
為始 鄭 無 禮 判尚書

崔 瑒 判尚書同平章事

德 裕 判下侍郎同平章事

以特進兼武元六年
王 涯 判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 紳 右僕射同平章事

李 德 裕 檢校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

李德夷

司空

白敏中

司空

司空

宣宗

以會昌
六年正月
高祖

度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 左僕射無列下侍郎
李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趙 右僕射同平章事

張夷

盧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回 門下侍郎

崔元式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馬 中書侍郎

周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 中書侍郎

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 中書侍郎

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懿宗

以大中十
三年八月
高祖

趙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 中書侍郎

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劉 中書侍郎

夏 中書侍郎

蔣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張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 中書侍郎

王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楊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中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蕭 中書侍郎

張 中書侍郎

裴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高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 中書侍郎

白 中書侍郎

崔 中書侍郎

張 中書侍郎

魏 中書侍郎

李 中書侍郎

王 中書侍郎

楊 中書侍郎

中 中書侍郎

蕭 中書侍郎

張 中書侍郎

裴 中書侍郎

高 中書侍郎

釋字引從諸道行營制
蕤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蕭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盧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東條衛
司徒
葛 傲
司 空
撫王松
冬 封
崔秀松
司 空
榮土債
宇司空
高 驛

張	孔	韋	蕭	裴	王	鞠	陸
渚	楸	昭	遙	漱	猷	從	從
中書侍郎	尚書右僕射	度支郎中	尚書左僕射	尚書右僕射	御史大夫	司空兼判下府郎司	司空兼判下府郎司

[illegible]

鄭	祭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徐	文師	司空
李	璣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王	逵	宣徽
陸	希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陸	文師	司空
王	鐸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蘇	王式權中書事及通鑑			
孫	偁門下侍郎兼諸道鹽			
陸	震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朱	朴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崔	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裴	翽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王	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裴	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韋	昭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盧	光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薛	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獨	孤損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			
相	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			
張	元符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楊
漢之
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唐紀

表四

安東孫氏傳

方鎮年表

孫子曰方鎮始自唐中葉然唐世其制亦不下時雖及繁
代雖一其政不諱其年論世皆未易辨考之則唐方鎮表
則蓋証其地其官制之沿革而不得其姓名今一切刪去則
作方鎮年表然亦僅錄人頗不及其地其他受命王制不此
八種之表故下須錄也

魏博 魏博 魏州 永清 滄縣 魏州 滄縣

天德軍或德軍盧龍軍淄青 橫海軍彰義軍昭義軍宣武軍

貝寧魏相恒定方趙燕燕淄青齊魯海陽景德軍田義武軍

沐宋光顯衛磁洛 洋冀 沐冀 魏州 魏州

魏 曹漢元親

魏宗

魏宗元正

魏宗元正

魏宗元正

魏宗元正

安東孫氏年表

魏宗元正

代宗廣德元年

田承嗣除
後唐使

昭宗李昌
寶應元年
度使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昭宗元年

德宗

大曆十四
王承嗣卒
元和中代

建中二年
寶龜元年
惟貞元年
建中三年
王承元敗
建中四年

興元元年
承嗣子贈
殺恒代立
貞元二年
清寧元年
貞元三年

貞元元年
海元元年
代立
貞元二年
貞元三年

貞元八年

貞元四年
陳仙舟殺
貞元五年
貞元六年
貞元七年
貞元八年

興元元年
以龍日星
為蕭定使

建中二年
建中三年
建中四年

大曆十四
建中元年
建中二年
建中三年
建中四年

建中元年
建中二年
建中三年
建中四年

順宗

憲宗

貞元十七
貞元十八
貞元十九
貞元二十

元和元年
元和二年
元和三年

貞元元年
貞元二年
貞元三年

貞元十四
貞元十五
貞元十六

貞元十二
貞元十三
貞元十四
貞元十五

貞元十七
貞元十八
貞元十九
貞元二十
貞元二十一
貞元二十二
貞元二十三
貞元二十四
貞元二十五
貞元二十六
貞元二十七
貞元二十八
貞元二十九
貞元三十

貞元十七
貞元十八
貞元十九
貞元二十
貞元二十一
貞元二十二
貞元二十三
貞元二十四
貞元二十五
貞元二十六
貞元二十七
貞元二十八
貞元二十九
貞元三十

貞元十七
貞元十八
貞元十九
貞元二十
貞元二十一
貞元二十二
貞元二十三
貞元二十四
貞元二十五
貞元二十六
貞元二十七
貞元二十八
貞元二十九
貞元三十

貞元十七
貞元十八
貞元十九
貞元二十
貞元二十一
貞元二十二
貞元二十三
貞元二十四
貞元二十五
貞元二十六
貞元二十七
貞元二十八
貞元二十九
貞元三十

建康子 又元忠述
元建目主 志誠目主

武宗

開成五年
建福年
重明五略
易弘教

宣宗

大中三年
仙武年
五言五
米寬五言
齊宗師策
中五國琳
大中四年
琳年
五張先師
大中九年
元建五
易弘教

會昌元年
單龍元年
忠懷四武
五龍俊
度使

道讓

會昌三年
從讓年
五龍四
五龍四
度使

懿宗

咸通七年
咸通六年
弘教年
全德年
相國上宗
崇

大中十一
正統四年
永祐元年

咸通十一年
正統四年
全德年
呂雖賜名
元中

僖宗

乾符元年
元中
簡五

咸通十三年
正統四年

節節而存

其子
前會代之
是正統公
永通前會
自五

乾符二年
正統四年
公孫自五
乾符三年
乾符四年
乾符五年
乾符六年
乾符七年
乾符八年
乾符九年
乾符十年
乾符十一年
乾符十二年
乾符十三年
乾符十四年
乾符十五年
乾符十六年
乾符十七年
乾符十八年
乾符十九年
乾符二十年
乾符二十一年
乾符二十二年
乾符二十三年
乾符二十四年
乾符二十五年
乾符二十六年
乾符二十七年
乾符二十八年
乾符二十九年
乾符三十年
乾符三十一年
乾符三十二年
乾符三十三年
乾符三十四年
乾符三十五年
乾符三十六年
乾符三十七年
乾符三十八年
乾符三十九年
乾符四十年
乾符四十一年
乾符四十二年
乾符四十三年
乾符四十四年
乾符四十五年
乾符四十六年
乾符四十七年
乾符四十八年
乾符四十九年
乾符五十年
乾符五十一年
乾符五十二年
乾符五十三年
乾符五十四年
乾符五十五年
乾符五十六年
乾符五十七年
乾符五十八年
乾符五十九年
乾符六十年
乾符六十年

史 33—617

祖之部洛唐太宗之封建是也葉諸孫之得志于封建是以毛
盜賊之入而棄之以子平功臣之承處非其族其族豈寧有極
乎此於防斯以請罷節度自河中始而皆乎當日之僅罷罷一
河中也然余請則從陳隋王涯等罷名一表梁然正其當日內
臣以權節度李正人以此罷罷東改天子亦倚以甚然則宋戶
子之論不為偏也夫抵唐之天下僅在藩鎮在于藩鎮之事權
太重當日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嘗有言曰河朔藩鎮所以罷罷
胡命者由諸州縣及軍鎮將領事收則文縣人之權也則使則
吏得行其職則雖有君權必不能以一州獨支矣

國劉沐氏之守漢未嘗

用其兵而數百年來雖為

朝廷用由處置得宜監司無事權也假使事權太重則沐氏心
不能久為國用又使漢無沐氏則亦必不足以自存存者未宜
平王三下交而其功豈在沐氏下然宣平去鎮而文叛沐氏文
叛而漢存存存明驗也近日如撤鎮李氏則則則則太甚矣嗟乎
漢法之當通焉今日計世有斟酌重復之既法先朝沐氏
守漢之意踏踏各置大將世守其地而監司府縣自有其權不
相侵年以共乘于直指督帥之令雖高德年可其職矣



唐紀

無卷數 編修
勵守謙家藏本

明孫愨撰愨字士先華客人作古微書之孫穀卽
其弟也是書以新舊唐書皆為踏駁其所指摘如
舊書楊朝晟一人兩傳新書既立武后本紀又復
立傳舊書列薛懷義於外戚新書附張易之昌宗
兄弟於張行成傳舊書於元和四年懿德元年皆
缺不書穆宗卽位之年桂仲武誅楊清收安南事
六月八月再見李光弼傳擒周贄事亦再見李光
弼弟光進從郭子儀收西京事誤入李光顏弟光
進傳中代宗生時李林甫尚未仕而新書語涉林
甫安祿山至洛陽卽不能睹物而新書紀其至長
安祖孝孫之樂律僧一行之算術新書皆不入方
技傳又譚忠之效忠王室沈既濟之議立中宗紀
申春秋之義新書皆不立傳其說大抵皆當其體
例參取於編年紀傳之間以諸臣列傳分附於本
紀之後蓋仿前代實錄附載諸臣列傳之例亦未
為特創至刪宰相世系表惟存宰相方鎮公主三
表義例亦允然宰相方鎮皆甚畧公主仍是刪節
新書之文殊非表體蓋散附本紀則不能各成一

傳總爲一傳又自亂其例改題曰表亦不得已之
變例也至刪除諸志而云欲通漢唐宋合爲一志
其意蓋仿宋書隋書然宋去漢晉不遠事多相因
不得不原其沿革唐享國三百餘載自有一代之
典制其事迥殊隋志則本名五代史志不過附編
於隋書益不可爲例矣前列引用書目下至明人
文集一一備載而吳縝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
至爲切要獨不見引王銍僞龍城錄乃屢據以考
異同宜其龐襍冗漫也簡端及字旁多有批評乃
其姪視瞿之筆頗多失考如徐勣賜姓一條上批
曰賜姓一事唐爲尤甚其弊至明代始革是併江
彬錢寧不知矣

書系十六卷（原缺卷十四

至卷十六）

〔明〕唐大章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南明隆武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系十六

卷》提要

書系引言

客有問於余曰書系何爲而修也曰是

自明先生手所編纂以續刪書之大業者也書可續乎曰唐虞尚矣歷夏商周曰前三代漢唐

書系引言

及宋曰後三代孟子稱堯舜法先王而荀卿氏獨以後王爲法夫豈漫無所見尊古而卑今得爲通儒之論乎自漢以來史籍浩瀚斤斤以是編述也得無虞疎漏乎曰不然讀古人之書一

也用意則迥不同以博學宏辭則二十一史之外猶費蒐羅以多識畜德則是編所述以視尙書二十八篇何止倍蓰安得嫌其少乎夫書詳政事自昔譚之是編之修乃至三國南北朝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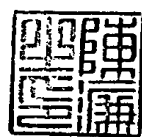
系之隱逸何也曰此蓋默寓春秋意也其時弑奪相尋朝夕更革華夏攘雜生民塗炭有不可勝言者間有知幾篤行之士完真還樸乾坤或藉以不墮是憫時者之所急收也從來史家善

惡並陳法戒胥備今錄善而不及惡無乃偏而不舉與曰是則先生之溪心未易以淺近測也嘗聞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禮讓而爭自息先生開教以來未嘗面折人過

至一善可稱雖新學小生津津獎借不啻口出善善長而惡惡短是以身爲教吾黨願學而未逮也余耄何知聊述所見如此客退漫錄以質先生其以余言爲然否

隆武丙戌中秋教下弟陳濂翰

甫書于金石山齋



書系序

吾閩鄉賢漳郡潘碧梧先生邃於理學且饒經濟予讀其遺稿中有史約一序不覺慨然何其先得我心之至於斯也予書系可無述已因而遍索全書竟不可得如何如何吾方就正

書系序一

有道祈所以序吾書系焉無已則以序史約者序書系其亦可乎序曰治天下猶治身也人之所以治身者一曰元氣二曰食三曰衣四曰男女五曰宮室六曰器用如是於身足矣然元氣則有盛有衰而衣食男女宮室

器用則有邪有正欲明治身之道以
詔天下貽後世亦惟表其盛而正者
使人習而安之則自不至於邪與衰
雖其衰邪之說間有聞焉亦不過存
什一於千百何者言簡事省則理易
明言繁事多則賈惑而反以滋禍是

書系序二

故吾以簡省易明示天下而天下之
善治身者自能因吾說以趨于正而
向于盛苟不能趨于正而向于盛則
必其人之無志於治身者而非吾說
之不足也以無志於治身之人雖使
縱觀悉覽乎邪衰之說其不能趨于

正而向于盛者猶是也抑豈如是而
已且將因之以益其毒矣吁明乎此
則聖賢之論治天下者可得而見矣
盡觀孔子之刪詩書乎唐虞三代二
千餘年君不止於堯舜禹湯文武少
康大甲高宗成康宣穆桀紂幽厲也

書系序三

而所紀止是相不止於臯陶稷契益
仲虺伊傅周召也而所紀止是將不
止於太公南仲吉甫方叔召虎也而
所紀止是其釀亂之臣不止於四凶
三孽后羿皇甫之徒也而所紀止是
且堯舜以前其君臣將相又皆不知

其幾也一槩削而不存蓋其意以爲後世之君相但能因吾詩書所紀者而力行之其於治天下裕如矣故聖莫聖於堯舜在位皆五十年豈其爲紀者獨止於二典乎惡莫惡於桀紂亦在位四五十年豈其爲紀者獨止

書系序四

於誓師聲罪之所云者乎然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自周而下歷漢唐宋秦隋元三國兩朝五代計其年踰於二帝三王者無多論其治則皆有得於堯舜之近似而未盡合者也究其亂則皆有合於桀紂之心而又甚焉者

也堯舜在前可以勸矣顧有得焉而未盡合桀紂在前可以懲矣顧有合焉而又甚之今自堯舜桀紂以後皆欲詳而述之以詔天下貽後世將使究心於未盡合者而益趨於不合用情於其又甚者而日以益甚乎是何

書系序五

其述之多也吁亦贅矣然則二千餘年以來莫有覺其非者何也吁有繇矣蓋自孔顏之學不明而後之有志者以爲必博其見聞必華其詞藻而後可以躋於聖賢之列是以作者益多而述者益力述益力而作愈多遂

相沿而至於爛熳則聖未及於堯舜者而紀之必總其鉅細唾涕無所遺也惡有浮於桀紂者而叙之必悉其顛末穢雜無所棄也其視孔子之述唐虞紀夏商者蓋誠背而馳矣此其繇來者一也且自周以降類以博學

書系序六

宏詞取士而士非博其見聞華其詞藻雖飭身脩行終無所用於天下是以窮年矻矻不出於殘蠹之外則視孔子之刪述誠若不足而什百千萬於此者自當寶而藏之也此其繇來者二也嗚呼不明孔顏之學不復德

行之科而欲以救後世木災之弊吾見其難矣雖然天下大矣古今遠矣焉知無有明孔顏之學復德行之科者而遂不以告之嘗聞諸君子之論曰唐虞以上治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治不可師也削之可也以

書系序七

考諸前以俟諸後惟唐虞三代之道所當熟講而必行之其漢唐以下諸史每於一代之中擇其君臣將相一二之最近者而表章之以見其能治天下以其有合於唐虞三代也而治終不古若者以其未盡合於唐虞三

代也若夫稔惡釀亂之徒敗倫傷化之事異端誣民之說皆削而不存或有見焉不過錯出於聲罪闢邪之間必如是則道德庶乎其可一至治庶乎其可復矣是為序是為僊遊金石社書系之序序亦述也後學唐大章

書系序八

拜手敬述



書系卷一

漢

高祖

高祖為人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嘗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徙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為楚王郡

書系卷一

高祖

縣多殺長吏以應沛令亦欲以沛應之緣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

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愛高祖高祖乃立爲沛公

秦二年夏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執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空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陽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

破其二軍

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逐西入咸陽欲止官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

誹非秦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役勿租稅

信與

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立帥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

書系卷一

高祖

四

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五年天下大定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信與

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

書系卷一

高祖

五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十一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十二年冬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三月上有疾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
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
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
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壽五十三五月丙寅葬長陵

蕭鄼侯何

諡曰文終

漢大封功臣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
邑八千戶及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

昌劍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
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
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
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
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
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
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
千秋爲安平侯

張留侯良

字子房諡文成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
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見滄海君得力士爲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
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南交音

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
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
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
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
晚日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
人期後何也去日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良
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日後五日復
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
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遂去
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
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
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沛公

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
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

沛公入秦官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
數意欲畱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
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編素
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
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項羽至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大怒期旦日

擊沛公項伯爲夜馳入沛公軍私見良欲與
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
不義乃入具告沛公因要項伯入見沛公奉
卮酒爲壽約爲婚姻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
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沛公旦日從
百餘騎來見羽鴻門稱謝羽因畱沛公與飲
項羽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
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羽舉
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聽增起出召項

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
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
爲所虜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請
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良至
軍門見樊噲曰事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
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
命卽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嚮立瞋目視
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羽拔劍而跪曰客

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者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遂置車騎脫身獨騎從閒道走霸上乃留張良謝羽良度沛公已至軍中乃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

王斗一雙奉亞父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

其奇 歷具 其奇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酈食其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上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咎者

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距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大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祖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

劉敬說都關中上疑之留侯獨贊其決於是上卽日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未得堅決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

策

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有二

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

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憂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韓淮陰侯信

韓信嘗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于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生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拜以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音皆 因意 島路 切此 漢入 聲咤 丑亞 切利 元平 聲

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嫺嫺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敬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驍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三秦

曹平陽侯參謚曰

曹參相齊始至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時召入爲相國且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擾則奸人無

書系卷一

曹參

十八

題

所容矣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更言文刻淡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參爲相國三年豐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賴若畫一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陸賈使南越

陸賈奉使南越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佗離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

書系卷一

陸賈

十九

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君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賈曰皇帝

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侘大笑曰吾不居中國故至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迺大悅賈雷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宅送亦千

金賈率拜侘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管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率滅趙氏卿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四皓

四皓者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溪谷逶迤鮮鮮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

周絳侯勃

呂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

疑作
答切

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已而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淡念陸賈乃往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淡相結呂氏謀益衰及太后崩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

章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呂產等遣潁陰侯灌嬰擊之嬰乃留屯滎陽使諷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乃還兵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勃廼與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會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

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官宦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寄語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陳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產欲入官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予章卒千餘人入官門擊產殺之帝使謁者持節勞章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報勃勃起拜賀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遺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謀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書系卷二

孝文帝詔令

元年冬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拏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旣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

書系卷二

孝文帝

一

有司皆請下詔書除收拏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發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旣不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愜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

書系卷二

孝文帝

二

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于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

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
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
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
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
尚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
之秋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
越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
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位高后自臨
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
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
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
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固庸獨利乎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
大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
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
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
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
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
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
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
臣奉貢職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故越吏

二云云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
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
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
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句

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春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人未備者皆赦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謫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謫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

吏又以爲誹謫此細民之愚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春三月詔曰道路之民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

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謂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閭民所不便

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夏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恕各有數

十四年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肇啓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
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
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
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
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
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
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
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
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燕乃百姓之從
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
畜之食焉者累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申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
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能遠德

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
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
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
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
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
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
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

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後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
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民得
買爵

後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遺詔曰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
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
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係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

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官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數乙巳葬霸陵自崩至葬凡七日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史公曰孝文帝從代來卽位二十三年官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

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尉佗守不發兵漢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焉

張廷尉釋之

張釋之字季事文帝初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文帝曰更不當如此邪尉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

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趙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得入殿門

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禿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旣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

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

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李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頤謂張廷尉爲我結鞶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久之釋之卒其子摯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都尉唐

馮唐者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嘗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率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李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
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
東胡滅澹林四坤震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
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說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
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
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

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臣誠愚陋忌諱死罪死罪文帝
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
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唐
年九十餘李遂爲郎亦奇士

申屠丞相嘉

申屠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
夫鄧通方愛倖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
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
畢因言曰陛下愛倖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
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
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
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

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美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爰盎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置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

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廼說人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太傅諡治安策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

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綱

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審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庠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月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肖蚤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以然復然殃猷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

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瘳一脛之大機如要一指之大機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惱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籓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蹶籓言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病

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手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人牆屋被文

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倂俦婦姑不相說

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千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怙而不知怪慮不動於

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

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彙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

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諒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

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
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
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
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
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
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
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
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
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
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
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
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
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
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
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
古陛九級上簾遠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
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
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
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
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
與衆庶同黥劓髮刑管僞棄市之法然則堂
不亡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

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始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轜而

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捧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

息者此也

鼂錯上邊事一

臣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口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日本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十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肖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

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阻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執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諒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文帝嘉之賜書寵答之

上邊事二

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率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

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間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怒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

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
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
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
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
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
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
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

民徙塞下

上邊事三

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
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
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
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
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
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
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
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
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
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
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
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
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
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
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
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後未易服也

上邊事四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

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爲其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

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什佰之得因其富貴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下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所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漂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

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

以多少級數爲差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王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做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

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外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棄。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周將軍亞夫

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視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入。

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

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以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殺滎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榮

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殺滎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渡淮係東越東越殺之楚王自殺齊王飲藥死膠西王自殺膠東

濟南菑川王皆伏誅

萬石君

萬石君石奮爲人恭謹無文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時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官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廼許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廼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

者取親中帟廁臉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
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奏事於上前卽有
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
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
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
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廼謝罷慶慶及諸子入
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

思杜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
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
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
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爲大僕
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

文太守翁

文翁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
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
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
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
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縣吏太
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
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書系卷三

孝武帝詔令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秋七月詔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

書系卷三

孝武帝

人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聖

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救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賢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書系卷三

孝武帝

二

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與孝
同

元符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懼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哉

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
眊孤寡鰥獨或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遺謁
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
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
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
三斤八十以上米三石有冤失職使者以聞
縣鄉卽賜毋贅聚

元封五年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輯江淮物
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

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稅賜鰥寡孤獨
帛貧窮者粟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
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
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
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
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朔旦冬至夏五月正曆
詔以正月爲歲首從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
之議也

征和四年罷田輪臺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
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
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
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
一狼燹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
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
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
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

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
而已繇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
以明休息當養民也

後元二年春二月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
時年八歲丙寅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
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
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
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

殞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自崩至
葬凡十八日

董仲舒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任大而守重是以
夙夜不皇康寧令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
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
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當虞氏之樂莫盛

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
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王
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
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
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減豈其所持操或諱
謬而失其統與固天命不可復反必推之
於大衰而後息與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
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
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
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
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
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
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
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
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
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

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
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
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
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

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甚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渙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

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

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

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謬鑿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繇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

終身
疾同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揆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

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

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收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祚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飭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徵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

圜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庠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故諱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予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

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諠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徙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

太顓散芻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

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誅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豈

固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

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

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風簪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
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
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
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
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
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
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
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

不害爲輔佐是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
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糅未得其真臣
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
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
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

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
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商究之臣敢不盡
愚

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
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微寢微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今予六夫以陽所以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庠今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

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

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粢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亢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

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曉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序漢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履艱日行其道而爵業業日致其孝金積而名顯德章

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宴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之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

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

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
者所繼之抹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
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
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
受而守一道亡抹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
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諡
考問將欲興仁諡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
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謹論道師
之言屢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
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
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其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
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無盜賊囹圄
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
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謬鑿
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
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
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
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

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
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
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
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
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
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己以追覺民民日
削月廢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溢貧者窮急
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
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云

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訟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

紅晉

書系卷三

董

廿五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訟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書系卷三

董

廿六

粵有三仁對

董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諍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管仲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

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庠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訟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汲淮陽黯

汲黯爲謁者東越相攻武帝使黯往視之不

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安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黯學黃老之言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聞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

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黯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漢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廟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

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飢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
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
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管秦皇帝任戰勝
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
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
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
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
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
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
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曰不
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
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
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
結怨漢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畝所以爲業也天姓
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畜之不比
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廼使邊境之民
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

能章耶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
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
而熟慮焉

兒內史寬

兒寬少治尚書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
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
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擢爲中大夫
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

卑禮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
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濶狹與
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
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
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
繇此愈奇寬

卜左庶長式

卜式少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頭弟盡破產式輒復分與弟
者數矣時漢帝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產半
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
不願仕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
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見冤使者曰苟子何
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歿節有
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的以聞

上奇之時縣邑倉府空貧民大徙皆仰給縣
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
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
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拜式爲
中郎賜爵左庶長

太史公史記自序

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爲太史公太史公既掌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
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

稽揆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羊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

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亦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

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余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李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管孔子何爲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口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三者之大者

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奔不得保社稷者不

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滅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

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

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
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
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
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於茲著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
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為太史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
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

嵇後聖君子

蘇武使匈奴

漢時連伐胡數遣使相窺觀匈奴畱漢使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畱之以相當天漢元年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
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
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畱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
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侯百餘人俱既至匈

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
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
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將張勝相知私候
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
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
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
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歿
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
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
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
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
單于近臣當歿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
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
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

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滿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

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靺王弋

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縈弓弩於靺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歿後人衆徙去其冬下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輶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

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係官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

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
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
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
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
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
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
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
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

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向號哭
旦夕臨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
武等匈奴謊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
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
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
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
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
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
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手曹柯之盟
此陵夙管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
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
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
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
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
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霍大將軍光

霍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
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
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
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
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
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且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太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光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詔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書示丞相敞等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

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

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

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李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王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即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

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

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秬戾日碑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官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

閼氏
音勝

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碑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歿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碑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碑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頂日碑

在前見而日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碑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碑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碑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天遂謀爲逆口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

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碑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碑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碑奏廟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止勿格日碑捧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

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爲柁侯日碑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碑遂授印綬一日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八十二軍陳至茂

陵謚曰敬侯

京兆尹雋不疑

雋不疑爲郡太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

書系卷三

雋不疑

四九

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乃今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淡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擢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

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昭帝初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立莫敢發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謂不可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管蒯瞶違命出奔輒距之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

書系卷三

雋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訟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書系卷四

孝宣帝詔令

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毋得用傳

書系卷四

孝宣帝

一

地節二年五月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廼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

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九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

書系卷四

孝宣帝

二

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元康二年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

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三年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桀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率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黃龍元年春二月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旣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庶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

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僞毋相亂先是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張敬侯安世

張安世少以父湯任爲郎雅有篤行大將軍霍光秉政甚親重之乃白用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御史大夫魏相上言車騎

將軍安世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淡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

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滛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絺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
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
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
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
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
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
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
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安安世復彊起視事至
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

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
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
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
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
爲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
稅減半薨諡曰愛侯

趙壯侯充國

趙充國爲人沈勇有大略武帝時擊匈奴拜
爲中郎將昭帝時與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

帝封管平侯時先零豪與諸羌種豪二百餘
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
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
不壹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
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
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
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
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

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善鄯
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
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
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
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
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
安國行視諸羌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
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
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豐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管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陁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

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潏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意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

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艸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艸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脩循和輯此全師保勝

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

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

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餘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

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麥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隄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於是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隨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病劇畱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
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
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
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
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
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
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
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

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
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
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
而起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
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
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
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
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絲役不息又恐

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且
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
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
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畊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爲田者
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
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
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
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卽如將軍之計虜
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兵之善者故先
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
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一也今虜忘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
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
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
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
羌虜之具也臣請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
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
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
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
也至春省甲士李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
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
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難

霜露疾疫瘡痍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
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
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
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
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
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

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
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邪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
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
并小并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
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
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
故多算勝小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旱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卽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燄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

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直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常曰得亡效五年宜

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畱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

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畱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羣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畱且種二人爲侯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且陳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更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醺羌人羌人反畔至是充國之言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
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論以威德有守
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旱之羌天子命
我從之鮮陽管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
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
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
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
後

魏相諫擊匈奴書

諡曰愍侯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
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
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
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
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

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
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
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
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
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
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
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

丙吉治律令爲魯獄吏巫蠱事起吉以故廷
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
令係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郡邸巫蠱之事

連歲獄且不決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
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
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
卽位以行滌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
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卽
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渙厚不伐善自曾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
事是時掖廷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
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
丙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通大義及居
相位上寬大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
吏嗜酒數連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

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
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
備事常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
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
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
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
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
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
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

而吉見爲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
亡不可容能各有職焉使丞相不先聞吏
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服吉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
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
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修文武之業功加
百姓澤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

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
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
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
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
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
憂戚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
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漢察禍變之故乃皇天
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
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

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
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
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
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
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
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囚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
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
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
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
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異
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
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
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煇
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
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昭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

于公于廷尉

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

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灋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屢遷至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九重經術士

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京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常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定國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二疏

疏廣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

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并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敬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

韋太守玄成

韋玄成以父賢任爲郎少好學修文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爲常其接人貧賤者尤加敬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

當爲後者賢惠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

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耀掩而不宣微哉子所托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弱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韓延壽守潁川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間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濃於是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

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

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期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

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率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

壹出勸農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旣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

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治南陽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

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龔遂治渤海

龔遂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魏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嗣昭帝卽位二十七日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

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少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

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鉤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

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衰顯遂云

貢禹勸節儉疏

古者官室有制官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

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書切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并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官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器無珎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

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
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
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
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
今官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
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
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東

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常從之
東宮見賜材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
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
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
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
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
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

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
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
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
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
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
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
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
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

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其賢者畱二十人
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官人數百誠可哀廐馬可亡過數十
匹獨舍長安城南苑爲田獵之圃自城
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
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

尔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
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
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
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
又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
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

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
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
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
父衛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
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并專國政卒逐昭公周
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
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
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
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
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
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
殆賴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
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
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
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
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

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
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
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兼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
而託公依東官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
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
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
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

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

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遺於外戚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未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係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密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係

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班婕妤

婕妤成帝常遊後庭班婕妤與焉帝欲與同輦載使仔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使仔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

禮制寔盛於前班倢伳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伳挾媚道祝詛後宮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伳倢伳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何刺史武

何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

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耆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餘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

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常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

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褒德侯茂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給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

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既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之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

送數日不絕及莽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

兩龔

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三舉孝廉又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其言祖述王吉貢

禹之意以屢言事觸罪乞骸骨歸老鄉里王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

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龔舍初以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旣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使使收印綬拜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旣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

郇越郇相

郗越卽相同族兄弟也并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瑯又有紀遂王思沛郡則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始陰麋郭欽杜陵蔣詡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

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粟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書系卷五

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春正月諸將請上尊號光武拒者屢之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

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九月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詔曰前高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崇爲中郎給事黃

門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濫刻朕甚愍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五月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未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秋赤眉暴亂三輔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

書系卷五

光武帝

二

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管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管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

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

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

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並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

書系卷五

光武帝

三

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于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竝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七年春正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十三年春正月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

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冬十月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是歲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十八年春二月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進幸蒲坂夏四月癸酉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

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二十二年秋九月戊辰地震裂詔曰日者地

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蕘遺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通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備爲尋求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文帝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寬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夏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是歲陳畱雨穀形如稗實北匈奴遣使奉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丁卯東巡狩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宮大赦天下復羸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藁是夏京師醴泉湧出飲之者

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章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歟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中元二年春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遺吏及因郵奏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息承閒諫

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
願憂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
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
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
文吏戢弓矢而散牛馬雖道未方古亦止戈
之武焉

鄧元侯傳

鄧禹幼時受業長安一見光武知非常人遂
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

薦舉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
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
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
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
笑因畱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
山東未定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
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

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
安民者也四方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
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
常止宿於中與定計議一日披輿地圖指示
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
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天下淆
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

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
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
人禹內文明篤行醇備事母至孝旣佐光武
定天下常欲遠名執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
藝修整閭閻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資
用國也不修產利帝益重之子訓孫隲尤著
名云

寇威侯恂

寇恂爲潁川太守時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

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管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并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

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并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馮節侯異

馮異爲人謙退不代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

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焉

馬忠成援

馬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

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于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磐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之位援賓客皆樂畱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从稽天下士手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

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
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遠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
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
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
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
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

壯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時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
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
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
人悉降於是隴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
下任吏以職但摠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
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
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傲遊若大姓侵小民

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
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
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
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
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宋宣平侯弘

宋弘京兆長安人也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
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
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大中大夫建

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
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
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
才學治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
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
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
府上遣使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
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
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

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

弘嘗識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微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

臣不其喜

帝姊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從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下諧矣

嚴光字子陵

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

武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曰子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

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去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處爲嚴陵濶焉建武十七年復特
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
賜錢百萬穀千斛

范巨卿式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少遊太學爲諸
生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并告歸
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
見孺子焉乃共赴日期後期方至元伯具以

書卷五

書

七

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三年之別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
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鄧君章殷子徵長夜省視之元伯
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
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
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
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

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
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具
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
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
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
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
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
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

書卷五

七

七

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式遂畱止冢次爲
修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
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
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
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
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
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
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
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

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并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率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

子欲若九更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陰興讓封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時光烈后爲貴人帝

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并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遜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遂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東海王疆辭位

東海恭王疆初立爲皇太子母郭氏爲皇后后廢疆意不自安郅惲說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始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疆遂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特封東海王兼食魯郡二十九縣疆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漢嘉歎之永平元年疆病顯宗遣使

者太醫乘藥視疾絡繹不絕戊寅疆薨臨終上疏謝恩帝覽書悲慟追惟疆漢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時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班彪王命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

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累積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嬾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彘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

天下于逐鹿幸捷而用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于天道哉又不觀之于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饒伏鑽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

而欲闢于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嚙不奮六翮之用秦梘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祥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于楚有

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于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拔禍福之機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于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于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于行陣收陳平于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殲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淡議收嬰陵之明分紀信布之凱觀距逐鹿之替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祚其永終矣

班氏一門

班彪字叔皮性沈重好古時三輔亂從隗囂避大水寓關中戰國衡橫之事彪乃著王命

論以爲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從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傷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于官子固超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

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關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史氏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於是撰撰前紀綴集所聞以爲漢書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書

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焉超字仲升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

補音
與同

開平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永平十六年超以假司馬出使西域歷二十餘年其間攻守謀畫處處置慰撫動中機宜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永元七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池破白山臨捕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

書系卷五

班氏一門

十五

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度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西超遂踰蔥嶺迄鄯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司馬凜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骸以爲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帝感其言乃徵召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至是還尋卒年七十一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誘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率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

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散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少子勇字宜僚雅有父風西域叛而復附還屯田柳中勇之力也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蚤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

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官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其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

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易勉之卑弱第一夫婦第二敬慎第三婦行第四專心第五曲從第六和叔妹第七馬融善之令妻兒習焉第其文多錯亂茲不具錄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

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
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
大家讚焉史臣論曰班氏一門抑何贊贊文
擅千秋武雄絕域二百多年漢書歷歷五十
餘國投筆攸戢男爲奇男子女且女丈夫女
誠七章成王命一論光詒厥孫謀者誰有勇
亦饒父風蓋其忠孝以傳家寧獨文章之華
國一堂而具五倫全一脈而垂三不朽若大
家者其尤弗可及已

書系卷六

顯宗孝明皇帝

中元二年二月卽位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
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
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
不逮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
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而東平王蒼寬
博有謀并可以受六尺之託臨大節而不撓
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大赦天下改

元永平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
詔曰先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
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
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
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
割執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
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

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耄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覽館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十一月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於掾史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宮

五年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奉奉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吏及門閭走卒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

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

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浚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官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太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嘆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

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夏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是歲大有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夏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非至又祀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塏麓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二年夏四月遣將作謁者修汴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

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被野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巡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繯四十四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癸亥帝

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十七年春西南夷白狼槃木等百餘國舉種稱臣奉貢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秋八月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管十八年夏四月己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凡流民無名數欲

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癘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官前殿年四
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丞
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槨廣一
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
地而祭杆水脯櫛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
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
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帝自爲東海王時
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卽位遵奉建武制度無

敢違者後官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
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
戶口滋殖焉帝嘗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官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
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
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
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

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
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之小女也少喪父母
年十歲幹理家事敕制僅御內外諮稟事同
成人十三得選入太子官顯宗卽位立爲后
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
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
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

宗亦孝性惇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
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
左右若恐不及後官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
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
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
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帝幸濯龍官并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
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

無歡也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閒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徬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及帝崩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要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

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異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

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不受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達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

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爲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

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并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性情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求飽箕乘此道不負

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救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

東平王蒼

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頰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

及卽位拜爲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輿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志輿服志四年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卽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驚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

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體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微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漢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

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奉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特厚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時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間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

桓太師榮

桓榮家貧常客傭以自給而獨精心經學聚徒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榮年六十餘矣始召拜議郎使傳太子自是朝會輒令榮敷陳經義一日講罷詔賜奇果諸受者皆懷之榮獨兩手捧果以拜帝笑曰此真儒生也太子經學畢榮上疏謝太子報書自稱名辭甚溫篤及卽太位尊以師禮帝每幸太常必坐榮東面設几杖大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輒曰太師在

是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榮病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已疾革帝親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及卒帝爲變服臨喪送葬賜家塋子郁嗣郁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

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子晉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彬并馳名彬尤厲志操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朱都尉暉

書系卷六

朱暉

十四

南陽朱暉字文季蚤孤有氣決嘗爲臨淮太守好節操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途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數年坐法免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之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

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率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蚤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

書系卷六

朱

十五

歎息遂召之其義烈若此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忘失衣冠顛隊阢哐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於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以志諷又著絕交書亦矯

時之作穆素剛不得意六十四歲憤懣發疽而卒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度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

李太守善

李善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婢私其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

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湮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并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

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書系卷七

肅宗孝章皇帝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廩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

書系卷七

孝章帝

一

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籟田賦與貧民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漢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

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

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并立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永統方空穀吹綸絮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爲皇后詔賜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

書系卷七

孝章帝

二

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詔賜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慘切公卿已

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嚴穴爲先勿取浮華夏五月辛亥詔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并可以補任

七年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下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接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

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已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祀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岐山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物亦曷爲來哉
元和元年春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

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備貸種餉資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秋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檄知起居二

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春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若以爲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草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其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

陽則傷化朕甚鑒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始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丙辰東巡狩已

未鳳皇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內羣臣丙子詔曰朕巡狩岱宗崇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勲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藩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彫之類

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贏無出今年田租芻蕘三月巳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甲午遣使

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于祖廟告祠高廟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四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壬辰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

賦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
憫恤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
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丙
申北巡狩辛丑帝耕于懷二月壬寅告常山
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
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冤也
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
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

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
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漢
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
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
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
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
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
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敕侍御史司
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

引避之騂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
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
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癸酉還幸元
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三月丙子詔復
元氏七年徭役已卯進幸趙辛卯車駕還官
賜從行者各有差

章和元年秋八月癸酉南巡狩戊子幸梁巴
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乙未幸沛祠

獻王陵九月庚子幸彭城辛亥幸壽春壬子
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官繫囚鬼
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
死罪緣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春七匹完
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詣書到
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爲阜陵王已
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官北何奴屋
蘭儲等率衆降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
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袁司徒安

袁安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

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至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收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

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旣已親和而南郡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旣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夷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由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安以天子

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常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乃除安子賞爲郎安諸子京敞最知名京子彭湯敞子盱湯子逢隗逢子基皆傳家學有操行歷顯官多至三公獨彭之孫閻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閻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閻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閻稱眩疾不

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率郡閭兄弟迎喪不受賻賻緣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名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并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閻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子孫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閻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溪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

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閻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閻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閻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閻弘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初安以獨行著常隆冬大

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有乞食者至安門獨無行路謂安已死急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賢之爲舉孝廉

魯中牟恭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

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梁伯鸞鴻

也豈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解朝夕鄰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

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名光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溪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服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后有頃妻日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

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
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
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
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
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
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
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

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
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

陳文矩妻李氏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
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
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
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
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
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

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
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
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
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
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
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
修革自後訓導愈明并爲良士穆姜年八十
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
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聖賢法也今

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書系卷八

和帝鄧皇后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爲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夫人哀憐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遵母

書系卷八

鄧皇后

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父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后叔父陳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

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官禁至重而使外舍人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令賤妾獲不知足之謫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往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若并時進

書系卷八

鄧皇后

二

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後陰后漸疎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陰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爲遂造視詛欲以爲害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而當

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卽欲飲藥官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爲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冬立爲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卽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煬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

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敕止曰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水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瑋琕彫鏤翫弄之物皆絕不作離官別館儲峙米糲薪炭悉令省之又詔諸園貴人其官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自御北官增善觀閱問之恣其去畱卽日免

遣者五六百人及煬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煬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謔調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騰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太

后愍陰氏之罪廢赦其死者歸鄉敕還資野五百餘萬永平二年夏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不實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官澍雨大降太后自入官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思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

人詣東觀讎校傳記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逢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并爲開邸第敎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官撫循詔導恩愛甚渥永寧二年二月寢病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

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羣僚錢布各有差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楊氏世德

楊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

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不允騰竟伏尸都市自趙騰死震淡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巡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樊豐等復

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
悲望有詔遣歸本部震行在城西夕陽亭乃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
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
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
祭祀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歲餘順帝卽
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
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

郎贈錢百萬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震
五千中子秉少傳父業博通書傳隱居教授
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
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
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
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延熹五年代劉矩爲
太尉是時國事日非秉抗疏極諫多見納秉
性不飲酒蚤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
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薨年七十四

賜坐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
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靈帝嘗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
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遷少府光祿
勳光和元年有虹霓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
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悲歎息不
能竭忠盡情而反畱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

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
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
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曹節
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
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
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張角
等執左道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
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
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

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畱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達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

世光武管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宏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

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譙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掣不

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廻師修之機決多有此類修又嘗

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

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范曄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諱彪誠匪忒修雖才子渝我淳則

尚書令虞詡

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千孫何必

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蚤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以爲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

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公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詔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

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壽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嶺谷詔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

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孰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

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

令

李太尉固

李固司徒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司隸益州并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水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甚明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

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太守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

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固又徙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畱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

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卽暮發喪

陳太丘寔

陳寔字仲弓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

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寔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敎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微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朝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學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敎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繇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基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

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

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壯貌不似惡人宜宥尅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

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嘗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諡最賢紀字元

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雖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并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哀服已除而積毀消瘥始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

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
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
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
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
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
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
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
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
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

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大
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太鴻臚年七十一卒於
官子羣爲魏司空天下以爲公慙卿卿慙長
弟諱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并著高名
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成
羣當世靡不榮之諱蚤終元方子長文有英
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
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
弟

黃徵君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
醫潁川荀淑遇憲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
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
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
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
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
吾不敢先佩印綬矣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
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而不清淆之不清
不可量也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郭有道泰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幼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勸之仕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

如此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嚴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建寧元年陳蕃實武爲閹人所害林宗慟哭之於野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明年卒年四十八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碑文蔡邕所製也邕嘗謂潁郡盧植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

唯郭有道無愧耳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也茅容陳雷人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林宗行見之遂請寓宿旦日殺雞林宗謂爲已設旣而已爲母供而以草蔬飯客林宗起而拜曰卿賢哉宜勤於學孟敏客居太原荷一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之對曰甕已破矣

視之何益林宗異之亦勸令遊學庾乘少給事縣廷林宗見之勸遊學官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譬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濟南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婦憂侯氏婦謂姑曰今當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婦

中坐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登車去允以此遂廢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舉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并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率伍及同郡郭長信郝禮真等六十人皆成名於世

徵君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不進酒肉者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廬於冢側致甘露白雉之異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

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旌表況在清聽不加哀憐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秉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道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者也後郡召爲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齊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葦之間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瓊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

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爾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惟蟠確然免於疑論中平五年復與

荀爽鄭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并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徵唯蟠不到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賜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賈偉節彪

賈彪字偉節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爲嚴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非

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盜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

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旺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費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手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鋼率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鄭康成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

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盡通諸經及三統歷九章算術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師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
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
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
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
行相國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
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可開廣門
衢令容高車號曰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
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已而還高密道過黃

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玄後嘗疾篤
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
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
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
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
覽傳記時親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
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執坐黨
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
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蚤爲

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宣式
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
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
歲末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
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
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
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
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筑筑一夫曾

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徹
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
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斯生可不淡念邪
可不淡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
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
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
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
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

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坐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建安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卒

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縵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呂強抗疏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側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

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并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輶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牟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

擢陰陽乖刺稼穡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官絲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卹官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灾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

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

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

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諭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

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頗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猜私賊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劍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繪西園引司農之藏中殿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

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

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中常侍趙忠夏惲等構強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召怒曰吾處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黨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

陽李巡北海趙陟等五人并清謹退在里巷不爭威權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之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退還寺舍以自養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舉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召聘以輶輜百乘馬

二十四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滄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狐之威能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乎敢有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輶轡轅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

圖畫號曰禮宗云規字威明出身數年持節
爲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
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及黨事起天
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
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宜坐朝
廷知而不問

管幼安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避亂入山徵辟
不就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同縣邢原茂

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寧見度語惟經典不
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
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
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寧所居
村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錯雜或爭井鬪鬪乃
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得知來者
怪而問之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鄰
有牛繫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
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是以左右無鬪訟之

聲禮讓移於海表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
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贖救之與
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
訓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
及卽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
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自寧之東也凡有
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旣已西渡盡封還之寧
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寧乘船自若
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

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
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寧之卒得年八十有
四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
感若此

王彥方烈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
稱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居常以典籍娛心
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
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

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間承風咸競爲善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芳知也烈聞而使入謝之遺布一端後有老父遺劍于路有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无盜牛者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間而異之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

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如此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與管寧邴原避地遼東夷人奉之若君自避患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龐德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溪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不肯官祿何以遺

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適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少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

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

書系卷九

三國

魏 吳 蜀



魏 陳思王曹植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能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操嘗視其文謂爲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操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操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故操特見寵愛植旣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

書系卷九

曹植

一

等爲之羽翼操狐疑幾欲以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官人左右并爲之說故遂定爲嗣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操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植將行丕飲焉偈而醉之因不能受命乃悔而罷之丕篡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并就國

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
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
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薨時年四
十一遺令薄葬初植登魚山臨東阿有終焉
之志遂營爲墓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
過失既克已修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
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
罪狀公卿以下議尚書中書秘書三府大鴻
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

襍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
百九十戶

焦孝然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時
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少
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楊州取婦妻
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畱陝界至
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河渚間食
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

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
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痾病人多死者縣
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
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
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
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
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
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作客飽食而
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

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
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踐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
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
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
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
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可爲卿作君當去
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
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

而謬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
心爲當殺群羊更殺其殺難邪郡人不知其
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群羊謂吳
殺難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
東董經特加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
到乃奮其白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
闕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
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否邪先乃
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

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吳偏將軍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
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
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
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
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
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
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
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
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
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魯林太
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瘳疾又意
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
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

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
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
年三十二卒

蜀諸葛武侯亮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

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

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

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如破竹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葭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

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誠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零落將復何及又曰夫酒之說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憚賓有餘倦可以致醉無至於亂又誠外甥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

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揚嘖諫諸葛亮書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墜重載馬涉遠道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

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郤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爲東曹屬典選舉顯死亮垂涕三日

宋曹彬建隆二年爲都監伐蜀謁武侯祠視宇第雄觀頗有不平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何得爲武當因其頽敗者折去之止畱乎宇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推場石碑彬驚視之出土尺許石有刻字宛若新書乃孔明親題也其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令蜀守新其祠宇爲

文祭之而去

晉

范承明祭

范祭高亮貞正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
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
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
所歷職皆有聲稱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
廢遷于金墉城祭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
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祭又不到朝廷以時望

書系卷九

范祭

十二

優容之祭又稱疾闔門不出于是特詔爲侍
中持節使于雍州祭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
足不履地子孫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
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
子以此知其旨泰始中詔郡縣給醫藥又以
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
以父疾篤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
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

阮嗣宗籍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
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
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而
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
骸時人多謂之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
終日不開一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
以酣飲爲常司馬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
籍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

書系卷九

阮籍

十三

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
于昭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
卽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聞步兵廚
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求爲步兵校尉會
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
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
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籍雖不拘
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時人謂之

至慎性至孝母終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常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譏笑師兄弟也是以他日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云景元四年冬卒年五十四

孫公和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常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

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係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王偉元哀

王哀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

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毋殷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

人受業者并廢蓼莪之篇及洛京傾覆寇盜
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哀戀墳塋不去賊
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樂彥輔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性冲約有遠識
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
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王衍自言與
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廣凡所論
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過

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時王澄及阮咸咸
從子脩胡毋輔之謝琨王尼畢卓皆以任放
爲達畢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
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
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
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
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
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
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

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
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頡
論亦不能抹也

江統徙戎論略

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
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令境內
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
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
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禦蜀蓋權

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
聞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候隙
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執也宜及今兵威
方盛因其處亡流散與關中人戶爲仇讎之
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氐出
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并州諸胡建安中
聽其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戶至數萬正始中
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部戶亦以
千計并皆驍勇便利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

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夷狄能不爲變此等皆宜申諭發遣還于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庾叔褒哀

庾哀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始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哀獨畱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哀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

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執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哀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哀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哀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桑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哀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管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哀將何居母感而

擢舉

安之哀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哀俱棄華麗散資財與哀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哀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撻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

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淚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哀乃刈荆荇爲箕箒名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

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率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微日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微嘆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

今徵聘君寔宜之于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君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鉶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哀遂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于功曹舍旣而哀自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節太守知其不屈乃歎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問之倡義也

張弘等肆掠于陽翟哀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哀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哀默然有閒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

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于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旣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哀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同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昇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出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昇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跡可其係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係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忱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

墜崖而卒同係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絕然遠迹固窮安陋本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忱茂澤据在澤上生故名澤因据生故曰据茂後南渡江中

興初爲侍中茂生願安成太守

劉太守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喪服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孽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

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甯而掘之得粟十五鐘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

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
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
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
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桷耳不憑
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
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與所以辭齊大
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
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
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

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
爲公侯妃而劇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
及也識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
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
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
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
西鄰失火風執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
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

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救
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
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
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
司馬軍諮祭酒旣至謂殷曰先王虚心召君
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
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旣堯舜爲君稷
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不可廻
之圖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

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羸
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
不至也同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
有政能屬未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
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
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
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
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
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

不修操行者無得入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數百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祖士雅述

祖述字士雅范陽人也少孤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谷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爲豫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鷄鳴蹴琨謂曰此非惡聲也因

起舞或中宵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述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述爲主時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述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述等爲之統

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國恥可雪矣帝乃以述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述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述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枯骨爲之祭醢百姓感悅俄卒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志畏述不敢

發至是遂成謀矣

東晉

秦

郭文舉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苔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害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

餘年卒無患害恒看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
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質鹽以自供人或酬
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
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羸者示不逆
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于庵側文以語人人
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
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
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
以手撥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獵

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令
顧颺與葛洪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
或須皮衣贈以韋袴摺一具文不納辭歸山
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
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
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
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
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踞蹠傍
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

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
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
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
病遭命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埋藏
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
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
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
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世若何文曰山草

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并奏試
使呼文睜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
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斯語
天機鏗宏莫有窺其者溫嶠嘗稱曰文有
賢人之性而有賢人之才柝下梁崎之亞乎
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三導遺藥文曰命在
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
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
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

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并爲作傳贊誦其美云

郭景純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性好經術博學

有高才訥於言論因得青囊書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涇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與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及至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父問璞卿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時年四十九及敦平追贈弘農太

守 本朝王守仁氏紀夢詩有序云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邪景純夢中示詩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號一技一

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傭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故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譌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王子詩云秋夜臥小閣夢

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煙雲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覲神器導實陰主相緣資不然三問三不荅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

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憲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冀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垓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

謝侍中安

謝安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及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王羲之誓不仕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就墓前謹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

若墜溪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予而不于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嘗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

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頗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嫗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餼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鄒陽李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達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陶五柳先生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懷高尚任真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諱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屨空晏

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木穀曰今吾嘗醉於酒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邪義熙二年解印去

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而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

流憇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神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承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颺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所有文集并行於世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祕書丞謝靈運於

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白蓮社潛謁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輦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參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云

秦王景略猛

書系卷九

三八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以鬻菴爲業博學好兵書隱于華山桓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苟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符堅旣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未幾除

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秦入鄴執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効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

書系卷九

王

三九

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猛密議於露堂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人相告曰官今天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洩赦外共推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天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諺云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乎其年猛寢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猛卒堅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

書系卷十

南北朝

宋 齊 梁 陳
魏 齊 周 隋

宋 孔稚圭北山移文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徙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旣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皋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

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
乃眷軒席大袂聳筵上焚茱製而裂荷衣抗
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
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恹恹裝其懷琴歌既
斷酒賦無續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
龍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錄希蹤三輔豪

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
落蔭白雲誰伴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
徒延佇至于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
夜竊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非隴騰笑
列壑爭讓攢峯竦請慨游于之我欺悲無人
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
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今
又促裝下邑浪擲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

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
再辱丹崖重滓塵游闕于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轍
于谷口杜安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瞑膽疊穎
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

齊沈雲禎磨士

沈磨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年七歲聽叔
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

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
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
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
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曰此本不痛但遺
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履
磨士曰是卿屐邪卽跪而返隣人得屐送前
者還之磨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磨士嘗
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

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
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懸獸檻天
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
景行坐忘何爲不希金日損乃作玄散賦以
絕世遂隱居餘干界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
數千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
差山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所著書有數
十卷梁天監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

元魏孝文帝

書系卷十

魏孝文帝

四

延興元年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直言極
諫有利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十有二
月壬辰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嫺荀之復其
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二年十有二月庚戌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
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及而代
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
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溫
仁清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

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
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

三年三月壬午詔諸倉國穀麥充積者出賜
貧民九月乙亥宋人來聘十有二月庚戌詔
關外苑囿聽民樵採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
悉萬斤等國并遣使朝貢

四年十有一月戊寅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
租開倉賑之

五年六月庚午禁殺牛馬是歲高麗吐谷渾

書系卷十

魏孝文帝

五

龜茲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并遣使
朝貢

承明元年八月甲戌以長安二蠶多死丐民
歲賦之半

太和元年春三月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
青屢興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
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所在督課
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
年一夫制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

奚龜茲粟特州逸河襲豐伏羅貝澗悉萬斤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夏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使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饑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春正月己卯車駕南巡丁亥至中山親

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秋七月甲子齊人來聘

六年冬十有二月丁亥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綱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其於取辦愛毛反表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修寬政而明不燭遠實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饑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夏六月定州上言爲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甲申詔假員外散騎

常侍李彪使於齊九月壬寅冀州上言爲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

八年冬十有二月州鎮十五水旱人饑詔使者開倉賑恤是歲蠕蠕高麗等國遣使朝貢九年秋八月己亥行幸彌澤甲寅登牛頭山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饑僅薦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譴在予一人百姓橫罹艱毒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人良口盡還所親雖婢爲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

離之

十年夏四月甲子帝初法服御舉祀西郊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有二月乙酉汝南潁川大饑詔丐人田租開倉賑恤

十一年冬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十有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百姓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人

書系卷十

魏孝文帝

九

庶下至工商卑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戾申詔今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饑輕囚宐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

十有二年冬十一月雍豫二州人饑詔開倉賑恤

十有三年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十有四年秋九月癸丑太皇太后馮氏崩癸酉葬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

公除帝不許已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

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癸未詔曰朕遠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官據金冊顧命將奪朕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衷不許衆議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慕又奉聖訓聿修詰旨不敢闇嘿自居以曠機政庶不愆遺令之意差展哀慕之情并下州鎮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甲

書系卷十

魏孝文帝

十

申車駕謁永固陵十有一月丁巳齊人來聘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饗何宐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

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八月乙巳親定禘祫禮冬十有二月癸巳帝爲高麗王璉舉哀於城東行宮是歲吐谷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并遣使朝貢十六年春二月壬辰幸北都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甲午車駕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爲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秋八月庚寅車駕初

祀夕月於西郊遂以爲常九月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輟聲冬十有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十有七年春二月巳酉車駕始籍田於都南五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禮八月巳丑發車駕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官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宜停來請壬寅車駕至肆州路見眇跛者停駕親問賜衣食復終身戊申幸

并州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九月丁巳詔以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先是帝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庚午至洛陽詔諸軍前發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

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懇勸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廢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幸金墉城詔經始洛京十有八年冬十月齊蕭鸞殺其主昭文而自立十有二月辛亥車駕南伐十有九年春正月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賁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并大破齊

軍已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
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
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駕至
鍾離戊午軍士會齊人三千奉帝曰在君爲
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辛酉車駕發鍾離乃
詔班師遣使臨江數蕭鸞殺主自立之罪惡
夏四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運漕之士復
租三年辛亥詔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
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

賜爵一級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
德著丘園者具以名聞齊人民降者給復十
五年庚申行幸魯城親祠孔子廟五月癸未
車駕至自南伐六月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
淮者租賦三年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
南諸縣車駕所經者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
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二月壬寅
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秋七月戊寅帝

以久旱咸秩羣臣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
夜澍雨大洽丁亥詔曰炎陽爽節秋零卷澍
在予之責實深悚慄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
靈鑒誠欵曲流雲液雖休勿休寧敢愆怠將
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銓採未能招致
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
又邪佞毀朝固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
主者彈劾不肖明黜盜祿又法爲治要民命
尤重在京之囚悉令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

決又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訪恤以拯窮
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
濟又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恒役具以狀
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
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
爲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狀言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乙巳車駕北巡二月壬
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便乙丑詔并
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乙未車

駕南巡已酉次離石叛胡歸罪宥之甲寅詔汾州民賜高年爵各有差夏五月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已上賜爵三級其營船夫賜爵一級孤老鰥貧各賜帛二匹穀五斛秋七月甲寅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暑殿

二十有二年夏六月帝幸甘泉諸王將士戰沒

皆加優贈秋七月己酉帝以寡德屬茲靖亂實賴羣英凱濟三夏宜約躬賞效以勸茂績后之私府便可損半六官嬪御五服男女常恤恒供亦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二十有三年春二月癸酉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戌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戌戌頻戰破之已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

塘原詔司徒總徵太子於魯陽踐祚夏四月丙午朔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官時年三十三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止之元丕穆泰李冲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淡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悖睦九

族禮敬俱淡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并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三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

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爲之不爲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畱絹以酬其直人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祿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挾

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魯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瞻好爲文章詩賦銘頌任典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歲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

常服澣濯之衣韋鞞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中書令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蓀人也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本朝赤水屠隆曰余讀魏書人品至高允便欲飲泣爲之下拜矣允奉詔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聽小人閭湛之諛刊所撰國史於石允聞

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閭湛所管分寸之利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有以暴揚國惡言於世祖者世祖震怒窮治浩等允在東官恭宗爲申救於帝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官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

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東官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官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以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東官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召浩前使人詰浩

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戮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東官爲之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始聖乎東官後讓允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召

旌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卽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謬謬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

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生死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昔翟黑子受賊事發吾勸之實首黑子竟以欺罔而誅今我不奉東官導旨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及高宗卽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爵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高宗以允公忠久爲郎不遷拜允爲中書令著作如故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

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初允與游雅善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訥訥不

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爲余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詰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宗愛之任執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異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所謂矯矯風節不在斯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旣失之於心內崔亦

漏之於形外其爲人物所推如此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并不蒙譴咎以十有一年正月某日夜中卒家人莫覺年九十八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允所著書凡百餘篇文瞻理足蔚爲儒宗嗟乎人品至此可以無憾余故於三代孔孟而下特取之以爲著龜

隋李子約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術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

賑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委辦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士謙嘗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

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糴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

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

王文中子通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通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祖祖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

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手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帝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

八年父晏居歌伐木召通通瞿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四方之志蓋愛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典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莘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

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

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非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并不至僕射楊素甚敬重之勸之

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嫗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嫗則僕得矣不可嫗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

千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虎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讀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初通謂弟續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生輩雖聰明特達

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通笑曰久矣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耳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并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

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王先生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并未及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郊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諸書今少存者獨中說行世而爲識者所稱賞焉連江陳氏第曰文中子其理確其詞章其氣雍容而

溫厚孟子而後通書而前不得不推此書也問續經何如曰惜乎其不傳也無從而損益之然而有心矣問經可續乎曰奚而不可也政治因革必待周公乎故執極而無所更定非周公之意也文煩而無所緒正非孔子之心也由周而來政治凡幾變矣六經可不續乎

書系卷十一

唐

高祖皇帝

高祖倜儻豁達任性真率寬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隋末起義兵率百僚立代王侑爲天子義寧二年夏五月受恭帝禪改元爲武德六月封隋帝侑爲鄴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付所司

書系卷十一 高祖

量才選用

太宗皇帝

太宗幼聰睿玄鑒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年十八從高祖應募破賊所向皆披靡每折節下士推財養客諸豪大俠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攜幼滿於麾下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義寧二年夏五月高祖受禪進封秦王克服王世充竇建德高祖聞而大悅手詔曰隋氏分崩峭函隔絕兩雄

合執一朝清蕩兵旣尅捷更無死傷無愧爲

臣不憂其父并汝功也于時海內漸平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每更置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或夜分而罷武德九年六月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斷決乃縱禁苑所養鷹犬并停諸方所貢珍異政尚簡肅天下大悅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爰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遣司空魏國公

書系卷十一 太宗

二

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文武官賜爵有差天下給復一年癸酉放掖庭宮女三千餘人十二月癸酉親錄囚徒是歲新羅龜茲突厥高麗百濟黨項并遣使朝貢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帝大宴羣臣從容謂太子少卿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

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上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夏六月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稅

二年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秋八月甲戌

朔幸朝堂親覽冤屈自是上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九月丁未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于離官別館非幸御之所亦多聚官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事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命簡出之前後凡三千餘人壬子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

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帝奸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謂之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

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曰爲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當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官善惡之迹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春三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參預

朝政上謂之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令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四年秋七月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

繫咸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但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東至于海南至于嶺皆外戶不開行旅不齎糧

五年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若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

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六年冬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嘆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安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

呼萬歲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七年冬十二月上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

書系卷十一 太宗

七

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八年春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令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十年冬十二月治書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

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耳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二十三年夏六月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崩壽五十三葬昭陵

書系卷十一 太宗

八

長孫皇后

太宗皇后長孫氏性好讀書動遵禮法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每於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深重之嘗與論及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安敢豫聞政事固問終不對帝性喜怒或以非罪譴人后亦陽怒請繩治如法俟意稍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撫視庶孽逾於所生訓諸子常以謙儉后兄無忌於帝布衣交帝以佐命

元勳將任之朝政后深以呂霍上官爲戒固言不可有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后殊不以介意及貴每請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將軍坐謀逆當誅后叩頭流涕謝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置于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母乃爲聖朝累乎安業遂得減死一日帝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母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

后曰妾聞主明則臣直今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貞觀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病危惓太子承乾入侍密啓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爲惡若行善無效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爲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

以聞上及侍臣莫不歎歎朝臣咸請肆赦上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及疾篤與上訣時玄齡以譴歸第后固言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祕計未嘗宣洩苟非大故願勿棄之若妾之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以外戚奉朝請幸矣慎勿處之權要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田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后嘗采古婦人善事十卷名曰女則又著

論駁漢馬后不能抑退親戚徒戒其水車龍馬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耳及崩上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垂後代朕非不達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官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德順聖皇后

徐妃奏疏

太宗賢妃徐氏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太宗聞之納爲才人俄拜婕妤再遷充容

時軍旅亟動官室互興百姓頗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休未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

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畱懷生死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率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恩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管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

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官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禁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

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祕於麟閣盡揆蹟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

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渙志在早歿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李景武公靖

李靖字藥師雍州三原人姿貌瓌偉通書史有文武材略與董常姚義杜淹程元寶威薛收賈瓊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溫彥博

杜如晦房喬王珪同師文中子太宗召入幕府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帥師進擊設疑兵以斷其援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諸將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非其所願且彼爲其主鬪死宜弘寬大善拯恤以慰遠近之心豈可

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南方州郡聞之皆望風欽附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皆率子弟來謁靖承制補官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既率兵南巡所過問民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據丹陽反詔靖東討克平之於是置東南道行

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丹陽連罹兵寇百姓
凋敝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帝嘆曰靖乃銑公
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寇邊
徵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靖謀破之斥地自
陰山以北至大漠太宗大悅曰往者國家草
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
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無往
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爰大赦天下賜民
五日酺錄靖勲賜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

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
詔爲畿內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懇乞骸
骨太宗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
憊猶力干進公今識達大體朕深嘉之欲成
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下優詔特進封
衛國公賜物千段靖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
親戚不得妄進薨于家年七十九謚曰景武

房文昭公玄齡杜成公如晦

房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嘗從其父彥謙至

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
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
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
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
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
之年十八舉州進士授羽騎尉父病綿歷十
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
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
宗徇行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

如故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
已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
珍玩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貞觀二年拜
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
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齡既任總
百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
已有之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
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攸
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時或以事被

謹必稽顙請罪若無所容二十二年五月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征未已羣臣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抗疏諫以爲陛下每決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益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膽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而坐煩中國內爲前

代雪恥外爲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降寬大之詔許高麗自新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太宗見表卽親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尋薨年七十謚曰文昭陪葬昭陵玄齡嘗恐諸子驕奢沉溺集古今聖賢家誠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等宜師之杜如晦少英爽好談文史

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補涇陽尉尋棄官而歸會太宗下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太宗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若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貞觀中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而如晦長於斷兩

人漢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左右帝貞觀四年夏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親自臨視卒年四十六謚曰成上每語及必流涕謂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能不悲哉

王懿公珪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太宗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嘗閒居與珪

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爲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

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國政後嘗侍宴上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量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爭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漢以爲然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已所懷服其確論後進爵爲郡公已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泰師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

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爲善最樂願王志之上聞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主上欽明

勳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行婦禮自珪始也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魏鄭公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人也少孤貧拓落有大志

不事生業隋末亂隱爲道士好讀書師事文中子受王佐之道後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秦王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爲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爾聞吾兄弟奈何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尋遷尚書左丞由是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自

以爲不世遇乃展盡底蘊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爲人臣不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或未可知臣不敢奉詔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得奉事陛下願陛下俾臣

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稷契咎繇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并喪空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但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

塞州縣以乏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爲之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尉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敵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上謂羣臣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辟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

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治而不能豈能治而不欲邪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尚安得而治之哉上率從徵言上欲立皇太子明母楊氏爲后

楊氏巢刺王元吉妃也有寵於上徵諫曰上方比德唐虞豈宜將以辰嬴自累乃止通事舍人鄭仁基女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徵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面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漢自尅責遂停冊使內外羣

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卽止陸爽又抗表云某父存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徵曰羣臣或阿順上旨陸氏何爲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徵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

陳不足多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與皇后并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求嘉公主主卽太宗妹也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則是

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魏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爭道勿爲形迹也閹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徵進諫曰閹豎雖微狎近

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爲子孫教不可不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且反形未著無容動衆馮盎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略州縣署置百官司何因過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不反

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旣懷誠信又喜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充使旣至盎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郡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惟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朕命一个使人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

定勝于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
上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卽位之初上書者或
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
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
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
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
望於道者魏徵之力也文德皇后葬於昭陵
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嘗引
徵同登使視之徵怒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

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
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後幸洛陽次昭
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養
不精爲此無限而至干亡故天命陛下代之
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爲不奢若以爲
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上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
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
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

終不平也上驚曰公何以驗之對曰陛下初
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此
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
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
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貲有司得劾其僞將論
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曰不然後赦謂胄曰
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
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
斂也俗尚高髻官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

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中無髮乃稱
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啓人主意
激切卽近訕謫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
之意終不以此難於受諫也上悟曰非公不
能道此也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
還又遣使資金帛屈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
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馬不
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番聞之以
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

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謂慮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之言乎上遂止十有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徵上疏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寔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遣使萬里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

頭裴陛下居常議論遠異堯舜今所爲更處漢文晉武下手此不克終一漸也在貞觀初護民之勞响之如子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

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問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并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以一朝疑而斥

使讒佞得行守道疎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干戈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閒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欵而不得伸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者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

終九漸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并
就關外携老扶弱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
此正陛下徐育撫寧故死不携貳也比者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脫有一穀不收
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
漸也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今旱暵之災遠
被凶醜之孽近起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
憂勤之日也疏奏上深加獎嘆曰朕今聞過
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

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
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
黃金十斤廐馬十匹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
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徵我遣傳太
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卽拜太子太師徵
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
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上親
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復與太子至徵第
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慙拊之流涕問所欲對

日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薨時年六十四
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
謚曰文貞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
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
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
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
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
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中情有愛憎憎者惟
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
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願思之恐不
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徵亡帝思不已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
爲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
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娥人遂指爲阿黨又言
徵嘗錄前後諫諍語示史官褚遂良太宗不
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又徵旣
亡帝親作文于碑於是遂手詔停昏而仆所

爲碑顧其家衰矣遠東之役高麗秣鞞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卽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褚遂良諫立昭儀

高宗欲立昭儀爲后褚遂良諫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憾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佳兒佳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

有愆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意違先帝之命特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乃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叩頭流血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源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

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

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癰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稿發乎面動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字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水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稿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愈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水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上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

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歲餘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

狄梁公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閭立本名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遺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媿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寺丞歲中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坐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特詔誅之仁傑奏罪不應死上曰不殺善才是使我爲不孝仁傑同爭不可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

以爲難臣愚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之世豈懼比干之誅但法不至死而特殺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株栢殺二大將軍千載之後將謂陛下爲何如主臣所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耳上意稍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落人得歡心郡人勒碑

頌之及武后稱制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轉文昌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原之悉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輩邪囚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天授中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若明臣

無過臣之幸也臣願不知譖者后深加歎異聖曆初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問於宰相衆莫敢對仁傑從容言曰文皇帝櫛風沐雨以定天下傳之子孫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陛下今圖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陛下自惟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享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

天子而祔始於廟者也后感悟卽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還官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歸中外大悅仁傑嘗以薦賢爲意其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十數人率爲中興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

也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追封梁國公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日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袍絁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絕音詩

絕音批

婁師德知人

天授初師德爲鳳閣鸞臺同平章事狄仁傑未輔政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相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慚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初師德弟除代州將之官師德謂曰榮寵過甚人所嫉

也將何以自免乎弟長跪曰有人唾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拭之乃逆其意反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司馬貞一先生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也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

兄承禕就起之至引入中掖廷問以陰陽數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上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無私焉而天下治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原隱終南山指終南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此乃仕宦之捷

徑耳嘗著坐忘論八章論敬信論斷緣論簡
事論收心論真觀論泰定論發慧論得道今
不具載而其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
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
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
何懼君王味絕靈泉自降烝定真息自長觸
則形斃神遊想則夢離屍僵氣漏形歸厚土
念漏神趨死鄉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
昌轉物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潛於

恍惚大象混於渺茫造化莫知規準鬼神莫
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真人坐忘卒年
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

宋王讓天下

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
基有大功疑不能決宋王辭曰臣聞國家安
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
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
日上乃從之玄宗卽位以宋王領岐州刺史

宋王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故譏間無自
而入玄宗之篤于兄弟實宋王之行有以養
其友愛之心也

玄宗皇帝

開元元年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
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
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回飈吹火誤焚
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
鬚何足惜

二年秋七月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玩器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
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
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
京織錦坊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
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
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
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
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

宋王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故讒間無自而入玄宗之篤于兄弟實宋王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

書系卷十二

玄宗皇帝



開元元年初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因謀廢立魏知古密告於上上定計誅之時逆黨與謀者多陸象先獨以爲不可上旣誅盡召象先日歲寒知松栢信哉上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煑藥回飈吹火誤焚上鬚左右

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二年秋七月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玩器宜令有司銷燬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等物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開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

優渥

七年秋八月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并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履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十三年夏四月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

具國所急需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秋九月上謂宰臣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十二月大有年東都米斛十錢青州米斛五錢粟米三錢庚午十八年奏天下死罪二十四人二十一年春三月以韓休爲相休性正直不干榮利上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未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去之上

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

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動必力爭及退吾寢自若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二十二年上苑中種麥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二十八年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

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同讓於我爲唐泰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天寶十五年上出奔蜀至咸陽日向中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餽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

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天寶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

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姚文獻公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人也少儻尚氣節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如流武后賢之卽拜侍郎以參計議誅二張以功封梁縣侯睿宗立與宋璟上言悉停廢先朝斜封官上從之尋以忤王室貶爲同州刺史玄宗卽位講武新豐時上亦密召崇崇至上方獵渭濱卽召見上

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上權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上曰卿宜逐相朕崇知上大度銳意于治乃先設事以堅上意卽陽不謝上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上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

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

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
百萬臣請絕佛道造營可乎上曰朕能行之
崇乃頓首謝翼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遷紫薇令紫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
齊幹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
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開元
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
崇奏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

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
除蝗諠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
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
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
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
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
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
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
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

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
水懼乃縱捕得蝗四十萬石時議者諠譁上
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
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
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
馬至相啖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
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
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上
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

勝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
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今蝗
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
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上方躬萬
機朝夕詢建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病
瘳移告凡大政事上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
曜所奏善上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
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上乃已八年授太
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謚曰文

獻

宋文貞公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博學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武后甚重之會佞臣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密引張說今證之將廷辨說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必不可黨邪犯正以求苟免若緣此受謫芬芳多矣萬有不測吾必叩關力爭將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

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固係元忠元忠乃得免開元初遷吏部尚書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嶠谷以馳道隘狹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官爵璟奏曰陛下始巡幸卽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乃遽命赦之璟曰陛下向已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詒復其職則進退得矣上善之時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

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奏復貞觀之政與姚崇協心輔佐每事極諫

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後張嘉貞爲宰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張文憲公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幼聰敏七歲知屬文登進士第拜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遷左拾遺時玄宗卽位九齡奏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卽官出宰百里臣謂欲治之本

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爲微倖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十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萬刀筆之吏溺於文墨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

記者也二十二年上美張守珪斬可突千功欲以爲相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賞功上曰假其名可乎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二十四年夏四月張守珪使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斬之臨刑惜其驍勇執送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容免死上亦惜其才敕令免官而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

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狼子野心貌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衍識石勒而害忠良竟赦之冬十月上將以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爲尚書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駁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驟居清要天下其謂何上又欲賜仙客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今仙客積穀帛脩器械適邊將職耳豈足爲功陛下

賞其勩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則不宜上默然上千秋節羣臣并獻寶玩九齡獨上事鑒十章名千秋金鑒錄以申諷諭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憲上後在蜀思其忠爲之泣下遣使祭韶州恤其家開元中天下呼爲曲江公而不名

楊文簡公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性沉靜寡欲好學不倦嘗獨居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

也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開元中第進士代宗朝遷禮部侍郎上疏陳貢舉之弊略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不思實行惟徇虛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

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閱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諸史則皆同挂壁况復望以孔門之道責爲君子之儒哉相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

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今聖德御天四海向化欲清其流務澄其本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閭里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皆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其所習任通一經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治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卽付吏部注官經義通

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并停若有行業不若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異數年之閒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必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化之本選士之典實在茲焉疏奏事雖未行識者避之綰居官儉約自樂未嘗畱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只蕪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凡往哲微

言五經奧義一覽卽悟天下雅正之士爭踵其門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欲以世務干者聞言自愧而止德行著聞世以揚震爲比貞元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太學士詔出朝野相賀居廟堂未數日雖權要士紳無不減省自損變奢從儉其餘望風者不可勝數上方倚縮釐革獎政會秋七月疾卒上深悼之顧謂左右曰天不欲朕致太平邪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謚曰文簡

郭汾陽王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體貌秀傑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以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爲牙門都將素不相能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而未決乃入見子儀曰一死固所甘心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

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與光弼合東討大破賊於沙河肅宗朝子儀屢得奇功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上遣具軍容迎至灊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廣德二年春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上謂子儀曰懷恩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大旱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朔方河中節度使進封汾陽郡

王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及子儀如汾州懷恩衆悉歸之或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八月子儀自河中入朝奏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屯奉天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素失士心無能爲也今入寇者悉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鋒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虜衆大驚遂涉涇而趨永泰元年秋回紇吐蕃復合兵圍涇

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使牙將李光瓚往說回紇於城西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固在此乎共給我邪若果在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善我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

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背恩助叛臣蔑入吾土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謝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與藥葛羅盟誓定約而還諸酋長大喜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之子儀遣白元米帥精兵與俱大破於靈臺西原閏月子儀

還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大曆四年春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元載恐其相結使告之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其下請東甲以從亦不許但以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泣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

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麾下宿將數十雖貴爲王公常願指進退若部曲然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八子七壻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辨每問安但頷之而已德宗建中二年六月薨壽八十五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賜謚曰忠武配享代宗廟

顏魯公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少勤學業善書事親以孝聞開元中舉進士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旱真卿立辨之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累遷侍御史楊國忠惡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時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辭完城浚濠陰簡丁壯實倉廩未幾祿山果反河北郡縣皆風靡獨平原城守具備

書系卷十二 顏真卿

十八

乃遣司兵叅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初聞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作何狀所爲乃能此真卿使親客密牒詣諸郡又召募勇士旬日得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既陷洛陽使其黨以子光齋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取三人首舐其血續以蒲身棺斂祭葬慟哭受弔腰斬子光以殉諸郡共推真卿爲盟

主軍事皆稟焉德宗朝拜太子太師上柱國

魯郡公盧杞忌之會李希烈犯汝州杞奏曰顏真卿忠直剛決三朝舊臣四海親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而服上以爲然詔下舉朝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置不聽真卿至東郡畱守鄭叔則曰希烈反狀旣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及至宣詔旨希烈遂逼上疏雪已真卿不可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目而謂

書系卷十二 顏

十九

之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若等聞罵賊而死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兄之節有死而已豈受若等誘脇邪諸賊皆啞然希烈令爲坎於庭欲坑之真卿恬然不動乃拘送於龍興寺真卿自度必死乃作遺表以謝帝及希烈僭僞號使人問儀式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事耳希烈怒遣其將卒景臻于真卿

所積柴庭中沃之以膏曰不能屈節當自燒
真卿卽投身赴火臻等抱止之興元元年八
月三日希烈使闖奴與景臻等殺真卿且曰
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罪狀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
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敕邪遂死
之年七十有七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僊奇
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
五日謚曰文忠贈司徒男顏頤等喪制終所

司奏超授官秩授真卿一子顏五品正員官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
稱而獨曰魯公公少善真草筆力遒勁論者
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
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
若中興頌之閣偉家廟碑之莊重僊壇記之
秀穎元魯山銘之渾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季
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
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

書真足以垂世

李鄴侯泌

李泌字長源魏人也七歲知屬文開元十六
年上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
儼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
豈有類若者儼奏李泌上卽馳召之泌至上
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使說試其能說請賦
方圓動靜泌遂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
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

不詳

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上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善養
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
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
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
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
泌爲小友及長以王佐自負嘗遊嵩華終南
開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上憶其蚤
慧召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嘗稱先生而不

名楊國忠疾之斥置斬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蒿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上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舉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參議一日上與泌出行軍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可無名稱出懷中敕拜爲元師廣平

王行軍司馬泌固辭上曰朕非敢臣公以濟艱難耳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上嘗從容問破賊期泌對曰臣觀賊所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心在苟得豈有定中國志邪不出二年天下無寇矣願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隨祿山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陰令賊得通關中則非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非并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窠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至德二載上謂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

泌曰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上曰爲之奈何泌曰請更爲羣臣賀表危言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必可上卽使泌草表立使中使人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異日議之泌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聽臣

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若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泌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辨臣安得言陛下鄉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非伐之謀乎泌曰非也臣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蔽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而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炭憾於臣乃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不覺泣下曰先生言是也但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

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以悟后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不可再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泌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邪時廣平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泌復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不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治室廬於山中詔給三品俸賜隱士服肅宗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泌頽王恃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邪時諸王請聯句頽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甥方故畱後李暉甥婚日敕北軍供帳爲元載常袞所忌徙杭州刺史德宗興元元年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

問泌泌曰浞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浞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浞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浞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謫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聞之其子皋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謫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係之對曰浞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

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係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日係浞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畱中雖知卿與浞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浞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

令韓皋謁告歸覲面賜緋衣皋至潤州浞感泣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泌曰韓浞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三年加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泌曰臣素不與人爲仇而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

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譖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卿言乃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初上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

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待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餼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賣綿帛自隨邊將

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爲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

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等議之至是上復問泌以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粟斗直錢百五十計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克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將奈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戍上曰果能如何爲

不用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絹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

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人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之不過數番則卒皆

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

恩禮甚厚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唯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乎上怒曰卿何能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泌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詔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

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邪泌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泌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漢

耳泌曰臣昔以建寧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此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寬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憂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今陛下旣知肅宗性急而建寧寬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深戒覆車從容究其端緒而熟思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卿使楊素許敬宗李

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官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

可救請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泌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它也泌拜賀因曰陛下明聖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歸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卿何爲遽出此言乎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泌言于上曰

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已狗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蚤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惟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

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

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惡固非邪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泌曰昔回

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

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畱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迎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

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自言此乃欲和吐

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三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

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

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貞元五年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令舉以自代因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

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若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必曰天命他人皆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必曰杞言無不從

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卿來紂及喪邦之言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取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三月必疾作先是月食東壁必曰東壁圖書

府也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又可免乎至是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時時讜議能寤人主懃懃慙慙於國本之間而克復兩京謀實居多誠有唐一代異人云

陸宣公贊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在東宮時雅知監察御史贄名中元間召爲翰林

學士數問以得失嘗與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曰羣臣有股肱耳目之任有諫爭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但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動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蕩滌妖氛旋復官闕而已哉上又問當今

切務贊上疏曰當今切務在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好者行之所惡者去之好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頃者中外意乖君臣道隔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者也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上下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

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奸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疆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頗用其言以贊爲考功郎中贊辭曰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雖無裨不敢獨辭上不許與元元年上大赦天下改元贊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

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諱臣雖愚陋亦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贊贊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且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嘉納焉日下百餘詔皆周盡事情深自歸咎四方人心大悅雖狂

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授以官贊曰朝廷名器不可輕假今國家多難之秋獻一瓜果而授之以官則忘軀捐命者得毋曰吾之軀命乃同草木視人若草木人何勸哉上意遂止貞元元年上使問河中既平復有何事宜先悉令條奏贊慮有希旨之人請討淮西連兵結禍憂將復起乃上疏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覲臣始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又曰曩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主之敷理道服衆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上乃詔諸道各守封疆不須進討八年夏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請令臺省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上許之或言諸司所舉多情故上復詔宰相自擇贊奏曰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諸多士且今日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今若不能舉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是以人主擇輔臣

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屬將務得人莫易乎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先朝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踰於下僚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上雖嘉之卒追前詔贊前後疏凡數百上若備邊六失均賦六條皆當時要務惜乎德宗不能行之又極陳裴延

齡姦詐愚弄朝廷上不悅贊剴切力爭上怒形於色罷爲太子賓客或有規其意太銳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延齡揣上意薄譏短百出陽城等交章百論辯乃貶贊爲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諡曰宣

裴晉公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第進士再遷監察御史以論權倖忤旨出爲府功曹元

和十年累遷御史中丞時宣徽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嘗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聞之促令攝寰下獄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乃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色稍霽翼日令釋寰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

宣諭諸軍旣還上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捷上尤歎度之知人十二年諸軍討淮西久不克宰相等競言休師度獨俯伏流涕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偕存上悅拜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成賊未授首臣無還期上壯之爲之流涕度屯鄆城勞諸軍宣朝廷

厚意士奮於勇未幾李愬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撫定其人悉除元濟惡禁民始知有生之樂乃下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皆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無不感激以勳策進上柱國晉國公十三年淮西旣平上寢驕侈八月以皇甫鎛程异并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復上

疏力諫上疑度爲朋黨不之省他日嘗語度曰人臣事君當勵善抵公朕甚惡夫樹黨者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趨同者孰必相合但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庭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得功復當國每經置軍事多爲所持度在軍上疏論之曰逆豎

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功撓敗國政陛下誠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繼上三章辭情激切上雖不悅不得已罷弘簡復近職寶曆二年議者交口稱度賢相不棄之藩鎮乃詔度復以司空同平章事三月敬宗欲幸東都大臣切諫皆不納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

都以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官區舍率已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上悅曰羣臣諫朕皆未嘗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遂止不行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復白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以印書券耳若急之則投諸水火人咸服其識量文宗太和四年度以老疾辭位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月五日一至中書

九年又加兼中書令開成四年薨遺表纔半葉以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威望遠達四夷以身繫國家重輕有如郭汾陽云年七十六諡文忠

韓文公愈祭鱷魚文

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頽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擲刀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

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

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怵怵覲覲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執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爲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是夕有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穆宗郭皇后

長慶四年春正月穆宗疾作命太子監國

原缺第四十九葉

十一年魏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乃祖風我心重之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太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秋七月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無赦但臣等識其絕藝不復奉遊宴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耳朕所惜者高祖太宗之法也竟殺之

十二月詔刺史無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

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

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壽五十葬貞陵上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謹飭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

詠之謂之小太宗

李景讓母鄭氏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蚤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極楚在浙西觀察時杖死一牙將軍中憤怒將爲變母出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

書系卷十二 李景讓母

五

付汝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次子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咎景讓讓奉教惟謹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張全義

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

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時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絲衣物

書系卷十二 張全義

五

有田荒穢者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張正憲公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闍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迫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

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

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

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問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庖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

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

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遺讎然后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

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五代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周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帝卽位已未春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

恐不能償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書系卷十三

宋

太祖皇帝

太祖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周世宗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屢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指

書系卷十三 太祖

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太祖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諸將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及掌書記趙普黎明直逼太祖寢所義普入帳中白之太祖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

羅拜呼萬歲扶之上馬擁逼還汴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建隆元年正月乙巳太祖卽位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乙卯遣使分賑諸州建隆二年度民田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

書系卷十三 太祖

乾德元年置義倉于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少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以所收稅二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歉給貸

乾德三年王全斌伐蜀平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氍毹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謂諸將曰不能徧及

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帝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關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帝嘗見蜀主孟昶服用奢侈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遽命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亡何待也帝躬履儉約嘗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緣葦簾官圍帝幕無文采之飾嘗出

蘇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

乾德四年夏閏五月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開寶二年夏五月初命諸州獄繫囚帝以盛暑詔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洒獄戶洗滌桎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卽時決遣自是歲

以爲常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爲準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是年北漢主鈞殂帝嘗因謀者謂北漢主曰君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

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加兵焉

開寶五年夏五月大雨河決帝謂曹翰曰朕信宿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邪朕恐掖庭幽閉者多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秋七月永寧公主嘗衣貼繡翠襦

入宮中帝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官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官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開寶六年春三月鄭王郭崇訓殂太祖素服發哀輟朝十日

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

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

開寶八年秋九月符近郊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自是遂不復獵冬十有一月曹彬克江南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寓縣分割民受其禍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之

開寶九年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欽昆弟之禮封孫氏爲王妃畱兩月遣還辭歸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視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畱俶章疏也俶益感懼夏四月太祖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冬十月壬子帝不豫初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

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至是夜召晉王光義延入大寢屬以後事已而帝崩享年五十帝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

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貰也又善任使二十年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擴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趙韓王普

趙普爲相太祖嘗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常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生民塗地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

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

曰卿等雖無心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爾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願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路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使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許之皆以

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諸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畱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畱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

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又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拔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案閱訓練皆以一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又愍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閨戶啓篋讀書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曹武惠公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

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其從母爲周太祖貴妃因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譙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

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紿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譙會亦所罕預

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嘗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共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都署彬爲都監陝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帝聞降詔褒之兩川全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

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帝盡得其狀以全斌屬吏右衛大將軍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詔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開寶七年奉詔伐江南彬每緩

師其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執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旦夕城必破宜早爲之所煜不聽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告天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城果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間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官治裝彬以數騎待官門外左右

煥
同

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柰何彬笑曰李煜素
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治裝畢君臣
遂共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庶畏服無
敢輕肆江南賴以保全及入見刺稱奉敕江
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總師也
太祖謂之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
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
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
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帝

書系卷十三

四

十三

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
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帝覺遽詰所以美
不敢隱遂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
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
耳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進封魯國公眞宗咸
平二年被疾帝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
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
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

本
同

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
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
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
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
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
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
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
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

書系卷十三

四

十四

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
朝夕笞杖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
法亦未嘗屈焉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
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壺敞壞
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
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彬討蜀初成都有
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
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
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

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初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彬爲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

陳希夷先生傳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縣人也四

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姬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搏曰吾將遊太山之巔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携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或遊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遊京國後唐明宗聞搏名親爲手詔召搏至則長揖賜號清虛處士遊武當九竇巖服氣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入室還丹詩又

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年七十餘移居太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嘗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獸迹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其遺骸生塵延而視之乃搏也捫其心獨煖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事何畱意於小道邪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

遣還山詔州長吏常有問之聞宋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召不至興國初始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緜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帝謂宰相宋琪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執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年度其年蓋百歲餘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僊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

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益于世
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
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
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
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帝屢與
之屬和詩什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
否摶曰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
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帝善其對
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帝嘗遣中使齎手

詔迎之摶乃爲表謝有云數行丹詔徒煩彩
鳳啣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畱住摶經史博
洽尤精易學嘗有言曰伏羲始畫八卦重爲
六十圖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
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義
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
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
辭學者一着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

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
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又嘗
自題云春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隨
玉勒金闕閒踏青山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
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

太宗皇帝

太宗太祖弟也開寶九年冬十月太祖因杜
太后遺命傳位焉十二月改是歲爲太平興
國元年

三年春三月具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詔
旌門間復其家秋七月金鄉縣民李光襲十
世同居詔旌其門
四年夏四月帝親征太原五月劉繼元降北
漢平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
十命祠部郎中劉係助知太原府
淳化二年春三月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
宰相朕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雨蝗盡死秋
七月詔陝西緣邊諸州饑民鬻子女入近界

卸落者官贖之

三年夏五月命醫視京城病者賜錢五十萬具藥中黃門按視之六月京畿穀賤遣使增價糴貯之俟歲饑則減價糴名曰常平倉遂爲永制

五年春正月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畿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甚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纍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至道三年帝崩在位二十有二年

呂文穆公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

政邪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霑天祿

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懼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邪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

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搢笏挽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出判河南府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摠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至是凡三人

相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帝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帝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歲許欲

今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

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率年六十八謚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卽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貶時

人重焉

呂正惠公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也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王元僖尹開封端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就鞠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卽下堂隨問而荅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參知

書系卷十三 呂端

廿三

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眞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初李繼遷擾西部係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名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帝

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係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

書系卷十三 呂

卅四

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

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加右僕射明年以疾請罷爲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端壞秀有器量善與人交輕財好施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兩

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每問端爲宰相否不蓄貲產諸子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

姚坦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中以尚書擢第太平興國八年諸王出閣詔給諫以上於朝班中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以備官僚乃以坦爲益王府翊善帝謂坦等曰諸子

生長漢官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性本樸帝第五子元傑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名賓僚樂飲共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

正左右教王稱疾逾月不朝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王不能用其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捧至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爲羣小所疾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

陳義門競

淳化元年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初江州陳崇世未嘗異居崇益置田園爲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口不畜婢妾人無閒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皆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至競之世子孫益

衆嘗苦乏食知州唐戡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之半云節嗇而食可以及秋成熟歲歉穀貴或勸旭全受而糶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穀豈可見利忘義邪帝聞深加嘆獎

張忠定公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

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以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彊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

聽民得以水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重自汝帥分兵出尚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訴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名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頓兵城

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滅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日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王師帳下卒恃執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緹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訥訥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盱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

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執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

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名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命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蒿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譴每夕張炷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

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何如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

詣府詠閱之以酒醉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

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穎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廨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喧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

李文正公昉

李昉涇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并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

并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于上若其不用

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嘗薦王旦既病名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李文靖公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真宗即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真宗還

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

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嘗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

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後沆沒真宗以契丹旣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冠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沆不用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手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手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性直諒少好學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視廳事已寬矣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可用眞宗曰李沆嘗言其非

君子其信倚如此

寇萊公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綫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名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官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官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官於某處

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官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官出果得劍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

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

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名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

參知政事踰月并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瀋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徂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旣而聞

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執我得勝算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執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

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卽麾衛士進轡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千里契丹相視

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行還宮畱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歡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救汝

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準自澶淵還欽若溪嫉之數譖於帝由是帝顧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

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日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島嶼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

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窟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率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聞準大拜喜曰眞宰相

也準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荀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葬後贈萊國公謚忠愍

王文正公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

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日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

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接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詒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

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淺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愧歎以爲不可及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畱帝

驚曰何事不與王旦同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媿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眞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

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之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閒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

必爲身累耳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當柰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其故旦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

四人姓名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挾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

軍戍邊白晝爲盜固當斬也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將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旦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

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旦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俸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

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煮茗預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不置田宅嘗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眞宗以其所居

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人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其雅量如此

王沂公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

特試政事堂授祕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情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

雄軍復參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

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官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

也曾蹶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畱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

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行亟止名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辭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率

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婚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諱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

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諢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曾每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

呂文靖公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宰相薨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

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二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

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

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畱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閭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領之文應乃命輿車卽載二美人以出

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

爭事不平曾斥夷簡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徙封許國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執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旣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曩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始矣故

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避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旣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及薨上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

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公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眷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

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淹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誤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執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

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若使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楊州而仲淹不問仲淹經略西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書系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唐大章撰大章字士一仙遊人天啟中貢生此
書摘漢以來詔令奏疏及前人事略迄元而止以
爲史家善惡並傳法戒胥備此錄善而不及惡所
以養其善心而惡自消蓋春秋之義褒貶並存尚
書所錄則多以垂法此編名曰書系實欲續尚書
故其例如是也昔劉知幾序列六體尚書原列一
家然王通擬經儒者猶議其僭此書去取踳駁而
自命續書亦太高自位置矣